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三冊目錄

總類



群經總義

愚一錄十二卷	清	鄭獻甫著	嘯園	一
經傳摭餘五卷	清	李元春編輯	青照堂	一七九
經考五卷	清	戴震撰	安徽	二八一
經考附錄七卷附校記一卷	清	戴震撰	安徽	三六一
駁經筆記一卷	清	陳倬撰	槐廬	四九七
十三經詁答問六卷	清	馮登府著	槐廬	五二一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四卷	清	鍾慶撰	吳興	五八三
句溪雜著六卷	清	陳立撰	廣雅	六六七
說經嚙語一卷	清	左寶森撰	邈園	七一九
筆彊偶述一卷	清	李遇孫撰	邈園	七三七

思

一

金錄



吾鄉鄭小谷先生自易書詩春秋三傳三禮孝經爾雅論語孟子皆有著錄晚年編定都十二卷其門人林孝元貞伯開版於貴州而書乃出貞伯以印本寄德祥京師德祥讀之卒業蓋乃竊歎幸先生之用心相傳於世而通經之學為益至深也古帝王神聖之為道醇粹宏遠博大而平易而無所為艱難深僻之言更歲久遠經書譌缺秦漢禍變師說乃興於是說經之家以專門各名其業力守而不敢變而帝王神聖之道亦間存一二於掇拾殘缺之餘則訓故講解

愚一錄

鍾序

一

之為功不可得而沒也故漢儒重師說而宋儒崇講義羣經之旨煥然乃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其道垂為經以教後世而古昔之時所以治天下致泰平四海內外民物咸理而天地以之清一和泰循之則久安長治違之則反手而召亂以取敗者其道莫不由此故明經之學甚迂遠艱大而收功最難及其果成學也其效乃至不可以數算策畫而獨虞夫後之人各以其心求經則恐不能因帝王神聖所傳之文以得其心而支離覆逆附會言語悍悍強辯

破壞舊學或者不悟至用其說以償大事致為術數權力機詐之徒執之以為口實其極也異端乃出而乘時而經學幾不勝而德祥之愚則固未見夫不尊經以守吾道而能宰世服物以推之天下而無弊者也誠得如先生之說考其文詞稽之古經慎擇其故旁通其義深研約資不為異同則猶謂今日之經學不可以合符於古之帝王神聖以吾道為空濶無據施之於當世而無可效驗則吾將試質之易亂為治之天下其將用術數權力機詐乎抑用吾綱紀制度

愚一錄

鍾序

二

禮義忠信之著於經而無所偏畸欠缺之道也德祥既悼歎世之為經不得其道爰不自量發其意以序先生之書而葛君理齋方求書甚勤其得是書也刻日鏤之滬瀆之嘯園茲其為心與貞伯何不殊也吾聞先生抱道著書不務榮進粵制府有強之以官者笑謝之是殆未知其所以為學之心歟嗚呼如先生者夫然後可以說經矣因書以屬理齋他日並告貞伯也光緒四年八月宣化鍾德祥序

擬作愚一錄自序

鄭獻甫

余少時見錢辛楣先生養新錄欣然喜謂讀書者當如是矣復見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則駭然歎曰讀書者乃如是耶家無藏書學無師承姑置之後得王厚齋玉海觀其所著漢志韓詩諸攷始知讀書法又得鄭漁仲通志觀其所輯大書七音諸略因知著書法遂妄擬愚一錄為職志其實無愚一錄之撰述也第以說文之異字釋文之異音姑試求之四書頗有發明更求之九經便漫無歸宿間有得則標之上方或

愚一錄

自序

一

有論則錄之別紙其後旁讀諸史諸子亦用此法為日既久成帙遂多大都凌雜無次其底本論語約一冊孟子約一冊爾雅各一冊三傳共一冊周易尚書一冊三禮共一冊史記漢書共一冊後漢書晉書共一冊莊子一冊荀子約二冊呂覽淮南共一冊及得徐司寇所刊通志堂經解皆宋人書幸不相襲後得阮文達所刊
皇朝經解皆近人書則大半相同悔其用心散置雜廁懶不卒業乙卯在桂林講院今撫軍長沙勞中丞

索別錄底冊敬呈一二種既觀大略因勉令卒業且

文集不必自刊苟可傳後人諒能流布也經說則必自訂苟未成後人不能妄補也感其言次年攜所標志各本并搜所錄散本將以次刪其雷同者節其散蔓者補其缺少者擬編十卷勒為一書不意為盜劫舟而去嗣又東西避寇往來作客偶捫腹情之大半忘矣幸耳目未甚衰而朝夕尙有餘晷乃追憶所可記得十之三焉而稍增其所未有編為此書以示後人說經頗多攷史已少諸子則更少矣以其數十年

愚一錄

自序

二

之前枉勞心力而又從數十年之後備費手勢故不忍忍置而又不能重整因自序其由於前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前人成言也夫以智者之姿生愚者之前豈肯留其一以相予哉然此如淘沙者然各自搜揀於中得金固無窮也又如聚訟者然各自論議於前折獄固有定也且庸詎知今人所後得非即古人所先得吾固不能取說經者之書而盡觀之也抑庸詎知此人所獨得非又他人所同得吾更不必取說經者之口而盡塗之也然則偶

得其一非剽而取者一或自是其愚矣積得其一
該而存焉一亦無補於智矣或曰凡著書皆有例了
之著此何例曰養新錄精於經之中吾固不能仿目
知錄博於經之外吾尤不敢仰席同類者其何並門
之讀書記乎特彼係門人代錄之某字某句第備武
焉茲則余自錄之或先或後聊示裁焉以是稍不同
而已矣

此吾師生前自擬序爲其從孫蘭振上舍所錄存
著書大旨昭然若揭謹刊列簡端以示世之誦愚

愚一錄

自序

三

一錄者丙子四月朔肇元謹再識

刊鄭小谷先生愚一錄序

昔從吾師遊聞著愚一錄未請稿一讀也咸豐乙卯
師自象州至桂林告肇元曰愚一錄被盜劫舟投諸
水矣平生心血所聚竟爲鬼神所忌予未見之或不
之惜耳肇元聞之慨然丙辰省師桂林又相告曰前
錄追憶不及二三塗改未清編次未定予家遭亂又
須亟歸不能爲我一助商訂也自是拜別各傷流離
不通消息己未師自粵東投書湘南肇元讀之泣下
旣而師歸桂林肇元且走鄂蜀秦黔而仕黔矣師手

愚一錄

序

書敦諭月一再至輒以非俗吏見許且屢言未梓之
書若干種抑若以是相屬者肇元識之不敢忘先是
梓吾師批選時文補學軒制藝附雜話成亟請愚一
錄答以王定甫通使借去徐而再請而吾師已捐館
舍肇元懼是錄之相與俱亡也走書同門周蕪江武
部求之王氏幸已爲印渠制軍所得且屬蕪江校定
越年蕪江校本來吾師之嗣栗田亦以其初本至肇
元始得受而讀之其考据辨論之精且詳竊以爲可
與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後先鼎立會肇

元詳改黔之正習書院為學古書院亟資說經之書

與諸生討論迺捐廉付手民未竣工而肇元又行人

艷爰請簡堂中丞代畢其事中丞固欣然樂為致

力也初本視校本多數則或吾師刪潤之餘肇元不

忍棄之悉為附入若夫蕪江之出所按論互相發明

有功是錄不在禹下肇元從戎十年從仕十年學殖

荒落誠不能贊一詞矣驪駒在門倉皇行色謹識緣

起擲筆回望象山千里吾師吾師長與此終古矣任

師之道相與並傳者誰耶吁噫嘻

愚一錄

序

二

光緒二年丙子暮春門人林肇元倚裝謹識於黔垣

之屏翰堂

愚一錄目錄

卷之一 易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詩

卷之四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公羊 穀梁

卷之六 周禮

卷之七 儀禮

卷之八 禮記

愚一錄

卷一 目錄

卷之九 孝經 爾雅

卷之十 論語上

卷之十一 論語下

卷之十二 孟子

愚一錄卷之一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易

漢人談易皆明象宋人談易皆明理而轉關者魏王弼也唐志七十六家易有卜商孟喜京房費直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董遇宋忠王肅王弼虞翻陸績姚信荀燁蜀才王廙干寶黃頴崔浩崔觀何允虛氏傅氏王又元王凱冲韓康伯謝萬桓元荀彥荀柔之宋襄任希古之注又有宋明帝梁武帝張該蕭偉蕭子政

愚一錄 卷一

張譏何妥褚仲都梁蕃劉勳孔穎達陸德明陰洪道之義疏又有元宗張璠鍾會范氏應吉甫鄒湛阮長成阮仲容宋處宗宣聘變肇袁宏楊又沈熊薛仁貴王勃等之雜著以及李鼎祚東鄉助僧一行崔元佐元載李吉甫衛元嵩高定裴通盧行超陸希聲之不著錄者而張璠集解二十八家又有向秀庾運應貞張輝王宏王濟衛瓘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數人別見李鼎祚集解三十餘家又有何晏侯果翟元崔憬沈麟士焦贛伏曼容姚規朱仰之

幹臣案袁悅之有鄭序注見釋文序錄又有李悅之注鄭辭又為易首見冊府元龜

蔡景君延叔堅數人別見又釋文敘錄除已見姓名外又有尹濤費元珪袁悅之下伯玉徐爰顧懽明僧紹李軌徐邈周宏正等計可考者不下百人而今所傳者不過數家可惜也前明多談宋易 本朝漸求漢易如鄭元之注虞翻之注荀爽之注尚可從李氏集解采輯成卷周氏之說褚氏之說莊氏之說未詳何人尚可從孔氏正義摘取成帙其餘散見釋文者不過音讀字句之異略見而已此惠定宇毛西河孫淵如所以廣為搜羅一字一句不勝寶貴也

愚一錄 卷一

鄭康成註禮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中庸何妥註易亦以利物配義貞固配信故孔氏正義云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知者行此四事並須資於知也此為古今定解自班固白虎通義以信屬土謂分旺於四時厥後理學諸儒皆以土配信謂並資於四德於是天下事論誠偽不論是非而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信非信至於不可復究試平心讀貞固足以幹事之說果當屬知乎抑當屬信乎何必強聖言以就已意也

幹臣案陸氏釋文李氏集解宋忠俱作宋衷

幹臣案陳氏振孫曰東鄉一作東陽

幹臣案翟元九家易作翟子元

乾用九見羣龍句无首吉句坤用六利永貞此非多
衍一爻詞正中明六爻義謂凡占者得乾陽則用九
不用七得坤陰則用六不用八所以別於二代之易
而總示諸卦之例耳故象詞第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而不與諸爻同詞後人不解
此義而妄為之說竟似乾坤多一爻殆非矣

詩正義引孟氏說天子駕六王度記亦言天子駕六
五經異義鄭元駁之謂時乘六龍指乾六爻非真駕
六龍也不可以漢制為禮制案乾爻言龍者五不言

愚一錄 卷一

三

龍者一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段懋堂引漢書日有六甲以解六甲是也引水經注
之五龍見教以解五龍則非也江節甫謂天數五地
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故曰中宮以天幹
加地支為六甲天幹之五行各分為二地支之五行
土居其四辰屬季春春為蒼龍五龍者五辰也六甲
之中惟甲寅無子六甲之中亦惟甲午無辰漢時有
古五子書猶之五辰義也據此六龍之說可以釋易
不可以制禮五龍之說可以解字亦可以談易世儒

皆泥六龍義故辨之

為其嫌于無陽也王弼本為其兼于陽也集解本按釋文

云鄭作謙荀作嘽攷王伯厚所採鄭注引詩采薇正

義云謙讀如羣公謙之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

近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雜也陰謂上六也陽謂今消

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據此則鄭本

作謙讀作謙釋文謂作謙者訛也又集解引九家易

荀爽說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

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據此則荀本作兼且無

愚一錄 卷一

四

无字釋文謂作嘽亦訛也今所刻釋文多有誤竹垞
經義攷亦仍其誤且有與今本絕遠者如晉六五之
失得勿恤竹垞云按釋文所引虞氏易若得失勿恤
則同鄭氏本按今釋文引孟馬鄭虞王肅皆作矢李
氏集解亦引虞云矢古誓字則虞本斷非作矢可知
也又如損初九之已事遄往竹垞云釋文虞本已作
紀按今釋文引虞本作祀李氏集解亦引虞本曰祀
祭祀又曰祀舊作已則虞本斷非作祀又可知也不
審竹垞所據是何本

師貞丈人子夏傳作師貞大人集解引崔憬曰並王者之師也案此象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莊嚴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按釋文鄭云能以

愚一錄

卷一

五

法度長於人史證曰訣義陸績曰師為眾首法長而行是前人如鄭陸亦同今本也李氏以為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未免太過矣而其解實不可易釋文所載各本異字及集解所存各家異說如祐多作右祥多作詳與多作車他多作它國多作邦皆無甚同異不必據取惟其迥然別出者如小畜之尚德載集解引虞翻說作尚得載否之不可榮以祿集解引虞翻說作不可營以祿說以坤為營萃之齋咨涕洟集解引虞翻說作齋資涕洟說以齋為持資為賻喪稱賻說卦之為

狗集解引虞翻說作為拘說以指諸伸制物為拘所說皆別有義釋文未及收故諸家未及論其有為陸元朗所摘僅載異字未載異義者今略記數條於此

大有匪其彭釋文虞作疋明辯哲也釋文虞作折按集解引虞翻曰匪非也其位疋足疋體行不正四夫位折震足故疋變而得正故无咎疋或為彭作旁聲字之誤也折之離故明辨折也四在乾則疋在坤為鼠在震噬肺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為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在兌睽孤孚厲三百八

愚一錄

卷一

六

十四爻獨无所容也坎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釋文讀也樽酒簋貳用缶句舊讀也樽陸音尊牖陸音酉又云陸績作誘如是而已攷集解則與舊讀同而與所解異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坎為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為簋坎為木震為足坎酒在上尊酒之象貳副也坤為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又曰坎為內也四陰小故約艮為牖坤為戶艮小光照戶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又引崔

憚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絜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尊酒簋二用行內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羨里內約卒免於難故曰自厲終无咎也据此以納為內又別義矣

睽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釋文京馬鄭王肅翟元說之弧作壺按集解引虞翻曰謂五已變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為後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

愚一錄

卷一

七

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矣若不見集解只看釋文則幾不可解

夫竟陸正義引子夏傳馬融鄭元王肅說董遇說皆草名也釋文引宋衷虞翻說亦草名也不過有一草二草之分耳董遇曰竟人竟也陸商陸虞翻曰竟黃也陸商也余考之集解所引恐釋文有誤按彼引虞說云竟說也竟讀夫子竟爾而笑之竟陸和陸也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故竟陸夫夫大壯震為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舊讀言竟陸字之

陸氏案王氏
周易釋義謂
竟字當从止
而不从艸音
胡官反山羊
細角者也陸

平原也似本
原氏安氏玩
辭竟音九山
羊也陸其所
行之路也之
說惟以為不
从艸則與說
文收入艸部
異耳

陸臣案來氏
知微注薰與

薰同火煙上
也薰心者心
不安也中交
坎為心病所
以六三不坎
九三薰心坎
錯離火煙之
象也似本薰
灼義為說

陸臣案經說
引董氏易
辨作辨說文
辨辨也似與
辨義音備義
相近

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竟陸非也按此註係竟作莞陸作陸釋文於竟字有一本作莞華板反之音於陸有蜀才作陸親也通也之解正是此一注之旨乃云虞曰竟黃也陸商也殆不可解

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釋文夤鄭作臙荀作腎熏荀作動不載虞本攷集解虞註則列作裂熏作閻曰限要帶處也坎為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為背坎為脊艮為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閻閻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閻心古閻作熏

愚一錄

卷一

八

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熏為勸讀作動亦非也此解甚新取象亦確荀之以熏為勸不觀此亦了然也

婦喪其髻釋文子夏作婦喪其髻干云馬髻也鄭云車蔽也荀作紱董作髻按諸說皆未見惟鄭註尚可攷集解則載虞翻說髻作髻與子夏同曰離為婦泰坤為喪髻髮髻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為元雲故稱髻詩曰鬢髮如雲乾為首坎為美五取乾二之坤為坎坎為盜故婦喪其髻泰震為七故勿逐七日得

與睽喪馬勿逐同義鬻或作第俗說以鬻為婦人蔽膝之第非也

說卦震為龍釋文如字虞十作駝虞云蒼色干云雜色艮為狗釋文於上出云音苟下不出必如字也兌為羊釋文虞作羔按集解引虞翻說曰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駝為龍艮狗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為長男又為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也

愚一錄

卷一

九

陸氏釋文所載各本惟李氏集解開存各說其無從校勘者正多然有不標虞本而適與虞同者有明出今本而乃與今異者又有集解之字參差同異不收於釋文者其與虞本同者若三禡云鄭作控三驅云鄭作歐其埔云鄭作庸哀多云鄭荀董蜀才作桴得興云董作德車多識云劉作志日閒云鄭人實反之特云九家易作告祗既平云京作禋麗乎土云王肅作地振恆云張作震颺鼠云子夏作碩鼠牛掣云說文作犛甲坼云馬陸作宅翔也云鄭王肅作祥解矣

云鄭作魁禮卑云蜀才作體裁之云本又作財錯之

云本又作措包犧云本又作庖以佃云本亦作田以漁云本亦作魚擊柝云說文作櫟暴啓云鄭作颺為勇云本亦作專寡髮云本亦作宣則飭云鄭王肅作飾此皆集解中虞本之字也其與今異者如不易世不成名釋文出不成名三字今本有兩平字君子以經綸釋文出論字今本作綸无平不陂天地際也釋文出无平不陂句今本是无往不復篇篇釋文出此二字今本作翩翩聖人神道設教釋文出此句今本

愚一錄

卷一

十

多以字剝无咎釋文出此句今本有之字樽酒盞釋文大象出此句今本連貳字微忿釋文出徵字今本作微未光也林九釋文出此句今本多志字未光大也陸陸釋文出此句今本少大字喪牛之凶釋文出此句今本作于易承匡釋文出此二字今本作僅默而成釋文出此三字今本多之字莫善善龜釋文出此句今本作莫大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出人字今本作仁為器釋文出此二字今本作為罔器挾木撥木釋文出此二字从手今本皆从刀以全身也釋文出

全身今本作存死其將至釋文出今本作期滅趾釋
文出止今本作趾眇不及矣釋文出是今本作鮮以
暉之釋文況晚反今本作煩此皆非王弼本字也蓋
李氏集解襍取諸本而擇錄一說不必用某說即用
某本而經典釋文乃隋唐初本至開成刻石經已多
不同後人刻王注不復參正所以互校而不一耳其
釋文未收集解顯異者如履之眇能視跛能履及歸
妹之眇能視跛能履與乾卦之始能以美利能字集
解皆作而而況於人乎集解作況於人乎屯之滿盈

愚一錄

卷一

三

集解作形噬嗑之腊肉集解作昔大畜之能止健集
解作能健止大壯大輿之輹集解作腹離之自昭明
德集解作照益固有之也集解作矣鼎其形渥集解
作刑歸妹未當也集解作位未當也有以見天下之
曠探曠集解皆作噴是以君子集解作是故夫易何
為者也集解作何為而作也豐釋集解作妮妮掘地
集解作闕屈也集解作誦不勸集解作不動不懲集
解作不徵而不可掩集解作彘知小力小集解俱作
少天地網緼集解作晝蠶初率其辭集解作帥物之

釋臣案夏禮
卷宋
天禧中毗陵
從事建溪范
馮昌撰馬氏
通考及讀書
志均有易字
因學紀開引
范諱昌證陸
彌農案解云
云無易字此
從國學紀開

始生也集解作萬物有大者集解作有大有然後可
畜集解作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久居其所集解作物
不可以終久於其所必反其家集解作必反於家決
必有所遇集解作必有遇小人道憂集解作道消此
諸字有輯以補釋文者亦可觀也又履虎尾不咥人
亨集解下有利貞二字萃卦聚以正也集解下亦有
利貞二字復卦其來復吉之上集解有无所往三字
序卦物畜然後有禮之下集解有禮者履也四字
注履而泰然後安集解此句無而泰二字萃亨集解

愚一錄

卷一

三

卦下無亨字釋文於離卦末收王肅本多二句於說
卦末收荀九家逸象三十六而獨不屑屑及此
范諱昌證陸彌農案出可以為宗廟社稷主上脫
不喪七鬯四字王申子緝說言屯象天造草昧下脫
勿用有攸往五字韓詩外傳引謙亨君子有終吉多
一吉字說苑引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多一象字皆
於文義為足至其字句之倒置點讀之歧異則革九
三征凶貞厲四字在革言三就有孚下夫九三君子
夫夫四字在若濡有愠下此胡安定口義之說也改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二句上接巽乎水而上水
在先无喪无得往來井非此二句下接井養而不窮
也在後此王申子緝說之本也又汔至亦未繙句未
有功也句井羸其瓶句井字在未有功也之下不在
亦未繙之下此李氏集解之讀也

漢易有書自田何始易家著書自王同始皆不傳今
所傳有子夏易傳或云丁寬所作或云馯臂子弓作
或又云杜子夏作大都皆漢人不至如唐人之偽作
也今傳本乃張孤偽作散見釋文集解正義中者如元始也亨

愚一錄 卷一

非

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潛龍曰龍所以象陽也師丈人
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
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帝乙歸妹謂
湯之歸妹也右五條見集解城復於隍隍是城下池
也說輿輻車劇也咸其脢在脊曰脢見善則遷雷以
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
也包瓜作杞匏瓜右六條見正義地得水而柔水得
地而流故曰比集解有之亢龍亢極也屯如辭也乘
馬音繩无青妖祥曰青攀如作戀云思也惛惛恐懼

貌篇篇作翩翩隍作埴謙作嘽云謙也其彭作其旁

盱豫盱作紆盍簪亦作簪乾肺肺作脯月幾望幾作

近遊遊作殘殘束帛五匹為束三元二纁象陰陽災

眚傷眚曰災妖祥曰眚逐逐作攸攸拂經作弗云輔

粥也寘于寘作濕戚嗟戚作噦戚其拊拊作跗肥遊

云肥饒裕鼯鼠作碩鼠夷于夷作睇用拯拯作拊其

牛掣作犂一角仰也牽羊牽作擊金柅柅作錮包瓜

包作苞徐徐作茶茶射鮒謂蝦蟇也螫云修治也浦

作蒲見沫云昧星之小者資斧作齊斧用拯拯作拊

愚一錄 卷一

商

其弗作其髡繻作禡柳作茹石四十一條見釋文又

程迥古占法解有他云子夏曰非應曰他也

施氏易不傳梁邱易亦不傳閒存者孟與京而已漢

易四家惟見二家而京氏流入術數孟氏似主義理

今即散見說文正義釋文者摘出禮記疏引孟喜說

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

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詩疏引孟喜曰天子駕六路史註引孟喜曰莧陸獸

名夫有兌兌為羊也大衍歷引孟喜曰自冬至初中

乎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
候以天五五六相成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
云云李氏集解陰疑于陽必戰引孟喜曰陰乃上薄
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豐上九象引孟喜曰天降下
惡祥也陸氏釋文利物孟喜作利之頰舌孟作俠晉
孟作齊失得孟作矢室孟作恆欲孟作浴偏辭孟作
徧則辰孟作稷見斗孟作見主爾靡孟亡彼反而命
孟作明饋然孟作退大寶孟作保包孟作伏犧孟作
戲未耨孟云耘除草像也孟作象雜卦孟云雜亂也

愚一錄

卷一

五

又許氏說文序曰其稱孟氏易皆古文也据此則許
氏所引必孟氏之本如夕惕若夤亢龍有悔乘馬隨
如再三黷視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遊包荒用
馮何僮牛之告泣涕漣如其牛鬻天自剝君子豹變
其文斐也噬乾稊明出地上晉驛邑良檣恆凶枏馬
壯吉輓升大吉履虎尾號號其屋日崩之離需有
衣絮夫乾雀然天地靈靈備牛乘馬參天附地重門
擊棟燥萬物者莫曠于離雜而不遞為駒類又引地
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井法也繫鞣孰任今易所無或

餘詳案愚氏
九經古義曰
管子作離

亦孟說之詞也

康成詩箋多改字其註易亦改字王伯厚曾摘之惠
定字又辨之愚以為釋文所載某字鄭作某字者其
傳本異也其餘則一有某讀如某之例一有某當為
某之例並未改字也如履霜履讀為禮嫌于嫌讀如
羣公謙之謙需卦需讀為秀包荒荒讀為康明辨遊
遊讀如明星哲哲搗謙為讀為宣冥豫冥讀為鳴豕
之牙牙讀為牙摧如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皆甲宅
皆讀如人倦之解皆本作解一握握當讀為夫三為

愚一錄

卷一

末

屋之屋羸其瓶羸讀曰夔為龍龍讀為虜或曰讀為
或曰讀如皆別音求義非改字取義也至包蒙包當
作彪順以巽也巽當作遜祇既平祇當為坻剝則當
為倪仇天際祥際當為瘵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至噴
噴當為動有功而不擅噴當為德研機機當作幾因
貳以濟貳當為式為乾卦乾當為幹或曰當作或曰
當為亦別字為義非改字從義也至枯楊生葉注枯
謂无姑山榆葉木更生讀山榆之實直是其本稊作
葉故為別解錫馬蕃庶注蕃庶謂蕃遮禽也亦是其

云六書通有
五穀通則
稱述猶善言
也

幹臣案疑氏
說之曰江生
祖何元虛弱
學始盛然齊
元嘉王鄭雨
立類進之為
察酒而黜鄭
置王又案隋
志於王弱易
下附注魏散
騎常侍荀輝
易十卷始以
其近王弱之

學政附之延
年所指為是
荀輝何義門
以為荀爽而
奏本象數之
學恐誤也

幹臣案朱氏
謂漢上易
集傳易圖數
說十五卷朱

本庶音遮故用別字亦非改字比也

顏延年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

正宗得之於心宋時已漸輕漢易故漢注十三家皆

失傳而王註千百年獨傳夫易以詞變象占為道漢

人鑿於四者之中王註超於四者之上宋人又索於

四者之先讀略例明象一篇與辯位一篇如劍斬亂

絲如繩引覺路如鍼起廢疾誠為古今快事然易中

理數極博詞象亦奇必盡去卦氣納甲爻辰之說而

又不言互卦不求變卦不問來卦則聖人明白立言

懸一錄

卷一

七

何必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若是之斑駁陸離而不厭

耶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左傳莊公二

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杜

註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此即論互體之祖也王

弼專譏互卦而註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

自初至五或困即互體也朱子不用互卦而註大

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亦論互體也故朱子

發曰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順以巽者蒙之觀也

子語錄曰王
弼破互體未
朱子發互體
一卦中自有
至五又自二
兩卦遠兩卦
又伏兩卦卦
黃中便倒轉
推成四卦四
卦裏又伏四
卦

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

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然則不但於本卦中求

互出於易之自然即於互卦中求互亦出於易之自

然推之蒙曰困蒙履曰夬履臨曰咸臨小畜曰復自

道夫曰壯於頄離曰履錯然咸曰執其隨兌曰孚於

剝鼎曰鼎耳革泰曰帝乙歸妹皆可為互卦之證王

弼之註程子之傳雖屬正宗彼瑣瑣者亦非外道也

反對之圖易中所有也相生之圖易中所無也然易

象如訟曰剛來而得中賁曰柔來而文剛蠱曰剛上

懸一錄

卷一

六

而柔下咸曰柔上而剛下噬嗑曰剛柔分節亦曰剛

柔分晉曰柔進而上行睽亦曰柔進而上行以及无

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渙之柔得位乎外而上

同日來曰行曰上下曰分曰進曰內外是玩辭之中

本有觀變之旨故損六三言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友是周公已自言其變也仲翔釋比曰師

二上之五得位蜀才言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

五是漢人亦共發其變也後儒擇之不精推之不詳

如虞仲翔李挺之圖成而窒礙者雜見致四陰四陽

之卦與二陰二陽之卦重出者八其主變屬之臨遯
平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卽
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
在內卦非外來也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
在上卦無所謂進也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
柔爲下行非上也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爲
中也總之剛柔等語或以卦言或以爻言隨文立義
則通執此暨彼則闕胡氏肫明著有易圖明辨專攻
世之以圖書談易者眞卓識矣

愚一錄

卷一

七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取諸身者五
爻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取諸身者
亦五爻推之剝則以足以辨以膚噬嗑則滅趾滅鼻
滅耳明夷之入於左腹豐之折其右肱夬曰臀无膚
姤亦曰臀无膚旣濟曰濡其首未濟亦曰濡其首以
及遯尾鼎耳壯頰賁趾皆取諸身之象也於草則蒺
藜葛藟茅茹莽也莧也於木則枯楊苞桑杞也果也
於鳥則鴻也雉也鶴也隼也於獸則鹿也狐也虎也
豹也於蟲魚則龍也魚也鮒也龜也於六畜則牛也

馬也豕也羊也他若金柅玉鉉張弧脫輓澳机剝牀
皆取諸物之象也謂如詩之興體無關易之取象豈
足以服漢諸儒之心耶然必字字附會物物牽合求
之本卦不備又求之互卦求之互卦不備又求之變
卦則僨矣

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
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子寅辰午坤貞於六月未右行
陰時六未酉亥丑此卽鄭註爻辰所本也周禮太師
註與國語周語註合蓋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

愚一錄

卷一

七

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族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
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
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
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
月應鐘坤六三也以十二爻值十二月故何妥文言
註卽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
四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順行十有二
月又上值二十八宿左行者初九爲子上值虛危九
二爲寅上值箕尾九三爲辰上值角亢九四爲午上

值星柳九五為申上值參芴上九為戌上值奎婁是也右行者初六為未上值鬼井六二為酉上值畢昴六三為亥上值壁室六四為丑上值牛斗六五為卯上值心房上六為巳上值翼軫是也鄭註用爻辰數處比初六曰爻辰在未上值東井泰六五曰爻辰在卯春為陽中坎六四曰爻辰在丑丑上值斗上六曰爻辰在己巳為蛇離九三曰位近丑丑上值牛星明夷六二曰爻辰在酉酉是西方九三曰爻又在辰辰得巽氣為股困九二曰辰在未未為土上值天廚九

愚一錄 卷一

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為朱中孚六三曰爻辰在亥亥為豕六四曰爻辰在丑丑為鼈蟹至其註小過彖則直用乾繫度曰中孚為陽貞于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凡漢儒解復之七日臨之八月其義皆出於此

卦象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八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此陰陽自然之數也是類謀云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

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後魏書律歷志推四正卦術曰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中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中姤六月鼎豐渙履遊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卦屯為諸侯

愚一錄 卷一

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納甲圖坎離日月也戊己中土也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八日見於丁十五日盈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滅於癸乾息坤成巽十六日也艮二十三日也二十九日而坤體就出庚見丁者指月之盈虛而言非八卦之定體也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南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

幹臣案是氏
說之曰易經
老莊而專明
人事曰王弼
始

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天王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
北漢人鄭註多用爻辰京氏多談卦氣虞氏多註納
甲白王註既行本義共守相與尋河洛之圖講陳邵
之旨者流入術數呆法而於此等學有師承理有會
通者反茫然不得其解

以老莊之雋詞解周孔之名理王註所長也其註大
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註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
對語者也此真名言可闢奧旨其他則別無家法亦

愚一錄 卷一

少音釋惟大過註曰過音相過之過豐大也註曰大
音闢大之大案過字有兩音亦有兩義大字有兩音
御無兩義其音不似贅耶或曰泰韻大字徒蓋反音
近代箇韻大字唐佐反音爲馱今世通讀徒亞反應
入禡韻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鷓占曰小而生大
必霸天下大與下協則似古有泰韻有箇韻亦有禡
韻矣王特釋此字即主此音亦未可知也
趙汝樑曰揲著策數凡得二十八雖乾亦稱七凡得
三十二雖坤亦稱八其說是也顧亭林衍之曰乾爻

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
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此則誤會其
說而強爲之詞者案易於乾坤二卦明示乾坤二用
曰用九則必不用七矣曰用六則必不用八矣今筮
而得靜爻則只有爻位並無爻詞安可以系於九六
者移而系於七八耶左傳襄公九年載穆姜筮得艮
之八國語晉語載董因筮得泰之八皆不引爻詞只
引象詞可證也又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入本
卦爲貞之卦爲悔此似不可解蓋初四五動者三爻

愚一錄 卷一

何以言八不言六得毋占者各以意爲主耶然既云
之八則不可解以之六故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
利建侯下文引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
往利建侯又引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皆象詞
也韋昭註上文皆利建侯而引屯初九豫大象誤矣
皆由不知易皆九六之詞無七八之詞也
莊公二十二年傳陳敬仲筮遇觀之否六四爻變也
故引觀國之詞僖十五年傳伯姬筮遇歸妹之睽上
六爻變也故引剝羊之詞二十五年傳晉文筮遇大

有之睽九三爻變也故引用亨之詞襄二十五年傳
 崔子筮遇困之大過六三爻變也故引入宮之詞昭
 公五年傳昭子筮遇明夷之謙初九爻變也故引不
 食之詞昭七年傳孔成子筮遇屯之比初九爻變也
 故引建侯之詞十有二年傳南蒯筮遇坤之比六五
 爻變也故引黃裳之詞哀公八年傳陽虎筮遇泰之
 需六五爻變也故引帝乙之詞蓋惟動而成九六故
 有此爻詞若靜而為七八則並無此爻詞此固周易
 定例也占者卽或雜取之卦名義斷不兼之卦爻詞

愚一錄

卷一

彙

韓臣案王氏
 應麟曰元豐
 五年改郡邑
 大防始定周
 易古經分上
 經下經上象
 下象上象下
 象繫辭上下
 各一篇文音
 論卦序卦雜

臆解者

左氏凡筮得某卦者曰遇其他引某卦者則曰在若
 宣十二年鄭之戰知莊子引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取
 初六爻師出以律之義也而不云師之初六成六年
 伯廖之稱子曼曰其在周易豐之離取上六變爻三
 歲不覲凶之義也而不云豐之上六襄二十八年子
 太叔稱楚子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取上六變爻迷
 復凶之義也而不云復之上六又昭公二十九年蔡
 墨與魏獻子論龍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
 用又曰坤之剝曰龍戰於野不稱乾初九不稱坤上
 六而云之姤之剝其中舉乾爻亦曰其同人其大有
 其夫其坤都不用九二九四九五上九之詞疑古者
 引易皆指其變不指其靜而後可舉九與六之爻耳
 言古易者五家呂氏晁氏王氏呂氏周氏其後又有
 二家程氏迺吳氏仁傑皆分別十翼各列十篇以復
 古十二篇之舊愚謂此不必改正如必欲改正當以
 吳仁傑爲協案乾文言坤文言先儒謂鄭氏割附本
 卦是古本別爲一篇然未有僅言此二卦而止者而

愚一錄

卷一

彙

一篇凡 繫辭兩字疊次兩篇又不知所繫者何辭之屬殆不可解也吳氏則以諸卦之彖傳為一篇以諸卦之大象傳為一篇而各爻小象統名繫辭分上下二篇今之繫辭並為說卦分上下中三篇內抽上繫鳴鶴一爻為中孚文言同人一爻為同人文言白茅一爻為大過文言勞謙一爻為謙文言不出戶庭一爻為節文言其亢龍一爻負且乘一爻為解文言自天祐之一爻為大有文言又抽下繫憧憧一爻為咸文言困于石一爻為困文言公用射隼一爻為解文言履校

愚一錄

卷一

毛

何校兩爻為噬嗑文言苞桑一爻為否文言鼎折足一爻為鼎文言介于石一爻為豫文言不遠復一爻為復文言三人行一爻為損文言莫益之一爻為益文言合乾坤二卦文言二節共為文言一篇序卦一篇雜卦一篇以此足十翼確甚蓋由鄭氏以乾坤文言附本卦而餘下十七條無所歸王氏以各卦小象附本爻而所謂二繫者又無所統乃雜取文言攬入說卦而以意分上下二篇又另裁出說卦以足篇題所以致訛如此吳氏所考雖亦無所據然其大概可

統名之日繫 辭傳不可 改繫辭傳 說卦蓋說 之體乃分 八卦方位 其象類故 以說卦名 繫辭傳中 釋卦爻之 例辭意為 恐不得謂 說卦也

推想而信其然也

述卦肥遯九師道訓作飛遯見後漢書張衡傳利飛道以保名句註按王弼云憂患不能累縉繳不能及則王本亦本是飛字

始卦以杞包瓜子夏傳作以杞匏瓜按王註包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正義匏瓜繫而不食則王本亦本是匏字可知

漸卦女歸吉也釋文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按下文進得位往有功也是釋利字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是

愚一錄

卷一

三

釋貞字似王肅本是

彖傳言剛柔上下如咸恆言大小往來如否泰皆以卦言不必以爻言至訟之剛來而得中隨之剛來而下柔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謙之地道卑而上行晉睽鼎之皆柔進而上行及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所有往來字又有行進字有上下字又有內外字其必兼乎詞象變占求之參伍錯綜而後二氣之迭用六爻之旁通乃可得而

悉其旨也故首掃卦變之說者莫如王弼至註賁之
彖傳則亦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
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最闢卦
變之說者莫如程子至傳損六三爻詞則亦曰下兌
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
雖不明出自某卦來亦隱示由某爻變矣愚嘗求其
說而不得竊以爲古之初畫卦者只畫八卦何嘗畫
圖六十四卦卽爲重卦者亦只重八卦何曾別湊六
十四卦是二篇六十四卦之卦皆由八卦來八卦三

愚一錄

卷一

堯

十六畫之畫只由三畫來所謂奇爲陽成乾偶爲陰
成坤也由是二氣迭用六爻發揮坤具體而交以乾
一爻則成三子乾具體而交以坤一爻則成三女八
卦旣成重卦卽成乾坤重而爲乾坤乾坤交而爲否
泰推之於六子莫不然豈有先成某卦又生某卦旣
生某卦又轉成某卦如所謂巽反自遯中孚來兌反
自大壯中孚來震反自臨頤來艮反自觀頤來坎又
自臨觀來離又自遯大壯來之傾倒者乎曰然則彖
傳所謂剛來柔上者何指曰先儒謂皆自乾坤者是

也天本先乎地陽本上於陰惟自其重而交者言之
則乾交必主內卦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
初九得乾之初九也坤交必主外卦旅曰柔得中乎
外而順乎剛謂六五得坤之六五也故陽爻曰剛來
陰爻則不曰柔來以陰本在下故耳賁之柔來
又別義 陰爻
曰上行陽爻不曰上行以陽本在上故耳又別義 剛上
若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從上文剛柔分
取義謂以其柔者來文剛義主剛仍若剛來也分其
剛者上文柔義主柔仍若柔上也蠱之剛上而尙賢

愚一錄

卷一

辛

則義指上九不指上行此核之全易而不誤者上據
上卦下據下卦內據內卦外據外卦註上批其偶有
以往來爲說者若訟若隨若渙若无妄皆可以此推
之其或以上行爲說者若謙若晉若睽若鼎若噬嗑
亦可以此推之何必妄衍爲卦變圖相反不可通則
求之相生相互不可通又求之相錯如異學之汗漫
繚繞破碎而曾無當於經學耶且如其說此卦必自
某卦來則凡卦皆由變卦來而何以六十四卦之內
言剛得中者四自訟之剛來而得中也外若漸之剛

得中節之剛得中中孚之剛得中未嘗言剛來也言柔得中者八自噬嗑旅鼎睽之上行外若同人之柔得中小過之柔得中既未濟之柔得中未嘗言上行也而且蒙曰剛中師曰剛中比曰剛中小畜曰剛中而志行臨曰剛中而應坎曰剛中萃曰剛中而應困曰剛中井曰剛中兌曰剛中不言往來其无妄曰剛中而應上先有剛自外來句升曰剛中而應上有柔以時升句不過二卦耳小畜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同人曰柔得位

愚一錄

卷一

筆

六五既濟之剛柔正而位當也則謂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若小過之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則謂柔得二五兩爻得中未必皆得位剛居三四兩爻失位而又不中也易中大旨本無爻義而近人競言古法者若毛西河之仲氏易觀變玩占可云博通而拘文牽義不得要領則病在知卦變之非而為反易圖為對易圖又為移易圖遂至昔之自二卦來者增為至四卦來而其例由是日紛矣焦孝廉之易通釋觀象玩詞可云巧密而株連影射不可究詰則病在

愚一錄

卷一

筆

得中而應乎乾不言上行惟渙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先有剛來而不窮句只一卦耳蓋五為陽位二為陰位居二五者皆曰中而以居於五為大中凡剛而居九五者為得中不必言得位五本陽位也師臨大過升渙五卦得中止惟遯特言剛當位而應不言剛得九二餘皆九五惟遯特言剛當位而應不言剛得中而應是其變例柔而居六五者亦得中不可言得位五非陰位也小畜之得位渙之得位指六二惟大有特書柔得尊位不但言柔得大中是其變例至未濟之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則謂九二九四上九初六六三

知卦變之固而為旁通圖為時行圖又為相錯圖甚至盡指傳中所謂柔得中亦概為剛得中而其說由是日幻矣用力雖勞用心雖苦蒙竊無取焉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泰同詞或益之十朋之龜損益同詞僇無膚夫與姤同詞濡其尾既濟未濟同詞王假有廟萃渙同詞家人別言王假有家乃利用禴萃升同詞困九五別言利用祭祀此猶曰非反覆卦即反對卦也乃一匪寇昏媾而屯賁睽三卦同詞一月幾望而小畜歸妹中孚三卦同詞一不富以其鄰

十二冊4上4版

2A

泰與謙同詞而小畜別言富以其鄰一輿脫輹小畜與大畜同詞而大壯則言壯于大輿之輹密雲不雨見於小畜又見於小過帝乙歸妹見於泰又見於歸妹或從王事无成見於坤又見於訟用拯馬壯見於明夷又見於渙三歲不覲見於豐又見於困小人勿用見於師又見於既濟利建侯見於屯又見於豫利禦寇見於蒙又見於漸致寇至見於需又見於解七日得見於震又見於既濟利見大人凡七訟蹇萃巽在彖乾在兩爻而升又爲用見大人利涉大川凡九

愚一錄

卷一

書

同人蠱益渙中孚需在彖頤未濟在爻而謙又爲用涉大川訟彖頤爻又言不利眇能視跛能履履九二合見歸妹初二合見其童僕其資斧旅兩爻並見巽上九則一見此皆不同卦而同詞者也至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隨之王用亨於西山升之王用亨於岐山雖有異字亦無異義而且同人三歲不興與漸之三歲不孕非類也而坎又言三歲不得頤之十年勿用與屯之十年乃字非類也而復又言十年不克以及大壯曰喪羊于易旅

曰喪羊于易解曰田獲三狐巽曰田獲三品師曰田有禽恆曰田無禽乾曰无首吉比曰无首凶比曰有他吉大過曰有他吝與夫否之匪人比之匪人需於酒食困於酒食艮其腓咸其腓晉其角始其角艮其趾賁其趾皆若故爲回互明示交易者此漢人象數之易所以論對卦論互卦論錯卦至於求之汗漫而卒難合也今卽以經之文爲證乾曰乾道乃革坤曰由來也漸艮曰不拯其隨巽又曰隨風離曰履錯然坤又曰履霜兌曰孚于剝此乾坤六子之互有諸卦也同人曰上乾也萃曰上巽也漸曰離羣醜也未濟曰震用伐鬼方此乾坤六子之分著諸卦也故蒙曰困蒙履曰夫履臨曰咸臨頤曰觀頤至小畜曰復自道訟曰復卽命睽曰勿逐自復泰曰无往不復解曰其來復吉乾反復道也一復乃見于七卦需曰利用恆豫曰恆不死家人曰行有恆益曰立心無恆歸妹曰以恆也一恆見於五卦蹇曰以中節鼎曰剛柔節家人曰失家節未濟曰亦不知節一節亦見於五卦訟曰利用行師復曰用行師泰曰勿用師同人曰大

愚一錄

卷一

書

師克相遇一師見於四卦夫曰壯于前趾明夷曰用
 拯馬壯渙曰用拯馬壯姤曰女壯一壯亦見于四卦
 遯曰畜臣妾離曰畜牝牛師曰容民畜眾一畜見于
 三卦豐曰遇其夷主渙曰匪夷所思明夷見于二卦
 而且隨已在艮在巽而咸曰執其隨則又見于咸履
 已在坤在離而大壯曰非禮弗履歸妹曰跛能履則
 又見于大壯與歸妹鼎已有節而一曰鼎耳革一曰
 利出否則又兼兩卦同人已有師與乾而一曰升其
 高陵一曰困而反則亦又兼兩卦推之革已通乾通
 鼎而遯執之用黃牛之革則又通于遯離已通履通
 畜而小過曰飛鳥離之則又通于小過豫已通恆而
 曰由豫大有得豫又通大有豫既通大有而思患豫
 防之豫又通既濟睽已通復而曰厥宗噬膚睽又通
 噬嗑睽既通噬嗑而頤中有物噬嗑又通頤且也師
 已在謙而謙曰裒多益寡謙又通益師已在泰而泰
 曰帝乙歸妹泰又通歸妹兌已有剝而剝曰觀象也
 則剝又通觀豐與渙已有明夷而明夷曰已蒙大難
 則明夷又通蒙總而計之通者過半互為核之不可

愚一錄

卷一

美

通者亦半而說者必欲一一求合則支矣
 乾通者二卦革復坤通者二卦漸履蒙通困 小畜
 通復 訟通復 需通恆 履通夫 泰通二卦歸妹
 師 同人通者四卦乾師升困謙通者二卦益 豫通者二
 卦恆 臨通咸 噬嗑通頤 剝通觀 復通師
 頤通者二卦觀節 離通者二卦履畜 咸通隨 遯通
 者二卦革畜 大壯通履 家人通者二卦恆節 師通
 畜 睽通者二卦復噬嗑 蹇通節 益通恆 夬通大
 壯 明夷通蒙 解通復 萃通巽 鼎通者三卦
 愚一錄 卷一 美
 節革 艮通隨 渙通者二卦明壯 豐通明夷 明夷
 通者二卦蒙壯 歸妹通者二卦履恆 巽通隨 兌通
 剝 小過通離 未濟通者二卦震節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疏中論重卦甚明
 愚一錄卷一終 肅園藏板

十三册 4 二反

愚一錄卷之二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八篇伏生所口授者才二十八篇其先藏於屋壁者未必不全也孔氏所寫定者多二十五篇其後出於屋壁者亦未必盡全也獨怪孔傳未出時有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稷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之逸書而不為伏生所

愚一錄

卷二

一

素習孔傳既出後有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二十五篇之古文而又非伏生所曾見又將堯典未分為舜典舉謨未分為益稷盤庚分出中下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而今文離為三十三篇古文增出二十五篇合為今尚書五十八篇其偽之辨今古之分自是紛紛不定而先出之泰誓與後出之泰誓尤為聚訟之端矣

虞書逸者十汨作一九其九亡者一稟佚一其十一

篇夏書亡者帝告一釐沃一湯征一汝鳩一汝方一

共五篇商書亡者十六夏社一疑至一臣扈一明居

一祖后一沃丁一咸又四伊陟一原命一仲丁一河

亶甲一祖乙一高宗之訓一逸者二典寶一肆命一

共十八篇周書亡者分器一旅巢命一歸禾一嘉禾

一成王政一將蒲姑一賄肅慎之命一毫姑一其八

篇凡有四十二之數合以五十八之數即序所云百

篇者其在矣顧秦以來之子史漢以上之傳記未聞

愚一錄

卷二

一

引此四十二篇名目至伏生作大傳在孔安國前史公作本紀在孔安國後則藏於孔子宅之本伏生與史公必與孔安國共見者今九共一篇大傳記其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三句帝告一篇大傳記其施章乃服明上下二句而後出之古文孔傳乃無之何也史記敘禹本紀旁及咎繇謨而不見今大禹謨一字其敘周太誓直衍收誓文而不見今太誓一字然則不但孔傳是偽託即古文亦偽撰無怪乎宋元諸大儒羣起而攻之也

舜臣案顧亭
林按古時有
堯典無舜典
有夏書無虞
書此係孟子
及左傳云云
皆本顧氏然
顧氏於其說
一篇則謂王
者周人之稱
十有三者周
史之記不傳
爲商人之書
也

堯典舜典史家本紀之祖也禹貢洪範史家書志之
祖也其餘謨詩命誓記言耳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今
舜典而以為堯典則別為舜典者非矣左傳引皋陶
邁種德今虞書而以為夏書則別為虞書者贅矣左
氏文五年傳甯嬴引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
三人占從二人襄三年傳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
周書而以為商書則必依序編入周書者亦泥矣
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
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蓋自明皇

愚一錄

卷二

三

令衛包改定而所謂古文尙書絕所謂今文尙書亦
絕矣洪範之無偏無頗既詔改爲陂堯典之正四時
又誤刊爲定加以避唐太宗之諱如尙書大傳漢書
李尋傳漢書律歷志中論麻數篇引堯典麻象日月
星辰皆曰敬授民時而今本第作敬授人時亦改字
之證也

書序雖有舜典一篇孔傳已亡釋文謂取王註以續
孔傳是也據此則唐以前尙未分此篇其後分此篇
不但首簡非孔本即全註亦非孔傳不過范甯王肅

所說耳顧亭林謂此本統於堯典不信書序王西莊
謂此外別有舜典又過信書序愚以為有有未可
知而釐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則斷不可插姚
方輿所上之二十八字不信伏生所傳之本又不從
梅氏所上之本而私以己意亂之可乎日知錄云帝
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
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侯一時之事也
序分爲兩篇者妄也然則不但舜典不宜分即益稷
與康王之誥亦可以此斷之

愚一錄

卷三

四

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敷納以言
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疏以為彼言其人見為國君故
曰奏試此言其人方始擢用故曰納庶案左氏傳二
十七年傳趙衰稱卻縠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繁露制度篇引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漢書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
明試以功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
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曰言則文章可採明試曰功
則政有異跡皆似用益稷非用舜典然敷或作賦敷

或作傅字皆通惟明試無作明庶者

伏生書無大禹謨孔傳所有大禹謨最多名言不獨一十六字為理學傳心也而出於左傳所引者國語所引者國策所引者孟子墨子荀子呂子所引者摘而觀之殆過半矣左氏文七年傳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德二十四年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莊八年傳公引夏書曰

愚一錄

卷二

五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襄二十一年傳臧紇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二十三年傳又引念茲在茲句襄二十六年傳歸生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漢書路溫舒傳亦引此二句又襄五年傳引夏書曰成允成功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國語周語內史過引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戰國策卷十九引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孟子滕文公下引書曰洚水警余萬章上引舜往于川號泣

于旻天又引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懼瞽亦允若墨子尚同中引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兼愛篇又引禹誓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荀子大略篇引舜曰惟予從欲而治解蔽篇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呂氏春秋論大七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其在論語所引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者又允執

愚一錄

卷二

六

厥中所本也先儒疑偽孔傳乃輯諸載記為之吾於夏書三篇見之矣据左傳釋九歌乃似傳文非經文而荀子所引人心道心兩語又云道經不曰夏書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句見左氏襄四年傳怨豈在明二句見成十六年傳國語晉語並上一惟彼陶唐五句人三失句引之見哀六年傳多輔彼天常句又厥道作其行句句協韻民可近二句見國語周語不可上關石和鈞一句亦見國語周語允征聖有謨訓二句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道人以木鐸三句見襄十四年傳辰弗集于房四句見昭十七

年傳至叔向所引夏書曰昏暹賊殺句則不知屬何篇也昭十四年

伏生書舜典合於堯典而書序別出舜典一篇益稷合於皋謨而書序別有棄稷一篇今所傳偽孔傳堯典外本亡舜典其割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者非孔之罪也皋謨外應有弃稷而割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者則孔之妄也與伏書不相應與書序亦不相應孔冲遠乃謂益稷是兩人弃稷是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反以鄭王據書序不見古文為妄說可怪矣

愚一錄

卷二

七

據書序亡者共四十二篇逸書止有二十四篇則其餘必磨滅不可見矣而尚書大傳有九其篇有帝告篇有高宗之訓篇有歸禾篇有成王政篇九其篇是逸書文餘四篇皆亡書也豈伏生臆為說耶又盤庚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酒誥篇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無佚篇引書曰厥北天子爵皆今文所無本出一人所授而脫簡如此有亡書有逸書又有偽書漢人所傳之二十四篇逸書也張霸所撰之百兩篇則偽書也據儒林傳云世

所傳百兩篇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凌陋成帝

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黜其書則偽書久不行惟逸書時見采耳孔穎達以一人之見掩千古之目妄以梅氏所上之孔傳為真則不得不竟以馬鄭所註之古文為偽又不放而誤以二十四篇之逸書為百兩篇之偽書可謂卑白不分矣今案三統歷所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

愚一錄

卷二

八

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燬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冊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冊王命作策豐刑又鄭註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書序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臆註禹貢引九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以允征為臣名旅葵為酋長此皆逸書之文也豈偽書所有耶後之攷古家皆惑於正義習用贗

說此不可不辨

古文之可疑者無如太誓今文之可疑者無如金縢
自尚書大傳白虎通義王充論衡以及史記之蒙恬
傳漢書之梅福傳言者人人殊矣余以魯世家考之
而後知非漢儒之說多異文伏生之書有缺文耳
案魯世家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瘞此武王未
終時事也自武王既喪至王亦未敢諱公此成王初
立時事也自秋大熟至歲則大熟此周公既葬時事
也相去七八年之久必脫去十數簡之文伏生所授

愚一錄

卷二

九

既有遺忘安國所收亦有脫爛遂相率不攷而視爲
固然其實去古未遠口傳耳熟猶能引用史公從安
國問古文尚書必備知古文遺義故世家於武王既
崩之下敘周公東征之事又作餽禾作嘉禾大誥洛
誥諸篇而後及公之貽詩又於周公還政之下敘成
王有疾之事凡作毋逸多士周官立政諸篇而後及
公之將沒乃自周公既葬之後敘成王改葬之故因
有風雷之異據此則諸書言天之反風皆屬公之葬
畢而不係于王亦未敢諱公之下乃正得其本末而

非妄爲附會者孔傳第弗深考漫以此爲居東二年

事遂以大熟爲居東二年秋其失事實甚矣至蒙恬
傳言成王有病甚殆周公自前其爪以沈於河乃書
而藏之記府不言金縢其後周公奔楚成王得書亦
觀於記府不開金縢此當別爲一事不必合也史記
亦言藏其策於府下云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似公之居東爲羣叔流言也公之奔楚爲或
人之譖也公之反周爲成王之觀記府也公之改葬
爲成王之啟金縢也史公兩兩致詳而儒說乃兩兩

愚一錄

卷二

十

聚訟亦可謂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又蒙恬傳敘
此事下卽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此必本篇脫簡之
文恬在未焚書之前所記當不誤尤可據以爲證者
孔穎達武成正義云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
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
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
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
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
復言其事耳讀金縢者請以武成視之則無所疑矣

孔氏百篇之次與鄭氏有五篇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
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
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
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也據此則次序亦經師所定非經本固然無怪乎宋儒以

愚一錄 卷二

十一

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謂康誥當在大誥之前元儒以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謂多士當在多方之後矣

古文尚書出於屋壁孔惠所藏也隋志今文尚書亦出於屋壁伏生所藏也史記其後孔安國得古文而以今文讀之寫古字而以隸字定之則已今古文皆合何以前則劉向校以中古文而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後則劉向推今文尚書及古文尚書為中文尚書而又云正文字七百餘事豈

於案金氏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概而不煩蓋非

湯征之舊也孟子引毫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安國所定者與伏生所傳者又有訛脫於後耶獨怪漢時諸經雖專立學官傳經雖拘守家法即以尚書論之孔安國既得壁藏古文於其家杜林又得漆書古文於西州賈逵為作訓馬融為作傳鄭元為作註其所見真古文必全矣乃亦詳於二十八篇之中而略於二十八篇之外遂使後出者得以售其偽本至今而聚訟不休也

愚一錄 卷二

十二

道乃進十數句是也白居易不攷而妄補之陋矣湯誥篇目今古文皆有而史記異焉殷本紀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數十句是也今孔傳亦不攷而別撰之偽矣又墨子兼愛篇引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註論語堯曰篇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攷湯誓並

韓案經義
攷馬氏融尚
書注附志十
一卷佚按馬
氏向書注本
於杜林漆書
故多與今文
異蓋其書府
初尚存此陸
氏釋文得之

無此文別出之湯誥則正義此文又孔所見墨子之
本作湯誓今所傳墨子之本則作湯說或字有訛耶
湯誥正義引論語鄭註以曰予小子履以下為舜命
禹之詞周語王問內史過以晉亡之故亦引湯誓曰
韋昭註亦引論語曰予小子履為舜命禹之詞

漢時盛行惟今文書史記所載多古文說以曾從孔
安國問故也然如蓋文侯命書序明言出平王史記
乃誤言出襄王以晉文侯仇為晉文公重耳此殆不
可解今晉世家載此事直抄此篇裴註亦引用孔註

愚一錄

卷二

三

惟義和不以為文侯字而改取馬氏說曰以義和諸
侯又不糾正其歧出亦不略言其相同

自孔氏之偽傳行而鄭氏之古註絕其開存於釋文
者惟馬註略有異說馬本略存異字耳如平秩之平
馬作萃巽訟之訟馬作庸如西禮馬作如初有典之
有有庸之有馬並作五明畏之畏馬作威艱食之艱
馬作根沿于之沿馬作均縈波之波馬作播導岍之
岍馬作開勛絕之勛馬作巢用冑之冑馬作單弗逆
之逆馬作禦無虐馬作亡侮旅葵之葵馬作蒙武王

義臣案郭注
爾雅引書天
威榮扶今文
作畏禮表記
引書德威惟
威註讀作畏
又漢書五行
志威用六極

有疾馬作有疾不豫噫公命之噫馬作懿新逆馬作
親迎大誥爾多邦馬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之割馬
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酒誥王若曰馬本作成
王若曰既付之付馬作附厥攸灼敘馬讀敘字屬下
綱于時夏馬讀夏字屬下淫泆之泆馬作曆卑服之
卑馬作俾譎張之譎馬作輈其終之終馬作崇我道
之道馬作迪南宮括馬作南君惟冒之冒馬作場蒲
姑之蒲馬作薄帝之迪馬作之攸克臬之臬馬作剝
肅慎之肅馬作息王俾榮伯之俾馬作辦不憚馬作

愚一錄

卷二

四

不釋在後之伺馬作詞冒賁之冒馬作勗賁馬作贛
王崩馬作成王崩碁弁之碁馬作騏三咤之咤馬作
詫康王既尸天子馬本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底至齊
信馬讀至齊絕句俾我之俾馬作矜曰吁之吁馬作
于惟來之來馬作求東郊不開馬作闕仡仡馬作訖
訖誦言之誦馬作偏此皆傳本異同之字也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王伯厚
以為衛包所改而不知本馬融舊本也不少延洪惟
我幼冲人今讀延字絕句毛西河以為蔡沈所定而

作異谷亦傳
向林少類曰
古文書與成
中通用源放
周禮考工記
夫用之中恆
當考之異註
畏作威文莊
子漁父篇未
音見天子遇
人如此其威
也註成良義
同是不獨古
文書爲然矣

不知亦融舊讀也

隋志劉叔嗣註尙書逸篇二卷唐志徐邈註尙書逸
篇三卷志言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據
此則齊梁之間猶行馬鄭之本未嘗以逸書爲張霸
之偽書也孔傳行而逸篇佚後人拮據諸書綴緝逸
書如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丹傳引
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
力者亡楚世家引欲起無先律歷志引先其算命北
史劉芳傳引大社爲松及孟子之不及貢以政接於

愚一錄 卷二

十五

有庠孔叢子之維高宗報上甲徵律歷志之引古文
月采篇王莽傳之引逸書嘉禾篇指以爲尙書之逸
文可也其他所稱周書不見今尙書者大都係逸周
書七十一篇之支如戰國策述苜息之語曰周書有
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本武稱解韓非子外儲篇引
周書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本寤微解墨
子七患篇引周書國無三年之食國非其國也家無
三年之食子非其子也本文傳解所引夏箴之詞概
以爲逸書則謬也又戰國策蘇秦說魏王引周書曰

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本周廟金

人銘習伯索地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本老子微明章漫指爲周書亦
非也王伯厚以爲周書陰符或近之至平當傳引周
書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刑法志亦引秦氏立功立事
以及董仲舒之策司馬公之本紀班固之志所引秦
書諸條則古秦書本文或不攷而亦引爲周逸書則
尤謬也

愚一錄 卷二

十六

僖三十一年曰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齊侯使公孫青聘僑篇十年范何
忌亦引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康誥但云
子弗祇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
亦大不友於弟其下文即曰刑茲無赦無所謂不相
及者得毋古人引書亦得其意而忘其言不必效博
士家耶正義雖曲爲引申終費解矣若襄二十五年
衛大叔儀言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註逸書正義
已引僞孔蔡仲之命慎厥終數語謂文有不全昭六
年叔向言書曰聖作則註逸書余按亦僞孔說命明

哲實作則一語而字又小變耳亦不得以古逸篇相擬也似皆謂孔襲取非左傳誤引

左傳昭公六年叔向言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作九刑此似三書名定四年祝佗言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亦似三書名今文十八年左傳載九刑數語尙書有康誥三篇而其他則亡前人謂百篇之序未足信恐百篇之數亦未足據也今禠引於他書未見採於偽孔者墨子五引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早左氏春秋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

愚一錄 卷二

七

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至竟不知出何篇而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尊尊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又不知何代書也據尙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書正義據閔因敘言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正義則所謂書者眾矣漢時有周書七十一篇見義文志今猶存五十九篇係孔屍註淮南子汜論訓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

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覽冥訓周書曰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史記貨殖傳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淮陰侯列傳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劉濞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反受其咎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陳湯傳引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愚一錄 卷二

水

怪則修職庶人見怪則修身有不在今五十九篇之中者或亦七十一篇之餘乎其不明出周書者不錄妄國傳壁中之古文當不更傳別出之秦誓而東晉李暉尙書集註於此一篇每引孔安國曰此不可解也見今秦誓正義且安國又註立學之論語當不自忘所傳之尙書而堯曰篇於予小子履不引湯誥而引盤子於雖有周親不引秦誓而別為之註此亦不可解也又書序盤庚篇將治亳股東晉東晉引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以治為始以亳為宅是與古文不同也

彼時梅氏已上孔傳而束氏猶引古文則其本之真偽尚待辨哉此亦云孔壁彼亦云孔壁究之不足以惑後世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今盤庚無此句王充論衡引梓材曰強人有王今梓材亦無此句又厥兆天子爵句大傳附之無佚而白虎通以為逸篇

尚書古文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今文作采

政忽夏本紀史記作來始滑夏本紀漢書作七始詠律

愚以七始為是七與黍通在采聲相近來黍字相

愚一錄

卷二

九

類滑忽又音相亂洪範古文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作

五是來備宋世家仍作五者惟後漢書荀爽傳引之作五荀爽謂之五隹

本李雲謂之五氏愚以五是為協時與是通隹字是

其義氏字又其音也楊子太元七政亦作黍褚遂良

枯樹賦七字亦作黍此即七黍相通之證上經立時

人作卜筮此曰時五者來備時皆訓是自孔傳以曰

時字屬上而後人遂以五是字為訛殆非也況是與

隹同是與氏亦通觀禮太史是石註云古文是為氏

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註云是或為氏

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註亦云氏與是同古通用也

今古文之異字漢魏人之異本史漢引文說文解字

石經殘碑輯之較各經必獨多然有文異而有益於

經者有文異而無益於經者吳才老之書碑傳王伯

厚之漢志考所引亦煩矣經典釋文音義拘守孔傳

聞及馬本未免失之太略惟無若丹朱傲出傲字云

五報反字又作算往伐歸獸出獸字云徐始售反本

或作善許救反此兩字為異文之有益於經者算字

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謂算在禹稷之前曾與丹

朱相比下文所謂朋淫於家者即指算所謂罔水行

愚一錄

卷二

十

舟者亦指算證以論語之算盪舟可謂確矣故說文

舟部算字下引虞書若丹朱算又引論語算盪舟後

人以論語之算為澆固非王伯厚以論語之算即丹

朱亦非也算字見顏師古刊謬正俗謂往伐歸獸當

依算字攷說文獸部獸犴也象耳頭足空地之形古

文獸下从公袁文獲牖問評字林獸字火救切人之

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即可

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獸字本音讀之其說是也

韓非子有度篇引先王之法曰毋或作利從王之指

徐臣案五是說詳於國學紀聞注及惠氏九經古義按隹訓是至傳注已見漢書地理志是後有

韓臣案愚氏九經古義向書無有作好違王之道無有作愚違王之路皆覽引

之兩有字均
或作也古
字皆作或商
書徵其弗或
亂正四方多
士言時乃或
言爾或居傳
皆云或有也
柳庭成注論
語亦云或之
言有也韓非
子曰毋或在
利云云文雖
異然皆以或
為有韓高皆
在宋焚書之
前必有所據

無或作惡從王之路今文洪範有之而字之外異如
此呂氏有始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天之長可以生謀今偽孔咸有一德有之而詞
之外異如此二子皆在未焚書之前者也

說文品部崑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引春秋傳曰次
於崑北讀與聶同又山部崑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
若吟徐鉉曰從品象巖崖連屬之形五咸切至石部
巽下云聶崑也從石品乃引周書曰畏于民聶讀與
巖同据此則讀與巖同者字從品下石讀若吟者字

愚一錄

卷二

三

從品下山本不同音亦不同字而今釋文出聶字云
五咸反徐音吟困學紀聞又云說文顧畏于民崑多
言也註尼輒切是又以說文品部之字為說文石部
之字矣若非今釋文有訛今說文有異不然攷古如
王伯厚不若是疏也

古文偽孔出於東晉似已行於西晉杜元凱註左傳
未之見郭景純註爾雅則已引矣然茂勉也引書曰
茂哉茂哉疏以皋陶謨之懋哉則誤按此乃古太誓
文也又鈞見也引逸書曰鈞我周王或以為武成之

一三五九三片

昭我周王亦誤此用鄭註書禹貢所引允征逸文也
故前不曰逸而此獨曰逸至引邊矣西士之人今牧
誓作逃引天威棗忱今康誥作畏引爾爾戈今牧誓
作稱引翌口乃謬今金縢作翼引至于大坻今禹貢
作係引無惑俯張為幻今無逸作民無或胥壽張為
幻此或据孫奕舊註未必郭見異本又別有異文在
晉元嘉以後也

梁躍北疑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
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谷永何以引後出之偽書不

愚一錄

卷二

三

知此乃文侯之命也許止水疑爾雅昌當也郭註引
書曰禹拜昌言邢疏大禹謨文郭璞亦似見偽書不
知此本皋陶謨之辭也註疏皆誤周禮大宗伯職武
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賈疏系之太誓不知牧誓也

愚一錄卷二終

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三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詩

今人作詩未必皆有序則古人作詩亦未必先有序

其言作白子夏作自毛公作自衛宏雖不皆然亦皆

有之矣使非後之經師所作而果出於古之國史所

載則其說一定不易何以關雎一詩或以為康王時

作見漢書杜欽傳註或以為畢公作見藝文類聚三

所引魯詩之說或以為伯封作韓詩引見御覽或以

衣賦黍離一詩或以為伯封作四百六十九或以

為衛公子壽作見新序而列女傳又云芟苜蔡人之

妻作柏舟衛宣夫人作大車息君夫人作式微黎莊

夫人及傅母二人之作其說之不同如此則其序之

不一可知矣然或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始作詩

序又據魏黃初四年詔云詔引曹詩刺以為至是始

行詩序則又未必然何者詩既各有家法必各有師

法若無序則口傳口授將何據耶如齊魯韓所傳三

家之異說即三家之小序也三家既有之毛一家豈

無之則謂始于衛宏者非也攷蔡邕石經悉本魯詩

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已並錄詩序正同毛序

安得謂黃初時始行耶詳宋竹垞經義攷故不多辨

詩之序既古經師所傳詩之次恐亦漢經師所定未

必皆刪訂舊本矣攷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為之

歌齊下今本次以魏次以唐而傳則次以爾次以秦

是今之第十五乃古之第九今之第十一乃古之第

十也國風之次如此又宣十二年傳楚莊論頌于時

遇四語下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誓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按鋪

愚一錄卷之三

時二句為贊綏萬二句為桓山武遞數相隔者八是

今之第八乃古之第三今之第九乃古之第六也頌

之次又如此故十月之交鄭箋云序之刺幽王當為

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

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囚正月

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之然則雅之

失其次者又如此故曰非刪訂舊本也

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國語引詩共三十一條其

不見於今詩者不過十四五條而已莊二十二年陳敬仲引詩曰翹翹車乘四句成九年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六句襄五年君子引詩曰周道挺挺四句襄八年子駟引詩曰侯河之情四句襄三十年君子引詩曰淑慎爾止二句昭四年子產引詩曰禮義不愆二句昭二十六年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四句其第引篇名而有詞可考者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柔矣其詞見周書太子晉解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國語周語

愚一錄

卷三

三

敬王十年衛彪侯引飲歌支詩其詞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儀禮大射奏貍首其詞具於射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招之詩其詞曰祈招之悻悻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大戴禮佚文主人歌驪駒漢書王式傳注引其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他第有篇名者左傳則河水見僖二十三年新宮見

昭二十五年茅鴟見襄二十八年采薺見周禮鳩飛見晉語其引於春秋時者僅此則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為三百五篇者殆史公傳訛之言未可信也禮記緇衣昔者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後三句與小雅節南山之詩同正義以為逸詩論語唐棣之華備其反而崇不爾思室是遠而首二句與小雅常棣之詩同註以為逸詩又左傳宣二年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衛風雄雉之詩有之一

愚一錄

卷三

四

字不同杜以為逸詩又襄二十一年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采芣有之下句不同杜又以為為逸詩又襄二十七年引君子曰何以恤民我其收之今周頌有之而杜注曰逸詩又襄十四年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今雅詩有之而服解以為逸詩或以為毛詩有而三家詩無亦不必然又如論語素以爲絢兮句今碩人詩無此語中庸衣錦尚絢句今君子偕老詩例其字宋人如歐陽公朱子發皆引以為章刪其句之證似皆不足據不如姑兩存也

愚一錄

卷三

五

有明是書而誤引為詩者戰國策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是也今本秦誓有此有明是詩而誤引為書者呂覽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是也今小雅小旻又如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國策智伯索地篇既引以為書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高舉之呂覽行論篇又引以為詩則諸書所稱詩曰者亦未必盡屬詩辭也其零章斷句旁見側出似與詩相近者如家語引詩曰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亦引詩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兩處同引雖數字略別其為詩次矣則漢書之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後漢之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漢詔之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國策之大武遠宅不涉黃歇大戴禮之魚在在藻厥志在在史記之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莊子之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墨子之必擇所甚必謹所堪晏子之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覽之惟則定國權勳燕燕往飛音初無過亂門厚辭其最多者如荀子玉璫篇引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

愚一錄

卷三

六

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臣道篇引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曰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正名篇引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鸞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服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或者孔筆所刪之餘耶齊魯韓三家都人士一篇無首章見詩正義毛一家於周頌般詩無末句見經典釋文雨無極篇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劉安世云鼓鐘篇齊魯詩有以雅以南未任朱離二句後漢書陳忠云云孟子所言王迹息而詩亡指列國西周時之詩非東周後遂無詩也所言詩亡然後春秋作則指列國東周時之史非西周前亦有史也詩山王迹息而亡春秋即由王迹息而作不是以史續詩之謂余別有辨范氏穀梁傳序妄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後人據此以為雅亡而不知雅固未嘗亡也或又以為詩變而不知詩又不止於變也今觀邶也鄘也魏也皆西周

以前之名也而並無西周以前之詩是王迹板蕩典籍散亡凡其盛時太師所陳太史所採者杳無存矣若株林之篇作於陳靈之世東周最後猶有詩也惟詩皆東周之時而國仍西周之地故不能分孰為邶孰為鄘孰為衛而統之曰邶鄘衛左傳吳季子觀樂亦第曰為之歌邶鄘衛襄公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引威儀棗棗不可選也本是邶風而稱以衛詩然則今之分為三風者不過漢經師以多篇強分為三卷耳要之其前所有之詩則亡之久矣

惠一錄 卷三

七

風也雅也頌也固以其體而分南也幽也王也亦以其地而名采於畿地不可繫以國號故更之曰王云爾非有所降亦非有所翔皆因周太師之舊也南為文王之樂名左傳之舞南節禮記之胥鼓南詩之以南皆當以程泰昌之解為是南亦商時之國名周書史記解有有南氏又曰有南以分非泛云江漢以南也爾雅幽頌以樂器分不以詩章分雪山王氏之論當矣
淮南子泰俗訓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雌雄

幹臣案安溪李氏謂北鄙之風後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風之和非以其地之限詩以雅不備雅正也南和也此二雅二南之名所由起也
幹臣案宋志載王氏質詩

總聞二十卷陳氏振說曰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古書言興者止於此毛公於風注興也凡七十小雅注興也凡四十大雅止四周頌止二蓋賦直而與微比顯而興隱是以賦比不必注也義苟以賦兼比即不注曰賦而比人亦共昭悉義苟以興兼比必注曰興而比則說必至穿鑿前儒斟酌盡善矣朱子晚出獨伸私見增補毛注之興也十九條刪去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緣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見吳林

惠一錄 卷三

水

論說者以為析義更精蒙竊疑其談詩益滯今之童子皆習熟及通經攷古從未有文人講求者蓋賦比興三體藏於風雅頌三體康成已不能一一摘出示人矣見詩序正義
毛傳不破字鄭箋多破字且於此破之旋於彼引之今人反疑有誤者如唐風揚之水素衣朱繡破繡為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注引詩即作素衣朱繡月令仲春鮮羔開冰破鮮為獻而爾雅七月箋引之即作獻羔開冰此所以為後儒之口實也嘗摘而觀之如

野有死麕之白茅純束純讀為屯綠衣之綠兮衣兮

綠當為祿雄雉之自詒伊阻伊當為繫正月之伊誰云附亦同

靜女之說憚女美憚當作釋新臺之籩條不珍珍當

作腆借老之其之展也展當作禮碩人之說於農郊

說當作穉丰之俟我于堂堂當作振出其東門之出

其闌闌當為都盧令之其人美且鬢鬢當為權載

馳之齊子豈弟豈讀為闌山有樞之他人是愉愉讀

曰偷澤陂之有蒲與苒苒當作蓮鳴鳩之其弁伊騏

騏當作璩下泉之浸彼苞稂稂當作涼七月之田畷

愚一錄

卷三

九

至喜喜讀為饒小雅之甫田大田皆同鹿鳴之示我周行示當

作實棠棣之鄂不韡韡不當作柎采薇之小人所腓

腓當作芘吉日之其祁孔有祁當作慶斯于之無相

猶矣猶當作瘡鼓鐘之其德不猶亦同君子攸芋芋當作輻節

南山之維周之氏氏當作桎勿罔君子勿當作末大

東之舟人之子舟當作周熊羆是裘裘當作求甫田

之攘其左右攘當為饑大田之俶載南畝俶載當為

臧當周頌之載亦同賓之初筵之賓載手仇仇讀曰剡式

勿從謂之式式讀曰慝角弓之莫肯下遺遺讀曰隨

苑柳之上帝甚蹈蹈讀曰悼都人士之謂之尹吉吉

讀為姑垂帶而厲厲當作裂思齊之烈假不瑕烈假

當為厲痕抑之用邊蠻方邊當作剔柔桑之孔棘我

闐闐當作禦雲漢之后稷不克克當作刻先祖于摧

摧當作囉靡人不周周當作則韡奕之實畝實籍實

當作寔江漢之來旬來宣旬當作營常武之徐方釋

騷釋當作驛鋪敦淮潰敦當作屯召旻之草不潰茂

潰當作彙不云自頻頻當作濱思文之立我烝民立

當作粒有瞽之應田縣鼓田當作輦泮水之狄彼東

愚一錄

卷三

十

南狄當作剔烝烝皇皇當作睢睢戎車孔博博

當作傅那之置我鞀鼓置讀曰植烈祖之賚我思成

賚讀如來元鳥之肇域彼四海肇當作兆長發之幅

幘既長幘當作圓何天之龍龍當作寵其別破序字

及傳字者不在此限計其中有必當破者有不必破

者又有不當破者孔疏必一一為迴護後人或一一

相詰難皆非也又有箋不破字而實用別本者如思

齊之古之人無斃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

義曰此經本有作擇者是也

皇矣詩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左傳昭二十八年引作維此

文王帝度其心韓詩本與王肅注皆如此似作文王

為是觀毛傳於維此王季句無注而於下比于文王

句注曰經天緯地曰文不以為文王而特解此文字

必因上本是維此文王故不可曰比于文王而改為

有德之稱也大田詩有滄斐斐興雨祁祁呂覽引作

有暍淒淒與雲祁祁班固東都賦亦用此似作興雲

為是觀毛傳云滄雲興貌斐斐雲行貌祁祁徐也明

釋雲興不言雨興蓋雨止可曰下不可曰興也同注

愚一錄 卷三 十一

毛詩而或不盡如毛本此亦其一二可證者又漢廣

之不可休息韓詩外傳作不可休思陸德明別見如

此之本而以為意改孔穎達又未見如此之本而不

敢輒改其實不然也正義曾申之云經求思之文在

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

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

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此真善讀毛傳者疏家

能為是言亦所刼見

鄭箋雖立學官刻本多有妄增如時邁序秩於山川

下多徧於羣神句攷堯典上文禮於六宗下有此句

巡俗宗下無此句蓋經唯言墮山喬嶽不言墳衍邱

陵是必不徧於羣神也此為正義所糾必誤在唐以

前又楚茨首章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下增十萬曰

億句按此句毛傳已有鄭箋可省豈有重複為注者

故疏引箋亦止云黍與至喻多不及此句必無此句

也是又訛於明以後又古者經自為卷注自為卷至

作正義時始合如毛故於每詩序下曰某幾章章幾

句其式當云關雎五章章四句下乃言后妃之德也

愚一錄 卷三 十二

云云葛覃三章章六句下乃言后妃之本也云云卷

耳四章章四句下乃言后妃之志也云云今疏於序

下引文猶曰葛覃三章章六句至婦道卷耳四章章

四句至憂勤可以想見當初定本矣今乃退某幾章

章幾句之毛故於後而疏中又仍元本遂至上則疏

文突出下則毛故孤懸殊可發笑也

毛傳謹為訓詁不著議論可謂簡易之至而靜女詩

言彤管之法有生子月辰以金鑲退之當御者以銀

鑲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等語車攻詩論田

獵之禮有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槩間容握驅
而人擊則不得入等語巷伯詩引辟嫌之事有魯男
子一則又先有顏叔子一則瞻彼洛矣詩論容刀之
飾有天子玉璆而珧珌諸侯蓋琫而璆珌大夫鏐璆
而鏐珌等語雲漢詩論歲凶之禮有趣馬不秣師氏
弛其兵左右布而不修等語駟詩引釋畜之文有白
馬黑鬣曰駱一句又有黑身白鬣曰雒一句皆似有
成文而不知出何書又鄭詩譜於小雅引傳曰文王
基之武王繫之周公內之亦不知其所出至七月詩

愚一錄

卷三

三

正義言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
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
云云按今孟子無此語管子則有此事

關雎二南之首也鹿鳴二雅之首也黍離王風之首
也其說最為歧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周道缺詩
人本之祗席而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考論關
雎者今尚有數條以為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者魯詩
說也引見杜欽傳註及皇后紀序以為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者韓
詩說也引見馮衍傳注及顯宗八年詔註又有以為康王之詩畢公

所作者攷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謂青衣賦有
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
雎云云則似出於張超或謂出於蔡邕蔡亦有詩衣賦然無此語
此又兼二家而別為一家說也黍離則韓詩以為伯
封作見御覽四百六十九齊詩以為衛公子壽作見
新序節士篇向之祖楚元王交傳齊詩按以為伯封作尚屬王風
以為公子壽作直是衛風何乃參差至此疑古以簡
為編以卷為軸王風之首正上接衛風之末偶有脫
爛遂偶有分析而詞為兄弟而作衛公子適以尹伯

愚一錄

卷三

四

封所以各守其所傳而不求通耳鹿鳴作刺惟見蔡
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
幽隱彈弦風諫引見御覽五百七十八
桑扈之彼交匪敖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
采芣之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古人
口菽語急耶抑耳熟心解耶或曰匪有彼義襄八年
傳引小旻之如彼行邁謀亦作如匪行邁謀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美詩之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
以究王誦刺詩之以名著者也詩人孟子作為此詩

毛詩解詁
十卷全佚

又自知其罪而自表其名者也此等印無詩序亦可
會詩意若東宮之妹汾王之甥不問而知其人召伯
營之褒似滅之不問而知其世亦無序而人與世可
意會也此外如風之刺某公雅之刺某王非攷序文
便全失詩旨漢儒各守家法未必皆如本義摘其異
者良足駭然如趙邠卿以小弁為尹伯奇之詩以鴟
鴞為刺邠君之詩見孟史公以采薇為懿王之詩
以出車為襄王之詩見周本紀一見何奴傳誠有不足据者
然因此遂全沒魯齊并掃去毛鄭則直是胸臆之談

愚一錄 卷三

五

而已如蔓草孔子歌以贈程子者也見家語木瓜衛
入賦以報齊桓者也見左傳今但尋求字句想像意
旨並其明見古書者而亦反之無怪乎馬貴與楊升
彝朱竹垞諸博學者交起而攻之人亦羣起而和之
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有云考亭以彤管為淫奔之
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
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
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肯與辨考
亭微知而移書求之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問辨

幹世案止齋
陳氏傳良有

無極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
詩者不過與學子講議今皆毀弃之矣蓋不欲佐陳
陸之辨也朱子應抱愧於此人哉

愚嘗論之漢周磬誦汝墳而為親從仕本魏裴安祖
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北史附裴駿傳此所謂得意忘言亦所
謂以意逆志以為無達詁可也何彼禮矣之平王即
周王非平正之謂詳於容齊隨筆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即周
成王非成安之謂見賈子禮容篇此則後人所攷比前人為
精以為詩無定說不可也韓非子言侏儒問天之高

愚一錄 卷三

六

於修人日子雖不知猶近於我予亦謂後儒問詩之
序於前人日子雖不知猶近於宋
上林賦揜羣雅張揖註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
之材三十一人此語不知何謂問自詩云小雅除笙
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
召旻凡三十一篇殆以篇數言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詩人好夸
問閔多此談詁然有可以正典禮辨名義者則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也傳統異於傳世繼統異於繼世德

雖閔之庶兄然曾為閔之臣子為之後者即為之嗣其不可以先閔者不得以兄弟爭也其不容遂子閔者亦不得以君臣奪也故聖人錄之

昭十年左傳陳桓子几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杜註以周為周禘而宣十五年羊舌職說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則以周為周道望文生訓非成文定說也按毛傳以哉為

愚一錄 卷三

七

載以侯為維周字斷句侯字下屬即陳桓子之解鄭箋以哉為始侯為君讀亦同即羊舌職之說何義門讀書記謂傳以周字斷句箋以侯字斷句似未攷左傳也以句義審之兩引皆曰能施也其解最確其語亦簡當以毛傳為近至文王所以造周是解此詩非解此句必以周字為周號曲矣周語芮良夫亦引此句徐整言子夏授詩第一傳有高行子釋文陸璣載四家詩內則第三傳又有孟仲子草木鳥獸今可攷者高子有三條絲衣詩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小弁詩載孟子高子曰小人之詩也又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聚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仲子亦有三條維天之命毛傳引孟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闕宮詩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禩宮也又鄭氏詩譜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按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見陸璣毛詩疏及徐堅初學記其授受遠有端緒觀所稱引尚存略約又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以為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似亦傳詩之經師

愚一錄 卷三

木

而敘錄不及者也國語引詩頗多說詩頗簡當即訓詁之祖今按周語引時邁五句又引思文四句又引文王一句又引常棣二句又引旱麓二句又引柔桑二章四句十一章二句又引蕩二句其有說者另集魯語引匏有苦葉一句又引綠衣三章又引那四句其賦而有說者另集晉語引皇皇者華二句又引將仲子二句又引蟋蟀二句又引思齊二章三句又二句其賦詩有說者另集鄭語引靈臺八句又序懿戒一詩此亦與他書相類惟周語叔向語昊天有

成命六句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
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
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
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
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
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
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又說既醉之其類維
何四句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
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神允也者子

愚一錄

卷三

光

孫蕃育之謂也又單穆公說瞻彼旱麓四句云夫旱
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墮
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
賁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後之註詩
者說詩者仿焉然能為其簡括能為其詳悉而必不
能為其質厚也又魯語載叔孫穆子之說曰夫先樂
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
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故不敢拜今伶蕭咏歌及
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鹿鳴君之

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
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
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
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
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此段
非惟文字詳雅抑且事實明備可想見古人雅頌得
所之略毛傳全用其言為訓故鄭止破廣為光固為
故吳天有成命箋和為私華皇者華箋凡三字耳又晉語文公在
翟篇秦伯賦采菽章昭註小雅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愚一錄

卷三

三

公子賦黍苗註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朱
子竟據以易小序又其下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
註以為河當作沔則未必然總之較左傳所說為詳
較杜庫所註亦博

荀子不過三十二篇引詩乃有八十一條且無齊魯
韓異字蓋孟仲子再傳而至孫卿子孫卿子再傳而
至小毛公其所授受本同也今案勸學篇引詩三修
身篇引詩一不苟篇引詩三榮辱篇引詩一非相篇
引詩二非十二子篇引詩二仲尼篇引詩一儒效篇

引詩六王制篇引詩一富國篇引詩六玉霸篇引詩
二君道篇引詩四臣道篇引詩四致士篇引詩二議
兵篇引詩四強國篇引詩二天論篇引詩二正論篇
引詩二禮論篇引詩二解蔽篇引詩五正名篇引詩
二君子篇引詩三大略篇引詩十二宥坐篇引詩四
子道篇引詩一法行篇引詩二堯問篇引詩一其字
之異者惟勸學篇之引采菽彼交匪舒作匪交匪舒
引小旻之滄滄訛訛作喻喻皆皆榮辱篇之引長發
爲下國駿駟作爲下國駿蒙非相篇之引角弓見睨

惠一錄 卷三 圭

曰消作宴然聿消下遺作下隧婁驕作屢驕富國篇
之引械樸追琢其章作彫琢其章勉勉我王作齊齊
我王君道篇之引板价人維藩作价人維藩疆國篇
又引仍
作大略篇引出車我出我車作我出我與引魚麗物
其旨矣作物其指矣宥坐篇引節南山天子是毗作
天子是庠下句俾民作卑民議兵篇引商頌武王載
旆作武王載發僅此十數字而已而解詩則有絕妙
者如勸學篇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
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
於一也臣道篇曰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不肖
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
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解蔽篇引詩
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
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大略篇引曰
無將大軍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宥坐篇引詩
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引詩

惠一錄 卷三 圭

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
稽首不其有來乎儒家說詩固勝於匡鼎解頤也
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
雅其爲頌與此晁景迂詩序論之語本屬支論不足
爲訓然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
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問歌今案八篇中
唯鹿鳴白駒在小雅鵲巢采蘋采芣騶虞在二南伐
檀一篇在風貍首一篇今亡乃皆以爲雅豈風亦有

韓臣案據許
氏說文所引
除此段所引
應隨說文作
瘦頰等字之
外尚有在河
之洲洲作州
怒如調飢調
作調終風且
暴作且凜室
人交編推我
作備我愛而

雅歟又鄭箋以七月詩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
以介眉壽以上為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豈風
亦有頌與按晉志云漢末杜襲傳舊雅樂四曲一曰
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其後
新詞代作舊譜盡亡不但投壺之八篇無傳即杜襲
之四曲亦無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雅詩六譜鹿
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
宮風詩六譜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無射清
商俗呼越調雖云開元遺聲朱子已疑其非漢魏古

愚一錄

卷三

五

法又况更合之三百篇之時哉大都今古之變禮有
文而容則亡樂有器而聲則亡詩有詞而歌則亡雖
古之大聖人不能留也
四家詩多異字故兩漢文多異體惟有說文可據耳
然叔重所收比康成所破其為假詭尤甚如我馬馳
隕作瘰頰我姑酌彼金罍作我芻藘藜之作藜之
桃夭作秋兔宜作菟魴魚頰尾作經尾召伯所爰作
所庾素絲五緘作五馘寤辟有標作昭辟擊鼓其鏜
作其鏜深則厲作則赫赫彼泉水作恥彼湜湜其汜

不見作後而
綠竹猗猗作
集竹猗猗作
兮作愷兮施
灑灑衣如綵
作如綉也覺
與雁云弋代
也其織射飛
鳥之弋字本
作惟夜木許
許作所所以
次鼓我作鑿
驟然然草
作鯨鱗厭厭
夜飲作應應
不飲不蹄作
不越宜岸宜

作其止靜女其姝作其殺新臺有泚作有玼得此戚
施作醜醜燕婉作隈晚髡彼兩髦作兩髮牆有茨作
有薺鬢髮如雲作參髮是維衿也作褻衿邦之媛也
作媛兮蝮蝮作蝮蝮言采其蠶作其齒充耳琇瑩作
瑋瑩會弁如星作體弁衣錦褻衣作縈衣蝻首作穎
首鱣鮪發發作魴魴信誓旦旦作晷晷兀蘭之支作
之枝焉得諼草作蕙草彼黍離離作稊稊曷其有佞
作有佞左執翽作執翳曷其乾矣作灑其雉離于學
作于苞毳衣如璫作如璫祖禡暴虎作膾禡左旋右

愚一錄

卷三

五

抽作右指無我魏兮作馘兮顏如舜華作蕤華風雨
淒淒作風雨淅淅挑兮達兮作岌兮達兮縞衣綦巾
作縞巾溱與洧作漚與洧方渙渙兮作況況並驅從
兩肩兮作兩翬婉兮變兮作嬌兮虛令令作猗猗纖
纖女手作攢攢宛然左辟作宛如左僻載獫狁驕作
猗猗公矛鏦鏦作沃鏦猷彼晨風作鳩彼隰有樹檉
作樹椽市也婆娑作婆娑邛有旨鷓作旨鷓碩大且
儼作且儼棘人欒欒兮作欒欒匪車嘒兮作嘒兮灑
之釜鸞作概之衣裳楚楚作醜醜昔兮蔚兮作媿兮

獄作宜狂何
何瑾之作燿
之要兮非兮
作縷兮斐兮
去其蠹廢廢
作蠹民苦稱
貨則生蠹字
或不作受福
不那作求福
不離在治之
陽作在部率
西水荷云無
許敦兮既堅
云碑畫弓也
字本从弓从
友者借用詞
入夜武作獨

人鐘鼓學
作得聲之
乘栗作秩
樹皮在栗
皆說文所
者也

其弁伊騏作伊璆一之日發發作畢次二之日栗烈
作颯颯食鬱及奠作及翟納于凌陰作膝陰迨天之
未陰雨作霖天零雨其濛作霏雨蝟蝟者蠍作者蜀
鶴鳴于垤作翟鳴熠耀宵行作熠耀載寔其尾作載
躡赤鳥几几作擊擊視民不挑作不佻擘擘駱馬作
彥彥駢駢征夫作萃萃我馬維駒作維駒鄂不韡韡
作萼不韡韡飲酒之飮作之饌躡躡舞我作樽樽彼
爾維何作彼爾振旅闐闐作噍噍既伯既禱作既禱
既禱助我舉柴作舉擘鹿麋麋作嘖嘖儻儻俟俟

愚一錄

卷三

誥

作任任侯侯鑿鑿噦噦作鉞鉞可以為錯作為曆載
衣之褐作之褐天方薦瘳作薦瘳胡為虺蜴作虺蜴
毗毗彼有屋作伯伯豔妻煽方處作傷方噤噤昔憎
作傳沓蠅蛤作螟蠅螺羸作羸羸譬波壞木作痲木
僭始既涵作既涵秩秩大猷作載載既微且虬作且
虬緝緝翩翩作其其幡幡餅之馨矣作朕之室矣跋
彼織女作伎彼匪鴉匪鴉作匪鴉匪鴉憂心且拙作
且拙我執黍稷作我執祀祭于祐作于桑取其血膏
作血瞭既優既渥作既漫有滄斐斐作淒淒况况其

厥作兕觥其觥高山仰止作印止營營青蠅作營營
止于樊作于楫威儀怵怵作怵怵側弁之戩作仄弁
屢舞僂僂作斐斐駢駢角弓作弭弭視我邁邁作怵
怵天難忱斯作謹斯其會如林作其膺陶復陶穴作
陶復況夷駮矣作犬夷咽矣瑟彼玉瓚作瓚彼神罔
時恂作時恂崇墉屹屹作屹屹適求厥甯作吹求不
坼不副作不坼不彌克岐克疑作克疑未役穉穉作
木穎瓜颯唼唼作萃萃誕降嘉種作嘉穀或簸或踈
作或首蒸之浮浮作焯焯公尸來燕惠惠作醺醺可

愚一錄

卷三

誥

以籛籛作饋饋以謹昏愾作昏愾不畏明作替不
無然泄泄作咄咄民之方殿屎作唵唵天命匪諶作
匪忱白圭之玷作之告告之語言作詰言國步斯頽
作斯曠滌滌山川作菝菝有嘒其聲作有識四牡騤
騤作駒駒鈞膺鏤鏤作鏤鏤鞫人忒忒作伎忒舍爾
介狄作介逖假以溢我作諷以溢我營營鏘鏘作鏘
鏘籛革有鴛作有玲嬛嬛在疚作熒熒在宓縣縣其
庶作其穉積之粟粟作積之載弁倅倅作弁服不吳
不放作不吳駟駟牡馬作驍驍言采其芣作其芣束

十三册 4 二反

48

幹臣案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廣輿記曰飲錢子

言即此據此則出宿于干當即漢之發干讀如寒但此詩首言泉水流淇皆衛國地而干言乃在衛東北蓋此文追憶首泉洪水故國之景物而非因所見以題也

矢其搜作其按實始翦商作畿商執鼓淵淵作蕭蕭亦有和羹作和鬻百祿是適作是擊武王載席作載坂采入其阻作梁入以及憂心忡忡四牡騶騶兮哆兮之類於義無甚乖離而於文若是駁雜此亦攷古者所不容略也故聊摘其概於此

地理有古人未及詳而今人始詳者如泉水之出宿于干飲饒于言傳說不過曰猶涉瀾而所在未聞也王伯厚作詩地理攷乃引水經註泚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及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乃知即地理志

愚一錄

卷三

三

東郡之發干縣地而今東昌府堂邑縣界也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言山山亦邢州地又薄伐獫狁至於太原王伯厚攷之詳矣而說未善也戎在周西晉在周東不先求涇陽所在而率以晉陽為說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耶顧亭林日知錄以為今之平涼後魏立為原州者即古之太原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韓詩有稱薛君章句者有稱薛夫子章句者據後漢

書儒林傳第言薛漢父子以章句著名耳不知孰為其父說孰為其子說也攷唐書宰相世系表漢薛廣德生饒饒生愿愿生方邱字夫子方邱生漢字公子然則夫子乃其父之字非泛常之稱也王伯厚謂馮衍傳註引薛夫子章句即漢也亦誤合為一人

毛傳獨行之後可據者惟有正義本正義頒行之後可校者惟有釋文本而刻刷之始校勘非人竟至訛脫如許姑即通行之毛本校之如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一百六十餘字本釋文而誤以為箋執競序祀武

愚一錄

卷三

末

王也下十四字亦釋文而誤以為箋至其傳箋之字桃夭首章箋與者喻時婦人喻訛踰因下傳有無踰時之語也兔置箋此置兔之人皆訛作兔置因詩有兔置之語也何彼穠矣三章箋以絲為之綸訛作之為谷風二章箋云徘徊也上脫一違字靜女首章傳言志往而行止止訛作正君子陽陽首章箋其且樂此而已且訛作自兔爰二章傳造為也為訛作偽揚之水首章箋波流湍疾波訛作激墓門二章箋梅之樹善惡自耳耳訛作有七月八章十月滌場傳滌掃

也場功畢人也脫掃也二字伐木二章箋此言前者
伐木許許之人前訛作許南有嘉魚序太平之君子
脫之字蓼蕭四章儻革仲訛作沖車攻二章傳田
者大艾草以為防艾訛作艾吉日四章箋酌而飲羣
臣飲訛作醴斯千八章箋宣王所生之子所訛作將
正月十章箋終用是誤作是用女曾不誤作不曾小
旻四章箋爭近言之異者脫一近字五章箋王之政
當去聲當訛作者小宛四章箋云不肯止息宵訛作有
小弁七章箋不欲妄挫折之折訛作析八章傳有越
患一錄 卷三 无

訛作食文王二章傳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仕字
誤作世又訛作也縣三章箋皆甘如飴也脫一背字
思齊二章箋云無是痛傷下脫其所為者四字皇矣
首章箋赫然甚明以殷紂之暴亂脫一以字上帝哲
之傳耆愆也惡訛作老既醉首章箋天又助女以大
福福訛作德三章箋天既助以光明之道助訛作與
公尸七章箋使錄臨天下錄臨訛作祿福公劉序箋
云及歸之成王及訛作反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
止訛作也卷阿二章傳而優游自休息也脫一游
患一錄 卷三 无

人關弓而射我我訛作之巧言六章箋言無力勇者
脫一無字蓼莪首章箋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
反謂之蒿我訛作貌反訛作故大車五章箋從旦至
暮七辰辰一移且下脫一至字辰下脫一疊字七章
傳翕合也合訛作如四月八章此言草木生各得其
所生訛作尙小明五章箋是使聽天任命任訛作乎
鼓鐘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南訛作任采菽首章箋
王饗賓客有牛俎牛訛作生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
人皆如之如訛作知瓠葉首章箋飲酒而曰嘗者酒

字九章傳山東曰朝陽山訛作出板三章箋欲忠告
以善道欲訛作及抑四章洒掃廷內箋不恤政事恤
訛作泣八章箋章羊臂王后也王訛作皇九章箋二
者意不同意訛作竟十二章箋乃不遠也維近耳乃
不訛作不及柔桑十四章予豈不知而作箋而女也
女訛作與雲漢首章箋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誠訛作
神三章箋今其餘無有子遺今訛作幸韓奕序箋云
為國之鎮祈望祀焉祈訛作所首章箋韓侯受王命
為侯伯訛作諸侯召晏章內証箋爭訟相陷人之言

也人訛作人維清筆禋箋始祭天而征伐也征訛作
假臣工亦又何求箋女歸當何求于民女訛作時泮
水首章箋從公于邁于往邁行也今訛作于邁邁行
也七章式固爾猶箋謀謂度已之德謂訛作爲闕宮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宥常邑所由未聞也今訛作
周公宥常邑許許田未聞也長發首章箋隕當作圓
圓訛作圓下同三章箋天用是故愛敬之也用訛作
命六章箋以穀不懼穀訛作敢七章畏君之震君訛
作吾至其疏中訛誤尤多

愚一錄 卷三

小雅四月之七章疏箋中非鵬鳶能高飛非鯉鮪能
處淵之意應云若鵠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鵠非鳶
之小鳥亦翰飛戾天若鱣若鮪可能深逃于淵非鱣
非鮪之小魚亦潛逃于淵也今脫去非鵠鳶之小鳥
亦翰飛戾天若鱣若鮪可能深逃於淵四句二十一
字幾不可解而泮水之首章于箋云于往至見之五
十六字竟全脫去疏義亦並未標箋字此則文字之
厄不厄於秦火不厄於蠹魚而厄於俗人僞士之刊
書者矣

愚一錄卷三終

愚一錄 卷三

上海縣東首目耕齋刻

上海縣東首目耕齋刻

愚一錄卷之四

象出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春秋左傳

杜注春秋世譜由正義中摘之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成八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

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

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

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

年而周亡也

鄭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

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

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

衛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

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

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

齊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

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

卷四

一

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

陳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

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

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

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

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

晉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

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

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分晉

愚一錄 卷四

二

楚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

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

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

一世二百九十年而秦滅楚

吳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

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

越王勾踐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

年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為楚所破

古者禮樂征伐出於天子朝覲會同命於王朝分至

啟閉稟之正朔天子有史諸侯無史也薛士龍春秋
旨要序云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
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
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力政焉耳
此說最精前儒未發按孟子云王迹熄而詩亡可知
王迹未熄而西周以前之國風尙未亡也詩亡然後
春秋作可見王迹未熄而西周以後之國史亦未作
也其下云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則
皆東周以後之書爲平王以來之史蓋列國自相侵

愚一錄

卷四

三

伐列國自爲盟會列國自用紀元侯國益詳而王朝
反略此古來封建之大變也或據酒誥之太史友內
史友以駁之謂閭尙有史國豈無史此則殊不然攷
傳記諸侯並無內史之文閭有太史之職不過卜祝
星象所係孟子所謂宗廟典籍祝鮀所謂備物典策
者於國之太史氏藏之耳未必有紀月編年之體亦
未必有徵朝召會之事也不然伯禽以下惠公以上
正是國家良史雖王朝板蕩古籍無存而侯度修明
藏書尙在何以筆削底本盡弃其前半而第錄其後

牛耶是又可以理測者也攷國語申叔時言教之以
春秋又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墨子書又有周之春秋
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列國紀載均此名目
然無有載成康及幽厲時事者則國史始於東周不
始於西周決然而無疑矣

愚一錄

卷四

四

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今春秋作星實如雨亦夫子所修也又竹書紀年云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今春秋作公及邾儀父盟
於蔑又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今春秋作虞師
晉師滅下陽據此可想見筆削之大概
春秋一國之史非一朝之史也後人往往誤仿如仿
公在乾侯而書帝在房州不知魯本未嘗改號也仿
春王正月書春帝正月不知魯本各自紀元也至某
公葬而曰葬某我田歸而曰歸我皆是以魯人修魯

史故耳且魯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以後
人大一統論之應以周紀年而乃以魯紀年何也古
者侯國雖稟正朔列國亦各紀元不特魯爲然文公
十七年鄭子家與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
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
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詞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
則兩稱其國之年也又襄十九年傳稱僖之四年子
然卒注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
惠一錄 卷四 五

也
列國雖奉一年之朔亦兼用三正之歷隱公六年宋
人取長萬經書冬傳作秋蓋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
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
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亦齊用夏正故建申之
月周以爲九齊以爲七矣若晉本姬姓宜用正而僖
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
十二月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
年之十一月又僖五年虢公奔京師據卜偃言是十
月丙子而經乃書十二月丙子日同而月異僖十五
年晉師敗韓原據左傳文是九月壬戌而經乃書十
一月壬戌亦日同而月異則但以爲從吉從赴者殆
非矣此亦用夏正故也惟各國之正不同故各國之
曆亦不同傳於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七年哀公十二
年皆言置閏之非以明魯曆之失其餘他國未必爾
也故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
上年閏月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衛世子蒯聩自戚
八于衛傳在上年閏月皆他國置閏而魯曆失閏者

幹臣案書夏
五事七字誤
年事十二月是
昭十年事二
字衍桓公年
間最多開文
三年至九年
七年無王五

杜不解此而但推經文所書上下之日月以為長麻
遂於日月之合者十數年不置閏日月之不合者又
頻年置閏皆強古人以就我者也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
月書王者一十九左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第增一
字足抵千言若非三正互用之世各國分紀之年此
王字直可不必贅設矣然有書王者又有不書王者
竊疑舊史有用周正月紀事者則書王以別之其或
用魯正月紀事則不書王而仍之本非義例所係至

愚一錄 卷四

定元年但書春王而不書正月此則簡策脫文耳故
經雖無春王正月一句而左傳敘魏舒合諸侯事則
冠以春王正月一句豈作傳者能具之而作經者反
不具耶蓋經有因魯史之闕文有由編簡之脫文如
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
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
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
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與凡日食而
不繫朔與日者皆簡之脫文非史之闕文也故成元

年春正月甲戌
事併甲戌已
五書陳侯
學十二月十
一月一月之
中雨書丙戌
十七年冬十
月日食有朔
而無甲子但
桓公一十八
年之內並無
書五月而不
繫之夏之事
此段自恒四
年七年云云
以下皆仍因
學紀開元本

之誤而未致
正也

年經書冬十月其下無事公羊無傳而穀梁有傳范
氏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
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成三年伐廡咎如左傳杜注亦疑經文下闕廡咎如
潰四字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莊十八年三月
僖十五年三月
獨無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以為
朔三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則以為朔十六二日十
八晦一不書日者二穀梁之例書日食有四隱三年

愚一錄 卷四

二月己巳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
十月朔傳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是二日食莊十
八年三月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桓三年七月
壬辰朔傳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公羊以為不言朔
者是二日食也左氏以為不言朔者史失之按麻法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
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
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日頻食二十四年七
月八月日又頻食此則理所絕無而不可解者汝漢

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綱目書一年再
食者二十有五而書比月頻食者亦有二一漢高帝
三年十月十一月一文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也書日
食固是謹天變亦是明麻法故史家有所不得略後
之讀書者未必皆知麻者於此等多不留目矣

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
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鄭注周禮與班志地理其所
分配正合然攷之師曠梓慎裨竈諸家言仍有疑似

愚一錄

卷四

九

不了者如天道多在西北而晉不害襄十八年師曠語歲在

越而吳不利昭三十二年史墨語歲淫元枵而宋鄭饑襄二十八年祥

慎歲弃星紀而周楚惡襄二十八年禘龜語歲在豕韋而蔡禍

昭十一年歲及大梁而楚囚上其說歲星驗矣顧寅

為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已為鶉尾午為鶉火未

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姬訾子

為元枵丑為星紀而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

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襄十八年非梓氏之云乎辰而

在丑已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戌午也歲在姬訾之口

其明年及降婁襄三非裨竈之言乎午而在亥未而
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昭八年非
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苟非甘石之學訓故論斷
總無影響之談耳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以
為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昭十七年冬有
星孛于大辰梓慎以為五月宋衛陳鄭之國將同日
火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則無傳按
文公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

愚一錄

卷四

十

靈公事驗極確而占法未詳不審何以知其然也昭

公時則梓慎明決火入而伏必以壬午至明年夏火

始昏見果以壬午火作宋衛陳鄭皆災事驗既確占

法亦詳然亦不悉其所以然也按昭公十八年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

將水其後鄭竟不復火魯反書大雩則精如二子猶

有失也揚子法言日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若

邾文公之知命文十三年楚昭王之知大道襄六年楚惠王

之知志襄十三年及甯俞之不祀夏相僖三十一年荀彘之不

禱桑林襄公十年子產之不禱火昭十年不禱龍昭十年不許

斬桑山昭十年其庶幾知天道遠人道邇者與

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四稱王

者八稱天子者一成八年本無義例無褒貶自公羊於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春王使榮

叔歸舍且賄皆以為有所譏而去天與不稱族不稱

氏者同為特筆則謬甚矣人有貴賤事有是非苟有

害於義自無妨於斥然使貶王公而謂之卿貶大夫

而謂之士則夫人而知其不可而況作此微文譏及

愚一錄 卷四

十一

至尊乎然則滕杞薛之降稱何也曰此非時王黜之

卽自行損之也攷滕本侯爵桓二年忽書滕子來朝

杜注蓋時王所黜杞亦侯爵莊二十七年忽書杞伯

來朝杜注亦云蓋為時王所黜此必相傳古訓故甯

注穀梁亦同惟何注公羊不合耳或曰當時王室甚

微安能黜陟不知本有黜陟卽如僖二十七年書杞

子來盟又由伯而降之子甯注蓋時王所黜至文十

二年書杞伯來朝又由子而復為伯甯注曰蓋時王

所進隱二年書杞子桓二年書紀侯其說亦同此豈

非黜陟自由者乎又杜釋例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

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

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

齊桓進之然則不但時王能黜陟霸主亦能進退矣

其或困於賦役而甘自貶損則如昭公十三年子產

自比鄭於伯男以事晉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欲比

魯於子男以屬吳皆其證也不此之求而謂筆削者

意為之制此則說春秋之妄也總之小國貧則諸侯

可降而從伯男之號大國強則世子可進而列侯伯

愚一錄 卷四

十一

之先時為之勢為之是亦可規世變矣襄公十年齊

滕薛上十一年列邾莒上

又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

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鄆為

不列使鄆大夫聽命於會故經書鄆人然則為私

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會不以有爵與

無爵為定也隱元年經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

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莊十六年邾子克卒穀梁傳曰

其曰子進之也注皆以為始未賜命為諸侯後則王

幹臣案九合之說紛如乘訟季氏中諸作九合諸侯諸說與同表冠以經文附以各說而以楊氏士勳羅氏必林氏說夏三家之說為最確楊氏士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從北杏至葵

命以為邾子由服事齊桓以獎王室故也凡春秋之與於會俱以是觀之故莊十三年會北杏已書邾人至十六年乃書邾子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此成二年齊國佐之言也其時去楚莊之卒甫二年不應即以楚莊之霸定為五數故杜注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與後世孟子荀子所稱異攷昭公四年椒舉所言六王二公第舉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言二

愚一錄 卷四

不言五隱八年穀梁傳所言三王二伯范注亦舉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言二不言五則春秋時所言二伯止及桓文所言五伯必兼夏商矣顧王事之變至於五伯霸功之盛莫如九合而其說紛紛不能定據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禋二年會賈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

亦論語語九合者與與明穀管仲不欲故去之難氏必曰九合者以葵邱之會言之也賦准則出其後而異穀又非其盛二說得之今論政經傳合觀注疏並劉氏炫王氏應麟劉氏意林及隨臣履錄之說惟楊羅林三家之說相同為最當也又案李氏中語曰古覽云二匡天下九合諸侯主氏逸楚詞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乃後人撮合論語自非非僂非夫子口中即此一對九也此實與論語而西河毛氏早據以較集注矣又案鄭門綴學云九合諸

葵邱論語釋文引此無九年會葵邱而有莊十三年又會柯為十有一之數以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為四之數元朗論語釋文於十有一中云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叔明論語疏亦云去北杏及陽穀為九也按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不惟去北杏去陽穀並去貫矣十一去其三而十一仍有九者鄭蓋以柯為始以葵邱為終中間兩鄆兩幽一樓一首戴一甯母共為九也今本范注無莊十三年又會柯

愚一錄 卷四

而釋文所引則有今本范注有僖九年會葵邱而釋文所引則無正緣鄭有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云云各有所脫而誤耳劉炫不解此文而妄足此數謂十一會中去北杏陽穀貫而於四會中下取洮以傳文兵車之會四當作兵車之會三此則殊不然按傳文十一會中惟甯母釋之曰衣裳之會也注文十一會中惟陽穀特解之曰所謂衣裳之會其餘皆無明文至兵車四會則傳凡四發皆曰兵車之會也豈有誤三為四之理朱子因眾說之不一而改字以為糾謂

侯疏引史記及殺梁池寄注不取北杏陽穀皆僑強左傳晉侯謂魏絳八年九合杜注亦不合數稱九合乃春秋時語如云九有不改九為九國者然初不必改九為糾耳又案唐氏繼序兩學紀周注云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糾與九通按襄十一年晉侯稱魏絳之功云九合諸侯注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邱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九合皆有實數又昭元年祁午論趙文子之政曰再合諸侯注謂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再合亦有實數何獨於九合而不

然耶

君存當稱世子某若莊七年之陳世子款襄九年之齊世子光是也君薨稱子某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

患一錄 卷四

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則稱子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稱公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以及桓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是也人子有不忍死其親之心故以漸而改稱國家又有不久曠其君之義故因時而即位此本公羊傳之說顧亭林云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不得獨異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

康成章昭花富類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又曰禹親操薨稱以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九糾亦有用者故朱子註楚詞亦破九為糾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于王子朝其義更精刻無遺由此推之則知桓十五年前上書鄭伯突而下書鄭世子忽者一已即位之君一葬未踰年之子此臨文之不得不然僖九年前上書殺其君之子奚齊下書弑其君卓者一未葬居喪之子一踰年已即位之君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可以省輟轍之論矣

桓公以上卿大夫少有賜氏者莊公以下無不賜氏矣莊公以上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無不書氏矣說者不求其故妄以為書之去之皆有意而例始有不可通不知有所貶損則當稱人有所褒嘉則當稱官內臣不可稱人或稱名此自古今通義豈本有族而故去其族本有氏而故去其氏哉故隱八年無駭卒九年俠卒公羊以無駭為展氏穀梁以俠為所氏桓十一年柔會

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三年溺會齊伐衛不書氏者未賜氏也說在乎無駭卒而後羽父為之請族也見左傳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不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為例者亦未賜氏也說

在乎翬之在桓時始稱公子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
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不得與襄公二十五年齊崔
杼爲例者亦未賜氏也說在乎督之未死而求賜族
也亦有一事既再見則一氏不再書蒙上文而略之
者宣元年上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下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宣十八年上書公孫歸父如晉下十月
歸父還自晉成十四年上書叔孫僑如齊逆女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襄公二十有七年
上書夏叔孫豹會于宋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愚一錄

卷四

七

大夫盟于宋昭公十三年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次年春意如至自晉昭二十有三年書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婣次年春婣至自晉上已書氏則下不書氏
亦臨文不得不然之常法而說者亦初爲稱族尊君
命舍族尊夫人之例殆不可爲訓
經有闕文有衍文又有重文有誤文傳皆從而爲之
詞如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脫一曼字定六年
仲孫忌圍鄆脫一何字公羊皆以爲譏二名桓十二
年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下重書丙戌傳二十八

幹臣案陽生
立於襄公六
年壬子歲辛
於十年丙辰
歲去是年辛
未四十五年
若此時已出
奔在燕而擁
兵以入當已
二十矣其死
也猶諡曰悼
乎且於時瑞
子某未生陽
生何所據而
奔燕乎又陽
左傳作唐杜

年晉侯侵曹下重書晉侯公羊亦以爲當再言此必
不可信者也又如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連書二日必有一衍公羊以爲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既非人
情穀梁以爲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也亦非書法尤不可信也又桓十
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按五等諸侯卒則各書
其爵葬則舉諡稱公禮之常也此無所貶而經獨書
侯杜注以爲謬誤是也何休以爲蔡季賢而桓侯不

愚一錄

卷四

七

能用故抑之范甯以爲蔡臣子失禮故卽其所稱以
示過亦不能信也尤奇者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
納北燕伯于陽伯卽款也陽卽唐也款前奔齊茲乃
歸燕未至國都而僅入國邑故曰納于陽云耳經文
無疑義左傳有明据公羊則初爲怪論曰伯于陽者
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
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子謂孔子乃
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
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据注意

云中山有唐縣亦未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飛狐口倒馬關之在自齊而往燕燕而過之風懸西門高復不能懸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特塞以爲援且又鮮皮國都非燕地也攻漢書漢郡有燕地蓋在文安大成之兩爲

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公子陽生于北燕北燕應在下今北燕在上從史文也此殆耶書燕說矣何怪乎隱三年之君氏卒誤爲尹氏卒遂以女子爲男子閔元年之仲孫來誤爲慶父歸以齊人爲魯人也

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書荆敗蔡師于莘第曰荆而已莊二十三年始書荆人二十八復書日荆伐鄭不言人

僖之元年始書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至二十一年會于孟楚子在陳侯上同之中國矣吳之見

愚一錄 卷四

九

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書吳入州來第曰吳而已襄之五年始書吳人十年十四年復書會吳于祖會吳于向十二年始書

吳子二十九年季札來聘始有大夫至哀十三年會黃池書晉侯及吳子會又同之中國矣按公羊莊十

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恐亦不盡然據事直書想各有本

耳如必以稱人爲褒稱國爲貶則荆之敗蔡師吳之入州來誠因其夷而夷之矣彼文七年書徐伐莒文

十年書秦伐晉成三年書鄭伐許又何說耶愚以爲

楚之書荆人來聘者君臣同詞典禮未備也吳之書吳人殊會者上下連文詞氣難別也明乎此者則僖公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則語難兩歧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穀梁乃謂狄稱人爲進之則又不得於詞而強爲之說矣

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公子友也其二年書高子來盟齊高侯也人臣得以子書於史策者惟此二人而已攷傳文晉卿之稱子者最多魯卿之稱子者次之

愚一錄 卷四

三

晉諸卿魏氏之稱子也自雙也僖公二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范氏之稱

子也自會也宣公十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皆在德公以後魯三家孟孫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五叔孫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六年顧氏日知錄皆在文公以後其前蓋以伯叔稱而止耳攷之他國則衛有甯莊子武子惠

父也文公六年顧氏日知錄皆在文公以後其前蓋以伯叔稱而止耳攷之他國則衛有甯莊子武子惠

父也文公六年顧氏日知錄皆在文公以後其前蓋以伯叔稱而止耳攷之他國則衛有甯莊子武子惠

父也文公六年顧氏日知錄皆在文公以後其前蓋以伯叔稱而止耳攷之他國則衛有甯莊子武子惠

子悼子孫昭子桓子文子孔成子文子鍼莊子石祁
子成子共子悼子太叔文子公叔文子鄆武子又賜
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鉏諡曰成子昭二十齊有高宣
子國莊子武子景子晏桓子又有陳文子桓子成子
鮑莊子崔武子析文子鄭有皇武子德二十陳有司
馬桓子襄公二十五年其餘則少此稱也世變彌文稱謂彌
尊有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曰子則老子孔子是矣
殆其變也又以係子於氏下為無辨而以冠子於氏
上為本師如公羊傳隱公六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

愚一錄

卷四

幸

皆引子沈子曰莊公三十年引子司馬子曰閔公元
年引子女子曰哀公四年引子北宮子曰是也此亦
考古者所宜知也

魯女之嫁多書於經自紀伯姬以下凡十三人隱二
伯姬七年紀叔姬莊二十五年紀伯姬僖十四年紀
季姬文十四年齊子叔姬宣十六年鄭伯姬成五年
紀叔姬成九年宋伯姬嫁於諸侯者莊二十七年
莒慶叔姬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宣五年齊高固子
叔姬此嫁於大夫者其僖九年乙酉伯姬卒文公
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則未適人而先卒者公
子之生罕書於經自子同生書於桓六年而外無聞
焉顧亭林日知錄言庶出之子書生故子同生特書

幹臣案王氏詩經傳疏謂
猶疑為作於
魯莊如齊親
社之時指莊
娶哀姜而高
則據爾雅姊
妹之夫曰甥
以釋甥字而
不取毛傳外
孫曰甥鄭經
拒時人言齊
侯之子之說
以爲屬子以
其母之醜行
而度文曲詞
以相朝堂入
妾取此浮薄

庶出之女不書致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其說亦巧矣
然魯十三女見經其十二人皆庶出乎魯十二公即
位其十一人皆庶出乎此必不足以取信按左傳於
宋伯姬無嫡長女之說於子同生亦無嫡長子之說
不過言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而已亭林之說蓋本元
凱之注然疏已引杜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
未知其母是適與否則杜說已不能自持矣總之書
宋伯姬猶有比例書子同生則是特筆左傳未精公
羊未協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其解與

愚一錄

卷四

幸

猗嗟詩序合

周惠王嘗因王子頹之亂適鄭而處於櫟傳載其事
經不載其事周襄王嘗因王子帶之亂適鄭而處於
汜出見於經入不見於經見莊公二十四年傳一蓋
告所不及者史不得而書史所不具者經亦不得而
益也路史據昭公二十有三年經書天王居於狄泉
二十有六年書天王入於成周以為譏內之地其入
猶書豈他國之遠其入不書謂襄王實未歸京師不
信左傳夏四月王入于王城之文而拘守僖二十八

之言列之風
而不剛耶說
與此附錄

年王狩於河陽之語似王即崩於温者然此謬而無所据者也况襄王以前本夫子之所聞敬王以後則夫子之所見詳於近而略於遠豈可比而同之耶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襄宏之語劉子亦以子朝為西王謂居王城也以敬王為東王謂成周也此本兩城不可誤為一地按孔安國注洛誥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

愚一錄 卷四

三

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王雪山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小東大東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十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將西歸曰西方之人兮皆一意也其言分明之至足訂戰國策鮑注之誤及春秋胡傳之陋故錄之
經書王來聘者七隱七年使凡伯隱九年使南季桓

四年使宰渠伯糾桓五年使仍叔之子桓八年使冢父僖三十年使宰周公宣十年使王季子書王錫命者三莊元年使榮叔文元年使毛伯成八年使召伯書來歸者三隱元年使宰頃文五年使榮叔定十四年使石尚前二使歸贈此一使歸賑書來求者三隱三年使武氏子桓十五年使冢父文九年使毛伯書來會葬者二文元年使叔服文五年使毛伯至隱元年書祭伯來不言何事莊二十三年書祭叔來聘亦不言王使據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

愚一錄 卷四

三

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於洮是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按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見莊元年召伯尹子見成公單子劉子十二年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冢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必拘於例則慎矣又莊六年有王人子突宣十五年有王札子文十年有蘇子皆各

據其事書之王人之來魯者其多如此而魯人之如周者乃無幾書朝王所者二僖二十八年書如京師者一成十三年書卿大夫如京師者亦不過五十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此可以覘春秋之世變矣

昭公九年詹桓伯辭晉言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共有四十國並古名及遠夷數之僖二十五

愚一錄

卷四

誣

鄭鄆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其二十六國皆同姓也昭二十八年傳有五人姬姓之國春秋本百二十國寶書公羊解詁四十人又不同春秋本百二十國寶書公羊解詁言見於經者不過五十餘國何注公羊又言宣成以在亡國四十文十年傳注然則所存蓋無幾矣今以經考之自齊晉魯衛鄭宋陳蔡秦楚滕薛曹杞吳越而外若邾宿祭號紀隱元年宮向極隱二年邢隱四年邾隱五年燕隱五年凡隱七年許隱十年鄧桓元年州桓五年隨桓六年穀桓七年黃桓七年巴桓九年虞桓十年鄭桓十年牟桓十年葛桓十年邾莊五年

年譚莊十遂莊十滑莊十蕭莊二十郭莊二十徐莊二十
年十五郭莊三陽閔二舒僖三江僖三弦僖五温僖十
年鄧僖十賴僖十項英氏僖十須勾僖二十頓僖二十
毛僖二十都僖二十介僖二十鄧僖三十沈文二
庶文六巢文十庸文十萊宣七根牟宣九潞宣十
氏留吁宣十茅戎成元鄆成六備陽襄十郟襄十
年二鮮虞北燕昭二年陸渾昭十郟昭十舒鳩定二約
八十三國又以傳考之若申隱元共隱元冀僖二戴
年隱十息隱十芮桓三魏桓三梁荀賈年九貳軫絞蓼

愚一錄

卷四

誣

州桓十羅桓十權莊六耿霍閔元道柏僖五密僖十
任宿顛與僖二十六年文四偃文六宗文十廬文十
文十崇宣元邳宣四唐宣十黎宣十鐸辰宣十無終
襄四年鑄襄二十焦揚韓襄二十沈妣蓐黃昭元房昭
年三鼓昭十濮昭十鍾吾昭二十桐定二約四十八國
其中雷同再出者若桓五年如曹之州注瀆于州國
所都城陽瀆于縣桓十一年伐楚之州注瀆于州國
郡華容縣是兩國也又黃是楚滅沈是蔡滅而昭元
年言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沈妣蓐黃實守其祀今晉

主汾而滅之矣似亦有兩黃兩沈也當時大侵小強
陵弱晉所滅最多襄二十九年傳舉虞虢焦滑霍揚
韓魏凡八國昭元年傳舉沈妣蓐黃凡四國而閔元
年滅耿文十五年滅潞文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及
鐸辰襄十年滅偃陽昭十二年滅肥昭十七年滅陸
渾昭十五年滅鼓其可考者二十一楚所滅尤多弦
僖五年黃十一變二十年江文四六文五庸十六舒蓼宣
年蕭十二年舒庸成十年舒鳩襄二十年賴昭四年陳昭八年
十一頓宣十年胡十五年見於經者息莊十年鄧十一年蓼文
惠一錄 卷四 羊

年權莊十年許道房申昭十年見於傳者其可考者二十
三齊則滅紀莊四年滅譚莊十年滅遂莊十年滅項僖十年滅
萊襄六年魯則滅極隱二年滅邾襄十年秦則滅滑莊三十
滅梁僖九年吳則滅巢昭二十年滅徐昭三年而又衛滅邢
僖二十年莒滅鄆襄六年蔡滅沈定四年鄭滅許定六年宋滅
曹哀八年皆明書於經者然則百二十國信不虛矣
晉之左行右行年僖十年太傅太師年文六年公族公行年宣二
宋之左師右師年文六年太尹門尹年哀二十六年太宰少宰年成
年皆官名之異於他國者至秦之不更年成十年庶長年襄

二鄭之馬師襄三年少正襄二十年亦罕有見焉而楚僻
在夷其號尤異百司多以尹名有左尹宣十年右尹襄
八年令尹桓四連尹箴尹襄十年沈尹昭七年芋尹昭七年
尹陵尹昭二年郊尹昭三年卜尹昭十年莠尹工尹昭二十
樂尹年定五年藍尹年定五年寢尹工尹年又有宮廐尹襄
八年揚豚尹襄十年中廐尹昭七年監馬尹昭十年武城尹
哀十年諸縣多以公稱有申公昭十年息公僖二十年商公
文十年析公昭四年陳公昭八年蔡公昭十年鄭公定四年葉公
定五年白公昭六年期思公文十年皆不可律以常法宣十
惠一錄 卷四 羊

二年楚子自言諸侯縣公襄二十六年又稱穿封戍
為方城外之縣尹蓋其相沿久矣其間有相同者若
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見昭二年衛亦有褚師見昭
二十年楚有芋尹陳亦有芋尹蓋見哀十五年鄭有
少正魯亦有少正卯見史記讀左者亦不可不留意
也
經文地名穀者凡五見皆一地也莊公二十三年遇
年取穀文公十七年盟於穀而莊公三十二年城小
成公五年會於穀皆稱地而莊公三十二年城小
穀范注穀梁傳獨以為魯邑其說較左傳文地名孟
傳為的

幹臣案杜云
新城宋地在
梁國穀熟縣
西穀熟在今
歸德府信六
年諸侯開鄭
新城杜云新
城鄭新密今
梁陽密縣該
同盟來鄭皆
與且晉盟諸
侯多就近晉
之地或者為
鄭之新城未
可知也

者亦五見非一地也傳公二十一年書會於孟宋地也定公八年伐孟周地也十四
年衛太子獻孟衛地也昭公二十八年孟而哀公四
丙為孟大夫晉地也皆有上下文可據當在那洛之
年齊伐晉取孟杜氏左傳注以為晉地開與孟丙之
孟不當時地名相同者多矣如邱興一為齊邑
一為鄭地成公三年一為魯地哀十鄂陵一為莒邑文公
一為鄭地成十年械林一為秦地襄十一為許地襄十
重邱一為曹邑襄十一為齊地襄二十此皆顧亭
林所摘其實不止此亦不勝摘即如僖六年蔡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注在南陽宛縣北

愚一錄 卷四

堯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也無注人只知有晉
之南武城而已文十四年經書同盟於新城宋地也
注在梁國穀熟縣西文四年晉伐秦開祁新城秦已
也注不言所在人只知有晉曲沃之新城而已僖十
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地也注馮翊臨
晉縣東有王城人只知有王猛所居之王城而已
楚商臣蠶目而豺聲文元魯豎牛深目而豶喙昭四
鬥越椒狼子野心宣四楊食我亦狼子野心昭二十
八固有生而不善者徵色發聲亦有動而不揜者故

春秋時觀善惡者多據語言容貌之閒而決吉凶者
即在敬肆疾徐之際如王儋括視蹀而足高襄三
襄公視下而言徐昭十鄭伯視流而行速成六有師
視速而言疾成十使者目動而言肆文十莫敖舉趾
高而心不厲桓十皆為有識者所窺他若祁子執玉
高其容仰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定十晉侯受玉情僖
一越椒執幣傲文九苦成叔受饗傲成十滕成公會
葬情襄三十齊君之語偷文十衛侯之言虐襄十趙
孟之語偷襄三十晉客之容猛昭十子招樂憂襄一

愚一錄 卷四

季

年叔孫哀樂昭二十衛太子不哀成十魯昭公不賊
昭十孔張失位昭十魏子于位昭三十皆有事變亦
有亡徵焉至趙同獻俘宣十晉侯見公成四卻錡將
事成十成子受賑成十高厚相禮襄十衛侯在會襄
十一慶封當食襄二十鄭伯享蔡侯襄二十伯有勞
魯公襄二十俱以不敬見譏觀其徵驗甚於卜筮然
則人之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誠不可苟焉而已也
隱公三年 君氏卒
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左氏之說皆有故似左氏

一二九

之經本無誤律以哀十二年之經書孟子卒定十五年之經書姬氏卒亦不甚協惟襄二十六年傳稱宋棄妾之步馬者對宋左師曰君夫人氏也不稱夫人即可稱君氏矣或亦春秋異文若二傳作尹氏卒解為周大夫則此二百餘年魯史從無書周大夫之卒即或書周大夫之卒亦斷未有不書名不書官而但書氏者毛西河作傳多宗左氏而此經獨從公穀据隱十一年傳謂此尹氏即戰狐壤時鄭人囚公及公禱於鍾巫之尹氏蓋鄭大夫也借公歸則無異魯大夫矣隱公生死依之故書其卒亦似有其理然不如本左傳指聲子之得其實也

愚一錄 卷四

羊

莊公元年 單伯送王姬

按莊元年送王姬有一單伯文十四年請叔姬又有一單伯相去八十餘年未必是一人然皆此一官也單本周地之采伯木王家之官經中所書單子單穆公單成德均無異論惟公穀經文送王姬誤作逆王姬遂以此為魯上卿之命於天子者夫

上卿即命於天子有稱伯者乎魯卿皆命於天子有氏單者乎一字之誤致兩傳皆誤殊不知此之送王姬於魯雖無傳後之請叔姬于齊則故有傳矣曰魯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叔姬故王遣單伯如齊而齊因執單伯不見策書而妄測經文其弊將有不可究者

閔公元年 齊仲孫來

据左傳知是齊仲孫湫而二傳妄測為魯公子慶父蓋不見策書徒推經文見前年書慶父如齊後年書慶父奔莒而慶父之後又為仲孫遂妄測此說耳殊不知魯之公子不可目以齊後之仲孫不可目其祖也然齊仲孫湫何以第書齊仲孫曰此有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是矣

愚一錄 卷四

羊

文公十八年 秦伯罃卒

左氏註以為秦康公公羊註以為秦穆公按此經三傳皆闕然非何休註誤實公羊傳先誤也前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傳以為穆公事又雜引秦誓

文則十二年之秦伯是穆公十八年之秦伯必穆公所謂不見策書妄推經文者也殊不知文六年秦穆已卒特見於傳未見於經耳又僖十五年韓之戰傳言穆姬以太子罾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註罾康公名則罾豈穆公名耶左氏本之策書而反出於漢後不但漢諸儒未習卽公穀二家亦未見也

宣公八年 葬我小君敬嬴

此非二傳推測經文之誤直一時口傳字音之誤

愚一錄 卷四

故以敬嬴為頃熊然有必不可通者按小君無不係姓但從無姓熊者鬻子始封曰熊楚氏也小君無不係諡但從無諡頃者甄心動懼曰頃男德也乃誤以男諡為女諡以楚氏為楚姓可乎卽謂此為楚女並非秦女亦應作頃半不能作頃熊

昭公元年 衛齊惡會統

今本二傳皆作衛石惡攷釋文未言二傳作石惡則似作石者訛也或後人見衛有石惡系出石碯屢與盟會之事因而妄改衛齊惡為衛石惡耶按

左傳稱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其下子羽又稱齊子雖憂弗害皆是齊子並非石子卽曰衛本有石惡同時安知非卽石惡來會則不知襄二十八年經已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矣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据此先二年奔晉豈能後二年會統乎

昭公十年 齊欒施來奔

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欒氏乃以晉

愚一錄 卷四

替齊誤矣攷齊欒施字子旗與高彊來奔欒氏惠公子欒之後高氏惠公子高之後或稱欒高氏或稱高欒氏卽所謂二惠者是也不見策書誤攷經文至此一條而極蓋與高彊同來而不與高彊並書高非卿故獨抱遺經者遂不知本事耳

定公十四年 衛趙陽出奔宋

按此經上書衛公叔戌來奔下書衛趙陽出奔宋公穀卽不見策書應共見經文乃徒知晉趙氏遂改爲晉趙陽可謂荒而誣矣杜註陽趙麇孫孔疏

云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歷也
其世系分明如此猶復意改不顧設無左氏傳于
古夢夢皆隨二傳悠悠矣漢儒乃偏主公穀以說
經何也

愚一錄

卷四

三

愚一錄卷四終

嘯園藏板

魯臣案顧亭林曰如卽不語左傳末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為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擊胡亥曰若能死亡則

愚一錄卷之五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公羊

隱公元年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隱二年始滅防於此乎○註防適也齊人語也

隱五年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語也

隱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註若謂不如為如矣

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桓二年及者何累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

桓五年曷為以二日卒之愆也○註愆者狂也齊人語也

語也

桓六年曷為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人語也

桓七年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之齊人語也

莊四年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遷怒齊人語也

莊十有二年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頸也齊人語也

語也

同母兄不言者謂不如為如矣

莊二十年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

莊二十有四年夫人不僕不可使人○註僕疾也齊人語也

人語也

莊二十有八年伐者為客○註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

言之齊人語也

又伐者為主○註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也

莊三十有一年臨民之所漱澆也○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澆齊人語也

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僖十年踰為文公諱也○註踰豫也齊人語也

僖十有六年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註是月邊也齊人語也

齊人語也

僖三十三年詐戰不日○註詐卒也齊人語也

文十有三年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註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是齊人語也

文十有五年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篔一名編輿

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

宣八年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也

語也

宣十有八年聞君薨家遣墜帷○注墜地曰墜今齊俗名之云爾

成二年踊于楮而闕客○註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楮齊人語也

成十有五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註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也

襄五年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於晉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三

昭二十有一年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

哀六年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右二十七條引齊人語者二十五引魯人語者一引關東語者一公羊信是齊之老儒矣

莊公三年傳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莊公二十三年傳引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僖公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

僖公二十有四年傳引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僖公二十八年傳引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
文公四年傳引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按莊三年疏曰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友矣其隱十一年

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而於高子無說

愚一錄 卷五

四

隱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

莊十年傳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定元年傳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

自此何以目錄乎內也
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桓六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宣五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

與

閔元年傳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哀四年傳引子北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按隱十一年註云子沈子已師明說此意者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

莊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

氏異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解云左氏經

無父字

愚一錄

卷五

按註公羊者不如註穀梁之清而婉疏穀梁者又

不加疏公羊之詳而密如右兩條今本左傳皆誤

同一傳得此疏乃知左氏原文甚可貴也

公羊序疏言賈逵薛長義四十一條鄭眾亦作長義

十九條又言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似長義

出於鄭賈墨守正以距鄭賈者攷七錄言鄭眾春秋

難記條例九卷隨志言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春

秋左氏長經二十卷並無長義之名則鄭與賈當無

幹臣又案疏引服虔成長義疑義字為諸字又說字之論

長義之書也註疏中間有引長義為說者亦不出長義主名惟昭三十一年疏引服虔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為六里國也者云云則長義乃服虔作

幹臣案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

一卷唐志釋文三十卷服虔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病

十卷唐志服虔撰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病文曰漢家郡守

行大夫禮鼎組魯豆丁歌縣春秋成長說九卷舊唐志七卷服

虔撰春秋塞難三卷舊唐志同服虔撰新唐書藝

愚一錄

卷五

不

文志春秋音隱一卷服虔撰春秋漢議駁十

一卷七錄服虔撰是服虔所作者有解義釋

病成長說塞難音隱漢議駁諸書名無所謂

成長義也惟舊唐書經籍志有王玢春秋達

長義一卷新唐志同七錄作春秋左氏達義似長義為王玢

所撰亦達長義而非成長義也疏引固有誤

矣

何註隱五年初獻六羽傳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

不從傳引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是也
魯詩傳韓詩傳見於漢儒經註者僅此而已

考工記攻皮之工註引蒼頡篇有鞞莖二字車人之
事註引蒼頡篇有柯櫛二字王伯厚急就篇補註序
曾言蒼頡篇有此四字實則不止此四字余於曲禮
疏得考妣延年四字於孝經疏得謂患為禍四字又
莊公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馬三匹註雙玉為穀正
義曰蒼頡篇穀作珪雙玉為穀故字從兩玉又定四
年公羊傳朋友相衛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蒼
頡一錄

卷五

三

頡篇則又有此二處可證也

穀梁

隱公五年穀梁傳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桓九年傳又引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按尸子不知即尸佼否如即作尸子之尸佼則佼

為六國時人穀梁又在六國之後矣故麋信註以

為秦孝公時人

公羊傳三引子沈子曰穀梁傳亦一引沈子曰定元

年傳引沈子曰正棺平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是
也然不冠以子字

公羊傳兩引子公羊子曰穀梁傳亦一引穀梁子曰
隱五年傳引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是也然亦不冠以子字

按引五年註云言穀梁子者非授於師自其意也
據此言之二傳似亦不出二人手襟以傳經者之
言而附諸本經之後否則未有自著書而自引文
如子公羊子曰及穀梁子曰云云也惟公羊多冠

愚一錄

卷五

九

以子字而穀梁則不冠以子字豈傳公羊者皆本
師而傳穀梁者不盡已師耶

穀梁襄二十四年傳註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祝○

疏云先儒以為仲尼剛尚書之餘

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註引我三人行必有我師○據

此知論語本有上我字

穀梁文十二年傳註引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

滕○今金滕無此文

隱四年莒人伐杞傳引傳曰言佞言取所惡也

五年觀魚于棠傳引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莊三年葬桓王傳引傳曰改葬也

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傳引傳曰夫無逆出妻之

喪而為之也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傳引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

師曰師在會曰會

十六年雨木冰傳引傳曰根枝折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傳引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

于天子乎

愚一錄

卷五

九

昭元年荀吳敗狄傳引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

鹵

穀梁序言釋穀梁者近十家而註疏所引者不過五

家廉信徐邈最多孔濱江熙次之徐乾又次之其尹

更始唐固程闡劉瑤胡訥之則罕有及者又註中屢

引鄭嗣之說似別有鄭嗣一家序疏中所列諸人乃

遺之何也又其中有曰先君曰者范汪其父也有曰

邵曰者范邵其從弟也有曰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

子也集諸儒之長又合一家之力故其註較何休杜

幹臣案通考
陳氏曰汪范
是之孫魯在
良吏傳自魯
至泰皆顯於
時備父子祖

孫同明釋經
傳行於後世
可謂盛矣泰
之子也亦著
後漢也

預為勝蓋何休雜引讖記而專用私意杜預裁取舊

說而又掃滅古人也

桓六年公羊傳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

我也穀梁傳則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

言之也一作化我一作畫我雖均用齊人語而字又

各別

杜註詳於地理其不

知者則曰地闕何註略於地名

卽共知者亦不舉地所惟范氏特出新義不用舊法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鄆註鄆某地釋文出公地云

愚一錄

卷五

本又作某地按今本范註不作公字全本皆作某地

非第此一處云爾也

昭公二十年納北燕伯于陽

此條穀梁無說公羊最怪按北燕伯名款北燕邑

名陽以三年伯出奔齊昭六年齊謀納伯至是又

命高偃帥師曰納于陽者未入於國也公羊乃以

為公子陽生且初為孔子知之据何註云公誤為

伯子誤為于陽在而生滅如其文宜云齊高偃帥

師納公子陽生于北燕北燕應在上今在下從史

文也此殆郢書燕說矣

昭公二十一年 蔡侯朱出奔楚

公羊不誤穀梁大誤其傳云東者東國也是誤以
蔡侯朱為蔡侯東矣按二十一年經書蔡侯朱出
奔楚二十三年別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者蔡
平侯廬之弟朱者平侯廬之子也費無極脅蔡人
出朱而立東國本係二人且東國乃二名今誤認
奔楚之人為下卒於楚之人又去國而名東皆屬
意揣之謬者

愚一錄

卷五

十一

愚一錄卷五終

嘯園藏板

十三册九上片

6A

愚一錄卷之六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周禮

漢書藝文志題曰周官經後漢書儒林傳亦曰周官經至馬融為周官傳乃題為周官禮似古之周官不名周禮故杜子春首通其讀鄭眾首傳其業而所解乃以書序所言作周官為此周官則不云周禮有明徵矣惟鄭漁仲謂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此則近乎意說按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

愚一錄

卷六

為周禮荀悅亦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禮字似是於歆故盧植傳上書有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傳周禮各有傳記鄭康成序亦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釐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一云中興以來一云世祖以來則必劉歆定為周官禮馬融直為周禮傳以後乃悉因之故鄭注惟王建國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直用書傳六年制禮事不

用書序成王命官事矣

通典言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共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此乃官數非吏數也若府史胥徒等則天官凡二千六百九人其工賈奄奚女奴之可計者共一千一十六人不與焉地官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其市肆都鄙門關林麓之不可計者因每若干人不與焉春官凡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其女奚舞者工人不與焉夏官凡二千五百七十二人其虎士狂夫閑阜不與焉秋官凡二千

愚一錄

卷六

六百五十七人賈人豎子不與焉據鄭注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則云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此所謂代耕之祿也賈疏府史大例府少而史多府上而史下云惟御史一官史特先於府其史百有二人是也又云惟天府一官府特多於史府四人則非也按序官天官之掌次亦府四人史二人春官之司尊彝亦府四人史二人

二

而其下之磬師及典庸器俱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及司服又皆府二人史一人是府多於史者凡有六官不止一官也又六官之長其下並言六官之屬皆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夏官大司馬不然史十有六人增多四人胥三十有二人增多二十人徒三百有二十人且增多二百人地官廩人亦較他官為多

三夫人之於后坐而論禮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道故三公無正職三夫人亦無官職見鄭注九嬪序官愚一錄 卷六 三

下按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不苟於色也而宮闈之昵服食之細有必須女子掌之者故酒人有女酒三十人奚三百有邊人有女邊十人奚二十人醯人有女醯二十人奚四醯人有女醯二十人鹽人有女鹽二十人奚四霽人有女霽十人奚二又女祝有四人奚八女史有八人奚十內司服有女御二人奚八縫人有女御八人奚十工八十人奚三加以地官之舂人有女舂抗二人奚五人儻人有女儻八人奚四橐人有女橐二人奚五春

官之守祧有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計七廟應有女祧十四人奚二十八人世婦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不過二百五十人加以女奚等亦不過一千有奇其為數少矣豈若吳歸命侯之宮女五千人唐元宗之宮人三萬人哉

天官六十三羨者三地官六十八羨者十八春官七十羨者十夏官六十九羨者九秋官六十六羨者六共羨四十六官程泰之欲以五官之羨補冬官之缺而俞庭椿為復古編即用此說初為此書皆屬謬悠愚一錄 卷六 四

妄作按儀禮大射禮有梓人月令有工師左傳襄三十一年有巧人此皆似冬官職而不列六官中又地官鄉師鄭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冬官固是缺文據書傳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故鄭注小宰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按今文無周官古文亦無周官蓋亡書也序

但有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之語鄭何以知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此殆不可解或者別有據

荆州之鰓魚青州之蟹膏見庖人注涼州之烏翅見腊人注漢時食物之美者而周以前無考唐以後無聞疏亦不能詳

疾醫疏引五行傳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惟火沴金又曰眠之不

愚一錄 卷六

五

土沴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沴土皆以相克言不以相衝言攷尙書大傳五行傳則言之不從是謂不义作惟木沴金非火沴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作惟火沴水非土沴水不知是賈公彥改耶抑先儒說本不同耶

周初官見於立政顧命者若常伯綴衣等未嘗列六官之中周末官見於雅詩春秋者若卿士太宰等亦不循六官之序蓋不獨周公未及成亦周家未及行也後之說左傳者猶泥周官是以於虢公忌父爲右

鄭莊公爲左及宰咺歸贈宰渠伯糾來聘及周公毛伯單子等多不得其旨

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唐時租庸調所本也周禮賦皆出於地亦有出於人若嬪婦之化治絲枲臣妾之聚斂疏材此即可出布縷者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即可出力役者故載師言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其制古今不易也自變而爲兩稅已不均再變而折一色尤不均而民乃重困於賦矣說者直謂三代但有田畝之賦而無戶口之賦恐未必然

愚一錄 卷六

六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大司徒布教同大司寇布刑亦同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小司徒觀教同小司寇觀刑亦同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江氏疑義舉要謂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也謂注云正歲乃縣于象魏與經直承正月者不協按太宰言縣不言帥小宰言帥不言縣則只有一縣同爲一觀豈有正月僅示其民至正歲又別示其屬耶易氏紘又云帥屬而觀於已斂之後夫已斂之後帥屬何觀勢必再縣之非一縣之矣愚謂注明云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則正月自布治正歲自縣書承上何有不協者此皆欲補注而不善體注也又注於正月確指爲周建子

憲一錄

卷六

七

之月於正歲確指爲夏建寅之月此書通例也凌人云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故書正爲政杜亦讀正爲政政字屬上言掌冰政也歲字領下言夏季冬也其說似確甚注易爲正歲十二月則混於正歲之正月非例矣且言歲某月卽知爲夏某月本不必再言正也

井人分職於地官然未嘗置鐵官也鹽人分職於天官然未嘗置鹽官也固由王者不私山澤之利亦因王圻不兼山海之封也攷禹貢青州貢鹽絺梁州貢

璆鐵職方氏揚州利金錫幽州利魚鹽皆非雍州所產而鐵出於礦猶可隨地鼓鑄鹽出於池不能隨處徵收是以井人猶掌其地而守之鹽人則但掌其事而其之耳按青州鹽卽今之青萊等處鹽也地屬齊幽之鹽卽今之天津長蘆鹽也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又今之解州池鹽也地屬晉意當時諸國或亦聽民自取而以官收賦貢之天子故耳至管仲始創爲官海之說而齊人有祈望之守利孔由是大開矣

憲一錄

卷六

八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其下又言五物注以上文五地之物是也又言九等注以草人土化之屬則非也且十二壤亦不指十二野愚謂五物以地之生言可據上文五地釋之九等以地之征言當據禹貢之九等釋之至於十二壤之說則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兖州黑墳徐州赤墳揚州荆州塗泥豫州墳廬梁州青黎其土有九草人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濕用豭勃壤用狐墳廬用豕

疆藥用蕢輕爨用犬其土亦九與禹貢合則不止十二與禹貢重又不足十二江氏慎修疑義欲增以所未及之塗泥黃壤青黎似亦近之然古人辨土物之法實多土物之名管子地員篇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淨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悉次曰五縑次曰五璣次曰五剡次曰五沙次曰五埒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臯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愚一錄

卷六

九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周禮之十二壤或卽管子之十二物以其土名其物耶

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鄭注月令羽毛鱗介倮五蟲不用此說注地官羽毛鱗介羸五蟲亦不用此說而且均以虎豹之屬恆淺毛者爲羸蟲或疑虎豹之屬旣淺毛則統於毛蟲鄭注似不如戴記按放工記梓人以厚脣斧口出自短耳大脗燿後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則古有成說非鄭翔異說矣

夏用貢殷用助周用徹周禮但言貢而不言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周禮但言序而不言庠井田學校周家大典而周禮從略此殆不可解又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國中城中也野郊外也載師先言任國中之地次言任園地又次乃言任近郊之地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論稅法非論田法謂國中非在官之胥吏卽在市之商賈其人不能耕於野而其田則仍授於野故以十起數收其賦於國不以九起數責其助於野非是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亦非是王畿用貢侯國用助也儒說皆未了然

愚一錄

卷六

十

稽神錄有過所二字刻書者改爲行李二字蓋不審爲何等語也見容齋隨筆按唐人出關入關之符曰過所實始於周禮本之鄭注比長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司關注亦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封人注云楛謂設於角衡謂設於鼻如椹狀也椹音

加沈音瑕不審其狀奚若疏云橫木於鼻今之駝猶然又云如椳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椳故舉之以況衡也按駝誠可施橫木犬未聞置橫木唐時有洪崖襪頭李斯狗枷之謔蓋以滕及竹爲圈牛施於鼻犬施於項其狀正相同耳椳卽柳之同音字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領下二句見載師者皆罰賦也凡無職者出夫布承上一節見閭師者皆正賦也雖明有里布字又有夫布字與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合但孟子所言皆罰賦故可無若正賦則安可無此鄭

愚一錄

卷六

二

注周禮載師所以直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注孟子亦止引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而均於閭師無與也里布不知多少夫征亦不知多少注以爲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及一夫百畝之稅則太重旅師注云耨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疑里布屋粟夫征等皆當時征稅之名不盡是責罰之事戰國時沿此名目額爲徵求凡居於廛者無論其職與無職皆苛以夫布

無論其毛與不毛皆苛以里布孟子故欲其除之耳男女之防古人最嚴昏姻之禮古人尤重豈有擇一時而會之縱使私奔不爲厲禁者蓋會是校計數之名奔是不備禮之名凡男子三十當娶女二十當嫁每年於春二月爲會計或過期不能久待者或貧困不能多費者此時令其判合禮縱不備在所不禁若並無喪禍之故而不用昏嫁之令則從而罰之謂於是時而稍寬其禮非於是時而縱使無禮也下文會男女之無夫家定嫁娶之用純帛皆是用此令恐其難於備禮而或致越禮耳不然死而嫁殤猶有禁生而淫奔乃不禁可乎哉此節本無弊說者反多弊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注施讀亦弛也遂大夫與其可施舍者注施讀亦爲弛土均與其施舍注施亦讀爲弛也是本經凡施字多讀爲弛未有本弛字而讀爲施者惟小宰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按當作六曰斂弛之聯事注亦當作杜子春施讀爲弛攷釋文言劉本作施音弛杜本亦作施可證經本施字惟注改弛字故疏云

愚一錄

卷六

三

難於備禮而或致越禮耳不然死而嫁殤猶有禁生而淫奔乃不禁可乎哉此節本無弊說者反多弊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注施讀亦弛也遂大夫與其可施舍者注施讀亦爲弛土均與其施舍注施亦讀爲弛也是本經凡施字多讀爲弛未有本弛字而讀爲施者惟小宰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按當作六曰斂弛之聯事注亦當作杜子春施讀爲弛攷釋文言劉本作施音弛杜本亦作施可證經本施字惟注改弛字故疏云

若依施施是事不必連斂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此
可以意想而知者後人因注改經又因經改注此等
遂多不辨今姑爲引證以明之

欵布謂列肆之租猶今之市地租也總布謂各貨之
稅猶今之市物稅也質布謂質劑之費猶今之印契
費也罰布則市中之犯令者之所出塵布則市外備
貨地之所出此解江慎修疑義欵布用鄭注塵布亦
用鄭注餘則多參以己意按罰布顯然可徵質布亦
本字可據惟總字先鄭讀爲儻立之儻後鄭讀爲租

愚一錄

卷六

三

總之總今以總滙總領解之似字寬闊未見的義然
肆長職云斂其總布若非總稅何以令肆長獨斂之
蓋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惟貨賄充物市塵
故每肆以一人斂之各肆於塵人納之此正商賈正
賦也

古之田里市塵皆勑於官故法繁稅輕而百端並舉
後世田里市塵皆捐於民故法簡稅重而百弊叢生
周禮市肆如此其瑣市稅如此其煩而又有司門司
關之征後世惟門關仿之而市塵除之者勢必不行

也然市塵所征與門關所征亦非重取諸商也貨之
出於本地者征之於市塵後卽聽其所之不以出於
關而又征於關也貨之來於外地者征於門關後亦
聽其所之不以入於市而又征於市也是以古今可
行惠氏禮說云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
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塵布關有征塵皆
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
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
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

愚一錄

卷六

四

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
之否則征其塵而不稅其貨也此說甚是而江氏駁
之謂專主征塵不兼征貨未免猶有所遺殊不知彼
言否則征其塵而不稅其貨謂由於市者其貨已征
於市由於關者其貨已征於關則此只有征其塵已
耳江氏殆未了其說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道路用旌節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右六節見小行人注此謂
邦國之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右六節見掌節均此邦國之節也而門闕居道路之前貨賄易都鄙之目說者皆無的義又掌節於虎人龍云皆金也與小行人同於符璽旌不曰皆竹也則與小行人異又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是掌節別有都鄙之角節又不同於小行人之都鄙用管節也愚疑節之制皆司於掌節本行於王畿而達外國者則小行人亦奉此式焉其在

愚一錄

卷六

五

內者有八節而在外者酌用六節是以參差不同耳首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處提綱下乃列目注謂邦節爲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殆非本義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白典瑞之職非掌節之職也

縣師言以歲時徵野之貢賦旅師又言掌野之勸粟注以爲一井所出九夫之稅粟則似與縣師同殆侵縣師職矣江氏疑義舉要以爲農民合出之粟如社倉義倉以待年飢之用者舊注而用之以質劑而讀

碎原案馬注謂力役有上中下三利當如周禮上地

爲若句屬下今按而亦如字當屬上謂用此粟以質劑致民猶今之以契券發粟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四句文義皆一事始末積者歲儲之興者時發之施與散則無所壅平與均則無所偏下又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正是常平古意而前人皆未及後人似較勝矣因此知遂人以興勸利毗以時器勸毗所謂勸者卽此之勸粟所謂興者卽此之興積所謂利者卽此之散利注但謂起民人令相佐助則是勸民非利民

愚一錄

卷六

五

遺人掌委積委人亦掌委積遺人兼有蕭隄孤老之用而委人但有賓客羈旅之用蓋遺人主粟米委人主疏材也不然兩職似重設矣凶荒孤老急者在粟米而薪蒸不能徧給羈旅賓客供者有粟米而薪蒸亦難自備故遺人給之委人又給之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共八字爲句注以上五字爲句因有疑委人亦主粟米如遺人者

論語爲力不同科馬注力役不同等本與射各爲一事至宋人乃承射爲一意大宗伯大役之禮任眾也

家七人可用
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
用者三家五
人下地家五
人可用者家
二人及豐年
用三日中年
用二日無年
用一日之類
不曰力役不
曰任力而曰
為力為字作
平聲讀

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疏云事民力强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唐時皆用馬

注又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引武王誓曰我友邦

家君是也按牧誓王曰嗟我友邦豈康成時已有偽泰誓乎疏

上以爾友邦豈君文木不同注有我字非爾字是引

牧誓非泰誓疏乃引泰豈康成時已有偽泰誓乎疏

注亦云我友邦豈君不曰以爾友邦豈君或豈牧

字誤作泰亦未可知也

愚一錄 卷六

大宗伯言詔相王之大禮注羣臣禮為小禮小宗伯

言詔相祭祀之小禮注小禮羣臣之禮按羣臣字段

氏謂當作羣神其說甚確而正義無辨皆以王有故

不親行事使臣攝祭為說攷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

牲司服云羣小祀用元冕小師主小祭祀小祝亦掌

小祭祀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注小事小祭祀之

事然則小禮亦小祭祀之禮耳

樂師詔來瞽皋舞注皋之言號大祝云來瞽令皋舞

注皋讀為卒嗥呼之皋樂師不言令大祝不言詔文

互相備耳先鄭有一說云來勅也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此五句凡三韻乃似古詩疏亦不知所出

大師以同律合陰陽之聲又以同律聽吉凶之聲鄭

注引兵書曰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

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今第能言其義而不能知其術又如風

賦比興雅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後世樂府

變而六詩之教亡韻學興而六律之音亦亡其所謂

愚一錄 卷六

聽聲者或雜見於瞽史之工相人耳

大小正義論周義重卦云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為

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為純乾卦又以乾為下體以坤

之三爻加之以為泰卦又以乾為木上加震之三爻

於上為大壯卦又以乾為木上加巽於上為小畜卦

又以乾為木上加坎卦於上為需卦又以乾為木上

加離卦於上為大有卦又以乾為木上加艮於上為

大畜卦又以乾為木上加兌卦於上為夬卦此是乾

之一重得七為八又以坤之三爻為木上加坤為純

幹臣秦月令
孟秋賞軍帥
武人於朝注
武人謂環入

之屬有勇者

幹臣秦月令
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疏引
何允云詩書
謂教學時也
臨文謂禮執

卦又以坤為本上加乾為否卦又以坤為本上加震
為豫卦又以坤為本上加巽為觀卦又以坤為本上
加坎為比卦又以坤為本上加離為晉卦又以坤為
本上加艮為剝卦又以坤為本上加兌為萃卦是亦
通本為八卦也古人畫卦之始重卦之初不過如此
而已後世初為某卦從某卦來某卦又從某卦變皆
鄧書燕說也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此環字當讀如循
環之環夏官環人掌致師此環字當讀如來還之還
愚一錄 卷六 尤

注中引左氏三事皆有而還二字不審者但以爲證
致師而已耳若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九
曰巫環以辨吉凶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則與秋官
環字異與夏官環字同孟子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也所謂環攻殆即所謂巫環而前儒皆讀爲循環
解爲環圍似非此字的義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大會同朝覲亦以書協禮事古人行禮之事皆有行
禮之書故一曰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又曰及將幣

文行事時也
案論語云詩
書禮是教
學惟詩書有
謂禮則不謂
惟臨文行事
若有所諱則
並失事正故
不諱也

之日執書以詔王疏謂所執禮書若今儀注可知儀
禮中登降拜稽興坐等皆執書以行故無有錯誤不
則信難強記矣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不言執禮獨
言執殆即此意歟

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先鄭本當是掌贊書數凡
從政者故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者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瀆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所
謂改之者不但易其句讀並倒其經文矣否則凌人
掌水正後鄭以正字屬下連歲字此之掌贊書數後
愚一錄 卷六 辛

鄭亦當以數字屬下連凡字不得改數凡爲凡數也
按釋文亦出數凡字而本注只作凡數解疏中並不
申言其故殊恐誤

凡以神仕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杜子春云禴
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之禴秋官庶民掌除毒蟲
以攻說禴之鄭司農云禴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
之禴兩注字字相同按大宗伯大祝大行人皆有此
禴字注皆不別讀此何以別讀豈以爲與諸禴字有
不同耶按釋文於大宗伯云劉戶外反於以神仕者

云劉又戶外反而獨於大祝大行人曰音會於庶氏
曰劉音潰據疏釋注義則似他處皆作戶外反惟以
神仕者及庶氏作胡對反又與釋文不同愚以為此
本一字則共一義耳不必別作音

序官中或有府史而無胥徒或有胥徒而無府史或
有府而無史或有胥而無徒不必皆備亦不必皆缺
也惟天官之酒人漿人鬯人醢人醢人鹽人幕人及
閭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十五女官
地官之春人饕人橐人三女官春官之守祧內宗外
惠一錄 卷六

宗三女官或用奄人或用女奚不言府史胥徒之數
其他官不言府史胥徒之數者天官則食醫疾醫瘍
醫獸醫凡四職地官則鄉大夫以下州長黨正族師
閭胥比長凡五職遂大夫以下縣正鄙師鄫長里宰
鄰長凡五職夏官則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
道僕田僕馭夫凡九職秋官則罪隸蠻隸閩隸夷隸
貉隸凡五職

天司馬師以門名注引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
師二事見左傳鄉以州名注引南鄉甄東鄉爲人二

事不知所出惠氏禮說曰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
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
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段氏玉裁云
惠據廣韻今按左傳宋有向爲人鄉與向古通用疑
向氏有東南之別也余按惠據東鄉爲一名而遽以
注中人字爲衍文段據向爲人一名而又意揣古之
鄉字爲通用皆非也攷檀弓下陽門之介夫節疏引
世本有東鄉克西鄉士曹則以東鄉南鄉爲氏以甄
與爲人爲名是也而各舉一人以實之則鑿矣

惠一錄 卷六

校人執駒注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駮庾人教
駮注又引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駮二歲曰駒疏於庾
人未釋出何書而於校人則曰爾雅文今按爾雅釋
畜無之殆賈公彥誤記也

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
頭祭也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據此則後世所謂
晴喫羊頭雨喫豬頭者固有本也若晏子之祭先人
則只云豚肩濡于所言祭田神則只云豚蹄

馬融注論語改火引周書月令司農注司燿燹火則

理志瑯琊
二字漢書
心作推總
不惟准又或
六作維或首
皆曰字或首
皆案曰知

引鄒子其詞並同而所引各異按管子幼官篇又有
時節以俛蟲之火爨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
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不取於植
物而取於動物又不知其何義也東漢禮儀志曰夏
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火人習問改水似
少見然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鑽燧易火抒井易
水所以去滋毒也則其法亦古矣東坡詩寒食清明
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當引此一條注之

天官內宰純制注引天子巡狩禮夏官射人射牲注

愚一錄 卷六

引丞嘗之禮似皆古文三十九篇中佚禮又大司馬
九伐注引王霸記者六語當亦大戴中逸篇疏皆不
能詳蓋亡於隋以前疏者亦未見矣

鄭注職方氏於荊州其浸潁潁曰潁出陽城宜屬豫
州在此非也湛未聞豫州其浸波滌曰春秋傳曰楚
子除道梁滌營軍臨隨則滌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究
州其浸盧維曰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前二條的
當不易後一條近似可疑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漢書
地理志注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又引說文水

鄒朱虛下箕
下作維靈門
下作滌上水
引禹貢惟滌
其道文作惟
一卷之中與
支三見

鄒維下曰滌水出瑯琊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
滌淄其道以正之其說甚確則此注殆非矣又滌水
曰未聞而湛阪則見左傳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
入汝水經注湛水出雙縣西北魚齒山東流為湛
浦者是也注若第曰未聞而不曰字誤則後人補闕
拾遺固不妨也幸出漢人若出宋人竟改經字則無
從訂正矣

大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注故書為軒軌

愚一錄 卷六

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據此經注只有軹字並無
軌字釋文乃云軌當魏美反又音犯也則已訛軌
為軌賴注知軌為軹耳疏云按少儀祭左下軌范乃
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於車同
謂軹頭也軌與範聲同今本上軌謂軹前也若然此
云軹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軌今本訛
少儀云范同是軹前也按此條辨軹軌范字甚明
詩濟盈不濡軌釋文謂傳義當作濟盈不濡軌蓋以
軌與軌混也不知軌字有兩名一指車轍跡一指車

斡臣案左傳
疏曰馬以駕
車不駟也
至六國之時
始有單騎
秦所云車千
乘馬萬匹是
也曲禮云前
有車騎者禮
記漢世書耳
經典無駟字
也王伯厚亦
謂六朝書騎
駟其書當出

於周未顧亭
林曰古書馬
以駕車不可
言非董氏云
顧野王作來
朝馭馬思謂
駟字雖不見
經曲禮馬古
常有之如左
傳曲禮以良
馬二其見
與叔父不謂
也左師展為然

也

轉頭確有少儀可証惟字易淆訛故論者疑誤耳軌
義同於軛而軌形近於軛解此則了然

左氏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羊

傳昭二十五年齊魯相遇以鞍為几說者以為騎馬

之漸按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

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之上者故謂之提疏云

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

乘車無輕騎法也此賈氏拘於習說因而駁注恐未

然易言服牛乘馬乘已該有騎義詩言來朝走馬走

愚一錄

卷六

駟

尤主騎言程大昌雍錄謂太王時恐已變乘為騎其

說是也閻百詩駁之曰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

齊車亦如之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之

趨亦可謂之走其說太迂於詞未確果欲證車之走

何不引田僕所云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耶

庾人注引爾雅曰駟駟駟駟元駒馱駟據疏云駟中

所有駟則駟色壯則元色兼有駒馱駟似注文本是

駟駟元駟在壯上據釋文壯茂後反駟力知反壯

駟絕句元頻忍反絕句則注文又是壯駟元壯
在壯上不惟注與爾雅今本不同並疏與釋文所見
本亦不同

昭二十年左傳賓將擻鄭注春官鑄師引作賓將趨

夏官掌
罔注同宣十二年左傳御下兩馬鄭注夏官環人引

作御下兩馬國語鄭語蠻芊蠻矣鄭注夏官職方氏

引作閭芊蠻矣趨捕二字疏無辨閭字則有辨謂彼

作蠻者誤鄭以閭為正此未知果否若齊右凡有牲

事則前馬注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曲禮

愚一錄

卷六

乘

今本作式宗廟下齊牛孔疏亦疑誤今賈疏直曰此

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為誤故鄭改之

依正而言也似疏曲禮者當引此注又秋官司刑注

引夏刑贖辟三百宮辟五百疏云案呂刑辟五百

宮辟三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為正疏呂刑者

則不必及此注也或乃據他注以疑本經則誤甚

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其下云聽民之所刺宥以

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

其下亦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按中者正定其罪之

情上下者附著其罪之名猶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注以上服爲劓墨下服爲宮刑不論罪之輕重而論體之高卑則於書傳所謂服上刑者不可通矣又鄉士言獄訟成士師受中遂士亦言獄訟成士師受中縣士方士皆同此鄭於鄉士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據此受中之中乃大中之中故已定之案卷卽名爲中天有司中之星令有治中之

愚一錄

卷六

毛

官俱此義本讀平音不讀去聲或於論語作仲者非也
古人用兵之眾曰軍屯兵之地亦曰軍故史常言某一軍軍於某又某一軍軍於某猶之營於某門於某卽以靜字爲動字也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其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此數句疑司農語止此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濶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此數句似康經語本易了注語反難了驟讀似成自成之

軍爲羣輩又以軍爲攻殺果如此則盜方殺人誰能殺盜卽殺之無罪亦不待言也其末引今法況之則軍者謂無事而屯人邑無故而入人家此時有乘其不備而殺者乃無罪耳

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疏無小行人凡諸侯入王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疏引莊二按諸侯有王本左傳曹劌語非七篇孟子語注於此兩注相去不遠而兩引各自爲說必有誤或前之孟子曰本作春秋

愚一錄

卷六

毛

傳曰而傳抄者訛之正義又不辨之致考據家引爲孟子佚文殊可笑也
說文疾作疾其上無點古文侯作疾其旁無人兩字形易混大行人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注云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挂地者按車無疾之名胡乃侯之義惠氏禮說云論語邢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則疾當是侯之誤今本注疏當改正
唐李德裕有程史宋岳珂亦有程史此字不知所取

義按攷工記輪人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鄭司
農云程蓋枉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則程亦枉耳老
子為柱下史後人不直曰柱史而別作程史或取其
義而避其名耶

攷工記鄭注多改讀而賈疏不能詳每以從俗讀解
之如朔人凡採斲欲其孫而無弧深注杜子春云弧
讀為淨而不汙之汙案此本成十四年左傳盡而不
汙之語也疏失引譚人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
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案此本管子弟子職志無虛邪
愚一錄 卷六

之語也疏以為無所指斥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攷
書憚或作怛鄭司農云讀當為憚之以威之憚此本
昭十三年左傳文也疏不具車人為耒鹿長尺有一
寸注鄭司農云鹿讀為其額有泚之泚此即孟子文
也疏以為俗人謂額額之上有泚病皆失之目睫之
前者然所引與博亦難考證除引兩字讀之外如車
前僕弓人注之誤如冶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
之鋌弓人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剽讀為湖漂絮
之漂則淹貫如昔之王伯厚詳密如今之段玉裁皆

不能究其所出至車既建而迤注鄭司農云迤讀為
尙移從風之移輪人欲其掣爾而織也注鄭司農云
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即上林賦紛溶葡萄旖旎從
風兩語也疏於上池字引司馬長卿上林賦而於下
掣字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引其下句忘其上句此
殆不可解信乎注書之難也

玉人注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
為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注語似不可
解疏尤不可通按杜破故書為七寸鄭亦從子春為
愚一錄 卷六

七寸其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乃釋故書之
所以誤證杜改之必不誤耳當以元謂五寸者璧為
句文之闕亂存焉為句蓋七寸是圭五寸是璧子守
穀璧守蒲璧上已云不言之者闕耳此正申明其
闕亂中猶存有五寸字故致誤也

愚一錄卷六終

肅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七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儀禮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闌西闕外西面注古文闌爲繫
闕爲蹙東面旅占注古文旅作臚纁裳注今文纁皆
作熏側尊一甌醴注古文甌作庶各一匱執以待于
西坵南注古文匱爲篡坵爲禮兄弟畢衫元注古文
衫爲均采衣紛注古文紛爲結贊者盥于洗西注古
文盥皆作洗奠纁筭櫛注古文櫛爲節壹揖壹讓注

愚一錄

卷七

古文壹皆作一面葉注古文葉爲揭面枋注今文枋
爲柄啐醴注古文啐爲呼儷皮注古文儷爲離攝酒
注今文攝爲聳設屬甯注今文屬爲鉉古文甯爲密
羸醴注今文羸爲蝸紛而迎賓禮於阼注古文紛
爲結今文禮作禮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以病吾
子注古文病爲秉眉壽萬年注麋古文眉作麋嘉薦
宜時注古文宜爲癯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假
士昏禮當阿東面致命今文阿爲假如初禮注古文
禮爲醴拂几授授注古文授爲枝大羹滯在羹注今

文滔皆作汁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贊昏會郤于敦
南注今文昏作開古文郤爲絡贊爾黍注古文黍作
稷婦說服于室注今文說作稅皆有枕北止注古文
止作趾賧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贊見婦于舅姑
注古文舅皆作咎與始飯之錯注古文始爲姑酬以
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記加于橋注今文橋爲鑄夙
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視諸衿鞶注視今文作示
與士冠禮同者不錄

士相見禮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爲脰某不敢爲儀注

愚一錄

卷七

今文不爲非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緩歛皆若是
注今文眾爲終若父則遊目注今文父爲甫君子欠
伸問日之早晏注古文伸作信早作蚤問夜膳葷注
古文葷作薰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柘宅者在邦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
茅作苗與前同者不錄下仿此

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今文厭皆作揖坐稅
手注古文稅作稅本作說从文改稅祭飲辨注今文辨爲徧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饌或爲全主人釋服

注古文釋作舍記春膏肺注今文膈作幣磬階間
縮雷注古文縮爲蹙凡前已見者悉不錄下仿此
鄉射禮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豫則鈎楹內注
今文豫爲序負侯而俟注今文侯爲立不貫不釋注
古文貫作關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各以其耦進注
今文以爲與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記職長尺二寸
注古文職爲截今文或作植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
糝又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糝爲縮韜爲翻侯道
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則皮樹中又白羽與朱羽
愚一錄 卷七 三

異作辭三耦俟于次北注今文俟爲立至乏聲止注
古文聲爲磬獲者興注古文獲皆作護且左還注古
文且爲阻揚觸柵復注古文柵作魁以袂順左右隈
又公親揉之注古文順爲循今文揉爲紐遂以所執
餘獲注古文曰餘算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
聘禮管人布幕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加其奉
於左皮上注古文奉爲卷使者載廬注古文廬皆爲
膳垂纜注今文纜作璪陳皮注古文曰陳幣褻降立
注古文褻皆作賜歸饗餼注今文歸或爲饋皆二以
愚一錄 卷七 四

羹爲羔侏作臉盼肉及度車注古文盼作紛既致養
注古文既爲籛十筥曰稷注古文稷作纓公食大夫
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坐奠于鼎西至左人
待載注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倫膚七注今文倫
或作論麋鸞鹿鸞注今文鸞皆作麋麋以東麋麋牛
炙注古文麋作香麋作薰醢牛鮪注今文鮪作鮪從
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記加萑席尋注今文萑皆
爲莞羊苦注今文苦爲芋籩有蓋霽注今文或作幕
觀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乃朝以瑞玉注今文
愚一錄 卷七 五

爲緣竹笏注今文笏作忽渙濯棄于坎注古文渙作
緣鬻用組注古文鬻皆爲括設鞶帶注古文鞶爲合
設決麗于擊注古文麗亦爲連學作挽設胃縶之注
今文縶爲縶縶莫用功布注古文縶爲縶四鬻去蹄
兩胎注今文鬻爲剔胎爲迫主人鬻髮袒哘主人免
于房注今文免皆作純古文鬻作括奉尸佚于堂注
今文佚作夷予左手兼執之注古文予爲子乃柶載
載兩髀至進柶執而俟注古文柶爲七髀爲髀今文
柶皆爲髀髀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襄兩邊無膝注古
愚一錄 卷七 六

玉爲璧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
賀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四傳擯注古文傳作傅
祭地瘞注古文瘞作瘞

喪服無異字

士喪禮纚足用燕几注今文纚爲對書銘于末注今
文銘皆爲名末爲旃于西牆下東鄉注今文鄉爲面
不精注古文精皆爲緝布巾環注古文環作還牢中
旁寸注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纚旁爲方決用正玉棘
若擇棘注古文王爲三今文擇爲澤祿衣注古文祿

文縶爲甸魚左首進鬻注古文首爲手鬻爲耆兆基
無有後艱注古文基作期不進命注古文進皆作術
占曰某日從注古文曰爲日

既夕禮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緇剪有幅注今文剪
作淺兩敦兩杆注今文杆爲梓賓奠幣于棧注今文
棧作戰特鮮獸注古文特爲組執算從極車注古文
算皆爲筭屬引注古文屬爲燭記士處適寢注今文
處爲居設牀第注古文第爲茨楔貌如輒注今文輒
作厄按在南注古文按爲枝掘坎南順注今文掘爲

玲筮用塊注古文筮爲役倫如朝服注古文倫爲輪
質角解四注古文角解爲角柳乘惡車注古文惡作
聖白狗幣注古文幣爲幕御以蒲蔽注古文蔽作騶
木鎗注今文鎗爲鎗木鑣注古文鑣爲苞夷牀軼軸
注古文軼或作拱革鞮載禮注古文鞮爲殺稟車載
裝笠注今文稟爲潦抗木刊注今文刊爲竿沽功注
今文沽作古有秘注古文秘作柴設依撻焉注今文
撻爲鈹

愚一錄

卷七

七

播爲半酌酒酌尸注古文酌作酌祝入尸謏注古文
謏或爲休記取諸左臙注古文曰左股笔用苦注古
文苦爲枯明齊澨酒注今文曰明粢今文澨爲醴衰
薦禘事注今文曰舌事他用剛目注今文他爲宅未
徹乃饑注古文饑爲踐尸謏注古文謏作沐濟耐爾
于爾皇祖注今文濟爲齊以其班耐注古文班或爲
辯今文爲胖沐浴擗搔剪注今文曰沐浴搔剪或爲
蚤揃揃或爲鬻取諸脰臙注古文臙臙爲頭噬替而
小祥注古文替皆作基薦此瑋事注古文常爲祥中

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

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餼饗注古文饗作禧藉用荏注
古文用爲于尸以醋主人注古文醋作酢授授祭注
古文授作綬主婦拜授爵注今文授爲受尸備答拜
焉注古文備爲復褻者舉奠注古文褻皆作餽記滄
沃注今文滄作激

少牢饋食禮又筮曰如初宿注古文宿皆作羞廩人
概甌獻注古文甌爲烝右胖注古文胖皆作辯心皆
安下切上注今文切皆爲刵舉尸牢幹注古文幹爲

愚一錄

卷七

八

肝上佐食以綬祭注綬或作授授讀爲墜古文墜爲
斯挂于季指注古文挂作卦
有司徹乃燧尸俎注古文燧皆作尋記或作燔二手
執挑匕枋以挹清注今文挑作批挹皆爲扱取糗與
服脩注今文服爲斷若是以辯注今文若爲如其登
體儀也注今文儀皆爲儀或爲議乃摭于魚腊俎注
今文摭爲櫟其授祭注綬皆當作授授讀爲臧其隋
之隋古文爲授右几扉用席注古文右作侑扉作蒞
魯人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是今文魯恭王所得

幹臣案賈疏謂禮及周禮無四入六入之文禮有朱元之色故註云元則六入朱則四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而實於此疏亦云以縹入赤爲朱於致工疏亦云以縹入黑汁卽爲元皆推而爲之也又案李氏朱子不廢古訓

佚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其與今文同者十七篇歷有傳授故鄭得據以爲注而較其同異之字其他三十九篇絕無師說故鄭亦難辨爲之注然漢時古文猶在也至隋而古文盡亡矣士冠禮疏云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卽今文在經闕闕之等于注內疊出古文繫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卽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嘏又喪服注今文冠無布纓之等是也必先解此而後知漢儒傳經之功與漢儒注經之慎不可以文字而忽也

愚一錄

卷七

九

說部疏云一入曰縹未出何書阮氏論語注疏校勘記云案縹乃縹字之誤錢大昕答問云爾雅一縹謂之縹卽孔所云一入也禮云縹爲飾卽云縹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孔本經注者當作縹矣考王記五入爲縹注經今

之被衫衣訓之曰同有是義乎按玉藻言無君者不貳采謂未仕者上下不異色此之畢袵元卽彼之不貳采士之兄弟不敢與士同服元端女之從者不得與女同服純衣所以特言此其字當作約通作均誤作袵僖五年左傳均服振振卽約服振振也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約元淮南子亦云尸祝約元蓋祭服上下皆元戎事上下同服此均之所以訓同也

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注今文酌皆爲酌少年饋食禮主人洗爵升酌酌尸注古文酌作酌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酌尸注古文酌作酌按說文無酌字而有酌字謂少少飲也音與酌同故字與酌通此亦約誤袵之類也釋文於酌字無音而袵字音之刃反則元卽之本已誤矣鄭注特牲今文酌皆爲酌亦當從兩處作古文酌爲酌

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非爲人布席也故請問名之後請禮賓之初又云主人徹几改筵

愚一錄

卷七

七

五而不知十也
幹臣案惠氏九經古義云
移元即漢之
有元翁歟西
曰均服振振
漢書引作有
服而阮氏儀
禮校勘記則
謂說文無約
字均之爲約
猶玄之爲袪
管俗字也

東上注曰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据此則爲神

布席於堂上南鄉以西爲上猶之爲神布席于室中

東鄉以南爲上也見特性及爲人布席則南鄉以東

爲上鄉射禮燕禮同北鄉亦以東爲上見大射儀西鄉以北爲上

見鄉飲酒記一東鄉亦以北爲上亦見大射儀經中分別甚明曲

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正與經文相反或是記者之誤又鄉飲酒鄉射之有

遵猶燕禮大射之有卿也卿席在賓東故遵席亦在

賓東卿席南而東上則可知遵席亦南面東上疏牽

愚一錄

卷七

十一

於曲禮遂於鄉飲有遵席以西爲上之說殆非矣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佺然從於趙盾

之佺疑然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注

疑止也有矜莊之色此兩疑立經旨皆同而注義互

異此間必有誤字按公食大夫禮云賓立於階西疑

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

疑正立自定之貌据士昏禮注與公食禮注合則鄉

射禮注疑止也當是疑正也之誤鄉飲禮注疑然立

當是疑正立之誤疏不能辨而於鄉射禮疏引鄉飲

禮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

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二注相兼乃具也此則

強爲牽合之說矣又引前註疑然立作疑正立是也

改兩佺字爲兩疑字非也臧氏因此文致謂鄭据顏

嚴異本不與公羊同字注當作疑然從於趙盾之疑

則殊不知鄭擬其音非易其字故釋文出疑立云魚

乞反又音疑注下同非謂兩佺字必作兩疑字也且

公羊佺然係壯勇貌今改作自定貌是并不同其義

若別本傳果作疑與壯士不類而昏禮竟同佺則又

愚一錄

卷七

十一

與新婦不類矣

丈夫之拜皆坐故奠爵婦人之拜皆興故執爵特牲

饋食禮主婦自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有司徹主婦

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注云出

房立卒爵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

苟非立拜安能執爵故士昏禮婦見姑奠笄於席姑

坐舉以興拜是姑之拜必興也又贊醴婦婦降席東

面坐啐醴建卣興拜是婦之拜亦興也古之別男女

如此而且丈夫一拜婦人必俠拜士冠禮冠者取脯

見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使拜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此舅答與拜殆亦肅拜與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使拜推之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尸有司徹主婦拜獻尸莫不然是婦人與拜似倨於男子而儀拜則加於男子矣其最重士昏禮舅姑沒三月廟見婦拜扱地坐奠萊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愚一錄

卷七

三

士相見禮請見時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士昏禮若不親迎婦入三月然後婿請見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詞氣如一主客太踈婿就見之時而用士相見之禮此亦古人抑其女之意與

士相見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退主人送於門外

再拜按送迎皆以門外為禮亦有以門內為禮者聘禮君使卿勞賓迎於舍門之外覲禮王使人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又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覲聘之使人與賓敵體飲射之處士與主不敵體而皆於門外者尊賢也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公食大夫禮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又燕禮記若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此則主尊而賓卑故也又士昏禮親迎婿至於門外主人元端迎於門外此亦主人尊而迎於門外者盛以客禮也

愚一錄

卷七

四

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謂之酬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每一獻酬有一盥洗文所以繁碎不易悉也獻禮之盛者四次拜拜洗在末獻之前鄉飲酒禮曰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一次也又曰賓西階上拜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二次也又曰賓坐奠爵拜

告旨三次也又曰賓西皆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酢禮盛者亦四次拜
拜洗在未酬之前鄉飲酒禮曰主人拜洗賓答拜興
降盥一次也又曰主人阼階上拜進受爵賓西階上
拜送爵二次也又曰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三次也又曰主人坐奠爵於序
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亦不拜洗
也酒是已物故賓告旨主不告旨而拜崇酒至於酬則只有三次拜而無
四次拜主人自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

愚一錄

卷七

五

一次也主人自卒解興坐奠解遂拜二次也至下文
賓西階上拜主人奠其解於薦西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奠其解於薦東三次也其降洗升而不拜其酬酒
亦奠而不舉故無拜降盥及拜卒爵之文鄉射及燕
禮大射之主人酬賓特牲饋食有司徹之主人酬尸
皆如此
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某者眾賓姓
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今本訛作其序別之
又士喪禮命筮之詞曰衰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注

某甫且字若言山甫孔甫矣又士虞禮始虞哀薦裕
事曰適爾皇祖某甫注皇君也某甫且字今本訛且為皇祖
也若言尼甫又少牢饋食禮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曰
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皇君也伯某且字也
大夫或因字為謚据此四篇注且字甚明而疏於且
字未了讀者遂不得其說近人段玉裁證以曲禮檀
弓雜記鄭注及公羊傳宣十五年定四年桓四年何
注而自為之說曰按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
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

愚一錄

卷七

六

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
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甫蓋五十
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
鄉飲酒禮燕禮之旅酬是飲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
饋食禮有司徹之旅酬是祭畢安燕之旅酬也飲酒
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尊於主人主人
尊於介介尊於眾賓是以尊酬卑也燕禮則公酬賓
賓酬卿卿酬大夫大夫酬士公尊於賓賓尊於卿大
夫卿大夫尊於士亦以尊酬卑也至特牲則賓酬長

幹臣秦王等皆曰旅酬時長兄弟酬賓賓酬長兄弟賓酬主人之酬至無算爵賓弟方各舉解於其長是旅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中庸章句統言之蓋必如此而後連

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又酬眾兄弟賓尊於眾賓長尊於眾兄弟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則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眾賓以及兄弟私人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眾賓等是亦以尊酬卑也以尊酬卑故曰以下為上鄭於鄉射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按注鄉射之禮而引中庸之文此必下為上之義矣至注中庸則曰旅酬

愚一錄

卷七

禮

下為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凌進士仲堪云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解於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爵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為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為榮非謂舉解為有事也孔氏疏中庸不及賈氏疏鄉射此義遂無解者且疑鄭注何以引無算爵禮為旅酬禮皆誤也

聖之義乃備

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士喪禮大斂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三者皆合升餘則吉禮升右胖凶禮升左胖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腩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腩此嘉禮之用右胖者少牢饋食禮實鼎司馬

愚一錄

卷七

禮

升羊右胖脾不升又司士升豕右胖脾不升有司徹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之用右胖者至既夕禮大遺奠陳鼎其實羊左胖脾不升又士虞記升腊左胖脾不升此則變禮反吉而用左也他若特牲記賓骼注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下尸也有司徹羊豕皆云左肩者亦下尸也蓋右為周所貴故禮盛皆用右禮殺乃用左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凡牲皆用右胖疏不證以他經而曲為別說云是夏殷禮恐誤也牲有

作七體者有作九體者有作十一體者有作十九體者有作二十一體者詳於少牢上利升羊疏陳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肱也股骨三肱股也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脊骨三代脊長脊短脊也正脊之前則脰也肱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左右股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為九二穀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去髀脰而為二十有一去二穀而為十九矣

愚一錄

卷七

十九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注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鄭注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一條燕禮文云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記文有此二字注文亦用此二字義皆不可解按說文苟字云自急敕也字从北與草部苟字音義迥別据此字當从廿讀當同急義當訓飭傳寫者誤而註亦隨之矣此說得之謝東野述之孫志祖甚有理推之大學之苟日新魯論之苟志仁孟子之苟為善今訓為誠不訓為

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伯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疏云饋尸之禮尸伯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則又有此二事可例

士冠禮陳服一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此與君祭之服一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鞅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一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鞅注此暮夕於朝之服按士初加用元端正服也再加用皮弁尊服也三加用爵弁則攝服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爵弁亦章弁之異其稱者士喪禮陳襲服爵弁

愚一錄

卷七

十九

畢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鄉射禮既畢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禮有終也据此則凡送賓有不答拜者非此則無不答拜之禮曲禮言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此蓋因聘禮有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而誤以使臣之禮為凡見君之禮耳從記文不如從經文又鄉黨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記聘禮之詞實不止聘禮為然按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

且者或亦當如此與

古於平敵無不答拜者於所尊尤無不答拜者而儀禮士昏禮納采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注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聘賓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凡為人使不當其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注不答拜為人使也覲禮王使人郊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注不答拜為人使不當其禮也據此則惟使人有不答拜者又鄉飲酒禮既

愚一錄 卷七

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周禮司服韋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冠弁服三也冠弁卽元端之異其裳者也論語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邢疏不得其義乃以郊特牲之蜡服解鄉黨篇之兵服謂之黃衣黃冠誤矣攷詩羔羊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韠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士之三正服備於此之三褐衣不可雜以不倫可決矣凡左露其中衣者謂之袒左露其褐裘者謂之褐掩

有製衣裘衣上有皮弁服之類實謂褐衣上有皮弁服之類疑買得之蓋弁服祭服皆直領領之內有左右二祗各屈其祗於內則露褐衣爲見英雅左右交則不見褐衣爲充美耳若另有製衣則由褐而製必先釋禮衣加一製衣復加

禮衣由製而褐亦必先釋禮衣去此製衣仍反禮衣設一更衣之次乃可而禮無文也吳氏澄亦云直其領而露褐衣謂之褐曲其領而掩蔽褐衣謂之襲蓋衣謂之襲蓋衣謂之襲蓋衣謂之襲蓋

而不開者則謂之襲買疏聘禮褐降立云假令冬有

襲親身禪衫又有禱袴禱袴之上有裘裘之上有褐衣褐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最分明孔氏於褐之外復加襲衣則多一重郝氏於裘之外卽加禮服則少一重皆非也大射言袒不言褐聘禮言褐不言袒各舉冬夏以該之耳大夫之袒纁襦君之袒朱襦士雖不

愚一錄 卷七

言何衣見鄉射記中其中亦必有衣若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是無衣者揅著之法宋人據繫辭意撰非古法也擲錢之法亦後人附京房別撰非古法也攷士冠禮所卦者疏云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按此言古人記卦爻以木畫地今人以錢記數皆非著法也火珠林殆卽用古人記卦之法爲卦之法耶或遂以錢卜

亦注無襲衣之說但從孔疏云左袒

御案云禮義疏記曲禮義疏

為揚與曲社
直雅之說不
同耳
幹臣案宋志
載大珠林一
卷李本曰火
珠出於京房
而為此書者
不知何人頂
氏安世曰以
鼓代簫以一
袋當一操此
後人務地徑
以趨下肆之
便

為猶近古著卜為不足信則又過矣

鄉飲酒禮一人舉輝畢上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階白華華黍此笙奏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

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此合樂也凡四節鄉射禮則但有合樂一節而

無前三節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為大夫舉旅後笙入立於

愚一錄 卷七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

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則但有升歌笙奏二節

而無後二節蓋志在射則畧於樂也堂上鼓琴瑟而

歌堂下吹笙管而奏上下迭作則謂之問上下並作

則謂之合書云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

鼓合止祝故下管之樂也笙鏞以問間歌之樂也蕭

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論語師擊之始當指升歌大射

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以一人升歌為樂之始也闕雅

之亂當謂合樂樂之卒章為亂合樂為樂之終也不

言笙奏間歌者舉終始以該其全也

凡適子冠於阼階庶子冠於房外凡適婦酌之以醴

庶婦醮之以酒古於適庶甚嚴於酒則有嗣子舉奠

之禮於喪則有宗子降服之禮此皆為封建者言世

官世祿不與支庶同也後世既無重之可傳自無宗

之可立而迂儒猶執古禮直是不知禮耳何則諸侯

有國大夫士有家以國家為傳重則以國家為承重

愚一錄 卷七

然適子苟不得立即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即亦為大宗

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雖長不得為宗子矣

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為宗子矣並見左傳

襄二十 趙襄子母郵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

毋郵為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得為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

蓋為後者始為宗子不為後者即非宗子其在大夫

士皆然若庶人則失其宗祊所謂樂卻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者也見左傳昭三年即在封建之世亦無支庶

之別近時則土司之世襲土地者勳臣之世襲爵號

審

者猶可仿漢時賜爲人後者爵之名曰傳以重子亡而孫繼卽承以重若無傳重者自無承重者乃於詁書中列長孫之名在諸父之前曰承重孫某事之失實莫過於此陋者猶曰古之禮也然乎哉

士昏禮今本於記中庶母申命夙夜無愆視諸衿鞶下脫墻授緇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記末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記中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下脫哭止告事畢實出七字特牲饋食禮

禮十錄 卷七

重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下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乃沃尸取巾興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顧亭林日知錄首據石經言之吳司馬章句皆據經補之然鄉射禮記七字諸本雖脫徐本不脫故其注猶存云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其二十一字而疏則皆無可攷矣又燕禮記徐本於亨于門外東方上有其牲狗也四字注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十四字今本脫

吳氏章句經文補又燕禮集釋於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下有不殺二字注無俎故也四字各本皆無吳氏章句亦未補

經有脫文經亦有衍文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解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疏云按前受獻訖立於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按大射鄉飲酒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又以下文賓奠於薦東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此約之則此無升筵之事或

禮十錄 卷七

重

言降筵者蓋誤據此則似坐奠爵拜句賓北面答拜句而中邊賓降筵蓋衍字也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向又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及鄉賓階便知在洗西也據此則是贊者盥爲句升立于房中爲句于洗西三字蓋因注而衍也又既夕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今本下有男女改服四

字經文又有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三句
注文攷此經注皆出禮記喪大記經傳通解雜採入
儀禮既夕記又改庶人爲主人楊氏集釋因之毛氏
各本沿之遂至妄增不辨石經固無此文也又有司
徹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滂魚一如尸禮
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本或於三獻北面答拜句下
司馬羞滂句上有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
拜十四字崇正重補監本已刪康熙重修監本仍有
此則不可不訂者也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

愚一錄 卷七

毛

則大射儀之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
西面北上注云上言大夫誤衍耳據此則兩大乃
衍字

又大射儀興自前適左東面而坐兼斂算實於左手
吳司馬刪下坐字士昏禮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
西北面奠爵拜戴吉士刪上尸字雖於他本無據而
於本文甚協若士昏禮媵布席於奧釋文出媵席中
無布字則陸本無布字矣有司徹主人受豕匕滂拜
啐酒皆如尸禮嘗餽不拜疏按前三婦獻尸尸坐啐

酒左執爵嘗上餽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拜在嘗餽之
下則嘗餽有拜啐酒不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嘗餽
下其拜仍爲啐酒拜在嘗餽下者以因坐啐酒不興
卽嘗餽嘗餽訖執爵興坐奠爵拜拜仍爲啐酒是以
特牲少牢尸嘗餽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
有者衍字也敖繼公據此竟刪去拜字則似誤何者
疏先釋啐酒之有拜嘗餽之無拜拜雖在嘗餽下仍
爲啐酒設若刪上拜字則必并刪下不字否則似兩
者皆不拜矣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乃作疑詞非

愚一錄 卷七

秉

有別本也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周
宮小祝注引此文無字字檀弓設披節疏引此文亦
無字字敖氏亦據此謂衍字字則尤誤按注明云杠
銘檀也字柁也特釋二字豈有一衍況小祝乃先鄭
注檀弓疏亦引小祝注皆不可援以改後鄭之本也
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若聘禮士介請覲擯
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衍字下記文擯者
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
字是也

有司徹賓右取肺揆于醢祭之執爵與取肺坐祭之
集釋本上作右肺是也按注有祭肺肺疏亦舉祭肺
肺且曰按經云取脯取肺祭之則上自作取脯下自
作取肺確不易矣士喪禮記末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石經作卜宅非也此條係卜日非卜宅上文筮宅有
若不從筮擇如初儀之語此文卜日有若不從卜擇
如初儀之語一卜一筮一日一宅正為分明比偶顧
亭林過信石經而疑他本殆未可概也

喪服之記似太繁覲禮之記似太簡此皆俗本失其
愚一錄 卷七 彙

斷限也按喪服記自公子為其母一條始至妾為女
君君之長子一條止中間分節者十有二稱傳曰者
凡六體例本是經文詞氣亦如經文惟雜綴五服之
餘不在正服之內後人遂訛以為記耳其實當自凡
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至末方為記覲禮記凡
侯于東箱徐本作設凡侯於東箱按注云王即席乃
設之也則此記字本是設字而諸本沿誤遂致有謂
此記太簡與諸記不類者愚謂上經至饗禮乃歸句
經文止於此其下諸侯覲於天子句記文當始於此

故雜記會同祭祀車服諸儀全與覲禮無干故是記
文常例也不知何時於上刊去記字說者不知為記
文因於末訛認設字為記字而誤至今也

記文有訛作經文者注文亦有訛作傳文者喪服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姊妹一條傳
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傳文止於此其接句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此一十六字鄭移作上節大夫之妾為
君之庶子傳文則非本傳語矣又接句云下言為世
愚一錄 卷七 彙

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二十
一字本鄭引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文尤
非本傳語矣自守抄訛錯遂傳注淆亂賈疏亦疑為
師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自安是誰置之也今試將
上半截注與下半截注聯抄而嵌此二十一字於中
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自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
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
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
傳所以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文爛在下耳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
者明當及時也按此注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一曰
下言爲世父母云云文義相承句法極顯蓋皆舉舊
讀之語故承以此不辭而駁之自抄者誤割三十二
字爲上節注又誤混二十一字爲本節傳而說者紛
紛不定矣故詳錄其文使其共了其義

愚一錄

卷七

七

古疏本單行於注僅標起止釋文亦單行於注僅出
字句宋以後以疏附經注本猶未大害明人以釋文
附注疏本遂爲害矣而儀禮十七篇尤多誤刻如公
食大夫禮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至爲先者也共五
十五字下節注所附疏也今訛爲注又其他皆如公
食大夫之禮釋曰云其他至皆是異也共八十六字
本注所載疏也今亦訛爲注是疏誤入注也又士昏
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下云婿悉計反從士從
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釋文語也聘禮記授如爭
承注重失墜地注冠以爭爭門之爭五字亦釋文語

也又既夕禮注袒簣去席盥水便也下綴蓋音祿三

字亦釋文語也今皆訛爲注是釋文誤入注也加以
後刻注疏所據者惟有通解而通解所採者不盡原
文有參取他注者若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節注多
或謂委貌爲元冠七字下節注多齊所服而祭也六
字乃參取郊特牲注中語非原文也有點竄本文者
如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
致禮下絕爛在此今省作此句宜在凡致禮下下君
初爲之辭矣注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
下今亦省作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又士昏禮
納采用雁注移用爲鴈摯者二句於後與疏所述不
合又皆食以清醬注增用口用指四字於中與公食
大夫禮三飯以清醬疏所引不合亦非原文也而卒
爵皆拜句注云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
一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則全抄通解朱子之言爲
儀禮鄭氏之注此其誤又昔之人所不料矣
大射禮賓大夫之右起至設於賓左東上止賓大夫
之右句有注八字賓坐祭句有注四字若膳解也句

愚一錄

卷七

七

有注十一字大夫辨受酬句有注九字主人洗觚句
有注十二字司宮兼卷重席句有注二十七字本分
六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遂亡士冠禮記醮於客位
加有成也有注二十五字三加彌尊論其志也有注
二十字本分二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并亡幸有徐
本可攷得阮校抄補不然世遂無從知之矣其爲俗
本刪節及俗刻訛脫者如喪服慈母如母傳注此謂
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
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今本作此

愚一錄

卷七

禮

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少
士字多也字而脫去二十字鄉射禮上射既發挾弓
矢而后下射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
曰后者後也當從后今本作后後也刪去十五字又
士冠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末二語云故敬之
也今文無之今本作故敬之省去五字皆非鄭注原
本

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孔子
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按鄉黨無此語或注有此

語當在過位節

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
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
大之焉

士冠禮加俎噲之注齊當爲祭字之誤也

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節疏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
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
內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持加肅敬與庶人同也
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尺制丈八

愚一錄

卷七

禮

尺

愚一錄卷七終

肅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八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禮記

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唐志次禮記二十卷魏

徵作按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

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集賢注記唐韋述撰三卷今不存見困學紀聞所引据

唐書魏徵傳及元行沖傳所言則孫書雖扶鄭義而

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徵書雖依孫本而別為篇第並

更注解則皆非小戴記四十九篇之舊也朱子惜其

愚一錄 卷八

書不傳然幸而其書不傳否則妄為更張刪補者益

多矣正義謂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

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玉制為漢

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

記之人也今按三年問一篇全與荀子同祭法一篇

全與國語同而中又有與大戴記分見者且有與大

戴記重出者則謂刪取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亦未

然也若不仍其故而剽改其新則後人之紛紛豈可

禁哉

奔喪第三十四釋文曰鄭云實曲禮之正篇也投壺

第四十釋文曰鄭云亦實曲禮之正篇也据此則曲

禮必古禮之篇攷賈氏儀禮疏即以儀禮為曲禮晉

荀崧上疏亦以儀禮為曲禮正義引孝經說云經禮

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漢志云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凡七處上皆云三百故斷為周禮皆承以三千

故斷為儀禮唐以前皆如此說則此之曲禮曰正古

愚一錄 卷八

禮文也故正義釋之曰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

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

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

也自朱子用臣瓚注漢志注以儀禮為經禮不以儀禮

為曲禮則此不過三千小節目耳並非禮名亦非書

名開卷此三字說不明矣

君子為有爵有德之通稱亦正人賢人之別號耳惟

王肅分釋之曰君上位子下民此說甚奇見君子恭

敬增節退讓以明禮正義

顏淵問仁有回雖不敏之對仲弓問仁有雍雖不敏之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注曰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不引顏子不引冉子而引曾子今正義脫此一節遂莫證此一語諸家校訂皆未及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引曲禮偶多二句周禮太祝齋號注曲禮曰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稍曰嘉蔬引曲禮偶少一句或據以為經闕二句見困學紀聞或據以證王劭所云經本無此一句見九經古義以爲十二證之一此則不必然按韓詩

愚一錄 卷八

三

外傳孟母曰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所引雖多將入門句亦無問孰存句則安知列女傳之果本經乎禮運作其祝號疏引太祝五曰齋號注云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又只引明粢一句而不及薌合三句則安知太祝注之果定本乎攷古者苟見異文即附存別錄以為經注參正可耳必援以增刪經語改正經字竊以為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凡與客入者節注引聘禮正義引周禮有云其侯伯

立當前疾胡下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輓按衡謂車輓下引注四字甚明胡下地上橫亘三字不貫以下准上當是引一句經并引一句注其文當曰侯伯立前疾注前疾謂車前胡下垂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輓如此乃完刊本不知何時脫去注前疾謂車前六字因而又刪去垂字他本又并刪去胡字致惠氏校本阮氏校本竟改地為此曰下此云云大誤矣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注雖有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之說考之儀禮

愚一錄 卷八

四

多不合疏以為常席亦不合蓋禮無論立位無論坐位北面者必東上南面者亦東上東面者北上西面者亦北上惟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為神布席故有西上若為人布席則斷無西上故下文有主人徹几改筵東上之語注曰鄉為神今為人是也其或稱西上或稱南上者如大射禮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聘禮眾介入門而左北面西上及公食大夫禮陳鼎當門南面西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

幹臣案經義考射氏慈禮記音義隱附

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依册射元繼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著喪服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今散隋志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樂有鄭元王肅射慈射真孫毓經炳音各一卷是射慈所撰音禮記音非禮記音義隱宋竹

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皆非為席而言也

書之勦絕左傳之勦民曲禮之勦說均此一字耳自曹憲以勞之訓當外力擊之訓當從刀而書傳字皆作勦禮記字獨作勦幾於黑白之不分然說文刀部只有剝字並無勦字而張俊五經文字力部勦字云楚交反見禮記則毋勦說向不作毋勦說矣考据家皆泥曹憲說惟錢辛楣獨主張俊說似得之

疏中屢引隱義云或引義隱云山禮禮器內則皆有愚一錄 卷八 五

之似皆書名也隋志云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鄭樵通志又云禮記音義引二卷謝慈撰釋文敘錄云射慈字孝宗彭城人為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或姓謝或姓射皆此一入耳除見於正義外其引於釋文者如曲禮引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內則引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臙筋之大者玉藻引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雜記引侯之為移也仲尼燕居引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祭統所謂自卑至賤之注引卑必利反其六條若檀

增引册府元龜而先云禮記音義隱何也又案翁氏元折困學紀聞江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即經義考所摘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氏即射氏之文竹地以射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為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

義字接隋志又有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為射氏之文也又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弓下虞而立尸節正義引謝慈云即音義隱所云也然則作書之人正義已有之矣

正義本經與釋文本經字多有不同者如供給鬼神釋文云其音恭本或作供則陸本必作共也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則陸本必作旄也至鸚鵡之作嬰毋猩猩之作狂狂此等不可枚舉而實有參差必當分別者如不相知名句正義未嘗有衍字而釋文則曰名衍字耳定猶與也釋文云本亦作豫而正義本則直引說文作獸名是本豫字

愚一錄 卷八 六

耳今合釋文於正義名之為衍字人不復辨與之非本字人乃誤改且因釋文改經因經改疏因疏并改說文於所引與亦是獸名始不可解矣下齊牛式宗廟鄭注齊右前馬引作下宗廟式齊牛熊氏以曲禮文為誤周禮注為正是也然禮經本如此非鄭注始改正或唐時鈔者誤倒之耳故鄭注無辨而孔疏有辨天子以四海為家諸侯不能以四海為家也故曰奈何去社稷庶人隨在祭於寢大夫不可隨在祭於寢

也故曰奈何去宗廟然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其下不言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言大夫死眾士死制者去為尋常之事可動以私死乃災變之事必責以公此乃古今定禮上不及天子下不及庶人正有深意在焉自此義不明而人事多謬宋之士大夫不歸本鄉誤以庶人自處明之懷宗不遷南京又誤以諸侯自處其為害亦大矣哉

鄭注天子當依而立一節云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注諸侯未及期相見一節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

愚一錄 卷八

七

禮亡按漢志言禮古經五十六卷釋文敘錄亦言古禮經五十六篇則出於孔壁者本不止十七篇惟鄭不注彼三十九篇遂無傳耳今於朝宗遇會誓盟等禮皆以為亡必皆未嘗見而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夏官射人注引蒸嘗禮月令引王居明堂禮又有出今儀禮之外者得毋此猶見於三十九篇中彼亡者並不在三十九篇中與下文類見之禮言論之禮亦並注曰亡正義於洫牲曰盟引左傳隨人之盟有定四年鑑金

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句按傳文云鑑金初曰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疏以割心一句為鑑金語故曰鑑金云非僻書也釋文亦出鑑字曰音慮氏也金名本又作鑑其字顯明如此而阮氏校勘記案曰鑑金二字不可解疑是左傳二字又言形聲不近浦氏校本更為武斷直刪去鑑金云三字噫妄矣乾隆以後諸人攷訂辨證不為無功於經學然多對本互勘未必全書融貫所以并此在眼前者而失之

愚一錄 卷八

八

以較顧亭林毛西河諸公相去遠矣余嘗有詩云古人博羣書心會言外意今人校羣書目窮紙上字故著作愈多攻詰愈力剽竊愈易而後起者紛紛何足責也
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疏中別說以此三者為醫之三世所論甚近理否則趙括之徒承華佗之業並此三者未習豈可以其父子相承信其君臣不誤遂服其藥乎注云慎物齊也正是此義疏乃以為未當其義不可解

豚曰膾肥注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釋文
豚徒門反膾徒忍反注同本亦作豚又出注中作膾
云徒忍反据注似膾有兩字故上於本經訓肥下於
傳文訓充据釋文亦似有兩字故上音經文曰徒忍
反注同下出注文又曰徒忍反此其文義可疑盧召
弓校本阮文達校記遂謂經之膾肥注之膾亦肥皆
當從釋文本一作豚此於重訓重音得矣然豚無肥
也之義豚亦無徒忍之音况經舉牲號皆不及牲名
若於豚仍曰豚可乎忍以為注義必有兩字釋文共

愚一錄

卷八

九

作一音當於此中求之攷說文解字段氏於膾字下
引郭注方言曰膾膾肥充也音突亦作豚乃悟釋文
所謂本一作豚者是本一作豚經之豚曰膾肥注之
膾亦肥也兩膾字當作兩豚字雖膾豚異字而膾豚
同音注語明釋文亦明蓋豚之形近豚故別本有誤
作豚而豚之聲同膾故此本又訛作膾耳玉藻圈豚
行釋文本
又作
正義駁王劭謂古本無稷曰明棗一句引士虞禮記
注為說後人證古本無稷曰明棗一句亦以士虞禮

記注為說按記云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
齊溲酒哀薦禘事本與曲禮不同故注不引曲禮為
說只云明齊新水也又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
文曰明棗稷也皆非其次蓋謂是兔則當在剛鬣
下是棗則當在香台下不應間以嘉薦普淖句耳曲
禮有此句無此句俱難依此注為斷蔡邕獨斷祭號
漢獻帝宗廟祝辭與周禮太祝齋號注引禮俱無此
一句然不敢斷經之必無此一句也正義之說較長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二句宜承上天子死曰崩一節

愚一錄

卷八

廿

故注曰異於人也死寇曰兵句宜附上羽鳥曰降二
句故注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本誤以死寇曰
兵句冠祭王父曰皇祖考節遂謂父祖死君之哀而
子孫為名也誤合經文并誤會注意
攷工記攻皮之工注鮑書或為鞞蒼頡篇有鞞又
車人一欄有半謂之柯注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欄
王伯厚急就篇跋言蒼頡篇見攷工記注者惟鞞
柯欄四字今按曲禮死曰考曰妣疏引蒼頡篇云考
妣延年則注得四字疏亦有四字或唐時此篇尚存

左傳正義亦引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此文亦曰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似檀弓此文別無脫字冲遠所見亦無異本而疏引皇氏以司徒為國之司徒熊氏以司徒為家之司徒冲遠主熊氏而駁皇氏其前有其家臣司徒敬子句其後又有季氏無諡曰敬子者句按經無敬子字注亦無敬子字疏何以知其為敬子而詳為之辨耶近有外國本稱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使方二字因

愚一錄 卷八

十一

注而增敬子二字因疏而增其為偽審矣而孫志祖讀書腥錄信之阮文達校勘記取之未免為作偽者所欺或曰使經本無敬子字疏何以及敬子諡曰下經有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又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注不言何人則所謂司徒敬子者多矣熊皇之疏似非此節之語何者注明言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布則司徒明是上卿旅明是下士使旅歸之非自司徒歸之也何致紛紛若此况下文讀贈一字本另冠一節有注而無

疏今誤以會子所言一節綴於獻子之喪一節而移上節疏屬下節後標經止云孟獻至可也而於讀則會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不涉一字亦不釋一言則其舛午可知安可以疏而疑及經哉

子夏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注與及也似不如正義引王肅之說讀與平聲屬上句為得與字義爾專之注專猶同也惠校宋本作司衛氏集說亦作司六經正誤並作司攷疏言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同處並是同

愚一錄 卷八

十一

字安可改作司字按說文嫫壹也嫫即專並無司義但有同義下經行并植於晉國注并猶專也知并為專即知專為同矣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喜哀相環情事相反劉原父所以疑有脫句而不知中有衍句也按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並注愠猶怒也一句皆衍文據此陸氏本原無舞斯愠句惟孔本有之故引何允說耳其實從釋文為善若正義言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則正與釋文合其

下又別引鄭一本云舞斯蹈斯愠又引王本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此則皆俗本不足据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宗廟虧傷之事阮氏校謂疏中虧傷當作毀傷只改疏語而忘為注語其不盡一有如此蓋惠氏校宋本好以意改疏偶不照注而阮則全宗之耳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釋文出馴守字上不音狗字出為埋字下乃音狗字似陸本經注俱無狗字

愚一錄 卷八

幸

然經之狗字可省注之狗字不可省考文引宋板鄭注作畜利馴守殆因此而作偽

白虎通引尙書曰至于岱宗柴說文柴字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字屬上句漢讀如此者多矣或謂尙

書則然王制不必然故岱宗下有注柴在下另注然觀禮鄭注明引禮記此文不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

乎疑刊注者誤斷以附經若更定之以柴屬上句而注連下句曰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而望祀山川

句無注便與漢讀合鄭注郊特牲引堯典亦至柴字為句

祭義祀先賢於西學對上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故鄭

注西學周小學也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對上東序東膠之大學故鄭注周立小學於西郊兩處經文西

字不誤注文西字亦不誤惟祭義又有云天子設四學注曰謂周四郊之虞庠皇疏亦以為四郊皆有虞

庠此條之四字亦確段玉裁因此欲改王制之西郊為四郊顧千里駁之又欲改祭義注之四郊為西郊

接孔疏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句既曰西方成就之地主西郊言又曰或徧在四郊則主四郊言是此字

愚一錄 卷八

西

孔冲遠已不能定矣愚以為祭義西學二字王制西郊二字可改西為四而祭義天子設四學句似不可

改四為西證以北史劉芳傳則當作四為勝作西為

賁 姚信作昕天見月令正義虞聳作穹天見晉天文志

月令之其數八其數七其數九其數六鄭注舉五行之成數不及五行之生數至注其數五則又不然正

義載皇氏別說云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

十三冊四七頁

得土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其說似勝之

古麻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漢麻始移之三統麻亦以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至律麻志乃移之

正義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三時皆云還乃豈孟春獨作還反此字疑有誤釋文於此節出還乃曰還音旋似正義本亦是還

愚一錄 卷八

乃淮南子時則訓皆作還乃

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今本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誤也注云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車右謂保介御者即謂御疏引經云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引注云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皆有之間字可證

孟春鴻雁來引今月令鴻皆為候季春罝罊羅網畢翳引今月令無罊罊為弋毋悖于時毋或作為引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偽孟夏王瓜生引今月令云王賓生毋休于都引今月令休為伏仲夏毋躁引今

月令毋躁為欲靜又毋刑引今月令刑為徑季夏命

漁師引今月令漁師為龜人又命四監引今月令四

為田孟秋民多瘡疾引今月令瘡疾為厲疫季秋持

弓挾矢以獵引今月令獵為射孟冬乘元路引今月

令曰乘軫路軫似當為軫又命太史釁龜引今月令

曰釁祠祠行字又固封疆引今月令疆或為靈仲冬

淵澤井泉引今月令淵為深季冬水澤腹堅引今月

令無堅又及百祀之薪爇引今月令無此句據正義

鄭以月令為呂不韋書不同者三五字而已則今月

愚一錄 卷八

令即呂不韋本也其以今別者疏云入禮記者為古

不入禮記者為今此語似未確疑漢時有別本月令

係當時行用故以今別之其本與呂覽亦不盡合也

猶今人以尚書字之習見者為古文以罕見者為今

文而孟春注引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不作

嵎缺亦不作禺鐵疏以此為伏生所傳非壁中所得

則其為今文審矣何以又與今本同與古文合也似

鄭所謂今月令今尚書者皆另有所指

正義引蔡氏曰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

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又釋文云螢戶扇反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孔本無化字陸本亦無化字近之攷古者反據藝文類聚三引月令此句皆有化字遂疑本有化字以他說改本經此風始於惠氏定宇盛於戴氏東原始不可爲法且云周書時訓解呂氏季夏紀淮南時則訓皆有化字可證按淮南是腐草化爲蚘非螢也又易緯通卦驗云腐草爲螢亦非螢也以淮南證有化字則亦可以易緯證無化字其說經不愈支而無當於理字

愚一錄 卷八

孟春鴻雁來夏小正作雁北鄉呂仲秋鴻雁來呂覽淮南雁來季秋鴻雁來賓覽淮南賓字季冬雁北鄉呂覽淮南以陽鳥紀時者四六經天文編引吳斗南云雁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謂之北正月非南來之時也當從小正呂覽淮南作北爲允困學紀聞亦主此說謂康成時本是北字後來乃譌爲來字故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此說誠確矣至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呂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皆以賓字屬下來字絕句云八月來者其父

神臣案今本易緯通卦驗或謂六律或謂五聲或謂五行或謂陰陽或謂德行與政德所行與

疏引所云或調黃鍾或謂六律或謂五音或謂五行或謂歷或謂陰陽或謂正禮所行與

幹臣案吳氏引進中書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前也書初翁存諸備書不以爲意

母也九月者其子也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似不如鄭注月令之善

仲夏止聲色毋或進注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仲冬去聲色禁嗜慾注亦引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疏引易緯通卦驗甚詳又云樂緯協徵圖亦同而於春秋未具按九能之說見詩定之方中毛傳八能之說見禮記月令鄭注皆古書也人習知九能罕用

愚一錄 卷八

八能者
季夏命漁師伐蛟淮南子作命漁人伐蛟高注漁人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季冬命漁師始漁淮南子同高注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此字讀去聲僅見此
鄭注月令多引王居明堂禮而月令夏時亦言天子居明堂似其禮卽此禮也仲春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孟夏引王居明堂禮

十三冊47後

88

曰毋宿于國仲秋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引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引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語意皆與本經相發明禮器周禮其猶醴與亦引王居明堂禮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

愚一錄 卷八

九

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此段注不甚詳疏不得解因有喪而男不急娶禮也因有喪而女不敢嫁亦禮也既免喪則俟終喪矣而男反不取而別取女遂不嫁而別嫁酷非情理之至尋省禮文自有禮意蓋男之致命告緩昏非告辭昏也女之許諾許緩昏亦非許退昏也故承之曰而弗敢嫁至女之使請請示昏也非姑為偽也男之弗取明待昏也非故相拒也故承之曰而后嫁之始之弗敢嫁即弗敢嫁此壻耳

終之而后嫁亦嫁此壻耳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正謂此中多男致命女使請兩番委折使兩情周到是之謂禮後世借問名為定中更事端強為延擱使女失嘉會之期或後生悔變徑為改適使女失從一之義正由少此禮文故耳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如舊說則是用此三善自消彼三惡見正義如注說則是用此三善當退彼三惡俱非以一人立說也宋以後不知去貪去詐之解乃繆為使貪使詐之論經

愚一錄 卷八

三

學疎而世事壞矣或曰用者固宜取知仁勇去者何以第云詐貪怒曰此因其近似而言耳勿以詐近知而不去其詐勿以怒近勇而不去其怒勿以貪近仁而不去其貪語之精密正在此或又曰詐誠近知怒亦近勇貪豈近仁乎曰孔子言欲而不貪謂求仁而得仁又焉貪此本古義證以近事譬如墨吏蠶蠶不飾其取賄也固以酷濟之其得賄也必以慈枉之若使事事執法誰能以賄免又誰肯以賄來耶貪之所以必冒夫仁也噫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兩句皆云還相為質攷五經算術下引則上句是還相為滑也注云皆有滑甘是謂六和雖專解和字無與此句然似滑字勝

注中始於黃鐘句下有終於南呂句此正義本也若釋文則上同始於黃鐘句下別有終於南事句故曰南事律名京房傳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合釋文於正義注中不見南事句而音義乃標南事字閱者殆不得其解正義雖從終於南呂亦云諸本

愚一錄 卷八

圭

定本多作終於南事

禮器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遵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遵伯玉衛大夫也名援說者皆以上文二句即伯玉之言如其然則應冠君子之人達句於上方得了然若謂上文有故字是承先王之制如其然則突綴君子之人達句於下尤不了然愚以為注中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九字正是伯玉自申達字之義正是記者證成上句之旨本屬經文不知何時混入注文耳觀正義云言有德君

子白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竟以此注二句為伯玉之言則非徒君子之人達五字可知又別出結成治亂可知之事則非指上文故觀其禮樂二句又可知疑孔作疏時尚未混也

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節正義引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郊特牲首節正義引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兩引皆無節字說者因疑衍節字殆非也攷禮器正義明云風雨應節寒暑順時若經

愚一錄 卷八

圭

無此字疏安得有此語似不可據他說而疑本經樂

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亦分言

內則庶羞有稭有相注棋枳棋也棋梨之不臧者今經祖誤作楂注祖誤作棋陶弘景本草注曰禮云櫨梨鑽之謂鑽去核也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者郭璞以為似梨而酢澀古以為果今不入例矣按說文櫨與相同似梨而酢既曰似梨是亦可訓以梨矣既曰而酢則正可訓以不臧矣鄭非不識陶自不放耳又按鄭注相梨不臧在上論庶羞條內陶引櫨梨鑽

之在下擇治條內据疏云鑽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
看其蟲孔也注未言不知鄭何解陶本草注誤記上
文庶羞之注爲此節擇治之訓遂疑以不臧故擇去
之後人不審陶之誤又妄會陶之語謂陶以粗爲鑽
去覈之名則又冤矣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儀禮喪服疏引作帶惡
笄以終喪惡字上有帶字而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
以持身也又似笄字下有帶字按疏云此一經明齊
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則經必有帶字可知

愚一錄

卷八

書

卜信不卜借問義不問志此爲卜筮正法少儀不貳
問鄭注有云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疏不得其
讀而自爲之說云若三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
告非也蓋注十一字爲句言不得因卜其正見凶而
又妄欲卜其權至或行不義也以不得二字貫下而
疏乃添不正二字另解所以失其旨
少儀枕几頰杖之頰注警枕也釋文音京頰反其字
當从火卻刃授穎之穎注穎饗也釋文音役頂反其
字當从禾則此二字形異聲異義亦異矣正義云穎

韓臣案尸子
韓子篇辨曰
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文選
察賦注引尸
子曰舞作五
絃之舞以歌
南風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
均無南風之

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
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其說
似未審

學記詞氣本平易而句讀多參差如大學之教也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以時字爲句連上讀
以學字另句屬下總則時字句絕業字句絕居字句
絕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於數進而不顧
其安注以詛字爲句言字屬下數字爲句進字屬下
則詛字絕句數字絕句安字絕句較之今讀似不同

愚一錄

卷八

書

未審當日讀法所謂離經者何若是之拗也
曲禮節引曲禮曰似古別有舊禮學記亦引記曰似
古別有舊記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此古詩也明見尸子引見文選而鄭
不据以注樂記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
爲裘亦古詩也明見列子湯問篇黍豆而鄭不引以
注學記其於經說純矣
今樂記有十一篇古樂記其二十三篇其所佚篇目

時二句惟家
解樂樂篇有
之馬昭云家
帝王肅所增
加非鄭所見
故鄭云未聞
也

如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
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
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
第二十三是也隋書樂志以為取之公孫尼子史記
樂書正義亦以為撰自公孫尼子白虎通義禮樂篇
引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
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故此謂八音也又引樂記曰埴
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
歌乾音也皆不在今十一篇之中或即十二篇之文
愚一錄

卷八

表

與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
節與文子道原篇同而理學家天理人欲之辨實始
於此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一節
與周易繫辭篇同而鄭注方類物羣之解又異於此
雜記里尹主之注引王度記曰公羊隱元年疏亦引
王度記曰惟曲禮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云似王
度記即大戴禮之逸篇也續漢輿服志引逸禮王度
記曰天子駕云云與公
羊疏

野臣案周氏
石球曰孔壁
古文禮三十
九篇讀隋牛
宏傳始知書
亡於隋以前
故隋經籍志
無其目

春秋宣十五年正義引辨名記云禮運正義亦引辨
名記云惟月令正義引作蔡氏辨名記曰似辨名記
又有蔡氏之別名矣其曰十人曰選倍
選曰僞引文並同此等似皆古
禮亡逸三十九篇之記文耳
淮南子泰族訓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
之風也消靡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
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
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悞春秋之失訾此節與經解
愚一錄

卷八

表

相仿或亦古經說遺言也
禮弓上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讎有諸
只言書云故注不舉篇名至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
不言言乃讎則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
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讎當為歡聲之誤也
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則鄭非惟不
知有偽說命之文亦並不用無逸篇之文直以此為
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當屬其篇之語耳正義曰按其
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讎在無逸之篇

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
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
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
書是也然謂鄭不見古文之說命豈不見今文之無
逸乎疏猶有所未審

今俗稱數目等字多筆曰大某字省筆曰小某字亦
有所本坊記惟下之日稱二君注二當爲貳疏云二
當爲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
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爲貳也

愚一錄 卷八

老

中庸素富貴數語有病而無方下文在上位數語有
方面無病正義聯爲一條甚是曰在上位不陵下此
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
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語似平淺理
則周到不然且不知何以行又安有所謂得也
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
官尊賢也鄭注引以解序爵序事最得經旨蓋既在
宗廟之中則重在宗人之列不必夾異姓之百官入

幹臣案在親
民孔疏云在
於親變於民
按衛禮記
集說雲川倪
氏錢唐氏
徐愛陽明傳
皆錄俱宗孔
疏接不經如
保赤子民之
父母尚書親
睦平義協和
百姓不親民
可近中庸字
無民諸義爲

講其義當以序昭穆序爵序事三節共承宗廟之禮
所以逮賤一節專承旅酬之禮所以序齒一節專承
燕毛之禮謂在宗廟之中本爲序昭穆之所此是古
今定法有時不序昭穆而序爵如以爵爲位之說則
所以辨貴賤也有時不序昭穆而序事如授事以官
之說則所以辨賢也所以序昭穆所以逮賤所以序
齒三節平列序昭穆序爵序事一貫相承自明人講
義誤解朱子章句不以序爵序事兩層與所以序昭
穆一句合而以序爵序事兩語與宗廟之禮一句並

愚一錄 卷八

老

蔡虛齋林次崖輩遂云序爵指異姓序事亦兼異姓
經學荒而禮典悖矣
管子形勢解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
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
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
民民不親也此段正親民的義必改爲新民始少味
矣
燕義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庶
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

禮指若與民相親說而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曰厚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亦非親其民也說與疏異四書放學又援孟子小民親於下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親親

子且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此是正旅酬之禮卽以逮賤之義其曰下爲上者猶下因上耳鄭以無算爵之賓弟子兄弟子當之遂令說者不能無疑

愚一錄

卷八

堯

黼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九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孝經

今文孝經稱鄭康成註古文孝經稱孔安國註其後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二句本御註序至唐時
劉子元著十謬七惑之議明註不出於康成司馬堅
辨二十二章之非明註之不必用安國今正義本惟
用明皇御註而釋文本則仍用康成舊註攷古者以
正義校釋文每言今註無此文而不知今註非其本

愚一錄卷九

也愚嘗究而論之孔傳古文雖云孔壁藏本而實隋
時王孝逸所得以送王劭王劭以示劉炫其前之淵
源無所受也鄭註則范曄後漢書既有明文荀昶集
撰又有定論其相承行用固已久矣雖果出康成與
否核以目錄難為的据然晉中經簿臚列九書皆云
鄭氏註名元孝經一書獨云鄭氏解無名元字則孝
經固有鄭氏解矣攷公羊昭十五年傳註引孝經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徐彥疏云何氏解孝經與鄭
稱同與康成異据此則有鄭康成一家又有鄭稱一

韓臣案經義考虞氏喜李經註依虞氏樂作孝經注或作樂佐七錄一卷佚陸德明自字云欲高年人東晉虞士

家續後漢書與服志註有鄭稱為魏侍中即其人也
諸所云鄭氏註或亦鄭稱註而或以為鄭小同則非
也顧正義於今文家舉魏王肅以下二十人漢長孫
氏以下七人於隋又舉魏貞克一人其中有鄭眾及
鄭元而無鄭稱又不可解

御序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
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云云按正義本或言此依
鄭註也此依王註也此依韋註也此依魏註也此依

愚一錄卷九

孔傳也所据不過五家又有魏貞克而無虞翻亦罕
及劉邵正義未有指言遂無可考
又吳有虞翻見吳志晉有虞槃見經典据御序言六
家異同孔鄭王韋劉外並無虞翻一家攷錄載五家註
訓鄭孔王韋劉外並無虞翻一家或序誤以虞槃佑
為虞仲翔也隋志虞槃佐孝經註一卷唐志亦云虞
槃佐孝經註一卷佑或誤作佐至虞翻傳則言其為
老子論語國語訓註傳於世不聞有孝經註也

爾雅

惠一錄

卷九

三

大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此大戴禮小辨篇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揚雄之對郭威見內京雜記張揖之表廣雅皆據此為爾雅所由名故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孔子所增又以為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沛郡梁文所考俱見張揖上廣雅表今案周公諡法解有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虛也惠愛也緩安也考成也懷思也則謂周公所作者相應矣孔子作易傳曰師眾也比輔也晉進也邁遇也又曰師者眾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晉者進也邁者遇也震者動也則謂孔子所增者相應矣子夏作喪服傳其親屬稱謂同作易傳其字義訓詁同如元始也芾小也俱見於陸氏釋文李氏彙解所引則謂子夏所益者相應矣惟叔孫所補梁文所考不能一一指實耳

爾雅本二十篇今惟存十九篇見漢書藝文志攷之諸書所引如易疏引爾雅杜謂之桎械謂之柱詩疏引爾雅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周禮疏引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記集解引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史

惠一錄

卷九

四

記索隱引爾雅嫠女謂之須女熒或謂之執法以及說文解字引爾雅尪薄也後漢書註引爾雅云魯視也文選註引爾雅云劬美也邀遮也摟牽也棘戟也芥草也翦舉也蓋戴覆也又左傳疏引釋詁云山用也禮記疏引釋詁云隱痛也詩疏引釋言云斯盡也或舉書名或舉篇名皆非今十九篇所載則邵二雲謂似有佚句而無關篇者是也然愚謂易十翼之序卦自為一篇書百篇之古序亦自為一篇案詩詁訓傳正義孔氏引有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爾雅釋詁邢氏正義亦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同引一篇截去二語則似本有序篇一篇不知何時佚矣

註爾雅者健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今郭氏行而諸家廢其顯為郭所駁者有四一釋詁病也條下一蠹豔弟離也條下一釋蠹莫虬蠹蠅蜂條下一蠹豔狗毒條下一釋畜回毛在膺條下則樊光註

十三冊 4 頁

幹臣案見氏
公武曰舊有
孫炎高連疏
皇朝以其淺
略命邢昺杜
鎬等別著此
書

也其健為舍人劉歆李巡遂無復一語之及疏爾雅

者自五經正義所引顧氏某氏謝氏而外據釋文敘

錄尚有梁沈旋陳施乾二家據邢氏序又有孫炎此

與作註之高璠二家今亦無從得其說似亦作註疏

之過也又說文繫傳袁字引裴瑜讀酉陽雜俎九頭

鳥引裴瑜說此亦釋爾雅之人也今之註疏皆未引

文選校獵賦儲積共倚註引郭舍人移珍來享註作

健為舍人齊民要術引者二其一斫斫謂之定引舍

人註云斫斫也一名定一名薪冀大齊引舍人註

愚一錄 卷九 五

云齊有小故言大齊又羣經音義一條爾雅勞來之

勞音邇健為舍人註曰勞力極也來強事也疑今本

作經今之註疏亦未引案或云健為舍人或云郭舍

人或云舍人攷陸氏釋文則稱健為郡文學卒史臣

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周春請因待詔二字謂即東方

朔傳中之郭舍人孔興軒因郭字謂即西京雜記之

郭威字文偉錢曉徵則謂廣韻有舍姓舍人乃其人

姓名非官稱也

釋器魚曰斫之疏李巡本作魚曰作之釋地訓之四

海疏云李巡本下更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

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亦傳本之異者而釋文皆未採

健為舍人本釋言原作屬蓋作害寗作跳釋訓條條

作攸攸洗攸作橫橫赫赫作爽爽傲作毀餽作喜敏

作畝釋草瓠作瓠中馗作中鳩杜作牡釋木莖作柢

著作都桿作臯謂作彙釋蟲相作桑釋魚活東作

類東釋鳥母作蕪鷓鴣釋獸猶作鸞寓作慶屬釋畜駮

作雞狗作狗樊光本釋詁毗作庇僕作攘孫炎釋言

狗作狗洩作凌舫作坊洩作坳釋訓躍躍作濯濯儻

愚一錄 卷九 六

儻作攸攸臯臯作浩浩悒悒作遙遙釋宮歧作歧政

釋草昫作駁芽作葦釋木著作屠著槩作槁臯作梏

炕作抗干作杆李巡本釋詁詁作故樊光釋言虹作

降握作幄釋器康作光點作沾箴作箴釋天荐作薦

釋地醫作醫牧作田釋水般作般釋獸麋作澤云澤

孫炎木釋詁屮作快釋言枕作光引造作造恨作

很釋器冰作凝點作坳釋天余作舒釋鳥與作鸞樊

同釋畜駮作特云與牛此皆釋文所分採者宋時陸

師農作爾雅新義頗似王荆公字說而其本有與今

本小異者如釋天之四氣和謂之玉燭與尸子合與李善註合知今本作四時者非也釋草之蒙王女與萌王萑蔡王芻合知今本作玉者非也又如釋邱之堂遂作當塗釋草之權橐舍作樓橐舍皆勝今本郭註釋詁未詳者二十有九釋草未詳者二十有一釋木釋蟲未詳者各七釋鳥未詳者六釋魚釋獸未詳者各二其云未聞其義未詳所出者尚不在此限然據經文字句參以註家異說亦有差錯不一者如鯉鱸鯉鮎註以一字為句據舍人曰鯉一名鱸孫炎曰

愚一錄 卷九

七

鯉一名鮎則各以二字為句也蕭苻止灤貫眾註以三字為句據本草云貫眾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蕭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似一草而三名又以各二字為句也至釋鳥之鷓鴣老鷹鷓註以老字屬上而樊光本以老字屬下據賈逵左傳註有行鷓鴣宵鷓鴣噴老鷹鷓鴣之語以屬下者為是釋鼠之鼯鼠豹文鼯鼠註以豹文屬下說文則以豹文屬上據唐盧若虛與辛怡諫辨之言似屬上者為是郭註與水經註同引釋木之杙繫梅科者

郭註與水經註同引
光武事未知所出

聊註下三字另行云未詳監本考證則以下三字連上杙繫梅三字據朱朝英毛詩略記云說文料高木也是杙樹之高者名為聊也似連上者為是此亦講句讀者所宜知也

台訓我又訓予皆一義攷商書七篇稱台者四湯誓曰夏罪其如台盤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彤曰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於殷本紀所引湯誓高宗彤曰西伯戡黎皆以柰何詰之似短言之曰如台長言之即曰若之何矣而爾雅台

愚一錄 卷九

八

字凡再見俱無何訓此似有所未備爾雅有一字具兩義即以一字包兩訓者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賚卜畀賜予之子台朕陽則予我之子也從申神加彌崇重也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則尊重之重也載謨食詐偽也載謨人為之偽食詐則不信之偽也木錢辛楣說必解此而後可讀釋詁註似未盡了釋詁鴻代也鴻即洪康誥乃洪大誥治鄭註洪代也最為確義釋言恍充也恍通光堯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亦屬古義

釋詁之詔郭音情而釋文載沈勅檢反是沈本必誤作詔字也釋草薦黍蓬郭作見反釋文載沈平兆反是沈本必別作薦字也惜徒備其音而不詳其字龍龜手鑿僧行均所著引爾雅註云嚙事之危也又引爾雅註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選當卽今嚙危也選見也條下註文不知何本

釋宮閼謂之門宮作廟門謂之閼按禮器爲祊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索祭祝於祊註廟門曰祊正義亦曰釋宮文則此本作廟門謂之閼

愚一錄 卷九

閼與祊通作閼者倒置門字而又脫去廟字故耳又祊門謂之閼其下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閼重文似有誤字按釋文云本亦作閼說文閼所以止扉則所以止扉謂之閼當是所以止扉謂之閼註未甚了然璧請之鬻鬻謂之學約謂之救律謂之分四句連文似四器同類孔檢討据唐高郢律簡賦曰碧鮮之竹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謂律亦取鳥之器此解似新而實穩否則律管當附釋樂矣第於謂之分未豁故於

謂之分無解舊說要不可易

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註但言今之鏃翦與今之骨髀而不詳其名按周禮夏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鄭註殺天言中則死鏃矢象鳥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恆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馬二者皆可以散射也又曰凡矢之制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恆矢之屬軒軻中所謂志也据此則所謂鏃矢志矢皆可徵鄭註軒軻中本儀禮既夕記其文云

愚一錄 卷九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軻中亦短衛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文云霧或作霧又云霧本又作霧字義滄瀉特甚按鄭註洪範曰蒙作霧史記宋世家引洪範蒙作霧是霧卽霧也下句今本之霧當從釋文別本作霧玉篇云霧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說文上作霽註曰天氣下地不應下作霧註曰地氣發天不應傳寫者顛倒其詞遂致誤下文濟謂之霽亦當從說文雨部霽字註曰霽謂之霽此雖不出爾雅當亦引爾雅也不然宋世

家引洪範文曰霽鄭注作濟本一字非兩訓爾雅為重文矣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鄭註道布者為神方設巾中霽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儿也據此則凡祭亦設布而爾雅祭星曰布者按淮南子言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高誘註司命傍布也又曹氏之裂布註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

是禩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似有四名實止

愚一錄 卷九

三

二祭按說文禡字引既伯既禱作既禡既禱蓋禡為師祭通作祭禡亦為馬祭通作伯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又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鄭康成貉讀為十百之百又夏官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註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伯據此則禡也貉也伯也或祭師或祭馬祖三字實一義兩祭均一名也疏以伯為長夫之小山岷大山岷疏謂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岷非謂

小山名岷大山名岷也大山宮小山霍疏又申之曰謂山形若此者霍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按恆為北岳霍為南岳錢氏垢據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岷號飛狐口以此證岷為恆之訛甚確又文選長笛賦吳都賦註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岷今本岷字山海經郭註引爾雅榮不實謂之膏今本乃英字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時今本乃時字則字之譌者亦多矣又如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說文水部引此作西至汜國亦府巾切疑即邠字

愚一錄 卷九

三

而譌其半也洗大裘梁昭明太子七契有河東洗犬隴右蹲鴟之句疑即大字而多其點也
茵菱菱根樓橐含華琴也郭註以苧菱為句菱根為句樓橐含為句華琴也為句錢曉徵據說文以菱為菱以樓為樓以橐為康云苧茅根也菱草根也菱韭根也連四字為句皆根之異名樓亦華也康亦華也含亦華也連六字為句皆華琴之異名此說是
草木蟲魚鳥獸有同名而異物同字而異義者如釋草中葍藟之與苗藟字相通也藟藟之與莢莢音相

轉也雖南活莧與倚商活脫考之古音無不相合也
若釋草有果羸而釋蟲亦有果羸釋草有蒺藜而釋
蟲亦有蒺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
之顯然者至於釋草之莧藜與釋蟲之螿羅釋草之
葉蘆能與釋蟲之蜚蠊蟹皆取音同釋草有莧莖藉
釋木亦有莧莖著釋木有諸慮名山巖釋蟲亦有諸
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
註或疑爲重出殆非也又如釋山之獨者爲蜀而釋
蟲之獨行亦爲蜀皆從獨義也釋草之戎葵爲蜀葵

愚一錄

卷九

三

而雜之大者亦爲蜀雜皆從大義也

狄臧椽貢綦郭本聯五字爲句據陸師農本則上二
字句下三字句均未悉其義也櫬梧樸枹者謂舍人
本聯六字爲句據師農本則上二字句下四字句亦
各明其義也舍人六字句謂而各本異讀俱非本經
正義則莫如駮牝驪牡元駒裏驂一條康成註周禮
庾人七尺以上爲駮引爾雅駮牝驪牡元駒裏驂八
字全文周禮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及註禮記
檀弓上戎事乘驪又引爾雅曰駮牝驪牡元五字爲

句則古之讀可知矣惟郭註以駮牝驪牡爲句而讀
始歧說文又引駮牝驪牡四字而文益訛解者殆無
所據案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鹿牡麋牝鹿
其子麋皆先言牡次言牝後言子釋文云孫改上爲
牡則必改下爲牝疑元本乃駮一讀牡驪一讀牝元
一讀駒裏驂一讀非參攷各本不能定也

釋草之例皆上一字讀下二字讀釋蟲之例亦上一
字讀下二字讀然有不盡然者如蒿侯莎說文云莎
蒿侯也則當於侯字絕句蛟蟻蚘說文云蚘蟻蟻以
愚一錄

卷九

三

翼鳴者攷工記鄭註以爲發皇屬發皇卽蛟蟻也則
當以蛟蟻爲句郭註拘於常例遂不知有變例而強
爲之詞殆非也又如蟻蟻蟻蟻郭亦以上五字
句貫下一字故疏云上文蟻蛄蟻郭云木中蠹下文
蟻桑蟲郭云卽蛄蟻然則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蛄
蟻也桑蟲也蟻也一蟲而六名也今案孫炎及本草
則蟻係蟻蟻名蛄蟻係蟻蟻名兩蟲分明不誤故陳藏
器說蟻蟻青黃色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從夏入秋蛻
爲蟬蟻蟻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

牛二物判然以為一物必誤矣

經鼈醜二字誤當作鼈醜註去蚊二字誤當作王蚊
按洪焱祖作爾雅翼音釋曰鼈爾雅音先似鼈本从
尤不从去鄭樵通志六書略謂王蚊為蟻蟻似蚊本
作蚊去本作王說文曰尤醜詹諸也醜醜詹諸也鼈
或从酉作醜是醜字即鼈字皆音促不音秋亦不音
去釋文謂鼈音去醜音秋誤也但據說文則當作鼈
元醜醜詹諸也今但存鼈醜二字實止一字殆不可
解

愚一錄 卷九

大戴記勸學篇有蟹二螯八足凡三句爾雅釋魚篇
只有蝟蟬小者蝟一句晉人笑蔡謨食蠶螟而委頓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此語殆不可解且郭
註前一說用埤蒼以為螺屬則此句蝟蟬並非蟹也
後說引或曰即蝟蟬也亦不過似蟹耳何曾有分別
孰可食孰不可食耶
係本將且二字沈集合為暨見釋文合二為一也
郭註鷺字今本分為揚鳥二字分一為二也郭本釋
言皇華也陸師農本則云華皇也釋文亦先出華字

其十二日蟻
雖大於蟻
不於蟻
也然何於
蟻則則與
蟻蟻蟻蟻
云皆有佳
又曰吳俗
所謂之蟻
則則云云
可食是也
善蟻蟻不
食者蟻也

後出皇字二字又顛倒不一也況一梅也時英梅之
梅杳槩梅之梅與梅柎之梅三物而一名一茶也茶
苦菜之茶茶委葉之茶與檜苦茶之茶亦三物而一
名釋蟲之韃天雞鳥之鷓亦天雞釋寓之蛄鼠身釋
鼠之蛄則鼠名即識字豈能盡識乎
釋魚之鮎釋文謂舍人本無此字釋草之其葉蘧釋
文謂眾家並無此句又釋魚之跳眾家皆作濯謝眾
家皆作射果眾家本皆作裹此又不知郭何所據而
獨異也

愚一錄 卷九

釋畜末云馬八尺為駢牛七尺為特羊六尺為羝
五尺為狔狗四尺為羜雞三尺為鶩此六名即六畜
也五畜皆釋而羝畜不釋此間似有闕文或云前釋
獸忽釋畜有豕子猶猶豕幼奏者羝豕生三縱二
師一特所寢槽四猶皆白羝其跡刻絕有力羝牝犯
此三十五字應置羊屬之後狗屬之前此最確
釋鳥之冬鷹羆黃下衍桑鷹羆脂四字釋畜之黑喙
駟上脫黃馬二字釋天之疾雷為霆霓羨一霓字邵
編修作正義郝戶部作義疏皆詳辨而邵直刪補之

班孟堅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曰男子
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今爾
雅釋親文也而云禮親屬記應仲遠風俗通義聲音
篇引禮樂記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
今釋樂文也而云禮樂記公羊宣十二年傳何註舟
中之指可掬也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
舟今釋水文也而謂之禮案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
秦叔孫通撰置禮記似爾雅亦有數篇列在禮記如
夏小正明堂記曾子問之類其後以為專書而遂各

愚一錄 卷九

還本書耳又周禮夏官校人執駒註鄭司農云二歲
曰駒三歲曰駢賈疏謂爾雅文今案爾雅中卻無此
兩語
郭本不盡從古本而今本又稍訛郭本校以釋文乃
定如釋詁之底廢按釋文乃底底上丁禮反下之視
反有底字無廢字釋訓之悵悵按釋文乃悵悵一从
氏一从氏作悵字非悵字又如漢煮之也木鑊字岸
謂之剗本剗字斥山之文皮木序字軹首蛇本枳字
外為隈之隈本鞫字清且瀾之瀾本瀾字及釋草之

澤烏瓊瓊乃養之訛芋麻母芋乃芋之訛蕭荻荻乃
萩之訛卷旆草旆乃旆之訛釋木之杭魚毒杭乃杭
之訛座倭慮李座乃瘞之訛釋蟲之蠶蠶蠶乃蚕之
訛釋鳥之輿鴉鴉輿乃鸞之訛鴉鴉老鴉乃鴉之訛
楊鳥白鷹乃鸞白鷹之訛皆有釋文可考其註之訛
者如釋詁信也註汭訛作泗疾雷為霆註激訛作擊
再成鏡上為融邱註鐵訛作鐵灘反入註復還訛復
入權黃華註菽訛作菽鉤賤姑註瓠訛作瓠芋地黃
註脫去怙字柏榭註脫去白字無枝為檄註權訛為

愚一錄 卷九

擢竈龔詹諸註蛟訛為蛟鷄鳩鴉註鴉訛作鴉狂
茅鴉註鳩註作鴉鴉父善顧註眇訛作眇鼠註鼠
訛作鼠鴉牛註鴉訛作鴉羊牡粉註鴉訛作粉蜀子
雜註雜訛作雞凡此皆由刊刻註疏者大率疏略而
緝閱釋文者又不契勘也
爾雅大半釋詩而郭註所引詩有與今本異者如釋
詁之權輿引秦風作胡不承權輿有也引閟宮詩
作遂嘯大東介善也引板詩作介人維藩陽予也引
魯詩澤陂作陽如之何惺憂也引十月之交詩作悠

悠我懼祓福也引卷阿詩作祓祿康矣刻利也引大田詩作以我刻耜曾終也引卷阿詩作嗣先公爾酉矣釋言肅雍聲也引有警詩作肅雍和鳴猷若也引小星詩作寔命不猷猷戴也引絲衣詩作戴弁猷猷猷可也引陟岵詩作猷來無棄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珪引崧高詩作錫爾珪珪釋天西風謂之秦風引柔桑詩作秦風有隧釋水草交爲淵引巧言詩作居河之湄釋草瓠棲瓣引碩人詩作齒如瓠棲釋鳥晨風鷓引秦風作鳩彼晨風釋畜黃白驪引東山詩

愚一錄

卷九

九

作驥駁其馬皆似雜齊魯韓之詩晉以前註家有引古文尙書者無引孔氏偽書者惟郭註爾雅頗異釋詁後待也引書曰後我后此太甲中語也然猶可解曰或引自孟子昌當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文也然猶可解曰當引皋陶謨至釋鳥之鳥鼠同穴而引孔氏尙書傳云其爲雌雄釋畜之狗四尺爲獒而引孔氏傳云犬高四尺曰獒則謂之未見孔傳似未可矣他若茂勉也引書曰茂哉茂哉疏以爲皋陶謨則誤此乃古太誓文也鈞見也引逸書曰鈞我周

王或以爲武成語亦誤此用鄭註書禹貢所引允征之文也故前不曰逸書而此獨曰逸書至引邊矣西土之人今牧誓作逃引天威梨忱今康誥作畏引爾戈今牧誓作稱引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翼引至於大坏今禹貢作伍引無或倘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或宵譁張爲幻此或據孫樊舊註雜用今古駁文未必別有異本在永嘉以後也

愚一錄

卷九

丰

愚一錄卷九終

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十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論語上

冷匡案來姚
氏解云安國
書解本出偽
託誰論語集
解中所引孔
氏訓則解經
皆功矣

即魯論而參之齊論者始於張禹包氏周氏所注皆此本也即此論而攷之古論者始於康成陳羣王肅所注皆此本也惟古論語只有孔氏注按何氏敘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則其注久佚矣而集解中仍採若干條殆不可解後人所以疑尚書孔傳者并疑論語孔注

愚一錄 卷十

時習集解用王注並無別義邢疏引皇說最為精鑿云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

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日日之所習也

邢叔明駁皇氏疏犯上為犯顏諫爭非注意邱光庭兼明書又以犯上為干犯法令亦非經旨也按漢書蓋寬饒傳有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本非惡事亦非盛節故漢書敘傳言劉向杜鄴王章之徒曰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論田豐亦曰剛而犯上孝弟之人和順積中下氣柔聲根於平素萬不得已而出於犯

愚一錄 卷十

豈其所好哉若認作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何待言孝弟之不好耶案坊記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上之犯當如此解又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亂字當如此解犯字亂字正相承

君子務本本字根本也為仁之本本字亦根本也後漢書載延篤論有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大旨已明而後人不從者世多

不得其故按仁義禮智等是理惻隱羞惡等是性宋人誤以性為情則不得不強以理為性此程子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所本也不知天下容有無仁義之理斷未有無孝弟之性如禽獸然虎最殘忍猶不嗜子豺最暴戾猶知祭先即天下不仁不義之徒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亦未嘗絕其父其兄之戚也何必強聖賢一定之訓就後儒三坎之說而以根本為本始耶識宋人談性之誤乃知宋人解書之誤

愚一錄

卷十

三

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次節孔注亦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邢疏引文亦作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說者因疑經本有道字寫者脫去道字耳然坊記有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之文而鄭注論語此文則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則必本無道字故注補入道字未可據他書以疑本經矣

孟武伯所問是孝而夫子所答是慈馬注恐非本義其疾當指父母之疾人子能以是為憂則承順於無疾之時奉養於有疾之頃者必無所不謹可知矣淮

南子說林訓末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乃漢以前古義也

皋謨朕言惠可底行謂言之惠者可行也說命汝不其于言子罔聞于行謂言之不良者不可行也子貢亦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此皆行其言本義即先行其言正義若謂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則未脫諸口耶是行其意非行其言若已脫諸口耶是行在後非在先且既已先而行之又何

愚一錄

卷十

四

必後而言之也反覆本文支離費解不知此子貢問君子之人非問君子之言也夫子示之曰君子之人雖往君子之言固在先取其言勉而行之而後於其人追而從之論語曰雖欲從之孟子曰能者從之乃此從字的解蓋其字指君子之字亦指君子未有懸空無著者

千祿字兩見詩旱麓章千祿豈弟謂成王也一見孟子盡心篇經德不同謂前聖也此皆受祿於天者豈猶求祿於人耶鄭注訓千為求是訓祿為位非蓋祿

與福同百祿是總諸祿爾康祿即福也君子不可求位何嘗不可求福故曰求福不回又曰自求多福詩所云于祿與子張學于祿均是求福耳所以問行所以問達莫非此意夫子以言寡尤行寡悔告之亦即此意否則聖人不斥其志於穀不謂其要人爵而反授以干祿字書有是理乎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漢費鳳碑後漢梁鴻傳注詩閔子小子正義文選關中詩注引文皆錯作措從鄭本也困學紀聞載孫季和論語說有云舉直而加

愚一錄 卷十

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其說得二諸字本義歐公周臣列傳贊有云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孫以加釋措歐以置代措皆不可易之解

韓巨案潘岳
問居賦孝子
惟孝友于兄
弟此亦措者
之為政也亦
不作書云又
四書稽求亦
引漢石經孝
字自孝于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必古文尚書之詞若惟爾令德孝亦惟孝友于兄弟乃今偽本君陳之詞也故集解下注何篇即夏侯湛昆弟請引此不過云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引此亦云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皆不作書云也惟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孔子曰書曰耳據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似經注皆于字不知何時改乎字遂致句讀各異

愚一錄 卷十

是可知忍也孰不可忍也是夫子為政黜季氏舞佾之詞矣取于三家之堂亦夫子為政黜三家歌雍之詞非閒居冷諷與無故謾罵也晉庾亮欲黜王導啟郗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詔曰是而可忍孰不可懷皆於黜廢用之此二章必墮三都黜戴甲溝公宮時同舉者集注後一說是前一說非也又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皆由漸而成亦相沿而至魯為宗國得立文王廟為出王廟左傳所謂臨於周廟是也季氏為宗卿得立桓公廟為出公廟郊特牲所謂設於私家是也因

木

祭文王廟用天子禮樂其後羣公之皆享者亦用之
因祭桓公僭天子禮樂其後公廟之私設者亦僭之
季氏之庭卽三家之堂三家之堂卽桓公之廟必解
此而後討論有可據

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
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按祭禮必有徹每徹必有歌
其所取之詩無可攷注皆實以來雍只據此一章移
注周禮耳夏商時恐不然宴享禮恐亦不然也否則
其詞何可通行耶禮記仲尼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

愚一錄

卷十

七

以振羽荀子正論篇代宰而食雍而徹乎似亦相沿
不攷

儀禮鄉射禮一篇士大夫之射也大射儀一篇君大
夫之射也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
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蓋
射分三大節又分五小節再射三射三耦及眾耦升堂射
一也射畢司馬命取矢加楅二也釋獲者數獲三也
設豐飲不勝者四也三耦及眾耦拾取矢五也初射
但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數獲及設豐二節但有

升堂射取矢加楅拾取矢三節而已取矢加楅者簡
拾取矢也數獲者分勝負也飲不勝者示罰也拾取
矢者備更射也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
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則司射誘射東面立
於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
揖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
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皆在升堂前者既升
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鄉
射禮則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

愚一錄

卷十

八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
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升
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
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射侯再發此皆在升堂後
者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
階前揖鄉射禮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
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
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
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再射三射

皆如初大射儀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
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
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
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再射諸公卿卒射
降加三耦三射如初此皆在卒射後者由是又有拾
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福北面揖曰及福揖曰
上射進坐揖有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
還揖曰北面揖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以上諸揖讓皆是射之揖讓而非飲射爵之禮也惟

愚一錄

卷十

九

鄉射禮於再射後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
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
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
个摠樸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于其上遂以執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
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
進揖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
儀於再射後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

幹臣案庶氏論語補疏曰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為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為句

以揖讓而升下為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木射義故又引鄭注實之初遂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為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為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為句如王氏此注則斷揖讓為句云升及下期升字可句下字

面坐設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
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摠
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
其上遂以執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
射爵於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升射一耦
出揖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此一
節揖而升堂經云揖如升射則亦耦進一揖堂階北
面一揖及階一揖也鄉射禮又云耦進及階勝者先
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
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
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
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又云耦出及階勝
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
少退立卒解進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
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三射飲
不勝者如初此一節揖而降階亦當揖如卒射則卒
解一揖降階與升飲者交于階前一揖也論語揖讓

愚一錄

卷十

十

揖讓而升下為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木射義故又引鄭注實之初遂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為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為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為句如王氏此注則斷揖讓為句云升及下期升字可句下字

亦可何皇疏
非也李氏謂
子不廢古訓
說曰考禮文
升下飲俱有
指讓是禮文
以揖讓冠升
下飲三項而
升一句下句
句而飲一句
若曰揖讓而
升揖讓而下
揖讓而飲云
爾若如注注
作一句讀尙
欠釋二說互
見備錄以存
參

而升下而飲鄭注射義與注論語釋文皆云揖讓而
升下絕句而飲一句則指飲時之升下不指射時之
升下矣拾取矢在庭故云進退飲射時在堂故云升
下讀者誤以賓之初筵箋制下而飲三字遂以下而
飲為一句致與儀禮相悖故詳為引證俾有所考訂
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績之事後素功論
語繪事字同此則後素字本此不容以白受采為說
矣但如所解與詩詞三句似無著與禮後一悟尤無
涉論者未免疑之按碩人一詩皆言裝飾之華也其

愚一錄 卷十

巧笑二句則言布采之素也子夏疑素亦在五色之
閒何獨為絢夫子言素必布五色之後正以為絢蓋
美人衣裳如錦鬢髮如雲皆是絢也然非其素之倩
且盼而生姿焉則未為絢畫工丹青既設朱綠既飾
皆求絢也然非其素之勾且勒而分界焉則亦未見
絢後人誤以素為本質故不敢以素為布采殊不知
一膚一齒可以言質一盼一笑不可以為質也其承
上詩字如此則有著落其串下禮字如此亦有交涉
何也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猶繪有青黃赤白黑五

韓臣案根五
李氏曰此章
同集注有異
禮臣說孔

色也禮居五常之一猶素居五色之一也中庸言仁
之親親義之尊賢而二者之等殺則屬之禮孟子言
仁之事親義之從兄而二者之節文亦繫之禮是仁
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言知者
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又言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
是知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
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集解以素
喻禮甚確而素何以喻禮未明故本淺進士之說而

愚一錄 卷十

增其前文以足此義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野客叢書據此文謂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
吾能言蓋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為句其說不
可謂無據然禮運引此文中庸亦同此文宋不足徵
也作有宋存焉則上不連之字可知矣
竈本五祀之神故禮有祭竈者與不在羣祀之列安
得有媚與者此二句似當以地言不當以神言也昔

句人以權
奸目之恐非
也蓋公與買
謀叛晉國人
同欲皆曰五
伐我猶能戰
則我與後世
快權震王者
異孔子論蓋
公無道許實
能治軍旅稍
無貳詞是時
孔圍執政廢
歸圍不歸實
則實符孔子
與陽貨彌下
瑕別疑實之
作問詞天子

之夢衛君者託之夢竈君靈公之為君比於竈故王
孫之為隱語亦比於竈謂欲媚此者與其盡禮於朝
廷其尊之地不若迎合於燕私獨處之閒此正王孫
賈祕訣獻芹聖人非輕侮聖人而以權臣自處也五
祀禮注引逸中禮禮文曰五祀皆祭於廟則竈亦祭
於廟禮器譏臧文仲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
也鄭注奧當為饗又云字或作竈正義云奧者正是
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邊豆設於竈
陲又延尸入奧以此知古人之祭竈設祭雖在廟門
愚一錄 卷十

存參
幹臣案鄉射
記鄭注云主
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
主於獲也雖
明言張獸皮
而主於獲猶
作主於中解
惟周禮三曰
主皮注後鄭
云主皮者張
皮射之無侯
通似始以主
皮為張皮矣
乃賈疏則以
為主射此皮
為也

主皮之射以別於不主皮之射注引尚書大傳解之
按尚書大傳有云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
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碩澤宮頒
禽既與虞田射禽不同則必樹之的澤宮習禮又與
鄉校行禮不同則莫設其侯因張皮以射所謂主皮
之射也皮之為質不如甲貫之非難皮之為規小於
侯中之較難故自為力射之科不主皮者不張皮也
明習禮者本張皮為鵠而行禮者乃不張皮為鵠別
以布畫五采之侯何哉禮射之科不同力射之科也
愚一錄 卷十

先儒知有主皮之禮而不解主皮之字誤以主於中
不主於中釋之致後儒強以主皮為貫革而古人習
射於澤宮之禮亡矣馬注以力不同科為力役不同
科與射作對舉又別一義
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何也過者無心之失
凡過於厚過於慈皆不好學之過也惡則有心之失
凡故為薄故為忍皆自作孽之惡也過有當觀惡何
必觀論語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人字

各字黨字俱屬善一邊不兼惡一邊故末句直承上文觀漢外戚傳稱子路不忍除姊喪為觀過知仁後

之注著於釋文而邢疏則本皇疏皇疏故采范注也

漢書吳祐傳稱孫性私賦進父衣為觀過知仁而劉宋時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察也前人引用皆無異義因孔注有小入君子之詞而後人不善會黨字乃兼含惡字所以有欲改知仁為知人者殊不知黨者類也過於厚者為一類過於慈者為一類如此之類皆是其黨也

患一錄

卷十

五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集解無注近世所傳皇本有注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按孟子唯義所在之文與魯論義之與比之文各不相參也宋人誤以孟子此節書義解魯論此節書義遂使適字莫字比字本訓皆無所據最為可疑偽作注者因之又取釋文所載鄭本適作敵莫音慕之說而改為貪慕更非語意矣邢疏云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此為訓詁古義故白虎通諫諍篇言君之於臣無適無莫後漢書文苑傳劉梁辨

韓臣案釋義考云陸氏釋文於無適也無莫也引范氏注云適莫猶厚薄也是適厚莫薄之說見於范氏

和同論言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而李雙傳言其時穎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或言君臣或言朋友然則古訓安可忽哉

或人之問仁而不佞進評其德聖人之答仁焉用佞直駁其詞蓋或乃庸妄者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不必與評大賢人本詣也若以不知其仁為句焉用佞為句則所以論雍者太過豈或尚許其仁子反不知其仁耶按邢疏云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為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佞耶亦

患一錄

卷十

六

以此七字為一句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與女俱弗如此為訓詁正義至陸氏經典釋文出吾與爾魏志夏侯淵傳引亦作吾與爾偶有異字亦無異訓阮氏校勘記據此謂本是爾字不是女字則竊以為未然按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鄭元別傳引云吾與女皆不如也即曹操祭橋元文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女俱弗如也見後漢書橋元傳俱是女字不作爾字安可據陸氏一家之本魏志一處之文而斷

其必當作爾哉

唐孫伏伽傳載太宗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又長孫無忌傳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又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繆誤雜辨引此以為繆誤無理殆只見今古兩注而未攷漢魏羣書也案性與天道先儒皆作性與天通猶言性與天合後漢書馮異傳言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

愚一錄

卷十

七

尙爾

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皆用此義也唐初正義未行古義未昧諸見於詔對者皇侃義疏偽書也足利古本尤偽書也論語久而敬之句義疏本作久而人敬之足利本亦作久而人敬之翟氏作考異為其所惑云當有人字愚按周禮天官冢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賈疏云引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謂他人久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在平仲彼窺見疏有人敬平仲之

說而經無人字遂妄增人字以為古本如是殊不知周禮鄭注引文賈疏引注固本無此字也

未知焉得仁鄭注未智焉得仁見釋文按義疏載李尤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為智也陳支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蓬生之可卷亦未可為智也李讀為未智不勝孔為未知也然攷王充論衡問孔篇徐幹中論智行篇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注引此語皆讀作智不作知疑鄭讀必非漫然者或曰子張自問仁夫子何言智曰里仁篇焉得知以不處仁決之此焉得仁以未知決之句法如

愚一錄

卷十

末

一句義當無二也

魯僖公二十六年當衛成公元年經書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則成公初年尙是甯莊子當國至僖公二十八年當成公三年傳始言甯武子盟宛濮則文公之時安得甯武子執政耶論語邦有道則知應屬成公十二年以後事邦無道則愚應屬成公十二年以前事聖人因其後之優游無為而追想其前之艱險不避故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如此倒裝

則前後闕通無礙矣成公三十六年在位雖非有道之主其末世亦享無事之福觀其十二年當魯文公四年經特書衛使甯俞來聘傳又詳甯俞與宴其時朝野苟交較之奔襄牛射獻犬固可稱邦有道矣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裘以與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做是齊時引此經本無輕字也張橫渠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裳與賢者共做是宋時解此經亦無輕字也疑涉下子華使於齊章乘肥馬衣輕裘而誤衍故釋文於下出衣字有愚一錄

卷十

九

音而此衣字無音但不知衍此字何自始耳攷白虎通綱紀篇引此文亦有輕字邢疏解此句亦釋輕字或別本固有如是者金石文跋尾截邢叔明疏語願以已之車馬衣裳與朋乘服而破做之而無憾也以爲本無輕字則忘卻上釋輕字已有衣裳以輕者爲美句矣

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驥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犁牛乃伯牛之名此說之最奇者淮南

說山訓隼屯犁牛既犂以糞決鼻而鷓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何伯豈差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說之最古者然皆似無當愚以爲此告以舉賢才之方正補前舉才之意耳春秋人才皆拘世類晉宋士流猶限門第夫子欲其破格用人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爾尸不知人其舍諸語氣彼此相類何必如史記家語所言欲稱其子先毀其父致使非仲弓所樂聞哉

祝鮀有治宗廟之功宋朝有定婁豬之醜皆衛靈公愚一錄

卷十

十

臣也是時太子不立外禍將作南子擅寵內難將作夫子有感於衛事而不欲直言衛事也故曰宗廟之中昭穆所係也而不先正其名閭房之內禮法所閑也而反自踰其檢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當今之世齊與晉皆樂禍之國子郢之不立蒯贖之出奔出公之不終夫子蓋早知其難免矣大意與俎豆則嘗問之對好色吾未見之嘆正復隱隱相印解此則一不有一而有不煩別爲之詞矣

憤時嫉俗之人作反樸還瀆之想必以質勝文爲君

幹臣案來子
不應言訓說
亦云行道既
非婦人之事
以下四句是
何氏論語

子如棘子成隨波逐流之人作踵事增華之想又以
文勝質為君子後進於禮其不能兩相濟反致兩相
激何哉自以為君子當如是故耳夫子故示之曰質
勝文非君子也不過野耳文勝質亦非君子也只是
史耳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世者當如此治身者
亦如此安得有七分質三分文之陋說耶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人
有上有中又有下語則無下而止有上其故何也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則非道矣成而上者斯為

愚一錄 卷十

圭

德成而下者即非德矣大匠不為拙工改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彀率聖賢不為學者降高美義正如此不
容添足

道千乘之國章集解引馬包兩說云云其末自下已
意曰融依周禮句包依王制孟子句義疑句故兩存
焉邢疏甚明讀者多誤子見南子章集解引孔安國
等以為云云其末又自下已意曰行道既非婦人之
事句而弟子不悅句與之咒誓句義可疑焉邢疏已
誤作孔安國語矣聊書之為讀古注者祛其惑

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見孟子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見繫詞皆夫子所自任
否亦夫子所言忽曰何有於我哉雖云自謙未免
矛盾若依於從政乎何有予答是也何有解此何有
於我哉又涉自誇不合語氣記少時先大夫訓之曰
此默而識之兩章當作一章上節默而識三句承以
何有於我哉下節德不修四句承以是吾憂也乃以
自任襯起自勉之詞猶出則事公卿一節當作兩節
上文至喪事三句承以不敢不勉下文不為酒困一

愚一錄 卷十

圭

句承以何有於我哉又以自任宕足自勉之詞如此
解則字字妥帖矣歷來攷訂諸家未聞開砌此說敬
識於卷中以諗識者

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內皆泛言餽禮並非
贄禮其作弟子之用者始見於北史馮偉傳及隋書
劉炫傳唐六典遂定為束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作
初入學之禮兩漢之贄無此稱三代之時恐尤無此
稱也或曰然則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
皆教誨之非漢人語乎曰孔注未必如此解邢疏乃

定如此解耳秦誓孔傳束修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則孔注又別語以束修為束帶修飾此亦當然據此見未可信按束修有作束身修行解者若馮衍傳束修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是也有作束帶修飾解者若王莽傳自初束修鹽鐵論結髮束修是也鄭注謂年十五以上也雖主後解已包前解毛西河見攷古家皆宗此說遂力攻此說曰本文有自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此謬立論耳伏湛傳云自行束修迄無毀玷彼之自行即用此自行也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

愚一錄

卷十

禮

彼之以來即猶此之以上也其詞明白如此若以贊物為說又以贊物為薄而云自此十脰脯與十端帛以上乃真有後世影質之嫌矣鄭注見延篤傳凡人臣拜本國之君皆在堂下即拜與國之君亦在堂下具於燕禮觀禮聘禮者甚詳君固不得辭臣亦不敢升也如燕禮主人獻公主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媵爵於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大射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觀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之於天子也又燕禮命賓賓再拜稽首觀

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均是拜於庭非拜於堂者其未嘗辭且升可知矣至聘禮賓觀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觀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至君勞賓介之拜及歸饗餼拜饗餼於異國亦未有不拜者若君待以客禮則不純用臣禮有臣先下拜辭之而又升成拜者有下而未拜辭之遂升成拜者有不降亦不辭即於堂上拜者實有三節不容一概如燕禮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

愚一錄

卷十

禮

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于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於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觀禮侯氏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攢者延之曰升升成拜及侯氏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攢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補經文辭字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又燕禮公為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拜或禮殺或君親辭君

言成拜君親辭見公食大夫禮此皆降而未拜君

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也又燕禮無算爵命所賜所

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

升成拜至此不復此則不待辭而拜於堂者也邢疏

只引燕禮觀禮兩條以例其餘可也反引升拜一節

以咎其泰非也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列國因上堂

而拜人君其始於辭而即升者公然拜乎上其繼於

辭而後成者亦率爾拜乎上不過謂辭讓近偽登降

愚一錄 卷十 多煩不若直拜乎上者為真耳然於待以各禮者既

省其節則純乎臣禮者必將決其藩大聖人所以分

別言之也不讀儀禮便不知儀節直似時人傲誕之

至然則何待聖人始思違眾也耶

固天縱之將聖古注作固天縱之大聖故集解引孔

氏曰天縱大聖之德爾雅釋詁將大也此為古訓屢

見毛傳集注易為謙詞殆非也愚按將有大訓亦有

殆訓此當以固天縱之四字為句將聖又多能也六

引此文曰固天縱之莫盛於聖可以為四字句之證

若郝氏欲讀將為將帥之將則妄矣

忽然在後石經作忽焉在後攷列子仲尼篇史記孔

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引文皆作忽焉不作忽然故

校者皆以今本為誤然文中子關朗篇杜淹引曰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則唐以前人亦有

作然者

語之而不惰者猶云誨之而不倦耳故集解曰顏淵

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蓋為解

愚一錄 卷十 人言怡然渙然不厭多說為餘人言疑焉惑焉自覺

少味矣此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相印自邢疏誤解朱

注因之以不惰字屬學者不屬教者古注遂不可解

惰語字亦不成詞

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三國志

魏武帝紀注引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

權皆略去可與立一層韓李筆解因曰正文傳寫錯

倒當云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近

之攷異者以爲然愚竊謂未必然按淮南子在說苑等前其汎論訓云故溺則捧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其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此段正解論語正同今本安有錯倒之文耶

入公門一節爲本國燕射常禮執圭一節爲鄰國聘享正禮邢叔明作正義誤以入公門爲趨朝禮於過愚一錄 卷十 圭

位升堂復其位皆無著落固非也劉台拱遺書直以入公門亦行聘禮於過位升堂復其位似可附會亦非也按過位者中庭北面之位復位者亦中庭北面之位皆臣位非君位其所以言入又言出言過又言復言升又言降者非攷之禮文皆屬臆說曲禮下卿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過位明明有注此位字確確有據豈容舍之而他求耶攷儀禮大射禮射人告具于公之後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韓案據王伯厚引石林說文據阮氏授勤記及錢

東上此其位也下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此過位也由是而升射而升飲至於舉旅作樂安宴之時司馬正升自西階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大夫降復位此則曰出曰降曰復其位也又燕禮小臣設公席之後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其位也下云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西面愚一錄 卷十 圭

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過位也由是而升獻由是而升腍至於旅酬作樂坐燕之時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東而北上此則曰出曰降曰復其位也鄉黨之文皆在儀禮之中鄭注鄉黨過位云門右北面位注大射復位又云門東北面位則此位字同矣前因君揖之少進而過其位後因卿出以授俎而復其位禮文明白如此說者不求之燕而求之聘則入公門當作入廟門過位之位當作過主君廟門內中

大昕問答知
鄭本作縵孔
木作縵各有
所據為注白
何氏經用鄭
本注用孔本
而二支遂相
亂耳然不以
縵縵飾亦尚
有說李氏中
培曰集注本
邪疏引說文
云細潔青揚
赤色是也又
木孔注云齊
服也則非集
解引孔注一
入曰縵固誤

庭之位復其位當作復聘賓廟門外接西塾之位其
不協於禮亦甚矣

爾雅一染謂之縵再染謂之窳三染謂之縹攷工記

三入為縵五入為縵七入為縵二支相承兩處各別

鄭本論語經注皆作縵故注攷工即引鄉黨孔本論

語經注皆作縵故注鄉黨止引爾雅邢疏謂似讀縵

為縵正得其實因集解用鄭本而所採乃孔注不知

者又改一入為縵作一入為縵而其說遂不可通其

語亦不知所出讀注者不可不攷也

愚一錄 卷十

堯

集注以席不正不坐在必齋如也下自為一節集解

則以席不正不坐冠鄉人飲酒上合為一節攷史記

世家述此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而墨子非儒

篇曰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亦

曰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則似此本兩儷不

知何時孤出也

入太廟每事問前文有子字為人譏知禮起本也

此文無子字正夫子在廟中實事也並非重出故不

注重出皇本有鄭注云為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不以紅紫為
縵服耳非如
孔注謂似齊
服喪服也江
氏示曰節必
用正色如深
衣純以縵純
以青純以素
是也
幹臣案集氏
循補疏云釋
文作居下客
若百反武進
戚氏玉琳云
居不容高居
家不以容禮
自處孔注云
為室家之敬

雖久謂因一
家之人難久
以容禮敬已
也尋常從釋
文作案開成
石經亦作居
不容戚氏說
是也前人之
解居不容者
者審矣然未
有以坐如尸
纒出疑不尸
纒出居不密
立說如此情
者

義疏曰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生平常行
之事故兩出也各本皆脫此注疏

寢不尸嫌其安寢而為端坐象也居不容嫌其家居

而用出門禮也古人惟坐如尸出門如賓耳釋文出

居不容云古陌反或作居不容羊凶反孔注為室家

之敬難久解容字是也包注布展手足似死人解尸

字非也

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也車中內顧魯論語也見釋文

按文選東京賦有車中內顧句崔駰車左銘亦有車

愚一錄 卷十

辛

中內顧句皆用魯論不用古論又漢書成帝紀贊云

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注云今論語

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

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

本無不字所引包注亦無不字皆與今異也惟何氏

既從古本有不字而採包注乃無不字致後人見其

參差又以經改注其為譌誤遂不可究矣

愚一錄卷之十終

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十一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論語下

今以及門為受業之稱古則以及門為仕進之稱鄭注堯典闢四門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引見詩緝又鄭衣正義注夏官太司馬帥以門名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

愚一錄

卷十一

一

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觀此兩處注乃知論語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其意有如此邢疏以為仕進之門故連上先進一節解之又連下德行一節解之今按鄭氏本以德行節合前章惟皇氏本分德行節另為章其疏云此章初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畫並從孔子許可而錄在論中也據此謂古本有子曰字者不足信謂古注不連上章者亦不足信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閔子事後母語見藝文類

魯序案王氏夫之不信此說與公治長誠為語耶同部既且云單之為義

其正釋大也其借用盡也唐宋以前無有作單漸用者愚案尚書無虐於獨孔弟也後漢書歐陽歙傳門單子幼未能傳學是單之為義亦不盡訓大與語者至於晉書光逸傳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南史顧協傳為廷尉正

冬服單薄且明言衣服之單矣雖謂唐宋以前不作單論語補疏引漢書杜邳傳又引後漢書范滂傳引藝文類聚又引太平御覽證偽信事後母之說矣

聚孝部引說苑云云又見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云或以為出韓詩外傳者誤也後漢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據此則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即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父無黜妻之閒母無薄子之閒昆弟又無異同之閒不苟從親之令正善感親之心其所謂孝當即指此後人不信古書又不從古注解此節乃泛然無著矣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公羊傳

愚一錄

卷十一

二

並紀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史記亦敘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攷是年夫子七十一歲顏子當有四十一歲據少孔子而史記言夫子十九娶上官氏又一年生伯魚其後伯魚五十歲先孔子卒以五十加二十為七十則伯魚正先一年卒顏淵恰後一年卒引喻沈痛最為迫切曲禮正義引許慎語以為假設之詞家語出王肅手又增錯誤之說而此章乃紛紛可疑矣毛西河謂顏淵之生少孔子三十歲當作四十歲顏子之死值孔子六

十一歲當作七十一歲實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說辨而確矣然愚謂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不云死時若干歲家語亦言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而晏增云三十一歲蚤死是王肅之誤非史公之誤但知淵卒在哀公十四年非哀公四年則從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亦未必有誤耳

皇侃義疏本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本有曰字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亦有愚一錄

卷十一

三

曰字孫奕示兒編云子樂必當作子曰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知由也不得其死何樂之有此則全不討論而率為議論欲改古書以就已意矣集注引或人說亦同此阮氏作校勘記亦主此皆非也又文選崔子玉座右銘班固幽通賦李注皆引子路行如也句而不及若由也句翟氏四書攷異云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似又杜撰古注以助已說未免敢於欺人

辭臣案韓李
解云死字
當為先字
誤上文云顏
淵後下文云
吾以爾為先
白回何敢先
其義自明無
死理也程子
外書亦同然
焦氏補疏謂
毛西河說於
精善西河說
見聖門釋非
奪今從之

犯圍而先出則在不在回固早知之也解圍而後至則死不死子尚難決之也情事本顯然問答亦常語說者必欲改死字為先字則反無理矣呂覽孟夏紀勸學篇有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彼以顏比曾此即可以曾証顏安敢畏與何敢死正一意耳檀弓之畏厭溺鄭注皆訓死此之畏於匡邢疏兩言鬥而史記集解引論語包注已無所愚一錄

卷二

四

敢死作已無所致死其大旨不煩言而瞭如矣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讓語自知其無當何以之問也吾與點也此句是慨嘆語深惜彼徒抱所以之才也解此則首尾皆貫蓋夫子本賞三子之志曾點本不及三子之志無如當時莫有知者兵農禮樂徒付虛言反不如風浴詠歸猶能適意故以感慨出之不云欣然喜曰而云喟然嘆曰其意可知矣曾點亦知夫子本賞三子之志而言下並不及三子之志故姑即何哂由也一語究出孰能為之大一語使後

世知晒在其言非關其志邪疏於唯求則非邦也與
唯赤則非邦也與皆作夫子自言並非曾點再問其
理更了然矣後人不得其解撰出天地同流堯舜氣
象一派虛機漫無實際總由於異乎喟然字未嘗入
想耳

克已復禮四字古志之言也見昭公十二年左傳出
門如賓二句曰季所引也見僖公三十三年左傳惟
皆是古有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不然先生所訓本
弟子所行何必獨以是一言自表耶克己之己字即

愚一錄 卷十一

五

由己之己字曰視曰聽曰言曰動已也勿視勿聽勿
言勿動克也去非禮則復於禮矣此正為斯語申明
下手功夫也情非所以施於身傲非所以加於人不
欲勿施乃如賓如祭之本旨在邦在家則出門使民
之實際此亦為斯語申明下手功夫也若空拈克已
復禮四字曰去私空拈出門如賓二句曰主敬則於
為仁者何與此後世講學語非聖門求仁語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三猶字
義既同三猶句義亦同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

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質文同者何以別虎
豹與犬羊邪注本直截不煩添補蓋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九字為一句惜其以去文存質為君子也下
即緊承云果其以去文存質為君子也則文無以別
於質質無以別於文虎豹之鞞何以別於犬羊之鞞
哉古注斷不可易人未盡悉故略為申之

管子形勢篇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
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
臣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愚一錄 卷十一

木

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
不子觀景公用此語有信如二字管子述此語亦有
故曰二字則其為成言可知又漢書武五子傳壺關
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皆於句中著則字是句中各有
側勢歸重於君父亦得體也
明慎用刑之意不厭詳求剛愎任情之人乃欲偏聽
古豈有不須兩辭而折獄者哉論語之片言即呂刑
之單辭也書正義引此文說之云孔子美子路曰片

孫廷榮集注
用蘇氏說以
身先之先字
本活讀作去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
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
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深
得論語之旨亦即孔注之意惜乎邢疏失之也按孔
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
子路可子路固無與人訟之事此亦非謂子路有速
折獄之才不過明訟辭之難信訟者之難聽苟欲據
其半言而折之必如子路之言乃可非子路所言固
不可也言中極美子路之誠於立言故下證以宿諾
憑一錄 卷七

蘇又宋字文
據載程允夫
引孟子堯曰
勞之為證勞
亦讀去聲

釋文
云鄭

之二字皆如字非也
天下有一定之名而無不定者祖孫父子是也有不
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後人論正名謂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殆不典之言毛西河云假如
入考廟而為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即禰閔雖
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
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而所謂祖孫
父子則未嘗易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湯然書稱祗
見厥祖其為祖之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汗廟秉鬯
憑一錄 卷七

釋文
云鄭

君之子也是子輒也又季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贖也然且哀十六年崩贖入衛見弒兩經師般子起篡立然後輒返衛為君諡贖曰莊公崩贖於彌廟是不但父贖且又彌贖者其前此彌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而非彌也名有然也後之彌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彌也而實考也其事之先後如此乃曰不父其父而彌其祖不亦冤哉然則所謂正名究屬何名曰古注正百事之名是也而此間時事此論隱情尤在輿師拒敵之舉

愚一錄

卷上

九

宣二年秦師伐晉傳謂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師伐楚時稱為有名之役故檀弓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攷哀公二年崩贖入戚至哀公十四年崩贖猶在戚相安至十有二年之久蓋南子猶在國人未附輒固不肯納贖亦不敢歸其時惟知拒敵惟言拒仇不謂拒父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子在衛輒之當國久矣贖之外援散矣當此而不知迎父不能讓父得不謂之拒父與夫子不切言何名而泛言正名此中實具妙旨不究其本末

幹臣案庶氏論語補疏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下之詞也此人也二字亦與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

未易明也

衛有公子荆魯亦有公子荆見哀公二十五年左傳此哀公嬖夫人之公子也衛有公孫朝魯亦有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此魯之成大夫也又楚有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左傳鄭子魯論記此二人皆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冠以衛字別於魯人耳

無恒之人巫醫不能治其病無恒之德周易不能占其兆上下相承首尾如貫當以緇衣為據惟彼巫醫作卜筮更與不占吻合今朱注不用鄭注遂至不得

愚一錄

卷上

十

其解

荀子大略篇言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說苑善說篇言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七經小傳疑人也上當有脫字不審何字得毋即荀子所云野人耶抑說苑所謂大人耶要不如集解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又沒齒無怨言古似連下貧而無怨難故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據此似非服

之是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

管仲之有功正服管仲之用故孔注曰以其當理也治獄之官名理治人之罪而當理如孔明廢廖立為民廢季平為民皆治罪也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魯論公叔文子注又云公孫拔攷檀弓注文子衛獻公之

孫名拔或作發然則拔其本字也發其取字也王伯厚紀聞言論集解孔注本是拔字錢氏養新錄又云見倪氏四書輯釋載朱注亦是拔字則作枝者乃

傳刻之訛非作注之誤也又按發與拔聲相近字本

愚一錄 卷十一

十一

通詩武王載旆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說文士部又引作載拔與枝形相近字易混後漢書吳良傳注

引此作公孫枝定三年盟於拔公羊又作枝古書之字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云云史記齊世家桓公自稱曰寡

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云云曰三日六日九皆自定其數不容別羣其數矣後

人據穀梁之詞拘范甯之注遂致紛紛立說其實不

幹臣案根五李氏曰按此九字例以左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再合諸侯三合大大應作數目字但管子國語史記與符九數而與不以兵車相詩穀梁衣裝

之會十有一又與九不符鄭康成則自謂至蔡邕中謂去實與陽穀而挑又兵車數止八於鄭云與穀數也去實而數傷穀又或分蔡邕會盟為二或取公子猪與齊來盟台為九劉炫聚之而數洪為九然兵車之會又少一

十一

劉轉以襄梁為誤宜曰兵車會三要之皆非確據至論語那疏本范注而去北亦陽穀王伯厚文謂自幽至推凡十二會則意林則謂始幽終推合者九崔氏則謂自幽至凡九陸隱漫錄文以左傳復會即齊始為陳去此否及初會

以兵車不過不純以兵車耳未必盡衣裳之會也穀梁於兵車四會傳凡四發而傳文惟甯母釋之曰衣裳之會也注文惟陽穀特解之曰所謂衣裳之會其餘則無明文可知其訛述之而不能詳指之矣

陳子車之臣稱家大夫見檀弓文季康子之臣稱屬大夫見左傳申豐名下注毛西河據此謂臣大夫之稱猶家大夫之稱及屬大夫之稱耳似以公叔文子之臣大夫為句僕為句公叔文子之臣非句也其說甚明而古注不爾據孔氏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

愚一錄 卷十一

十一

之使與己竝為大夫則仍以公叔文子之臣六字句

大夫僕三字句如今所讀矣

論語記請討陳恒之事有之三子告一段而左傳無之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左傳載請討陳恒之詞有

舊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廟堂謠算私記不具也兩相表裏乃明宋人不敢駁論語而敢詆左傳謂聖人

不計利害已可疑矣胡氏至謂孔子有不是而欲為孔子補不足曰惜也先發後聞可也吾不知其率三千弟子奮臂而前耶抑戢手而罵耶其為妄誕至此

鄭而收實與
賜殺均未為
允惟楊氏士
勳殺疎林
氏獲現空傳
注及維氏沁
說均始北齊
而終葉邱中
去賢與陽穀
三家之說相
同為最當也

外注云弟子
記夫子此言
之時曾子因
言夫子賢易
象詞有如此
者其旨一也
故併記之亦
恐是曾子門
人所記也
韓臣案史記
家語子貢見
願憲漸而不
憚終身恥其
言之過也潘
大論交際篇
孔子疾夫言
之過其行者
申說自有所

集注似不宜收錄

主忠信三句在學而篇為重出以其與上文君子不
重節不相承也不在其位二句在憲問篇非重出以
其與下文曾子曰節正相發也注家於在前者不注
重出而在後者例注重出遂使彼此俱失此君子思
不出其位句本屬良象但省以字耳若不附上文則
襲語無謂孤懸尤無謂邢疏連章解之曰此章戒人
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
之政事也會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言思慮

愚一錄 卷二

所及不越其職是集解於上節本不作重出而集注
乃於上節下注曰重出今遂不知其本然集注曾子
曰節云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
自承疑今本重出字殆誤衍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本屬一串今解為兩平或謂如舊說而字必易為之
字此矣也雜記言有其言而無其行表記言有其辭
而無其德皆以為君子所恥今之而字同彼而字正
不必改為之字而後可通耳

本近人李根
五日折讀而
字亦無礙蓋
言本不可過
行也今而過
其行景可恥
說說正可存

韓臣案張子
正義以伏義
補農黃帝七
舜禹湯為七
人七經小傳
又謂得位制
作者七人即
堯舜禹湯六

集解以夫子固有誠志六字斷句容注以於公伯寮
四字向下領文攷史記引寮下有也字義疏本寮下
亦有也字其疏云景伯既告季氏有誠志又言吾若
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
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按吾
力下著猶能二字則肆諸內應有不能一視皇疏較
明於邢疏也

凡言次者必先言上太上立德是也再言次者必終
言下民斯為下是也賢者辟世節特書賢者辟世句
謂此乃天地閉賢人隱之常法也萬不得已不辟世
而辟地又不得已不辟世而辟人其塗愈寬其心愈
苦以三次字分人事非以三次字分人品故不言上
亦不言下當合作者七人矣為章包注謂長沮桀溺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諸人皆夫子
目擊之且心許之故指數之曰作者七人矣若如鄭
氏增入伯夷叔齊等古人并為十人則於時人不類
如王弼即指伯夷叔齊等逸民雖合七人然附此章
不類其後改為黃帝神農等益無謂矣

愚一錄 卷二

謂此乃天地閉賢人隱之常法也萬不得已不辟世
而辟地又不得已不辟世而辟人其塗愈寬其心愈
苦以三次字分人事非以三次字分人品故不言上
亦不言下當合作者七人矣為章包注謂長沮桀溺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諸人皆夫子
目擊之且心許之故指數之曰作者七人矣若如鄭
氏增入伯夷叔齊等古人并為十人則於時人不類
如王弼即指伯夷叔齊等逸民雖合七人然附此章
不類其後改為黃帝神農等益無謂矣

武周公此即
李氏所謂必
求其人以實
之則蔡者也
幹臣案蔡新
錄云放唐石
經莫已斯已
皆作人已之
已而已作已
止之已釋文
莫已高紀下
斯已同與石
經正合論語
皇氏義疏云
言孔子確確
不宜隨世變
惟已而已是
唐以前論語

莫已之已斯已之已釋文皆音紀惟而已之已乃云
止故注斯已而已矣句云徒信已而已疏亦用其語
云徒信已而已自集注出以斯已而已並作以音世
遂不知此字

夫子初適周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蓋年三十
繼適齊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年四十二自定
公元年歷定公十四年為居魯時及仕魯時史記又
於其下曰孔子年五十六此後五適衛三適陳一適
蔡所紀仕衛靈公主顏讐由等事在適衛之第一次

愚一錄 卷上 五

其後將適陳過匡過蒲仍反衛所紀主遽伯玉見衛
南子等事在適衛之第二次其後將適宋又過鄭遂
適陳所紀遭桓司馬陳侯周等事此適陳之第一次
也既而去陳又適衛有靈公伐蒲之事為適衛第三
次既而之晉又反衛有靈公問陳之事為適衛之第
四次其後復如陳所紀聞桓釐災聞康子召等事此
適陳之第二次也已而遷蔡又如葉復反蔡論語所
謂從於陳蔡孟子所謂阨於陳蔡皆在此時此適陳
之第三次與適蔡之第一次也自此而南之楚仍反

衛與出公周旋受孝公公養在哀公之六年為適衛
之五次孔子時年六十三史記總承云孔子之去魯
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由五十六歲計之加十有四年
則六十九歲矣適衛最多居衛最久史記次第為詳
惟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
其初載在第一次適陳時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載在第二

次適陳時近人皆以為誤分然史公豈無据者况語
本相同事易并合其所載乃各出必非不考矣若問
陳一章與在陳一章相去五六年之久而經文連絡
遂致注家牽混今按事蹟為說則明日遂行四字當
屬前章之尾在陳絕糧四字當屬後章之首注家偶
於此兩句無注因誤為聯綴失於割斷耳又據孔子
世家冉有歸魯在從於陳蔡之前据弟子列傳子張
問行正在從於陳蔡之間何以四科所列又有冉子
而反無子張是又讀史記者所忽也或德行一節亦
當自為一章與

愚一錄 卷上 六

皇本經文云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參下有然字集

幹臣案說本
於袁簡齋論
語解而請家
有傳體百王
作憲萬世以
及以此示顏
淵推顏淵可
以與於斯之
賢真無當矣

解包注云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參下亦用然字
据此則無論本有然字未有然字其當從釋文讀所
金反無疑矣韓李筆解誤云參古驂字集注因讀作
驂音殆不如從古

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太平
御覽四百十九仁德類述論語無求生以害人按唐
石經仁正作人邢氏疏仁作人惟經文及注文不誤
或据此為異則反覺不考按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
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引文皆作君子殺身以成仁

愚一錄

卷十一

七

無求生以害人第句之上下倒耳

魯論記仁也孝也或數人同問知也仁也或一人屢
問答詞不同由問詞各異也而記者所詳在答則所
略在問故第括以問仁問孝云爾顏淵問為邦非問
為邦也問時也問輅也問冕也問樂也數者皆切為
邦故括以為邦說者不知此似大賢只舉二字聖人
泛答四事遂為帝王極則則豈有毫無建樹徒仿製
作頌一篇太初歷乘一兩金根車戴一頂平天冠奏
一部太子樂而已備治天下之務哉以此求之則於

問孝問仁問知亦無疑矣

漢書蘇氏傳贊中論壽夭篇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成
仁害仁兩句皆以害在成先潛夫論潛歎篇風俗通
正失卷羅隱兩同書真偽篇引眾惡眾好兩句亦以
好在惡先蓋文勢如此為順非引者如此誤倒也集
解載王肅注云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
好惡不可不察也則望文作者已然矣

愚一錄

卷十一

夫

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蒞以威其
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
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以知仁莊總貫入禮字也又載
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
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此以及守洴動總
貫到民也白文於前三層點則民不敬於後四層點
動之不以禮文義分曉密緻如此則不容別為之說
矣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鄭注蕭牆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此解最的當見此乃魯君之屏也又注云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此語却贅設又誤為季氏之家矣惟方庶常觀旭作論語偶記謂是時哀公欲去三桓而季氏謀伐顓臾憂在內反攻在外乃田氏篡齊先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為正未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蕭牆之內何人魯國之君耳不敢斥言而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

愚一錄

卷五

尤

顓臾實憂魯君疑已將為不臣而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此論足明古注之義而並補古注之缺

祿去公室以宣成襄昭定為五世政逮大夫以文武平桓為四世經典稽疑乃欲去定而上數文以為五集解孔注又不及桓而中增悼以為四皆與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顯有不合蓋其時公室指定昭公故上推襄成宣只有四不及文猶大夫指定文子推武平只有三未

幹臣案謀高作禮古無謀

及桓也其說惟毛西河最詳云祿去公室即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中立者然而一是四世一是五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室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據左傳公室之衰自東門襄仲殺嫡立庶始季氏之強自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始公室由宣始大夫由文始鑿然不可易樂祁在昭公時言之平子猶執政故曰四世三世夫子在定公時言之桓子已執政故曰五世四世其數桓子不數悼子者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

愚一錄

卷五

平

平子之立即在昭之七年而是時悼子已先逝未嘗繼為卿即不得繼執政解此乃知舊注不及桓新注不及文皆由誤并悼子數之耳此皆經典確据非容後儒臆說者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韓詩外傳四卷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按荀子以躁為傲從魯論也釋文云魯讀躁為傲韓詩誤躁為

字此于... 攷異所謂... 慎所引古... 九經字義... 同者附錄

誓則引文之異而不全者耳然皆不云論語得毋亦

屬成請耶

釋氏有貪嗔癡三戒又有淫殺盜三戒晴江翟氏曰
竊論語而敷衍之是也蓋色由於癡極於淫鬥由於
嗔極於殺得由於貪極於盜凡釋家之近理處皆竊
儒家之中情處

見善如不及草冠以孔子曰齊景公章上無子曰說
者紛紛致疑且末句其斯之謂與無牙承程子欲加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齊景一章之首胡氏又

愚一錄 卷二

三

欲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其斯一語之上朱
子定從其說因改此無德而稱為無得而稱使與泰
伯篇同詞如此說經非所以尊經也攷朱子同時有
蔡氏集說名節其書今刊於通志堂九經解中將此兩章合為一章其
說曰見善如不及謂齊景公也隱居以求其志謂夷
齊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
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
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
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

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
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
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即
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如其說章句頗完
具不必改矣

陽貨欲見孔子欲見聖也孔子之答陽貨以辟咎也
郝京山據留侯世家載留侯發難語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
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諸曰未

愚一錄 卷二

三

能皆張良自答非高祖所答至下文豎儒幾敗乃公
事一句方是高祖語證此章兩曰不可亦陽貨自答
非孔子所答至下文諸吾將仕矣方是孔子語所見
甚是其證亦切於聖人之不惡而嚴尤為寫生也
公山魯之叛臣也佛胥晉之叛人也大都陽貨一流
耳此則求見而不能彼則來召而欲往且妄思藉以
行道雖愚人不至此聖人肯為此乎晴江教授作四
書攷異但雖引異文未及申明異義獨此兩章按語
能兩解之余故取其意而申其說攷史記孔子世家

言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仕是召孔子者季孫非出公山氏也定公十二年左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是伐費人者孔子非之公山氏也蓋費本巖邑狃尤跋扈季氏所不能制者於九年召孔子使共圖之其後孔子爲司寇卒墮費公山爲戎首卒奔齊此史文之明白可据者翟氏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善哉論也据此則魯論公山弗擾以費畔向事之緣也召字向事之

愚一錄

卷五

三

幹臣案季氏中培曰竊疑詩序勢之周公繫之召公字曼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其曰南齊安溪寧氏請北鄰

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子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公山弗擾章之義如此又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申牟佛肸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翟氏曰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氏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爲說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佛肸章之義如此二南國名也非第地名也見逸周書昔有南氏有力臣力均勢敵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泛以爲南方者非也二南又樂名也非第詩名也据左傳季札觀樂及舞象箭南籥云美哉猶有憾此指文王言必不可訓以南夷樂因此而推

愚一錄

卷五

三

之風發後而
南方之風和
厚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
南風然則一
南云者但取
其風之和而
非以其地之
限詩曰以雅
以南以籥不
備雅正也南
和也二雅二
南之名以此
而也

詩之以雅以南禮之胥鼓南皆當從程大昌之說漫
以為任昧亦非也汝為周南召南矣乎義當主此
鄉原之鄉如字而古注一讀作向鄉原之原亦如字
而集注定讀作愿愚以為鄉讀向非也原讀愿是也
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又曰生斯世也為
斯世也善斯可矣此豈非愿字乎又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此豈是向字乎示兒編必以古注為是集注為
非謂如荀子愿慤之稱則是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
合污以媚世殊不知狂狷兩種不能為鄉原嗚呼一
愚一錄 卷上

預對曰安而卒貿貿出此陳涉江侍御有云自賢者
對以為安而人子乃不敢安矣此論極善然其說有
本邢疏末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幸我
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
謂敢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宋劉須溪作安
齋記正主其說或以為始於安齋記則非其本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石經作惡居下而訕上者按皇
疏云又憎惡為人臣下邢疏云謂人居下位皆無流
字則有流字者始因紂之不善節而衍也鹽鐵論大
愚一錄 卷上

憂亂安民殆有見哉不然石之紛如徒人費皆將以仁許之矣

古本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多之門二字律以前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亦應有之門二字否則歌而過孔子荷蕢而過孔氏過字皆無著矣疑鄭本自有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為書名故注孔子下句曰下堂出門包本自無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為書事故注孔子下句曰下下車按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

愚一錄 卷廿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猶有十餘句頗似一色語非莊子敷衍入已書殆記者刪取入魯論耳諸書或稱楚狂或稱接輿惟莊子多以楚狂接輿為連文按莊子能紀其歌詞必能舉其名號不比他篇荒唐寓言也皇甫謐高士傳因接輿二字撰陸通一名其為影射可知或反據此以為接輿是書事非書名則未免為元晏

幹臣案四書選等條說文正夜去田器案說交原作草田器

曾作芸田以杖荷以用也杖以行杖則條友菊程曾辨之

所竊笑矣

今何氏集解本滔滔者古孔氏注本則作悠悠者故史記孔子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晉記總論注亦引論語孔注曰悠悠周流之貌此等處若非釋文出滔滔曰鄭本作悠悠人必以史記文選注為誤矣何氏既從今本又用孔注故改悠悠為滔滔以合正文

愚一錄 卷廿

表

說文引論語以杖荷筱字从草玉篇引論語以杖荷筱亦从草釋文云筱本又作條又作筱蓋筱正字筱借字條首字諸本無从竹者惟義疏本从竹殆為今包氏注訛也按包曰丈人老人也筱竹器攷史記孔子世家注包曰丈人老者筱草器名此當是包氏原文今本或傳抄妄改

集註收福州時寫本於子路曰句路下有反子二字蓋以不仕無義云云為夫子對子路語也袁氏所著雜說又欲於至則行矣句下置見其二子焉一句蓋以不仕無義云云為子路對其子語也福州寫本固不足據袁氏改本尤為可笑按鄭氏於子路曰以下

注云雷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明明可想豈咄咄書空耶若移置其文則長幼之節句胡爲而來君臣之義句亦無緣而發此皆未讀古注之謬也

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音涉雷反按書無逸之詩張本或作侏張亦作侏張即所謂陽狂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蓋鄭本不以朱張爲人名也漢書地理志吳地引謂虞仲夷逸師古注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是亦不以夷逸爲人名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舉其目曰伯夷叔齊曰虞

惠一錄

卷上

考

仲曰柳下惠少連五者舉其人此爲的當之解不然何以下文有及者又有不及者自包氏誤注此逸民爲七人王弼又移以注作者之七人而古義隱矣晉語之詢於八虞賈注以爲周之八士逸周書之尹氏八士或又以爲周之八士圓其說者謂尹氏而虞官亦近之矣按既作虞官則非隱士而蕭子雲詩有季隨躡遺軌之語既爲尹氏則無別氏而克殷解又有南宮忽等名且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仲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無二

也此節伯仲叔季皆有二與班氏說異豈班氏本別耶按論語此篇多載佚文如太師少師諸樂官周公魯公之遺訓以及此章之周八士前文之魯士師皆無斷語而錄人論語殆不可攷者集注獨於柳下節收胡氏說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恐未必然也

古書引魯論之文多作孔子之語漢書藝文志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伯厚漢志攷獨摘此一條爲誤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惠一錄

卷上

考

爲致遠則泥章懷後漢書注亦獨言此一條或別據皆非也攷日知其所亡二句列女傳注引亦作孔子語博學而篤志二句後漢章帝紀正經義詔亦引作孔子語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亦引作孔子語其惟聖人乎董仲舒本傳注亦引作孔子語即子夏一人所言已多如此其他諸人所言不問可知矣獨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二語則的是本之孔子非舛之子夏者按韓詩外傳載孔子遭程子事有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

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此皆對人紀事之詞不比他書泛引論語者宋人乃偏以此語爲有弊則又何也

衛公孫朝章一稱仲尼叔孫武叔兩章四稱仲尼陳子禽章一稱仲尼按魯論外人多稱孔子門人多稱夫子無稱仲尼者此獨連出仲尼字且有其死也哀之語殆生時以爲字故不敢徑稱歿後以爲諡故不妨通稱乎攷檀弓載哀公諡孔子之詞云嗚乎哀哉尼父注云因其字以爲之諡此爲確据不同旁證因

愚一錄 卷七

筆

悟孝經所云仲尼居中庸所云仲尼曰皆諡也後人藉口爲弟子可字師子孫可字祖者似亦未深考矣孟子書終以由堯舜一章孔子書終以堯曰咨一章翟氏晴江攷異以爲書之後序亦得古書常例然其中雜引書詞未經聖論實有缺佚難解者如舜亦以命禹一句下接曰予小子履一段鄭注論語竟以爲舜命禹事見書湯誥正義韋昭注國語亦以爲舜命禹之詞見王子晉篇於文義似順而辭義不類豈大戴禮所言湯名墨子所載湯說二公皆未之攷耶惜

其解不傳其辭不備想必不以履爲湯之名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罪即當朕身以爲湯禱大旱之詞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過惟予一人以爲武王告泰山之詞語意多同證引易混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二語以爲湯之詞漢元帝紀顏注詔中所引百姓有過二句亦云論語載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惟漢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顏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此則不可解

愚一錄 卷七

筆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謹權量一節上冠孔子曰又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興滅國一節上亦冠孔子曰文選兩都賦序注及爲諸孫置守塚人表注俱引興滅國二語逸民傳論注割引舉逸民二語皆有子曰字据此似漢書歷律志所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云云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乃正得結此篇之義今人概以爲周初新政作本朝頌語者或亦有不足信者耶古時子張有兩篇即分堯曰末子張爲一篇也按子

張問仁於孔子與子張問政於孔子其記事似同例且尊五美屏四惡行五者其記詞亦同例翟晴江疑陽貨爲子張問仁之文當在堯曰篇子張問政之首蓋錯簡在公山佛肸兩章間也其說亦不爲無見然必謂寬則得眾四句即前恭則不侮五句之脫爛不全而錯出於此則近於妄作不敢以爲信

王充論衡有云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以崔爲高桓寬鹽鐵論有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以躁爲傲揚雄將作大匠箴有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以仍

愚一錄 卷二 爲仁論衡明雩篇以歸爲饋韓勅修孔廟後碑以室爲室蓋漢時齊魯論古論前行未經考定各守傳習其後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如傳不習字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猶吾大夫崔子也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吾未嘗無誨焉魯讀誨爲悔今從古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正唯弟子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川湯今從古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絕今從古亦然 下如授魯讀下爲趨今從古瓜祭魯讀瓜

南史本紀不載帝訓釋論語而陸氏釋文於事君數引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已之功勞也又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

魯臣案竹垞朱氏曰梁費

爲必今從古鄉人儻魯讀儻爲獻今從古君賜生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仍舊買魯讀仍爲仁今從古詠而歸正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可以折獄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好行小慧魯讀慧爲惠今從古謂之躁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矜也廉魯讀廉爲貶今從古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愚一錄 卷三 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又可使治其賦也鄭注未言魯讀何字梁武則云魯論作傳此皆鄭改讀之字也計五十事已得二十四事據此以讀兩漢人所引其異同可以意會矣

眾星共之鄭本作拱先生饌鄭本作餽舉直錯諸枉鄭本作措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哀公問社鄭本作主則吾必在汶上矣鄭本無則吾字子疾病鄭本無病字空空如也鄭或作慳慳子之迂也鄭本作于有直躬者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

射乎必也句
散無適也無
莫也適作散
莫自難云無
所食也否
黨之小子句
截子之燕居
作宴居作并
異乎三子否
之撰作候讀
曰詮詮之言
善也詠而歸
作饋曰饋酒
食也在陳絕
濕作振音長
下榻也歸孔
子麻歸作饋
厲已讀為賴

貢萬人鄭本作謗丘何為是鄭本作丘何是而謀動
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惡微以為知者鄭本作絞
齊人歸女樂鄭本作饋消消者天下皆是也鄭本作
悠悠朱張鄭本作侏陟階反此釋文所載鄭本中之
異字也不審從古讀耶從魯讀耶
釋文所據之本即集解通行之本也其中與今亦有
異如所出患不知也無人字出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多我字有作得出君子人與君子也無一人字出
子有亂十人無臣字出沒階趨無進字居不容云苦
愚一錄 卷十一 聖

句皆讀論語者所當討論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
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案鄉黨無此文或注
有此語常在過位節而今集解未收也
又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
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
尊大之焉據此知子貢所言譬之宮牆正指魯君宮
牆所言得其門而入即此之自下門入也宗廟百官
皆實事非虛擬也
愚一錄 卷十一 聖

愚一錄卷十一終 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十一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孟子

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趙岐本傳末則云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劉氏刊誤云要子當作孟子據此趙氏章句前有程氏章句又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註七卷陸善經熙孟子註七卷唐志有蔡母遂註孟子七卷陸善經註孟子七卷今惟劉氏註見於史漢註中所引者尚

愚一錄

卷三

有十數條陸氏註見於音義者有三數條蔡母註見於文選註中所引者數條而程氏鄭氏皆無所見矣又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今其註惟存呂覽國策淮南三書而孟子亦無所見音義則宋志言張鑑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字音一卷二人唐書有本傳而其書已久佚今所傳者孫宣公二卷而已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班志引檢作斂趙注亦釋檢為斂此正常平法也管子國譜

孫宣公孫氏
其依趙注
撰正義十四
卷則邵武士
人偽託孫名
也說見宋子
晉錄

籍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錡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孟子之說即管子之說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主之而閻百詩四書釋地非之曰古雖豐穰未有人食與狗彘者意謂即下章之厚斂以養禽獸耳按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樂記夫豢豕為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又凶年則馬不食穀是豐年馬亦食穀也穀豆皆人之食則犬豢故人之食矣閻說誤

愚一錄

卷三

史記有梁襄王又有哀王竹書則有襄王無哀王史記襄王之十六年即惠王徐州相王後改元之十六年也顧亭林據竹書則事事皆通閻百詩據史記則事事皆窒通鑑從竹書紀襄王之繼惠在愼觀王二年壬寅又從史記書孟子之至梁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則由乙酉至壬寅殆十有八年不應如此久留梁亦不開其後再遊梁也蓋此兩書不可兩据据竹書則孟子至梁當在梁惠改元之十五六年不得在三十五年据史記則南辱於楚句當用國策楚使景舍救趙事不得用楚使昭陽將兵事否則以襄王事

為惠王事矣以理論之惠王會徐州以前尚未稱王孟子何據稱王則史記謂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非也魏世家楚世家於惠王三十六年之內並無與楚戰何至為楚辱則史記以後元之年為襄王之年而紀楚昭陽事亦非也特竹書係偽託後人難徵信不如從史記為得耳

趙注亦似有疑於此故南辱於楚句不注

春秋時諸侯爭霸猶知尊周故孔子未嘗勸以王戰國時七雄爭王早已無周故孟子多勸以王此是古今大變定於一之論孰能一之對已逆料封建之必

惠一錄

卷三

三

變為郡縣矣

莊暴章諸樂字皆音洛惟鼓樂一樂字當讀岳此說始於宋陳善捫虱新語及明郝敬孟子解至閻百詩四書釋地可謂的確不易矣或謂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舊註讀上樂如字以為趙注有本不知儀禮當如此讀孟子不當如此讀也不然好樂亦佳事何至見問而變色好樂亦古事何至欲對而無以且方言鼓樂何旁及川獵而又以敖辟之齊樂由箭韶之舜樂耶後漢書臧宮傳引黃

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正是此樂樂之證

詩大雅靈臺篇王有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按疏引作三十是詩本作四十非也何以明之詩正義以為此解正禮雖毛傳不知何据而毛公斷非杜撰宣王不引天子之百里而引文王之七十里者謂文亦當得三十里之諸侯耳彼倍多四十里為七十不以為大寡人纔多十里為四十里

惠一錄

卷三

四

民以為大何也若本有四十里之王制則正合四十里之侯度民何敢以為大民即以為大亦可付之悠悠而不問矣乃說者雜引楊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尚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及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反疑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得據以分天子諸侯之制則殊無据矣又天官闔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

軒臣案周氏
典故辨正云
置設也如後
漢書儒林傳
置郵驛之置

非與服志三
十里一置之
置又引呂氏
春秋上德篇
以證之要之
俱本於王伯
厚也

羊傳注又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

五里是皆在毛傳之後各為意定不足參正

曰郵曰驛曰驛實字也曰置曰傳曰遞虛字也古以

虛字配實字故曰置郵或曰郵傳後人即以虛字當

實字故單稱置或單稱傳廣雅云郵置驛也爾雅云

駟遞傳也即其虛實互訓而字書遂曰馬遞曰置步

遞曰郵或以解此置郵二字謂置郵二名則非矣若

置郵皆實字則不應中間以而字攷呂氏春秋上德

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

愚一錄 卷三

五

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孔子之言正

孟子所引乃以置為以則置字只作設置解無疑矣

伯夷一節止重不屑就句柳下惠節止重不屑去句

單從去就上論則一近隘一近不恭視孔子之仕止

久速殆異矣故曰君子不由謂孔子不由也意與逸

民章我則異於是正同若如注說統為定評是聖人

之行而君子不由其於理多礙矣下孟子君子之居於

論語為證

文選注引綦母遂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

亦似有疑於此而反謂夷非為隘惠非為不恭轉於

白文不協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兩見尉繚子之書一

在戰威篇一在武議篇攷尉繚子與梁惠王問答亦

孟子時人非襲孟子語者或亦談兵者遺言與又漢

志儒家收孟子十一篇兵家又出孟子一篇當即此

一章之說也

愚一錄 卷三

六

詩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閻宮篇傳亦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其

傳詩信矣故陸元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

克傳魯人孟仲子詩正義引趙注以證毛傳斷為一

人獨近人曹之升撫餘說以為別一人且謂如趙氏

從昆弟之說則孟仲子為孟子之弟則告子篇孟季

子又當為仲子之弟矣此言不特誤駁趙注亦且誤

據孟本攷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經文必本無孟字趙

注亦無孟字故偽疏以下卷季任為任處守當之今

本疏首有兩孟季子字蓋淺人誤從訛本經文增入

耳曹氏不能辨而率為之詞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正使也故先書卿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副使也故先書大夫下文齊卿即指孟子謂官本不小事宜其商何為聽副使之專行也其說本之徐伯聚引於陳組綬最為明確可據今人多誤以齊卿為王驪直戾白文矣

孟子葬於魯何以先書自齊以母喪在齊也葬於魯何以即書反齊以已身仕齊也然則將不終喪而起

愚一錄 卷三

七

復乎曰否母之侍養多在齊則母之魂氣必在齊既不行廬墓之事自當有虞祭之所不得已而於齊魯之交止贏以終三年喪非止贏為一宿客也其說於周廣業最為通解顧亭林不得其說以為改葬禮郝京山不得其說以為拜賜禮閻百詩直斷為居魯終喪後反齊其說亦辨矣而於書法或礙焉所以召毛西河之駁也
按年表周烈王在位七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慎觀王在位六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據孟子世語言孟

無使上親瞻而為之不為其不忍也且長獨據檢其親之文四體度為母與而果注以營平公踰前表之說與本表相涉遂信其說而考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較而父母之前雖聖人在天自稱君子何

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則

合計此八十四年中時事必求明確乃無窒礙而最

消者梁惠王及襄王齊宣王及湣王兩代也既據史

記即應據年表攷烈王六年為梁惠王元年壬子歷

三十六年至顯王三十五年為梁襄王元年戊子歷

十六年至慎觀王三年為魏哀王元年癸卯表惟東

敗於齊一事書於惠王三十年西喪地於秦一事則

書在襄王七年而所謂南辱於楚者在所缺此梁時

事之消也顯王二十七年為齊宣王元年庚辰歷十

愚一錄 卷三

八

九年至顯王四十六年為齊湣王元年己亥歷四十

年至赧王三十二年為齊襄王元年己卯表於齊伐

燕不書而燕易王元年當齊宣王十一年燕王噲元

年則當齊湣王四年燕昭王元年又當齊湣王十三

年此齊時事之消也資治通鑑於梁事據竹書以襄

王之在位十六年為惠王之改元十六年黃氏日抄

於齊事據史記以梁惠篇之伐燕為宣王事故稱諡

公孫篇之伐燕為湣王事故不稱諡稱可謂停不致

聖礙然亦有不盡合者其他非強為牽混即妄有弄

弗之祭也言親者非已之親也而有子則固人之親矣按此孟子喪葬子幼未成家政為之治葬耳子在故曰親也君子云古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唯妻之喪故始死而奔柩而往未者椰材也葬畢而反齊以終其化齊之事

論禮薄恩亦至是哉充庚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而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數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人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謂死為簡略之詞不從生而簡略又從死而簡略之化者又曰

韓臣案王氏四書釋義云集注謂孟子仕於齊與母居也注也使孟則父沒為母三年倚廬無三年之愛而葬畢卒哭即舍以之齊

不以私廢公

也謂之曰化

者納延陵之

言歸於主也

曰度者君子

於其妻了心

安道盡而亦

可以慰矣而

充廣已美之

疑亦勿難於

傷仁孝之心

矣效之本文

無不水釋此

之不審則不

但誣聖賢仁

孝之德而歸

非思德旋即

適齊就客卿

取皆不足論也

孟門弟子有皆稱名者如公孫升陳臻桃應充虞徐

辟咸邱蒙陳代彭更是也有第稱氏者如樂正子公

都子屋廬子高子季孫子叔是也有皆稱名而一稱

氏者萬章獨於一鄉皆稱原人焉一問稱萬子是也

注萬子即趙注於此十五人皆曰孟子弟子其孟仲

子告子滕更益成括四人則曰學於孟子宋從和開

定從祀去益成括為十八人然季孫子叔二人猶無

異議至張九韶羣言拾唾並去滕更為十七人而季

孫子叔亦有替人矣蓋替以周青孟季子也先賢弟

子以廡生耳目妄為去取可怪哉不知魯有季孫氏

又有子叔氏並見左傳而所謂子叔疑者則夫已氏

也不如從趙注為得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蠲賢令軍中曰

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裴嘲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

畫音獲與趙氏註畫齊西南近邑也正同惟畫無音

耳疑劉熙孟子注本自作畫趙氏注本自作畫

史記注即引孟子注者毛西河乃謂畫是齊西北近

獨通能作畫

已翁注引邢

劉說畫當作

畫字之誤也

點據疏詳孟

子去齊路徑

則趙注西南

近邑之說為

據蓋畫畫古

通畫為之說

而括地志所

云棧里城在

臨淄西北三

十里者當另

是一地與畫

無涉毛氏殆

據正義引括

地志而言也

邑畫是齊西南近邑豈非未攷劉注而妄說耶

邵子經世据劉歆麻譜自武王已卯元年至赧王已

酉三年已有八百十一年與孟子七百有餘歲不合

江慎修以為麻譜於其和庚申以前有誤衍据魯世

家考公以下相參考則煬公六年据誤本衍為六十

年獻公三十二年又据誤本訛為五十年二公共羨

七十二年今於八百十一年中除去七十二年正得

七百三十九年趙注乃不以武王起數而遠溯太王

以來則又不止七百三十九年蓋趙以孟子先仕齊

後至梁則去齊不在赧王三年己酉而在顯王三十

三年乙酉此中又少二十五年共成七百十四年加

以太王文王仍不出七百有餘歲也此書中大節目

所宜知者

孟子於好辨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以為周公事於許

行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亦以為周公事按魯頌詩序

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攷僖公無膺戎狄

懲荆舒之事或据僖十三年及十六年王室有戎難

齊霸徵諸侯此中應有魯然即使有魯其於周公何

韓臣案闕宮
九章戎伏是
應三句在第五
五章翟氏列
在第四章說
作八章也
又案彭山李
氏詩說解頤
謂戎狄二句
本吉周公則
莫我敢承方
指魯公謂人
莫如我敢承
周公者此選
就詩義以合
孟子未安

涉翟氏四書攷異以為闕宮首二章止陳姜嫄以來
之勳其三章乃言伯禽受封之事此二句乃四章也
上未及言周公之功則所謂復周公之宇者不此頌
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屬周公
而不屬僖公此真善讀書之言

不見諸侯一章皆明不見諸侯一義耳而所引似以
段干等為甚以孔子事為宜是反明常見之義非答
不見之義與下引子路曾子語不貫矣反覆本文確
有直解人自不審耳按前引段干泄柳事孟子先推

愚一錄 卷三

上

論之曰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然而踰垣閉門二
字卒不見及引陽貨孔子事又先推論之曰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然而矚忘往拜孔子亦卒不見各
於語下觀以上文則大旨精密可見趙注有云孔子
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似勝

曠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下當接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其邪
說暴行又作六字蓋涉下邪說暴行有作而行也不
然堯舜以後邪說何指堯舜以前邪說何起又字不

虛設於此耶攷趙注又解邪說暴行句於其間似古
本皆然非今本始誤姑志之以質博者

孟軻以疆其君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見後漢書鄧曄傳章懷注引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以證上句引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以證下句按責難於君三句鄧曄約為二句耳古書
引孟子多如此如坊記註引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
子之心即五十而慕二句也梁書處士傳序引今人
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即得之則生二

愚一錄 卷三

三

句也桓寬鹽鐵論引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
之耳即曹交問曰一章也又引蠶麻以時布帛不可
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即今梁惠王問
曰一章也馬總意林引虐政殺人何異刃邪敬老愛
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即對梁惠王齊宣王兩
章意也或者不察以為異文欲推之外篇亦愚之甚
矣

範我馳驅音義一作范氏馳驅阮氏校勘記取以訂
今本此大誤者按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

御弦不失禽鬱不詭遇李善文選注一引括地圖以
解范氏句一引孟子文以解詭遇句引文連範我馳
驅仍作範我馳驅未嘗以範我為范氏也李賢注後
漢書引孟子亦作範我並引趙注範法也則唐時所
見孟子俱如今本

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趙注周十一月夏
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與周語單子所引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正相合惟爾雅釋宮注引孟子作
歲十月徒枉成疏已明言孟子作十一月徒枉成此

愚一錄

卷三

三

蓋脫誤則不足據矣近阮氏校勘記反謂作十月十
一月者為是且意揣注當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
月夏九月如此則據誤本改善本勿論其是非所在
與夏令所謂九月十月者先相戾矣夫辰角見而雨
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九
月雨畢十月水涸豈容妄改耶渠第見周禮凡言正
歲者謂夏時凡言正月乃周時因此歲字必指夏
正作十一月十二月未免太遲不合夏令然即改作
十月十一月亦不合夏令也豈可以周禮例孟子近

晉書案圖微
君曰魏分自

晉亦用夏正
善見竹書紀
年乃孟子對
襄王仍以周
正蓋於時周
之天命未改
而孟子又未
嘗臣梁故也
幹臣梁故也
神疏云趙氏
述也王古時
述方以觀風
陳詩以觀風
平王東遷述
狗曲廢車轍
馬逆絕於天
下列國風詩
不貢於太史

故曰王者之
述也而詩亡
若商周鄭
秦康陳靈之
事編為歌謠
天子不得而
采之夫子錄
之於傳誦之
解謂之詩亡
可矣近人李
根五謂詩亡
之說當以瓊
山氏安漢
李氏中復方
氏字林顧氏
諸家之說為
允合於春秋
作之信愚謂

人趙雲松著書偶窺杜元凱後序知晉國有用夏正
者遂意揣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係為梁言亦用夏正
殊不知七月流火八月其穫夏時之七八月安得苗
耶其弊與校勘記正相等

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紀存亡絕續之
由非紀作述承御之義也從來皆不得解按熄者火
滅也非徒東遷之謂亡者頓絕也非徒不陳之謂作
者特初也非徒訂正之謂且人亦知王迹未熄之時
列國尚無私記之史王迹既熄之後列國猶有現存

愚一錄

卷上

三

之詩乎薛士龍春秋旨要序云費誓秦誓列於周書
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
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力政焉耳此說
最有識若西周諸侯先有史則西周諸國俱無恙不
應魯史適自隱公始晉史適自鄂侯始楚史適自武
王始而以前俱滅沒無迹也乃史既作於平王之四
十九年而詩且錄至陳靈公之十五年相與並行者
殆百餘年謂之詩亡然後作可乎愚謂春秋作指東
周以後之史如晉如楚如魯其未經筆削者本一耳

以不采風為詩亡諸家所同而解者為轍述則王氏所獨至以詩亡為西周之詩亡乃顧氏所辨也

幹臣案孫氏示兒編謂通致載籍文字並無美好之說謂少當讀上聲艾當讀如夜未艾之艾止也詩入之好色則慕親之心少止也賦程說同

故曰一也詩亡則指西周以前之詩如唐如魏如檜雖古國而所錄者皆今詩故曰亡也若東周詩則十五國故在矣其意皆為王迹熄而侯度變寄慨故史指列國之史詩亦指列國之詩西周列國之詩於板蕩之時盡亡東周列國之史乃乘板蕩之後競作孔子不以為非直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大旨不過如此先儒或以詩亡為雅亡或以詩亡為風變或又以作史為續詩皆似強為說

愚一錄

卷上

五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按本章皆言欲王之易此喻反似欲王之難殆非也且病以七年而艾須三年即使乘時亟亟求畜焉亦將十年毋乃緩不濟事而病難待藥乎愚意艾亦訓治不第訓草或訓美不第訓老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劉熙釋名云艾治也謂老則能斷割治事也國策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亦謂少年之有色也而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亦有作知好色則慕差減者程氏攷古編曰衛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續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

為又艾即衰減之義據此諸艾字以解本句艾字則了然矣蓋七年之病非限定七年言其痼之深耳三年之艾非限定三年言其痊之速耳抱七年之痼病而求三年之痊艾苟為不畜之畜則畜養也終身不得之得則得治也不及時善自培養必終身陷於死亡意實悚惶之甚蓋通篇為救亡說法非為欲王說法故以桀紂之失天下引起而以柔桑之背及溺作結憫今天下為歐之諸侯王也

愚一錄

卷上

末

爾雅釋言云翕蓋也蓋本是覆之義釋言又云蓋割裂也蓋又有善之義阮氏校勘記以謨蓋都君當釋以謀害都君蓋兼井廩言之若專以謀蓋為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按此不必然焚廩時舜已捐階何云害之惟浚井時誤謂揜殺所以曰蓋耳咸字對父母言非兼井廩言校勘不可從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今注以異於二字為衍字其實非衍也趙注孟子曰長異於白似以異於白為句如此則馬之白也與下人有白字不對與下馬上有長字亦不對孔昇軒經學危

幹臣秦明氏
濼拾遺錄據
李善文選注
引孟子選注
兼愛摩頂致
於踵趙岐曰
致至也何以
明稱李善注
乃言趙岐不
言劉熙又案
李氏中語曰
今人解此皆
作捨身爲人
有所不借道
如韓子所云
焚頂燒指者

言欲以異字斷句則於白馬之白也上多一於字與
下少一於字仍不協愚按任人有問章孟子曰於答
是也何有趙注於音鳥歎辭也以例此章可注此字
蓋曰異二字句言長異白也於一字句是歎辭也於
當日對答神情尤合

梁昭明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李善注引孟子墨子
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
宗文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兩引皆同兩注亦同而今本趙注自作放又無致

愚一錄 卷三

七

至也三字疑古本劉注當是致故有致至也三字文
選兩引注皆當是劉後人譌以爲趙耳說者欲據以
改今本則殊不知淮南子倣真訓高誘注云墨墨翟
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高誘漢
末人所引本文即作放又劉峻廣絕交論注引亦作
摩頂放踵並有趙岐曰放至也三字又洞簫賦注引
毛詩傳放乎平旦句下引趙岐章句亦有放至也三
字今按本注實無此句惟放乎琅琊注有此語或洞
簫賦注所引在此而絕交論注所引則增成之也

鴻臚無毛之
正與揚子
技一毛不爲
意相毛不爲
天下篇謂子
稱道曰昔禹
河決水決九
鼎無腹無
毛後世墨者
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不足
爲墨此即摩
頂放踵以利
天下之說據
此則與揚氏
兩文摩頂如
左傳音突陳

城之突也注
云穿也之說
通異附錄之
幹臣秦集注
論語七人因
包注此章入
入國趙注故
異按周書爲
山九初孔傳
云八尺鄭康
成云七尺集
注蓋兩存其
說然傳從孔
說之則唯
入爲滿油廣
四尺深門尺
納之滿廣八
尺深八尺謂

趙注孟子八尺曰初鄭注周禮七尺曰初按管子地
員篇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曰施者大尺
之名也其長七尺下文云濱田悉徙見是土也命之
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壚命之曰四施
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
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壘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
至於泉黑壘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所言及泉
各不同又皆以七爲節非以八爲節當係掘井九物
而不及泉通解

愚一錄 卷三

文

文中子問易篇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
止怨曰無爭又魏相篇文仲子曰問謗而怒者讒之
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此即孟子答貉稽問之
旨不理於口理不必訓賴謂不給於辯指己之口非
指人也憎茲多口憎不必改增謂多言取厭亦指己
之口非指人也故下文引詩取兩愠字以解之即文
中子無辯無爭之說也貉稽必受人謗言不能辯白
欲求分理之大意孟子示以人之多言固無傷也士
之多口反取憎也何不學文王孔子所以處愠耶論

去通唐二尋
深二句謂之

澆偽謂油澆
深處俱是加

一倍之數尋
八尺也切亦

八尺也以此
相之則孔說

是而鄭說非
然搖孔氏廣

森禮學危言
切小爾雅云

四尺鄭云七
尺趙云八尺

今按古者築
牆五板為堵

復廣一尺一
堵之牆高丈

祭義云築宮
仞有三尺以

仞七尺詩之
得合一丈故

定從正義
幹臣案阮氏

云趙注既曰
比方安可以

近本之說而
疑之上文官

有二故比方
之而先立其

大者又豈其
明漢書費讀

傳此物此也
也如清曰比

謂此方也今
多訛此物公

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此憎字的訓

毛詩衛風十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馬謂之

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近人

曹寅谷四書撫餘焦孝廉孟子正義皆主此以釋孟

子兩馬之力謂豈獨夏時兩馬之力與此於經義未

的肅說亦非據毛西河又力宗趙氏注國馬公馬乃

兩等馬已包一切馬不然車多四馬而止言兩馬欲

張其多而反形其少矣按此說尤差本句兩馬之力

與猶言豈兩馬之力與反言少非正言多也何必紛

紛為說

孟子經注有數家今惟趙氏傳音義亦數家今惟孫

氏傳據以攷正經文頗殊今本如行者有裹糧也據

注云乃盛乾食之糧於囊橐也則當作裹囊曰伯夷

伊尹何如據注云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則無伊尹二

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據注云比方天所與人性情

則當作比天必至於穀據注云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張也則當作志於吾黨之小子據注云欲見其鄉黨

之士又云故曰吾黨之士也則當作之士萬章曰一

卷三

九

善傳注父老
比三老孝弟

皆屬今本上
亦說此

薛原案王氏
四書發疑云

趙氏本什萬
子相亦庶友

偶與解處樂
正公都說得

稱但趙注謂
稱子章亦可

其不解聖人
之道故稱萬

子美之以責
之斯近說矣

然遂改章字
亦非關疑之

道當仍萬子
自可不用趙

說

幹臣案夫子
之說科也宋

岳原孔韓諸
宋復作夫子

鄉皆稱原人焉據注云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

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章則當作萬子夫子

之設科也據注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則當作

夫子此注之可據以改經者至不膚撓音義出撓字

則字當作撓矢人而恥為矢也音義由反手下云下

文由弓人由矢人義並同則矢人上有由字放動曰

音義出日字云丁音馴則字當作日閉門而不納音

義出不內則字當作內兵甲不多音義出甲兵云甲

或作卸則甲字當在兵上政不足與問也音義出足

問則中間無與字智之於賢者也音義出知之云音

智則字當作知勿視其巍巍然音義出魏魏丁云當

作魏則字本作魏猶者有所不為也音義出狂猿云

與猶同則字當作猿此音義之可據以改經者也若

乃注疏本皆不誤而集注本反致誤者則有攸不為

臣今朱注惟誤作為無不知愛其親者今朱注者誤

作也今世之習四子書者不能辨也

趙注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為一句四方有罪無

罪唯我在九字為一句故其解稍異又注生斯世也

卷三

手

四字爲一句爲斯世也善五字爲句斯可矣三字爲句其解尤善近人假師武億經讀攷異於孟子多採近人異說而反遺趙氏此兩條

孟子漢志有十一篇趙注止七篇蓋以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書爲外篇也諸書徵引孟子有不見今本者皆疑出外篇按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此條明出外篇書名的係外篇文句他若揚子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建本篇引孟

愚一錄 卷三

三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韓詩外傳引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風俗通正失篇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文義宏深句法近似不知出何篇又荀子引孟子有我先攻其邪心一句北堂書鈔引孟子有賊者危事也一句仲長統昌言引孟子有矯枉過直一句史記六國表注引禹生石紐西夷之人也鮑照河清頌引千載一聖猶旦暮也梁蕭綺拾遺錄引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漢書伍被傳引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梁

武帝答臣下滅神論引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廣韻圭字下注引六十四黍爲圭十圭爲一合風俗通又引傳言失精圖景失形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文句又頗不同以爲外篇或亦出外篇者至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此傳寫者誤也觀小行人注又引作春秋傳曰諸侯有王則此爲謬字審矣豈有一人之注一冊之間而互爲參差至此耶又文選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此二句本王充論衡卷

愚一錄 卷三

三

十一論曰篇又馬總意林引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以爲孟子語不知乃趙氏注也見告子篇又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按此亦注語見公行子章章旨又呂覽當染篇注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按此亦注語見有所不召之臣句註說者不知而概引爲外篇之異文則可笑也

劉勰新論專學第六云奕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

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闕筆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奕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偽疏知有此事而不知出何書

愚一錄

卷三

幸

愚一錄卷之十二終

廣濟園藏板

愚一錄者象州鄭小谷先生所著林貞伯方伯所刊余友鍾西耘太史攜以示余者也余受而讀之覺滄貫精通標新立異非讀破萬卷獨具隻眼而又別有會心者烏克臻此造詣哉是誠學者之津梁後人之築獲也余請于太史重加校刊以廣流傳太史曰善因贊數語于卷末遂付之手民焉時在光緒四年仲秋之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愚一錄

一

十三册
34
1/2
版

經傳摭餘

上
三
冊
4
二
反

經傳披餘引

予有諸經緒說皆自所偶見者外此數紀典故中有
經藝一門則前人類說此披其餘耳彼所載者此
不載也入叢書次編亦即備前人經說之餘時齋

經傳披餘引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

男文翰藝

經傳據餘一

李元春仲

男來而

易同類句

象備言元亨利貞者六乾屯隨臨无妄華惟坤曰元

亨利化馬之貞言元亨者四大有蠱升鼎象爻總言

利貞者十一象大畜恒大壯既濟別言者四蒙漸渙

中孚爻明夷五損二鼎五利永貞二坤助六艮初利

居貞二屯初隨三元永貞一比象利艱貞二大畜三

明夷象利女貞二觀二家人象利于不息之貞一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一

上利貞亨一離象亨利貞四咸兌小過象別言者萃

象亨二十象蒙小畜同人謙噬嗑賁復遯萃困震豐

渙節未濟別言者二履大過爻否二大畜上節四小

亨三旅巽既濟象貞一師象可貞二无妄四損象吉

亨一泰象光亨一需象貞吉二十一象需頤蹇旅爻

需五比二四履二謙二豫二隨初臨初遯五大壯二

晉初家人二損上姤初升五未濟二安貞吉一坤象

貞吉亨一否初利艱貞吉一噬嗑四永貞吉二賁三

益二居貞吉二頤五革上渝安貞吉一訟四吉四十

一象比別言者師離咸萃升困漸中孚爻乾用九蒙

二再言五一言師二比五小畜二否五同人四大有

五謙初臨五復二頤四大過四離五遯三明夷二蹇

上解五益二萃二艮上漸五上歸妹五豐二五聚五

渙初中孚初未濟五多以事言元吉十坤五訟五履

上泰五復初大畜四離二損五井上渙四大吉二家

人四升初夙吉一解象終吉九需二上訟初三履四

謙三蠱初賁五鼎三往吉二无妄初晉五征吉二革

二歸妹初小事吉一睽象无咎五十三象比隨復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二

困艮爻乾四需初師二四五比初小畜四否四同人

初大有二四臨四噬嗑初二賁上剝三无妄四頤四

大過初坎五睽初解初損四上夬三萃二五上井四

革二鼎初震上艮初四漸初四豐初三渙五上節初

三中孚四五小過二四既濟初元吉无咎二損象益

初大吉无咎一萃四終无咎一坎四厲无咎三乾三

復三睽四何其咎吉一剝初艱則无咎一大有初考

无咎一蠱初小有悔无大咎一蠱三既憂之无咎一

臨三小吝无咎一噬嗑三貞厲无咎一噬嗑五凶无

咎一大過上无咎无咎二坤四大過五往何咎一際
五往无咎三履初萃初三厲无大咎一姤三吝无咎
一姤上无悔三復五大壯五渙三悔亡十三象革爻
恒二晉三五家人初睽初五夬四萃五革四巽四渙
二節上悔厲吉一家人三貞吉悔亡四咸四大壯四
巽五未濟四貞吉无悔一未濟五利有攸往十象復
大過恒損益夬萃巽爻大畜三損上小利有攸往一
賁象則利有攸往一无妄二君子有攸往一坤象有
攸往三象解爻大有二明夷初利見大人六象訟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萃巽爻乾二五用見大人一升象利涉大川九象需
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爻頤上未濟三用涉大川一
謙初凶二十一師三比上豫初剝四復上大過三上
坎初上離三咸二恒上益上困三鼎四漸三豐上兌
三節二小過三上貞凶五隨四頤三恒初巽上中孚
上蔑貞凶二剝初二貞凶悔亡一節上征凶五頤二
損二革三震上未濟三君子征凶一小畜上征凶无
攸利一歸妹象征凶无咎一困二否臧凶一師初後
夫凶一比象夫子凶一恒五起凶一姤四終凶一訟

象終有凶一夬上小貞吉大貞凶一屯五吝四同人
二巽三未初有他吝一貞吝四泰上恒三晉上解三小
吝一萃三往吝二屯三咸三以往吝一蒙初往見吝
一蠱四終吝一家人三吝有終一困四君子吝一觀
初有悔一乾上運有悔一豫三動悔有悔一困上有
攸往見凶一姤初无攸利一未濟彖勿用有攸往二
屯象運初不利涉大川一訟彖不可涉大川一頤五

易古義
日月為易參同契虞仲翔皆云然王應麟困學紀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四

云此一奇一耦陰陽之象又曰鄭康成詩箋多改字
注易亦然如謂包蒙包作彪文也泰包荒荒作康虛
也大畜積豕之牙牙為五大過枯楊生黃枯音姑无
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蕃庶讀藩藩遮禽獸也解百
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垢疇皮曰甲根曰宅
困剛則謂為倪倪萃一握為笑握讀如夫三為屋之
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隨當作
動說卦為乾卦乾當作幹其說多鑿鄭學失傳釋文
中間見之近惠定宇尊鄭學則謂康成不輕改經後

儒無及者如大有九四象明辨遺也遺讀如明星哲
昏之昏繫辭有功而不置置當爲德極深研機幾當
爲幾微據范式碑探噴研機是古義皆作機今王弼
本直作鄭所訓字失其初矣

又曰唐郭京著周易舉正洪氏隨筆載之以漢易考
之乃知其妄如屯六三象以從禽也云上脫何字不
知從古縱字師六五利執言言作之不知虞翻荀爽
皆作言翻以言取震比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順也
二句倒不知虞翻云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五

不及初故失前禽倒亦妄也

乾五象大人造也造劉歆父子作聚文言君子體仁
京房董遇作體信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聖人
作而萬物覩作馬融作起其惟聖人乎王肅作愚人
後結始作聖人坤文言爲其嫌於无陽也嫌鄭作謙
荀虞陸董作嫌屯大象君子以經綸綸鄭作論謂論
撰書禮樂施政事初九磐桓仲秋下句碑作股桓釋
文磐作般云本亦作盤今本象傳如之六二乘馬班
如班鄭作般婚媾鄭作昏媾六三卽鹿无虞鹿王肅

作龍幾不如舍幾鄭作機弩牙也蒙象童蒙求我高
誘引作來求釋文云一本有來字上九擊蒙釋文馬
鄭皆作擊蒙需鄭讀秀陽氣秀而不直前畏上坎雷
象傳位乎天位上位鄭作蒞大象雲上于天王肅作
雲在天上上九需于沙沙作泚惠定字云當作泚同
沙九三致寇至寇王鄭皆作戎訟象有孚窒窒鄭作
匪注覺悔貌上九終朝三褫之褫鄭作批義同晁以
道楊慎解作拖紳之拖惠定字譏之九二象患至掇
也掇鄭作悞憂也師象丈人子夏傳作大人九二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六

三錫命錫鄭作賜象承天寵也寵王作龍九五三驅
費氏鄭氏作歐小畜九三輿脫輻輳本作輟九五有
孚輿如孳子夏傳作戀上九月幾子夏傳作迓履象
傳履帝位而不疚陸本作疾九四愬愬馬融作號
號上九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泰大象財成財苟作裁
初九拔茅古作苗茹以其彙彙古作貨出也鄭云勤
也傳氏曰古偉字美也六四翩翩古作偏偏王作篇
篇否九四疇離祉疇鄭作鬻謙鄭作謙象傳福謙
京房作富謙豫象四時不忒忒京房作貳古字也大

象殷薦殷京作隱六一介于石介古作喻馬融作拾
六三肝豫肝子夏作紉京作汙姚作肝日始出九四
册盍簪盍本作盍簪子夏鄭元張揖王弼皆訓疾陸
作貳京作擗馬作臧苟作宗虞作哉云坤爲盍哉聚
會也坎爲聚坤爲衆惠以哉之力切依韻虞爲是按
虞言坎互體也又侯果謂漢始有簪此當作筭惠以
爲非隨大象嚮晦王肅作鄉初九官有渝官蜀才作
館官本古文館盍大象振民青德育王作毓觀象盟
而不薦薦本作慶王作盥而觀薦嚙嚙九四墜乾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錄一 七

鄭作逌逌六四童牛之牯說文九家作告牛觸角著
橫木所以告鄭作牯於前足上九何天之衢王伯厚
曰何音賀梁武帝釋文引之鄭注云人君負荷天之
大道頤初九朶頤京朶作耑六四其欲逌逌子夏傳
作攸攸苟作悠悠劉作覽遠也坎大象水游至游京
作臻六三險且枕險鄭作檢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
枕古作沈六四納約自牖牖陸作誘九五祗既平京
作寤安也鄭云當作抵小邱也上六繫川微纆繫范
甯作繼義同寘于叢棘寘子夏傳作湜范作示劉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錄一 八

有疾憊也憊王作斃苟作備大壯九三羸其角羸馬
 云大索也鄭虞作繫王作縲蜀才作累張作藥六五
 喪羊于易鄭音亦發易也陸作場疆場也上六象
 不詳也詳鄭作祥注善也晉說文引作誓古文奇字
 作吾九四貳鼠子夏傳作碩鼠六五失孟馬鄭虞王
 作矢馬王云離為矢虞云矢古誓字明夷彖傳文王
 以之鄭苟作似下箕子同六二夷于左股夷鄭作
 聃注旁視也股馬王作般云旋日隨天左旋姚作右
 槃云自辰右旋入丑用拯馬壯拯子夏傳作折說文
 同云上舉也家人九三嗃嗃苟作確確劉作疇疇鄭
 注苦熱意嗃嗃張作嬉嬉陸作喜喜睽六三其牛掣
 掣子夏作契說文作契鄭作契苟作彘上六下弧字
 釋文謂本作壺諸家皆作壺說通設設壺者禮之損
 彖傳二簋蜀才作軌古文或作甌大象懲忿窒欲懲
 釋文作徵古通鄭云徵清也初九已事遄往已虞作
 祀遄苟作顯益六三用圭王作桓圭上九象偏辭也
 偏孟作徧云周匝也夬九三壯于頄頄鄭作頄夾而
 也蜀才作仇九四次且鄭作趁趙九五莫陸夬夬莫

虞謂讀如夫子莫爾而笑之莫說也陸和陸也釋文
 一作莞項氏曰莫音九山羊陸其所行之路也按莫
 古莞字陸古陸字姤鄭作造大象施命誥四方誥京
 作告鄭作誥初六繫于金柅柅子夏作鑄說文作捩
 云絡絲跌也王作捩蜀才作尼蹻蹻本作蹻蹻古文
 作蹻蹻蹻彖馬鄭陸虞本無亨字彖傳聚以正聚苟
 作取六二孚乃利用禴禴蜀才作躍劉作燻升鄭作
 昇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大象積小以高大本或作
 以成高大九四來徐徐子夏作茶茶王作余余九五
 剝則京作剝剝苟王主艱艱上六于艱艱薛虞作剝
 柅井彖羸其瓶鄭讀藥上六井收勿幕勿釋文一本
 作罔鼎九四其形渥鄭作刑劇震來虩虩苟作愬愬
 按以履九四愬愬作虩虩例之二字漢以來蓋通用
 九四震遂泥遂苟作隊長九三列其夤夤鄭作贖危
 薰心薰苟作動漸大象居賢德善俗王作善風俗六
 二鴻漸于磐磐釋文作般與屯初磐桓同九三婦孕
 不青孕苟作乘歸妹彖傳所歸妹也釋文本或作所
 以歸妹也六三歸妹以須鄭云須有才智之稱是也

得通苟作孀陸如之云妾也豐彖傳日中則昃本作
吳孟喜作稷古通說文鄭作而初九遇其配主配鄭
虞作妃雖句无咎句苟作均劉炳作鈞皆古今字六
二豐其部鄭薛作菩云小席也九三豐其沛沛鄭作
葦云祭祀蔽膝也日中見沫沫作昧上六象天際翔
也羽鄭王虞皆作祥孟喜曰天降惡祥也際鄭注亦
請溱病也自藏也藏鄭作戕傷也旅初六斯其所取
災斯王輔嗣解為斯賤唐鄭京謂當作斯王伯厚本
後漢左傳職斯祿薄云無庸改字九四得其資斧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臧餘一

十一

斧子夏及眾家並作齊斧張動云黃鉞也應劭云齊
利也虞喜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要斧也下卦同
巽說文作𦉳既濟六二婦喪其茀茀子夏作髣苟作
絞董作豎六四繻有衣袽繻古文作禴禴子夏作茹
京作絮九五不如西隣之禴祭漢郊祀志引之顏注
禴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禴
繫辭傳八卦相盪盪說文云滌器諸家此皆作蕩坤
作成物虞姚作化物坤以簡能姚云能當為從所樂
而玩者樂虞作變釋文音岳適會也樂天知命虞作

變天範圍天地之化範圍馬王張作犯違故君子之
道鮮矣鮮鄭作𦉳藏諸用藏鄭作𦉳訓善然說文舊
無藏字藏即藏後退藏藏往同見天下之隨隨九家
作冊京許作噴言天下之至噴而不可惡也惡苟作
亞次也惡以為亞古惡字慎斯術也慎一作順慎之
至坤文言蓋言慎同則言語以為階階姚作機慢藏
誨盜誨虞作悔謂悔恨治容鄭作野容謂飾其容而
見於外坤之策策釋文作筴引而伸之伸作信可與
酬酢酢京作醋易有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臧餘一

十一

其受命也如嚮嚮一作響遂成天地之文一作天下
之爻見釋文聖人以此洗心京房苟爽虞翻董遇張
璠范長生皆作先心莫大乎著龜大釋文作善何休
注公羊漢書藝文志引之皆然又以尚賢也又鄭作
有乾坤其易之緼緼虞作韞夫乾確然示人易矣確
說文作崔隕然示人簡矣隕孟作退陸董姚作委聖
人之大寶曰位寶孟作保古寶字包犧孟京作伏犧
云伏服也賦化也以佃以漁佃漁一作田魚魚何休
公羊傳讀語音斷木為耜耜說文作耜變則通句一

本無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犗牛乘馬犗古服字不封
不樹虞以封爲窆象也者像也孟京虞董姚下象字
同君子知微知彰彰鄭作章見文選西征賦天地網
緼古字作壺壺見說文男女構精構鄭作覲見詩草
蟲正義因貳以濟民行貳鄭注當爲式損德之修也
修馬作循爲道也屢遷屢古文作婁雜物撰德撰鄭
作算數也噫古文作意歎也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
兩說文引作兩兩乃斤兩字倚鄭注周禮引作奇蜀
才同古字也日以暉之暉本又作晷徐古鄧反妙萬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 一 三

物而爲言者也妙王肅本作眇董遇曰眇成也惠定
字以爲妙近老莊語予謂九經更無妙字莫盛乎良
盛鄭音成襄也水火相逮釋文有不字鄭王陸諸本
無震爲龍龍虞作隳云蒼色爲專虞本作專延篤以
專爲專惠定字以爲專專古布字其於稼也爲反生
反虞本作阪陵阪也惠云反古字巽爲寡髮寡釋文
寡又作宣虞翻爲白故爲宣髮鄭注考工頭髮皓落
曰宣爲矯縣京作柔苟作撓爲弓輪輪姚作倫爲羸
羸京作蚺姚作蠡爲科上稿科虞作折稿于作矯爲

指鄭本作爲小指爲黔喙之屬黔鄭作黜謂虎豹之
屬爲堅多節一無堅字爲羊鄭作爲陽此陽謂養死
家女行貨炊爨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者鄭作有有
无妄然後可吝妄下鄭本有物字見項安世玩雜卦
謙輕而豫忘也忘京作治虞作貽皆與上時來韻惠
定字以爲忘古有苦音按忘之爲苦是所謂協也兌
見而巽伏也見鄭作說蠱則飭也飭作飾見釋文大
有衆也衆苟爽作終惠氏曰衆古有終音

易異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 一 四

易元亨焦弱侯以爲元亨乾九三淮南人間訓夕惕
若厲爲句 文言左傳穆姜稱之則非孔子作也梁
武帝以爲文王所制釋文引之 坤彖折中以先迷
後得主爲句利字屬下言乾者坤之主居先無主故
迷居後則得主矣西南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
不足以濟故利得朋得朋即得主也東方受命之先
北方告成之候稟令歸功已無私焉又何朋類之足
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按如此後文言後得主而
有常亦不必依程子添利字 坤六二直方大燕氏

十三冊 4 1 1 1 1

經說引鄭氏古易云坤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六
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 屯上
六泣血漣如漣惠定字以爲本波瀾字說文引作漣
歸藏易需作溥惠定字本禮記儒行飲食不溥謂
與大象合字謂如此按之爻辭皆不合矣需九二惠
又本穆天子傳以需于沙衍爲句 比惠本鄭氏尙
書邯成五服及說文作邯 履九二幽人貞吉虞翻
曰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禮
說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 履六三武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 一 五
爲于大君顧寧人謂非武人爲大君惟武人効力於
其君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泰六五帝
乙歸妹苟爽以爲湯虞翻以爲紂父 大畜象傳釋
文大畜剛健絕句篤實輝光絕句日新其德絕句鄭
又以其德連下句 大過易說云凡卦皆二應五初
應上惟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
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不然過以相與之語
何所謂耶此見虞氏易解又郭京得王輔嗣手寫易
士夫爲少夫 坎六四釋文樽酒絕句簋二絕句川

折絕句 咸六二咸其腓鄭注腓腓腸也 革巳日
乃孚六二巳日乃革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謂已過
中將變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 震六三震蘇蘇馬
云蘇蘇尸祿素餐貌玉肅云躁動貌漸上九鴻漸于
陸與九三同胡安定改陸爲達朱子從之云韻協顧
寧人謂詩儀字凡十見皆牛何反不與達叶仍當作
陸折中以此陸疑阿字之悞阿大陵也江春修亦云
然 豐上六闕其無人惠謂說文無闕字當從闕卽
闕字低目視也此解亦迂 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 一 六
靡孟喜韓嬰虞翻皆云共也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
方惠以鬼方卽荆楚 歐陽公疑繫辭非孔子作同
時廖稱意與之舍公喜不自禁又劉若愚稱其師陳
矩遺書一卷謂周公作繫辭始孔穎達其實文王作
之與周公無涉 歐陽公不信河圖東坡南豐皆非
之 繫辭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王山史以此爲言洛
書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人作仁今
本乃從桓玄悞也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所謂非衆
罔與守邦 上繫七爻起中孚九二下繫十一爻起

咸九四王伯厚謂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自然之數也全謝山謂卦氣說起漢儒十翼未必有此義胡氏炳文則謂此皆彖傳之文言是繫辭亦錯亂矣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本義本邵子以此上二句為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下一句為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諸儒多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顧寧人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七

王山史說皆然 王昭素講序卦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十四字冕以道古易取之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之辨吳仁傑從之涉隨程氏迥則謂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行成曰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希真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與

易要義

王氏應麟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

福

文言乾九二君德也顧氏絳曰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此說固爾予謂乾卦六爻皆可以君言

王氏應麟曰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又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六

陸氏振奇曰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成物而无其終故用六曰利永貞坤之元皆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為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

王氏應麟曰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共和存周封建之效匹夫亡秦郡縣之失也

胡氏炳文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需由于屯世屯无需訟由于蒙人不蒙無訟然需以有孚而光亨坎在上也訟以有孚而窒惕坎在下也

俞氏玉吾曰象言訟不可成初象言訟不可長孔子為戒之意深矣

陳氏際泰曰三政不廢兵五材不去金訟繼以師大刑用甲兵也

顧氏絳曰以湯武之仁義為心以桓文之節制為用斯之謂律卦辭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慎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泲以不禽二毛而敗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一

十九

任氏啓運曰姤風行天下故以施命誥四方小畜風行天上則但美其文德而施未行也然誥四方之本已備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陳氏際泰曰大畜畜極而亨聖人有慶幸之辭小畜畜極而和聖人有傷切之意

胡氏炳文曰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取氏南仲曰歸妹初九不中則為跛九二不正則為眇履六三不中不正則為跛眇

王氏應麟曰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

胡氏炳文曰泰變為否易故于內卦即言艱貞否變為泰難故于外卦始言後喜

楊氏萬里曰同人離在下而權不自專故止於類族辨物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已出故極于遏惡揚善王氏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又曰信君子者治之原故隨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故兌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一

二十

楊氏時曰卦以五為君位而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稱王母小過六二稱遇其妣皆指六五也

胡氏炳文曰坤艮皆土也有敦厚之象復曰敦復艮曰敦艮臨曰敦臨皆厚于終者也又曰繫辭傳於一卦而兼釋二爻者惟噬嗑與解解難不可以急故於上六乃許君子之動噬嗑不可以緩故於初九即言小人之懲

陳氏際泰曰噬嗑武治也賁文治也噬之而合則車書大同矣故受之以賁

邵子曰復次剝治生於亂也夫次姤亂生於治也

俞氏玉吾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

心發乎微情動乎顯故見天心指動極靜初言

邱氏富國曰豫五不言豫豫出于四也頤五不言頤

頤出于上也

葛氏懋哉曰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故獨立不懼而

其守過人求天知不求人知故遷世无悶而其量過

人

陸氏振奇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而趨避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三

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不陷蹇能以止非

真險也習坎則遠近無可避之理智愚無自脫之人

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惟心亨者乎又曰六十

四卦獨離象言大人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程子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交感之義恒

長男在少女之上以婦從夫居室之常

初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

日君子以之自昭

王氏應麟曰六爻有得有失惟謙三吉三利家人一

爻悔亡五爻皆吉

葛氏懋哉曰遷之遠小人君子自守之常睽之見惡

人君子避咎之道

任氏啓運曰蹇五得三曰朋來解四得二曰朋至

張氏清子曰他卦言利往不言利涉益兼之益以興

利也

葛氏懋哉曰損益十二爻未有及財賦者獨益上九

請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不言有無如此

李氏元量曰夫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三

剛決柔姤五陽不能為主者陰來而長也故曰柔遇

剛

李氏閱曰剝之貫魚柔從剛也姤之包魚剛制柔也

蔡氏清曰損之時二益不為儉萃之時大牲不為侈

胡氏炳文曰易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之情通恒

之情久萃之情一

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易氏祚曰易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

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

之

王氏應麟曰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

不言所利

鄭氏汝諧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天下之事滋矣

任氏啓運曰六子皆不言元元在乾坤六子已不可見也

程子曰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所見者理而已陸子以程子說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三五

鶻突曰只是無我無物其實陸說捷而程說較實

陳氏際泰曰不失其時而已未嘗廢應也不出其位而已未嘗廢思也此聖學之宗旨也

陸氏振奇曰漸爲男下女故貞吉歸妹爲女說男故征凶

任氏啓運曰剝將終而復息豐極盛而將消故俱言消息盈虛謙以虛而受益豐既滿而將衰故俱言天地鬼神又曰子言時義者五豫之時雷出地上可大行也姤及遯時猶可爲不忍藏也革之時陰亂去暴

子不能也子之周流其族人乎按革言時不言義大

過解亦然睽言時用隨言隨時之義其實一也然

不言義者專言義猶難焉變言用者蓋其用無方焉

若隨不以時言則更無隨之道

郭氏雍曰凡卦有異者多言文教風俗觀省方觀民

始施命諧四方巽申命行事君子之德風也

蘇氏濬曰解曰三狐去小人巽曰三品親君子

李氏光地曰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而我

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三六

任氏啓運曰剛柔分之卦獨節與噬嗑言之電卽雷

之聚難分故言分剛柔分之卦剛居五者十惟漸與

節言得中漸之進易急節之貞易苦難中故舉中

鄭氏汝諧曰孚于中則鶴鳴自有子和浮于外則翰

音徒登于天

葛氏懋哉曰易貴當位惟小過九四以不當爲當三

百八十四爻之變例也其有當位而不利者則履兌

之五爻亦變例也

黃氏淦曰古今治亂相倚伏既濟之後泰將否未濟

之後否將泰

郭氏雍曰六爻皆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中獨既濟一卦而已

王氏應麟曰諸卦爻皆及卦名惟坤小畜泰大畜既濟無之又曰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推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之餘爾又曰八卦之象又有六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三五

顧氏絳曰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木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木卦名有飛鳥之象木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旨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

子大義何由明乎

王氏應麟曰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需三人訟三百戶三禘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筮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筮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於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按閻氏百詩又補乾六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一 三五

位六龍四德四支蒙再三瀆離百穀四方咸二氣革二女震百里九陵乾萬國師萬邦萬國謙頤萬民明夷四國離姬四方乾豫觀恒革節四時乾坤泰否无妄頤咸恒睽萃歸妹萬物程易曰以闕取空數無義者非王氏指予謂王所取亦有鑿者王氏又云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

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畏
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
弗損益之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曰壯于頄遯曰
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
震用伐鬼方六十四卦相錯而不亂此亦似有之而
未可盡拘也

顧氏絳曰卦變之說不始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
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
子之變皆出於乾坤按朱子啓蒙卦變圖亦自可備

皇朝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一

三

一說江脊齋別有卦變說則以凡易中言剛柔往來
上下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又晉荀
顛嘗難鍾會易無互體王爻問張南軒伊川令學者
先看王輔嗣胡翼王介甫三家易何也曰不取互體
此載於日知錄亦顧氏所取然左傳莊二十二年陳
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
有艮象是互體之傳已久朱子不取互體而大壯五
六言卦體似兌合兩爻爲一言之頤初九靈龜謂伏
得離亦可見易象無所不通矣

吳氏慎曰不可爲典要變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
也按繫辭此二語盡易之義

易傳授著述

商瞿受易孔子傳魯橋庇子庸歷江東馯臂子弓燕
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至田何

孟喜蘭陵人從碭川王孫受易爲章句授同郡白光
沛澤收後漢注丹鮭陽鴻任安皆傳孟氏學

梁邱賀瑯琊人本受京氏易後更事田王孫傳子臨
臨傳五鹿充宗瑯琊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沛彭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一

三

祖齊衡咸及後漢京兆楊政穎川張興皆傳梁邱易
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以授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
於災異授東海段喜河東姚平河南乘宏後漢戴馮
孫期魏滿並傳之

賈直東萊人傳易授瑯琊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劉向謂諸
家易皆祖田何惟京氏爲異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後
漢書言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玄穎
川荀爽皆費氏學也

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傅子康及蘭陵母將永

施雠亦沛人易亦得之田王孫授張禹邳邳魯伯禹授淮陽彭宣伯授泰山毛萇如邳邳邳丹後沛人戴賓傳東昏劉昆亦施氏易

漢初立楊氏易宣帝立施孟梁邱易元帝立京氏易費高不得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晉永嘉之亂施氏梁邱易亡孟京費人無傳者惟王輔嗣注行世後鄭注亦失傳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五九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王氏應麟曰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苟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說以苟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知其理自輔嗣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

之說又曰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雒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燾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注其下為考異釋疑又曰子夏傳張弧偽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元明講易者以來瞿塘為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一 三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男文翰

經傳據餘二

李元春

男來南

男來南

書古句

黃帝誨顓頊曰爰有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為民父母見呂氏春秋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

出無已其行無止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

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日慎一日 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

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

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此皆

見賈誼書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躋於

山而躋於垤見淮南人間訓困學紀聞引之謂皆典

謨以前書其實不類書詞也

書古義

堯典文思安安考靈暉作晏晏克明俊德今文無俊

字平章百姓大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史記作

便秩宅岫夷作居郁夷考靈暉作禺鉞孽尾史記作

字微南訛訛作譌司馬貞本作為成也宅西曰昧谷

今文作度西曰柳穀史記作柳谷虞翻以鄭康成不

識古牙字誤以柳谷為昧谷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

正閏元悞作定否德泰帝位史記作鄙德舜典舜讓

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悻班固典引作不怡徧于羣神

徧史記作辯辯五瑞輯史記作拊如西禮馬本作如

初禮何休注公羊又有還至嵩如初禮黎民阻飢阻

今文作祖史記作始夙夜惟寅直哉寅釋文音夷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北三苗北虞翻謂古別字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

文上方字句大禹謨帝德廣運二句呂氏春秋引作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惟影響影古作景臯

陶謨擾而穀擾一作柔字木作變馴也玉篇引之天

敘有典釋文馬本作五典有庸作五庸天明畏畏作

威民明威威古文作畏威衛包改思日釋文思徐息

吏反贊襄爾雅作饗因也益稷艱食馬本艱作根云

根生之食謂百穀作會馬鄭會作繪藻火藻本又作

灋徐作絲予欲聞六律句漢書律歷志在治忽今文

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七始詠忽又或作名
鄭康成曰笏也予弗子子鄭讀字列子云禹纂業事
仇子產弗字過門不入蓋本書禹貢作十有三載載
馬鄭作年濼溜其道釋文本亦作維岱賦徐木作賦
谷赤埴鄭作哉草木漸包或又作蘄苞籛籛釋文籛
或竹籛瑞琨馬本琨作瑣韋昭音貫沿于江海沿鄭
本作枹馬本作均云均平雲土夢漢書作雲夢土枹
幹或作檣疎榮波既豬馬鄭作榮播既都和夷鄭讀
和爲桓水出蜀山西南滑洧洧又作內導所所馬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

開陪尾漢書作橫尾大任釋文本又作岷導漾漾鄭
本作漾五百里納粘粘或作稽二百里男邦史記作
任國男古又通南二百里蔡蔡吳仁傑謂當作榮序
帝告史記作誥司馬貞曰一作借五子之歌逸豫釋
文本又作份仔盤遊本又作槃遊湯話權其凶害釋
文云本亦作羅伊訓起漢歷志引作惟大甲元年十
有二月乙丑朔咸有一德七世四句呂覽引作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王肅云古五字
如七因訛以怪字惠定字以爲傳寫之訛盤庚山藁

古史作由研徐楷曰說文無由字本粵字首予迓續
乃命于天迓匡謬正俗作御古字說命釋文本又作
兌高宗亮陰禮作諒闇大傳作梁闇漢書作諒陰西
伯戡黎釋文伯亦作柏古字戡黎大傳作戡耆史記
作伐毗一作伐肌黎又作釐黎微子我其發出狂狂
史記作往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蕃亡殷
邦毒篤竺古字通用又讎斂讎馬作稠我舊云刻子
刻論衡作孩秦誓古作大誓大泰異文始後漢予有
亂臣十人釋文亂下本無臣字劉原父以子無臣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四

之義以婦人爲邑姜王伯厚謂不必改牧野史記作
姆野武成旁死魄魄張霸偽尙書作霸古字肇基王
迹惠定字以迹爲古績字洪範無虐熒獨大傳作無
侮矜寡史記同而矜作鰥無偏無陂本作頗唐元宗
詔改之以協韻吳才老以下義字音俄原與頗叶宋
宣和中詔從舊文惠定字以頗陂古通下義字本作
誼唐改之非吳說亦非無有作好有呂覽引作或高
誘曰古有字皆作或曰蒙鄭王本皆作零在曰驛下
史記亦然又作霰與霽通驛古文作梯今文作闕史

記作涕悌字之失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苟爽謂之
五躔李雲謂之五氏金騰丕子史記作負子我之弗
辟辟鄭作避信噫公命噫馬作懿猶億也新迎惠定
字古義本作親迎鄭注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
公訓親爲新今本乃作新然則大學親民之讀新不
自程子始矣大誥釋文亦作莽起馬本作大誥繇爾
多邦降割馬本作降害民獻有十夫獻大傳作儀予
造天役造王莽作遭亦古字通也亡書歸禾始記作
餽火嘉禾序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魯旅字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二 五

惠氏曰兄古況字君爽退佚前人光佚王莽引作失
天難謹作天應裴謹古通成王政馬作征將蒲姑序
踐奄史記作殘奄多方胥伯大傳作胥賦謂賦稅也
立政灼見三有俊心灼古作焯受德啓釋文受作紂
康王之誥誥史記作告底至齊馬本句罔命大傳作
罪命或作嬰呂刑苗民弗用靈三句墨子引作苗民
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靈作命否
不用用練惠疑悞皇帝哀矜惠云此皇帝始見據孔
傳皇本作君折民惟刑漢書刑罰志作恚民俾我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二 六

作表康誥克明德大傳有俊字人有小罪非胥胥潛
夫論作省梓材大傳作材材戕敗人有三句今文作
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王充云言賢人疆於禮義
故能開賢率化民也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悔福上書
燄燄作庸庸注微小兒也釋文厥攸灼敘句王在新
邑烝句多士序遷殷頑民史記作遺民大淫泆有辭
泆史記作侑馬作屑惠氏作屑無逸大傳作毋逸漢
書逸作佚不遑暇食惠氏違當依國語作皇壽張馬
作輒張詩爾雅壽作俯皇自敬德皇王肅作況益也

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
引作詳刑惟貨惟來馬本來作求有求請昧也上刑
挾輕下刑挾重劉愷傳亦引之罰鏹史記作罰率率
徐引刷索隱云亦作選師古本作鈔鈔卽鏹古音同
哀敬折獄敬本作矜漢于定國傳作饒費誓古文本
作紫誓史記作勝大傳作解序東郊不開匡謬正俗
作闕云古闕字秦誓若弗云來云本作員衛包改从
今惟被截善誦言公羊云惟譏善誦言古文截截
本作截截今文作莪莪俾君子易辭辭公羊作息亦

古文尚書

書異義

堯典稽古鄭解為同天王肅以為順考古道四岳孔傳謂即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汪齊云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堯讓許由其一也 舜典納于大麓孔謂納使大錄萬幾之政 文祖馬以為天天萬物之祖也肆類于上帝上帝大乙也在紫微宮 璇璣玉衡伏生謂之北極京房孟郁皆作旋機晉志魁四星璿璣杓三星為玉衡是北斗也 羣后四朝馬王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二 七

為四面朝方岳鄭以為四時朝京師 范蜀公上書舜五刑流宥教贖賊以寬三苗之墨劓剝宮大辟皇王大紀本此 困學紀聞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堯不聽此可證程子之說按舜誅四凶不以此 呂覽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舜以為樂正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釋文以堯舜禹為名困學紀聞淮南子臯陶瘖而為大理猶夔一足之說

也陳謨廣歌豈可謂之瘖又史記秦本紀大費為柏

翳索隱云即柏翳陳紀世家柏翳之後封秦垂益夔龍不知所封是柏翳明非伯益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名益字隤數是伯益也然則今之蟲神為伯益矣又無若丹朱豷王氏本說文謂論語豷舟即丹朱閻百詩何義門皆以為非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王伯厚云吳之通水有二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二 八

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午于黃池左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甘誓啓事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三年不服修教一年而始服莊子亦謂禹攻有扈為虛厲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修德暮年而服皆與書異蔡邕銘論又言湯有甘誓之勒 乃召六卿古注天子六軍六卿皆從李子真以為別有六卿若當用兵之時冢宰不得屬於司馬三山林氏是之 予則祭義汝孔傳謂辱及

汝子王莽傳拏作奴顏注戮之以爲奴也 五子之歌五章皆述皇祖之訓蔡氏以予視天下予五子自謂王伯厚謂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關石和鈞韋注關門關之征也石斛也一曰關衡也李善引賈逵注國語曰關通也孔安國則謂金鐵曰石左傳夏有觀扈楚語士疊曰啓有五觀韋注大康弟也水經注亦云王伯厚以爲非 允征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王伯厚云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九

義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 釋文逸書帝告五篇舊解爲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論語引予小子履節孔注墨子引湯誓辭若此疏云湯誓無此文而湯誓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文正與此同 日知錄伊訓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大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十二月殷練而耐祀于先王祇見厥祖耐湯於廟也先君耐廟而後嗣子卽位故成之爲王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也若自桐歸以三祀之十有

二月則適當其時而非有取爾又曰卽位者卽先君之位也未耐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故耐廟後嗣子卽位殷練而耐卽位必在期年後周卒哭而耐故踰年斯卽位矣有不待葬而卽位如魯之文公成公其禮之末失乎三年喪畢而卽位舜也禹也練而耐耐而卽位殷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世變愈下樞前卽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困學紀聞漢志引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十

按方明見觀禮非乃明之悞 鄭氏云陽甲立盤庚爲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爲君時作正義以爲妄書裨傳謂鄭必有據而全謝山亦不然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注圮于相遷于耿殷本紀祖乙遷邢皇極經世謂圮耿徙邢蘇氏曰祖乙圮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其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不應如是久也 咸父書序伊陟相大戊祥桑穀生于朝韓

詩外傳以爲湯大傳以爲高宗劉向以爲大戊又以爲高宗 高宗彤日陳氏祥道謂祖庚祭高宗非高宗主祭也 泰誓十有三年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以序文改之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 歸熙甫考定武成移厥四月暨受命于商一段於萬姓悅服下通篇皆仍舊文 式商容間禮記行商容復其位客蓋嘗仕于紂者鄭注乃以客爲禮樂復位謂復禮樂之官矣 大傳惟王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七

元祀帝命大禹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注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袁子才據此以洪範爲祭名此疇非洛書明王禕近先河濱王山史江春齋皆言之 逸書旅巢命李杞謂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終湯之世遂不朝至此始來 困學紀聞金滕書異說有二魯世家周公卒後秋未穫天動威成王乃開金滕梅福傳亦云皆本大傳伏生未見古文也蒙恬傳成王病公捕爪沉河書藏記府及王能治國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公奔楚王觀記府得沉書此又以武王爲成案隱云不

知出何書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鄭以爲管蔡霍蘇氏從孔林氏蔡氏從鄭三毫孔謂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鄭云湯舊都民服文王者分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 周書作維解俾康叔字于殷中旄父字于東注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是亦康叔之封在徐殷後然武寤解已稱衛叔封禮子貢詩傳又稱三監將叛康未諫不聽則康叔蓋先封衛輔三監康誥之作當在此時誤解者皆以首冠洛誥之文錯簡也程綿莊謂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七

管蔡者武庚非周公罪人斯得武庚以管蔡爲罪人君奭史篇召公名醜古醜字從奭奭與醜相似故悞 散宜生孔傳云散氏大戴禮堯娶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是散宜爲氏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謂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中諸侯皆無事江春齋云六年五服皆朝編正與周禮大行人合惟言五服者六年要服當朝以蠻夷道遠畧之又云左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孔疏引此語以爲彼六年一會與此適

合是不然叔向臨時提出以抵齊人如其言是六年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 康王之誥釋喪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子又以爲是蔡傳取蘇氏而不用其師說閻百詩顧寧人皆依朱子又顧氏謂顧命不言殯禮知有闕文狄設黼展以下當屬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事也 困學紀聞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濇問下民無皇字然以帝爲天則非 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二

七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魯征之作誓魯世家亦言淮夷徐戎與管蔡並興則伯禽之征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役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晉不言始矣 又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云字乃員之省文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引秦誓雖則員

然 日知錄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邵子謂夫子逆知天下將并於秦而存之小之乎知聖人矣

書要義

王氏應麟曰前賢謂臯陶稷契有何書可讀不知顧黃之書武王拜于望雲鳥之紀孔子訪于郊孰謂無書可讀又曰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二

七

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薛氏瑄曰自古帝王之德莫要於敬與明堯允恭舜兢業禹祗台湯慄慄危懼文翼翼小心皆言敬也堯欽明舜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王氏炎曰堯舜禹相授一道而法自不能無損益堯分劃九州舜則析爲十二堯分命羲和夏則合爲一

官

黃氏鎮成曰堯分四仲憑南面以考中星舜齊七政

取北面以參斗建

顧氏絳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無嫌也王氏柏曰堯之試舜甚詳至遜位絕無丁寧告誡之語魯論堯曰篇二十四字以補書缺可也

黃氏宗義曰文祖堯始祖廟舜承堯廟禹承舜廟至私親則別設廟以奉祭祀兩者未嘗合若依祭法宗堯宗禹之文則虞有無父之嫌夏又有僭上之非矣

河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五

錢氏時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

陳氏經曰巡狩所以維封建也陳氏際泰曰古者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歲巡四岳而已不以爲勞古者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時巡五載而民不以爲勞

王氏樵曰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是舜定以五載一巡勤民也至周復堯十二年一巡之制堯時風古事簡天子不必頻出周世文又不能頻出也

黃氏宗義曰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或謂五刑爲不率五教者設非呂刑肉刑也肉刑始有苗設唐虞有此非格有苗乃爲有苗所格矣流宥五刑重者流輕者宥賊刑亦流也觀四罪止于流放竄極極亦似殺然記言鯀之極死與舜野死連文則經書極死特不與生還耳仍非肆諸市朝也

蔡氏沈曰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金贖特以寬鞭扑之刑耳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始設五罰周之敝政也當刑而罰失之輕宜赦而罰失之重且使富者倖生貧者獨坐非法之平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六

錢氏時曰不除四凶堯之所以爲大不宥四罪舜之所以爲君又曰堯時薦舉者四而吁者三舜時疇咨者四而俞者八一則四凶未除一則四罪咸服也王氏應麟曰禹以平水土若百工各一官而周同領于司空周以兵刑分夏秋二官而虞則兼掌于士或謂帝世蠻夷外委州牧內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

董氏鼎曰皋陶之命但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

世征苗之兵禹掌之益贊之不命臯陶疑兵刑亦非
合一

范氏紫登曰禮樂二官周兼掌而虞則分司然觀秩
宗之命伯夷讓護則禮樂之原未嘗不合

王氏天與曰于範見禹之淵源于貢見禹之事業于
謨見禹之敷陳大禹所由稱歎

陳氏際泰曰禹疇未衍元龜已命于虞朝稷建未開
正月早書于舜典

胡氏士行曰舜竄三苗竄其君也分北三苗黜其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七

也苗民逆命更立之君仍梗化也三苗不敘竄者亦
賓服也

真氏西山曰唐虞時未言誠塞即誠也未言仁惠即
仁也

王氏柏曰二帝一德故堯舜合典五臣同心故益稷
附謨

萬氏經曰頑莫如瞽瞍而父亦允若傲莫若丹朱而
賓亦德讓舜之式化者微也

陳氏際泰曰康衢之謠堯時國風也關雎以下無及

焉喜起之歌虞時雅詩也鹿鳴以下無及焉

陳氏櫟曰典以欽始謨以欽終治功一心學也

萬氏經曰升禹謨于虞書以明三聖相傳授之道冠

禹貢于夏書以見大禹有天下之本

章氏如愚曰禹貢分州助井田之法

楊氏慎曰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由上之教也

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由下之化也

蔡氏沈曰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

賦非盡出于田並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六

曰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傅氏寅曰河之患在九河疏其下則上易為力江之

患在彭蠡豬其上則下無足憂

呂氏祖謙曰治水不出兩端達于海者使有所歸也

不可達海即因其勢以為澤使有所容也

王氏樵曰九州言山四十有五言川三十有六言澤

十有二而實則山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山九川九

澤總之九州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趨帝都者不

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徐氏天儀曰賦曰慎知無過取曰成知無紛更

陳氏樸曰甘誓恭行天罰之心即祗承于帝之心

黃氏宣猷曰禹禪位則征有苗啓繼祚則伐扈亦敬

承之一證

顧氏絳曰夏商封建之制多不同大康有弟五人而

后羿獵獠以無親戚屏翰也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

稽以奉禹祀豈監孤立之失歟

陳氏經曰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

董氏鼎曰甘誓特書戰者所以著有扈之強允征不

諱征者以能承仲康之命

錢氏時曰桀在上何以湯誓書王湯奉行天罰即不

自王天下已王之矣若謂史氏追稱仲虺作誥湯猶

未反國曰錫王曰惟王曰王懋昭大德謂之追稱可

乎

陳氏際泰曰慶曰後予怨曰後予夏之亡無一義士

焉殷之興無一頑民焉

王氏天與曰天子告萬方則曰予一人對上帝則曰

台小子

台小子

王氏柏曰湯伊君臣之際書中無一交傲語以心相

契也至伊訓以下五篇垂戒大甲至深且密輔弼後

主不忘責難也

閻氏若璩曰五子之歌用述禹訓三風之傲爰制湯

刑聖人防範之道于貴胄尤加嚴焉

王氏樵曰盤銘之義仲虺發之德日新慎終惟始是

也盤銘之義伊尹傳之時日新終始惟一是一也虺誥

曰王懋昭大德即日新也而欽崇天道必申之以惟

其始無自滿慎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矣大甲篇王

諱厥忘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遠矣

孔氏穎達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又曰殷未立諱法

故始則以所生日為號後即以君名篇

黃氏淦曰孔傳以臺囂相耿合盤庚為五遷然經言

先王明是追述往蹟馬鄭均以商邱臺囂相耿為五

遷無論前八遷以湯終後五遷以湯始一事未便兩

屬因遷臺兼數商邱于文亦乖于是引史記遷邢之

文以足之不知索隱曰邢音耿耿即邢也惟竹書載

文以足之不知索隱曰邢音耿耿即邢也惟竹書載

文以足之不知索隱曰邢音耿耿即邢也惟竹書載

詩經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 二 十九

詩經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 二 二十

祖乙二年自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合遷摺遷相遷

耿爲五遷是

顧氏終曰冀方失而夏祀替豐鎬失而周連衰天子

棄故都未有能國者也獨殷之遷圮于河非伺于敵

勢不同也

王氏樵曰唐虞命官皆面命者以命名篇自傳說始

萬氏經曰說命中篇論政及攸居治統乎學也下篇

論學及監憲學賅乎治也

黎在朝歌西文王事殷不應稱兵畿內故通鑑前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

列爲武王十一年事陳氏際泰曰伐葛爲十一征之

漸所以警衰勘黎爲滅五十國之漸所以警殷

顧氏終曰殷亡天下在紂之自焚而其國之亡在武

庚之不靖使紂不自焚武未必不以湯之放桀者待

紂使武庚不畔則存殷固不止十餘年觀蔡仲之命

辟管叔猶存商名至作大誥書序始有黜殷之語始

則其跡可疑故伯夷之諫斥言易暴久則其心乃白

故箕子之歌祗怨狡童

林氏之奇曰械樸詩美文王官人則曰六師及之秦

聖言武王會孟津皆以出師時合諸侯之師言之非

文武先備六師之制也觀牧誓但稱司徒司馬司空

可見

陳氏際泰曰湯用元牡見無急于革夏之心武秉白

旄見無急于取商之志

黃氏度曰夏商誓師皆有孥戮之語獨牧誓無之文

王罪人不孥亦家法也

黃氏鎮成曰列爵分土武成與孟子合獨周禮大司

徒自五百里以迄百里均以五等之爵遞加何也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

爵所以稱德分土所以等功德異而功同故公侯均

百里子男均五十里地同而附庸異故公侯伯子男

有五百里至百里之殊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

庸廣封也正封則尊者嫌於過甚而無所屈故公之

地必下而從侯卑者嫌於過削而無所立故男之地

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尊者不嫌大多故公之地必

五百里而異於侯卑者不嫌大削故男之地止百里

而異於子

吳氏澄曰洪範綱九目五十天下之道包舉無遺故

曰洪範

林氏之奇曰洪範一禹謨秘旨彝倫攸敘惠迪吉也
彝倫攸敘從逆凶也嚮用五福戒之用休也威用六
極董之用威也

洪氏适曰古君臣父子問言無顧忌周公作金縢呼
三王而爾之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天保為報
上之詩而曰定爾閟宮為頌君之詩而曰俾爾大明
曰上帝臨汝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汝指厲王也
至于告神之詞武成曰惟爾有神詩曰既昭格爾禮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五

曰假爾秦龜皆與神相親之意也

陳氏際泰曰三叔與殷忠而愚者也武庚叛周孝而
闇者也

蔡氏沈曰金縢言管叔而不言武庚所以著其罪大
誥言武庚而不言管叔所為諱其親

金氏履祥曰管叔之惡與象等象則封之管則誅之
象至亂家叔至亂國東征非聖人所得已也

錢氏時曰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言也與
微子不書宋同

林氏之奇曰諸侯始封則有命微子蔡仲是也叔封
衛不曰命而曰誥豈封在前誥在後與傳言命以康
誥又合命與誥為一

近張船山問陶直以康誥為康叔封康時之誥如此
則篇次在誥後蓋取與酒誥為類也

呂氏祖謙曰以商舊法治商民人情所由安以周新
法革商民殷亂所由撥

陳氏櫟曰康誥酒誥言刑殺至梓材惟以寬宥刑期
無刑之意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五

陳氏經曰鎬得洛為夾輔實四方和會之區洛無鎬
為屏乃四面受敵之地夫子登秦誓於周書降王風
為列國見東遷之失在後人非周召營洛之過也又
云多士不曰受命曰佑命原天與周之心不曰革命
曰勅命見周取商之正

蔡氏沈曰不讀立政不知罔攸兼於獄庶言之慎不
讀無逸不知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之勤

王氏樵曰賢臣以人事君故罔命言迪上帝必慎及
簡僚賢君以人事天故立政言尊帝必推及顯俊

錢氏時曰自大誥以迄立政未有以周稱者惟設官分職爲昭代大典故以周官名其篇以周王大其統孔氏穎達曰周禮分列九服書但曰六服羣辟何也蠻夷鎮藩四服羈縻之而已合畿內稱六服詳內而畧外也

蔡氏沈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王氏應麟曰觀盟向之民不從鄭陽樊之民不從晉

東周之民不從秦見殷戴周之久觀周公治殷以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五

悲君陳治殷以寬和畢公治殷以旌別見周革殷之

難

蔡氏沈曰文之謨非陰行其善故曰顯武之烈祇善

繼其志故曰承

葉氏時曰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克天德作元命

祇此耳

陳氏際泰曰兵以恭刑天罰謂之天吏刑乃具嚴天

威謂之天牧

夏氏僕曰民之生有善無不善故曰嘉師刑之設糾

不善以保善故曰祥刑

萬氏經曰書錄文侯之命何王迹熄而伯圖興微晉

周其喪鼎矣存晉所以存周也錄費誓何也望魯也

文武不作東周可爲故以此望之也錄秦誓何也穆

公據有岐豐文武成康之澤其替乎所以儆周也

王氏炎曰夏書終允征商書終戡黎周書終秦誓一

也故魯有頌而詩絕秦有誓而書亡

書傳投著述

古文尙書家語以爲孔騰並孝經論語藏於壁中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三五

紀尹敏傳以爲孔鮒陸德明釋文以爲孔惠

陸氏曰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

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

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又曰漢

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

文永嘉喪亂衆家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

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遂廢今

以孔氏爲正彛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李氏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尙書業徐遵明兼通之

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用仁及渤海張
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
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炫劉士元焯
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焯小與炫爲友賈馬王鄭
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義炫聰明博學名亞
於焯時稱二劉

劉氏昫曰孔穎達明鄭氏尙書同郡劉焯名重海內
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焯改容敬
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毛

朱子曰諸經皆以注疏爲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
蘇軾程頤時楊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
眞氏德秀曰蔡季默沉西山先生元定子也從文公
遊文公晚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求可
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
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
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陳氏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二典義通考一卷佃爲王
氏學長于考訂又曰葉少蘊夢得博極羣書書與春

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吳氏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學者千
餘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
其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汪若澗若涇尤時
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闕以
平昔所聞纂成之

方氏岳曰滕溪齋璘與其弟珙同登晦翁之門學者
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
家之林藪著尙書大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二 毛

金氏履祥曰蔡氏書傳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
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
楊氏士奇曰書傳纂疏元陳櫟輯今讀書傳者率資
此書及董鼎纂注尤詳備
歸氏有光曰王荆公會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
美遠出二劉敞敞二孔武仲平仲之上
李氏維楨曰金壇王中丞樵日記衷錄百家訓詁於
經旨多所發明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彙梓

男女翰藝校錄

經傳據餘三

朝邑

李元春仲編輯

男來南燕屏參訂

詩同類句

樂只君子見三詩周南樛木三章各一南山有臺五章各一采芣三章四章五章各二之子于歸見五詩
 桃夭三章各一漢廣次章三章各一鵲巢三章各一
 燕燕首章次章三章各一東山末章一之子于征見
 二詩車攻末章一鴻雁首章一又之子于苗一車攻
 次章之子于垣一鴻雁次章之子于狩一之子于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一

一采芣三章未見君子見六詩汝墳首章一草蟲三章各一車鄰首章一晨風三章各一出車五章一又
 與草蟲首章凡五句同類弁首章次章各一既見君
 子見七詩汝墳次章一風雨三章各一揚水首章次
 章各一蓼蕭四章各一菁莪四章各一頍弁首章次
 章各一隰桑首章次章三章各一豈弟君子見五詩
 淇露四章一青蠅首章一旱麓首章次章三章五章
 六章各一洞酌三章各一卷阿前六章各一淑人君
 子二見詩鴉鳩四章各一鼓鐘前三章各一又顯允

君子一漙露三章假樂君子一假樂首章展矣君子

一雄雉次章允矣君子一車攻末章言念君子三小

戎三章各一百爾君子一雄雉末章嗟爾君子二小

明四章五章君子萬年三見詩瞻彼洛矣後二章各

一鴛鴦四章各一既醉前二章六七章各一又天子

萬壽一江漢六章壽考萬年一信南山三章天子萬年

章君子至止二見詩終南二章各一瞻彼洛矣三章

各一彼其之子五見詩揚水三章各一鄭風羔裘三

章各一汾沮洳三章各一椒聊二章各一侯人前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二

章各一我覲之子三見詩伐柯次章九罭首章常華
 前三章各一有美一人二見詩蔓草二章各一澤陂
 三章各一豈無他人三見詩褰裳唐風羔裘二章杜
 杜二章各一乃如之人兮日月前三章各一展如之
 人兮君子偕老末章乃如之人也嘔噉末章豈不爾
 思四見詩竹竿首章一大車前二章各一東門次章
 一檜風羔裘三章各一以饗以祀以介景福四見詩
 楚茨首章一中多以妥以侑大田末章一旱麓三章
 一潛一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一載見是鄉是宜降福

既多一閭宮三章以介景福一行葦末章介爾景福
二小明末章既醉首章降爾遐福一天保次章詒爾
多福一天保五章卜爾百福一楚茨四章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三見詩楚茨次章信南山末章甫田末章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一楚茨三章來假來饗降福無
疆一烈祖萬壽無疆二天保四章南山有臺次章萬
壽無期一南山有臺首章祀事孔明二楚茨二章信
南山卒章受天之祜二信南山四章桑扈首章日居
月諸見二詩邶風柏舟末章一日月四章各起句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習谷風二見詩前谷風起一後谷風三章各起句悠
悠蒼天二見詩黍離三章各一鴛羽三章各一又悠
悠昊天一巧言首句旻天疾威二一小旻一召旻瞻
仰昊天三雲漢末二章瞻仰首句王事靡盬四見詩
鴛羽三章各一四牡前四章各一采薇三章一小雅
杖杜前三章各一春日遲遲采芣苢二見詩七月
次章出車末章隔二句執訊獲醜二出車末章采芣
末章昔我往矣二今我來思二采薇末章出車四章
又小明次章三章各一昔我往矣豈不懷歸見三詩

四牡首章次章五章出車四章小明前三章不遑啓
處二四牡次章采薇三章不遑啓居二采薇首章出
車四章經營四方三北山二章何草不黃首章江漢
次章行道遲遲二邶風谷風次章采薇末章宴爾新
昏三邶風谷風次章三章末章觀爾新昏車牽末章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二邶風谷
風次章小弁末章約軹錯衡八鸞琤琮二采芣次章
烈祖琤琤作鶴又八鸞鏘鏘二燕民七章我客戾止
二振鷺有聲爲酒爲醴丞昇祖妣以洽百禮二豐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四

載芟媚于天子二假樂末章卷阿七章民之父母二
南山有臺三章泂酌首章邦家之光二南山有臺次
章載芟瞻彼中林二正月四章桑柔九章南有樛木
見二詩樛木三章各起句南有嘉魚三章一下甘飶
鬯之亦類樛木葛藟藥之荏染柔木二巧言五九章邶
翩翩者騅見二詩四牡三章四章南有嘉魚末章歆
彼飛隼二見詩采芣三章一沔水三章各一集于苞
栩二鴛羽首章四牡三章駕彼四牡三采薇五章車
攻三章節南山六章又駕彼四騅一四牡末章四牡

駢駢見二詩四牡首章二章車牽五章又四牡駮駮
三采薇五章桑柔次章烝民末章四牡奕奕二車攻
三章韓奕次章四牡業業二采薇四章烝民七章又
四牡翼翼一采薇五章四牡龐龐一車攻首章每懷
靡及二皇華首章烝民七章揚之水見三詩王風鄭
風唐風皆篇名有杖之杜見三篇唐風小雅皆以杖
杜爲篇名唐風卽以全句爲篇名我黍與與一楚茨
首章黍稷彧彧一信南山三章黍稷薿薿一甫田首
章君子有酒三見詩魚麗前三章各一南有嘉魚四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三

五

章各一瓠葉四章各一和樂且湛二鹿鳴末章常棣
七章我心寫兮見三詩蓼蕭首章裳華首章車牽四
章是以有譽處兮二蓼蕭裳華首章陟彼高岡二卷
耳三章車牽四章又陟彼岡兮一陟岵末章射夫既
同二車攻五章賓筵首章照臨下土二日月首章小
明首章神之聽之見二詩伐木首章小明四章五章
汎汎楊舟二菁莪末章采菽末章君子之車二采薇
四章卷阿末章言采其芹一采菽二章薄采其芹一
泮水首章言觀其旂其旂泝泝泝泝聲嘒嘒一采菽二

章泮水首章三句類泝泝作筏嘒嘒作嘒嘒濟濟
多士二文王三章泮水六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二
下泉末章黍苗首章又下泉末句郁伯勞之黍苗首
章末句召伯勞之温温恭人二小宛末章抑九章戰
戰兢兢二如履薄冰二小旻小宛各末章衣錦褻衣
見二詩碩人首章丰三四章其釣維何二何彼穠矣
采芣各末章盛沸檻泉二采菽二章瞻卬末章自貽
伊阻一雄雉首章自貽伊戚一小明三章云何吁矣
一卷耳云何吁矣一都人士末章云何其吁一何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三

六

斯五章實獲我心一綠衣末章實勞我心見三詩燕
燕三章雄雉二章白華三章六章鴛鴦在梁戢其左
翼二鴛鴦二章白華七章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
泉水次章蝦蟇首章竹竿次章又蝦蟇次章下句作
遠兄弟父母心之憂矣見十詩邶風柏舟末章綠衣
前二章有狐三章各一園有桃二章各一蟋蟀三章
各一正月八章小弁首章次章四章五章六章小明
前三章若華首章瞻卬六章七章憂心孔疚二采薇
三章小雅杖杜末章我心傷悲二采薇末章杖杜次

章又我心傷悲兮一素冠次章又憂心忡忡憂心惓
惓見草蟲憂心悄悄見邶風柏舟憂心殷殷見北門
又見正月桑柔殷殷作慇慇憂心欽欽見晨風憂心
烈烈見采芣憂心京京憂心愈愈憂心惓惓憂心慘
慘見正月憂心奕奕憂心惓惓見頰弁憂我父母二
小雅杖杜三章北山首章靜言思之三邶風柏舟
章氓五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二泉水竹竿末章哀
今之人二正月六章十月之交三章孔填不寧二瞻
仰首章召旻三章民之訛言三河水末章一正月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七

章五章各一泣涕如雨一燕燕首章涕零如雨一小
明首章

詩古義

齊魯韓三家以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騶虞皆康王時詩釋文關雎荇菜荇本作杏條
哉悠音由思也葛覃覃本作覃虎置中達韓詩作道
采芣釋文本亦作苒漢廣休息韓詩作休思荀子
認江之永矣永韓詩作漾汝墳怒如調飢怒韓詩作
擗調飢楊用修朝飢麟之定定字書作煩

正義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詩說謂齊
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夙夜在公夙尉氏令鄒君碑作
死子以湘之湘韓詩作騰音傷飪也勿翦勿伐剪韓
詩作剗何以穿我屋穿釋文云亦作穿劉向列女傳
申女許嫁于鄆迎不備禮女不往夫家訟之女作行
露以明其禮未備持義不往也探有梅梅韓詩作棣
白茅純束純箋讀如屯國策錦繡于純高誘云純音
屯古字通何彼穠矣穠韓詩作戎厚貌新語文王以
騶牙名圃虞爲虞人射義騶虞樂官備也韓魯說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八

虞天子掌鳥獸官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
虞文選注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傷失嘉會所作王
伯厚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

劉元城周分商畿內爲邶鄘衛序詩者以其地本商
畿故在風黍離前柏舟不可選也選朱穆絕交論引
作算選擇算通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載常也日月報
我不述述韓詩作術古文擊鼓契關韓詩云約束也
雄雉自詒伊阻釋文詒當作貽谷風匪勉同心匪釋
文本亦作僱薄送我畿畿機通呂覽招麾之機高誘

曰麀機門內之位也言乘輦宮中遊翔至麀機麀即
板閭也旄邱蒙戎左傳作麀茸麀蒙古通瑣尾之瑣
釋文謂當作瑣少好貌流離鳥名爾雅少美長醜爲
鷓鴣簡兮渥赭堯廟碑作屋赭泉水志韓詩作祕飲
襍于爾雅詩作坭義同北門敦我韓詩敦迫也推作
誰就也北風虛邪之邪箋讀如徐曹大家幽通賦引
之作徐惠定字云弟子職志無虛邪亦然狐疑也新
臺酒韓詩作灌鮮貌澆澆作泥澆盛貌

相舟我特之特韓詩作直相當也墻茨中菁玉篇引
青照堂叢書三編經傳攷餘三九

作甯韓魯詩同廣雅甯夜也不可讀也傳云讀拙也
匡謬正俗曰拙當爲擔擔讀也拙細並通借老象服
是宜象本祿字鷄之奔奔禮記左傳呂覽俱引作賁
高誘云色不純也韓詩奔奔疆疆乘匹之貌定之方
中升彼虛矣傳云虛漕虛蝮爾雅作蝮蝮相鼠白
虎通以爲妻諫夫之詩于旄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
屬著也

淇澳綠爾雅作葦竹韓詩作蕩匪作鄙美貌匪作宜
顯也考槃澗韓詩作干文選注引云地下而黃曰干

惠定字曰干澗通蕙韓作德美貌碩人庶姜孽孽韓
詩作讎讎長貌氓體無咎言體韓詩作履桑葢釋文
甚本又作椹竹竿檜釋文椹本又作檝尤蘭能不
我甲韓詩作狎古文省作甲

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爲衛詩史記箕子刺紂賦黍離
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是也韓詩黍離伯封作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
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緇衣敝釋文作弊清人重喬韓詩作重鷓鴣雉名懸
青照堂叢書三編經傳攷餘三十

其羽逍遙釋文本作消搖山有扶蘇次章橋松釋文
本亦作喬手俟我乎堂箋云堂當爲椶古通子衿嗣
音韓詩作詒音詒寄也出其東門員韓詩作魂釋文
作云古通溱洧渙渙韓詩作洵洵洵作响
南山衡從韓詩作衡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申敝
笱魴鰈箋云鰈魚子與鯢同物同音古昆弟之昆作
鷓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伐檀漣漪釋文作瀾漪碩鼠三歲貫女魯詩作宦女
羔裘居居究爾雅云惡也有扶之杜陵肯適我曠

肯噉傳訓逮也爾雅作遜韓詩作遜

載獫狁駟載箋訓始謂始達其搏噉

東門之榜穀旦于差差韓詩作嗟差省字遜作噉知

噉遜逝古通衡門栖遲嚴發碑作西遲防有鵲巢誰

侑予美美韓詩作媿澤陂有蒲與荷荷樊光注爾雅

作茹

破斧四國是皇皇齊詩作匡

齊魯韓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為康王時詩伐

木許許傳云許許柿貌天保俾爾單厚單傳訓信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七

夫論引作直直單古今字箋訓盡從單也吉蠲釋文

蠲舊音圭惠定宇云三家詩本作圭如月之恒釋文

恒本作絀出車獫狁于襄釋文襄本或作攘杖杜檀

重幘幘韓詩引作緩緩音同車敝也釋文魚麗君子

有酒旨為句蓼蕭龍光龍惠定宇謂當讀寵傳訓寵

焦氏易林即作寵古字通湛露厭厭韓詩作情情和

說貌

六月軒軒之輗考工作摯淮南人問世作輗車攻搏

獸于敖水經引作溲狩于敖鄭箋田獵搏獸也何休

公羊注狩猶獸也惠定宇曰狩古獸字若經本作獸

箋不已贅乎又曰吉日既伯既禱伯即大駟表貉之

貉先鄭云貉讀禱禱師祭也句祝表貉杜子春讀為

百百即伯也句祝又云禱馬杜子春禱禱也即引此

詩冀奉日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

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詩曰吉日庚

午庭燎鄭箋云在地曰燎在手曰燭門外大燎內曰

庭燎鶴鳴于九臬韓詩章句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九

學之利單即臬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七

斯于如矢斯棘棘韓詩作初如烏斯革革作勒剋也

載寢之裼裼韓詩作褻音義同無羊或寢或訛訛韓

詩作譌覺也節南山瑣瑣姻亞釋文瑣瑣或作瑣瑣

十月之交蕃惟司徒蕃古今人表作皮蕃有皮音惠

定宇云家伯維宰古今人表有大宰家伯是家伯作

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按據此今本作家伯冢宰

非也蓋已異惠氏所見矣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

如魯詩豔作閭以為厲王事中候摘雜戒刻者配姬

以敖賢孔穎達云刻豔古今字以刻配姬為其姓知

非褒姒故鄭從魯詩爲厲王時事抑此皇父韓詩抑
意也箋云抑之言噫徐邈卽音噫雨無正淪胥以鋪
三家作燕胥以痛薰帥也

小旻謀猶回遘韓詩遘爲馭義同是用不集韓詩集
爲就古音通與咎協如匪行邁謀左傳引之杜注匪
彼也顧寧人云古匪字或作彼民雖靡靡韓詩作靡
靡猶無幾也小宛宜岸宜獄韓詩岸爲犴握粟出卜
惠定宇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饗神此言貧
者但有卷握之粟也趙岐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十三

小弁之詩怒焉如擣韓詩擣作疔或作癆巧言僭始
旣涵韓詩涵作減注少也鄭音咸云同也惠氏云涵
省作函與咸通毛傳訓容謂減少失之居河之麋釋
文廉本又作滔何人斯亦不遑舍熊氏經說舍與車
肝協音舒春秋齊人弑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惠氏
云日月所舍舒氣也是舍字並有舒義我心易也韓
詩易作施善也蒼伯萋非釋文非本或作非大東能
桃公子韓詩作媯媯音挑往來貌

嚴華谷曰楚茨以下四詩皆述古以傷今若非小序

且皆爲正雅矣俾彼甫田韓詩俾作筭早也大田俾
載南畝箋讀俾爲熾讀載爲畝正義謂戴聲相近故
鄭讀俾戴爲熾畝是詩載本又作戴也古字通去其
螟螣惠氏云螣古作騰呂覽作螿高誘注讀近殆孫
叔放碑作貸唐公防碑作蟻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
琫而珌珌諸侯瑩琫而瑊瑊大夫鏐琫而鏐瑊瑊
琫而瑊瑊正義未知所出說文玉部言佩刀引逸禮
與此畧同

桑扈彼交匪放左傳引之上彼字作匪是匪彼通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十四

頍弁頍古規字樂酒今夕王逸注楚辭夕作昔古通
車牽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愠怒也采菽彼交匪紆苟
子勸學篇引之彼作匪角弓見睨曰消韓詩見作職
日出也曰作聿

采芣薄言觀者韓詩觀作覩白華英英白雲韓詩作
泱泱視我邁邁作怵怵意不悅好也瓠葉有兔斯首
箋斯白白首兔之小者今俗語斯白之字作解聲相
近

大明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譬也涼彼武王韓詩涼

作亮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古以甲爲一皇矣其舊
其翳韓詩翳作殪申夷載路鄭本申作患謂患中國
之夷一說古患字作患古貫字作串明堂位言貫鼎
貫國名也侵阮徂共註疏文王欲侵阮阻共三國徵
兵於密密拒之故文王怒出却止徂國之衆又以篤
周祐如下有于字度其鮮原孔晁云鮮原地名近岐
周見周書鄭訓善正義及蘇氏以爲程邑皆非箋不
大聲色二句言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
以變更王法臨衝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
音顯堂叢書 三編經傳辨餘三 五

爲臨隆車也卽樓衝衝車也下武昭茲來許許傳
訓進東觀漢記引作御蔡邕云御進疑許乃傳寫之
悞

生民釋之叟叟釋文叟叟又作溲溲行葦漢儒班叔
皮王符等皆以爲公劉之詩假樂宜君宜王釋文作
且君且王篤公劉三單箋以爲滿三軍之數單者無
羨卒王肅云三重相襲止居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
壯在外民勞汙可小康箋汙幾也古幾字作幾見碧
落文音與汙通板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欣憲

獻皆有軒音與難韻天之歸民廬譚長以爲甫上日
非尸也韓詩作誘古今字

抑用邊蠻方箋邊當作別桑柔孔棘我圍箋圍當作
禦大風箋大音泰西風也雲漢蘊隆蟲蟲韓詩作鬱
隆炯炯胡寧瘳我之瘳作疹崧高王纘之事韓詩纘
作踐往近王躬近音記箋辭也古作釗今作近譌近
烝民古訓是式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惠氏以爲古
猶詰韓奕燕師所完鄭以燕爲燕安王肅孫毓並指
北燕國江漢匪疚匪棘箋棘作急惠氏云棘械戒古
音照堂叢書 三編經傳辨餘三 六

字通常武緜緜韓詩作民民後載芟同瞻叩蝻賊蝻
疾釋文蝻作蟀云木又作蝻惠氏云蝻宜爲蝻

清廟釋文廟本又作廡古今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正義子思論此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以已通假以
溢我左傳作何以洙我廣韻引云識以謚我識何音
相近溢謚字相類謚又與恤通皆訓慎思文來牟韓
詩作嘉黎劉向傳引作釐楚釐字本從釐徐仙民讀
與來同豐年萬億及秭韓詩陳穀曰秭潛爾雅韓詩
作涉

上三冊 4 三

閔予小子嬖嬖在疚釋文疚木又作次載芟有畧其
耜畧當作畧絲衣龜鼎及龜史記音義龜作哉郭音
才張平子碑往才汝諧才哉通音茲失之酌儀禮漢
書俱作勺般詩末齊魯韓三家俱有於釋思

有駮歲其有釋文本或作歲其有矣或作歲其有年
泮水言采其菲字本作芾徐仙民音柳狄彼東南狄
釋文作鬻除也闕宮實始剪商剪勤也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膺傳作應當也舒作茶

元鳥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長發桓撥作桓發駿鹿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十七

荀子作駿蒙武王載旆作載發讀拔與下韻協

詩異義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明帝詔應門
失守關雎刺時襲三家之說謝大傅妻則以關雎諸
詩爲周公作 樛罔詩評以葛覃澣濯歸寧皆非實
境卷耳陟山飲酒皆夫人憶文王行道之難欲自遣
免宜爲兵象兆端王豐山據左傳卻至語以干城爲
美腹心爲刺 芣苢毛傳以爲后妃之美韓詩以爲
夫有惡疾列女傳以爲蔡人刺夫 周磐誦汝墳爲

親從仕是大夫辭家爲祿養之作則卒章父母爲已
親 鵲巢劉向以爲邵國男悅貞女樛罔以爲言鳩

譬女德無非無儀 采芣毛鄭孔皆主小序夫人奉
祭祀不失職朱子以先儒有親蠶之說兩存之但夫
人助祭首服副告桑服編受繭服副於末章服被不
合解者以服被爲祭畢之時彙纂謂就蠶事言止是
享先蠶 草蟲亦既觀止毛傳以爲男女觀精 采
蘋江脊齋以爲大夫妻將嫁教成祭于宗子之詩

行露鼠牙雀角樛罔以爲預防之辭 羔羊退食鄭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十六

箋以爲滅膳 洪咨齋以小星卽殷其雷之旨蓋使
臣宵征不敢慢也 王文憲柏改甘棠野有死麕何
彼穠矣三詩入王風近顧寧人江脊齋袁子才干何
彼穠矣平王齊侯皆不取毛鄭說然彙纂辨莊公元
年當齊襄五年莊公十一年當齊桓三年據傳桓娶
王姬於時皆不當稱齊侯子襄亦不足汚經其說甚
確王豐山謂國初未有謚法文稱平不足疑也 邶
鄘衛分爲三顧寧人以爲漢儒之悞據左傳季札觀
樂總邶鄘衛北宮文子引衛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王豐山云淵明爲外祖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似不以凱風爲不安其室之母 燕燕于飛列女傳以爲定姜送婦作 谷風淫以渭濁二句呂祖謙謂淫比新昏渭比舊昏合則易惑而淺注猶見渭清也程子亦主是說 本朝考得涇清渭濁則淫比舊昏渭比新昏又與常解異 泉水出宿于干王豐山謂邢州有干山賦泉水者當爲邢國夫人 白虎通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王豐山云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鼠翼見人交前足而拱之謂之禮鼠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九

相鼠蓋取諸此 碩人列女傳以爲衛人刺莊姜之淫冶而作姜聞之悔過改行鄭箋於碩人一切作大德解惟于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 大車毛傳以爲刺周大夫不能聽訟劉向謂息夫人作 韓詩解黍離詩人求亡不得中心憂懣不識于物視黍離離悞爲稷苗 緇衣適館之館鄭箋以爲諸廬 雞既鳴矣毛傳以爲思賢妃韓詩以爲刺讒人 載驅齊子豈弟鄭箋以爲卽齊子發夕之義謂闔明發行又引古文尙書以弟爲闔翻毛傳樂易之說謂與他豈弟

不同 坎坎伐檀劉向以爲衛女閔傷怨曠 衡門可以樂飢箋作爨訓治也 墓門有棘劉向以爲採桑之女斥晉大夫解居甫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江永謂訊以韻讀之皆當作諱告也 顧寧人謂自周南至商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悞 程泰之嘗辨之二南南也商詩不屬國風周世無商國非大師所採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兼雅頌之聲用之祈報鳴鴉以下皆附之耳鴉鴉趙岐以爲刺邠君詩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見史記 伐木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十

刺見蔡邕集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顧氏以爲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夏正則八月建酉去之數千年歷年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非夏正建亥也正月篇以下爲幽王詩非東遷後詩亦卽以日食決之則褒姒滅周爲逆料之辭東周以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箋謂婦子卽曾孫之王后婦子成王勸農必與王后太子同行 毛傳裳裳者華左之左之爲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爲陰道喪戎之事 都

人士言從之遺箋謂將自殺以從之 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謂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婦人過五十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 樛園詩評自苑柳至何草不黃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存之於雅不忍忘周之舊也 文王毛傳以爲文王受命而作 思齋雖離在宮箋以爲辟雍之宮不諫亦入亦謂入大廟 皇矣以過徂旅旅孟子作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生民履帝傳謂履高辛之武以行祭鄭以帝爲天 抑詩屋漏之屋箋以爲小帳 韓奕韓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集錄三

三

泚歷樞言四始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齊詩見典故前編四始與毛詩異

詩要義

顧寧人日知錄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二南也商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頌也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附於二南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附於商而亦謂之商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集錄三

三

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不入樂者也又曰正義言變雅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入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按據此則樂特當時有 又曰二南南也非風也商謂之商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非風也南商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 朱彞尊經義考詩多失古人之次褒姒威之幽王詩也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詩也次於後頌人咏莊姜

初歸次於後綠衣咏莊姜失位次於前黃鳥爲秦穆公薨後事次於前渭陽爲秦康公爲太子事次於後左傳邠之戰據楚莊言以武爲大武卒章賚爲大武三章桓爲大武六章與今詩皆不合豈楚歌別有節奏與又曰聖人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趨以采齊節以狸首下管新宮金奏繁遏渠及笙詩六篇商頌十二篇皆著於樂被於禮者聖人必以意去取之俾禮壞樂崩何也季札觀樂於魯夫子未刪訂時也卽以風論亦無出今國風外者魯論曰詩三百曰誦詩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三

三百豈從刪後言之與歐陽子又云刪其章句字庶棣之華門弟子胡爲取之衣錦尙絢門弟子胡爲述之素以爲絢兮子夏胡爲質之然則詩何以逸也一敝於嬴秦之虐焰一裂於齊魯韓之分門一缺於竹帛之脫遺一亡於瞽瞍之記誦又曰風雅之有正變流傳舊矣爾何以言變風六月車攻諸詩何以言變小雅崧高韓奕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季札觀樂論詩夫子教小子以興觀羣怨皆未嘗有變之說毛詩論以變爲變換似未然顧寧人以宣王之詩如車攻韓奕詞多誇大幽爲變風豈誇大乎

孔氏穎達曰樂之大綱頌用于郊廟大雅用于王朝小雅通于侯國二南用于鄉然國語言肆夏繁遏渠天子享元侯用之孔子燕居言升歌清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兩君相見用之文王世子言反登歌清廟天子視學用之是頌不獨用于郊廟矣燕禮及鄉飲酒皆升歌小雅合樂二南是小雅不獨用于朝二南不獨用于鄉矣

邵子曰諸侯千有餘國風止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惟六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三

周氏世禕曰治國先齊家故以二南居三百之首亂極則思治故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晁氏景遷曰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魚麗可告神明雅其爲頌與顧氏絳曰吳楚無詩非以僭王刪之大師本無也楚辟在荆山周無分器岐陽之蒐守燎不與盟亦無詩可採矣况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虢檜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蘇氏轍曰甘棠篇三言召伯而周南無一周公詩公讓善於君且義爲子弟也

張子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

蘇氏轍曰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詩皆繫於所作之國也至泉水載馳竹竿皆衛

女已嫁時作非本國詩而繫衛者以其聲衛聲與

崔氏銳曰鶉奔先定中著衛之所以亡木瓜次有狐

著衛之所以存

王氏應麟曰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降王爲風非孔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五

子也

朱子曰王不爲雅而爲風東遷後政教止及畿內與

諸侯無異不曰周而曰王使天下猶知有王亦以見

西周之不復也

胡氏紹曾曰周之衰衰於鄭故以鄭次王

嚴氏粲曰緇衣詩爲周人所作而繫鄭猶破斧以下

四詩皆周大夫與東人所作而附幽

朱氏道行曰春秋之始鄭最强嗣後齊桓創霸故次

齊蓋魯既升頌諸侯無先齊者且齊風多魯事不可

言魯有頌無風也

朱子曰周初封魏後爲晉獻所滅蘇氏疑其詩爲晉

作故列於唐前猶邶鄘先衛也篇中公行公路公族

皆晉官

高氏朝瓊曰首蟋蟀知唐之所以興終采芣知唐之

所以替

徐氏與喬曰齊晉更霸秦穆繼之爭自喬厲晉遠昏

淫已有超八州統六王之概故詩次齊唐

朱氏公遷曰變風訖於陳靈檜曹尤小且有思治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三 五

詩故二國不先陳風

黃氏文煥曰七月見君人之道鴟鴞見人臣之義東

山見用民之宜

徐氏與喬曰規諷政事主於和故小雅近風弼直君

德主於敬故大雅近頌

眞氏德秀曰鹿鳴以臣爲賓伐木以臣爲友

朱氏公遷曰四牡勞使恤以情皇華遣使諷以義

孔氏穎達曰采薇遣戍預計歸期於歲暮出車勞帥

不嫌踰時爽信者聖人欲一勞永逸之心呂氏祖謙

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出車之戒懼二章之奮揚並行而不悖程子曰觀朔方之城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

黃氏彙參六月詠武事而燕飲則有孝友之張仲可見內有賢臣外斯有大將

徐氏與喬曰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何必預驪山之惡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何不戢父兄之逆謀詩固多他人代作

沈氏萬鍾曰詩詠周受命無備于大明者自王季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三 七

大任而文王而大姒而武王見夫婦父子祖孫婦姑君臣天人之同德故八百年之祚不卜而定

郝氏敬曰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基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王翼子詒孫以終文李氏來泰曰鎬名京豐不名京見文王臣節之

克終

朱子曰大王創立皇應二門後遂以爲天子之門立家土後遂以爲天子之社孔氏穎達六師及之周家

六軍始於此又曰君之宗之節周禮大小宗之制其

軍三單卽大國三軍之制徹田爲糧卽什一而稅之制

劉氏瑾曰衛武公風雅皆有詩風有洪奧無可疑賓筵抑戒得人二雅者豈公在王爲卿士時作故其體

制音節有合於大小雅與然但列變雅與先王雅樂固無相亂

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以雅與國風殊絕又無異代相涉也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黃氏彙參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 三 天

宋魯無風而有頌

李氏廉曰春秋僖十七年以前魯事見經者甚少魯頌四篇卽補春秋之缺

朱子曰詩以商頌終不忘本也

詩傳授著述

孔氏穎達曰近代爲詩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緩劉思軌劉醜劉焯劉炫等焯炫特爲殊絕

韓氏愈曰施先生士丐明毛鄭詩大學習毛鄭者皆其弟子

劉氏响曰許叔牙精毛詩貞觀初撰毛詩義纂以進
宋氏祁曰張士衡瀛州人北齊博士劉思軌授以詩
唐興士衡授永平賈公彥公羊傳李元植元植授齊
威

歐陽氏修曰梅堯臣周堯卿學長毛詩予欲志鄭學
之妄蓋毛詩疏畧不至者合之於經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氏說不傳盡宗毛詩推衍毛說
者又獨鄭箋唐初諸儒爲作義疏不能出二氏區域
至本朝劉侍讀做歐陽公修王丞相安石蘇黃門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五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

魏氏了翁曰永嘉錢文子以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
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於是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
存序首一言約文實指篇爲一贊曰錢氏集傳又別
爲詁釋如爾雅例

陳氏日強口雪山王先生質刪除詩序與文公合
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宋程純公呂
成公猶主序說至朱子灼見其謬每篇則定其人之
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韻以復古用吟哦上

下不加一字法畧釋而使人自悟自北山何先生基
得勉齋黃公幹之傳而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授受
相承逮許白雲謙四傳無間益大以尊

胡氏一中曰輔傳貽廣親炙朱子門著詩童子問羽
翼集傳

李氏德潤曰南渡後李迂仲樛張南軒栻戴岷隱溪
嚴華谷粲各自名家咸宗朱氏

宋氏濂曰胡一桂得朱子源委之正著詩傳附錄纂
疏梁益著詩傳旁通發揮朱學汪氏克寬作集傳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三 三

義會通

楊氏士奇曰安成劉瑾著詩傳通釋能開朱子之蘊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彙梓

男文翰藝校錄

經傳摭餘四

李元春

仲仁編輯

男來南

薰屏參訂

春秋三傳畧例

顧氏絳曰魯春秋必起於伯禽朝覲會同征伐皆在焉故韓宣子曰周禮其成之者良史也隱公以下史失其官孔子懼而修之所謂作春秋也

江氏永口春秋始隱疑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猶存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為法顧獨存衰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之事以為戒耶

春王正月劉原父以王字為聖人新意顧氏謂此魯史舊文言王者別於夏殷並無他意以一年為元年亦古人常語獨時月並書於古未有毛西河則謂春王為春旺未免好異之甚

天王之稱顧氏以為當時楚吳徐皆稱王故稱天以別之又曰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無爵可稱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隣國之君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皆非若邱黎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

下矣白狄來畧其名又下矣

江氏曰周初冢宰總百官後改制總百官者卿士而宰為庶職宰叵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冢宰說春秋者猶以冢宰釋之疎矣

顧氏曰隱元年仲子穀梁謂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得之左氏以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一仲子隱夫人又是子氏三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又曰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二

秋十二公夫人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經定母則經傳並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按此如僖公成風之例 又曰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為隱

妻是左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皆非其不書葬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母則書葬妻則不書隱見存夫人薨故不書葬注謂隱弑賊不討故不書非又曰成風敬嬴齊歸書夫人小君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貶之後世若秦芊氏漢薄氏稱太后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十五年定姒書葬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魯有兩定姒孟子則并不書卒不成喪也又曰君氏從左氏爲是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三

不書葬者春秋之初嫡妾之分尙嚴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江氏曰原廟不始漢惠成王作雒立五宮見周書魯亦有文王廟鄭有祖廟在祔周公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此有故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祧遷不得如常制禮宜有以通其窮或曰當如後世同堂異室然明堂宗廟異制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相繼則別

立廟高曾親未盡者不毀親既盡兄弟同昭穆者當兩廟並祧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父子易其昭穆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魯頌闕宮因僖公他日當別立廟於生時因作路寢猶漢文帝作顧成廟也名曰闕宮常閉而不啓也隱桓廟祧當在成公時季孫行父以桓爲三家所自出祧隱不祧桓閔僖廟祧當在昭公時季孫宿以僖賜田邑祧閔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間始權宜立廟豈意末流至此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四

顧氏曰滕侯降而子薛侯降而伯杞侯降而伯而子非貶之貶之可人可名降爵非情也衛稱公及其未貶而侯貶而君滕薛杞猶是也襄十年伐鄭之會齊世子光列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邾莒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托辭又曰桓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謂夫子於繼隱後書公卽位桓之志見矣奚待去王以爲貶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亦闕文也文五年歸含且

賄同若以錫桓貶之桓之立已公之矣商臣書楚子商人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又曰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仲孫忌不言何亦闕文

邵國賢寶以夏五爲春秋之闕文非魯史之闕文范介儒則以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非夫子之闕疑邢凱乃以郭公爲草名又引公羊以戎捷爲戎菽作証謬甚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五

傳皆以爲貶二年會祿復書姜氏高氏閔曰稱姓氏貶不再也顧氏曰此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與讎通也中不書歸魯爲國諱此夫子削之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賈服等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按袁子才枚以爲莊元年不書姜氏蒙上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省文也則知莊二年閔二年夫人之書姓皆文義宜然說最平允但袁似以閔二年之哀姜爲卽文姜又以孫邾爲孫齊以賈服說爲何休說則大疎謬矣

顧氏曰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國人稱

曰君未踰年稱子未踰年又未葬稱名父前子名之

義莊二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

葬子而不名文十八年子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公二

十八年陳子公定三年邾子隱公是也踰年改元國不

可曠年無君故不待葬而卽位文元年成元年正月

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卽位桓十三年衛侯公宣

十一年陳侯公成三年宋公衛侯公是也公羊曰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六

未葬亦有不名者僖九年宋子公襄定四年陳子公懷

同也已葬亦有名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示別也鄭

伯突出奔蔡已卽位之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已葬

未踰年之子皆名別嫌也杜以爲賤之非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未葬居喪之子里克弑其君卓踰年已

卽位之君此皆臨文不得不然穀梁以爲國人不予

非其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卽位者宣十年齊

侯使國佐來聘公成四年鄭伯伐許公稱爵者從告

亦著其無君之罪又曰春秋卿不書族有二義無駭

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
 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僑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
 至自晉媾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畧其辭也隱桓之
 世卿大夫賜氏者尙少莊閔以下無不賜氏者矣又
 曰周制子爲爵大夫雖貴不稱子僖以前並以伯仲
 叔季爲稱魯孟孫稱子自茂始叔孫稱子自豹始季
 孫稱子自行父始晉魏氏稱子自嬖始欒氏稱子自
 枝始趙氏稱子自衰始中行氏稱子自林父始郤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七

稱子自缺始知氏稱子自首始范氏稱子自會始韓
 氏稱子自厥始晉齊魯衛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有
 之餘則否雖稱子不敢稱於君之前唐孔氏以爲大
 夫皆稱子非也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稱子矣

左傳摘釋

杜氏謂左邱明親受經於仲尼顧氏曰左氏書成之
 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聖人未必見也啖助趙匡
 以爲左氏非人特古者書勳之左史左邱明只作國
 語耳惠定宇棟亦云然始未足以爲據

顧氏曰春秋因魯史而修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成
 考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傳在上年十
 二月十年春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傳在上年之
 十一月十一年晉侯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傳在
 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
 十有一月壬戌傳書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
 按當時晉 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又曰僖二十四
 年冬晉侯夷吾卒疑經爲錯簡當在二十三年冬傳
 言九月晉九月周之冬也又曰隱六年冬宋人取長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八

葛傳作秋宋蓋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
 秋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
 原父以爲據夏正文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經在九月傳在七月隱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云周正麥禾皆未熟秋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
 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蓋芟踐之終是可疑傳
 雜取三正 按東周不頒朔故 左氏雖發其例於隱元
 年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又曰文元年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云斗常建戌而在申知再失

閏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蟲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

過也並是魯歷杜云火西沒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春秋各國之

歷不同經特據魯歷言之按正朔異故歷亦異成十八年春王

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哀公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賁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

奔傳在上年閏月皆魯失閏之証杜以為從告非也

江氏曰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

書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九

六月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經書秋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傳

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此

年末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為壬寅朔則經十二月癸

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歷魯歷置閏不同蒯賁

入衛經傳年月之異是衛歷魯歷不同魯歷正月有

己卯推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

四月十日衛歷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

己丑蓋月朔不同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亦不

同也雖其間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為傳誤或以

為經誤皆不足信 履端於始為步履以冬至為始

故云序則不愆杜謂步履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似推

歷元非也推歷元漢大初歷以後法舉正於中謂正

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杜云舉中氣以正月非也古

歷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為始以閏

餘為終故舉正朔之目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

前而言先王之正時通三代言也 春秋時歷術甚

疎梓慎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不長於推步日南

書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十

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

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云正月辛亥日

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

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

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其誤以正月為二月己丑不

言朔則以戊子為朔亦先天一日後世歷家無識謂

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

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影也欲強增歲周以求合

辛亥之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 古歷皆用平朔

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悞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所謂歸餘於終者以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十一

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二年卽經書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不言閏者畧之猶襄公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閏在歲終凡經傳言閏月者上無十二月若僖公薨言十二月則不復言閏似史體省文之常 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五月而葬非緩也文二年傳言葬僖公緩作主杜讀緩字爲句誤並以經乙巳爲十一月經書十

二月爲悞不知經省閏月兩字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間時燠反常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殺草又悞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悞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悞處後世史如晉書天文志帝紀宋書五行志魏晉兩朝日食月日參差非可數計矣 歷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漢高文時亦有之俱史悞 襄二十七年日食經書十二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十二

傳作十一月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所推皆然則辰在戌非在申而左傳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歷術不精失一閏者有之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迫改豈有再失閏之理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日食皆不合杜氏曲循傳文雖作長歷非知歷者 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當在九月然傳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

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又確是六月蓋明十
五年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左氏誤繫於此而此年
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六月也 閏常在
歲終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閏八月似春
秋之季歷家漸改閏法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傳在七月以後
皆差一月似魯歷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
蝻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蝻杜云是歲失不置閏雖書
十二月實今九月歷悞一月九月尚温故有蝻季孫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七

不正歷失明年十二月復蝻實十一月按傳注皆非
卽唐僧一行所推亦依傳說予以經傳日月考之實
未嘗失閏魯歷置閏當在十年末與一行推當在十
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閏已久則
未細校也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蓋十二
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蝻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
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蝻
季孫聞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蝻之事傳悞繫
之十二年耳 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僧一

行歲星議 又云桓五年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
彌縫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此三處杜注皆失之據杜偏有三法魚麗用二
十五乘之法者也 杜注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車居
前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
伍人爲伍此 然伍亦是車伍周禮夏官注車亦有卒
魚麗陣法
伍賈引司馬法百二十五乘爲伍 昭元年荀吳五陣
服虔引司馬法云
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
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當作百二
十五乘則此所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
脫五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七

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言車則人
在其間杜以五人爲伍釋之悞矣楚廣及巫臣之偏
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
故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
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
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之數不
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悞矣 注云此
君之親
兵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爲承 副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

卽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

兩之一卽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

耳若杜卒兩以人言兩之一卒句如何可通豈可云

二十五人之百人乎又悞矣注云司馬法百人爲卒

爲小偏二十五乘爲大偏蓋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

留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 蓋車徒各有卒伍徒法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

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

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楚若敖之

六卒注云子玉宗人之兵此卒恐亦是車卒六卒一

百八十乘也 又云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

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之凡百人家

以下合二 意惟大蒐講武如此觀傳諸言戰處甲士

十五人 被傷未聞車下人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推車似車

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

左傳有後人所加僖十五年韓之戰叙穆姬語自曰

上天降災至乃舍諸靈臺杜云此四十七字古本皆

無疑後人所加也

襄三十年絳縣人言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言其餘謂三

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是日癸未 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謂下亥上二畫

豎置身旁作刻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句正義曰古亥

字體殊不然春秋時亥有二六之體異古制說文是

小篆又異於此江氏云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

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

六句注疏尙未明畫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是謂艮之隨杜云雜用三易以七八爲占朱子曰艮

卦六爻三上以九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故

云遇艮之八按國語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內曰貞外口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

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據朱子說此兩卦初四五爻

變震二陰爻在貞在悔皆不變故曰皆八予謂此貞

悔亦指本卦之卦言初四五爻變餘八成震筮得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五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六

故專以震言又董因爲晉文筮得泰之八韋昭謂泰三至五震爲候陰爻不動數皆八此取互爻非也泰下三陽動而上三陰不動變爲坤耳王山史謂易以變爲占三四五變皆占兩卦彖辭江氏謂穆姜占得艮之隨二不變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但依違其說穆姜姑就史說隨彖言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江氏曰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大陽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十七

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陰腹疾大陰濕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 定七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疏汶水北皆名汶陽此季氏賜邑外別田也

公羊傳摘釋

隱元年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注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禮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事按左傳襄三十一年立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齊歸之子朔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正義曰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姪與娣同無姪娣乃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十六

諸妾之子擇立長鈞擇賢與年鈞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此亦本公羊立說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注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 鄭伯克段于鄆傳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左定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亦然古人語急多有之 二年公會戎于潛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紀履緌來逆女傳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紀有母乎
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按注不稱主人爲養
廉遠恥也左傳孔疏卿爲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命
婦人之命不得通隣國若言卿輒自來故裂繻不言
使無母者辭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
公使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諸侯臣其父兄
故不得稱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况諸侯乎稱父兄師友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九

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又按孔氏曰天子尊無與
敵不自親迎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親迎有故得
使卿程子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詩稱文王親迎於
渭未嘗出疆也胡氏曰親迎禮之正也邦君爵有尊
卑國有大小道途有遠邇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其境
或迎於其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
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
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一親
迎之禮先儒說多紛歧取長刪短附識於此 五年

公矢魚于棠傳得來之也注得讀登齊人語 百金
之魚公張之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薛瓚曰漢以一斤爲一金一金爲萬錢 六年
鄭人來輸平傳輸平猶墮成也左作渝平云更成更
爲約束結平不盟其義同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
來古浮包字同

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曷爲以二
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注憾狂
疾也齊人語 六年寔來傳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 十一年宋人執鄭
祭仲傳言古者鄭國處留先鄭伯有通鄆夫人叔姪
取國遷鄭野留祭仲省留事康成非之惠定宇謂桓
公寄帑與賄于毓鄆幽王之亂東京不守宜有處留
事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注
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
薪此皆足補禮

莊五年公及齊人狩于郕傳其餘從同同疏者不譏
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

注曰凡二同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何以書甚
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惠定字以甚佞猶孔壬
本書孔傳又云佞讀年天王殺其弟年夫左作佞國
語輿人誦曰果佞其田佞與田協讀年年讀壬田讀
陳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與其子俱來朝也注禮
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
夷伯者季氏之孚也注季氏所信任用孚字新 十
六年賈石于宋五傳賈石記聞聞其確然楊士勛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三

碩說文玉篇字林無其字學士多讀碎公羊古本並
爲碩張揖讀填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在正月
幾盡劣及是月也 十九年邾婁人執郈子用之傳
蓋叩其鼻以血社惠氏云血當爲衄壞字山海經言
祈艸郭云以血塗祭爲艸 三十一年猶三望傳天
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凡三十六所四方羣神
四通日與月爲六五星爲十一十二辰爲二十三風
伯雨師二十五五嶽三十四瀆三十四餘小山川爲
二 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殺傳秦伯怒蹇叔曰宰上

之木拱矣注宰冢也列子曰望其曠宰如也亦言冢
文十三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疏盈
接足之辭 鄭伯會公子斐傳往黨衛侯會公子杏
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斐注黨所也所猶
是齊人語

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
至者與疏以山海經大荒南雙雙之鳥爲解似雙惠
氏主之非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傳聞君薨家遣注
家爲魯所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四 三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
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釋文佚一
作失惠氏云古佚字皆然又同逸 十三年公自京
師會伐秦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注鑿猶更造
之意本欲直伐秦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
禮而後行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魯人徐傷歸父之
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徐皆共之辭關東語
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在招邱
恹矣注恹悲也

襄五年叔孫豹郇世子巫如晉傳莒將滅郇相與往
始乎晉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爲郇夫人者蓋欲立其
出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時莒女爲郇後夫人
無男有女嫁莒有外孫郇子欲立之 七年會鄆鄭
伯髡原如會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會
而卒也按鄭伯不從楚爲大夫所傷注云爾者古者
保辜辜內以弑君論辜外以傷君論 十一年同盟
于京城北惠氏據服注以公穀爲是左傳臺城爲訛
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鱗出奔晉傳公子鱗挈其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子而去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
昧割也時割雉爲盟猶曰視彼割雉也予謂死而瞑
目曰昧

昭二十一年華氏入宋南里以畔傳宋南里者何若
曰因諸者然注因諸齊故刑人之地 二十五年齊
侯唁公子野井傳子家駒曰設兩觀注天子諸侯臺
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牛馬維婁委已
者也而柔焉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已而柔順
喻季氏專賞罰宜得民

定四年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傳伍子胥挾弓而去
楚注禮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言
古禮無文惠氏云彤弓彤弓見詩盧弓卽旅弓黑弓
也又見荀子大畧篇獨嬰弓無聞 朋友相衛而不
相迎注迎猶先也

穀梁傳摘釋

隱三年日有食之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注凡吐出
者壤在外所吞咽者壤入于內疏壤讀傷廉信云齊
魯間墜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 四年衛人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祝吁于濮傳祝呼之挈失嫌也疏不書氏族提挈其
名而道之 五年初獻六羽傳天子八份諸侯六份
大夫四份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天子諸
侯皆用八份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厲訓滅厲此亦
自記異義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疏齊侯親迎不至京
師文王親迎不至于洽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
今恐不然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

于渭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妣之家界
舉所疑質諸來哲予按既曰親迎自當至婦家不至
猶弗迎禮言親受之於父母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
諸侯皆假士禮行之豈宜別乎或既立爲君後當有
異爾程子又有卿大夫以下皆迎於館之說恐殊不
然親迎大禮也因錄公穀異說特並詳之 十六年
同盟于幽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魯與齊仇
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
謂諸侯也是諸侯亦稱寮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此與禮合注引譙周說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據
禮與此皆合謂期不過是耳非必差十年後爲夫婦
也疏引金縢鄭注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
五於禮已冠爵弁者承天變譙周云云本鄭玄之徒
約大戴禮以爲文王崩之明年成王始生文王年十
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崩之
明年武王年八十四也武王九十三終則武王崩時
成王年十歲可知按據此武王生成王年已八十四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蒐冬曰狩與此同與左異 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
棘傳加公也注加當爲訪謀也謀納公

春秋三傳總斷

吳氏澂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
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左氏
必有案據之書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
殊或因語音字畫之外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
之於義確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又豈容偏徇
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唐啖助趙匡陸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
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
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特再爲審定
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爲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而已
袁子才枚非公羊曰春王正月以爲黜周王魯宋
穆譏國以爲釀禍叔術妻嫂以爲賢許止弑父而有
時赦宋襄敗泓而以爲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爲
合聖之權外大惡書內大惡諱則內之亂臣賊子無
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

以爲病桓是直彰公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自
相矛盾諸侯不再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
向爲博物君子不引不再娶之禮乃以喪辭耶母弟
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弟爲加親於羣公子是知母
不知父也仲嬰齊卒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
人兄終弟及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
歸父皆大夫也無君臣之分可有父子之稱乎以爲
人後故不稱姓而稱仲嬰齊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
卒彼又爲何人之後而不稱姓乎以昭六年書仲孫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四

三

忌爲譏二名啓王莽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
之讎爲合禮啓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居于鄭爲
不能乎母啓武后易唐之漸實與而文不與聖人不
若是之舞文也享國長故不爲之諱本惡享國短故
爲之諱本惡聖人不若是之齷齪也以諸侯未葬爲
稱子桓十三年衛宣公未葬亦書衛侯僖二十五年
衛文公既葬盟于洮反書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
以賢大王之舍泰伯而立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何也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淫不知

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嫁也魯有送者齊有迎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郕左氏郕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郕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郕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蓋惑於昭四年魯又取郕而曲解之不知取卽取之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又非穀梁曰杞伯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近鄉曲小說魯桓子同生日疑故志之此卽王莽幸增秩懷能生男皆置新郡意乃後世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 摭餘四

三

人心事豈聖人于君父有此書法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定爲魯公子以同生十二年桓公始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足信會濼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之以明其爲魯君子故特書之此正與穀梁相反詩展我甥兮箋云明非齊侯子亦此意也許止弒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弒也又慮其藥悞而非有心於弒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不嘗何得直以弒書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國校錄

經傳摭餘五

李元春仲編輯

男來南燕參訂

周禮雜釋

周禮本周官周官有三公三孤而周禮無有正所謂官不必備也不備則六卿兼之故天官之長卽名太宰然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或有備時也周官周禮法

蓋兩存之近侯官林氏喬蔭謂周禮三公有專職三孤無專職又謂大宰非丞相似異舊說實非也 江

氏永曰八則治都鄙注專指采地然亦當兼公邑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一

之又曰內史八枋卽太宰八柄爵祿以後其序各異大宰詔王有寬大意故先予置生而後奪廢誅內史詔王有嚴肅意故廢先於置殺先於生而且以殺易誅予奪如故有予而後有奪也又曰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爲十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卽閭師入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爲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

分虞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按九職生

財通天下言故有臣妾八貢九功不及此者上寬之

也 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王氏

與之惠氏士奇皆本管子以上農中農下農言江氏

主之義疏云當從先鄭按後鄭言原隰亦卽山澤二

說一也 九穀先鄭以爲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後鄭無大麥秫而有粱苽多從後鄭予謂麻非穀

豆種甚多不止大小當去二者而存先鄭之大麥秫

後鄭之粱苽 八材先鄭以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二

賈疏據爾雅易珠爲骨爾雅釋詩問及諸經是也

開民備力之人卽閭師無職者 江氏曰九賦皆九

功之財別出關市山澤幣餘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

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

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

賦先分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出入之多寡約畧

相當準以爲式非謂王之膳服必出關市國之喪荒

必出山澤也他皆放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

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常留有餘

特設職幣掌之 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鄭注是歲終鄭主周正言諸儒多主之江氏亦然近侯官林喬蔭獨指夏正謂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歲夏正年周正故此歲終下直接正歲 江氏曰縣法疑一歲有兩正月縣之挾口爲萬民觀也正歲又縣使屬官觀之林氏謂正月布治正歲乃縣非一日也 雉門兩旁名象魏亦名兩觀在庫門內萬民得入江氏以爲爲縣法十日特許之 王氏昭禹曰大司寇五刑無宮刑以小宰建之也士師職亦有宮禁宮禁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三

於士師而治之者小宰也 王氏應電曰膳夫凡王之饋總言饋食之物有是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則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 江氏曰大府職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而已非謂弔用必取給於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即九功所出之財賦非別有貢物也 鄭氏鏐曰內宰屬大宰者以治家之地爲大臣格心之所自出也 高氏紫超曰王宮內嬪妃奄寺雜處

可以盜國柄者不可勝計一以內宰統之內宰復統于冢宰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宰相之權無所不統也

大司徒序官鄉老二鄉公一人六鄉則三公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即六卿蓋皆兼職即三公仍六卿兼職也兼之中又有兼焉故附見鄉大夫江氏謂鄉老是三公致仕者非 鄭氏云以土圭測深謂測東南西北之深 義疏自四邊嚮內以漸而進故曰土深 日南日北日東日西鄭氏謂地於日爲近南近北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四

東近西義疏地中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形言天包地地之中乃天中也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處爲然主氣言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以周牌之說推之二極下晝夜極偏地大寒赤道下晝夜常均地大暑中當赤道北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者此言天地之所合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其標識耳 地周之度與相應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每三十度而差一時四游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里中又謂日景於

十三升

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參差懸絕非一定之數不可以千里一寸計也鄭賈未解地圖之說故引無根之說 江氏曰景之差日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唐大史監南宮說自滑臺至上蔡武津分地節節測之謂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有奇晷差二寸餘 當時測景惟於東都王城測之漢儒乃謂潁川陽城陽城今登封在洛東南此有故蓋黃赤道間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然唐志言陽城景長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按此亦尺有短長又測景惟能知南北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日東景夕日夕景朝言其理如是非真能同時立表知東表日已昡西表日未中也西法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然 諸侯之地土田為實封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實封里數皆言其大畧豈能截然無增損哉

子產對晉之辭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與孟子王制合蓋欲言晉人兼數圻之失惟舉實封言耳按漢志一同百里為大夫之封亦舉虛寬之數言之與此不同 江氏曰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計賦也甸乘古字通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皆約計通率謂山川沈斥邑居園圃術路除三之一有奇耳鄭注甸八里成十里緣邊一里治溝都八十同百里緣邊十里治洫此以意言溝塗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注引司馬法一乘士十徒二十人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異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 江氏曰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 鄉大夫職各縣之於其所治為一句國大詢于眾庶為一句賈疏可考唐石經國上悞衍之字俗本注疏遂以之國屬上文鄉中安得有國乎 葉氏曰封人設王社壇而不及稷以見尊祖重農之意 江氏曰鼓人所掌不止鄉民凡王朝

凡樂之鼓亦此官掌之不屬大司樂者因兼教四金
磬鼓爲軍旅田役之用故屬之地官 按載師任地
廛里當兼市廛民居宅田授宅而餘者士田如今學
田賈田賈人子之田蓋賈人亦有攜妻子而來者官
田庶人在官者祿所取特非所耕也牛田專爲飼牛
而牛人所受亦在其中言牛者重祭祀且任耕也賞
地專爲賞賜牧田爲羣芻牧而牧人所受亦在其中
數者先後鄭說互有短長而江氏所主亦未盡合公
邑以下舊說是也 御案言公邑尤備 載師民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

職事者游民也閭師無職者大宰閒民無常職者也
夫家之征謂任力役夫布謂任役錢 連斗山輯注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命以序
定 高氏紫超曰大司徒十二教救于旣荒之後廩
人九穀籌於將荒之際委人委積備于未荒之先
章氏本清曰役法莫詳於周禮伍兩師軍之法兵役
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人胥役也
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而均役
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

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從役 葉氏時曰周官諫諍
之職惟師氏保氏然平時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人
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地 魏氏師保氏主輔導王
躬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也按司諫一職乃主救
民曰諫見王者愛人之心 江氏曰諫人有辟讎之
法謂過失殺人法不當死使和之不可乃使之辟不
辟與保者瑞節使執至官而治之亦不許其殺按辟
讎當亦調人陰教之非例也 易氏蔽曰外府列于
天官而泉府則屬地官者以掌市之征布也按關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八

無征以盡仁文王所行是也有征以抑末周禮所設
是也孟子則兼言之 惠氏士奇曰司關掌國貨之
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
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自內不由於
市自外不出於關然後罰之否則征其廛不稅其貨
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江氏曰關市不兩
征是也但主征廛言則未是廛人有紵布總布廛布
紵布市之屋稅總布貨賄之正稅廛布市之地稅古
者市屋皆公家所成故有屋稅廛者市中空地停貨

物則有稅二者皆非商賈正稅閩師云在商以市事
貢貨賄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稅有重輕舉其總
數以計布故曰總布三布總布爲多肆長隨時斂之
以歸塵人而塵人以入泉府司關掌征塵此征塵是
二事征者貨賄之稅塵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
不停閣則無塵布矣不得以征塵爲一稅遂當關上
貨賄之稅 掌節掌守邦節舊謂邦節爲珍圭牙璋
等非彼自掌於典瑞此下玉角虎人龍固邦節璽旌
通行於民者亦邦節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九

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
尺當夏尺一尺二寸半補八斗當夏十五斗六升二
合有奇後世營造尺同商尺今時方尺深尺容四斗
周補四斗九合有奇商補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
約爲四之一而稍贏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贏日食
八升當今量一升稍贏此較連氏所算爲合
春官肆獻禋舊解爲禘祭饋食舊解爲禘祭吳氏絃
以肆獻禋爲隆禮饋食爲殺禮皆不專一祭予謂肆
獻禋該薦血毛二禋朝踐饋食卽薦熟也江氏謂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十

律呂之相生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也黃鍾屬子
正北方之律致人鬼爲宮以陰幽之方大呂角大簇
徵應鍾羽丑寅亥三者律呂之相合子與丑合寅與
亥合亦同維方也自卯至申其數六樂六變者圍鍾
之數極於六自未至寅其數八樂八變者函鍾之數
極於八自子至申其數九樂九變者黃鍾之數極於
九卽大去子午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
亥四之數 易氏被曰六律左旋爲序六同右轉爲
序大師教六詩詩樂章顧氏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 據餘五 七
以詩從樂又曰古人詩與樂合今人詩與樂分又曰
先王制樂具五行之氣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
於金寓水於石 江氏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下至
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
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
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
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徵外遐方卽
無與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脉內應藏府各有孔

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猶
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
部位占氣色知其吉凶卽占分野之理也按此說固
然然五大州自利西江入中國所見言之卽其所見
中國猶不正在天中况所見未必盡乎分野之說由
來失傳惟僧一行據雲漢言爲近而必如其說以求
符應古猶不能無論今日矣 王氏志長曰後世以
御史專主諫周官無此意古者師箴瞽誦百工諫士
傳言庶人謗無人不可以言又何事專立諫官按師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 據餘五 三
氏保氏之諫亦以近王而非專官御史贊冢宰受灋
令一切皆與議雖小臣亦後世都官之所本
呂氏祖謙曰自夏后命允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
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事莫非政獨戎事謂之政
者寓兵於農編伍合聯賦役百爲於是乎施乃政之
所從出也天下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
孰大於是哉 葉氏時曰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
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
兵之本也 江氏曰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

周禮立法謂制畿封國大畧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 夏麥舍江氏謂習夜戰謂夜涼宜故將帥以號名亦便於夜爾雅宵田爲獠是也按若是則獠卽苗說亦似然不必盡爾注草舍自該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以此知古書不盡在方策 葉氏時曰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道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漸

黃氏淦曰射人掌朝位主初受命而見故詳于摯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撮餘五 三

畧于位司土正朝儀主曰日常朝故詳于位而不言摯 鄭氏鏗曰職方所掌地圖卽大司徒土地之圖也然大司徒所掌以知中國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外藩而

知其土之所有司馬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屬司馬而不屬司徒 王氏安石曰禹貢言治水之次第自下及上職方言德化之難易先遠後近 黃氏曰匡人達灋則而邦國之臣皆稟承王吏擇人誦王

志而天下之民皆內向京師

葉氏時曰大司寇爲刑官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蓋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 王氏應電曰入鈞金束矢則心有所惜雖健訟多和解而止此禁民訟獄之法 邱氏富國曰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理直固當還之雖貧民未嘗遽困也况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路鼓以達之乎 王氏昭禹曰士師有宮禁而大司寇無宮刑者以宮刑小宰專掌之也 易氏祇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觀士師職左右刑罰有五禁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撮餘五 十四

後刑罰有五戒周公建典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司圜職罰不虧財不過如虞書之贖刑施於宜鞭其者而已至穆王作五刑之罰視司刑所掌者增至三千而宮及大辟皆得以金贖觀其迹亦近於恤究其實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害義傷教甚矣按罰較贖刑稍重贖施於官府學校罰行於萬民書曰罰弗及嗣唐虞時已有罰矣 葉氏時曰政官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愼固封守刑官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愛惜民命 掌戮墨者使守門剝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囹圄者使守積似非不近刑人之義然

先王於刑餘之人各因其材以全其養用之未嘗不更審其人且必有以防制之而亦不輕返之也 黃氏曰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大行人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 按江氏謂君相朝用交擯及廟惟上相入臣來聘用旅擯惟下相入諸侯朝覲於天子亦有迎賓之法初至庫門外有朝位張大次掌訝入白王擯者傳達之侯氏止於次王出入廟負黼依以待大門外乃陳擯介傳辭侯氏先自道來王意介擯以次傳於王之擯大行人小行人齊夫也此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入之辭侯氏入至廟門有小次止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傳道其將入奉贄之齊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所云朝位賓主之間者止謂賓與大門相去之間也然則諸侯朝覲天子降於諸侯相朝而隆於聘賓禮酌於交擯旅擯之間耳 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惠氏士奇據論語邢疏小雅蓼蕭章孔疏俱引周禮作前疾以爲古文侯作疾與疾相似字亂耳江氏謂說文引周禮作前軌軌

車軾前軾前曲中下垂挂地如人之頸故曰侯侯朝古通二說俱得 易氏祓曰大行人掌客諸官列於司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意與

江氏曰考工東周時齊人作冬官掌事不止工以諸經傳証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匠師梓師豕人嗇夫司里水師玉人雕氏漆氏陶正圉人舟牧輪人車人芻人等官後人果於妄作如俞廷椿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粵無縛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亦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非真謂國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爲丈夫尤謬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注謂以馬大小爲節未確 趙氏溥曰考工工名有假物而名者如鳧氏爲鍾東氏爲量是也有假意而名者如築氏爲削鍾人梁羽是也至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之如輪人爲輪矢人爲矢磬人爲磬是也 江氏曰戈戟可刺可鉤皆有胡是鉤二矛皆刺兵矛後世曰稍

又曰梁今日長槍 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
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爲射而燕
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射祭侯視辭向亦
疑之後思之射本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若使諸侯
皆屬於王所安用射射正爲諸侯不順服者故以大
司馬九伐之意寓於射侯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
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王明齋又欲曲
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文作戾象矢集於布然則何
不并侯之名而易之 抄水地以縣江氏謂四面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七

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於經文水地似協乃又於置臬
以縣引今工人水平之法似爲兩說而未審連斗山
曰用水以平地置臬以縣繩柱非縣則不正地非水
則不平高下既定方位未審又置槩以測之槩正則
景正而方位乃定按此則置槩以縣承以縣二字中
之耳又繩正槩卽以爲規舊說亦未悉江氏曰此謂
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不平則景有差非謂通國城
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其
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安

用平 樹臬用八尺蓋過短則分寸大密而難分過
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疏引
考靈曜謂地從天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
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世室重屋明堂三者
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未
必然周路寢畧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
五室有兩階有垂何嘗有側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
而明堂則否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
堂此當合匠人月令明堂并朱子明堂圖考之如朱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七

子說正合此經五室五室并四堂爲九大戴所謂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爲法龜文朱子所謂井
田遺意者是也大戴又謂九室十二堂舛矣當四方
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既有九室安得復有
十二堂大戴又謂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亦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戶蓋在堂廉兩邊未
必有墻也四門中階見明堂位門有堂室見此經疑
惟南門有之 按考工文奇古自成一體如夏后氏
世室堂脩二七蓋夏度以步二七十四步也廣四脩

一謂廣加脩之一十四步外分四七之一七爲二則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十二步也四三尺十二尺也十二步又十二尺仍是十四步此皆故拘其詞而意自甚明又如弓人相角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蓋用方言以成古篇中多此

惠定宇周禮古義天官大宰擾萬民引徐廣擾作擾音柔小宰聽比居引先鄭爲伍籍宮正幾出入注幾謂幾呵內饗馬般臂注臂毛有文外饗饗士庶子注若今饗術士腊人云腊猶作筭管夕通肉經夕乃乾

高麗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塲醫五氣注當爲五穀可裘注中秋鳥獸毼毼當爲毼內司服注六服皆袍制白縛爲裏今紗穀名出此地官大司徒正日景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棟案穀古文求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或謂歸闔土古土或作士小司徒三年大比注使天下更簡閱民數財物鄉大夫五物興舞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舞牛人賦公任器注在猶用也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子春從之鄭以義同不改保氏五射裏尺讓裏古通質人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

當爲純謂幅廣制匹長管子作縛制塵人故書塵爲

壇杜子春讀塵遂師及窆抱麻注磨適歷執縛者名適歷稀疏均也稍人掌令邱棄注讀如雜馬毼之之毼訓曰糞字因改土訓鄭司農讀訓爲馴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故書祀爲禋五命賜則注王莽時以二十成爲則方五十里小宗伯肆儀爲位注若今肆司徒府肆讀也司几筵筵席古通分之鋪陳口筵藉之曰席大司樂中和祇庸孝友中與忠通播之以八音播故書爲藩古字通令去樂注藏之

高麗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也古語以藏爲去樂師詔來暴舞鄭司農暴讀爲告空謂暴之言曝告曝同音義鈔師夜三鑿皆鼓之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鼓人夜鼓鑿又讀爲變賊之賊夏官司燧高誘讀燧如權棟讀觀去聲讀秋官司烜之烜爲燧司右注弓矢圍圍當爲回回禦通職方氏樊殺修華獄碑引作識方氏歐陽公以爲非譌闕秋官小司寇八辟麗邦灋杜子春讀麗爲羅羅當作羅古字通士師邦洵洵讀如酌挹取也掌戮殺王之親者辜辜之言枯磔之也古字通難氏注難或作夷

鄭司農云俗謂麥下爲夷下棟案讀如髻小兒頭之
髻髻夷通秋繩而芟之注舍實曰繩繩當作麗古孕
字烟氏鄭氏讀烟爲蟻空謂烟今蛙壺涿氏故書涿
爲獨行夫焉使則介之焉使故書曰夷使鄭司農謂
使四夷空謂夷發聲夷使猶焉使也考工記作舟以
行水故書舟作周舟周古字類輪人指其蔽蔽本作
櫟穀空壺中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殺衰小
之衰亦訓小輪人大車之轅摯注摯輞也廬人注反
復猶軒輞也軒輞猶軒摯輞通輞欲頡頏典鄭司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主

儀禮雜釋

郝氏敬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
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存士拘也士先四民禮也

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
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特牲不言士少牢不
言大夫士用特牲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不止大夫
也但舉隆殺爲例耳 士冠禮三加備三代之禮
江氏永曰此未命之士皮弁爵弁他日仕朝則可服
六卿冠禮黨正教之是婦人亦有冠禮皆可用此惟
野處之毗與工商之子不可用此服則一加緇布冠
而已 盛氏庸三曰見母毋拜受脯以從尊者處來
拜脯非拜子特牲饋食主人拜受爵蓋饑鬼神之餘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主

缺文

士昏禮朱子謂士庶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又贊不
用死不得不越雉用雁惟納徵不用雁以自有幣帛
可執也 鄭氏樵曰氏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姓同
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然則姓氏宜明矣同姓異氏

如魯之季孟宋之華向是也異姓同氏如宋孔氏爲子姓衛孔氏爲姞姓晉欒氏爲姬姓齊欒氏爲姜姓是也但自大史公以來已混姓氏爲一此禮總宜慎之 顧氏絳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袍注主人婿也婿爲婦主主人筵于戶內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行故婿稱主人至婦家女父故不嫌同辭女父爲主人則婿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婿也對女父之辭也至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直稱曰婿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婿一人三異其稱可見禮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重

時爲大而義之由內也 敖氏繼公曰據孟子女子之嫁母命之而昏禮有父命孟子言母送之門而昏禮言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底母及門內施盤豈禮至後世而異與 江氏永曰婦乘以几姆加景注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按此當音俱永切與詩褻衣褻裳中庸尙綱同皆婦人始嫁禪穀之衣爲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憬皆假借字 夫婦大倫始見宜有交拜之禮士昏禮無之交拜者世俗之禮不

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而後答之先拜主人者必有贊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賓客故婿導婦入寢門共牢而食合巹而飲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婿不以婦爲客故無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客故無執贊拜婿之禮 郝氏敬曰婦初見舅姑首次不服純衣纁袍降如姆服宵衣示執役卑賤也 吳氏廷華曰廟見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馬氏駟曰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則婦人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重

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 周氏世樟曰納徵庶人纁幣士大夫元纁諸侯加大璋天子加穀圭親士乘大夫墨車大夫乘軺夏纁卿乘孤夏綦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袞冕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嫁者之車王侯重翟三夫人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九嬪孤妻夏綦世婦卿大夫妻夏纁女御士妻墨車娣媵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上公夫人翟衣侯伯夫人掄翟三夫人子男夫人闕翟九嬪孤妻鞠衣世婦卿大夫妻展衣女御

士妻祿衣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凡聚諸侯不內聚大夫不外聚士內外皆可聚天子聚于諸侯同姓諸侯爲媒迎后使卿往以公監之諸侯親迎或于國或于境或于館諸侯以下皆迎于家夏后氏于庭殷人于堂周人于戶送女公女嫁敵國姊妹上卿送之公子下卿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昏後大夫以上有反馬之禮蓋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崩見使人反馬留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二五

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婿之義也

士相見禮以經首摯用雉故以士冠之然公卿大夫士庶人于本國異國之君若友初見時摯雖不同其禮則一 桑氏發甫曰大夫無境外之交非以君命使者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使隣國如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之類 盛氏交際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先王防微自士相見始將之以贊先之以介紹五請後許一見輒退合之難交始不濫終不易離猶慮未足達賓主之情爲之燕以伸

其款曲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下盛禮鄉飲酒禮升歌堂上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卑者以笙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可知矣河不在牢數燕與大射皆用之以燕射輕于饗食也鄉飲不可加于燕鄉射不可加于大射故皆用狗 馬氏駟曰鄉飲酒有遵以禮樂教民欲共遵法之凡堂上行禮本皆立行不脫屣至安燕乃說屣升堂屣賤不宜空陳于席側故降堂下說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三五

馬氏駟曰古者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尊于賓席東不于房戶間者以射在序無室也 郝氏敬曰遵下于賓有至有不故鄉飲酒禮畧序于旅酬飲畢後以不至者言也鄉射禮詳序于未作樂前以至者言也 燕禮鄉飲酒樂皆四節鄉射止合鄉樂不笙不歌不問大射止歌鹿鳴管新宮志在射畧于樂也不畧合樂者二南鄉樂不可畧其正也不笙亦獻笙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 馬氏駟曰大射侯用皮王虎熊豹諸侯熊豹大夫麋棲皮口鶴是也賓射侯用布畫爲正王五山中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朱

白蒼大夫士朱綠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侯以質天子
白諸侯赤大夫士不采皆畫獸以象正鵠

呂氏大臨曰燕禮以飲爲主食禮以食爲主故燕禮
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
別也饗禮爵盈不飲則不卒爵矣有體薦則俎不折
矣几設不倚則無說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 江
氏永曰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禮
者三覲時拜送圭請事時及賜車服拜受命侯氏皆
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乃升成拜若享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三七

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
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見於燕禮者三公取解酬賓
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於公皆於堂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解後賓下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解升酌時亦如之賓
媵爵於公自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爲拜故下實
未嘗拜也下不輒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
繫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
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於大國之

臣見聘禮者一私覲時賓降階東拜送幣君辭拜也
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階
升再拜稽首成拜若醴賓時拜受幣雖將拜而公辭
卽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見於公食大夫者一拜
至時賓階下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
從子雖將拜與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乃再拜
稽首至俯幣時則賓降將拜公辭賓卽升再拜稽首
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賓階降西東再拜稽首公降答
之不辭之使升者禮有終也又已之臣亦有在堂上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三

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拜而不下拜者
禮殺從畧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賓時
公拜送几賓答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畧也
大射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特顯之禮總
名儀節文也 黃氏曰大射儀與鄉射異者執射事
之人鄉射惟司射一人此則有大射正有射人敖氏
謂射人亦大射正也小射正且有數人鄉射惟司馬
一人而司馬卽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
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惟獲者

一人此則服不氏大侯又有二侯之獲者及三侯卿相代而獲者三人鄉射惟釋獲者一人此則有大史又有小史至三耦以及納器張侯設楅取矢設豐之等鄉射皆以弟子此則三耦以士納器以有司張侯以量人中車設幅以小臣師取矢以小臣設豐以司空士其執射爵者鄉飲以贊者此則以僕人師此外又有畫物之工人士梓人掃物之隸僕人薦服不之宰夫有司若樂事則鄉射特縣此軒縣其北方之縣雖不具而人已多矣鄉射不必有大師此則有大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三

師少師與工爲六惟小樂正始終一人與鄉飲無異常樂用笙盛禮用管大射下管新宮亦仍有笙管卽笙師司之 馬氏駟曰鄉射三耦立堂西射器在西統于賓也大射三耦立堂東射器在東統于君也黃氏曰大射有君在堂故卒射則北面揖與鄉射南面揖者異又大射不升西階而適阼階不告于賓而告于公亦異鄉射 劉氏敞曰騶虞采蘋采蘋皆在二南鄉射亦必其儔豈夫子刪詩時已亡與或曰鄉射鵲巢也篆文鄉似鵲首似巢

敖氏繼公曰聘禮聘君用璋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璋璧享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降于圭璋可用幣又以將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 吳氏延華曰璧圓象天故享君琮方象地故享夫人璋半圭夫人用之陽半陰全之義典瑞琮圭璋璧琮以類聘皆八寸與玉瑞不同故用以享小行人六幣璧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三

南琮以錦此不用錦則彼諸侯享天子及后之禮也黃氏曰圭有執於本國者使者受圭垂纁受命是也有執於聘時者賓謁執圭擯者入告是也按論語執圭自指聘時然當入門時介已授使者圭矣 李氏如圭曰襲者禮主敬尙質謁者禮貴和尙文賓執圭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公謁降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謁也 吳氏曰請覲不用羔者聘時已見公故不用摯用束錦者如聘後有享不束帛嫌如正享也 賈氏曰苟敬苟實也賓實主國所宜敬也 江氏曰古人宮室之制注疏謂天

于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朱子疑之謂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右房之稱矣愚按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耳若室有左右房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三

省文但言房卽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士亦有左右房室雖迫狹亦自足行禮先儒東房西室之制由鄉飲酒義悞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賓主共之也其云坐賓于西北賓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孔氏謂食禮有二一禮食大行人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一燕食大夫士與賓客燕食按君與臣皆有燕食士相見禮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論語鄉黨亦有

之謂之小禮食是有三矣 黃氏曰玉藻賓祭主人辭敵體也公食大夫賓祭不辭臣禮也水漿不祭此祭漿亦臣禮也 設饌之始禮由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當由賓故賓先拜

朝覲禮通言覲則四時之朝皆該但惟朝天子稱覲餘止得稱朝覲有於廟中者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是也有覲於國外者自諸侯覲於天子是也有覲于方纒者王巡狩一方之諸侯皆覲是也 朱子曰

覲禮既畢降而肉袒請刑故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三

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按會同非常禮朝覲畢乃爲壇於國外而命事亦來朝朝賓多特見恐久留王亦不勝其勞且廟朝不足容于是爲壇國外以受之不於明堂明堂以祀爲主因助祭見諸侯四海偕來又非常之典或問世一舉也

喪服士喪顧氏絳多補釋日知錄曰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有子蓋既祥而絳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

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禫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善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禫後乃謂之終喪 王肅据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禫而縞是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据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或於大祥之月或於大祥間一月自禮記時行之已不同矣 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家無二尊子不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條五

三

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也 父在爲母雖降期而心喪未嘗不三年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親喪無二統爲慈母之父母則無服見喪服小記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母無服下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經文

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當各爲一條今本悞連之 父卒繼母嫁合下從字句謂年幼從母嫁也母已絕於父而恩猶在子不可不爲之服也報者母報之 有適子者無適孫家無二主亦無二副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不得不然歐陽公據此以爲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至數千言不若趙贍之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傳言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服重其繼大宗也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母所嫁之夫長而同居爲之服齊衰期先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條五

三

居後別居則齊衰三月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教天下不獨子其子也 宗子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禮無二敬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尙與祭非也 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沈括筆談曰曾重也自祖而上皆曾祖也自孫而下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相逮者則爲服齊衰三月 兄弟之妻無服外親同繫猶總而此不爲服者以其分親而

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不獨以其名也在其思於婦如而斷其義於兄弟聖人所以處此者精矣禮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是制之所有抑情之所不可闕也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卑遠之弟喪於兄公不爲位尊絕之先君尊之所厭諸侯既沒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則爲之大功大夫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貴臣貴妾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三

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總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不得總也惟有死於宮中爲之三月不舉祭外親之服皆總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報於所爲後之兄弟若子此謂出而爲後之人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兄弟之子報之亦然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總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廢

祖考之祭故緇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吳氏廷華曰既夕禮盥第言祖下又第朝祖而不朝禰記言二廟則饌于禰朝則先祖而後禰郭以此謂士一廟祖禰共別無明據

黃氏曰祭子祔獻母亞獻獻禮男子爲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若執事則吉祭陳饋時薦豆薦敦薦鉶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贊者爲之惟于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子助母祭之嫌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于陽抑亦既立男尸不便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美

立女尸也虞卒哭耐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女尸故須立女尸或並喪則虞耐等祭必有先後賈氏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非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牲祭言也特牲饋食禮則祭其祖亦牲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朱子然之疑一廟祖禰共曾高無廟不妨于祖禰廟祫祭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祫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祫此亦其一微祭必立尸據夏官節服氏郊祀二人執戈送逆尸從

車是郊亦有尸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精氣合也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喪祭吉祭皆同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吉祭筮尸練與大祥亦筮尸漸吉也吉祭無女尸喪祭有女尸吉祭而後同凡有胖合之道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無尸者亦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

少牢饋食禮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祭禮日與尸皆用卜 諸侯有君道雖附庸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七

國亦五廟遠乎王而其尊得仲公卿大夫皆臣道雖天子之相亦三廟近乎王而其尊不得不屈 郝氏敬曰特牲禮殺執事人寡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速爲敬殺牲概器當日爲之

吳氏廷華曰有司徹注以爲祊釋據詩及爾雅祊祭前求神之禮釋明日又祭之禮皆別用牲賓尸又祭之餘飾耳此篇有賓而無祭牲卽尸食之餘不可曰緯又有司徹三字不足概一篇劉氏以爲少牢下篇是也 黃氏曰賓尸爲敬禮不賓尸禮之殺者故別

言之曰若不賓尸時祭有四或三時賓尸而一時不

賓尸或秋冬賓尸而春夏不賓尸惟人酌而行之耳

惠定宇儀禮古義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臚旅

聲相近義同兄弟畢衿注衿同也玄玄衣玄裳玄

衣衿爲均案衿玄卽漢之衿衿將冠者采衣紵注紵

結髮古文紵爲結案結卽髻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

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易離麗也再醮攝酒注攝猶

整謂撓和之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承受胡福注

胡猶遐古音通記毋追襄后氏之道也注毋發聲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六

猶堆古字通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殺猶衰也案衰

猶差也音相近士昏禮鄭目錄日入三商爲昏疏尚

謂商量漏刻之名視諸衿鞶注視正字俗作示士相

見禮衆皆若是注今文衆爲終古音義同鄉飲酒衆

賓辯有脯醢今文辯作徧古通遵今文爲僕或作全

少僕僕爵或作騶公如大夫八注如讀若周禮旅師

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而亦讀若與如通主人釋服注

古文釋作舍字通鄉射禮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闕

字通簡等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本所持處素謂刊

之握本以作膚以字悞燕禮更爵注古文更為受字
通升媵觚于賓注媵送也讀或為揚今文媵皆作騰
升媵觚于公注此當為媵觶字之悞酬皆用觶大射
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言成功曰頌古文頌為庸
綴諸箭注箭箝也古文箭作晉音通且左還注古文
且為阻祖阻且通奏狸首注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
諸侯不來朝者也按不來反為狸猶并夾為籥終葵
為椎邾婁為鄒勃鞞為披壽夢為乘不可為巨後世
反切之學出此小戴射義所記卽狸首之詩聘禮管

書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三九

人布冪於寢門外注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
作敷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棟案立讀為位古字
同賓進訝今文訝為梧案梧本作牾訓為逆歸饗饋
五牢注今文歸或為饋字通車乘有五簋注簋讀若
不數之數今文或為逾卽庾字醜黍清皆兩壺注醜
白酒也侑幣古文侑作宥字通公食大夫禮宰夫設
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盞皆為軌或為几四享皆
束帛加璧四當為三古文三四皆積畫故悞大史是
右注古是為氏字通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

上不精精讀為絳屈也古文精皆精布巾環幅不鑿
注古文環皆作還決用正王棘注世俗謂王棘砮鼠
砮古磔字竹笏注今文笏作忽古本作負設決麗于
擊注古文擊作挽案依字當作擊器用疏布久之注
讀灸以蓋塞鬲口也罍奠用功布注古文奠為尊四
鬻去蹄注鬻解也今作剔筮人許諾不述命注古文
述皆作術既夕設披注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
率之以備傾今文披為藩聲之悞也記云御以蒲菽
注蒲菽壯蒲莖也古文菽作騶字通士虞禮記明日

書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三九

以其班耐古文班或為辨他或為胖莽而小祥古文
莽作基中月而禫古文禫或為導特牲饋食禮主婦
視饈于西堂下注古文饈作糒周禮作饌主人左執
角再拜稽首復位詩懷之注詩承也奉納之懷中有
司徹二手執挑七枋以挹酒注挑讀如或春或抗之
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
郝氏敬曰今人用字尙象古人用字尙音然文字以
義理為主如角柶之柶為匙也賓厭介之厭為壓也
孝子圭為之圭為鬪也苴刊茅之苴為藉也一溢米

之溢爲搯也粟階之粟爲歷也閭中之閭爲驥也錫衣之錫爲錫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醕爵之醕爲亂也綏祭之綏爲墮也面枋之枋爲柄也若此類舉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冠缺項之缺以爲頰也騰羞之騰以爲媵也媵爵之媵以爲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爲樓也幘目之幘以爲榮也醕酒之醕以爲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縉也崇酒之崇以爲克也旅酬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爲穆也錫衣之變而爲髮鬢也芋之變而爲全蒞也若斯之類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聖

強附會不可從也

江氏曰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悞儒林傳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尙未悞也 顧氏絳云十三經中儀禮脫悞

尤多士昏禮脫塔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缺

禮記雜釋

任氏啓運曰禮記惟軍禮無專篇或古人尙德之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聖

然車乘之禮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散見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冠昏嘉禮燕飲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大體具焉

曲禮年長以倍謂二十年也人生以十年爲節倍之則二十鄭氏謂自二十成人時言之倍則四十者大拘應氏鋪謂不定限以二十然大約如此 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江氏永謂二句連讀本虛言實不入也舊說失之按此常時粹至之客故然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朱子曰

南向東向之席皆尙右北向西向之席皆尙左嘗以此問學者多不明其實此由不知席制故也古人席狹而長橫鋪之以一頭爲上上自織席已有識故云布席如此解此則自明矣然此言平常布席法孔氏曰禮席則不然察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朱子謂蒙上餽餘說謂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戴氏溪頤氏絳皆以此爲別言謂以尊臨卑死者不安祭則使人代之任氏遲亦主其說然如父主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聖

喪夫主妻喪使人代何以爲主且使誰代乎 尸必式乘必以几江氏以疏謂几在式上悞此言尸登車自下乘猶王登車立乘石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如孔子正立執綬是矣 人死主稱皇古者皆然元大德時人臣改題顯任氏謂此自韓魏公已然若夫主妻祭母沒父存主題顯嬪不書奉祀父沒然後改題觀此則知前說代祭之非矣
檀弓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沈氏德樹以出母爲生母卽庶母先君子指孔子據此辨孔氏無三世出妻之

事蓋本周樸園說 孫氏護孫謂孔子少孤章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蓋殯也問于耶曼父之母爲倒句江氏永是之則孔子將合葬啓柩不知其淺深疑於爲殯爲葬耳問耶曼父之母知柩之淺實是殯可啓也然後啓而合葬 伯魚之母死則而猶哭時夫子在爲母當期過期猶哭故夫子甚之疏以爲出母 顧氏曰大公汲人封齊入爲大師覺葬於周事未可知卽有之亦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耳記以首邱喻之已謬又云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聖

周二千餘里更無此理按卽此可見檀弓多誣說有不足辨者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文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正說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多此一言矣 出母無服古之正也禮家爲齊衰杖期非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亦非正也後世旣爲出母制服雖異父之子亦以母故爲之服此其失在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

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失之之原其來遠矣 子卯不樂猶稷食菜蕢存亡國之戒翼奉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此術家說非經也按江氏永亦主子卯相刑之說古無二謚戰國時乃有之不應公叔文子有三字諡况文子實無以死衛君豈因南楚以肩受矢後諡爲貞易名同時記者得之傳聞並屬之文子與 任氏曰古人用摯皆卑見尊之禮敵體相見亦有之尊者見卑則無此法曲禮天子鬯以見神言也哀公執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聖

摯見賁尙尊賢以自卑耳

郝氏敬曰王制與孟子異者不以天子列于五等尊王也不以國列于六等尊君也 陳氏祥道曰尊者

嫌于盛而無所屈故公之田必下而從侯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男之地必上而從子 趙氏岐曰由

卿而上祿浸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祿浸薄更爲之殺則臣之

所養不能自給故三等之國同 葉氏時曰內諸侯命數偶臣陰也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 黃氏震曰

外諸侯自唐虞以來世守其國新朝所封不過數十國耳周初蒲姑滅而後齊封奄滅而後魯封唐滅而後晉封其滅者有罪者也不然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矣若外無可封之地即四友十亂亦止於畿內授之采邑周召畢榮皆畿內也後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別建國而采邑猶世畢公封魏康叔封衛外世國而采邑不世凡祭芮榮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度其功而差次之如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滕叔爲卜正皆兼其官邱叔以親世邑而無官至芮伯有刺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聖

王詩則又以賢任職矣他如宰周公師尹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嘗任職無官可

稱有使令則亦及之胡氏譏爲世官悞矣蓋畿內九十餘國而任職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豈必人人官

之乎至上士以下並不世祿者也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如齊之高國則皆受邑于王世其祿亦世其

職魯之季氏受費臧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佚臧文仲之父伯瓶皆未嘗爲大夫則世祿

不世官亦與天子法等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變

爲世官周末之失也 湯氏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
公爲大國以命言則侯從伯爲次國 任氏曰司馬
主兵而征伐之官有時論及官材司徒主教而禮讓
之餘有時教以車乘

江氏曰月令本周時之書汲冢周書存其日末篇有
序呂不韋因作十二月紀雜入秦時官名制度秦實
未嘗用也 方氏慤曰日與月會稱日不稱月陽以

成歲爲事而陰持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納日不及
月同意又曰古者賞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嘗不用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四七

月令孟夏斷薄刑是也刑以秋冬爲主而亦未嘗不
行賞祭統嘗之日發公室是也 黃氏曰月令五祀
冬祀行劉安雄蔡邕謂冬井井竈皆有功於人夏火
冬水亦於義爲宜易曰往來井井豈祀井於汲道之
旁故云行與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不宜列五祀
中 周氏世禱曰有虞祀先中霤夏后先戶殷人先
門周人先竈按此則媚竈之說不爲無本但云殷人
先門不如路史殷人五祀有井無門之說

曾子問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

孔氏陳氏皆以爲壻不欲娶女嫁他族羅氏欽順鄧
氏元錫謂壻不忍遽娶而女家終歸嫁之意若自女
家起此於文義究不順予謂壻不娶有嫌者也孔氏
謂女免喪壻請之女家亦然亦必有大故可離昏者
也古人未廟成婦雖禮成可廢視成婦而絕猶爲愈
矣

文王世子釋奠無尸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釋菜皆
無之遵用脯果豆用笋韭不言脯祭言釋菜者取新
且潔也釋菜食爲主釋奠飲爲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四八

任氏曰風氣漸開而漸薄以唐虞視義農則唐虞已
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樸故曰禮運
魯之郊禘非成王賜周公竹書惠公使宰讓如周
請郊廟禮若成王賜何待請抑桓文翼戴天子止賜
命授策則平王亦無賜魯惠之事且晉文請隧襄王
不許惠公並不敢自僭也春秋書禘郊自僭公則閔
僖僭之明矣郝氏任氏皆如此說江氏則謂成王賜
魯重祭但賜之立文王廟宣王博古圖有文王方鼎
銘云鹵公作文王尊彝鹵公卽魯公予謂此亦不足

據

陳氏澔曰禮器器字有二義學禮者成德器之美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又曰周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毀廟之主又無尸故惟六尸

江氏謂郊特牲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故周禮諸職言尸出入逆尸相尸沃司特詳惟司巫共隲主無奉王出入之文鄭主朝事死尸於戶西南而布主席

東面或漢禮如此按韓苑落謂主以表尸似鄭說爲古禮江氏又謂廟制朱子初從孫毓說晚年修儀禮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兗

經傳通解從賈逵說廟皆南向非羣昭列太祖之下楊信齋亦依此作圖廟既南向禘祭堂上七尺亦皆南向予謂不然廟以相隔不嫌並尸恐不可也

王氏應麟曰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曰上忌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慈以旨甘是也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此小禮食與士相見鄉黨言侍食正同則命之祭然後祭虛言其禮當如此實不敢當命祭故云先飯徧嘗羞下若有嘗羞者俟君

之食然後食此謂同侍食之人或有尊者非以膳宰

爲嘗羞者也數處諸儒多悞解至今鴨突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指成王周公自侍左西向

顧氏曰喪服小記言爲妻長子禫蓋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那除而禫非夫非父誰主之若祖父母

伯叔父母及兄弟各有主之者 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謂大宗之子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兒

之子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服之如父不以殤而殺重大宗也 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辛

位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婦人不爲主者女子在室父母死無男昆弟則女子

一人杖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

大傳言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中謂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文王顧氏絳據武成金縢

稱三王信大傳疑中庸又據綿詩上稱古公下稱文王疑大傳意謂追王在武王追王文王又在二王之

先周柄中曰中庸言周公追王以禮制定自周公豈

謂必不在武王時哉綿詩以絳居邠避狄稱古公不足泥也顧又謂金仁山說謂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武成非史臣追書更無理 曹氏之升謂大傳所言追王是改號中庸所言是改葬改葬者改其尊節度數當是文王先已改而大王王季後改耳

王氏應麟曰學記時教必有正業詩書禮樂也若易掌於大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任氏曰禮樂異事而同源后夔典樂屬於伯夷周官樂正統於宗伯樂記本別爲一書劉氏馬氏合之禮記禮至大備大順則樂興焉周子所謂理然後和禮先而樂後也

顧氏曰雜記親喪外除祥爲喪之終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如其日月而止喪大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

矣又加兩月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父在爲母其禫父主之則夫爲妻亦當十五日而禫其他期服祥禫之祭皆不在已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卽無族前後家東西家皆可

楊氏復曰壇墠之說出金縢因有祈禱爲之非宗廟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之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爲鬼也晉張融云祭法所言難信按七祀之說陳氏註亦疑之然皆可備一說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葉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悞按王伯厚惠氏江氏皆云然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牖戶間爲堂之正中衆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僎鄉中卿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後入坐於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旣不僎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僎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於西北夫賓

位正中自階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俱之有無不定如無俱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又云實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

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即原壤所歌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為爾汝之汝蓋久役於外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致其欣慰故射義云狸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與體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為一章下仍當有四章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為舍矢之的每歌一章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於其間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詩句不可過多故於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芣四句騶虞三句狸首四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狸首兩句似大小歌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宜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入句乃詠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入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為射節且篇名狸首又何所取義鄭注狸首失之矣惟呂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狸首詩二詩豈可強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

多耳按若此則前劉氏惠氏說皆非

惠氏禮記古義曲禮拾級聚足拾當為涉聲之誤也跪而遷屨遷或為還義通笑不至矧釋文矧木又作晒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按攘或古讓字矧於鬼神注矧致也或為祇祇當為祇有宰食力力加壞字蓋加田也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激汗而死也檀弓曰何居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息猶安言苟安取容也池視重霑注如屋之有承霑承霑木為之漢銅為之我喪也斯浩斯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也沾視也謂人盡視之也此解非薄也見廣雅言父母之喪使婦人從賓位斯為薄矣猶斯舞七經小傳謂遺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九字案古本無舞斯温一句及注温猶怒也故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猶當為搖聲之誤也設蓂髮蓂周禮作柳通檟樓儀衛有大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讀為莊滂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字通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中身也退一作迫王制西方曰棘注棘當作棘讀如劄逼也王三又注當作宥古宥作文執左道左邪古逼

有圭璧金璋璋本作章是印章也月令其器疏以達
疏玉篇引作延元日祈穀元辰躬耕帝藉注元辰郊
後吉亥亥爲天倉又寅與亥合亥十月水潤陽生于
子元亦起亥天子乃解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合累
牛騰馬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淫雨蚤降
明堂月令淫作衆本作靈腐草爲螢明堂月螢作蠲
時訓作蚘高誘曰馬蝮卽螢火無或差貸貸當作責
古貳字作貳讀二非穀實鮮落鮮呂覽淮南皆作解
順彼遠方呂覽順作巡當爲循循古作順無不務內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內古文入固封疆疆或爲璽讀徙水泉咸竭呂覽咸
作滅水澤腹堅腹本又作複重累也文王世子夢帝
與我九齡齡釋文作聆况于其身以善其君注讀于
爲迂古通纖刺注纖讀爲穢釋文音鍼告于甸人告
注讀爲鞠當作鞠禮運止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志
識古文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案古三
台之台爲能能爲耐又作而耐作耐禮器次路繁纓
七就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大圭不琢琢當爲篆字
之悞也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字之悞也郊

特牲鄉人禘注禘或爲獻或爲儺魯人讀儺爲獻而

儺諸利注鹽讀爲豔古字通內則柔色以溫之注溫

藉古蘊藉字皆作溫溫蓄蘊藻字乃從草三牲用菹

注煎茱萸也接以大牢注接讀捷勝也古通祇見焉

子注祇或作振古通玉藻諸侯茶注茶讀舒趨以采

齊注齊讀齋同茨齋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

當作緇古文緇糸旁才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

軒音通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音通曲直繁

瘠荀子瘠作省雜訃於適者注適讀敵古通喪大記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君大夫髻爪實于絲中注絲讀角棺內四隅表記義
而順文而靜注靜或爲情古字通緇衣民有孫心孫
心二字當爲孫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
爲顧聲之悞也案顧音鼓投壺籌室中五扶注四指
曰扶扶膚通

四書雜釋

顧氏絳講大學格物引有物有則君子以言有物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違乎物孟子舜明於庶物萬物
皆備於我矣看物字甚大而切

江氏曰大戴禮武王有盥槃銘湯之盤銘疑亦盥槃浴盤不可日日用也銘其上亦疑於褻按注言沐浴沐洗頭浴洗身注亦連言之今人暫洗身亦有用盥槃者

康誥謂成王時作者多周柄中謂述武王時意亦難通近張鉛山問陶直以爲封康之誥書書文更不合從朱蔡說不可易予向有說自有據

顧氏曰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冢宰予謂理財養之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也實平天下之要務理之以道則非理矣

楚書舊多引王孫圉事匪參兼指昭奚恤事曹寅谷辨昭奚恤事爲烏有仍指王孫圉言然此語亦未確見爲國語也註不實指自得

中唐近人以爲漢儒作據載華嶽云子思胡不言載泰山子以衛婦人詩有涇以渭濁語折之閱注以此爲遺棄所經而言然詩末言伊余來堅固不似遺離後作也

顧氏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爲期

二一廿九

以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但以爲貴貴而已按此說固然然在本節貴貴意自切 顧氏又曰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始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舉其大概言之耳 達乎天子舉其重而言然三年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喪不止父母左昭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大子也大子王后謂之三年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江氏曰薦其時食犧牲粢盛籩豆之實皆是時食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車同軌書同文亦言其大概車間有不同軌亦或小

有異外國服屬之人各有文字然不害其爲同也 江氏曰論語北辰非指樞星不動亦非不運動但不

移動耳正如人君無爲而治非真無爲也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曹寅谷以包注解輓爲轅端橫木縛輓爲輓看來木不悞也邢疏引說文以爲轅端持衡則悞矣包解輓亦不悞朱注之寅谷非之亦非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堯

天子非

江氏曰魯禘只禘周公非禘文王趙伯循解魯禘如

於朝廷媚竈喻結君於燕間亦可備一說

江氏曰射不主皮此非儀禮正文乃鄉射篇後記云

禮射不出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

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三射實惟大射之侯栖鶴有

皮賓射設正燕畫獸皆無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

皮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 禹致美乎蔽冕蔽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載則從韋

江氏鄉黨圖考頗精核於復其位爲位在內朝不如近時鳳應韶爲在外朝考據之的 緇衣羔裘節江氏說詳矣姚燮撰又疑公服之說予以爲此只爲裘辨裊不分公裘常裘也有制義一篇明之據邢疏葛上無裊領絳是二俱是 侍食先飯江氏考及童君橫文皆極明猶有不明者以與玉藻兩節終未融洽也須知此先飯正在膳夫授祭將品嘗食而猶未嘗時疏謂膳宰不在亦非也予前作兩解亦未盡悉有制義明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卒

袁氏枚曰克已復禮是成語左氏楚靈王敗于乾谿

孔子曰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克已豈其辱於

乾谿按白季稱冀缺於文公曰臣聞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依此則夫子告仲弓亦是成語然安

知非左氏取孔子言衍之爲文

顧氏曰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澆覆

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王逸強解

以滅斟鄩奄若覆舟孔安國乃以澆爲能陸地行舟

其實盪舟猶盪陳之說

邢疏駢邑三百是三百家顧氏曰史記孔子至楚昭王與之書社七百里子西沮之七百里恐謬江氏曰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致之書社七十一萬七千五百家地因二十五家爲里故悞爲七百里耳

召忽之死自是惟邢疏有此意

曲沃衛嵩以性相近卽堯舜性者湯武反之之謂孔

孟言一也顧氏取之

喪致乎哀而止孔氏曰毀不滅性亦簡而得

袁氏曰高麗本集解以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乃音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空

之訛恂恂如也劉修碑作遜遜如也祝睦碑作逡逡

如也集韻鏗爾爲煥爾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爲諷乎

舞雩韓愈以浴乎沂爲浴乎沂夫人自稱曰小童爲

小妾廣韻以彼哉彼哉爲彼哉漢書齊桓公正而不

誦正爲法渙而不緇繼費鳳碑作淳

江氏以孟子書爲自作予亦以爲然按後稱高子屋

廬子陳子又前後事不以序似亦有門人成之者

梁惠王有後元年顧氏江氏曹氏之升皆以爲然然

如至梁齊及齊人伐燕按之通鑑終不合通鑑固未

可據曹氏卽以孟子証孟子作年譜予亦不以爲然

臧用中分孟子爲兩截似也而亦未盡合

邢疏解遊豫二字云遊者有所繼而至于適也豫者

有所適而至于樂也其義甚明

江氏曰曾西卽曾申曾子子非孫楚鄭大夫名申者

多字子西申西方也 孟子過薛薛君當齊宣王時

卽田文 戴盈之問百詩卽以爲戴不勝勝讀升古

人名字或相成故字盈之

愛人不親三語見穀梁僖二十二年論宋襄似不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空

兩處誰本

五世而斬趙氏曰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之

閻氏若璩主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顧氏閻氏皆以爲喪子禮爲長子

三年故孟子與齊臣皆弔按此則弔不必奉王命也

言朝廷之禮以爲例耳

顧氏曰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

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按數語

甚精

金氏履祥曰費本魯季氏私邑孟子稱小國之君蓋季氏專魯春秋以後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顧氏謂春秋有兩費左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此費亡久矣季氏費卽隱元年費彥父之費

不挾兄弟而友江氏以兄弟爲婚姻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又曰春秋時曹已滅曹交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

王子母死注引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旣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卷五

葬除之闔百詩以爲厭于父非厭于嫡母朱子沿趙岐孔疏之悞

風俗通孟子著中外書十一篇顧氏曰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桓寬監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非違人也人思之耳宋鮑昭河溝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且暮也梁書處事傳序引孟子曰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豈皆所謂外篇耶

袁氏曰四書說之異者中庸費而隱鄭氏謂世道遵則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動乎四體承上言龜之四體大德敦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屋漏爲小帳論語人不知不愠爲人有所不知教之而不愠怒顧思齊解賢賢易色指妻重德不重色也此章論五倫兼夫妻父母君臣朋友學則不固固陋也能學則不固陋也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畧讀斷其字指父母言人子首當以父母之疾爲憂馬融曰孝子不妄爲除疾病外不使父母憂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卷五

也馬周以犬馬有養主人子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趙氏解爲力不同科爲力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科孫季昭解哀公問社以爲哀公欲去三桓問社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之勢已成不可咎其已往也孔氏謂朝聞有道之世夕死亦可無所取材謂無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曹操解吾與女弗如也言我與女皆不如顏淵梁武帝韓昌黎以宰予晝寢爲晝寢孟子宿於晝晝卽作

畫毛西河註山節藻稅是諸侯所居文仲以大夫僭諸侯之禮與居蔡是兩事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連下言十室之邑焉知不亦有如邱之好學者予所否者晉欒肇以否爲否屈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天意也曾幾解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方密之解沽酒沽惡也周禮功沽之沽宋翟公巽言式負版者非版籍乃喪服也鄭謂皆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而失所韓昌黎以吾以女爲死矣死先字之訛王充言曾點志於禮樂將爲舞雩之祭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施七政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注爲長者折枝爲按摩支體道辭卽秦客之廋詞鄭氏以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卽如保赤子意趙氏以望道而未之見爲文王爲殷祿未盡按此類亦未可枚舉如大學致知在格物鄭以知爲知善惡吉凶之始終以格物爲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論語媚與媚竈孔以與喻近臣竈喻執政顧氏絳則謂媚與媚逢君於朝廷媚竈喻逢君於燕閒孟子引詩以遇徂莒鄭氏趙氏皆以莒爲國言密侵阮共並及莒皆非朱子意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五

云童冠者歌童也袁清溪以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爲夫子之言蓋引求赤以証晒由爲不讓非爲其爲邦也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夫子戒由也率爾之意非許之之詞毛西河以樊遲請學稼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故夫子有上好禮好義之言李穆堂解鄭聲淫爲怙懣非男女媾狎賈逵注當仁不讓於師師衆也黃東發以見其二子句在至則行矣之下否則子路無向空舍曉曉之理趙氏序孟子以七篇取天有七政其章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

引外傳天黿卽玄枵星齊之分野大姜之祖也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馮焉周出姜姓故爲外祖所助註中庸必得其位引授神契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注獲麟言血書于魯之端門子夏往視之化爲赤烏文曰孔聖沒周姬亡周王爲天囚孔子作春秋時卜得陽豫之卦蓋夏殷之卦也注九月大雩引古之人重請請乎應上公應上公古之神人通乎陰陽者其雩之祝辭寡人當死百姓何謗願撫百姓以塞無狀註周官引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卷七

書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註春秋西宮災云魯僖公先娶楚女齊媵後至而脅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註季姬遇鄆子于防言魯季姬先配邾婁而淫鄆子故二國交忿宋襄爲曹南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從乃執鄆子用之註垂斂之盟言公孫會宋公盟垂斂者誅商臣也三諫者月三日而成魄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歸鄆謹之田公受之此不違之驗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注秦公子云秦嬀子生不以名命

子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古者諸侯出師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國者持棺絮從註大雩云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人天乃大雨注君德云散宜生受學于大公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注吳入楚云子胥鞭平王尸血流至蹀昭王將入海父老日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乃戰而勝得復國注啓征云有扈氏爲啓庶兄賢堯舜而薄禹以爲不讓賢而傳子故啓伐之註文王世子云文王戒天子云我終之後但稱天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卷七

也文王問大公用兵孰先大公請伐密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大公曰臣聞先王伐難不伐易伐逆不伐順遂伐密管之人縛其君而來歸註生民詩引馬融曰帝嚳四妃上妃姜嫄生稷次妃姬訾生摯當三妃生子時姜嫄未生故禋祀求子姜任身之月帝嚳崩崩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以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堯知其然而聽之註說命云傳說蒙胥靡之衣入高宗之夢云我徒也姓傅

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有築者胥靡衣褐露索役于虞號之間註金縢云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投河乃書而藏之記府有人言周亂公出奔楚所云罪人斯得者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公傷之恐其刑濫乃作鴟鳴之詩貽成王自華疏言褒姒在母腹四十六年而始生標梅箋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六元

邑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且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成言大王遷岐一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注弼成五服以爲禹之疆土三倍于堯註哆兮侈兮引顏叔子獨處隣婦遭雨室壞趨之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矣註采薇云西伯將遣戎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註鴛鴦章古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

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與之穀註甫田詩甫田丈夫也大古之世以丈夫稅田注車攻云田者芟草爲防禍纏旃爲門表纏質爲橈間容握趨而入擊者不得入天子發后諸侯發天子抗大綏諸侯抗小綏戰不出項田不出防又取禽獸以左腓右膈之射中處分上殺下殺面傷不獻殺降也不成禽不獻哀幼也凡釐可一斧一斤一鑿一榘夏后氏二十八人而釐奠曰余車般曰胡奴

說文引經之異

易屯上乘馬墮如泣涕戀如履四競競恐懼噬嗑四
陸乾倉大畜四僮牛之吉坎五視既平恒二愷恒凶
明夷二用拊馬壯吉睽三其牛齧其人天且剝損初
呂事過往升初執升大吉革上象其文斐也鼎象執
任也既濟四需有衣絮繫辭夫乾崔然示人易矣備
牛乘馬重門擊柝又作櫟天地壹壺雜而不述其逸
句有井法也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書唐典放助平
艷東作鳥獸毳毛毳三百有六句旁述屏功有能俾
慶舜典繡類于上帝敷三苗五品不遜教育子八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

克儲臯陶謨剛而憲棄稷遵以記之無若丹朱豷
淫子家爾韶大成元首叢腫哉禹貢隨山栞木東逆
北會于淮甘誓天用剝絕其命盤庚若顛木之有豳
枿枿又作櫟予亦焯謀今汝愆慝忒舊祖甲返我興
受其退牧誓尙狙狙洪範彝倫攸殲無有作妣金縢
我之不辨酒誥盡執柯以歸于周梓材惟其敷丹雘
洛誥乃惟孺子攸君夷昭武王惟貺多方有夏之民
叨暨立政常啟常任受德恣熯見三有俊心其勿以
諛人顧命在夏后之詞陳宗赤刀寃執鑿三宿三祭

三詒康王之誥用敷遺後人畢命以相陵憐呂刑勉
攘矯虔刑剝毀黜報以庶訖文侯之命收我于艱柴
誓秦誓昭昭猗其逸句有竹箭如楛來就基基又相
時世民悞作我有載於西也似左傳仁憫覆下則稱
閔天似詩傳詩慘差若菜葛纍菜之桃之杕杕江之
業矣魴魚漚尾王室如焜于以采藻江有涯何彼禮
矣晤辟有標終風且灑墟墟其陰擊鼓其聲深則砾
視視其泚能不我愾眦彼泉水靜女其秣又作妓倭
而不見曖曖之求得此齟齬統彼兩髮今髮如雲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

有薺駮北驪牡蠓蝻在東言采其苜蓿弁如星衣錦
緜衣頸首娥眉施晉蕩蕩鱣鮪鮫鮫信誓是是芄蘭
之枝安得蕙草彼黍稷稿左執鸞鷟其乾矣雉離于
苞垂衣如瓠臄褻暴虎左旋右指無我敵兮顏如舜
華爰兮達兮縞衣縷巾漚與洧東方昌矣竝驅以雨
豸兮媿兮媿兮宛如左僻載獫獨矯茨以簾輶隰有
樹椽市也嬰娑瑯有管鷟又作鷟碩大且嬌棘人鬻
鬻兮匪車喚兮概之釜鬻衣裳黼黻蜉蝣堀闕嬾兮
蔚兮一之日淠淠食鬱及蕞納于騰陰隸天之未陰

雨唯予音之曉曉霍鳴于垵熠熠宵行載躋其尾赤
鳥已已又作擊擊痠痠駱馬我馬惟驕萼不鞿鞿飲
酒之饌和樂且耽伐木所所樽樽舞我饗饗舞我彼
爾維何烝然鯁鯁歷歷夜飲助我舉學既既爾爾
不俟俟鸞鸞鉞鉞他山之石可以爲曆載衣之補天
方薦嗟不敢不越胡爲虺蜥伯伯彼有屋豔妻偏方
處螟蠹有子蠹蠹負之宜狂宜獄譬彼痲木僧始既
酒載載大猷既微且瘡耳耳幃幃瓴之室矣技彼織
女匪職匪爲我執黍稷祝祭于鬯取其血賸兕觥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五

斛高山印止警警青蠅止于林屢舞斐斐鮮鮮角弓
滉沱北流視我怖怖其膾如林陶窳陶穴犬夷咽矣
昆夷駢矣瓊彼玉瓚神罔時侗崇墉圻圻曉求厥寧
不埒不臨實實實許克岐克礙禾穎穉穉烝之焯焯
公尸來燕醺醺可以饋饋講講王多吉士替不具明
無然哇哇詞之卣矣民之方噫呖天命匪忱自圭之
剗國步斯曠菽菽山有誠其聲四牡騁騁四牡騤騤
四牡洗洗鈎膺鏘鏘敦彼淮濱鞠人伎忒舍爾介逸
誠以溢我溢又作謚馨管覽覽覽覽在次既沐茶蓼

積之秩秩弁服俅俅有駟有驥言采其芾束矢其按
獲彼淮夷種稚未麥實始鼗商鼓鼓鼗鼗亦有盃盃
布政憂憂百祿是摯武王載坡梁八其阻其逸句有
不狹不來憂心忝忝其引傳有不怒而醉謂之巽設
其福衡則悞以周禮爲詩春秋公會齊侯于移沙麓
鳴六鷗退飛石尙來歸賑齊人來歸鄆左傳不義不
和受夷蘊崇之齊人來氣諸侯牖犛冬殺無以昔酒
女摯不過妾栗原田毋毋敵王所鏡執玉惰有事繙
焉璿弁玉纓迎于門者鎮之而已取其鯁鯁而封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摭餘五 七五

媽馬百駟登輶車忼歲而歌日王室實蕙蕙焉以爲
倅職以備三窻扞子辱矣可以爲旌無盛夏重襦揚
微者公徒也談談出出人如鄭大子習輔趨又如龜
焦爲龜龜龜言爲噉言衷甸爲中佃逸句有十籥櫛
相駟氏惟澤之自籓私降暉燕橫瀆鬼神福部薦幹
公羊傳走階而走覲然公子陽生也人如公孫段段
爲礮周禮蒞蒞與鋤利萌副辜祭柔牙外不嫌剝殺
之齊句兵欲無僇逸句遂炊餈其煖火在前以焯焯
龜大傀異儀禮觥飯爲仇飯禮記歲將饑終尊壺者

而其鼻封黃帝之後于甃其與我九齡齡云當作靈
馮於所征之地又悞作周禮爾雅謂我舅者舅爲明
歷歷爲鷓鴣汝爲瀆瀆作涓逸句有窺髮弗離論語
路予之足色艷如也結衣長短右被狐狗之厚以居
朝服衽紳琴善射跡于路於季孫有荷火窮斯盤矣
擾而不輟人如陳亢之亢爲位孟子曾西梳然孝子
不若是怠故源源而來澆浙而行成矚之矚爲矚

石經字句之異

有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易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七

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
如嚮嚮作嚮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詩離離鳴雁離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
知二章同和鸞離離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詩以
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離兮離作雍既匡既救救作勅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尙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
彼西離肅離和鳴有來離離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春秋左傳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年此事克

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公羊傳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蔡
仲者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
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字宣六年此非弑君
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
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
爾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
殺吾君殺作弑昭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
子愬作訴哀十四年有磨而角者磨作磨穀梁傳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攷餘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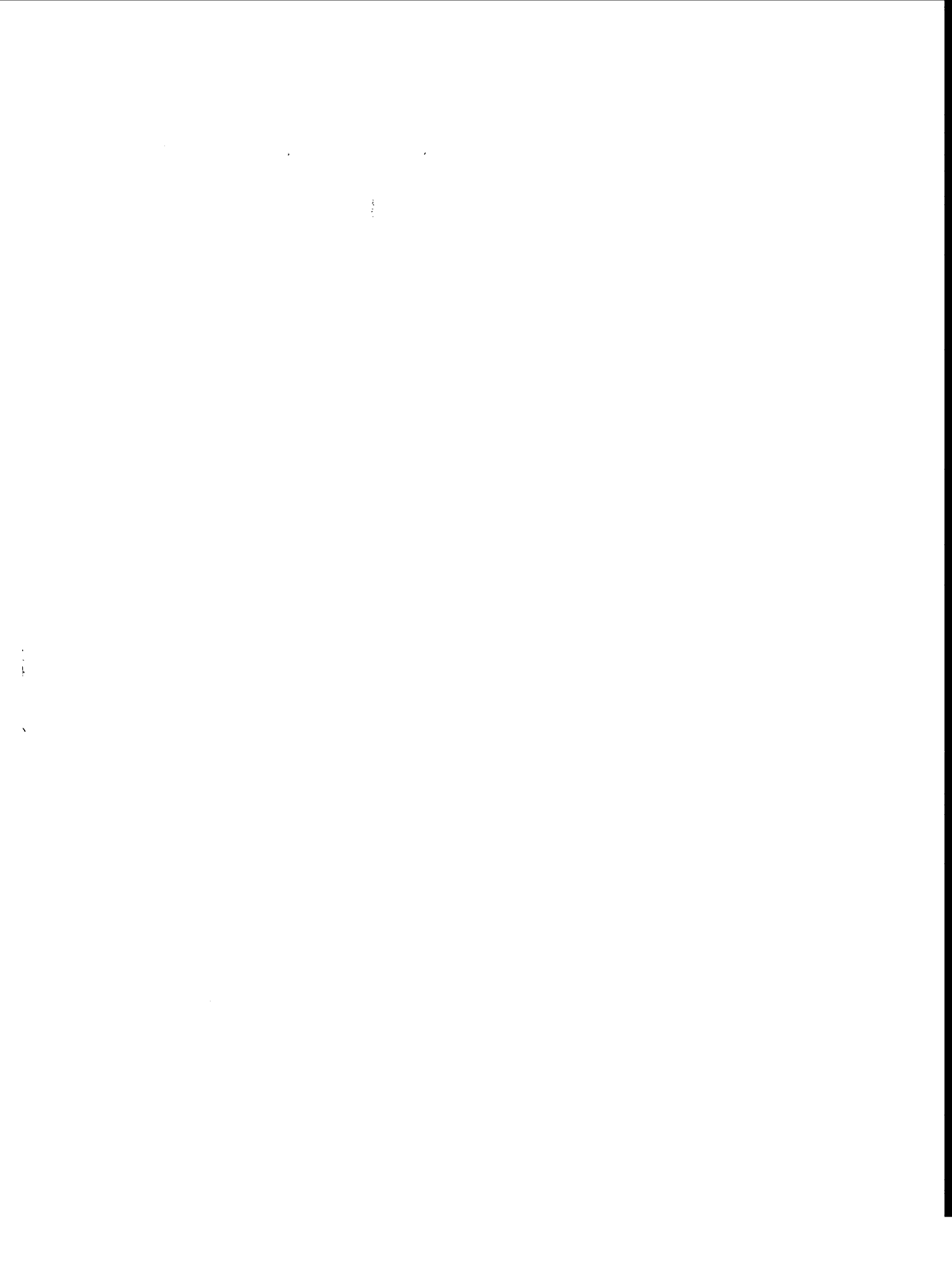
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無公字文六年處
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哭前作
率後作帥周禮醫師疝瘍者疝上多有字野廬氏有
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大上多有字庭
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夜字儀禮
鄉射禮左介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
者二大夫媵爵如大夫下更有大夫字禮記檀弓上
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一漆之一作壹樂記非聽其
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於門西於作于雜

十三册 4 二八

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
堂於作于主人先俟於門外於作于中庸可一言而
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合下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
教於宗室於作于射義是以君臣以作故論語女得
人焉爾乎爾作耳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易有之包
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彘包皆作苞包有魚包無
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
其辨明也明辨皙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因德之辨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七

畧例筮悞作荃愈悞作喻二无悞作無皆卽其悞改
之詩抱衾與裯裯悞作稠不瑕有害瑕悞作遐鱣鮪
發發發悞作撥樽沓背憎樽悞作樽如彼迥風迥悞
作憇駟駟牡馬牡皆悞作牧皆卽其悞改之云何其
盱脫其字漆公羊傳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悞作
月閔元年盂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悞作殺僖十三
年葬陳宣公宣悞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悞
作師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卽
其悞改之穀梁傳先悞後改者尤多禮記教人不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天

其材材悞作才故人不耐無樂耐悞作能皆卽其悞
改之其悞而未改者各經亦夥不具著



經

攷

五

卷

經考卷一

重卦

休甯戴震記

張懷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為六十四矣

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為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程迥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易取變易之義

經考卷一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

故謂之易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

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爲言就成卦以後圖位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祇歸於一漢人謂一名而含三義者尤疎遠

象辭爻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經考卷一

三

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若爻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

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文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

經考卷一

四

沈括曰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陽奇陰偶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而七八爲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

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

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註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八是也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今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

經考卷一

五

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按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著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凡四營成易是為一變掛扚所得非五則九去其初掛之一或四或八也四者一其四為奇八者兩其四為偶除一變得數復合見存之策而四

營掛扚所得非四則八是為再變除兩次得數如前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扚所得亦非四則八是為三變合三變乃成爻三奇曰老陽三偶曰老陰一奇二偶曰少陽二奇一偶曰少陰此驗於掛扚之數而知之者也老陽數九而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而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而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而其策三十二此驗於過揲之數而知之者也陰陽老少所以別其成爻之有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喻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喻少陽少陰其實奇偶未得成卦泥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經考卷一

六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當作言解說上下經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又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

經考卷一

七

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程迥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筭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吳仁傑曰費直易省去彖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又曰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為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為文言耳然彖象

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

朱子曰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文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而執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為之爾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則為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

經考卷一

八

馮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卦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閻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

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白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

按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以說卦三篇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亦考之未詳

經考卷一

九

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爲之言致確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爲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汨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

當言其篇題與古文異矣凡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爲一卷則分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又分序卦於各卦之前如詩書之序伊川易傳則于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兩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誓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只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而得但武帝世已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卜筮得不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

經考卷一

十

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爲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爲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爲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爲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

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宜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經考卷一

十一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賁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

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與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刺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小之官願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經考卷一

十二

卦變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象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顧炎武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春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蠱

經考卷一

三

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分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

謂之反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外乾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相反之卦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蹇反爲解蹇之

經考卷一

四

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眾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眾不必坤而後爲眾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天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爲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

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一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九二節之六三往為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為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凡云往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卦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

經考卷一

五

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為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環覆視蹇則為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變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

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賁之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贅辭也大致繫辭所稱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主上下兩體王拱辰會論之但引據未當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為一卦又以三四五為一卦爻辭取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經考卷一

六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夫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漸解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夫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乾終於夫

夫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又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經考卷一

七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按屯之六三卽鹿无虞應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爲麓引之虞翻云卽就也艮爲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末簡以韻協之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爲之說則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爲始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爲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爲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初成震是爲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

成兌是爲夫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爲互卦之一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爲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若信爲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表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

董真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

經考卷一

六

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吳肅公曰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弼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

顧炎武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

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設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微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本俱出其後微仲伯恭所定與唐孔冲遠言鄭學之徒數

經考卷一

十九

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實始于此

經考卷二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休甯戴震記

虞夏書四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伐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脩普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皋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

經考卷二

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

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

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漢書曰字和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

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

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

見在時師傳讀而已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

生傳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經考卷二

氏立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

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

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

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卿蘭卿者兒寬門

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

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秦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

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

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

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
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
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又曰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
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
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
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
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
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
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入

經考卷二

三

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
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
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
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秦
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
所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
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
有三十一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
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

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
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
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
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
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
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
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
有不可曉者

經考卷二

四

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
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
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之從兄之
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
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
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
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
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之
讀之耶某會身至濟南穎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
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
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省
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
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
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
之秦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
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
亦總爲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秦
誓篇混入爾

經考卷二

五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
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
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
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
二十九篇其一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并民間得秦誓共二十九篇武
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爲今文而
孔壁所得者即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
僞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此襲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
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

藏之漢興即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
子傳言事伏生書無秦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
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秦誓共爲博士之業故
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秦誓爲武帝末始得或云宣
帝初並相傳失實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爲百
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
篇何以孔臧乃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
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經考卷二

六

又按晉書衛恆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涪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涪法因科
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
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
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涪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
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爲之
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
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
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
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一

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
試以功三句注曰尙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
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
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帝王名號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
臨文不諱也胡文定修春秋劉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鱓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尙書帝曰格汝舜
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
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
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經考卷二

七

有以十千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壬壬主
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名也父乃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職黎序傳受紂也音相胤號則臣子
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
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
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
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
曰大禹曰成湯曰宣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
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平文故有名有號而

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
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千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于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清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
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
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胡渭曰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爲人所稱道而顧
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
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
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
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
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
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閭百
詩曰名著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
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
名也孟子曰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
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
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有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
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千爲號
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上甲者十千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

經考卷二

八

馬

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
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
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
篇據殷
本紀爲箕子祖庚時作故稱廟
號序以爲祖已誦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
爲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諡著焉文侯之命
臣亦稱諡
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
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諡著者蓋
史所
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卽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概矣

堯典中星

日中曰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

經考卷二

九

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爲
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
月令之屬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
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則
參未
春分時二月在昴奎未
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未
春分時奎婁降婁也
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
玄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
火析木之津北方玄武
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
沈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四正協餘莫不協矣
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
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
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
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

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
時也

而四月在東井小滿
時六月在翼大暑
時東井鶉首也七星

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

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戌未房
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

角處暑
時九月在箕霜降
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

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玄枵值南故虛中七

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

女正東嚮織女恆嚮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

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嚮則旦蓋十月日在

斗小雪
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
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
時斗

星紀也虛玄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

經考卷二

十

也玄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爲
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
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
特周之星象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
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
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
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
星曰火謂
心曰虛曰昴
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
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
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立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
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

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乎堯典星象為首二萬五千餘年乃復此象虞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紀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閭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二人者創始為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為渾天者依放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又曰正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

經考卷二

三

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常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極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志所云不動處即魯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所云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指此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極為左旋之極又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極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古法每歲而周四游冬至夜半北游所極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極也惟其然故周髀謂赤道極曰北極極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

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以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以界黃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與夏至啟者立春與立夏開者立秋與立冬

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歛所極至也外衡日發至內衡日斂中衡南北之中是為赤道分也自外入內北所極夏至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春分自內出外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間人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為之竊取於鄭注者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

經考卷二

三

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為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厯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歷家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厯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為言

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皋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祭祀大典禮及登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聽朔朝有臺書雲物之屬木火金水土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圓至大

經考卷二

三

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以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洪範五紀

協用五紀者上協乎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為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為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於星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為本

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歷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為本洪範所陳殷歷之大綱與

康誥酒誥

閻若璩曰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商遣兵四出翦滅以遂救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

經考卷二

六

以為久吾以為速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棗祖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已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

逸書十六篇

虞夏書七篇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衛書六篇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周書三篇武成旅獒罔命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歆

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取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經考卷二

五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篇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武帝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而司名都尉姓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常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

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孔穎達曰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

經考卷二

六

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堯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按古文尚書增多之十六篇不立學官故當時只謂之逸書如禮古經之三十九篇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立于學官為逸逸非亡之謂也所以不立於學官者則由博士不治故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遂增入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九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

中古文

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遂未得立
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楚
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
不肯置對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
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

經考卷二

七

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
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尙書
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尙書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
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
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細羅遺逸博
存眾家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
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
張愈薦補博士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
世傳古文尙書毛詩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
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
于世

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
劉歆林既過之頽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諾矣使宏得林
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

經考卷二

六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
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
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傳逵數爲帝
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
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
文尙書

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
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
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
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尚書並亡

孔穎達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矣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

經考卷二

九

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書之古文固具在也

又曰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浸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

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况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又曰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及子徵之兩晉益合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

經考卷二

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博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達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達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之徒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於藝文志而止附于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卒黜之曾

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

又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
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暉暉傳桑欽王莽
時立於學官璜暉皆貴顯暉又傳賈徽徽傳于逵逵數
為肅宗言古文尙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
行一傳於兒寬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
實兼今古文尙書而通之其為博士
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
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
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尙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
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繫寬於安國古文
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
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
國已下世傳古文尙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

經考卷二

三

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
卷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
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
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又曰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
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
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也鄭康成答曰齊田氏時
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隱十一年
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
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

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

朱彝尊曰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
為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
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
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
臯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
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
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
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
壁之真古文也

經考卷二

三

又曰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當
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
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
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
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暉東漢之初頗
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
又曰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
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
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
宣之矣故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
又曰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
按孔氏古文尙書劉歆班固皆言安國獻之而遭巫蠱

事未及施行是第獻其書而已初無安國作傳之事也其書既獻藏於祕府載文志所謂中古文儒林傳所謂中書者是也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皆得見之而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蓋曾見孔氏古文逸篇但未聞有為逸篇解說者故云爾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武成而外固見存矣隋志言賈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說者謂雖全見古文而只解其今文所有立於學官者逸篇未立於學官則不之解似為近之朱彝尊乃以蓋寬杜林之書為非孔氏古文然則東漢諸儒顧舍見存之中古文而別求一書以當之豈昧昧若是耶今人知東晉始出之古文為偽書而不

經考卷二

三

知安國所獻祕府所藏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所見及馬鄭所指之逸篇乃別一真古文尚書也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辨論最分明

逸書舜典棄稷

閻若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

又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

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俱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

逸書湯誥

閻若璩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無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

逸書武成

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朱子曰伏生今文尙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尙書乃有

經考卷二

壹

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尙書不知何所考也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尙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載文尙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又曰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予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絜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

禘祫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爲初得天下事多創典

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卽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飄師兩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不知閻人掌大祭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

經考卷二

美

薪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

按漢志三引武成逸篇而東晉始出之武成遺其二孔冲遠直目漢志所引爲僞書顏師古則漫指爲今文尙書皆不察之論也

經考卷二

經考卷三

休甯戴震記

六詩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

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

又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

經考卷三

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此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狸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與劉氏小傳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問若獫狁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

經考卷三

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

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作詩有此三體也賦比興詩之辭有此三義也賦者指明而敷陳之也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賦也此者託事比擬不必明言而意自見也如鴉鵲通篇為鳥言是也興者假物引端也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是也樛木之詩先儒以為興是葛藟但興福履爾然以是詩為后妃逮下故眾妾稱願之詩中無從知其為眾妾所作徒因樛木下垂葛藟上蔓喻后妃逮下眾妾上附則比之義矣麟之趾先儒亦以為興然又曰于嗟麟兮歎美公子為麟也麟喻公子趾定角喻公子振振仁

厚於是歎麟即歎公子則亦比之義也洵彼下泉浸彼
苞稂先儒謂此王室陵夷小國困弊即以興下憶然念
周京葛覃主乎思歸豈本非自爲稀裕然因服葛時有
感追念未嫁在父母家會爲之首章并及葛葉萋萋黃
鳥飛鳴總謂之賦黍離泮水等詩先儒又有賦其事以
起興之說然則賦也興也特作詩者之立言置辭不出
此三者若強析之反自亂其例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何嘗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觀之非指明敷陳則託
事比擬則假物引端引端之辭亦可奇意比擬比擬之
辭亦可因以引端敷陳之辭又有虛實淺深反側彼此
之不同而似于此擬引端往往有之此三者經中不

經考卷三

三

解自明解之反滯于一偏矣

小雅大雅

穀梁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
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
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按小雅陳說人事大雅每言天道觀乎小雅可以知政
觀乎大雅可以達天毛詩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蓋其所言之理與樂章之體製俱因之而有
別也小雅猶近風大雅則鄰於頌

王風魯頌

王應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爲國
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
以不得不作與林艾軒曰女中子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
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珠按沈約曰
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詩不於上皇之世之說
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
自從刪後更
無詩之說非

經考卷三

四

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
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
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
雅也

顧炎武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
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
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
周初太師之本名馬承卿述元城劉先生之
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
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
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

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又曰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乎晉之乘楚之檣机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經考卷三

五

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

又曰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按周興於岐故西都之詩分繫二公其采邑則始興之地其人則布政之大臣也東都使諸侯朝覲於王之所故曰王城是以王名其地也以王名其地而其地所采

詩謂之王是亦以地繫詩也又何疑乎魯頌之體變矣然不可謂之風其始作之也卽以爲頌而作之毛詩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其所據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經考卷三

六

又曰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成伯瑜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按四始自毛詩序史記已言之蓋經師相傳之遺語後儒因之又有風雅正變之說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

十三冊

咳白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
頌之雖酌及幽詩幽雅幽頌逸篇之九夏狸首采薺新
宮之屬見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章而太師教
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
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
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
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爲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
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
與抑魯太師所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
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所存者耳今詩中逸其辭
者僅六篇他若狸首新宮采薺以及騶駒茅鴉等當孔
子正樂定詩之時不應已逸意孔子後有亡失蓋孔子
所定詩不止逸其六但篇次所在不可考而今詩之次
第未必盡孔子所定之舊也亡逸錯簡篇名失傳不可
周知然失亡之篇固不多以加於三百十一篇去三百
大數未遠四始之爲正經幽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幽
雅頌爲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

樂章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
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
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

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
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
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小大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
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
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此其著錄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鄉飲酒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
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
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
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
亦如之與次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筦間之篇未聞
周禮鍾師注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王出
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
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鸞夏春秋傳曰穆叔如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
敢與聞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
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

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矣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孔穎達曰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人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求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又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顧炎武曰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經考卷三

九

王應麟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顧炎武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邇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邇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鳴鶉以下六篇之附於邇而亦謂之邇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

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于樂者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又曰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經考卷三

十一

又曰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瑟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又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又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

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

樂從詩宋因于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先製樂章而後成詩崇寧以後乃先製詩後命辭於是

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

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

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

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

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 文心雕龍言楚降及魏

晉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

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 元稹言樂府等題除

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 鏡吹橫吹郊祀清商

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弦也 人有不純而五音

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

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

得已而爲之也

又曰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

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

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

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

國之風

又曰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

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

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

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按南幽雅頌或特作詩以爲樂章或采所有之詩定爲

樂章漢儒有謂關雎爲畢公作者當時或有傳書如金

滕左傳國語言周公作鸛鳴常棣時邁思文之類今不

可考矣周南召南所謂房中之樂鄉樂是也儀禮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又射節用騶

虞狸首采蘋采芣其采蘋則本爲女子教成之祭而作

古人樂章一詩而數用有如此

小雅六亡篇

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

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

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大義則與眾篇

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

於其篇端云孔穎達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

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陸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呂伯恭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

經考卷二

三

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王應麟曰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

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按六亡詩之篇名蓋取之辭中亦猶關雎葛覃卷耳之類必辭中有此字然後有此名非空名也以是知其辭亡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狸首采蘋采芣皆曰奏篇章歛幽詩歛幽雅歛幽頌則幽被于篇而曰

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一詩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篇詩管詩之未嘗無辭也其所以亡或因別有笙譜習者取詩簡合之殘滅之餘全詩不見矣

篇次世次

孔穎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已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又曰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

經考卷二

四

鶴巢采蘋采蕪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又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

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

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鶴巢白駒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

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風非謂二詩作于衰周

又曰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

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豈不日戒
玃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
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
矣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邨不
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
風則始於懿王

又曰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
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
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玃狁至於太原出與
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
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玃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
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經考卷三

五

又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
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
會而爲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
云虞劓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劓造梁大同歷非始
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
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

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
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
大衍歷議云黃初己未治歷者始
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 嘗攷通鑑皇極經世
泰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涸
灘申 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
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
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
由詩說與存中同

經考卷三

六

又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
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
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
是說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
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勞之宣
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駕鴛魚藻采菽十
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
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
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 朱子曰月傳
燕燕之前 涓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
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

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豳

妻之云自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

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

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

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耆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

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

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

頌各得其所者矣

又曰邶鄘之亡久矣故太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

非衛人之作左傳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

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日維將西歸是鎬京尚存

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

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閻若璩曰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

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唯虞劄即唐道士傅仁均

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歷學本傳稱

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

理者此類是也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

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

在涪灘當作歲在闍茂為是不然必以涪灘則維秦六

年秋無甲子朔矣

按采薇出車杖杜漢世有謂為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

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為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爾苟

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為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爾苟

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文

王未嘗自稱王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

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

亦有玁狁岷疆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為太祖

豈必遠求南仲于文王時乎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

者矣南陔已後則又周初雅樂未可以今之詩篇次

第定作詩世次也節南山以下舊說以為幽王時詩朱

子嘗疑楚茨至車輦十篇為正雅錯誤在此魚麗采芣

黍苗隰桑瓠葉同黍苗言召伯營謝與大雅崧高皆宣

王封申伯事自民勞至桑柔五篇舊說以為厲王時詩

然衛武公作抑據國語則年九十有五矣武公以宣王

三十六年即位作抑詩之時雖不必九十五當在宣王

以後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五

十一年武公九十五則當平王二十三年

商頌國風

吳澄曰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

之周魯之後

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

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

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

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太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

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

首緇衣也

首緇衣也

經考卷三

七

經考卷三

六

按邶鄘衛者皆衛風猶以舊名列在太師者分繫之爾據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尋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而鄭之名列在太師者西鄭也既滅虢鄆尋十邑遂居濟洛河穎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所謂新鄭今所繫詩新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太師所列亦不改也唐後改曰晉而唐之名列在太師者不改從乎始封而已周世之國無齒故繫國風之末商頌列于周魯後猶齒列於國風後也

古音叶韻

徐藏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爲聲洩爲每罪切

經考卷三

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從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痛鮪皆從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蹠皆從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房六切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

陳振孫曰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羌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

字

王應麟曰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操七到伐鼓淵淵爲蕭於巾皆與釋文異乃知陸德明之學當時不必盡用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

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音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

經考卷三

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混矣

顧炎武曰古音非叶極爲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興蒸之屬也而小雅末章與音爲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務爲韻常武首章與祖父爲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與偏爲韻孔子繫易于屯于比于恆則以禽與窮中終容凶功爲韻于蒙于泰則以實與順巽願亂爲韻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閻若璩曰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古也人知南與北之音

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里音即變
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尙得謂之通人乎哉
江春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
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
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
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
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
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荒矣屈宋辭賦
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躡駁舛謬者
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音而又
間爲古韻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

經考卷三

三

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
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
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
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
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
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又曰決拾旣飲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此以首
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戾詈韻而寇可非韻也吳氏棫以
調同爲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爲證愚謂離騷勉陞降以
上下兮求築獲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擊臯陶而能

調蓋屈子亦誤以此詩爲韻故放之古人讀書不必其
無誤也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柄兮恐矩矱之不同
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從離騷者耳
又曰按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三句
連韻嚴在嚴韻監在去聲五十九鑑亦在平聲二十八
銜濫在去聲五十三勘平與去可通韻也下文不敢怠
遑乃間句耳舊叶嚴側剛反引楚辭天問爲證天問云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亦音莊愚
謂此亦如以調韻同之類皆古人談讀詩因強倣其韻
耳陳氏又爲之說曰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以其
音之同也古人改易名姓如陳田馬莽之類皆字異音

經考卷三

三

同嚴與莊義相近耳非音同也

經考卷三

經考卷四

休甯戴震記

周官經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

以考工記充之

馬融曰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又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

經考卷四

其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贖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推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

賈公彥曰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理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

經考卷四

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

又曰臨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後漢書云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王應麟曰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正月之吉

顧炎武曰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太宰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如左公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幽詩七月一篇之考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

經考卷四

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又曰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帝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稱為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問之遂無以難

按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領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太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于春正屬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政

經考卷四

四

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為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為大不美而不可存

也豈周之書也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調協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

經考卷四

五

禁凶聲

顧炎武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匏

熊朋來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

顧炎武曰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字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太史久無匏土二

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填而入音但有其六矣亦木爲之太史說以班竹爲之

婦人拜

王應麟曰鄭司農注肅擗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鹵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尙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尙左亦然

經考卷四

六

閻若璩曰劉熙釋名云拜于婦人爲扶自袖扶而上下也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拔地拜拔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王應麟曰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

按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太史所

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
年以序事有近於推步何也曰失其傳也考諸爾雅夏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而仍
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
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
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
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
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中數云者從乎日躔發歛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
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
日而有盈分是謂氣盈朔數云者從乎月與日會以

經考卷四

七

成一月引而合于日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
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
朔三十日而有虛分是謂朔虛中朔之法馮相氏職
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
時首建寅若中數曰歲則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
可相通也然則偏信爾雅得非孤證與曰周禮有之其
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也者猶曰歲之正
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則加歲以明夏時十二月以周
禮爲周禮一書之中焉用更端立異也哉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顧炎武曰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於日司烜近於

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董氏大祝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燧
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
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
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
疾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又曰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
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
能光融天下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
命曰祝融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
知擇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

經考卷四

八

按司燧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與論語集解馬融說引周書月令同

異晝夜漏

王應麟曰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每時八
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
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
古法合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
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
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
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按晝夜永短隨地之南北不同漸北則夏永者益永冬短者益短以至於北極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漸南則夏永者漸減而冬短者漸增以至於赤道下一歲恆如春秋分無復永短矣言其近者南北萬里而永短卽殊因其北極高下不同可以推算知之也

又按古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每一刻爲六十分以十分爲一小刻分隸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梁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變古法旋廢不用今歐邏巴以晝夜爲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蓋本於梁天監中所改者耳

考工記

經考卷四

九

鄭目錄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

賈公彥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林希逸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績二官而止曰畫績之事

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日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卽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况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

經考卷四

十

則記非博士作也

禮經十七篇

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尸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藝文志經七十篇后氏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曰授后倉魯閣邱

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

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間人通漢子方如滂曰間人姓也

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

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論石渠至九江

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曰太子舍人

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

章太守大戴授琅琊徐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

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仁榮之字也

經考卷四

十一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琊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

戴有橋楊氏之學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

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

禮博士一人

隋書經籍志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衰然三家

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

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

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朱子曰張忠甫疑今

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

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

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

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

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

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

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

又曰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

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

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也是經之言士禮特

經考卷四

十三

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

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

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則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

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

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

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又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

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

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儀禮

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

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

熊朋來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何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

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朱彝尊曰后氏之禮分為四家閩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

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與

經考卷四

按漢志經七十篇下注云后氏戴氏七十即十七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也傳寫倒誤

逸禮二十九篇

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滄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鄭康成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

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文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

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二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祕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尙

在鄭康成亦見及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

經考卷四

王應麟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道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某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

又曰逸禮二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

書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烝嘗禮見射人注中雷禮見月令注及詩

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

投壺遷廟鬯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徵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

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二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閻若璩曰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又曰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按漢志云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謂校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十七誤倒為七十蓋禮古經五十六卷篇各為卷實五十六篇內減十七篇故多三十九篇學

即校也

又按本命亦大戴禮記篇名及聘禮志皆非逸禮投壺奔喪鄭康成雖以為禮之正經而不云在逸禮中

禮記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

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

時人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

也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

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漢書景十三王列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

官尚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

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漢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

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會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

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記

按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祕書至哀帝時復使子

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班固因七略以為

藝文志其儒林傳云戴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至九江

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前於劉向校理祕書矣大

小戴刪定禮記在宣成之間而班志所載但據七略論

列之舊不及二戴篇數後人因隋書經籍志先言劉向

考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為二戴因劉向校定者

而刪其煩重非也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南太守劉熙注亡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

八篇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

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

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

七十四蓋因書圖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會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會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傳篇則賈誼書之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傳傳

按大戴禮宋時會列之十四經余嘗考定其文記於目錄後曰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盧辨之注辨字景宣周書

經考卷四

十七

有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宋本亦有譌失余合五本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成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据康成稱引竄改也夏小正緹稿下忽云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之於篇首實爾雅疏語校是書者所竄入

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攷其公冠之譌為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

記魏書李諡傳隋書牛弘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於此知宋時之本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一卷二卷七卷之四卷九卷十二卷之四

卷之五立事至天園十篇篇題並冠以會子即漢藝文志之會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間王伯厚以為即漢志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篇目起三十九迄

經考卷四

其

八十一中有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因竄入明堂篇題為六十七已下改者殊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為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夏東原氏記

夏小正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撰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

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做日收而場功時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數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按隋志大戴禮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今夏小正在十三卷中為第四十七朱子儀禮經傳採其篇以此篇有經有傳遂分別十二月之經而以傳讓一字分繫其下余嘗攷論是篇記其星象曰建寅之月夏以為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柄縣在下者史記杓

經考卷四

九

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觀南門在亢氏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觀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上合唐虞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且中也此惟周時則然故周人表之紀候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平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按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

壽星西沒則降婁東陞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柄縣在下者魁枕參首且參中故斗柄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太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星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觀且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子曰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陞故降婁值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

經考卷四

三

會子十篇

漢書藝文志會子十八篇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會子二卷日一卷

按會子書漢志隋志皆別行今不復有傳本惟大戴禮中會子立事至會子天圓十篇為兩卷篇題皆冠以會子二字其即漢志會子之尚存者無疑

孔子三朝七篇

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

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王應麟曰孔子三朝七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

詰志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

公冠篇

王應麟曰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後漢

禮儀志注引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三句與洛詩同

按諸本冠講作符故王氏引為公符篇

禮記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

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

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又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

武子不識穀蒸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

經考卷四

三

十子之徒其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

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

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

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錄其

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

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

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

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羅壁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拮拾遺文片簡

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

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

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

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黃乾行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

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

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蓋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

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

字至為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

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儀如學記是也或釋

經考卷四

三

古禮之儀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

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

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

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

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禮運禮

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

行是也

按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考之於劉向別錄屬制度

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

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

居孔子間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禮者十一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開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冲遠於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據孔氏所云樂記入禮記在劉向之前是小戴定禮記劉向別錄會列其書也別錄於諸篇既各以類從而又列小戴禮記之目故孔氏謂按別錄禮記四十

經考卷四

三

九篇樂記第十九今樂記一篇本十一篇或小戴所合為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於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氏又云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孔氏於喪服四制下又云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又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者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仁即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當云從同郡戴聖仁親受禮於小戴其書已為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仁亦成帝時為大鴻臚而

小戴定禮記必稍在前故向得列之別錄而仁又為章句也隋書經籍志序二戴于劉向後又曰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不知其說何所本融遠在劉向橋仁之後劉橋所見皆已四十九篇矣鄭康成六藝論只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言四十六及融所加其於目錄亦絕不及融陸德明孔冲遠皆隋末唐初之儒猶不言融加三篇隋書成於唐去漢已遠傳聞應有失實者不足信也

曲禮

經考卷四

三

王應麟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

又曰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閻若璩曰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直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狄之速不暇駕車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蕤車亦如之注王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蕤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月令

王應麟曰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啟蟄而郊建寅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

經考卷四

五

其篇今亡閻若璩曰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啟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又曰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也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歷凡七家皆以雜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楊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

以時訓

又日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錢氏曰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為綱附以八覽六論為日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惟也且言太尉為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為與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

經考卷四

五

之稱不自秦始皇亦周官之名矣按月令昏旦中星與夏小正大致差一次此歲差之說也歲差者以恆星每歲東移積至二千一百餘年而差及一次昏旦中星既變則北斗所指亦殊鄭注於十二月之下皆曰斗建某之辰非也余嘗就周髀之書考之而知月建之說由于北極作璿璣四游解曰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莫之能述羣說紛馳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極下子位是為北

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是為東游所極

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是為南游所極日加酉

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是為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

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

又過一度古法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實

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

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

禮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

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又作月建解日月建之說由

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為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試

以正北極為中以北極璿璣環繞而成之規均分十有

經考卷四

三

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晝夜一周

又過一度古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正丑位是為建

丑立春過寅宮雨水爰正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卯宮

春分爰正卯位是為建卯東游清明過辰宮穀雨爰正

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正巳位是為建巳

芒種過午宮夏至爰正午位南游是為建午小暑過未

宮大暑爰正未位是為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正申

位是為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正酉位西游是為建

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正戌位是為建戌立冬過亥宮

小雪爰正亥位是為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正子位

北游如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

次也

又按祖沖之日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

謂斗杓所指今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

今考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

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

矣

又按唐明皇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制定月令

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

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於昏旦

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禮運

經考卷四

三

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

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

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

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

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又

日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

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

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

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

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二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眾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

經考卷四

三

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攷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

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明堂位

王應麟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閻若璩曰公始發此論是即劉原父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後復立

經考卷四

三

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閻若璩曰季文子以窳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又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又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闕宮春秋不書矣

正業

王應麟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

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閻若璩曰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自黃帝以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經考卷四

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入伶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桓譚新論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

教鼓瑟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孔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

經考卷四

三

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按樂記十一篇據皇侃所分自首至王道備矣爲樂本自樂者爲同至此所與民同也爲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

至于聖人曰禮樂云為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為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為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贖諸侯也為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為樂情自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為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不亦宜乎為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盛矣為樂化自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為師乙

坊記

王應麟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經考卷四

中庸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王禕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為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以誠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

朱子之旨魯齊王氏蓋主此說按漢志中庸說二篇與禮記之中庸異同莫考王氏至欲傳會之分中庸一篇為二何不善闕疑乎

附劉原甫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恆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

經考卷四

詩

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

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
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
此之謂也

經考卷四終

經考卷四

三

魯之春秋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杻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經考卷五

春秋公羊傳疏案莊七年經云星實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

黃澤曰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漸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親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

經考卷五

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難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據魯史

黃澤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

失而加之筆削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

又曰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常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

經考卷五

三

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又曰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示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史法書法

杜預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

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其紀年篇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經考卷五

四

書時事之變

程子曰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旣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定哀之

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大圭曰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黃澤曰春秋所以難者乃是失御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又曰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尙多有之未有考事

經考卷五

五

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又曰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則春秋始可通

又曰春秋書法須先攷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昭合若只從隱公以俊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又曰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又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卽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耳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舊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贈則失禮顯

經考卷五

六

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又曰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子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尙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

以撥亂也

又曰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又曰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理明義精之學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

經考卷五

七

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朱子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

不善者為戒

黃澤曰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

舊史闕文傳經者脫漏

王觀國曰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推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也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

經考卷五

八

經之闕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錄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是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望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王應麟曰西疇崔氏曰春秋桓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

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顧炎武曰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又曰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書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經考卷五

九

又曰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者焉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于簡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簡簡簡先有故傳文獨存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弑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弑則弑赴以卒其弑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

書卒以待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又曰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穀梁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耶又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歸合且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昭同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又曰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經考卷五

十

又曰邵國賢實曰夏五魯史之闕文與春秋之闕文與如謂魯史之闕文也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又曰范介儒守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杜

立言之體

顧炎武曰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

經考卷五

十一

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又曰闞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闞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稱元

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大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顧炎武曰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

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月而曰正月國語言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周正朔

經考卷五

十三

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雛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

朱子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王應麟曰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澤曰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別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

總考卷五

三

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願欲改正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

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

峰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今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爲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蓋特爲獲麟故不可彊以爲貶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歷又有顛項歷古人見前代歷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異同然同是遵用周正別無異說凡三代正朔皆自是爲一代之制既改月則須改時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爲證晦菴集注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爲據蓋周以建子之月

經考卷五

十四

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爲證晦菴集注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爲據蓋周以建子之月

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

又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疎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

經考卷五

五

所以為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為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為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為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為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尙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乎三不通也

又曰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今其釋公

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字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

經考卷五

六

又曰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用周正之說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為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又見一說以為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為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政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為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御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為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

不成文理矣

陳櫟曰月數與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
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
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
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
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
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
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蒐夏苗

經考卷五

一七

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氏注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
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郎此所
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
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
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
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
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
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爲春注
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
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

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
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以夏時冠周月
之理

熊朋來曰陽生于子即爲春陰生于午即爲秋此之謂
天統

又曰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項書冬而三月
乃可書春耳

顧炎武曰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
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
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
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

經考卷五

六

時尙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時建申之月劉攽
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
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
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
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
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
又曰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
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
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

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
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必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與史
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
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
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又曰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
月日與經不同者邱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
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

經考卷五

一九

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又曰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
劉原父曰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

又曰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
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
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
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
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
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
周正月而間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
所不能免也又曰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

秦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
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
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
臚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言月則不言時宋文公
之亦有古史例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
不書時之說

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
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然舊史既以春秋
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
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經考卷五

三

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
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
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告余曰程子及胡氏之意
周雖改正朔而周正月之非春雖周亦只謂之冬不謂
之春月為王之正朔可改春為天時一定不可改孔子
作春秋乃于王正月上書春明正月當應天時之春不
當如周之以天時之冬為正月也書春於王正月之上
而周正之失自明故曰假天時以立義而胡氏又曰以
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諸儒所以辨之者俱未推得
其本意且諸儒辨論乃易明者既天時與正朔差兩月
舉二百四十年時月盡紛更如此程子及胡氏豈味昧
者哉夫亦曰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今移而

加於王月之上王爲周王則月固知爲周月而天下後世明知其月之非春然後可以悟正月之不可不自春始荀曰冬正月則辭不順而當行夏時用建寅爲正月明矣又考其致誤之由蓋於殷周改月既未得其詳疑或改或不改故引伊訓以見月之不改引史記以見時亦不改惟春秋紀事月固改矣周改時無明文遂斷然以時爲一定不改者也程子及胡氏既疑於經文而又得行夏之時一語遂傳會其說以書春於王正月上爲聖人之微辭也不然先賢豈好爲多事而強加聖人以改周正朔哉若周改時有明文可舉必無是說矣余曰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以孟春耕藉載耒耜

經考卷五

三

措之參保介御間言也敕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耨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嗟之以命諸侯勸農爲急下文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上帝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錢鏹耕治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事也奄觀銍艾言穫之不遠以勉耕之當急也實孟春而曰維莫之春鄭康成詩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於周則晚春也孔冲遠正義言朝祭之期甚明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曰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

位孟春乘大路鄭康成注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冲遠正義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曰季夏建己之月也孔冲遠正義曰若夏之季夏非祭之月其於詩正義則曰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略舉數事亦足證周不惟改月實改時矣胡氏引史記冬十月顧氏既辨之詳而其所引伊訓攷之漢律歷志明引此爲朔旦冬至至於夏爲十一月於商爲十二月於周爲正月此改月之證非不改月之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經考卷五

三

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慎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明據也後儒去古彌遠古歷不可得見又未能坐知千歲日至徒以空言說經往往失之凡立言者慎之又慎有疑則闕毋鑿說毋改經其斯爲今日讀書之法律與

書王

黃澤曰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於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爲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

曷嘗自以建子爲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爲文王是改殷
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爲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春
秋易致乖錯杜元凱卻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
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
有間也

顧炎武曰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
一月壬辰是也己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
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又曰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

載此鼎並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
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

經考卷五

三

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曰今人往往有得
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

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
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傳古圖載周仲稱父鼎銘曰

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
寅致致銘曰惟王十月

又曰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
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
故曰王正月

不書即位

黃澤曰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
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

之矣曰隱公爲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
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
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
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
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
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
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
左媵無子而後取諸眾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
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
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
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

經考卷五

三

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
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
事之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
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眾越
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
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
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
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味乎
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
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
殺而桓之母失所矣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

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况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說春秋者苟能核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又曰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廟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尙多皆未聞爲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如此推尋則知當宋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又曰魯隱公不書卽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旣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

又曰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旣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侯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

經考卷五

五

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旣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况隱之志本能讓乎

又曰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于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于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自導人爲不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又曰不書卽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于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失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旣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

經考卷五

五

已如此既不容採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邇艸扞格而大哂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爲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

經考卷五

三

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又曰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

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普於主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繼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普于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贈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賄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

經考卷五

天

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爲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按古者有攝主之禮上卿及長庶皆可爲攝主後儒考論不詳幾不聞是名而又見於俗之衰薄一聞所謂攝則以爲禍亂之本因王莽居攝篡漢並疑周公必不居攝夫周公爲攝主以奉成王正古之禮也黃氏言魯隱公必承父命爲攝主以奉桓此在古人原非異事孔子與曾子論君薨而世子生之禮是古者君薨世子未生猶有攝主而無所嫌疑雖然茲事也春秋之末已難行

之哀公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于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此衰薄之一端因此推之康子即位是世卿之家有攝主也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篇曰攝主卿代君聽國政不言長庶爲攝主者一避或無長庶一雖有長庶或君不命爲攝主然則隱公之攝爲有父命黃氏之說確矣既有父命則惠公之薨告喪於天子必亦如嗣子承統之禮而以父命爲攝主告於天子此禮

經考卷五

完

之常也而胡氏曰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於天子二語皆無著趙汭春秋屬辭以爲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隱公爲攝主奉桓不行即位之禮也繼弒不忍即位亦不行即位之禮也夫莊公閔公僖公以爲不忍而不行即位之禮則是繼弒不行即位之禮爲一定之典桓公何不用是典以明己之不忍不與乎弒哉蓋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即位亦史法所無春秋一裁以天理天理所不忍言者莫如繼弒而曰即位也故推原臣子之情不書即位蓋雖告廟臨羣臣而當是際必有深痛難安者不必書於策也舊史或書之夫子必削之以見此理桓則與聞乎

弒故仍舊史所書以不忍者形之而惡其忍宣視桓有間然爲弒君者所立而受國不討賊何有於不忍乎桓宣書即位理在此也隱公受父命直君臨國待桓長然後退而與桓與上卿之爲攝主又不同此雖惠公之失然隱自以爲攝改葬惠公亦不臨蓋奉桓爲先公之世子而不自成爲君是其所以不書即位也仲子之娶以夫人之禮桓公之生以世子之禮黃氏論之詳矣

諸侯立子之制

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嫡媵姪媵無子立右媵姪媵右媵姪媵無子立左媵姪媵

經考卷五

三

黃澤曰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尊爵故如此與然不可考矣又按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媵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媵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據厲媵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姊戴媵即右媵之姊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又曰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
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按桓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
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內寵六人寵皆
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爭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
又曰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
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
何振之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
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
會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

經考卷五

三

抵如此

又曰惟公子糾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
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
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

君氏

黃澤曰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
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
變其文而書法如此

又曰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
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有其文非是
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

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
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禹亦
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
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
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
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又曰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
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卻爲何官與魯有
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
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
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

經考卷五

三

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卽無男子書
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
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其天子之卿
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

又曰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
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
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之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
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

顧炎武曰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奴氏卒例之從左氏
爲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又曰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

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王應麟曰眾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入至士二八則當每份入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份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入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據曰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尙古黃澤曰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

經考卷五

三

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於寢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份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份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份之舞而問於眾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宮用六份焉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太簡略矣夫築宮一世而遽毀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為不築宮則已若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為斷

族氏

顧炎武曰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婦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弱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又曰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尙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為大夫之說近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之而未得其實

經考卷五

三

氏者矣
又曰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又曰或曰鞏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
號宣元年注鞏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
子者未賜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
夫則得稱名是以命爲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
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又曰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己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氏
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
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迎王后

黃澤曰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
公實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迎例時不親迎例月故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

經考卷五

三

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
曰大姒之家在郟之陽在渭之浚文王親迎于渭即天
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於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
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
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攷
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
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
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

周之文武宋杞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
爲天地宗廟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凡此恐未可據
以爲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况當春秋時魯君往
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
責以舊禮况天子乎大抵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
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
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
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
者何可勝計若于此責之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
謂矣

踰年卽位

經考卷五

三

顧炎武曰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
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
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
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
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
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定公三年邾子隱是也
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
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 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
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
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
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卽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公宣公十
一年陳侯成成公三年宋公共衛侯定是也所以敬守

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此皆周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

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

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欵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

年稱公得之矣

又曰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

於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不然非聖

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

又曰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定公四年陳子懷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

年陳子懷是也所以從同也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

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

又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

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

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又曰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

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

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

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紀侯大

王應麟曰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

名也若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

說

星隕如雨

顧炎武曰星隕如雨言多也突氏曰奔流者漢書五行

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

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

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

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

流星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

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

子糾

黃澤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

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

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

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

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

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

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讎當納

而不納耳此自正義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

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

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

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

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說雖

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同

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弑則魯人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

經考卷五

七

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又曰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爲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

經考卷五

四

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說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爲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答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爲君之道師傳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旣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知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秋經文爲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又曰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尙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于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弑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牙帥師來脇殺子糾誦取管仲當是之

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於長勺敗宋師於乘邱又敗宋師於郟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強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荆吳

顧炎武曰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屬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於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

經考卷五

星

二十而不書帥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木伯壽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一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郟定公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公六年會粗同會鄆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十救陳十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

哀姜

黃澤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

氏之夫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己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弒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於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又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為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為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於其仲其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其仲弒閔公故哀姜孫於邾齊人殺之而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於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於莊宮左氏譏其非禮者為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於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經考卷五

星

顧炎武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耐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之文也哀姜與弒

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為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晉侯夷吾卒

顧炎武曰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

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而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

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

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

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人來告

告

經考卷五

趙盾

黃澤曰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

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

聞難而復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

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

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况庇

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執政

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未滅者

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

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

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又曰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竟乃免語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竟討賊乃免則語意備矣

按越竟討賊語亦未當蓋越竟不返乃可免返則不惟

討賊而已既討賊猶當束身以待誅雖後君赦之亦為

罪人以終身不復與聞國事不與士大夫接可也

葬用柔日

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

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克

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

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

經考卷五

其亦雨不克葬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帝以丙寅茂

陵帝以甲申平陵帝以壬申渭陵帝以丙戌義陵帝以

壬寅皆用剛日

比月書日食

王應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

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

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

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

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

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閻若璩曰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

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

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又曰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

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

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

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

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

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

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按日食後越五月六月皆可再食無比月頻食之理春

秋比月而食者再以推步之法考之襄二十一年九月朔入日食限十月朔不入食限二十四年七月朔入日

食限八月朔不入食限說者或援漢高帝及文帝時兩頻食證古或有之以推步上考高帝三年十一月甲戌

合朔入食限十二月癸卯合朔不入食限而漢志誤以甲戌為十月晦癸卯為十一月晦漢人歷法之疎如是

又考文帝三年十一月丁酉合朔入食限十二月丁卯合朔不入食限漢志亦如前此非空言說經所可知也

妣氏卒顧炎武曰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即

位而後稱之此妣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

皇太后續後漢書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

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大夫稱子顧炎武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

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三桓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論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之先曰其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

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閏公元年書季子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驪也僖公二十三年

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閏公元年書季子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驪也僖公二十三年

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閏公元年書季子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驪也僖公二十三年

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閏公元年書季子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驪也僖公二十三年

經考卷五

皇

經考卷五

皇

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信公二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

文公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三年卻氏之稱子

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三年范氏

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

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

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

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四年

語有下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

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

升降焉

又曰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

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

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

考文叔與舊者欲成叔孔成子烝組也文叔孔文子圍

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猶有

先王之制存焉陸渙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

諡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至戰國則子又

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洛誥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

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

子非也

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

澹曰分堯曰篇後子張

何如可以從政已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澹曰

下為篇名曰從政齊二十二篇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何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

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

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其王時嘗欲以孔子

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

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

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

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

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

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隋書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攷之

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

定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枨注曰申枨包云魯人也鄭

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曰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

周也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

經考卷五

吳

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經考卷五

五

道如涓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近上者為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為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

孟子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傳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述之者也

爾雅

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楊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漫廢韓退之尙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經考卷五

五

王應麟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府中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按釋詁最古釋言釋訓似後人附益然皆不足深據如台朕賚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為予我之子賚界卜為賜予之子孔魄哉延虛無之言問也郭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說文哉言之問也言之問即語助辭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間豫射厭也豫為厭足飽飲之厭射為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撥拾之病其他解釋詩書緣辭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見傳注莫先毛詩其書又在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

粉等句讀微異杜澀棠甘而名可互訓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檇榆白曰粉毛詩傳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朱子集傳曰粉白榆也本毛詩又曰榆白粉也誤讀爾雅其他毛氏誤用爾雅者尚多可證爾雅非本今所得見之傳注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襲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以上爲厲說文砾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亦作瀟詩又以淇梁淇厲淇側並稱厲者不成梁之名此字說文得其傳爾雅乃失其傳逐字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此見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亦有失傳傳會者在好學之士善辨別其

經考卷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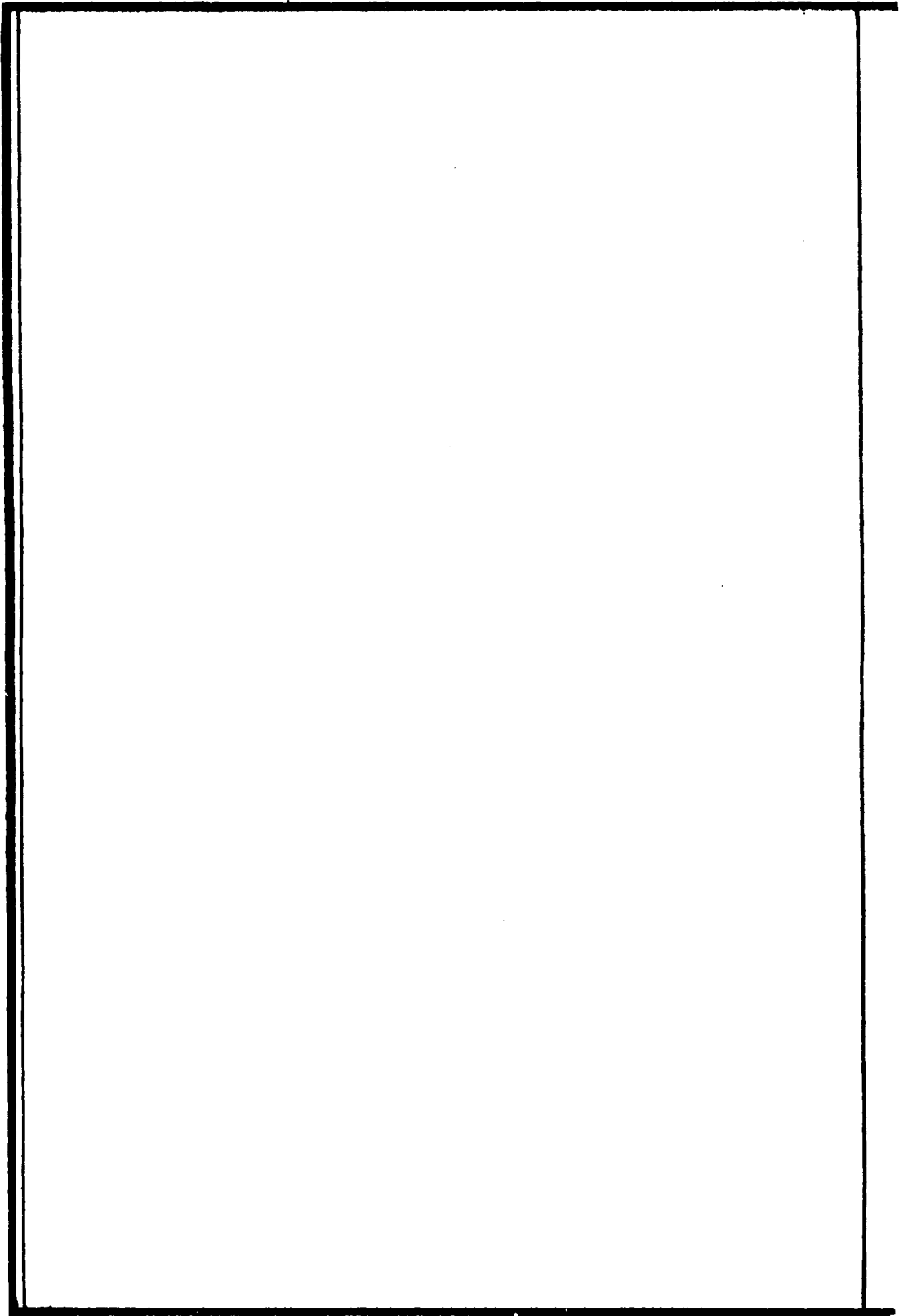
間而已

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經餘姚邵二雲手
按一過無甚譌錯矣乾隆己丑九月十八日益
都李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北百順胡同寓舍

甲子八月據李南澗原本重校正

經攷附錄七卷

附校記
一卷



經考附錄卷一

重卦有四說

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漢書藝文志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

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淳于俊曰包義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

六十四

孔穎達曰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

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

連山歸藏

卷一

千寶曰帝出乎震濟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

乎兌成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

初爽初艮初兌初萃初離初蠱初與此歸藏之易也

梁元帝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按禮

記我欲觀設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則知是

設明矣歸藏既係設則連山理是夏書

北史劉焯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焯遂偽

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晉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

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隋書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



聖人之旨

孔穎達曰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

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謂之人統易曰連山

以艮為首艮者人也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謂之地

統易曰歸藏以坤為首坤者地也

王觀國曰禮記孔子曰吾得坤乾焉鄭氏注得商陰

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爾雅釋畜羊屬有牡羶郭

璞注引歸藏曰兩壺兩輪初學記雲部引歸藏曰有

白雲出蒼梧入於大梁舉此可以見矣

中興書目歸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

卷一

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訓釋

羅革曰春秋演孔子成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始皇得稿他君璧言明年祖龍死卜之得游徒

古陽豫游徒連山卦也歸藏之文有乾為天為君為

父為大亦為辟為卿為馬為赤為血卦之類知與今

易通矣

或問連山歸藏之真偽劉炎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

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隋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

偽可知况其言之不類耶

朱彝尊曰按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而鄭

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蘇伏於羽山之野
是元魏時尚有其書矣若司馬膺所注度即劉炫偽
本耳

易一名而函三義

周易乾鑿度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
道苞養易者以言其德也變易也者其氣也不易也
者其位也

鄭康成易贊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
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耶又
曰易之門戶耶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

卷一

三

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
也又曰其為道也履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從時變易
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
者也據茲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易象象三字皆六書之假借

張子曰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守日月為易易之義包

天道變化

陸佃曰說文云漸易嚮曉守宮也象形周易之義延

出於此取其陰陽攝合而名一曰漸易日十二時變
也故曰易也舊說漸易嚮曉龍善變漸易善易故
乾以龍况之其書謂之易又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
出於象象之義出於象象之義出於象皆取諸物也
羅泌曰象者牙犀之名蹄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
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

吾邱衍曰夜遊錄有言象皆假畜獸以象為大丞
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
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卷一

四

黃宗炎曰易者取象於蟲其色一時一變一日十二
時改喚十二色因其性思變更借為移易改易之用
易之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
正而兩相對每卦六爻兩卦十二爻如漸易之十二
時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時在往來之卦者象夜之六
時取象之奇巧精確不可擬議無踰於此俗儒反病
其一拘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誤解日月為易開端
於虞仲翔而聖人之取義漸隱

王弘撰曰古策文易從日從月則日月為易明矣象
同契亦如此說若羅泌云易於文為勿月水之散者

也則鑿矣或云易蜥蜴也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趙樞謙亦云然陳第曰夫易間仍成後員天下之道乃借義徵在亦鄙乎是其取義雖得而釋文實謬以易為蜥陸佃之說也

按六書之假借說文序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也凡六書之字古人謂之名者聲之為也既以聲名之從而為之字假借者本為其字而假他字以寄是名者也或兩名聲同則為同聲之假借或兩名聲微異則為轉聲之假借上古但有語言未有文字語言每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事物之變模遷移謂之易

卷一

五

此一名也蜥易之為物以雙聲名之此又一名也未立蜥易字之前不可謂無變易之語專就蜥易傳會變易之義可乎易之為變易象之為像無涉于蟲獸說者支離穿鑿由六書不明不知假借之說耳日月為易尤謬說文又有无字云奇字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日月為易无通于元其始乃異端所為好新奇者或取之今易中無皆作无俗本相承莫是正也

題周以別前代

陸德明曰周代名也周至也徧也借也今名書義取

周普

孔穎達曰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設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袁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為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攝之義雖歛无所避亦恐未可盡

卷一

六

通
程子曰周者著代也古文正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周易上下經屬陰陽陰陽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高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為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

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
戒慎而存王道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
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
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
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
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
咸為始恆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龔原曰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天道也故卦象
以體為主若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是也下經始
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人道也故卦象以用為主

卷一

七

若洊雷兼山隨風麗澤是也

胡一桂曰晁氏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然經
分上下誠有互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
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
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
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
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巽
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恆而終既濟未濟與先天圖四
維之卦合而以離之爻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
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

簡重大之故耶

胡炳文曰上下經多少不齊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
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在
下經者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
陽之多於陰者亦八上經首乾坤變化之始也乾坤
而後十卦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為否而天地之
交不交者可見矣下經首咸恆形化之始也咸恆而
後十卦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為益而少男少
女長男長女之交不交可見矣至若上經終坎離乾
坤中爻之交下經終既濟未濟又坎離中男中女交
不交也

卷一

八

俞琰曰卦分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為
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下經純陽卦四
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

按易分上下先儒多主卦爻為說推其原始于乾鑿
度託為孔子之言蓋各以意巧合耳朱子用晁氏說
只云以其簡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但分上下全
無意義者如序卦傳所云又說卦名起義大致聖人
序易既因簡表分之於分之中亦必各整之就序不
可謂盡無意而無庸一一傳會為之釋非作易大指

可謂見善如不及者矣然所謂易說三萬言不過訓
故大義又曰小章句竊意其學只是文義章句象數
之學恐非所及也

焦延壽京房之易

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
喜問易會喜死房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
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者易說曰為諸
易家說皆祖由何楊叔丁將軍大設略曰唯京氏為
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趙法樸曰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

卷一

十一

能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為之辭又
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於占者也
葉夢得曰按授梁邱賀學者亦京房顏師方謂別一
人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數之書又有京房雜算
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卜筮兩人莫知為誰當為授
延壽學者

王弘撰曰京易楊雄皆以卦配氣候而為說各異唯
以卦氣起於中孚則同

顧炎武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壽
者延壽在宣昭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

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越濟東遷
之上庸事在武帝元昌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
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
口楊芒生角化歷天門窺見太微登止玉林似用李
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踰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
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車畏懼
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王輔嗣韓康伯注易

陸德明曰淵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
四卒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卷一

十二

隋書經籍志曰梁邱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及氏京氏
有書其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
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

歐陽永叔曰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
費直之易今行世者唯有王弼易其原出費氏

程子曰讀易者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
何道理

王應麟曰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弼之
旨故引弼示以證成其義愚攷弼終於魏正始十年

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

述謂之親受業誤矣

子夏易傳舊本

張璠曰成研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德明曰虞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六日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

今儒官詳定四月七日劉知幾議曰按漢志易有十

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宋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

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二篇

丁易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疎判者矣夫以東晉服

膺文學與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遺踪而

或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

卷一

十三

假憑先哲亦惟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激名周寶必欲

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

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其本又首勗中經

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

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

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

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

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損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

可將帖正經五月五日詔子夏傳送篇今帖易者停

孫坦曰世有子夏易傳以為親得孔子之藪觀其辭

略而不詳聞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

占稱天子則曰縣官嘗疑漢故子夏之學及讀杜傳

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

易始於商瞿子木而遽遺卜商也哉

晁說之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為易傳然太

史公對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

書不傳於今今說為子夏傳者唐張弧之易也弧唐

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程迥曰子夏易傳京房為之案先儒疑非卜商也近

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為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

卷一

十四

凡先儒所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熙寧中房審權革

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贗本

陳振孫曰子夏易傳陸德明李昂祚亦時稱引考漢

志初無此書其經文集象文辭相錯正月王弼本決

非漢世書以德明所引求之今傳皆無者豈惟非漢

世書亦漢隋唐所傳書矣

朱彝尊曰按子夏易傳見於隋經籍志止二卷釋文

序錄止三卷爾至宋中興書目益為十卷而今本多

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並其本亦無異薛孫

坦疑是杜鄴徐幾趙汝楨是鄧彭祖蓋兩人俱字

子夏也然釋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并不類唐人文字謂為張孤所作恐非今本

河圖洛書

朱子曰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言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乘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因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因洪範之所自出也

卷一

一五

又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王應麟曰大戴禮虛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攷此史也

徐善曰圖書得圖南而始顯有謂天地十數則九五位之圖為伏羲自造者范諤昌也有謂河圖止一圖而九宮非河圖者豐坊也有謂九宮五位二象皆河圖者章俊卿王未也有謂撰十圖以盡河圖變體委相傳述者趙以大黃鎮戍熊朋來也至雷思齊則但信九數為圖而不信有書藉德之則但信十數為書

十三冊卷一版

而不信有圖其持論皆不能無疵及乎西山蔡氏爻易之後異解更多有托言青城隱者陰階相舍就其中八分之以當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者羅願也有謂河圖印太極圖者趙謙也有彷彿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河圖得於異人傳授者謝枋得也若乃圖書形狀亦人人殊襲漢人者謂圖呈於龍甲信星點者謂龜文如瑤瑁楊龜山謂圖書但出於水無龜與龍俞琰謂河圖之文錫於寶石若近世喻國人謂泉脈上湧而故成水而則益怪矣

卷一

十六

朱彝尊曰按劉長民河圖數九洛書數十此受於師者然爾西山蔡氏乃更之非長民易置也

閻若璩曰漢五行志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河圖八卦是也九宮治洪水賜雉書而陳之洪範是也歆當莽時尚符瑞故為矯誣博會宋文憲集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克夫云圖者星也麻紀之數其準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時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推劉長民

所傳獨天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洩然其說每指序其源流以為濶上陳博以先天圖傳神故故傳穆修：傳李洵：傳許堅：傳范諤昌諤雍說以河圖洛書傳李洵：傳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晦則入力詠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云云乾坤鑿度張太乙下行九宮法仰謙應之曰群言不定質諸經聖所謂戴九履一者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

卷一

一七

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遠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者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又曰王忠文集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至叻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

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且箕子之陳九疇先言帝不辨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界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

大衍

邵雍曰大衍之數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

卷一

一八

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為五十至鄭康成姚信董道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為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為四十九夫數本於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於是也丁易東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九有九率不遁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竊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

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為太極其說雖
異先儒要無牽合傳言之病予始以為大衍之說不
過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
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
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
之者始知四十九實為四十九五十實為五十非強
合之也然其為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
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

又曰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為
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為九五與六為

卷一

十九

十一六與七為十二七與八為十五八與九為十七
九與十為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
位之偶是為五十二按五與六為十一大衍之體數也
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一居
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四按左三右七位有掛一
分二揲四之象焉

江春齋先生曰大衍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全
思之河圖中宮五與十相乘固五十其外陰陽老少
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
一五如五九五五四十五合得五十少陰居二連八二

五十一十八五十四亦合得五十少陽居二連七三五
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四連六四
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洛書則陰陽老少之
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耦數乘五亦合五十
也故五十為大衍之數以圖為主而書亦符若合之
則五十為圖書之中數圖饒五而書乏五也洛書九
位相連皆合七數焉西方七點圖七也三四相如一
六相加二五相加皆為七二九相減一八相減亦為
七者以七七四十九為用而成陰陽老少之象

先後天圖

卷一

二

王澐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前此則莫知其所自來也
邵伯溫曰希夷先生學易生於意言象數不煩文字
解說止有一圖先天方圓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
辭述之明矣真窮理盡性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之學康節得於寧之才挺之挺之得於
穆修伯長伯長得於希夷

王甲子曰先天圖圖陽左陰右易之體也後天橫圖
陰左陽右易之用也此二圖不知希夷以前何所托
至希夷始出亦已奇矣

徐善曰圖書之書已亡度其日約二十一篇而圖書

二象居其末馬氏經籍考不載則由其徒秘不示人故當事未傳爾其序文義晦澁葉夢得以為偽作良是

闕者據曰歸熙甫易圖論下曰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圖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為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時人身之象體與天地

卷一

三

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就辨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雜圖與傳無未判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
按朱子易學啟蒙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諸圖其圖傳自邵康節先天云者所以推原伏羲卦畫故謂之先天而繫諸伏羲後天云者姑就其方位言之如坤之象曰利西南得助東北喪助蹇之象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之象曰利西南之屬此圖文王所繫之辭而說卦傳發明之治經者因而為圖故謂之後天而繫諸文王凡圖特以釋經使學者易尋者耳不知者

妄意伏羲曾為是圖文王曾為是圖而曰彖象說卦若因圖為之說者則大惑矣

太極圖

葉紹翁曰慈湖楊氏不信元公無極之說以為道始於太極而已
劉因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仲子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實穆死於明道元年周子時年十四爾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郡古同事潤州一浮屠傳其易書此又淺薄不根之說也

卷一

三

人成仙之說
朱彝尊曰按元公之學文公謂其妙具於太極一圖於是學者推演其說云此闡千聖不傳之秘然陳圖南無極圖曾刊石華山業南適偏安文公特未之見爾南軒張氏謂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歷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故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

公觀而然則從何地手授乎

又曰按二程子遺書畢生不道太極圖一語而近代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無極而太極辨一篇文末有陸象山字

又曰周子之易通書是也故又名易通若夫太極一圖遠本道書圖南陳氏從而演之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氣化之門次二曰鍊精化氣疎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鍊神還虛復歸元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耳當時曾刊於華山石壁

卷一

廿三

相傳圖南受之呂岳：受之鍾離權：得其說於魏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謂為千聖不傳之祕也周子取而轉易之亦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元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攷之二程子全書無一語及是圖蓋明道伊川年十四五時一見元公之後未嘗再遇則手授是圖之說實出於附會

程子易傳

吳公武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惇頤惇頤得之穆修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本同然者正叔之辭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言不同

陳振孫曰新安王晦叔嘗問高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玉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五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又五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埽除略盡非特五體也

卷一

廿四

趙汝楳曰易畫備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蓋已發之顧乃定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魏晉之交賴我朝王紹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其說究極指歸然後始復為性命道德之言

朱子曰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

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泥於空寂而不通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

董真卿曰程傳正文只據王弼本亦只有六十四卦繫序傳有及爻卦者摺入傳中故無繫辭以後至東萊呂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諸家經說語錄及程子門人共十四家之說為精義以補之

朱彝尊曰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

卷一

廿五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遂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若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核邢和叔游定夫叔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為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孔問官於鄭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長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

書凡及元公必直呼其字且元公初名博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博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或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朱子周易本義

朱子語錄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象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

吳師道曰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至宋而邢

卷一

廿六

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為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薛瑄曰程子之易主孔子朱子之易主邵子黃宗炎曰本義卷首所載蒙雜不倫邵氏先後天圖以外又收乾為天坤為地等八段是京氏易傳之所謂遊魂歸魂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巳未酉亥也後世火珠林因之與揲著四十九策之法迥乎不同又不明言其故亦何所取義而贅之於此其六十四卦歌括及三連六斷之類豈可錯諸學士闡編之內言古易者各異

宋志古易十二卷葉夢得曰吾嘗於雖陽王原叔家得古易本但有六爻之文如乾坤首言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之類至繆辭象辭大彖小象序卦說卦雜卦文言與今上下繫辭皆別為秦陳振孫曰古易十二卷出王原叔家上下經惟彖又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彖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彖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階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卷一

七

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序不相雜也予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寶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書之處晁說之錄古周易說之自序曰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四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薛季宣古文周易十二卷季宣自序曰古易經二篇最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恭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判文言為二篇象有小大之別程氏古易有胡一柱曰康節百源易寶古易也沙隋

發本諸此而篇第與二呂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為不同耳董真卿曰也字可久說沙隨雖陽人文嘗稱也為愷悌博雅君子迴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象上曰象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百源易次序曰

卷一

廿八

事彖周易方經八篇彖自序曰謨案元豐五年正恩呂公微仲始釐析玉輔嗣篇第別定為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邱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官於文字句讀初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景迂晁生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減篇第則做骨長翁未解輔嗣未注以前舊本獨并十二為八耳呂晁各出所見初不相祖述呂氏於卦爻象象繫辭並分上下自成以後為下經下象下象自八卦成列以按為下繫而文言乃次下繫晁氏俱不分上下更以文言先繫辭餘同呂氏今八篇次第實從晁氏總名周易古經則從呂氏若晁氏但名古周易也周端九江易傳九卷端自序曰卦自伏羲之所畫也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表如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是也又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
以爻象如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
本卦之下在象之前今進卦象於前而後象次之爻
象又次之又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
也以下乃夫子問答之辭最次於後諸卦之爻象可
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
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今將易傳凡象象文言曰等
比經皆依一字使學者知其為傳非有高下之意也
又說卦卷首昔者兩說差誤在此今已附入繫辭上
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為說卦首章欲見聖人專

卷一

十九

說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焉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仁傑自序曰十翼象傳也象
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也序卦也
雜卦也並上下經是為十二篇上經下經之日本之
費直孟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之文本之王肅象象
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藝文志而說卦之為三篇則河
內女子所得之數也朱子曰吳斗南古易既畫全卦
繫以象辭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
又象傳釋象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
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卷

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
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
謂之說卦也王應麟曰元豐五年汲郡呂大防始定
周易古經分上經下經上象下象上象下象繫辭上
下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凡十二篇請
國中嵩山晁說之亦注古文易并十二為八以卦爻
象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各為一篇賈階王氏
東萊呂氏亦各定為十二篇其後九江周燾又自改
定次序與諸家之說不類故言古易者為五家吳仁
傑集為一卷仁傑亦分為十二篇

卷一

三

按宋儒復易方本諸家不同唐孔冲遠言鄭學之徒
數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
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而崇文總目鄭氏
易文言說序雜四篇合為一卷則象象不隨經分上
下及分大象小象之目又以文言先繫辭者俱未合
於古矣

民間所得大誓

孔穎達曰尚書遵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秦誓矣後得偽秦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燭五至以殺保來舉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

卷二

一

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者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秦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藝文志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秦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

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東顧集注尚書於偽秦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

卷二

二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國上者死附下而國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明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者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梁書所引秦誓同故馬融王肅諸儒皆疑之董斯張曰河內女子所獻大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為胎：誓昌也然則今文大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内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成曰孜孜無怠又引大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大誓云立功立事對向三統歷論引今文大誓云丙午建師墨子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大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大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

卷二

三

為重也

閻若璩曰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秦誓故偽秦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偽耳又曰漢書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邱祀志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至天之大律顏注今文秦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又曰趙岐注孟子於天視自我民視云秦誓尚書篇名於我武惟揚云秦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與今秦誓不同則偽秦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

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杜預注左氏於成二年傳太誓所謂商北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云大誓周書於襄三十一年傳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云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於昭二十四年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大誓無此語則偽大誓所剽竊有商北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又曰偽太誓仍有聲華未盡者曰自絕于天見史記周本紀漢書谷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呂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卷二

四

酒誥

王應麟曰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閻若璩曰按揚權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權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

秦誓

顧炎武曰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遂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小

又曰甘誓天子之事也盾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典謨訓誥誓命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舜典攝十三篇

九共九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章陶謨攝一程訓

凡十六篇正二章之訓高一篇亡攝十四甲五子之教太

卷二

五

一德高宗彤日孫契無逸周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

正八洲地之誥洛誥大誥康誥三十一伯戲黎三篇西

武成全禮梓材多士多方君奭政事仲丁汝

汝方夏禮梓材多士多方君奭政事仲丁汝

甲祖乙分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三篇收誓秦誓

誓攝二湯征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同命文侯攝六嘉禾成王改毫

之命肆命祗業命賁肅慎之命攝六嘉禾成王改毫

始四篇亡

孔頴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

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誓

病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亂征一篇征也

洪範一篇範也類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

取其從而立功非但錄其誥全條自為一體祝亦誥

辭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呂刑陳刑告王亦

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

董昂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

名篇者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

之為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

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雖不以六字名篇合

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為

刪書

卷二

六

林之奇曰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禮云

孔子得黃帝之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十二

百四十篇為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

十篇為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

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對

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

去者纘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十餘

篇非也

百篇之序

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

下託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孔穎達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危後第二十
九孔以成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鄭依

卷二

七

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

又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

又曰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休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為成厥功帝舜中之中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中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搜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致：相連中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

意今人都不如此說

朱子語類問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邪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子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

卷二

八

截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辭亦自有理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米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書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其為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鄭季友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秦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而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

出於孔壁也

孫寶侗曰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莒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顧炎武曰今改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朱彞尊曰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據以為夏殷周本紀而禹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

卷二

九

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於正義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而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

又曰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各大傳之序有拾諸史記殷本紀有大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序歷志引古文月未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尚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尚書大傳

鄭康成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

劉作章句又持樞其大義曰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枚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

晁公武曰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楙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于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敵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

卷二

十

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如大傳與經抵牾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拾諸今本闕焉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為錢音同命為聖大命費誓為財誓呂刑為甫刑

閻若璩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者今亦不傳僅散見他書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

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竊意伏生于正記

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又引雙康

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弁應言又引酒誥曰王曰封若圭璧疑或出後人傳會未必一一受諸伏生云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

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

曰中文尚書

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今

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凡百

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武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卷二

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

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

後樊並謀反迺然其書

東晉梅賾所上孔氏古文尚書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

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賾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

典從齊微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

古文永嘉長亂衆家之書注滅而古文孔傳始興置

博士鄭氏亦直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焉鄭王注遂廢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

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集琦

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

又曰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

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

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

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

卷二

十三秦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

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

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四命二十五

又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通得古文尚

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

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

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

曹字彥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

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矣齊興

一篇至齊蕭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值方與有罪事亦隨後至隋開皇二年購纂遺典乃得其篇焉

朱子曰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孔壁真古文書不傳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大誓共二十九篇爾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

卷二 十三

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來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大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

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鄭瓊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

卷二 十四

艱澁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極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關若璩曰鄭康成注書序於今安國傳所見存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止於今安國傳所絕無者汨作九共九篇與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特此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

篇皆注曰逸是孔鄭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
辭不可得而問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亦豈
得而盡同哉然則豫章晚出之書雖名為源流於鄭
冲正未必為孔壁之舊物云

朱荊寧曰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蓋以周字改
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
乃胡安國忽主夏時魁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遂
自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群籍即以春秋說春秋而其
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
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

卷二

三五

也
接孔穎達云逸於前晉奏上其書前晉當作東晉

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所上舜典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承馬王之法
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預買得上之梁武時為
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
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雅魯老何容合之遂
不行用

又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
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

或此下更有潘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
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孔穎達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
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
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至
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
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
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卷二

一六

曰欽哉何以踈然而止慎微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
可通者固多矣又况二十八字無一非勸懲陳言者
乎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
字上批云曰若予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潘哲
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
武玄德掠淮南子端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胡渭
生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記用兵篇姚際恆
五方曰潘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
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
宗潘哲欽明王業七釋云稽若古則厥哲文明允恭

玄塞方輿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為明舉七釋易象為
濟九為温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
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辭典出於南齊延壽漢人
聚漢魏人何由皆與增加之字預相暗合邪其為方
輿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
今以商王之濬哲温恭周王之允塞温心之於辭為
乎可也

又曰充武時張佐奏安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
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昔炎肆赦晉武初幽州秀才
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絜祖用特亦不曰

卷二

一七

辭典曰堯典又按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
典今在辭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
典正同
馮景曰五帝紀于舜訪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
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至不迷便知安國古文堯典
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二十八字明甚

厲本為謨

閻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於舜口中以稱
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澤水警余余字自屬堯今入舜
口以屬舜

又曰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
文

又曰左氏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偽作
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
又恐九歌終未明也遂倒裝于前曰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

卷二

一八

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
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矣有於是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當之未全至
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
代為我釋也哉蓋作虞書時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
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下及卻缺孟子時便不
得不費辭

又曰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
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時
其樂見存人所共曉云姚際恆曰戒之用休三句文

固勝貴而義自為三據此既將九歌之義屬：逆釋下即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提不得又照逸書原辭將戒之用休二句別自二義者夾於中間使九歌之美上下隔越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殺等句左氏不當屑屑釋之矣

又曰大禹謨臯陶邁種德：乃降孔安國傳曰邁行種布降下也言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也陸德明音曰降江卷及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郟郟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代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乃降姑務

卷二

一

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注臯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為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胡江切方與上文郟降於齊師經文郟降於齊師相合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即從其末之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年夏為然也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能：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中庸卒章引詩曰

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且已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於莊八年夏而已也傳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傳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為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有證而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

又曰法唯不矜天下其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語也又曰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

卷二

十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之語遂繫括而為四字復續以論語九執厥中以戒十六字又曰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詒令終云爾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周頌以永終饗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婕妤賦曰共洒掃于帷帳兮永終始以為期孫權傳文帝策命曰以晶相

我國家永終爾顯烈又權詔淵曰相我國家永終爾
休虞翻傳子記曰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漢武
帝立子濟王問策曰凡孰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冲
奉策晉王曰凡孰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
一句以聯上下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
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
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旺彪
著王命論則福祿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
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致位過厥任鮮終
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句

卷二

十一

為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下即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
言安老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此書出魏晉間少前
則三國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漢識天祿永終之
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己深
觀歷數久在聖躬陳留王與成熙二年十二月壬戌
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禪位于晉嗣王此方解終是
禪也
馮景曰聖子引書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此其名曰
病誓其曰茲贊于為本史記秦本紀帝舜曰咨爾費
矧禹功其曰滿招損謙受益本周易謙卦彖辭其曰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云云見孟子引書曰禹拜昌言

本阜陶謨曰惟先嚴志昆命于元龜本左氏曰帝乃
誕敷文德本論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曰
汝惟不矜四句本老子荀子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則本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為王子傳引書而此則
用其句也必誤為有征苗事者以史記吳起對武侯
說昔三苗氏至禹滅之而傳會成文者也

分阜陶謨為益稷

閻若璩曰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阜陶
為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
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

卷二

廿二

又曰今試取阜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
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
聲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
阜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
二十五字決罷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
而獨於阜陶謨登而二乎說不可得通矣

履五子之歌

梅賾曰孔穎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為即五子之歌
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
窮由是遂止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太康淫於田即

辛甲為虞儀亦專以責罪耳太康無預

閔若璩曰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賈逵注為夏
桀之時不言太康

又曰國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讀上聲
五子之歌易上為下姚際恒曰國語夫人性陵上者
也故引書曰云云此處難用此義故改為下

又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為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曰

卷二

七三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
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云云有一
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即
第二章歌所自出

又曰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
司會司書及大史

又曰孟子蒙曰鬱陶思君爾此蒙之辭忸怩則敘事
之辭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
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叔之注曰忸怩慙貌是其
證也今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

忸以鬱陶忸怩茲為一人口氣

又曰爾雅釋詁篇鬱陶誅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
暢也五帝本紀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
愕不懌曰我思舜止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似認鬱

陶為憂王逸注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
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此章上云閔奇思之不通兮
持去君而嗚翔又云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

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慙語若
果鬱陶為哀思則應正接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
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

卷二

十四

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闕梁閉而不可
復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鬱之一字
遂並誤解鬱陶

又曰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曰陶喜也憂也曹子桓
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不敢忘正同
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為哀思殆無足怪又按其
時亦有識字者如稽叔夜是也叔夜難自然好學論

云處在閨室觀薰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
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象鬱陶非作喜
用而何至有因喜借作鬱陶者一類字用者晉摯

虞思游賦尋凱風而南登兮謝太陽於炎離咸淳暑
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夏倭湛大暑賦何太陽之
赫曦乃鬱陶以興熱益喜近煖慶近寒亦洪範之理
與

胡朏明日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
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
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為之艾帥被
天常而改其行為厥道則又減卻二韻矣

馮景曰民可近不可下一人三失等句皆襲國語六
馬襲春秋公羊說及王度記天子駕六馬懷子曰襲

卷二

廿五

家語孔子曰懷：焉若持腐索之捋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襲召誥曷其奈何弗敬其三襲哀六年左氏
傳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襲周語單穆公諫鑄大錢願
厚襲詩巧言尸位襲大雅板喜人載尸亦襲小序康
王既尸天子逸豫滅厥德襲周書有夏誕厥途商書
用亂敗厥德于下及抑詩顛覆厥德黎民咸或襲周
內史過曰百姓携貳疆遊無度襲無逸及夏詩有洛
襲送周書有洛以亡因民亦襲魏絳因夏民以代夏
政弗忍襲國語庶民弗忍哀六年亂其紀綱二句指
夏桀不言太康襄四年可謂羿廢于田身殺國滅了

不及太康繼發五子用夫子家巷此五子是太康子
故曰國後

又曰嗚呼曷歸襲亦薇歌吁嗟祖考我安適歸矣及
小雅矣其適歸等句予懷之悲雜襲予懷明德女心
傷悲秦誓我心之憂等句萬姓仇予襲而書小民方
輿相為敬懲周書敢以王之懼民及古詩產我則豐
左傳怨我曰仇等句弗慎厥德襲召誥不敬厥德大
學先慎乎德雖悔可追襲張庚汝悔身何及罰及爾
身不可悔及論語來者猶可追等句

又曰鬱陶予予心用象思舜之語又是闕合昆弟事

卷二

廿六

王風君子陽：其第二章君子陶：毛傳云陶：和樂
貌鄭箋云陶：猶陽也

曆曆征

閻若璩曰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
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
則石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
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致祝用幣史用
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替奏鼓盍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

在周之六月纘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姚際恆曰改夏四月為季秋月朔意謂夏與周制異若然則大史引證不合乎子亦當析之矣

本曰巳月之為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正月者正陽之月正陽日會為古所尤忌亦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蒹葭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為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

卷二

十一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替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為房宿

又曰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麻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九月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五月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

肇位四海不合夏紀曰帝中康時義和云云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麻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閏四月朔入日食限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五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中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如孟時視三差乃民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替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又曰荀子君道篇引書曰禘詩外傳作周制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違時者殺無赦左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先曰吾聞之作事咸克其交雖小必濟

卷二

十一

又曰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同足見其時有此等語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憝必當殄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彘又云謀在一入與眾無忌亦繼厥謀魁脅從罔治意

按左氏傳引夏書辰不集于房而東晉古文尚書加季秋月朔者由誤游房字且傳會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之文不知歲夏時季秋日在箕尾之間會不得

在房也月令乃周末日陸所在投虞夏差及一次閻
百詩推九月日食在辰末五月在東井亦未計歲差
而云然杜元凱注房舍也最確房猶皆火房也之考

廣仲虺之詰

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
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蠶喪厥師中篇仲虺之
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厥
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
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
言桀執有命湯持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

卷二

廿九

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象言為主也今
文立政篇帝欽罰之乃佯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
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旬萬姓焉非若仲
虺之詰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
又曰左傳宣十二年墮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曰於謙王
師蓮養時晦者昧也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

又曰荀子其在中薛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
得友者霸得說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

廣湯詰

閻若璩曰論語予小子敢用牲三句孔曰此代
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
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今一人
解曰湯誓代桀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
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
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為吾民伐桀之辭曰
予小子履敢用牲此為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

卷二

三十

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同心以治天下
又曰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彘無即愆淫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記先王
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
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為鑿然可信無
疑而偽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詰中徑以為商先王之
命

廣伊訓

閏若據曰治原首以至朔同日為曆元班固律曆志
 述至朔同日悲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
 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
 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
 月為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己丑朔旦冬至十
 二月商改月十二月為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
 而微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微乎余曰亦微於春秋
 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正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
 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

卷二

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
 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寔在於此其祀先
 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
 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
 也班志曰言雖有戎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
 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
 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之餘分是為歲統
 可謂推法嚴密者矣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
 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

正朔祠告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
 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寔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
 歲首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則十二月者建丑之
 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
 為歷元而書之乎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
 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礮而告是以崩年
 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
 之蘇子瞻既言之矣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
 崩則當當於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
 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
 初也

卷二

又曰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寶有枚方明今安國傳
 無誕寶有枚方明一語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
 曰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體今安國傳亦無之蓋偽
 作此篇者止見孟子有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其自毫二語遂援之以為左驗又以論語有百官
 總己以聽家宰三年為居喪之禮詩商頌有衍祀歟
 祖為成湯之稱今文召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

固不在教初生為初即位告成之辭論語又有無求
備于一人有悔聖人之言周易有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禮記有湯以寬治民而除
其虐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有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
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左傳有上天降災有天禍許
國而假手於我寡人墨子有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強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
住疑甲人而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
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書此年之
廿三

卷二

廿三

言也傳曰求野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有引先王之書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
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舜祥：
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
其家必懷喪首子有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
僂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賈誼有文王之澤下被禽獸
洽于魚鼈咸若若收衆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有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
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
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几十餘條皆改竄析

製補綴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遺漏亦已多矣

又曰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衆
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子
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杜法臨事制刑不預設法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夏商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注周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注言刑書不起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
於商之叔世其不為湯所制明矣

殷太甲三篇

卷二

廿四

閻若璩曰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成
有一德中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世
終均為尹吉曰而竄入太甲上篇中
又曰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為譏湯之銘譏湯乃
魯愚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
不復寐遂坐以待旦姚際恒曰先王昧爽丕顯易公
傳旦字為爽字者避下句襲孟子坐以待旦旦字也
又曰孟子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相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
之訓已也復歸於亮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

於桐三年為句於桐處仁遷哀為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為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於亳踐天子位焉亦適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說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若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為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

卷二

廿五

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偽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仿之此序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換於上篇中三年復歸事換於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引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為禮記所子引者四一表記二篇衣一大學又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以注書序之語字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

帝猶曰殺湯無葬處子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趙岐注相為邑亦不示是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簿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為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乎

又曰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置師縣是景亳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卽

卷二

廿六

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故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殺熟方訖又曰注曷由而誤：自史記正文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而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祭傳

謂先王即湯適于山即住于亳殷亳設三而依山鄭

氏謂東成阜南輶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

此原注言古者戒之先王將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

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

定指湯或曰即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設山險往視

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

成其志周則仍都豈歸商或類此故當日致有三亳

易稱二在梁園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

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為孟子於

桐解兵或疑曰高頃宅設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

卷二

廿七

遷始居亳之設地而受命亳之設地止可謂僭師不

得及較熟與蒙既宅設土是湯親曾居此矣余曰湯

有天下厥號曰高彊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

得有殷稱也無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

中宗中宗大戊遠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

則方易之詩作者出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

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

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為設文字安然

又曰孟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燕向疑為初征自

舊情事僅可仲虺用之以釋湯慙今重出於伊尹口

中以訓太甲

又曰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宋小

國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觀兩處上文其辭皆

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

為始易始為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而奈何后

來其蘇既實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實入太

甲中篇中耶

又曰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身諸

云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卷二

廿八

馮景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注云有湯冢按薄

與亳音義同新序曰梁作瑤堇罷民力殫民財為酒

池糟隄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

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

亦大兮是薄即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

郭其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

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漢書音義臣瓚云湯

若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

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

有伊尹塚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塚東有城太

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毫自無可疑相地近毫而伊尹營宮其側併通先王亦無可疑惟故桐三年即歸于毫為左于孟子六年之義是當辨者

殷成有一德

關若璠曰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屬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做洛誥臣之失則緣

卷二

廿九

誅做緇衣何者緇衣兩引成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湯成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答單作明君篇司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于太甲無涉矣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他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成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嗾乎或曰然則伊尹宜稱曰稱朕蓋子朕執自毫是也稱予予不押于不順是也稱臣若君

予小子是也稱孳若周公予只是也

又曰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余謂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孳無伊孳

姚際恆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處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成有一德但此不為歌為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豈無告歸致仕之事作

卷二

四下

偽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擬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成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在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而曰成有一德似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於美可也若陳戒於大甲而曰成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為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寧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為一德得無歎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於成湯朝為顛倒失序

贊大誓三篇

王應麟曰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也
氏曰開元間衛包定古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為說真
燕書或交天說謂新經以秦為否泰之泰卦時上下不
至非經大誓與大誥同音非

顧炎武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法世
繼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珍穢乃繼何至於此紂
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繼之豈非秦誓
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蔡氏曰秦誓或成
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秦當
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于此特以法家之體未敢直言

卷二

四十一

其偽

又曰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勤
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
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閻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
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
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三祀金縢况克商
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冠以時更以說書考之伊
訓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果命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朕書年書月書日說書朔趾絕不繫以時

魏世家裴駟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從
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雖似
春秋終有不盡同處汲冢竹書紀年今不傳；皆晉
本司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
書於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
而整覈其體設後代父冊遠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曰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
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者之自秦文公二
十年始蓋秦近於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
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

卷二

四十二

族矣晉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謀已甚矣愚嘗
為之說曰古未有以人從死也者之亦自秦始亦戎
法也秦本紀曰二十年武公卒初以人從死降及穆
公以三良為殉波及晉國魏武子以嬖妾為殉至成
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書曰始用殉蓋傷中國而亦
然也滔；者於是不可止矣偽作古文者偶見有亂
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
又曰墨子天志中篇示討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
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廖傷務天下天亦縱
奔討而不豫非命上篇云討夷處不肖事上帝鬼神

稱厥先神祀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辱排屬天亦從之亦而弗豫非命中篇云討夷之君而不事上帝亦則其先神而弗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降天不亦棄縱而不豫今晚出方文於棄厥先神祀不祀下增犧牲菜蕡既於凶盜二句以合漢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豫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

又曰天降下民為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截至周散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為句四方字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為句有罪無罪下則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

卷二

四十三

指君言矣

又曰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曰天下可敬有越厥志為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豈在秦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子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今

秦誓上改降為佑意覺素然

又曰昭二十四年美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聲義引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應先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書之例

又曰管子法禁篇引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孟子七篇手所親著所見諸侯王若梁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不應皆前死於孟子之手盡繫以謚意必有一二闕謚者謚為後人填補春秋絕筆後麟夜公見存焉得

卷二

四十四

有謚亦必後人欲與襄昭定一例改繫以謚然則孔子當日實以何書曰汲冢書稱哀王曰今王太史公書稱武帝曰今王其必稱今公可知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注載子於姓上者或是弟子之所記余謂非弟子所記乃弟子之所增以尊師則列子中有增益秦誓三篇成於初有天下日止稱王武或後史官增入

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

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
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者何至出語如
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
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
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堯子引太誓之言於去發曰悉
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其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
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國受之大帝
亦有韻之文今以悉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其章竄

卷二

四十五

入泰誓下篇首以為鑑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
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為重出
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減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墨子
原文為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即繫以殷王所謂四語
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
桀自不得用為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為夏
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又曰湯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湯初興師告諭羣衆之
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群后舉
會何必為此言

又曰吾嘗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
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克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
武王自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
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克非誇也偽作
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於口中聖人氣象
豈至於此

卷二

四十六

又曰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
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且詳玩其所引王曰
自是至商部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因總
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
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
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即其事也偽作古
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
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誤已
甚
又曰殷本紀宋微子世家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曰淮南子做真
訓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主術訓斷朝涉者之脛
而驚民叛
又曰墨子文王若日若月乍昭亮于四方于西土

又曰星子尚同篇有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下
言也發罪均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
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
讀武成

朱子曰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
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於未即位前便書為王邪
到這裏總難理會

閻若璩曰劉歆作三統釋引武成篇八十二字質之
今安國傳迥異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

卷二

四十七

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
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朔之所謂惟四
月既身生霜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為二十二日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
粵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餗于周廟
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為王至于豎其說既
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
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凡
諸篇惟三月丙午壯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
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

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繼其日而數之也今丁

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

又曰既生魄據漢志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

又曰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

度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踰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

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

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如此劉歆三統歷載之

最悉者今安國傳於時甲子叶與下曰是克紂之月

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穎達又從而傳之曰二月四

日者以歷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

卷二

四十八

深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
在閏前之一日矣推歷者固如是乎杜元凱注左傳
先修長歷據以正經甲子之誤司馬公編通鑑亦用
劉義叟長歷為之據古大儒著書莫不精明歷理如
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哉

又曰書無逸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
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為受命之說如是
而已無編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
在郊而改元之說與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茲
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與禮記中庸稱武王登

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
所為觀兵更舉之事自偽泰誓三篇與以觀兵為上
篇代討為中下二篇以合於書序十一年代討一見
戊午適孟津之別太史公書志詳載之而伊川程子
出則謂武王無觀兵是即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之意也晚出武成篇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煥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
上篇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
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之

卷二

四十九

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攸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懼以
爾有衆辰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間討產滋甚更徧
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間厚言清
亂之日皆原有明徵
又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墜傳曰
泰山有道曾孫國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為作以祿
商憂靈夷魄路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雖予
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聖祀山川武
初此守崇宗禘神之辭非代討時事也
又曰武成討為天下道述主華淵藝在左傳昭七年

為武王數討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故偽作
者以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為王若曰之辭蓋諸
侯來受命王特告之故追述初起兵精神如此以見
天與人歸亦猶湯諸篇後予小子履敬作初請命伐
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
湊泊處

又曰有攸不為臣一說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
字強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陷我周王見休一旬
變作唯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

卷二

五十

惟臣附於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
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
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假命於
勝國一曰大國敢再曰大邦敢甚且曰天邑商豈有
武王當初得天下日編告群后而乃侈然自尊為大
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道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
所作
又曰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

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

又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不惟三月
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
子昧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
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
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
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載考召詰篇
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
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

卷二

五十一

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止書日而必於後結一旬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
此或曰洛誥亦皆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
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
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又曰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以二月癸
亥祀陳未畢而兩
又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
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猶有毫氏之部名甘云爾非二
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

曰天子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偏作武
成篇者昧於此義故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與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於癸亥
僅領兵商郊次日甲子昧與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
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

又曰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墓况
存者乎或曰史記設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
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留侯世家
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
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商容閭樂記有行商容而
復其位韓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固
辭不受命之事

卷二

五十一

又曰今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
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
分土惟三不合蓋直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
之說也蓋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馮景曰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尚曰皇天改大邦殷
之命大明之詩一則曰受命大商再則曰肆代大商
夫此乃周文公推揚前烈者而尚云然苟有武王初
得天下徧告羣后迺修然自尊曰大邑思邪

賈族契

閔若璩曰史記周書茲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
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
太保保其身體始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猶然又按
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可證武王
時未為太保矣若當武王時致召公所居官而曰太
保乃作族契則大不可矣

又曰注書序馬云作豪首豪也鄭云契讀曰豪西戎
無君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遺其首豪來獻見於

周

卷二

五十三

又曰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而以名如高宗
彤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而以名如甘誓
收誓之類皆篇成已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族契用
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姚際恒
曰前此驅希約辭彙而述之此又有取於一契恐無
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富而而詳戒何
邪

又曰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契之蓋本但自昔武
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實使無忘服也皆孔
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為序以分同姓異姓入

召公口中國語指肅慎氏貢栲天肅慎內侍稱為周

北中書序為東夷章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予案之其
地即今寧古塔謂東夷者是也今竄為西旅獻契

又曰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
也今明明改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即譬如也今明
明改之曰不學牆面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

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
風下民惟草沒書故傳云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不曰

民德曰民應：字內含有草隨風偃之意梅氏驚謂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特攬諸論語抑且攘孟子操

井九仞余謂操井可以九仞言而為山不可以九仞
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於淵於谷亦曰百仞

惟牆曰數仞木曰十仞下字細察如此
廢微子之命

閔若璩曰左氏傳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既易往踐

乃職為往數乃訓又曰往致哉惟休既易無逆朕命
為毋替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複子

廢蔡仲之命

卷二

五十四

閻若璩曰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方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顛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放商恭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偽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曰惟用公至邦之蔡以為篇端之序

又曰曰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凌出周書作維解孔晁止云地

卷二

五十五

名未詳所在洵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其父子所封未聞別地也本蔡叔居上蔡宗仲子注云胡徒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高景曰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蔡又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又曰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叔至不赦竟刪却以殷畔一節事使管叔當日但流言于國而不以殷畔

則周公亦必善全之所謂雖有十念不登怒親是也象日以殺奔為事舜攝封之一流言而即致辟則周公非聖人矣謀誤解金縢弗辟：字為刑辟之辟此遂誤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遂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

屬周官

閻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大官冢宰非可以泛及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卷二

五十六

又曰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與唐虞時司徒教五教者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迺遠引上古之制又曰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太宰之職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六曰冬官掌邦事又六曰事職則司空斷矣曰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聘事為司空又曰聘享授土今文書病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

又曰王制司憲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

又曰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
邑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後
事而恒闕焉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
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考孔氏云爾者且要
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蠻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
蕃國矣世查見矣益驗周禮真出周公而偽作者之
多所抵牾云

又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

卷二

五

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
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
暨夷鎮藩並無五服字而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
今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為
同為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
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
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不至之事又履皆不可通於是
蔡氏為之辭曰周五服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並
畿內數之似曰曾不觀周禮之書

又曰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即立政三

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彊為引證
蓋偽作者持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
欲竝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
辭

又曰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
同故賈誼言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周禮卿即上大
夫考上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為九卿可見
孤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不甚通古
今官制每如此

姚際恆曰周家想三年一朝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

卷二

五

諸侯開朝以謀禮杜注謂十二年有四朝是也遠春
秋降文襄世霸隨之至五歲而朝子太叔稱其不煩
諸侯果如偽書六年一朝子太叔不妄語乎

又曰周本紀云成王既絀殺命龍淮夷歸在豐作周
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
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空作
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
奉成王命為之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
抵牾作偽者僅見序合周紀不恭以魯世家遂謂成
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之六卿：有

其四而寧位復迥則無一同者作偽者益以
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迹不知
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尚在子不應成王顯與之違周
公既沒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反之乎必不爾
矣

層君陳

閻若璩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何宴其解引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
以書云為一句孝乎惟孝為一句友于兄弟為一句
晉書夏侯湛見弟諱方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卷二

五十九

潘岳閑居賦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
也是其證也錢尚書謙益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
讀說極精審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為句先是張耒惟
陽郡黃氏友于象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
承其宗命探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太平御
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石
浮圖頌曰孝乎惟孝忠為令德梁元帝對孝經墓志
銘曰孝乎惟孝與武陵王書曰友于兄弟則知改從
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偽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
字讀篇上為孔子之言歷覽載藉所引詩書之文從

無此等句法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

曰有之仲尼燕居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非此等句法

耶素問帝曰何謂形岐伯曰請言形：乎形何謂神

岐伯曰請言神：乎神靈樞經岐伯曰上守神：乎

神史記灌陰侯列傳劉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漢桂陽

太守周慆碑銘辭曰君乎君善不替揚子法言有習

乎習雜乎雜辰乎辰才乎才晉董京時有麟乎麟鼓

此句法又以此置末句者則公羊傳賤乎賤者也爾

雅釋訓微乎微者也春秋繁露有賤乎賤者矣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梅氏璠亦謂君陳篇

上竊國語今德孝恭之文下輯論語惟孝友于兄弟

等語以願重復遂去孝乎二字考為釋書者之辭試

思凡引書云書曰之下曾有自為語氣者乎

又曰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等語出於臣不

之相告誠則為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為導諫坊記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偽作君陳篇者止見

卷二

六十

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戎周作君陳遂
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史以臣語如顧命
篇體例耶

分顧命為康王之誥

孔穎達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鄭王本
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
始為康王之誥

廢畢命

闕若塚曰嘗疑劉歆三統歷亦又引畢命豈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豈刑凡十有六字

卷二

六一

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于此既而思
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
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
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闕於歷法故不
忍弃之偽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豈刑與已不合特
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豈賢有校方明作武成者
遺粵若求二月已下之辭為露其財也
又曰唐孔氏既引畢命豈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一
書字今漢書本闕姚際恒曰今畢命較三統歷所引
增至于此者案定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

于豈命畢公何必爾且君陳畢公等果至豈昔廟兩
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豈
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豈字傳會以為至于豈
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又曰三統歷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
在武王崩之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
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繫於成王之下成王
為三十七年邵子歷是也陳師凱以邵子歷推之自
豈三紀不合其說曰既歷三紀當三十六年今自成
王七年周公留洛公薨君陳禮之君陳卒然後命

卷二

六十二

畢公是為康王十二年歷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
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聯合偽作古文
者却似誤讀三統歷之攝政七年以為即在成王三
十年之內或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
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
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
其文以求合而敢故與歷算馳哉此誤所由來也
又曰三統歷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魯後三十年
有顧命作下文云惟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
六年薨以此證之或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後三十年

乃實指其記數之年非繼元年而數者

贊因命

閻若璩曰作古文者生于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頤達疏屬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為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無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已上人必不誤讀屬連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為本而摹脫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張諫為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卷二

六三

又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樂申誡太僕國之政作樂命復寧紀謂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樂申誡之非命伯樂為太僕正也與篇序絕不相侔發逸書十六篇原有因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却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間無由觀逸書但止依循書序為說而不顧與史背馳

贗孔安國序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

似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搨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贗序所言墳典丘索

王應麟曰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玉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索也索設之唯為融以為八卦惡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卷二

六四

樂道曰安國書序言典墳丘索高周詰義與雅歷代以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豈繁剪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與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

閻若璩曰豈水徐嘉炎勝力謂余書大序不類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讚易道以熙八索迷職方以除九卯上文明云皆帝王遺書既帝王遺書夫子刪之定之可也然之除之其可通乎

廢序所言科斗書

王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長商誦禹
鑄臣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
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
驗偏旁而更為隸古哉於是適其辭曰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
於今文又賴今文而成書本故尊古文而不知實陋
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
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

卷二

六五

載於書大序其妄誕欺惑後世無疑

關若璩曰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篇之首者朱子謂
其不類西漢人文章又曰只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余直謂此篇
發規摹詐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尤可見至
承襲而詭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
伏生書考論文義始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
字序曰秦燒滅舊典云云若以自秦已後魯恭王壞
孔子宅已前無所為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
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已

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高書御史
史書令史吏民小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
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篆
印章書楷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為一代之功令也豈
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
氏傳多古字史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
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明著不待孔
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卷二

六六

藏有祕府杜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
不可即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
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
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
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得昌彝其銘
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
制以八體試學童不云六體與蕭何律律衛宏古文
奇字序先于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又云秦
罷古文而有八體非方文未嘗云漢不用方文誤
由于說文序漢以八體試學童一語不知漢乃六體

六體有古文在內與秦味又誤於新莽時六書古文
奇字云云不知此即漢六體舊制非莽始太史公自
序秦檄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
遺文方事靡不畢集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
五年天下不習尚方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任泰下
今焚書始禁古文
漢興後七年

又曰說文序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
久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
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一二通人如賈逵筆方相
從受古學耳降至衛瓘恆作書勢去漢遠並謂魯

卷二

卷七

恭王得孔子宅書時已不復知方文謂之蝌蚪書漢
代秘藏希得見彼時自有此種議論敬諸撰述茲徵
文字不作于漢武之時決矣

朱彝尊曰古文之存於今者如壇山石岐陽獵碣皆
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孔子雅言春書當時誦習
授受未必用蝌蚪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悉
經悉科斗文字安國書序作偽者藉此欺人魯齋王
氏疑之當矣

贗序所言篇卷

孔穎達曰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如舜典

蓋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如所增二十五
篇為五十八如序一篇為五十九四十六卷者謂除
序也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安國茲以同序者同
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五十八篇內
有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
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
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康王之誥乃
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卷二

卷八

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大
禹謨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
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
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原無武
成而以百篇序實為求卷孔則有武成一篇；自為
序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使以百篇序復為一卷只
得引之各冠其篇首曰宣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辭云
又曰尚書百篇序原自為一篇不分實各篇之首其
分實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國傳始也鄭康成注書序
尚自為一篇唐世尚存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

尚書亡逸篇數迥與孔傳不合

序序所言會國有巫蠱事

闕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登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登卒應不誤考之漢書兒寬傳寬曰郡國送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遺巫蠱之難未施行首悅漢紀武帝紀云魯恭王壞孔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案巫蠱難在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乙丑二年庚寅相拒凡三十五年

卷二

六十九

漢制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安得為登卒乎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攷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偽作此書者知

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并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傳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又曰鄣篇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覆之不報者乎

朱彝尊曰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為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考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

卷二

七十

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敘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諫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首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條述劉向與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
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
而自破矣

又曰或曰史記雖云訖于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
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寔天漢三年也故荀悅漢紀
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遠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
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
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天漢獄多係征和
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

卷二

七十二

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
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
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
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陽間
若天漢之後收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
年並盡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
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

賈孔安國書傳

陸德明曰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
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孔穎達曰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記其
紀綱為夏太康時

朱子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
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極
處決不如此固善也

又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漢儒
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邵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
來

國若璠曰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于王肅

卷二

七十二

傳注相同者乃孔笏王非王笏孔也只以一事明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
為閏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言王肅以中月為月中
則二十六月即可即言王肅已前未聞有是說也今
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
一月朔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
何

又曰對照釋名曰閏月而禫曰虎通德論曰二十七
月而禫大戴禮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
月禫更溯而止之傳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

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傷之喪已二十六月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
十七月若王肅者議禮必及鄭氏以禮弓倂而編是
月禮提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禮者所以發下文而
不繫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
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
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茲義宗之者尤
盛於魏晉間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是月也古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擯弓
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

卷二

七十三

太誓乎蓋驗王氏說非是

又曰堯典禮于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
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
對肅已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曰孔竈王又一證矣
又曰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
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日而
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蓋例謂望
為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
日庚戌誤同蓋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朱委尊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

不賢不忠則謀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其子微子來則
用之於尚書傳則云則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
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子小子履一節云
此代祭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又曰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
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懷五經異義恆取諸家之說析
衷之其於舜典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
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歟陽
生大小要後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

卷二

七十四

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河海為水宗所
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雖允南五經然否論據
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故今孔傳無之正義引晉
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
世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
八篇之書而篤信之安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
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禫諫舜三載自正月
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
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

子氏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
 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為禹九十五而使禹
 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窮于鳴條年百歲孔傳
 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
 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舜為崇伯而世
 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曰侯
 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所述與孔傳多
 不同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授冲在高貴鄉公
 時常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
 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徑進其後官至
 太傅祿比郡公凡杖安車極榮過其與孔豈曹義
 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
 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離列何晏之名冲實
 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
 陳之句不當復用已成之說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
 辭矣
 按孔冲遂引晉書言梅賾所上孔氏古文出於鄭冲
 必當時賾進書飾辭而史錄之非寔能考得其源流
 也至以為王肅似私見古文而闕百詩證之為作偽
 者當王肅是固然矣錢編修曉微嘗與予論及此疑

卷二

七二五

古文尚書乃肅私為之故東晉始出肅未見逸書十
 六篇乃博採傳記所引書辭為偽書二十五篇假託
 於孔氏而為之傳其意欲以証己之言而難鄭益即
 偽作孔子家語之故智耳非王肅無此淹博亦不能
 如此善摹古也肅既自為今文作解又為偽古文書
 傳使後人得之驚服其解之精確與方人合家語古
 文尚書皆肅偽本其近理處摹古處及有時背道處
 俱相類斯言似得其實
 賈書傳所言水道地名
 關若球曰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
 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杜氏詳列於濟水東
北八字餘并同東北經濟南至滎安博昌縣入海與
 禹時濟漕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津梁勢改昔則自魏公臺東入河出在教倉之東南
 今改流魏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禹時濟未
 必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為不同與濟水當王莽時大
旱枯絕不復經
河而過者皆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
返通津梁勢改導渠脈水不與昔同皆後魏開道元
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水入
 河並流數十里滋為滎澤在教倉東南不當先之以
 濟水入河茲流十數里而南哉河漢注則曰此係
水文也

卷二

七二六

以流新道方繼而曰又注流數上漢為策早在教倉
東南證以塞為平地之故迹方渠今清雜然故陳
又曰宋傳氏寅高貢集解引許氏說文曰荷澤水在
山陽胡陵與安國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
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
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古胡
陵地也今別潁水與荷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違
因歸合固悟偽孔傳在說文後潁澤在胡陵正本說
文來但脫誤一水字

又曰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為貢澗水出督亭

卷二

七十七

北後漢志河南尹穀成縣澗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潁
亭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縣故澗水為河南所有作
孔傳者亦云澗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為武帝博士者
乎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
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山皆縣也何須澗
出而郡乎

又曰伊出陸渾山亦非陸渾山在今嵩縣東北四十
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

胡渭曰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尾
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又若穀

城為澗水所出魏始首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澗出
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
西南蓋津在河陽之蓋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
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
書大序不類西漢文字解經亂道是孔叢子一輩
人所假託良有以也

又曰閔百詩據金城郡為漢昭帝所置以辨孔傳之
偽黃子鴻難之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
言乎百詩未有以應也今按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
帝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

卷二

七十八

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
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
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全城郡界矣况縣乎且水經
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尤吾音知縣東唐為五泉縣
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
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
也

又曰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山
澗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既引漢志又為之說
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象頭山在上洛縣境內澗池

在新安縣西穀城普亭北此御河南境內之北山也
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謂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
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
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龜池亦本
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龜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
澗出龜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
謬矣

隸古層書

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文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
隸寫籀故謂隸方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李昉不

卷二

七十九

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一二
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
奇古非字書博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
制字之本也

王應麟曰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隸
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
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去異依傍字部改
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

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李昉寫以

兼其舊本開寶五年制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
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今有
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定古忠
尚書并釋文今本宜忠恕所定與宣和六年詔洪範
復從舊文以改為顯然強本末嘗復舊也國者據曰
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說
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
也隸古

按郭忠恕既定古文尚書并釋文而又存其字於汗
簡中以六書之義考之不合殆好奇所至偽託之前
人也梅賾所上孔氏古文且屬偽作况又因其書而

卷二

八十

傳會為隸古者乎

層朝鮮日本尚書

顧炎武曰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
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
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
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
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
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墨爾之古書
世學尤可怪焉抑人言出其子坊偽又自
朝鮮本有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互微子

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
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
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皆大父河南
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
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
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
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
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十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
不以獻之朝走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日本僧裔
然以鄭康成注孝經
來獻不言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
有尚書

卷二

八十一

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
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尚書文公五年引沈新剛克高明崇克成公
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翼公三年引烈
子伯無兼王道篇謂之尚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緯之義
也史記夏本紀亦先九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
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端都石經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
五子之歌又何以不敬而妄言之也五子之歌
孔子之文來

符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恣直
在明不見是國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社
稷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道也而
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序則有章昭解亦以
為逸

朱彝尊曰按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房大
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不
詞操徐福行時書未達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
傳中國舉世無人識方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
疑之馬翔仲亦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
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
書所求書目錄校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

卷二

八十二

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
八年者寔宋元祐六年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
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
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禎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
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谷曰與中國書不殊
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尚書高麗且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郎葉春及上書請命
封倍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癡人說夢矣

三皇五帝之書

附論

外史字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楚靈王所
謂三墳五典

程子曰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夫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種黃帝之說爾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耶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方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

卷二

八三

連山氣墳歸義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合為三卷皆依託也陳振孫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說詎不經蓋偽書也

朱子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略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太圖在上大矩在下法能法之為民父

訊制章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澗上古之書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

吳師道曰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

又曰古三墳書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為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義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

卷二

八十四

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按三墳漢魏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辰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蓋得其實矣

盛熙明曰三墳乃偽書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如一筆走之合從是此隨俗作之字引鄰其謬甚多朱彝尊曰按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若許行為神農之言列子稱黃帝之書皆是豈必三墳五典哉以

三墳五典實三皇五帝之書本於偽孔安國書序也
觀杜氏注左傳墳典即書第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為
三皇五帝之書足以證其非矣至於三墳偽書人知
其謬以鄭漁仲之博洽獨信之不疑毋乃過與

逸周書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
之所論百篇之餘也今
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漢家書之似
刪書之餘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
物亦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

卷二

八十五

者甚眾服裝說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茲
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
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
汲郡魏安釐王家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
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
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

遷記武王克殷事茲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
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
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塚失其

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
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
以序散在諸篇茲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
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
倣倣為之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
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改九
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者德月令十一篇之文
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卷二

八十六

闕若璩曰李氏素陳氏振孫謂周書戰國人撰予又
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
秦引周書曰懸：不絕曼：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
柯左傳狼曠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皆見
七十篇內則此書不惟高戰國柳突出春秋前矣
宋蔡尊曰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重
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考附錄卷三

先儒論六詩

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
 今之政教善惡此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
 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諭勸之雅正也
 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
 德廣以美之孔穎達曰此云見失謂詩之比也興
 云見美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利俱有

孔穎達曰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
 嗣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

卷三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樂記曰人不能無亂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詩各有體：各
 有聲太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然則風雅頌者詩篇
 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鄭志張逸問何詩
 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與孔觀詩已不歌也孔子
 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鄭以比
 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
 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
 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

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
 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或以為鄭云孔子
 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
 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
 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
 則無風雅頌矣

王應麟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
 為雅與序兼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解頌新語
 云文王之風格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
 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卷三

高水李氏曰小雅詳言政猶有
 風之體大雅言政則於頌矣
 王應麟曰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
 善心毛氏自闢雖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
 十小雅四十大雅頌六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
 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
 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闕雖興
 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而
 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教物以言情
 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
 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彫龍曰毛公述傳
 猶標其體以比顯而興

應鶴林之言本於此隨若據曰按淮南泰族訓關說
與于居而君子美之為其唯雅之不乘居也居鳴飛
于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
而相守也安與毛美同時

王柏曰風雅之別即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體
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
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唯
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
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閑
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調會公卿大夫之
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
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

卷三

三

有條而不紊矣

幽雅頌頌

王應麟曰朱子疑楚蒞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
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幽頌呂成公云幽雅
頌恐逸

顧炎武曰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
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用禮審章逆暑迎寒則歌幽
詩祈年於田祖則歌幽雅祭蜡則歌幽頌雲山王氏
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審章之雅詩以鼓鐘琴瑟四
器之聲合審也笙師歌字笙也
也賦雅頌管為磬雅凡十二器以頌雅之聲合也

也凡為樂者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
之聲量凡和樂亦如之比凡七月一詩詩其以若和
聲有不
同耳

按周禮所謂幽詩則七月之篇是也若幽雅頌自
宜別有詩章鄭康成就七月一詩截之為風為雅為
頌王氏又謂以樂器合之而有不同恐未然也呂伯
恭言幽雅頌恐逸其說最允朱子欲以楚詞思文等
詩當之於義亦近但已經失傳之後究難確指耳
南雅

卷三

四

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謂
記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即謂自仲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

按周禮大師陳六詩有風而無南則周南召南列於
國風固不可謂非風之體矣以其命之曰南而鼓缺
之詩曰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篇晉鼓南春秋傳
有南焉先儒因謂南者樂章之名則疑毛詩序所云
南言化自北而南為非考之詩辭文王之化自豈岐
被江漢之域此當為二南所以命名之故毛詩序未
可非既以周召統紀南國之詩而稱周召南列於國
風之首用之樂章於是南雅並奏樂器亦因之以得

稱耳謂南與為詩之正經則可謂自周南至豳總謂之國風為誤則未為確論也

何彼穠矣

毛詩傳曰平正也武王女又王孫適齊侯之子武曰

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用之盛時必無此事建武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武王三十餘年鄭康成曰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正孔穎達曰大詁注受命

王介甫曰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

洪适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

卷三

五

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據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顧炎武曰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蔡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按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

之侯與書言寧王同此去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束宮之妹邾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

厥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棟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

色固如唐棟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雍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美未允蓋

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大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御樂用

卷三

六

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制南籥文王世子所謂晉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示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全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于強大之齊尋盟府之誓言繼昏姻之風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脩周之舊典而谷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

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之說是易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信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齋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貞嫺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沿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合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誣刺皆屬之王風矣况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

卷三

七

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矯者之說也

又曰何彼禮矣以莊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按春秋兩書王姬歸于齊由魯主婚故書其餘即下嫁于齊而不書者固多矣先儒欲以春秋所書之王姬與詩辭傳會恐未然也况春秋之兩書王姬則未知為桓王之女與莊王之女與桓王在位二十五年此時必無姊妹故洪氏但以為莊王姊妹然桓王乃洩父之子平王之孫也桓王之女則洩父之孫莊王

之女則桓王之孫洩父早死故平王之後即桓王洪氏遂謂莊王為平王之孫夫之也襄公桓公皆娶王姬襄公諸兒僖公之子也桓公小白亦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集傳存或說齊侯即襄公諸兒亦失之諸兒已立為齊侯五年而後娶王姬小白已立為齊侯三年而後娶王姬然則與詩言齊侯之子者未協矣

變風變雅

鄭康成曰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邈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邈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勅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月

卷三

八

肅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陸德明曰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從邶柏舟訖豳七月十三國兼變風也鹿鳴至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鹿鳴至魚麗十篇文武之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成王周公之小雅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中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

是屬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詁訓因改其第焉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文王武王武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武王之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董植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幽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國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

卷三

九

雅周禮審章歌謠詩誥雅誥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誥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誥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闡雅之亂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欲懼而謙恭

商音頌侈麗而誇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破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應麟曰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卷三

十

劉瑾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幽風不可以為變雅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顧炎武曰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註義曰言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歌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

功盛矣大矣不遏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
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一傳而周遂亡嗚呼
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國
不待河水之憂析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按風雅之有正變也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為正所
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為變先儒謂變風有望巷挾邪
之所作則恐不然今人於先儒之說不敢少異而獨
指聖賢思無邪之書為亂言邪辭考其說之所據以
為如春秋書亂賊爾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然春
秋時諸國燕享所賦多今人所謂淫亂之辭者鄭六

卷三

十一

卿儀宣子於邠賦其本國之淫詩豈亦據其國亂無
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者五倫之理本自
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
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小人之言加之君子鄙褻
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以是斷之變風止乎禮義
信矣

鄭衛之音

呂祖謙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
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
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思愷創之意

隱然自見于言外矣或曰桑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
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
同邠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
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
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詞雖近於諷一勸
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
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麗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荅顏
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

卷三

十二

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
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
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
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
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
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
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今則
是詩之為桑間不為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
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

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聖君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樂記製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為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邪古者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雅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雅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雅雜之甚而不自知也

卷三

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益亦如此然方樂既亡無所考正吾攷以其理與辭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

顧起元曰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

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戎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而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違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為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咽嘶之語乎按論語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夫所謂聲所謂音者非謂其詩也亦非方土音

卷三

聲之謂也此靡之樂滌濫之音作於鄭衛桑間濮上者爾他國之人奏之而皆為淫聲溺音雖南音雅頌之章命奏而歌之詩章自正音聲自淫也此夫子之所放所惡而不可復御者也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詩其義甚明而幽雅頌用之於樂是謂樂章也樂者笙簧琴瑟鐘鼓之屬也器之所奏者樂也其發乎器者樂章固天於口歌之而發乎口者音聲也樂與音則有辨矣而詩之與樂與音聲斷乎其不可混清言之者也或難曰詩三百篇皆不可歌則已如皆可歌豈得判聲詩為二乎

記言桑間又與詩篇之名桑中者同何以見桑間非
桑中詩歟曰桑間濮上其染於淫自射時已然史記
言中山猶有沙邱射淫地餘民亦其類也然濮上亦
隨時而變射時及衛之先淫地也至周末則好氣任
俠故史記云濮上之邑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
風也鄭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射作靡之樂為
證不引桑中之詩明桑間濮上之音之由來已久不
因桑中詩也許氏異義以鄭詩解鄭聲淫而康成駁
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蹀躞之聲
使淫過矣此說辨別精微淫聲者煩手蹀躞之聲也

卷三

十五

琴瑟稱雅樂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而鼓者鼓鳴瑟樓
鳴琴以奔富厚則為煩手蹀躞之聲而音之來自琴
瑟者無非淫猶以淫聲歌詩辭而音之來自口者無
非淫也人為之非詩與樂器為之也邶鄘衛之綠衣
燕：柏舟等篇鄭之文曰難鳴何愧二南是知夫子
之言鄭聲淫樂記之言桑間濮上之音不可據以論
詩辭也

詩五際六情

附文四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

此則有變改之政

孔穎達曰按詩緯汎歷極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
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鳴雁在申金始也緯
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
藝論引春秋緯演禮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
歷極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
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未也亥大明
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
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
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

卷三

十六

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
之
王應麟曰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檠著上統元皇下序
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
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即頌曰四始
之缺五際之危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
謂聞其說而失之也

詩之編次

孔穎達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

於國痛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
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
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
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
由國之大小也欲以未得為次則雜唱之作遠在緇
札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未先
作後未乎是不由未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
則諸國所以別有意焉茲述其先封善否於其詩之
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
其次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

卷三

十七

國之次當是太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
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
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
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
則如左傳之次鄉飲酒云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算
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
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偏歌謂之
無數不以不次為無算也
歐陽永叔曰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此莫詳其
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

於周邠邠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
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幽秦魏
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
召邠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
第也然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

卷三

十八

衛地者為衛得於邠邠者為邠邠所以見其首亂也
則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炮矣故
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
保鄭本畿內之封國周之衰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
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
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齊高之都唐帝堯
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
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
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以秦秦之始
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故美其始有

車馬禮樂而利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先聖王之流風遠俗盡矣故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以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草莽而為安周家之先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以幽王業成而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

卷三

十九

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蓋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美也故次以頌：之有魯豈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爾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張子曰詩固有次叙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同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詩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朱子曰十五國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

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

王應麟曰止齊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盛格曰史記方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為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

卷三

廿

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顧炎武曰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
觀小雅毛公頌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為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而作其歌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子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子而襄公三十一

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鄭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數而言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挾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據漢書言邶鄘之民於幽王之世已無邶鄘

又曰自出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

又曰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葦路蘆葦以處草莽

惟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

岐陽之盟楚為荆蠻置茅蕝設表與鮮羊守燎而不與盟猶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魏鄭皆為鄭滅而魏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又曰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於邶之詩錄於邶

按程子所論詩之先後與易之序卦傳相似然要為空文附會於經無當也以大儒尚為此等議論讀之

卷三

廿一

若無甚阻礙存此以見易序卦傳之不可深信亦猶是也

詩篇名

孔穎達曰金縢云公乃為詩以昭王名之曰鷓鴣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若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部遠見文假外理以定情實易顯辭警之觀草蟲棄嗚呼之聲爪蹏取縣：之形瓠葉捨蓄：之狀天：與挑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遠召吳韓奕則采合上下弱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篇章之類取其首章權輿弱虞之類取其末章召吳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羊蕩縣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齊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縣：瓜瓠與縣：首篇同一取縣：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縣：與黃易與文：黃

卷三

十二

昌圖一取殊愛之美一以黃鳥為名

刪詩

史記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為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先昭前緒武

王克平殺亂戎王周公化致太子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大師

卷三

廿三

擊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歐陽永叔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文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絀

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戎不

自為政率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

之一字為意之字故句刪其字也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之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

卷三

廿四

未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

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

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程首驪駟祈招魯之采矣皆

逸詩篇名若程首驪駟祈招魯之采矣皆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葦禮河水新宮茅鷓傳鳩飛

無辭或謂河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醉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駟是也

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滄茫矣月離于箕風揚沙
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改之周禮
疏引春秋釋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
兮未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
多一句豈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
之刪亦不止驪駒論語詩類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
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
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
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卷三

七五

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
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
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
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
地醜德聲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
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是夫子未刪詩
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
之所存無如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未嘗傳曰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俚服小學大學之所
說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且如行以肆夏超以采

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
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矍廡
為節諸侯以禋首為節大夫以采芻為節士以采蘋
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禋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
孔子於矍廡采芻未頌則存之於禋首獨去之俾王
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
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節而管
無節又何也肆夏樂遍梁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
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

卷三

七六

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
賓與秦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秦陔公入
騶此又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
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教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
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
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
何也且詩至于三千篇則韜斬之所采定不止於十
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為出十三國之

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竊疑當日掌之王制班之後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絀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戎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偏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

卷三

廿七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偏遺也一則樂師矇叟止紀其音節而亡其辭實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鐃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

漢儒傳詩四家

史記儒林列傳言詩於魯則中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申公者魯人也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韓生者燕人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卷三

十八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米離說成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造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
過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
書毛詩四經由是遂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
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
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
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傳毛亨：授毛
萇

卷三

廿九

孔穎達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若於鄆邦毛
氏先傳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又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
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訓詁亦與經別
也及兩註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
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毛詩經
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

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歐陽永叔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
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
者而其遺說時見于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
信

范處義曰兩無正韓氏作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
之未心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維君之語故
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美斯作魯頌而

卷三

卅

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美斯頌
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
晞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故之殊不
考是詩曰新廟奕奕美斯所作是美斯作新廟非作
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
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唯河閭
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詩中興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眾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
之今觀其書所釋昭編與金縢合釋北山豳民與五

子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
易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
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
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
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
毛氏故齊詩止於魏魯詩止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
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
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
世也

卷三

卅一

呂祖謙曰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通
與經傳合關雖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
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應麟曰元城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
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
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
大夫謝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
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
事者之傳會

又曰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
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
氏之儒陶淵明群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
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歟名失

又曰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莫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
於穆不似仲弟子思閱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
亦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子注孟仲子孟之從兄弟
又曰徐整云子夏校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

卷三

卅二

子也以絲衣釋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
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高子齊人

又曰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
人失其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訪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子
此正義云德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
人毛萇序錄亦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
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黃震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
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足以裨毛詩之所未及

音

毛詩序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陸德明釋文於關雎后妃之德也下云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若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夙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

卷三

廿三

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成伯瑜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末二句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為允當當是鄭立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

與己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豈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以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

卷三

廿四

辨不得
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必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

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逐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宜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輝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

卷三

廿五

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胡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宋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

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宗旨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李榕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崑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詳君上顯暴醜亂之迹惟猶之私不是六經之志緣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

卷三

廿六

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沱之為美滕那之為祀成湯說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凡此諸家紛紛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

古說本如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沿襲云

卷三

廿七

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為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國序以作於是詩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

漢儒也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從一也暴揚中書之私春秋所不遂二也詩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為史官懼天禍

卷三

廿八

人刑者之見也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矣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為子夏作以小序為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下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假樂之序曰嘉戒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度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邱之後繼以南山有嘉

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邱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淡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際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

卷三

卅九

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風論之意浮於指斥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育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稷之苗穗而已此其所以來摺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叙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

而其詩語則鄭人受叔段之辭耳播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受桓叔之辭耳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揚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求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文公胡不甄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詞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

卷三

四十

淫淫辭之具乎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詩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墜溱洧消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日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蔣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楊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垂鑒於後世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
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焉湯而廢桀紂錄
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
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
首之說是也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繼衣以
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
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
其督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
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

卷三

四十一

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為之於
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夫左傳言事札
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
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豈樂安得有之
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儀禮左傳
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
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
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
夏繁過梁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
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

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
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辭
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宋譏諸如鄭伯有賦鶉
之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寘武
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
鄭伯享趙孟夫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
子蓋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蟋蟀子游賦風雨子旗
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
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
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
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
也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
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
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
又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
而已有之矣昭穆之序見于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
序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
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昭穆諸
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
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

卷三

四十二

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又
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
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
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邶中有麻木爪采葛扶藜
子衿之類悉改序說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
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
敢盡信者也

朱鶴林曰說者謂者序集傳頌諸內令學者不敢異
同然考序嘗為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者

卷三

四十一

義之長育仍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
然則考序之意亦宜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
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因陋荒忽者

哉

朱彝尊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
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
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蟆刺奔女也黍離伯封
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
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
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定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

二子乘舟為伋之傳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列女
傳以采芣為蔡人妻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
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為定姜送
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
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
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
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禘之尚書儀禮
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
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
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綠衣序有高
子之言又子夏授魯中：授李充：授孟仲子此維
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
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
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
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
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
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為序乎
又曰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
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
意者魯詩毛詩以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卷三

四十四

按毛詩序傳自毛公以為子夏之學雖不子夏所為
要之師承當不誣孟子譏高史言詩先儒以為子夏
授詩高行子即其人是先師相傳固已不能無失矣
鄭康成言魯篇之義分編至毛公始分未嘗一語及
衛政仲康成去敬仲不遠若序果敬仲附益豈得不
言大抵序之首一句所謂魯篇之義者其下附益乃
毛公發明首一句之指敬仲無與獨後漢書言廣宏
作毛詩序不知其所作者為何况范氏傳聞多失實
當以康成所未言斷詩序非宏作可也

元己後刪詩謬妄

卷三

四五

王柏詩可言集二十卷方回曰文公成公於思無邪
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
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為詩之言有
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
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示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
詩三百篇善德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
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
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難以
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
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漆洧即是鄭聲衛
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漆洧亦是雅聲彼桑間
濮上已放之矣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
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
去之詩猶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以逸樂
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
欲削去注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人教淫之大訓
予脫道未敢遂從閻若璩曰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

卷三

四六

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
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
王柏詩辨說成德曰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梅
卷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闕會
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
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
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
閻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
二南各十有一篇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
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

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為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朱彝尊曰自朱子專主古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麋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卷三

四十七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吳師道曰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遠公四傳有衍無間蓋大以尊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本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首惡景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故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漆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訊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

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故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刪去野有死麋則公固有取於斯矣

卷三

四十八

楊守陳詩私鈔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為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鈔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湛若水詩藻正若水自序曰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為三百十一者乎王漸遠讀詩記漸遠自序曰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為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李經綸詩教考黃宗義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意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朱彝尊曰詩三百十一篇孔

子所定依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故傳而魯齊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春秋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友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茲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爾詩傳詩說

何楷曰近世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歟

卷三

四九

與毛傳並行然撮拾淺陋有識哂焉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嘗自撰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偽書也

毛奇齡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注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令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如子

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國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

朱彝尊曰二書皆係豐坊偽作

又曰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鄭人豐道生之家本欲伸己之說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

六一

五一

為小正大雅為大正賈父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秦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世逞其曉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偽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至於黨學氏者不知石經為坊偽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自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為所惑也

經考附錄卷四

周禮周公之遺典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武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導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譬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用

卷四

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模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陰謀休謬矣
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朱子曰胡氏父子以周禮為王莽令劉歆檢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素言方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巫之職掌官中巫祝之事凡官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閭閻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

卷四

二

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潤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屬民而階亂王莽之玉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雖辨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複不可行而雖賢哲亦

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
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
夫又各省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
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考
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藏獲田土則少而
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
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
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
不足助其不給或祭或貨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
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

卷四

三

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都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
徵召其民考其德甄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
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
兵爰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
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
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
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請侯卿大夫
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他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
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敵無由生而良法可以
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掌制六合官

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謹之百官有司郡守
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賢黃之慈良王
赴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
諳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
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瘦瘠貪鄙之人則視其
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
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
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嘗
而追呼之苛饒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
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上不

卷四

四

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
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
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
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
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
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教易則
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
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
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廩井有伍此具月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

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廢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適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譏者轉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

卷四

五

變常平而為青苗該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雖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禮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糶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

簡便賒貸之法損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州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

卷四

六

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竊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質者願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通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堂盡

不肯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則利
病可以周知故法難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為之承流
宣化者與民情常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難簡
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除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
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
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
道經學古之說也

鄭康成于寶所注

陸德明曰官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
其職前列之

卷四

七

王應麟曰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祭句股
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蓋按少儀正義引鄭司
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祭各
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祭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
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
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
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
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
多近語

賈公彥周禮疏

晁公武曰公彥汝州人永徽中任至太學博士史稱
著此書五十卷今并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
為詳明

董道曰公彥此疏據陳勛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
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王應麟曰日宿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令甲巳至
戌既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
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戌夜今謂之五更既以戌
為戌誤矣

又曰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

卷四

八

愚謂即上林賦紛容掣參

宋已後變亂周禮

俞庭椿周禮復古編庭椿自序曰六經惟詩夫其六
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
讀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
篇寔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說
誤亦遂可以類攷誠有擊然當於人心者陳深曰宋
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於是
取其近似者別為一卷以補冬官又於五官之內盡
別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

大亂以古本校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
邱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補
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於是自臨川
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邱之書此
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為之編也其不獲而傷也者希
矣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
其書之未完而為是緝輯之計至宋俞庭椿乃以工
官散見於五官之內而未嘗謂遂撰取五官之屬而
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
其設一官分一職即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醢醔之

卷四

九

微好用匪頑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於其
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者惟冬官之
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昔之周禮雖闕而猶全今則
雖補而寔亡也其為聖經害也大矣

王與之周禮訂義戎德曰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
六典以為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
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著七錯見
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第合

邱葵周禮全書蔡自序曰冬官未嘗缺也雖止於五
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

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
官不亡攷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敘社退三舍也嘉
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
始得為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恭訂的
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寔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
無失

胡一桂方周禮補正王瓚温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
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研究姬公經國制度恭訂
五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方周禮一百卷
林干之為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卷四

十

吳當周禮纂言黃虞稷曰當激之孫也激於易書春
秋禮記皆有纂言獨周禮儀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
之意為是書陸元輔曰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
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
邱氏之論也伯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為注乎
抑遵乃祖所定之次也

方孝孺周禮考次目錄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
禮較王與之俞壽第諸人所訂正更為有理

何喬新周禮集注郭良翰曰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
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邱何氏最後而紛割為

甚以為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
清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陳鳳梧周禮合訓鳳梧自序曰宋元諸儒如王次點
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志取而歸之冬
官我朝方正學何叔邱復加改訂有正誤暨集注傳

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彖歲有志禮經
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
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

舒芬周禮定本十三卷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
卷別偽一卷柯尚遷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

卷四

十一

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庭椿氏以為冬
官未嘗亡寔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
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為大司空之職著
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
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邱吉甫又以序
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
於大司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
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邱何氏又復序官於
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為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
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

度矣至於近時有用禮別偽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遂
勾刪合分別真偽奪彼與此矣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孫攀曰臨川俞壽翁著復古
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
源邱吉甫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時江何司寇復

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
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秋官點秋官碧篔簹氏剪
氏赤芟氏烟氏壺派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
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柳又詳矣

王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黃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
而重為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

卷四

十二

擲而棄之為冬官以考工記二十一條附於冬官之
後

陳仁錫周禮句解仁錫自序曰以冬官非闕而補之
者兩宋俞庭椿氏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澄氏何
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測地官之似以補冬官
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五家本何
氏最後美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

司空官選名

錢款曰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坊

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
當為司空官逸名無疑

朱彝尊曰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
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于
湖錢氏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七凡二十
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
曰大師曰水師曰工人曰舟人曰匠師則本
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
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
左氏傳

卷四

十三

賈公彥曰大戴：聖與對向為別錄十七篇次第皆
冠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
篇次則異其對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
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為
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
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
第十二大射為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
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
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
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

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食為
第十六覲禮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
不從之矣

賈公彥儀禮疏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
僅有黃慶李孟恂二家疏義公彥等戴定為五十卷
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校鄭玄注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
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

卷四

十四

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朱子以禮記附儀禮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
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
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
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
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
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
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
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

能遠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篇上篇士冠禮附義士昏禮附義

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附義鄉射禮附義燕禮附義

附大射禮聘禮附義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附義

小記大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附義

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

藻少儀投壺淡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

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

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儒

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

類以問召伯恭後更詳定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

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

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幹類次

按朱子前後二書編次不同然通解亦未成之書也

吳氏儀禮逸經

吳澂儀禮送經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其

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

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

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改焉疑古禮逸者

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

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在此例蓋作記者

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

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

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究然實為

禮經之正篇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

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

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吳澂儀禮傳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射義一

篇送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卿

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

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攷詳焉於是儀禮之

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

一篇寔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

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張米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

止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黃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

忤旨罰輸站後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

史記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
請戎雲南後官交趾按察司僉事卒

朱彝尊曰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鹽察御
史永樂中上儀禮述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詩有年何
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
且束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
本爾述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老知
其為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
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家語原本襲大戴記

卷四

十七

史記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
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符篇戴成王冠
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書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陞
下雖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
日遵並大道邠或乘集萬福之休靈始如昭明之元
服推遠雅免之功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勸高祖清
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為極予考之家
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家語云周公冠成
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功祝雍辭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書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
其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衣職欽
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
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
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
周初豈嘗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
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

卷四

一八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
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
同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
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
大婚解略同禮三本第四十三荀卿禮論篇有之比
此如詳禮祭第四十六自篇首至徒善遠罪而不自
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傳第四十
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
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達
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
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
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有坐篇有
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

蓋德篇六十六自民之為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大抵相似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為畧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昌泰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為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未葬尊曰大戴禮記本無其足敬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之書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弄夏小正獨不用殊不可解學齊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按大戴禮記多同家語者家語出於王肅竊取是書為之史繩祖引公冠篇陛下顯誰先帝之光耀已下俱為成王冠辭蓋讀書不審章句遂謬加譏評書中明言孝昭冠辭而史氏誤連成王冠辭讀之何也此誤要不始於繩祖王肅竊改大戴記及諸書以為家語已併章句不辨妄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而史氏乃曰當以家語為正豈不

謬哉

二程子更定大學

黃震曰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

卷四

七

按大學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宋司馬溫公大學廣義一卷始取出別行而二程子朱子各有所改定明道改本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此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修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為利也伊川改本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明德至此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修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予當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

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朱子
改本今四書集注是也古本則禮記鄭康成注者是
也自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說始知大學有闕文凡
後儒謂格物致知不必補皆不演究聖賢為學之要
而好為異端其亦謬妄也矣

變亂大學

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菴先生章句益
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
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工
夫次第大備之間稍有文章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

卷四

廿一

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
聲正未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
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方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
下耳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

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
所疏皆古本也宋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
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李臨山陰吳氏星溫陵蔡氏
清甫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
仁尊信古本

朱熹尊曰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朱子分為經
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
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
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
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雒源流錄於陽明傳謂其故

卷四

廿二

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為陽明罪
按大學明明德新民是為修己治人兩大端然而析
理有未精則所以修己治人者皆不免於差謬故更
言止至善雖若為上二者要其終定為上二者正其
始也必析理極精知其至善而止之然後能得止而
明明德新民可以不至於或失此三綱領下即接知
止一節之故若所以知止之功此尚未言待八條目
中格物致知乃詳之大學之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
善擇善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古聖賢窮理精義實
事也其曰知所先後曰知本者則又為下學言之欲

其知先治己而後治人先明善而後能誠身耳此所知者止是為學次第非如格物致知之知主乎理精義明也董氏諸人於程子朱子格物致知之說初未
有得遂謂大學無闕文而欲以知止至則近道矣及聽訟斷為格物致知之義其亦謬矣夫古人之書不
必無殘闕知其有闕而未言者則書雖闕而理可得而全苟穿鑿附會強謂之全書害於理轉大讀古人
書貴心通乎道尋章摘句之儒徒滋異說以誤後學非吾所聞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

卷四

廿二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鄭玄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為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為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為孔氏之書而已
朱彝尊曰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陸義故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陸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

後儒變更禮記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

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未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

王應麟曰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經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其內存藝文志云以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林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聚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傳以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元承魏徵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未獲刊縱為五十篇張說言載聖所錄向已十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

卷四

十四

書類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疑石間起馬佃增華向瑜百篇業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未衆說之精簡刊正艾馨始集注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隋志禮記三十

朱彝尊曰唐張燕公啟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

向千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三禮圖

後魏禮志既謀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隋書經籍志三禮圖九卷中阮述字與

張昭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

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

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

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

國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

卷四

廿五

頴川恭母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

事與鄭若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謀也

如梁正之言可知謀之紕繆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謂宗義周顯德中恭定郊

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

積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序其凡恭以近世沿革之說

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實儀為序詔太子詹事

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宗義後

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詁

頴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賈石經大學

陳龍正曰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偽作而鄭端簡重其書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

儒虞松等改正五經衛覬邢昺淳鍾會等以古文小

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

文帝始以黃初紀元在明帝則為太初為青龍為景

初在齊王芳則為正始為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為正

元為甘露在元帝則為景元為咸熙而禪於晉未嘗

有政和年號

卷四

廿六

陸元輔曰錢蒙叟列朝詩集為豐坊作小傳謂石經

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坊偽撰而當時名公多為所

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

李本寧劉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當豐氏本既

出管志道為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盾儒俱有

刊本皆為坊所惑可怪也

經考附錄卷五

先儒論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
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乃因
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
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子曰我欲

卷五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
豫善：惡：賢：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禮經紀人倫故紀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
以文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秋君三

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
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
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謀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者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

卷五

臣不臣則謀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
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孫復曰春秋有與而無褒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又曰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

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

若事：求之則無結矣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以禮

朱子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字頃以為家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或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竝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

卷五

三

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宜復可得也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朱子曰此易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呂大圭曰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

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此皆謬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遠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皆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其

卷五

四

又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或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項安世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閭閻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賦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程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

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

黃澤曰史記事從實而非自見離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獲取而不至屑焉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又曰周末及秦漢間用刻志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卷五

五

又曰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強以為貶又如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

又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又曰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夫抵說春秋若太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全詳盡乃可

趙汭曰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圖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其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

卷五

六

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

陸深曰春秋此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閑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閑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詩春

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茲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

卷五

七

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曰邦無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

漢時公羊穀梁左氏三家之學

史記儒林列傳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

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

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

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

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儉

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

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

卷五

八

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

弘亦頗受焉瑕邱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

書集比其義辛用董仲舒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

羊傳十一卷公羊子曰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

人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

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

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

傅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咄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辛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為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陸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勿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召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

卷五

九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迺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目千秋為郎中戶將送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自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千人自元康中始講至元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中千公羊穀梁同異各曰經志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引經說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後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教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言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為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聞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護孝君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卷五

十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少子歆字子駿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方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扶其穀梁

義

王充曰劉子政玩弄左氏重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
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
隋書經籍志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
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
羊春秋授東海贏公贏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
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
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
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
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

卷五

十一

與校經籍考而正之歆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
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晁明左傳又上書
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
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
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師其後賈逵服虔並
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
梁范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
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
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蓋行服義及公羊穀
梁漫微今殆無師說

王應麟曰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
氏嘗立而後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
闕若據曰賈逵雖明劉氏為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
二十人教以左氏與賈逵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
立學官必先立武因陳
元之言然後立學官

又曰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
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
十條愚者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
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
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
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卷五

十二

左氏春秋

劉向曰左邱明授管仲：授吳起：授其子期：授
楚人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作鈔撮九卷授
荀卿：授張蒼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
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錄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
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
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

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明覽其藉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後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錄之使自求之鑿而後之使自起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發凡以起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

卷五

十三

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起例恭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回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丹楨刺樹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止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惟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陸德明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未嘗史記以請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然復經矣

孔穎達曰邱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邱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

卷五

十四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繫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敬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

一辭之間求獲賤所在竊恐不然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樂道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聲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去傳國語一人

卷五

十五

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盡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王應麟曰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者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福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

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黃澤曰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感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氏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為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二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

卷五

十六

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此之諸家尚有繩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

又曰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又曰朱子說三傳以為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析義此亦罷為簡皆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又曰左氏是史官魯及孔氏之門者古人竹書簡牘重大其戒此傳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又曰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倉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整潤頗帶華艷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于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卷五

十七

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倉豪意思若以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顧炎武曰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敢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鐵尹宣公四年有鐵尹克黃張公獲尹工尹卜尹尹陳有子藍尹沈尹清尹芎尹灑尹陵尹郟尹

樂尹官厥尹後馬尹楊縣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宋有諸師而鄭亦有之昭公

又曰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象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五孫士於君所言大夫五孫士於君所言大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千子皆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亶子儀是也揚州吁齊無知賤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卷五

十八

朱彝尊曰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複姓甚明

魯歷失閏

顧炎武曰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宣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中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魯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文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曆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

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又章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幸執法彭祖若鏗亮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注南子至於昆吾夏之世高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傳此時但有二伯於宋傳昭公四年椒梁射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存桓晉又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于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

卷五

十一

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則句踐詐命為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軍賀號稱霸王趙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蓋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閔閔句踐為五伯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皆以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斯得之矣

周廟

顧炎武曰襄公十二年癸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為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祀于周廟杜氏以為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公十二年鄭

伯進楚子之辭曰而哀公二年廟饋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當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與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為之與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所見諸侯王也漢明帝進伯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亦不齋食於大王之手又曰竹書記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營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

卷五

十一

蓋周廟也公字是則始封之君有廟

一事兩書

顧炎武曰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公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心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遂除乃設於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衛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為葬

或以為范博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服虔杜預之學

此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回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吳萊曰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詠劉曾之遺獨不言服氏豈或

卷五

廿三

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辰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博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

服杜之為孰愈也

黃澤曰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賈王賈伯內夏外夷董君身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踈謬乎近者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是譏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襄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

卷五

廿四

侯救晉而獨魯違約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為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獲乎其非經旨決矣

公羊春秋嚴顏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曾問疑讀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校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顏安樂

字公孫魯國算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
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校淮陽冷豐次君
淄川任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顧家有冷任
之學始貢為事竊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
孟卿至太子太傅授琅邪筦略為御史中丞為授
穎川堂竊惠後泰山冥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
事顧安樂故顧氏復有亮冥之學路授保寶為大司
農豐校馬宮琅邪左咸為郡守九卿徒最尤盛官
至大司徒

卷五

十五

子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
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
雋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春秋公羊傳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五世相
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
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矣較某者亦是著
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較某也
楊士勳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

嚴氏春秋兩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
蓋史之闕文也

卷五

廿六

顧炎武曰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
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
傳中有子公羊子曰顧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公
十一年莊公十子司馬子曰莊公三子女子曰汝聞
松元子北宮子曰哀公何後師之多繳莊公三年二
十三年傳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有壽
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較某傳有較某子曰隱公
五年尹子曰定公五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
公羊子也明矣
朱彝尊曰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
儒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大廟室西
壁中以備大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篇言章句
說正廟之末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
太室北壁之中故魯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卷
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所云馮君章
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仰嚴訢所治之書始知儒林
傳所載必有遺漏也
又曰按嚴氏顧氏法以公羊春秋顧門教授頗有冷

內是三科也九首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
五曰天六曰天子七曰諫八曰貶九曰詔時與日
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疎遠近親疎之旨
也諫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首脚不相
干何故然乎答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又
有此說賢者擇之

五始七等六輔二類

公羊傳疏案文詁例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
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

卷五

廿九

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七缺

公羊傳疏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
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
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以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
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為父之道缺也又二年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鬬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是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
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鄆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却記不修周公之禮缺

黃澤曰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
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
澤舊未見此說却願與之合

公侯一等伯子男一等

顧炎武曰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
一也辭無所取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
稱伯子男視物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
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

卷五

廿

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
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
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
辭無所取

孔子生

王應麟曰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庚子孔子生二十一
年曾遠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曾
遠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

威榮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

毅史記有一年之蓋以月則公毅有一月之蓋今不

可考闕若環曰王氏毅家澤有孔子生年歲月詳

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七十者不合

十二年建國之月二十七日日庚子

羅必路史碑合余亦推以歷數為定論

春秋公羊傳卷三十

陳振孫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

在貞元長慶後也

毅梁春秋

應劭曰毅梁子名亦子夏弟子又作毅梁實

荀崧曰毅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

儒猶父子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

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顏師古曰毅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

卿傳魯中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王應麟曰毅梁子或以為名亦或以為名傲秦孝公

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毅

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黃澤曰毅梁陳毅其大夫洩治稱國以毅無罪也

澤謂毅梁此例則不知楚毅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

毅其大夫公子則楚毅其大夫公子退舒晉毅其大

夫里克晉毅其大夫晉重厚毅其大夫崔杼不知如

何分別

范集解

晉書字武子寤以春秋毅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

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

之注世亦稱之

揚士勳曰魏晉以來注公毅者有尹更始唐國廣信

孔衍汪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理胡詢之等皆以傳

者雖多妄引三傳辨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

略名例傳示同異

王哲曰自漢崇學校三傳迭興以賈誼之才仲舒之

文向歆之學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况其餘哉其事

窮師學以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

則講張贛說杜氏則膠固傳文其稍自覺悟者惟范

氏爾

陳振孫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此書所集

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

所謂蔡墨守起廢疾也稱劭曰者寤從弟也稱秦曰

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

先儒論三家春秋傳得失

朱子曰公較是齊魯間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校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王應麟曰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離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膏餅家

卷五

廿三

又曰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詎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奔於讖緯穀梁窮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詎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

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較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業少茲之言也左氏文學事詳而理差公較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矣趙以被憑和聽決甚而聞東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又曰子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古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十一事學際二十年館閣書日以為依託

卷五

廿四

黃澤曰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未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較皆是有傳然自傳校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唐啖助趙巨陸質之學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從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證故漏闕諸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疏助受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卯明恥之丑亦恥之卯明者蓋如史佚遷任又左氏

卷五

世五

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乘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者卯明非也巨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為趙夫子者曾與啖助子異襄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巨指蓋質纂會之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時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巨：師啖助頗傳其學為給事中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

撰吳端闕王遠功亦大矣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程子春秋傳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為決然之論也
陳棣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裏略後尤略序文堂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胡氏春秋傳

卷五

世六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陳覺合者十六七
黃仲炎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熙周而王魯矣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勇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國語

劉知幾曰左卯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

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文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案文總目左邱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林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司馬溫公曰先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先君以為邱明特傳春秋乃先求集

卷五

廿七

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業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存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通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為邪

真德秀曰征大戎監諉專利不籍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

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奇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關若璩曰曹風候人之詩彼其之子三百亦帶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為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其乘軒者三百人也正與詩合若前此六年為共公十五年縱是詩已有安得甫脫於曹風人之手而輒述述於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詩彼己之子不遂其婚乎

卷五

卅八

經考附錄卷六

門弟子集論語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諫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柳宗元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

卷六

一

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惟顏冉高第亦曰曰亦曰雍至問子縉云子縉終此書無指者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出於閻氏觀所言問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

為

朱子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

何異孫曰論語一書竊意曾子弟子為之故是書載

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

子此皆其門人稱之柳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子思為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先進一篇稱問子侍側恐是問子門人所記

論語集解

譚貞然曰何晏序稱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不傳者歟全帙也集解稱孔者孔安國也者包咸馬者馬融鄭者鄭康成陳者陳群王者王肅周者周氏武周生以其不繫姓者是晏等補注也

論語正義

卷六

二

中興書目梁園子助教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蔡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奕李充孫綽周懷範竄王珣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庶所集其解釋於何集無妨者引取以廣異聞論語正義十卷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咸平中頒其書

陳振孫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是始奉詔為之

朱子集注

朱子集注

朱子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

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說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又曰集注蓋熹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魏了翁曰王師北伐之幾子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

卷六

三

於躬行日用間其實驗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慕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

王應麟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卷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為詳說舊云訓蒙曰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收日以精

密而或問不復整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

王禕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

子及趙岐注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嘗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注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孝經

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一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也

卷六

四

章八為二也曾子啟問章為三又為一章凡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凡十八章長孫氏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各處之也

許冲進說文解字上書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方文章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

隋書經籍志遺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方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顏本比方文除其繁蕪以十八章為定鄭棄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立其義與立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焯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謹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諱皆云焯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陸德明曰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朱子曰程沙隨說向時注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者

卷六

五

又曰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切要處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卻不如此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學二傳之儔也陳駿曰孝經三才章首似撫子產言禮之辭聖治章末似刪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道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孝文子對魯宣公之辭聖人雖遠稽格言不應雷同若此黃震曰按孝經一爾方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方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方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方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方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

卷六

六

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變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

孝經注

秦再思曰平宗問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

卷六

七

孝經正義

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初世傳元行沖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福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

朱子孝經刊誤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末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

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孔子家語今則五

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氏所見肅私定以難鄭

乎

師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

卷六

八

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

薛據孔子集語

吳萊曰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乎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况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

孟子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邠人也以儒道游於諸侯終莫

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
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
篇二百六十一章三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逮至止
秦焚滅經術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政聞延道德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
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
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

卷六

九

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
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
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
故予以愈言為然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自作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
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此云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略加
刪定也

陳士元曰今實有三篇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
七百二十五字詳攷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益

孟子正義音義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承唐張鑑丁公著所撰參附
益其闕古今注孟子音趙氏之外有陸善經甄撰正
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大中祥符
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
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統纏趙岐之
說爾

鄭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鑑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義
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為正義於是孟
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卷六

十

爾雅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
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
相戒王六年制禮以藻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
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
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
口傳疑莫能明也

郭璞爾雅序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

辨其業亦顯矣儒器間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
玩耽味為之義訓瑛不揆博昧少而習焉沈研鎖極
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茲多紛謬有所
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攷方國之語未謬
俗之志錯綜樊孫博聞羣言劉其瑕礫舉其蕭稜事
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
祛未寤

邨昂曰陸德明叙錄捷為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
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孫炎注三卷惟此五家而
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

卷六 十一

論者典籍散亡未知誰氏或云沈旋施乾謝濟顧野
王者非也此四家在郭氏之後故知非也
又曰其為注者則有健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
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
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
鼠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廷皆淺近
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故案其事必以經籍
為宗理義所證則以景純為主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王應麟曰爾雅以觀於方足以辨言矣注謂後於雅

又曰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沔為雜錄草木疏王方慶
有園亭草木疏李元鏡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
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蕪菽字書不見梅橙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思諸若終軍之對鼪鼠盧若虛之
辨鼪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雜劉原父之識六敬可謂
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
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實氏家傳以為嘗攸世祖詔
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卷六 十二

此處為空白欄位

經考附錄卷七

漢立五經

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對策勸百官採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文業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稜利之路然也師方曰言為經學者則受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揚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救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方文尚書所引聞羅遺火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如淳曰誰有虛妄之說是在其中

卷七

一

唐大經中經小經

新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闕若璩曰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或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唐書選舉志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唐制通五經因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

傳一十九萬餘字恭以同時楊賜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較特少於左氏傳耳

六經五經三經九經十二

王應麟日記之經解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經之名莊子天運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經先王之陳述實賄乎此太史公滑稽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並紀於六藝略中自時厥後或曰五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至唐貞觀中谷那律淹貫群書皆選良

卷七

二

標為九經庫九經之名又賄乎此其後明經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為小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為一又合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并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今所謂九經也顧起元曰漢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乃書詩禮易公羊春秋也唐五經博士乃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也秦宓曰文翁遺司馬相如東受七經又傳咸有七經詩隋其深有七經義嗣七經論乃易書詩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周禮儀

禮記論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易書詩三禮
春秋孝經論語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
也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尚書
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
也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
儀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
也

按宋時有並列大戴禮記稱十四經者史鑑祖所言

漢一字石經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

卷七

三

文字刊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漢
議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儒林傳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
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
官者傳時官者汝陽李巡以為請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以石於是詔
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闕障闕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表宋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

邕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
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卷七

四

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干
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
中又立方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
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刻
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
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
下列石龜碑載蔡邕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
中門今二碑並蕪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

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化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大始
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論缺
存半致駕言永久諒同煥焉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
蔡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
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
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
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
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卷七

五

上志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
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
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講七經皆蔡邕
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

朱彝尊曰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
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而楊衍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書家宋
郭忠恕蘇望方刻歐陽棻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
張縉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
其義為允其改衛恆及江式傳鄭道元水經注皆以

一字為漢石經蓋趙明誠金石錄洪述齋釋隸續辨
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銘典
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皆更列正始中
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
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
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
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解說始明其曰魏正
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
沿偶譌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榻本存者
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
為漢隸無疑也

卷七

六

魏三字石經

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
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
侯魏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取其形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
朱彝尊曰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
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恆傳謂正始中立

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
四詣洛陽遊太學過嵇康於學寫石經非視之不
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
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唐後蜀宋嘉祐詔興石經合漢魏凡七刻

晉石經傳暢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
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後魏書崔先傳神龜元年夏詔曰此石學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
依公表先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因劉燾

卷七

七

等勅校石經其殘闕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
之後聖太后廢遂寢未葬尊曰北魏石經欲補治而
中寢未有刻石流傳

唐國子學石經舊唐書開成二年宰相國子祭酒
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章覃以經義
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
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謬誤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
子度復校字體又乘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
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後蜀石經子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

百度羊劉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于石以
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如意文
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洪遵曰
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使畫猶避
唐諱

宋國子監石經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
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宋太學御書石經曹宏父曰高宗御位十九年于戊
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
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

卷七

八

記五篇章草語孟志送成均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
楊璉真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
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
所拒而止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著書甚富器為墨
並

金太學石經于英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
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朱彝尊曰全時石
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閻若璩曰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

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於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嶺為祭酒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是為晉石經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壁成從宰相頌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畢是為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叢書二體石經後僅孝經尚書論語畢工是為嘉祐石經高宗紹興間親書易書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為紹興御書石經

十三經字數

卷七

九

鄭耕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字顧炎武金文石文字記唐國子學石經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

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四百一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按石經字數多於鄭氏所計吾友吳行先曰石經併篇題及詩篇後幾章章幾句者皆統計在內而禮記校鄭所計獨少以吾月令校舊月令少二百餘字故也又鄭於孟子乃據趙岐題辭十字數陳士元謂定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

緯識

卷七

十

隋書經籍志曰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殫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云孔子所作并前分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版五行傳詩推慶災記歷極含神靈孝經句命央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鄭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鄭康其圖緯雜識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多並為識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

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役或者又如燕窩
非其實錄起王恭好符命元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
世漢時又詔京下王莽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
起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如增廣言五經者皆憑
讖為說至宋大明中始禁國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
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
天下書舊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
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也

唐章懷太子賢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

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璣璣鈴考靈耀刑

卷七

十一

德放帝命德運期拔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靈
也禮緯含文嘉禧命徵斗成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
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極感精符命誠圖考異鄭保
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澤已說題辭也
玉應麟曰鄭康成引圖讖皆謂之說易緯曰易說書
緯曰書說嫌引秘書也

胡應麟曰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
同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學兒以
為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

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律體制迥別茲其說尤
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
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
戒碑高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樞記一卷王
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律侯並稱者
今惟尚書中候見日中池不可攷云

卷七

十一

戴東原先生著有經考五卷近年南陵徐君積餘假
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刻之無序跋卷首僅休寧
戴震記五字卷尾題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
經餘姚邵二雲手校一過無甚譌誤矣乾隆己丑九
月十八日益都李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北百順胡
同寓舍又另行題甲子八月據李南澗原本重校正
是東原先生著有經考五卷雖不見于先生年譜所
列著作中而已灼然無疑因段若膺作年譜於先生
晚年事特詳其中年以前事如從江慎修先生讀書
不疏園皆不著似本不能盡知也承堯所得是書其
七卷題曰經考附錄不著撰人姓名然按其體例與
經考同皆博引眾說間加按語其按語之精審嚴密
亦同以二書互校則附錄者乃補經考所未備而為
之疏通證明承堯以為此二書者皆先生早年治學
時札記之書在先生未視為要籍故段氏未之聞耳
承堯得此書時其三冊二巨冊為經考附錄一為先
生所撰屈賦注之首冊皆乾隆時寫本皆湖田草堂
舊藏皆有墨印匡格其匡格之尺寸大小亦同屈賦
注只有不疏園刊板微波榭未重刊見年譜此首冊
前無盧學士序寫極精工當為不疏園初寫本無疑

則此附錄二冊亦出不疏園同時寫本無疑矣盧序
生出遊後所得故初寫本無之楷屈賦注只存首冊其他無可證明也湖田草堂藏書
皆咸豐亂後得之其由不疏園流轉而出揣之近理
且經考附錄書跋題有三四二字而一二缺然經考
附錄自卷一至卷七完全無缺則所缺一二兩冊其
必為經考又無可疑又書中引諸家說皆稱名惟江
永稱江登齋先生十三經字數按語中有吾友吳行
先曰行先名思孝歛豐南人為先生刻句股割圖記
者故承堯敢決言此經考附錄七卷為東原先生未
刊遺著當與經考同為刊行至於書之徵引賅洽條
理秩然非東原先生不能作足為治經門徑固無俟
乎余言也中間有譌字因屬羅君長名校正之內子
疑盍許承堯記

經考附錄校記

卷一

易彖象三字皆六書之假借

假借者本為其字 按為當作無

焦延壽京房之易

審為授延壽學者 按授當作受

子夏易傳贗本

郭璞監名周寶 按郭當作鄭

然釋其文義 按釋當作釋

河圖洛書

圖者星也 按圖當作圓

至於新安朱晦 按朱下等元字

大衍

少陽居二連七 按二當作三

卷二

東晉梅賾所上孔氏古文尚書

卽謚之外弟也 按謚當作謚

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所上舜典

曰若子製諸篇首 按子當作句

贗本禹謨

則三國志志載明帝詔 按衍一志字

贗仲虺之誥

帝式是惡用厥師 按厥當作闕

贗咸有一德

若召予小子是也 按召下奪公字子當作臣

贗泰誓三篇

稱武帝曰今王 按王當作上

于湯有克 按克當作光

贗武成

亦用劉義叟長曆為之據 按義當作義

贗蔡仲之命

宗仲子注云 按宗當作宋

又連上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之文 按官當作工

贗周官

作偽者益以立政周公作 按益當作益

贗君陳

何宴集解引漢包成注云 按宴當作晏成當作成

晉董京時有麟乎麟 按時當作詩

贗序所言科斗書

益徵文字不作于漢武之時決矣 按文字當作大

序

贗序所言篇卷

如舜典益稷康王之誥 按如當作加

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 按六下奪卷字

贗序所言會國有巫蠱事

採世家戰國策 按家當作本

贗書傳所言水道地名

所謂津梁勢改 按梁當作渠

隸古贗書

成平二年 按成當作咸

贗朝鮮日本尙書

徐福行時書未逢 按逢當作焚

三皇五帝之書

必字合從八戈 按戈當作弋

逸周書

季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 按季當作李

卷三

先儒論六詩

此見今之失不敢斥言 按此當作比

南齋

謂無國風之自 按自當作目

何彼穠矣

桓王在位二十五年 按五當作三

詩之編次

猶之言殷而言荊楚云爾 按而當作商

刪詩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狸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

按逸詩至矣皆十六字衍文

而日誦者偶遺忘也 按日當作口

漢儒傳詩四家

後漢書永平中 按永平中當作建初元年

毛詩序

朱鶴林曰 按林當作齡

元以後刪詩謬妄

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國 按國當作圖

卷四

周禮周公之遺典

介甫之執複 按複當作復

其有瘦瘠貪鄙之人 按瘦當作疲

自上不分胙 按上當作土

則州官泉府明言之	按州當作周
非竊其取息之多也	按竊當作病
代償所通	按通當作通
賈公彥周禮疏	
若令甲已至戊	按令當作今已當作乙
司空官逸名	
賈公彥曰	按此條之前奪去題目應補云儀禮十
七篇次第	
朱子以禮記附儀禮	
文公所編儀篇	按篇當作禮
喪服小記大傳服傳間傳附	按服傳當作服間
家語賈本襲大戴記	
乘集萬福之休靈	按乘當作秉
自篇首至徒善遠罪	按徒當作徒
朝事義第七十七	按義字衍文
後儒變更禮記	
集賢記注魏哲	按記注當作注記
乃采獲刊縱為五十篇	按縱當作綴
卷五	
先儒論春秋	

禮經紀人倫故紀於行	按紀當作長
漢時公羊穀梁左氏三家之學	
穀梁子魯師古曰名人喜	按人字當移魯下
與公羊大師陸孟等論	按陸當作睦
使卒授千人	按千當作十
左氏春秋	
昭公一年子皙請以印為褚師	按一當作二
五霸	
劭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按劭當作邵
至於昆吾夏吾之世	按吾當作后
公羊春秋	
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	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
按冷皆當作冷	
方言	
後見媒氏	按後當作按
三科九旨	
以春秋當新主	按主當作王
孔子生	
余亦推以曆數為定論	按數當作數
春秋公羊傳	卷三十

按題目傳字當作疏

范寧集解

魏晉以來注公穀者 按公穀當作穀梁

汪熙 按汪當作江

先儒論三家春秋傳得失

公羊襄公元年 按元當作二

國語

起自周穆文 按文當作王

卷六

門弟子集論語

策皆尺二寸 按鄭說見聘禮疏當作二尺四寸

孝經

二十一章師古曰 按一當作二

庶人章八爲二也 按八當作分

迭至河間 按迭當作送

孟子

終莫莫能聽納其說 按衍一莫字

與今本不差趙蓋 按此下有缺佚

卷七

唐大經中經小經

較特少於左氏傳耳 按較特當作特較

漢一字石經

漢石經化有晉辟雍行禮碑 按化當作北

石經論缺存半毀 按先生校上武英殿本水經注

論作淪毀下有幾字

諒同憮焉 按殿本水經注同作用

而楊衍之洛陽伽藍記 按衍當作術

歐陽集 按集當作業

緯識

並爲識律之注 按律當作緯

東原先生著經考一書秘不示人江陰是仲明借

觀先生作書拒之段孔從學均未得聞此經考附

錄七卷與經考原爲一書爲先生所作許疑盦文

跋之詳矣今文集中周易補注目錄後語尙書今

文古文考書鄭風後書小雅小月之交篇後書小

雅後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諸篇及詩經補注何

彼穠矣注皆本於此先生爾雅文字考序云偶有

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秩聊以自課若考訂得

失折衷前古姑俟異日此書之作始爲異日考訂

之資於此可窺先生治學與纂述之法又書中精

義尙多如二程子更定大學條謂自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說始知大學有闕文凡後儒謂格物致知不必補皆不深究聖賢爲學之要而好爲異端變亂大學條謂古人之書不必無殘闕知其有闕而未言者則書雖闕而理可得而全苟穿鑿附會強謂之全書害於理轉大讀古人書貴心通乎道尋章摘句之儒徒滋異說以誤後學非吾所聞云云皆通儒達識非囿於漢宋門戶之見者所知又賈孔安國書傳條謂錢編修曉徵嘗與予論及此考先生與錢大昕相識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入都

○
以後時先生年三十三歲而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作於乾隆丁丑孟夏又後於乙亥兩歲大戴後語二云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公冠篇譌爲公符今按家語贖本襲大戴記條有史繩祖引公冠篇語公符卽作公冠是先生此書雖爲早年治經時札記之書而其寫定尙在丁丑三十五歲以後也丙子秋更自滬歸歛居檀干與疑盒丈昕夕過從借閱此書適程君演生函乞刊入安徽叢書繙閱一過爲校正遺誤八十餘事別紙輯錄歸之觀朱竹垞引歐陽公詩

徐福行時書未焚句焚誤逢吾邑西鄉讀焚如逢同音致誤則疑盒丈所云此附錄二冊出不疏園寫本者信也後學羅更

・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槐廬叢書第三集

點經筆記

行繁州堂臧版

光緒丙戌年孟夏
吳縣朱氏重校

敦經筆記題語

陳培之先生為碩甫徵君入室弟子蚤季通籍學識湛深以故攷訂經傳辨非證異獨得師傳即本朝說經家言亦復博觀旁採不厭精詳生平著述經義居多曾為其師編訂公羊逸禮攷徵自云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存證不亦見師若弟之沈澁一氣歟此敦經筆記一編亦祇什一之存然先生學術之淵源亦足以窺見一斑矣書曾棗於都中嘉禾陳君桂廬從友人假得屬為棗入叢書庶鄉先生之著述得廣流傳且俟夫續輯皇清經解者將亦有所采錄焉時在光緒丙戌之歲夏五月吳縣朱記榮謹識

敦經筆記題語

朱氏槐廬校刊



敦經筆記

槐廬叢書第 函

少習詞章經術茫如弱冠後受業於長洲陳徵君碩甫先生始知治經之澁而雜以舉業所學不專間有纂述遭遇寇亂盡付劫灰燹釋經傳窺天測海一孔所見隨筆記之不類庸者援臧氏經義雜記例也歲月駸逝學殖荒落啼可懼哉元和陳倬人未有自致者也

邯鄲滄後漢鴻臚陳君碑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倬案據此碑文則論語子張篇人未有自致者也自致本作自盡集解載馬融注云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兩盡字本釋經文盡字

敦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今本作自致者正涉馬注而譌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喪親自盡孝之終也正用論語文下又引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本當作自盡與上文喪親句相應作自致者後人改之注於上文云盡謂盡盡也極也李賢所見論語及後漢書已同今本孟子滕文公篇云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即本論語斯為確證

介其雞

左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史記魯世家季氏芥雞羽賈逵云擣芥子播其雞翼可以至邠氏雞目服虔云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至邠氏雞目杜預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釋文介又作芥是買

服杜說同正義引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呂氏春秋
察微篇高誘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顧氏炎武據鄭
高義以補正之案應瑒鬪雞詩云介羽張金距連戰何
續紛劉孝威雞鳴篇云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梁簡
文帝鬪雞詩云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庾信鬪雞詩
云狸膏燻鬪敵芥粉盞春場王褒看鬪雞云妬敵金芒
起猜羣芥粉生褚玠鬪雞東郊道詩云錦毛侵距散芥
羽雞塵生是以芥播羽鬪雞者相傳有此法猶莊子所
謂羊溝之雞以狸膏塗其頭也梁玉繩警記引周去非
云養雞者割截冠綫使
敵無所施其背其芥肩也未芥子慘於雞子肩腋兩雞
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
眯敵雞之目又案淮南子人間篇注介以芥菜塗其雞翅
目故用之

數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呂覽淮南注皆出高誘不應歧異
蓋淮南為許慎注芥粉辛辣傳於雞翅敵雞之距易傷
故郗氏為之金距若雞頭著小鎧於情事不協鄭高說
非也

為鬼為蠅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初讀莊子蠅二首韓非子曰蟲有
蠅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不識此字何音爾
雅諸書蠶蛹名蠅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
字詁云此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俾案據此
則虺或作蠅今毛詩巧言篇為鬼為蠅鬼即蠅之省形
存聲字三家詩當作為蠅為蠅文選鮑昭蕪城賦云壇

羅虺蠅蓋本三家詩也楚辭大招蠅蠅只王虺為只
蠅短狐類也短狐鬼蠅也詩曰為鬼為蠅言魂乎無散
南行水中多蠅鬼必傷害於爾躬也案楚辭上言王虺
下言蠅即本詩意叔師訓
鬼蠅皆為短狐矢其指矣

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彖傳順乎天而應乎人古本作應乎天而順乎
民引見文選注詳讀文選唐避太宗諱改民為人而又互
謂其文耳禮緯含文嘉云湯武順人心應於天漢書敘
傳述高紀述哀紀並云應天順民後漢書黃瓊傳云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魏氏春秋夏侯惇曰應天
順民復何疑哉魏志袁術傳云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
歸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辛毗傳云魏氏遵舜禹之

數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統應天順民蜀志先主傳云願大王應天順民後主傳
云是用應天順民卻正傳云自我大漢應天順民張載
鄙酒賦云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皆本周易也
宋書禮志引魏侍中高堂隆議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
從此沈約選梁諱改梁武帝父名順之故諱順為從周
書顏之儀傳梁武帝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須
天下人事乎人北齊書方伎傳趙輔和云革象辭云
湯武革命應天順民唐書高宗傳郅子定七歲讀尚書
湯誓問郅曰柰何以臣伐君郅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
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
對知唐時尙未譌也

九嬪注

後漢書注云禮后夫人以下進御之法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李賢說本鄭康成周官九嬪注後儒多疑之九人當一夕雖荒淫之主亦不至是且祭祀齋居無御女之理十五日亦不能徧也陸隴其讀禮志疑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言其制度如此案易剝卦何妥注云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瀆亂後漢書順

數經筆記

四 朱氏槐廬校刊

烈梁皇后紀云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辭於帝曰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楊賜傳云順貫魚之次崔琦外戚箴云貫魚不敘九御差池差池者謂若夫人當夕而九嬪亂之九嬪當夕而世婦女御亂之進御紊其次序恃寵煽處女禍遂生是以古者有分夕之制鄭制並未明言九九而御所謂徧者非謂人人而御也謂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其等皆徧也十五日中進御者三夫人一人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與后之獨當一夕者有閒此尊卑之別

駕

禮記月令篇田鼠化為鴛鄭注云鴛母無爾雅作鴛母說文作率母

蔡邕云鴛鵲鶻之屬皆以為鳥名惟內則正義引賀瑒云鴛蝙蝠與鄭蔡異皇侃從之倬案楊雄方言云蝙蝠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鼠崔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蓋蝙蝠為鼠所化故有鼠名陸機詩云曾不如老鼠翻飛作蝙蝠是魏晉時有此說也今日驗蝙蝠毛紫黑色肉翅與足相連形與鼠類俗亦言是鼠所化蝙蝠自是一類而鼠亦化之夏小正三以後遂無蝙蝠猶鼈是一類而蛇亦化鼈非必鼈盡蛇所化也

駟駟牡馬

詩駟篇駟駟牡馬唐石經初刻作牡改作牧釋文牡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作牡馬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

數經筆記

五 朱氏槐廬校刊

書皆為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近儒段氏玉裁以為當作牧臧氏庸以為當作牡許氏宗彥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同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則非季春不在牧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若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其說是矣而未辨經文之本作何字也倬案南齊書王融傳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宋弁曰駟駟之牧不能復嗣融所稱詩當時江南本而字作牧文選始行於江淮閒曹憲作音義李善傳其學而其注李陵答蘇武書引詩亦作牧知顏說未可信也

閱

詩谷風篇我躬不閱毛傳閱容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引詩作說杜注言我不能自容說蜉蝣篇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毛訓閱爲容復兼言容閱杜元凱本之說正字閱假借字也又作容悅見孟子盡心篇魏丁虞蔡伯喈女賦云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用谷風詩義悅說通蓋三家本

諒闇

李善注潘岳閒居賦云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案此以寒涼訓諒則諒爲借字漢儒無此義始六朝說經家言

欄

數經筆記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攷工幄氏凍帛以欄爲灰欄卽棟字也今俗猶存此法以棟葉灑衣則去垢其子曰金鈴子棟俗字其本字僅見於此

盡弁

書金縢篇王與大夫盡弁鄭康成以爲爵弁某氏傳以爲皮弁倂案漢書王莽傳云予甚弁焉疑今文尙書有以弁爲弁急之弁者

七里之郭

齊策安平君以憍憍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倂案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晉書段灼傳引作五里之郭蓋古制降殺以兩五七形近而譌見詩幽此風正義

又古本孟子之一證

說築傅巖

楚辭離騷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王逸注云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以大興倂案叔師以傅說爲刑人自是相傳舊說墨子尙賢下篇云傅說居北海之洲圍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傅說殷之胥靡尸子箕子胥餘胥楚元王傳申公白公諫王戊不聽胥靡之衣以褐衣使梓日確春於市劉原父曰胥靡說文作縞靡謂拘縛之也今案說文無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縞字未知所據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

數經筆記

七 朱氏槐廬校刊

險漢書賈誼傳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說苑善說篇云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砮傅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李賢後漢書注引說苑云傅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此章懷感於僞孔傳而改之非子政原潛夫論論榮篇云傅說胥靡而并曰處虜也五德志篇云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馬融廣成頌云營傅說於胥靡傅子舉賢篇云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帝王世紀云武丁夢天賜賢人姓名傅說乃使百工寫象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閒高誘云胥靡刑罪之名應劭云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徐廣云胥靡腐刑也案徐說非也漢書敘傅縡胥之胥猶胥靡之胥皆灼之說也烏呼史遷薰胥以刑誤解胥字見史遷坐宮刑因以爲腐刑耳張晏云胥靡

刑名傳說被刑築傳嚴管灼云胥相也靡隨也相隨坐
輕刑之名蓋兵戎徭役古者皆用刑罪之人歷代史記始皇本紀
云隱宮徒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漢書惠紀應劭注
云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
罪人俱役秦故墨子曰園土王符曰虜漢以前無異辭
漢猶如此某氏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
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供食始變舊說不以傳說為刑人而以傳說為代刑人
執役之人與前儒不合此正作僞者之自露罅漏處王
嘉拾遺記云傳說質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殆僞
傳所從出也

麻達論語注

駁經筆記

八 宋氏槐廬校刊

廣韵九麻引風俗通麻姓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達
注論語案麻達不知何許人集解不稱其注意何晏亦
未之見矣

鼯鼠豹文

爾雅釋獸篇鼯鼠豹文鼯鼠說文鼯豹文鼠也不錄鼯
字俛案鼯鼠二字當是衍文麝父麝足豺狗足熊如熊
黃白文肆脩豪虞迅頭釋獸一篇先舉物名後言其狀
是其句例鼯鼠豹文亦猶是也郭璞所見爾雅已行鼯
鼠二字注云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
終軍知之賜緡百匹贊云有鼠豹采厥號為鼯漢朝莫
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以所聞終軍事繫於

鼯鼠之下遂有豹文鼯鼠之讀與爾雅句例不合釋文
引字林云鼯豹文鼠也顧野王玉篇鼠部鼯豹文鼠皆
本說文而玉篇於後出字有鼯即引終軍事廣韵同之
則仍景純之譌也藝文類聚於鼯鼠下引豹文二字旁
仍引郭注則進退失據也初學記引同郭讀唐書盧藏
并不引鼯鼠之名尤屬疏外皆不可為據
職方辛怡諫謂為鼯鼠而賦之若虛曰此許慎所謂鼯
鼠豹文而形小者一坐驚服據虛所見說文有形小
之說是若虛所言與說文合也或謂類聚引寶氏家
傳以識豹文鼠者為光武時孝廉郎寶攸水經注及文
選注引三輔決錄注並載此事攸曰鼯鼠則東漢初已

駁經筆記

九 宋氏槐廬校刊

有鼯字竊謂寶攸事即終軍事而傳聞異辭鼯鼠或即
鼯鼠之譌徐陵謝齊燭監賞答齊國移文啟云寶攸之
對鼯鼠則又訛為鼯故知鼯亦鼯之譌也徐錯讀同郭
而疑說文本有脫誤非是近儒段氏玉裁謂六字為一
物郝氏懿行謂鼯鼯二鼠皆具豹文亦謂停之說毛際
文述證云爾雅疑作豹文鼠鼯鼠鼯鼠文鼠二字即
釋文轉寫為鼯倒豹文於下後人疑文鼠亦是鼠名轉
鼯文鼯字說文並收鼯小鼯大若虛以大如拳者合於
說文冬者終也收之說辨為是鼯非鼯故一生服其多
延為聲尤合鼯小鼯大之說說文當本作鼯鼠也字取冬
而形小鼯豹文鼠小鼯大之說說文當本作鼯鼠也字取冬
說而推衍之並無明據

違行

易訟卦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注云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倬案訟必兩曹而後成若一西一東各行其方訟之象不見慈明言西轉言東流則西轉而至於東東流而至於西違疑滯之假借字說文滯回也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繫辭上傳日月運行釋文運行姚作違行違行猶回行也日月違行與天水違行一例姚信亦借違為滯義同荀氏不得以違離義解之書酒誥篇薄違農父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違亦訓行與易違行同仙民音回從季長

魯僖遭旱穀梁義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

穀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傳云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穀梁言勤雨閔雨喜雨與左氏公羊說不同左傳不曰旱不為災也後漢書郎顛傳云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甯而時雨自降周舉傳云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蔡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疏云魯僖公小國諸侯救正修己斥退邪臣尙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黃瓊傳云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李

賢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又引云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方今天旱云云為請禱辭穀梁定元年范注稱之疏云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與李賢所述合何休僖三年傳注云時僖得立不恤庶眾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善其應變改政疏以為感精符之文亦用春秋緯說此皆穀梁古義也何休於莊三十一年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患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案此為公羊義故同一何注而與僖三年異注

穀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芟拜

禮記曲禮篇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芟拜鄭注芟則失容節芟猶詐也釋文芟挫也正義云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芟詐者言著鎧而拜形

儀不足似詐也此鄭義也釋文又云盧本作蹲倅案推
子餘之意不特經文不同即其解經亦異介者不拜軍
禮之常爲其拜而羹拜鄭則申說上文盧則轉承上文
謂即使爲拜特蹲而已爲讀平聲與鄭不同蹲者踞也
下句當無拜字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子揖師而行何休
注云揖其父於師中復中之云甲冑不拜爲其拜如蹲
蓋所見禮記與盧本同據此知盧本下無拜字釋文爲于僞反失
之說文錄蹲不錄羹許同盧何義

寺人 徒人

寺人爲官名徒人當亦是官名廣韻十七真左傳有寺
人披徒人費竝以爲姓案廣韻稱姓者皆本風俗通此

駁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蓋漢時說左傳者之遺

罔

說文絜驚走也一曰往來貌从乔絜聲周書曰伯絜古
文絜古文罔字段氏注云此七字當作古文以爲罔字
倅案段說非也許意謂古文之絜字即古文之罔字下
言古文謂籀古之古上言古文謂古文尚書也絜下引
書者許所見書作絜也復音古文絜古文罔者孔壁古
文尚書作絜也漢書地理志小字所稱古文集韻二十
八梗絜人名周有伯絜其說必有所受足證許義

戛擊

漢書楊雄傳拈隔鳴球章昭注拈揅也鳴球玉磬也古

文隔爲擊文隔同荀子禮論篇縣一鐘爲拈之隔楊倅
案隔爲拈倅案宏嗣未見東晉古文所謂古文者即馬鄭
相傳之眞古文也韋言古文亦與漢書一剛蓋今文作拈隔鳴球古
文作拈擊鳴球其作戛擊者東晉古文耳韋以揅釋拈
義本馬融釋文戛馬云揅也本當作拈揅也後人因正
文作戛乃改馬注以傳合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作
而誰以易之

而誰以易之

論語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注言
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孔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
也已大而人小故也兩易字注皆讀如字釋文亦不爲

駁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易字作音顏師古漢書注以易爲變易之易倅案近儒
沈氏攷定孔注爲僞託則其說未可信顏言變易解亦
紆回竊謂毛傳孟子趙注國語韋注並云易治也此兩
易字亦當訓爲治班固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已兮謂
孔氏猶未可安悒悒而不施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
注悒悒亂貌施避也鄧展漢書注同言子路不避悒悒之亂終
隕身於世之禍也班賦全本論語曹鄧訓悒悒爲亂自
是漢魏舊解悒與滔通借字師古注引論語而誰以
易之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注引論語作而誰與易也蓋
古本論語如此袁本茶陵本文選有此一節注俗本均
後人下文丘不與易也孔子之言正與而誰與易也相
所改

應樂溺言天下皆亂誰與治之孔子言沮溺不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治深疾避世之徒也訓易為治上下文義渙然冰釋矣

詩傳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今詩作土疑社之或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賢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弃之

敦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道中牛羊避弗踐也抱之山中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仍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木也詩人美而頌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案稷契無父之說起於緯書三家詩本之司馬遷據以作殷周本紀董仲舒春秋絳露劉向列女傳班固白虎通鄭康成詩箋皆宗是說褚少孫事王式式傳魯詩此所稱詩傳蓋魯詩傳也周之先履大人跡商泰之先皆吞玄鳥卵交龍之異攷緯書行於周末列子楚辭皆主感生帝之說毛公生當其時作詁訓傳擯而弗取其識卓矣

烝

爾雅釋詁林烝君也平都相蔣君碑云於穆林烝實乾

所生本雅訓也倬案楚辭王褒九懷云將去烝兮遠遊王逸注云遠離於君之四裔也此烝字正訓作君近來說爾雅家所未及

伍胥

漢書古今人表伍胥作五胥廣韻十一唐堂下云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十姥五下云左傳有五奢據此則伍胥之伍古作五漢書所稱乃古本左傳也廣韻伍下亦云姓而不引左傳孫叔敖碑伍舉作五舉亦一證

美女破舌

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近儒以舌為后字之譌引后庸作舌庸為說俾案御覽三百七十九引十二國史云

敦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荷蕢

徐鍇說文通論云孔子擊磬於衛擁縲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故於文耳殼為聲殼古磬字也近儒謂錯所引子史文集每多舛記與原書違背案此本論語文論語荷蕢不聞有作擁縲者蓋以縲為孟子藁裡之藁藜亦艸器故以荷蕢為擁縲耳是即楚金臆記之一證

幘

左定九年傳哲幘而衣狸製杜注哲白也幘今本幘此字齒上下相值蓋哲是一事幘是一事釋文幘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齧音義同正義引說文幘齒相值也言齒長而

白上下之齒相當也以暫幘爲一事誤會注意讀正字幘假借字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幘音責字書皆釋以冠幘左傳杜注又一義字書失載何未一檢說文也

繫而不食

論語陽貨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康成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見文選登樓賦注倬案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僞爲詐僞之僞亦爲作爲之爲周書皇門篇孔晁注食爲也易林蠱之遯云尼父孔聖繫而不食坎之遯云匏瓜之德宜繫不食繫而不食猶言舍而不用耳何晏注論語云匏瓜得繫一處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

敦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滯一處則讀爲食爲飲食之食後之說論語者以食字難通乃以匏瓜爲星名黃氏日抄吳氏四書疑義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亡友費寶鏐云此節當在子擊磬章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之下孔子言此承荷蕢引匏有苦葉詩深則厲淺則揭而言

其無津涯

書微子篇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若涉水無津涯集解徐廣云一作涉水無舟航倬案徐所見者當爲史記原文作舟航者真古文也航亦俗字正字作航司馬遷從古文許慎亦從古文說文無涯字正同司馬說潛夫論考績篇云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

濟大水苟爽易泰卦注云馮河而上不用舟航後漢書明帝紀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劉晝新論履信篇云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即本尚書段氏玉裁云商書若涉大水其無津俗本妄增涯字未詳段說所本

六畜

爾雅釋畜篇末總題曰六畜分題曰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祇有五畜郝氏懿行云羊屬之後應有豕屬今乃廁於釋獸不知何時屛錯又云左傳正義以爲豕有野豕故記於釋獸然馬屬有野馬仍列於釋畜倬案廣雅悉依爾雅其釋豎篇則馬牛羊豕犬雞爲六屬此豕屬在六畜篇之證也攷唐初爾雅本豕屬尚在釋畜左

敦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桓六年傳正義云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昭二十五年傳正義云爾雅釋畜馬牛羊犬雞豕非出一手當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立文非遺之也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據此則顏籀所見爾雅豕屬尙未屛入釋獸篇

六轡耳耳

詩閟宮篇六轡耳耳毛傳耳耳然至盛也倬案玉篇糸部緝六轡盛貌廣韵六止緝緝轡盛兒蓋三家作緝毛作耳也集韵本廣韵而云通作耳則宋初三家盡亡以毛詩律之矣緝緝言轡盛三家與毛同也說文從毛詩故不錄緝

啟上

詩巷伯篇楊園之道猗于啟上傳云啟上名此毛義也爾雅如啟啟丘如陵陵丘釋名啟上丘體滿一啟之地也孫炎爾雅注云方百步也李巡注云謂丘如田啟曰啟上郭璞本之皆與釋名合而與毛傳不同蓋三家義

重離明兩鄭氏義

鄭康成注周易離卦黃離元吉云離南方之卦離位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于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慎成其業則吉矣見文選顏延之應詔譙曲水詩注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注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

駁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方云明兩者取君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見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倬案鄭說重離明兩為太子之象歷攷六朝文字皆從鄭義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云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式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云離景承宸樞光陪極謝靈運擬鄴中集王粲云不謂息局顧一旦位明兩王融皇太子哀策文云居辰北極在日重離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云臣以不肖妄作明離或作明又神山寺碑序云皇太子殿下幾圓上聖智周物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又謝為皇太子表云震維禮絕離景事尊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云游雷種德重離明兩徐勉酬敕賜絹啟

駁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皇太子云作震春方繼離朱陸沈約為南郡王侍太子釋奠宴詩云瞻震並峻義屬重離又謝立皇太子賜絹表云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甯戴嵩月重輪云皇儲屬明兩副德表重輪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云貳載明兩實惟少陽張纘南征賦云振春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椒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陸倕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云周固本枝實資明兩宗欽侍臣箴云爰在子桓靈數攸臻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王褒為百僚請立皇太子表云臣聞游雷屬震東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又皇太子箴云麗止離暉推微天啓蕭園肅少傅箴云莫不援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韓王元嘉奉和太子監守違戀詩云乾象開層構離明啓少陽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云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江總元圃石室銘云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庑信哀江南賦云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藝文類聚儲宮部首列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時五經正義未行猶用鄭說

致遠恐泥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集解云小道謂異端又引包咸注云泥難不通釋文泥乃細反下同正文及注皆讀去聲倬案後漢書蔡邕傳

注引論語鄭注云小道今諸子書泥滯陷不通也大平御覽地部引論語及此注列入泥類則讀泥為平聲皇侃疏云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皇疏本於江熙集解江說用鄭義廣韻十二霽泥奴計切音同釋文而注云滯陷不通語云致遠恐泥亦本鄭注且引論語為證音雖異而義同皆不若包咸說

實寶校枚

張衡南都賦清廟肅以微微李善注微微幽靜貌疏康必微微其清開注同倬案詩闕宮篇云實寶校枚毛傳枚枚鬱密也釋文引韓詩校枚閒暇無人之貌東山篇毛傳枚微也古枚微同聲張衡用微微當本魯頌蓋三家詩有作

救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實寶微微者與毛異

善云幽靜與閒暇無人意合或本於韓詩

郭璞爾雅注逸文

爾雅釋天郭璞注丞進也初學記引爾雅有此三字而今本爾雅皆挽之章樵古文苑注引爾雅注丞進也進品物南宋人所見爾雅尙有此三字

頂人之邁

詩考樂篇碩人之邁毛傳邁寬大貌鄭箋邁飢意康成先通韓詩後通毛詩其易傳者往往本韓詩說釋文引韓詩作邁邁美貌美大同意是毛韓同而鄭獨異也廣韻八戈邁艸名又寬大貌而與邁同紐有邁云邁軸義本考槃字從竹不從艸此必齊魯遺說也

英英白雲

詩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引韓詩作泱泱毛用假借字韓用正字也文選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正本韓詩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倬案玉篇兩部囊下囊囊詩云英與泱古字通非是

瑱璠

說文瑱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瑱璠段氏玉裁云玆本有瑱字為十九文之一錯本則張次立補之各本瑱璠今依太平御覽所引作璠瑱法言亦作璠瑱倬案法言寡見篇玉不彫瑱璠不作器各本皆作瑱璠無作璠瑱者未知段氏所據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斂呂氏春秋安死篇述左傳作瑱璠楊統碑云器

救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具瑱璠之質論衡薄葬篇云魯人將以瑱璠斂

下文兩言皆作瑱璠魏志文帝詔云季孫以瑱璠斂孔子歷階而救之又與鍾大理書云晉之垂棘魯之瑱璠李康運命論云則夜光瑱璠之珍可觀矣潘尼贈陸機詩云豈無瑱璠阮德如荅嵇康詩云瑱璠就其形張協詩云瓠觚奪瑱璠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云惟此魚目唐突瑱璠顏氏家訓音辭篇瑱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廣雅釋地作瑱璠集韻瑱下作璠瑱魯之寶玉而璠下仍作瑱璠則御覽作璠瑱者當是傳刻之譌

部珍寶部 段說非也

二矛重英

今楚辭天問作羿皆以古人之名為名玉篇倕黃帝時
故知羿焉同字巧人名淮南子汜論篇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高
誘注云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蓋垂善巧
故以黃帝時巧人名之羿善射故以堯時善射人名
名之

明堂辟雍靈臺同處是漢制

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謂辟雍靈臺太廟明堂同在一
處蓋目驗時王之制而誤以月令之明堂為國南之明
堂耳續漢祭祀志云是年光武中初營北郊明堂辟雍
靈臺未用事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復帶
重屋入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

數經筆記

朱氏德廬校刊

泆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
李尤明堂銘云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
陽聽闕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方酈道元水
經穀水注云穀水又經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
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引水于其下為辟
雍也張李皆後漢人酈道元猶能述後漢之制其言皆
與續漢志合蔡邕等亦猶是也而之以說周制則非矣

姑洗

禮記月令篇律中姑洗釋文洗素典反廣韻十一蕘洗
洗浴又姓先禮切同洒二十七銑洗姑洗今韻從之以
姑洗專屬銑韻倬案姑洗之洗即取洒滌之義國語云

三日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史記律書云姑
洗者言萬物洗生漢書律厯志云洗潔也言陽氣洗物

幸潔之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姑故洗鮮也言萬物去故
就新莫不鮮明也白虎通同章昭注周語云洗濯也言

陽氣養生洗濯姑穢改柯易葉也高誘注淮南天文篇
云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時則篇注呂氏

春秋季春紀注同說文洒滌也洗洒足也洒洗古同聲
而通用如西施作先施之比後人以洗代洒遂以洗滌

之洗屬蕘韻始洗之洗屬銑韻強生分別古音遂亡其
實易之洗心劉瓛悉殄反書之洗腴馬融先典反漢書

高紀沛公使兩女子洗師古注洗洗足也洗音先典反

數經筆記

朱氏德廬校刊

洗滌之洗古皆讀入銑韻與始洗之洗同集韻蕘部洒
洗同字銑部洗蘇典切引說文洒足也一日潔也韻會
蕘部洗本作洒銑部洗通作洒引莊子去皮洗心皆不
謂銑韻之洗專指始洗一義丁度熊忠之識勝於孫恂
遠矣

趙岐孟子注譌文

孟子離婁篇雖有惡人注惡人醜類者也倬案類當為
類字之譌也說文兒或从頁豹省聲漢書刑法志尙作
類形與類相似注又云面雖醜而齊戒沐浴白治潔淨
可以待上帝之祀而雖醜即申言醜貌也章指云言貌
好行惡西子蒙臭醜人絜服供事上帝西子惡人皆以

容貌言之孫疏不釋類字朱子集注云惡人醜貌者也
即用趙岐注原文知此字南宋時尚未譌

鄭康成禮記注譌文

禮記檀弓篇夏后氏卑周鄭注火孰曰聖燒土治以周
於棺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傳案由與由字形相近而
譌此當作或謂之士周句由句是也說文土部堞由
也堞由也由堞也或从鬼作塊由燒土為之與釋言治
土為甄義合鄭注申明燒土之意故承之曰由是也禮
運篇蕢桴鄭注蕢讀為由聲之誤也蓋桴亦燒土為之
與此注言由同意釋文不為由字作音正義云曾子問
云下殤土周葬於圜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與作土周

駁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蓋此時唐初已譌為由矣古史考禹作土聖以周
棺即鄭注所謂土周也

火攻

公羊桓七年焚咸邱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
火攻也何言乎火攻疾始以火攻也此火攻之見於經
典者通典御覽兵部火攻類皆不數之亦忘其祖矣

頻復

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頻本又作頻鄭作響案響字後
人改也晁以道古周易呂伯恭古易音訓所據音義皆
作卑蓋鄭用省形存聲字響從頻卑聲卑聲在支韻集
韻十七真響或作卑此用鄭義也五支牌紐有響響聲
也此由鄭義引申之謂鄭之卑即響而其字則當頻彌

切也胡氏震亨輯補鄭義作卑復則此字明時釋文本
猶未誤

毋或作為淫巧

禮記月令篇季春之月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季冬
之月同鄭康成注今月令作為作詐偽案申鑒政體篇
無或詐偽以蕩眾心用今月令文也後漢書荀悅傳作
無惑惑與或同

睽

易睽卦彖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序卦傳睽者乖也雜卦傳睽外也聖人作易言象而
理寓焉說文睽目不相聽也又說文僕左右兩聽猶視
視睽僕音義同

駁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也不順則乖許說最搞說文睽吳楚之外凡無耳者謂
之睽言若斷耳為盟此本楊雄說方言云聾之甚者秦
晉之間謂之睽吳楚之外郊凡無有耳者亦謂之睽
與睽判然二字廣韻始亂之蓋誤解目不相聽之聽以
為聽不當從目其引說文遂改作耳不相聽引方言則
改睽為睽二字牽合為一睽下則云異也乖也外也說
文云目少睛案說文無此語此一誤也於是乎有從
謀以玉篇為說文目不相聽也又一日乖
耳之睽矣集韻睽字引說文目不相聽也又一日乖
非也惟仍列睽字引方言亦五音集韻本乎廣韻睽
改睽為睽沿廣韻之誤耳
同紐又出睽字云違也韻會亦睽睽睽三字竝列又訓
睽為日入此再誤也於是乎有從日之睽矣後人以從

日之睽輝入玉篇日部而耳部又竝出矚睽此等增加當在陳彭年之後集韻尚無俗學遂強生分別以為睽孤之睽從目睽違之睽從日聾睽之睽從耳其實古祇有一從目之睽也

橋衡

禮記曲禮篇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椳周易集解引鄭井卦注云坎水堅中虛瓶也言桔椳引瓶下入泉口衡上低昂倬案橋汲水而出此桔椳之制桔與椳同也衡也皆低昂之物二字平列衡上低昂之上讀同尚與上下之上異管子輕重乙篇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

駁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調此衡上低昂之證也正義誤讀鄭注以橫奉之橫謂為釋衡字衡與通遂云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謬矣

頰白者

說文鬣須髮半白也从須卑聲段氏注云此孟子頰白文正字也趙注頰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卑斑雙聲焦循孟子正義從之倬案廣韻二十六桓鬣鬣頭曲髮為之又臥髻也從說文鬣字義也二十七刪鬣髮半白集韻其字廁斑辨之後此必孟子古訓有作鬣者鬣頰同聲鬣正字頰假借字段謂廣韻借鬣為鬣非也

詩終風篇

說文瀑疾雨也詩曰終風且瀑此三家義也毛傳暴疾也玉篇瀑疾風也義用毛詩而字用三家非是疑疾風即疾雨之譌野王本說文耳風且瀑風且霾風且噎三章一例瀑疾雨也霾霧也噎天陰沈也釋名霾晦也霧謂之晦故為霧也噎翳也翳為陰翳故為天陰沈也釋名亦本三家毛義則俱主風言與三家不同爾雅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噎與毛義合與說文不合未可牽提為說

攬鐸

周官大司馬攬鐸鄭司農注攬讀如弄後鄭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攬攬者止行息氣也釋文攬音鹿李

駁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扶表反倬案宏範蓋讀攬為攬攬與攄同說文攄引取也取鐸搖之即振之義也集韻十八尤攄古作攬三十小攬析縛也即本宏範之音而脫去李軌說非也集韻有攬載鄭司農讀

臨文不諱

禮記曲禮篇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通典一百四引曲禮作詩書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句與玉藻篇同又引盧植注曰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與鄭本不同

嘉靖殷邦

書無逸篇不敢荒甯嘉靖殷邦史記魯世家作不敢荒

甯密靖殷國集解引馬融云密安也密訓安義本詩篤
公劉毛傳蓋馬所見書與史記同而與偽孔本不同王
氏鳴盛誤以密爲甯遂於無逸篇引馬注云甯安也馬
氏國翰輯馬注承襲其謬皆非是段氏玉裁古文撰異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此二句懸括無逸文與
史記密靖殷國正合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尙書
原文非以
密訓嘉也

壤

穀梁隱三年傳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楊士勛疏云壤字爲穀梁
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
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常字從壤蓋如糜信之言也

數經筆記

三 宋氏槐廬校刊

段氏玉裁云亦作傷之傷當作場下曰壤從壤竝當作
場倬案段說非也壤字本無傷音爲穀梁音者相傳作
此徐邈亦作傷謂其音亦作傷非謂改壤之字爲傷也
考唐書藝文志有穀梁徐邈音一卷釋文序錄不載蓋
陸氏未見故穀梁音義不及徐音此古讀之僅存者疏
意則從糜信讀以壤字本音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
穿地積一萬尺問爲堅壤各幾何又云穿地四爲壤五
爲堅三此卽糜信鑿地出土之義釋文壤而丈反與土
勛音同

其惟帝臣

文選張衡東京賦其惟帝臣薛綜注云其之言俱也李

注引尙書曰萬邦黎獻其惟帝臣倬案據此則書益稷
篇其惟帝臣有作其惟帝臣者爲古今文之異潘岳藉
田賦云自上下下具惟命臣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
中令詩云其惟近臣李注皆引東京賦陸機贈馬文龍
遷斥邱令詩注
引尙書曰其惟帝臣故
知書有共具之異文

復卦音

魏書宗欽傳欽贈高允詩云於穆吾子食貝藉茂如彼
松竹凌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皋聲溢宇
宙讀易復卦之復爲去聲六朝經學南北不同陸氏南
人略於北學故釋文不載

瘡病也

數經筆記

三 宋氏槐廬校刊

爾雅釋詁篇瘡病也瘡勞也詩板篇毛傳云瘡病也正
義云瘡病釋詁文釋文瘡沈本作瘡倬案爾雅勞也病
也兩義本皆作瘡故說文兼之云瘡勞病也其作瘡者
或三家本後人據以改爾雅緇衣釋文本作下民卒亶
云亶本亦作瘡禮記所引
卽本觀詩正義所稱冲遠所見爾雅自作瘡也
三家觀詩正義所稱冲遠所見爾雅自作瘡也

驕人好好

詩巷伯篇驕人好好毛傳好好喜也爾雅釋訓篇云旭
旭蹻蹻也郭注皆小人得志蹻蹻之貌釋文云郭呼
老反呼老卽好字之音說文旭讀若好蓋三家詩必有
作驕人旭旭者故爾雅釋之旭旭卽嗃嗃易家人卦家
人嗃嗃婦子嘻嘻說文無嗃漢書楊雄傳云嘻嘻旭旭

正本易義疑易古本亦有作旭旭者毛傳訓好好為喜喜讀同嗜亦本易義為說與三家橋蹇義不同

南音

左成九年傳使與之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倬案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高注云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是南音為樂之名非南方之音也塗山在南與楚地近故范文子謂鍾儀樂操土風也杜注失之儀

周官肆師注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

敦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誼倬案禮記少儀篇言語之美以下數美字康成注讀為儀義從羊美亦從羊上半字相同因而致譌此書儀為義之證也証之為義西京已然是以禮記中庸云誼者宜也此與論語政者正也同皆以聲董子錄露云義者我也東漢時則皆作義故先鄭稱古者後鄭謂讀為儀今小學家輒書義作誼見亦膠已

循牆而走

後漢書馬融傳贊廖乏三趣防遂驕陵李賢注引左傳一命而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倬案據范甯所見左傳當作循牆而趣賢注當亦作趣趣亦走也詩來朝走馬玉篇作趣馬其證也作走者後

人依今本左傳改之幸贊文未改猶可攷正

子帥以正

論語顏淵篇子帥以正鄭注云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倬案經傳帥與率通而此經文作率注文作帥今作帥者後人據注改經也何以明之釋文出之帥二字云所類反又所律反從巾並與率同若經文作帥則當出子帥二字不當出之帥此惟經作率注作帥故云並與率同謂與經文率字同是陸所見論語經文作率一證也皇侃本作子帥而正帥亦後人所改為政篇疏云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是皇所見經文本作率後人改為帥而於為政篇疏內略而未及猶可攷皇本之舊

敦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此二證也孝經聖治章注上正身以率下疏云此依孔傳也引論語季康子云云正作子率以正是初唐論語經文作率此三證也史記公孫弘列傳未載平帝元始中元后賜弘後爵詔云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即本論語字正作率此四證也徐鍇說文繫傳政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用論語文其字作帥意唐末始同今本為率儀禮觀禮聘禮大射儀注古文帥為率詩噫嘻率時農夫倬詩作帥農夫倬率西水詩千寶晉紀總論作帥西水詩儀禮鄉飲禮注已帥而正孰敢不正康成用論語字正從今文與論語注合

以車祛社

毛詩用古文三家詩用今文古文多假借字傳每釋以

本字而三家亦有此例如魯頌駟篇以車祛祛從唐石

毛傳祛祛疆健也言經義不言字義韓詩章句則云祛

去也見文選殷仲文詩注以去釋祛此以本字釋假借字莊子應

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崔謬本作祛祛說文說去龍詹

諸云其行去去王氏本去去猶祛祛安隱隱焉古貌也子

彪注辭君釋字義而經義亦明蓋毛言疆健韓言安舒

也今詩作祛俗字

茵芝

爾雅釋草篇茵芝郝氏懿行謂茵字不見他書莊子消

搖篇釋文司馬彪桂誤竝以茵為芝列子湯問篇朽壤

之上有茵芝者生於朝歿於晦藝文類聚引爾雅正作

敦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茵芝茵即茵之破壞字案唐王隱客集沙門不應拜俗

等事序云茹丹茵於祕洞即本爾雅知茵之譌茵久也

觀者如堵牆

禮記射義篇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今本

鄭無注倬案堵即牆也經文本作蓋觀者如堵注當有

堵牆二字不知何時以注中牆字連寫入經文堵字下

遂脫去此注耳釋文出如堵二字則陸所見經文猶無

牆字也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蓋引經復引注此其明證矣後漢

書樊準傳注引同今本疑後人改

式號式呼

詩蕩篇式號式呼本作式號式諱崔靈恩本及漢書敘
傳引詩皆作諱可證也爾雅號諱也爾雅釋詩亦作諱
今作呼者非其義

初學記御覽引月令

初學記引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日在虛昏昴中曉此

作日蓋避唐睿宗諱而改心中仲春之月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

中季春之月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孟夏之月日在

昴昏翼中曉牽牛中仲夏之月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東井昏辰中曉東壁中孟秋之月日在

張昏尾中曉婁中仲秋之月日在翼今本誤作角昏南

斗中曉畢中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孟

敦經筆記

宋氏槐廬校刊

冬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仲冬之月日在箕昏營

室中曉軫中季冬之月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今本

御覽刪正御覽引月令同孟春之月作正月之節均稱

某月又引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危中二月中氣

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

曉南斗中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五月中

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

中曉奎中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八月中氣

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在氏昏須女

中曉柳中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十一月中

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

昏婁中曉氏中皆與今本禮記不同蓋觀象授時一代大典日躔中星皆據日驗而言初學記御覽承載時王之制用當時之躔次者尊王也孔穎達等奉詔作五經正義仍用舊本者尊經也

疾病

說文疾病也病疾加也疾病二字散文通對文異論語子罕篇子疾病包咸注云疾甚曰病鄭注云病謂疾益困也述而篇子疾病子路請禱釋文出子疾云一本云罕篇始釋病字儀禮既夕記疾病鄭注疾甚曰病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喪大記篇疾病內外皆埽注義略同倬案論語禮之疾病皆當以疾字為句病字白為句

數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左宣十五年傳武子疾下言疾病則曰必以為為殉襄十九年傳齊侯疾下言疾病而立之又荀偃瘠疽生湯於出上文雖無疾字而病兩病字亦當別為句呂氏春秋字自為句亦加甚之意列子九命篇作仲父之病疾知接篇云仲父之疾病矣矣病疾二字誤倒下文云至於大病可尤其明證也

日下稷

穀梁定十五年傳日下積左作辰公羊作吳案正字當作廂義與側同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立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稷讀曰側緯書言下稷足證穀梁義

廕

詩大明篇其會如林毛無傳鄭箋云殷盛合其兵眾合字即釋會字東晉古文武成篇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襲用毛詩以會為會合之會與鄭箋同偽古文出于王肅子雍好與鄭難凡鄭之易傳者每闕其說以申毛武成不然者可知鄭意與傳同也說文引詩作廕則為三家義而與左傳賈景伯說又不同說文廕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迫敵也春秋傳曰廕動而鼓詩曰其廕如林倬謂詩曰上當有一曰二字與發石義別後漢書馬融傳旃旛參其如林旃旛竝言本三家詩也賈逵治毛詩而注左傳則別為說不用會合之義叔重傳賈學其前一義本師說也左桓五年傳賈逵注廕發石一曰飛

輟

石杜預注廕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正義申杜以駁賈惠氏棟左傳補注又申賈以駁杜案隱十一年傳駁叔盈又以蠶弧登周麾而呼蓋軍中旗為表識孔穎達引傳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李賢後漢書注廕亦旃也引左傳其後一義則據三家旃動而鼓以此證之杜義為長其後一義則據三家詩以說從之惜也動而鼓入字遂於建大木之前謂左傳之旃與詩之旃皆作旃廕解則亦非是旃動而鼓以為發石許君自用其師說魏志袁紹傳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旃動而鼓說文曰旃發石也於是造石車御覽引魏武本紀略同引說文則作發石車也亦本景伯說何超晉書音義與二徐本同當以今本左傳之旃可言旃旛三家詩之旃不可言發石為正

數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應場馳射賦旃動鼓震用左傳沈約宋書武帝紀旗旛首塗用三家詩當分別解之

輟

易說卦傳為牟鄭本作為陽注云此陽為養無家女行
質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傳案爾雅釋詁篇陽予也
郭注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陽猶媿
也說文媿女人自稱我也媿陽聲近爾雅訓陽為予者
自稱謙辭猶女之自稱妾男之自稱僕陽養亦聲近公
扈養也臧氏庸云虞翻本為羊作為羔
注云羔女使羔乃養字之誤鄭虞訓合

風乎舞雩

論語先進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論衡明雩篇云冠者童子雩祭舞人也浴沂
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
饋釋文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歸為饋今從古充所
饋稱者魯論也論語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魯論皆作
饋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饋今論衡述論語文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作歸者後人改也
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
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
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
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
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後漢書仲長統傳云諷於舞雩
之下詠歸亦饋高堂之上公理仲任皆本魯論傳案漢
舊儀云漢五年修復周室舊祠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
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
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見御覽五
百二十六又云夏則龍星
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

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
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見史記封禪說與論衡
合旱而舞雩周禮司巫女巫巫是其事也續漢志雩禮舞
僮二佾此言舞者七十二人其說不同蓋常雩與旱雩
之異漢以后稷為靈星亦與周制殊要之魯論語義如
此皇疏載或說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八也童子六七
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
門升堂者七十二人其解五六六七與漢舊儀同惟以
為孔門之賢不以為舞者之數則與漢儒相違戾矣

數經筆記

朱氏槐廬校刊





十三經註
答問

光緒丁亥年孟春月
朱氏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序

漢人去古未遠以六書為小學說字解經罔弗洞究根原傳經者率本六書意誼或從古文或從假借或以聲近或用媮文加以南北語殊古今音別致有字隨讀變義因文異者後人弗習六書罔通古訓往往望文生義而古人之經義幾不可通甚有不講古音不信余疋方且好為肌改遂易經文至以漢儒為非於是解經者其說益支離而無所證據矣吾鄉馮雲伯先生學經攷古淵雅閎通所著十三經詁一書設為問答之詞以引申其誼於古訓之未明者為之疏通證明於近儒之說有可采者亦援引及之且為之證其異同辨其違合其論

十三經詁答問

陳序

宋氏槐廬校刊

詩古音則於周秦之音讀方言之清濁辨其異同於說文諧聲轉注假借之例悉為擊求至段氏玉裁所謂合韻錢氏大昕所謂轉音靡弗剖析分明併引既博詮釋亦復精覈陳季立所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先生殆有以會而通之歟生平著述甚富其說經之書自學海堂補栞本外尙有三家詩遺說翼證二十卷彙本論語異文攷證十卷栞本版已無存是編為先生晚年手著遺彙厘存近從忻友虞卿假得虞卿讀書好古性喜收藏且能公其好於同志不使鄉先結之撰述隱匿無傳其志亦可嘉已亟為校錄付之梓人庶獲與學海堂經解諸書流布海內而先生學術之精

通與其生平所得力者不且於是益著哉
光緒十有三年太歲在丁亥春二月二日同邑後學陳其榮謹敘

十三經詁答問

陳序

二

宋氏槐廬校刊

自序

生逢盛際蚤竊科名榮世不慕閉戶自精惟目寓簡以
手送文許鄭所詮孔賈之佚口思誤字亦是一適娛老
箸書賢乎籀亦道光丁酉冬石經閣主馮登府自序

總目

卷一 易 書

卷二 詩 左傳

卷三 公羊 穀梁 三禮

卷四 論語

卷五 孟子

卷六 孝經 爾雅 詩古音

十三經詁答周序

附石經 古今文正義

石鼓文

邑後學陳其榮桂廡校錄

宋氏槐廡校刊

十三經詰答問卷一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泰與歸妹皆有歸妹之象於爻辰若何曰泰六五爻

辰在卯仲春之月萬物生育也歸妹九月卦古者霜

降逆女而六五爻辰在卯故並云帝乙歸妹鄭氏箋

期盡仲夏以前故歸妹九四爻辰在鄭氏箋

問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旅人先笑後

號咷何以同象能以互卦之說推知否曰同人互卦

內為震旅外為震震為語為告為大笑震善鳴故並

有笑咷象也如小過小畜竝有密雲不雨之象互卦

小過外為震小畜內為震震為雷故密雲不雨離互

十三經詰答問卷一

朱氏槐廬校刊

卦內為巽外為震豐互卦同出于離離為日故同有

日昃之象噬嗑外卦為坎睽同坎為血卦故同有噬

膚之象其他甲庚三日蠱與巽同睽二之五為无妄

井二之噬嗑亦為无妄泰之歸妹漸之女歸皆可以

此推之此六爻旁通之說也虞氏以象象釋旁通多

以六爻與本卦義相違旁通當

問康成易觀初六童觀童雉也童何以有雉訓曰雉古

通夷介正女桑棧桑毛傳女桑荑桑也荑桑即稚桑

大過枯楊生荑鄭謂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皆謂稚

也則雉即稚之借

問遜肥遜无不利正義引子夏傳肥饒裕也或作飛遜

何與曰古飛字作蜚張平子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
注引飛遜無不利曹植七啟飛遜離俗淮南九師道
訓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是古竝作飛遜管子刑勢解
蜚搖而無所定後漢明帝紀注引作飛肥古作蜚與
蜚形相涉而誤則王注非矣又考遜互卦內為巽巽
象為高為進退有飛遜象焉

問豐上六天際翔也鄭云際當作療病也翔作祥孟喜
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其說何從曰王弼
作翔疏謂如鳥之飛翔于天際案上六辰在巳巳為
鶉尾又巳上直翼有飛鳥之象故小過上飛鳥離之
解上公用射隼皆此義也輔嗣之說合於爻辰

十三經詰答問卷一

朱氏槐廬校刊

問巽六四田獲三品王輔嗣即据王制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為訓與虞氏異不知爻辰之說

何若曰虞謂良謂狼坎為豕艮二之初離為雉故獲

三品翟元注田獲三品謂下三爻也謂初巽為雞二

兌為羊三離為雉也是三品即三禽也案互體巽內

卦兌外卦離離為雉兌為羊巽為雞故云三禽連互

之法自九三至上九有同人象同人于野故有田象

六四爻辰在丑上直斗斗為天田又為天雞故有田

狩獲禽之象此鄭氏說與虞略同

問中孚豚魚吉疏謂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

主內有誠信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於鄭氏合否曰

豚屬三言魚屬四言三爻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四爻辰在丑丑爲鼈鼈鱉鱉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水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此康成說也

問晉晝也明夷誅也王弼注誅傷也虞仲翔同孫奕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誅當作昧此說是乎曰雜卦皆主內外反正之義昧自與晝對文明夷用晦也昧誅形或相涉而譌然於古音不合晝誅遇同部字馮氏椅厚齋易學作味也馮氏以韻改之非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問親寡旅也與上下文法不同疑有錯簡曰苟作豐多故親與上信叶一說作旅親寡也則與故下寡相叶然王注親寡故寄旅也雜卦中惟此句用倒法

問子夏易傳久佚其遺說散見於注疏全氏祖望曾採最之爲今本所無者三十四條今通志堂所刻乃唐張弧僞作故與李集解所引不符然則全氏所采乃真子夏傳耶曰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据或云韓嬰或云丁寬亦無定說漢藝文志不著錄王伯厚補之爲無識矣考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梁氏玉繩謂唐以前所傳者或彭祖之書今所傳者卽張弧之解

也然古今同姓名而又同事者如漢熹平時有賈逵受春秋正始時又有賈逵漢有孔安國東晉亦有孔安國皆通經學素有王次回漢亦有王次回皆能入分此類甚多嚴君平本稱莊子因避明帝諱改爲嚴閻百詩致誤以爲莊周非稱名同者尤易傳誤與問堯典異哉試可乃已僞傳訓異爲已謂他人悉已惟鯨可用釋文引鄭異音異此當何從曰說文異異分部非古今文異舉也引此書文異舉亦音近之訓許氏所傳蓋真孔傳也或曰昇治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四 朱氏槐廬校刊

問食哉惟時僞傳所重在民食惟當敬授民時孫氏星衍据廣疋訓食爲勸又据尔疋訓食爲爲訓時爲是屬下句皆未盡合究當何從曰此僉字之誤僉與食形相似而誤耳此命十有二牧之詞故曰僉哉下僉曰可證時是也當屬下句與欽哉惟時亮天工同古文尙書食作食亦近僉形

問而難任人或作荏人何出曰僞孔傳任佞也論語色厲而內荏義疏引江熙曰古聖難于荏人或晉時本作荏荏亦柔佞也然不若訓孔壬之壬爾雅釋詁任壬佞也

問汝后稷后字何義曰鄭注汝居稷官種時五穀是鄭本作居稷列女姜嫄傳引書作居稷又云世世居稷宜作居字爲正然正義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

君之并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

后也又應劭百官表后主也言主稷之官案作居者

古文鄭劉皆習古文也汝后稷與汝作土同一句法后與居形相近而誤耳

問朱虎熊羆是四人是二人曰偽傳爲二臣名在元凱

之中案朱卽叔豹虎卽伯虎熊卽仲熊羆卽季狸古

今人表作季熊疑熊之誤江東讀豹爲朱此梁氏玉

繩說也當以人表作四人爲是正義謂伯虎仲熊卽

宋虎熊羆及斯伯與當亦在元凱內但不知何屬案

正義以朱虎熊羆爲二臣非及斯亦二人名人表及

斯作朱斯是一人或曰朱卽及亦非韋昭周語注別姓丹朱之後疑卽朱

季狸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問懋遷有無化居當何解曰懋買之假見伏生大傳懋

遷卽買販之質也化作貨呂刑惟貨惟來古文作惟

化太公幣齊吉化卽吉貨貨居卽漢書所謂廢著著

亦作居

問子欲觀古人之象偽傳云欲觀法象之服制然否曰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謂易爲象故曰易象蓋法乾

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

黃帝也

問朋淫于家說文朋作朋朋喪葬下土也閻氏若璩謂

朋淫者居喪犯姪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其說然乎曰說文作朋是假借字朋淫卽洪範之毋

有淫朋閻氏之說非明依說文當作朋輔也

問乃廢載歌康成訓載爲始廢爲續古文續始連文無

乃非義乎曰史記作更爲歌釋詁載爲也偽爲古通

字然此皋陶續帝始歌故下云又歌仍當從鄭注訓

始爲是

問禹貢既載既道等句既凡二十一見西戎卽敘疑亦

既字之誤未知然否曰禹貢卽字惟一見依文法當

作既形相涉也然既卽本通文侯之命既我御事漢

成帝紀引作卽我願命茲既受命漢石經作卽是也

偽傳皆就次敘漢書西域傳贊引此云禹就而序之

就者卽也疑今文作卽非既也榮案卽我御事唐石經及宋元諸本均作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卽嚴氏可均云監本毛本卽誤作既知此二本不足據也

問青州貢怪石是後世花石綱之類恐非禹時所有其

說何在曰怪非怪異之謂顏師古注漢書怪石石之

次玉美好者也釋文怪如字怪石賦賦之屬偽孔傳

云怪異好石似玉者非矣吳氏東發謂怪當作圣古

擊字以石燒擊也供治宗廟宮室之用亦曲說

問盤庚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戎或訓相或訓大當何訓

曰戎古音同汝義亦相近乃不畏汝毒于遠邇言汝

惡于遠近故下言惟汝自生毒孫氏星衍訓戎爲相

非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錢

氏大昕曰玉篇公累塹爲牆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公東音木改爲參耳錢意謂釋文當云馬作公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妄易之其說是否曰公亦參字皇侃論語疏參猶森也此言紂之罪森然列於天上參古讀如森此說較顯著汗簡古文四聲韻云桑字見石經尙書戡黎篇案桑累字故玉篇云尙書以爲參字馬云累在上亦讀累不讀參

問洪範惟天陰隲下民隲字當何解曰釋文引馬鄭注云隲升也與釋詁隲陞也合集韻陟或作隲古字通隲之訓升其義最確呂覽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注陰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七

朱氏槐廬校刊

陽升陟也偽傳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此與史記合史記隲作定此今古文之異與

問農用八政鄭馬異訓當何從曰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漢書張晏注同案食卽農無以該八政鄭康成讀農爲醲說文醲厚酒也偽孔傳曰農厚也此較馬注爲長又案廣雅農勉也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墨子非攻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農竝訓勉與明用念用嚮用文法相同用當訓以

問九五福言富不言貴或曰富可以兼貴五福首壽或

曰富以富爲首有說可據乎曰說苑建本篇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郊特牲富者福也鄭注曲禮富者備也富無所不備則貴在其中故五福以爲首劉向之說或可據與史記漢五行志仍以壽爲首

問金縢王與大夫盡弁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已十五禮已冠而爵弁承天變故降服也其說然乎曰江氏聲曰爵弁非天子之服蔡邕獨斷曰冕冠周用爵弁蓋天子弁不加冕故鄭云降服也案盡弁當作盡變義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卞與弁同卽迅雷風烈必變之意恐懼修省因以啟金縢之册也此吳氏東發說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八

朱氏槐廬校刊

問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魯世家音義曰說一作簡後漢張衡傳注引說作策宜何從曰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曰攻曰說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功攻古通字功說竝禱祝之詞也墨子有湯說

問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大傳云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以基爲基址鄭曰基謀岐鎬之域以基爲謀究從何說曰尔疋初基皆訓始卽詩權輿之義謂始作新邑耳洛誥基命定命亦謂始命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也

問孟侯之義伏生今文說太子十八爲孟侯鄭注孟迎

也謂迎諸侯于郊孫氏星衍曰周公居攝成王在襁
祿時年未十八不得稱孟侯且迎諸侯于郊故古文
說以為康叔案康叔於同母弟最小亦不得稱孟即
云諸侯之長魯長於衛亦不合其義當何從曰孟勉
也見大戴禮及尔正釋詁孟侯者勉乃侯封也與下
寡兄勛同義姚惜抱訓孟為始言始命吾弟為侯也
亦非

問敬不畏死孟子引作閔盤庚不昏作勞昏即敬勉也
與此經不合曰敬亦殯字廣正殯死也若作敬勉及
憐閔義竝不合古敬殯皆省作昏從氏者選唐諱而改

問梓材至于敬寡偽傳曰敬養寡弱敬寡連文似不可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九

朱氏槐廬校刊

解曰敬古通矜呂刑哀敬折獄伏生大傳作哀矜于
定國傳作哀鰥哲獄鰥矜古通假則敬寡即鰥寡傳
說非是

問至于屬婦小尔正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言
其微也偽孔傳存養妾婦正義曰以妾屬於人故名
屬婦說者謂孔傳為王子雍所作與小尔正正一家
之言也說文引作媼婦何也曰許氏所稱是今文說

媼婦人妊身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傳享當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刺正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白繒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訓未為終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帝傳肆逐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傳游使也傳曰水北曰媼婦人妊身也

問召誥讎民義民洪氏頤焯訓讎為匹江氏聲訓義為
儀謂賢者言之詳矣尚有可引徵否曰廣疋讎輩也
郭注尔正讎猶傳也此從訓匹引申之義義通儀儀
尔正亦訓匹郭注引詩實維我儀國語丹朱馮身以
儀之皆訓匹書鳳凰來儀詩疏引鄭注儀匹詩我儀
圖之箋訓匹則義民亦即讎民矣古人名仇字義仇
義竝匹也

問洛誥孺子其朋其往後漢爰延傳注慎其往言慎所
與也足利古本同偽傳小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
往語意似未明曰朋當為明字之譌孺子其明者成
王幼明勉之也明勉也古文苑引正作明漢書注作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十

朱氏槐廬校刊

慎明慎義近
問乃惟孺子頌偽孔傳謂汝當分取我之不暇頌字屬
下句然乎曰說文引周書乃惟孺子放云分也此真
古文也頌當屬上句朕不暇聽為句

問茲子其明農哉舊說言周公致仕故欲明農其時方
定洛都即欲致仕恐非公意乎曰明勉也農亦訓勉
見廣疋與上汝乃是不獲汝往敬哉相應鄭注獲勉
也下公明保予冲子明亦同訓皆君臣相勸勉之詞
問旁作穆穆旁當何訓曰旁是邦之借言以穆穆之德
作邦家也周則敦洽旁人旁即邦据魏志延康元年
詔當以穆穆絕句

問立政其在受德譬馬融注受德受所為德也偽傳謂受德為紂之字此何出曰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子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逸周書克殷解商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康成亦主之然桀德受德並稱則非字矣僅稱受如獨夫受奔告于受之例馬注不誤

問顧命率循大卞北堂書鈔十七作帥循大弁段氏玉裁曰卞者弁之隸變其說是乎曰弁古文作方見周己酉尊銘卞篆文作大段氏謂之隸變也我友洪筠軒謂米之譌米古辨李氏富孫引孔宙碑於卞時雍謂卽變字吳氏東發謂卞同柄柄仿同字卞篆作大卞篆作大卽卽方字要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上 宋氏槐廬後刊

以段說為近孫氏星衍云鄭注士冠禮云卞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卞卽弁省文或以卞為也治

問呂刑鴟義之解諸儒各異偽傳訓為仁義之義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而義字無說王伯申尚書謂義通俄謂表也恐亦未確周禮司刑賈疏引呂刑此文無鴟義二字意者書缺有間耶曰義是仁義之義古無異訓鴟義王符潛夫論作消義消義者滅義也當是今文說鴟是借字陳氏壽祺曰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鴟義其謂男女不以義交者與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家室有君子曰

義卽此義字阮氏謂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說亦未確竊謂君子當是妻子之誤故下曰子女專曰媿也義卽消義則與寇賊姦宄奪攘矯虔一例矣吳氏東發曰義讀若義卽鴟鴞亦鴟鴞皆聲之轉鴟義蓋頑凶之目如混沌饕餮之類亦未可信

問惟訖于富王尚書訓富為福此何義曰富有數義此對上威字故訓福郊特牲富者福也若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對凶歲言富歲卽豐歲季氏富於周公對薄賦斂而言當訓厚下云附益言加厚之也公子荆之富有及百官之富並當訓備說文富備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上 宋氏槐廬後刊

問故於孔安國是古文說也芻蕘不及故有大刑多是及之誤無敢不及猶無敢不逮余正釋詁逮及也問班孟堅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金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而亦有用今文者蓋遷時今文立之學官武帝建元五年書立歐陽卽伏生本也遷成史記在武帝太初時古文至平帝時始立旋廢今文是功令所貴兼用古文者遷好博覽不專一家之說也段君若膺曾言之有可徵信乎曰史記中引書如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榮播既都毋侮鰥寡西伯戡者如豺如離之類並與伏生

大傳合此用今文之證也許氏說文書稱孔氏詩稱亦竝引今文蓋其時方與古文而今文終未廢也毛氏易稱孟氏皆古文而

問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安國為傳凡五十八篇宋

儒已疑其偽或謂傳為王肅所作又云出於皇甫謐

託於安國者信乎曰漢藝文志儒林傳竝云安國所

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

施行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注尚書考續晉陽秋曰

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

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禮志太元十三年召

孔安國為侍中宋書禮志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

是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三 宋氏槐廬校刊

時相先後書傳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為漢之臨淮

也晉孔安國卒於武帝太元間距元帝只五十餘年也當與梅賾同時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安國說今孔傳無之疑即山陰之孔非真漢孔傳也梅賾上書亦不見於晉書

光緒歲在柔兆閏茂壯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終

十三經詰答問卷二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采蘋有齊季女毛傳齊敬也鄭箋從之說不可易或以齊為齊女此何說也曰此何楷說謂卽邑姜太公年老邑姜少女不可信也惟玉篇引詩作有齋說文齋材也此言有材之女其說頗新顧野王所見梁時本時齊詩蚤亡或魯韓說也

問終風且暴說文作瀑何也曰說文瀑疾雨也引此詩卽尔疋暴雨謂之凍雨蓋既風而雨也與毛異當出

三家尔疋又云日出而風為暴亦較毛終日風為終

風為勝

韓詩終風西風也見釋文暴雨又曰陵雨法言晨風陵雨注暴雨也

十三經詰答問卷二

宋氏槐廬校刊

問擊鼓死生契闊毛傳契闊勤苦也韓詩約束也二義迥殊何也曰後漢書傅毅傳注李賢曰契闊辛苦也

韋昭博奕論契闊勤思此卽毛義魏書蘇湛傳臣與

寶齋交游契闊言得盡心則以契闊為款洽交欽之

意朱傳俱不從訓為隔遠案契闊約束皆疊韻字尔

疋釋詰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闊遠

也亦釋詰文言死生斷遠亦疊韻字與朱子隔遠義

合洪頤煊謂以死生相約為久遠故曰約束

問旂邱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

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而微弱正義瑣者少貌

尾者好貌釋訓瑣瑣小也釋鳥鳥少美長醜為鶻鶻

案此木尔疋文瑣為小貌尾何以有美訓注疏不言

義當何出曰尾卽妮之假防有鶻巢誰俯予美釋文

引韓詩作妮美也錢氏大昕謂妮卽美見余三家詩

疏證

問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方四方也疏以山川四方之舞

釋之是否曰詩中如方渙渙兮方秉簡兮方苞方體

方茂爾惡方命厥后天方薦瘳燎之方揚天之方難

天之方虐民今方殆旅力方剛日月方除日月方奧

鮮我方將有城方將之類竝作始字解此通例也毛

訓獨於此訓四方語意不屬未免詰曲為詬矣廣疋方始

十三經詰答問卷二

宋氏槐廬校刊

問方將萬舞何休謂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戚稱萬舞

有諸乎曰萬古通邁時邁之詩曰載戢干戈載囊弓

矢大戴記云萬者干戚舞也殆取時邁之義韓詩又

訓萬為大

問泉水之詩序謂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正義云此時宣公之世未知何國之女嫁于諸侯

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

斥言也案此未知於三家有可考乎曰此衛女適邵

國為夫人未至而君薨太子欲留之不可乃拘于深

室思歸不得作此詩遂縊而死見蔡中郎琴操乃魯

詩說也然則詩言不瑕有害當為遇害之害幽于深

室故思出游而不得較毛義爲長

問定之方中星言夙駕曾子問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恐非詩意曰星爲古咍字卽晴字姚惜抱曾言之詳余

三家詩釋

問碩人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是君勞似兼夫人言之何也曰此君當專指夫人言列女傳君者謂女君也引此是魯詩說鴉奔我以爲君毛傳君國小君蓋夫人自稱曰小君也

問采芩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定本爲作偽箋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是否曰爲有也見趙岐孟子注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宋氏槐廬校刊

爲言有言也卽指上采芩之言與人亦有言先民有言同或說譌言或說善言皆迂曲

問東門之枌市也婆婆注疏皆不訓市字集傳舞于市而往會也或謂市通沛亦卽沛字漢書郊祀志神哉沛沛沛也其義頗勝集傳曰市固通沛舞者所執之沛也然不如潛夫論作女也婆婆之確也女謂原氏之女集傳亦望文生義耳市說文作巛與巛形相似而誤

問東門之池彼美叔姬正義叔作淑當何從曰釋文叔音淑如字此與彼美孟姜同例當作叔姬亦見左傳列女傳作彼美孟姜可與寤言若作淑與美複矣

問東山町腫鹿場傳町腫鹿迹也此言戶外之景鹿宜非所有者古義何如曰山足曰麓易卽鹿无虞王肅作麓鹿場謂山下場也傳說非

問劉氏徹七經小傳謂烝也無戎戎不合韻當作戌戎亦禦也天命不徹徹均也其說然乎曰戎古音讀汝與侮叶不徹余正釋訓不道也毛傳徹道也北宋諸儒不講古音不信余正往往好爲改字移易經文竝出胸臆以漢儒爲非七經小傳中如以書此厥不聽聽爲德之誤不知漢石經作聖聖與聽通不與德通傳中論書多及僞傳言詩不從小序蓋風尚使然耳戎亦與朋叶古音朋與戎宗弓相叶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宋氏槐廬校刊

發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可證朋又入蒸部以朋有兩音也

問劉原父以笙詩六篇据鄉飲酒禮用之曰樂曰笙燕禮用之曰笙曰奏而不言歌因以爲有聲無辭非亡之也朱子力主是說後人已知其非矣而原父又以九夏亦有聲無辭其說信乎曰鄭賈以九夏爲頌詩之族類韋昭國語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亦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其餘六篇雖不定爲笙詩與否要之三篇皆詩安得曰無辭耶劉氏據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謂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以此遂疑爲有聲無辭然劉氏於維清之詩又曰將舞象則先歌

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象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是傲於奏象舞奏大武固知其有詞矣何獨於南陔六詩言奏而疑其無詞耶可知說之不可通矣孔穎達謂金奏工歌也

問王于興師王于出征王舒保作王纘之事傳竝訓王者之王及爾出王傳訓往何也曰王為往之假借白虎通天下歸往謂之王也凡此數王字皆當訓往于訓曰釋詁文

問黃鳥此邦之人不可與明箋云明當為盟與傳異何也曰釋名明盟也襄公二十九年傳則明主也史記作盟主賈侍中謂古盟字從囧讀與明同此鄭改字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必本三家說也列女傳鄭晉頌以殺身盟盟即明

問正月視天夢夢韓詩云惡兒抑視爾夢夢毛傳亂也此用尔正文說當何從曰夢夢即昧昧我思之之昧古夢昧通借字周卯敦余非敢夢夢即昧

問潛雖伏矣尔正潛深也廣韻潛伏流也當何從曰此即潛有多魚之潛毛傳潛慘也尔正作慘言魚伏于潛也小尔正魚之所息曰潛字本作潛若訓潛深潛

藏與伏義復

問小宛壹醉日富毛傳醉日而富矣又復也富何以有復訓曰說文富備也復備本雙聲易服牛乘馬說文作備牛言一日醉之必日日醉之此復義也

問天命不又毛傳又復也確否曰古又宥祐竝通此作之借也外如嘉賓式燕又思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竝侑之假王制王三又鄭注又為宥

問哀我填寡傳填盡也韓詩作疹疹傳亦訓盡即瘡之假桑柔倉兄填兮傳填人也瞻仰孔填不寧傳填人也義竝相同否曰古田陳同聲填通塵釋詁塵人也故填亦訓久填又通疹故竝訓盡填又通烝故常棣烝也無戎傳烝填也箋久也嘉魚烝然罩罩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東山烝在桑野傳烝實也箋云古者填填塵同聲段氏玉裁謂真填塵陳四字同音皆訓久填為正字塵陳假字也余謂烝也無戎言良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六

宋氏槐廬校刊

朋雖眾無相助也烝在栗薪毛韓竝訓眾烝然罩罩言魚之多與烝徒增增烝然來思竝當訓眾尔正釋詁烝眾也

問蓼我鮮民之生毛傳訓鮮為寡寡民有出否曰鮮古音通斯願亭林惠定宇已言之鮮民即論語之斯民毛傳望文為義非矣

問小東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箋言譚人自虛竭饒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洪氏頤煊謂來當作求我以禮往求糴於彼彼不我恤是使我心疚也義當何從曰往勞也見廣疋來勤也見尔正文既竭勤勞使我心病苦也

問周詩多用周正昔人言之詳矣然間有用夏正者不第邠風一篇也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若主周正四月夏之仲春六月夏之孟夏何以言惟夏徂暑乎即毛訓徂爲往周之六月暑方至此言暑往與周正夏正俱不合何也曰此詩是夏正無疑徂當依鄭箋訓始徂與祖通故有始訓下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俱與夏時合若言周正皆不合矣此蓋言王之惡積漸而盛也萬氏充宗謂詩用周正其云六月徂暑者正言寒暑之失節亦曲說耳左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是夏正杜預以踐踏爲取非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宋氏龍處校刊

文鮮善也方將方壯猶未老也

問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則齊明即齊盛矣而朱子以齊明爲明柔倒文以就韻然乎曰據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齊盛告潔注黍六穀也則六穀總爲齊不但稷也五經文字齊作齋明古讀芒與盛音相近且與下犧羊對文毛公之說爲不可易矣

問賓之初筵賓載手伏傳自取其匹仇何以匹訓曰仇譬通字余疋譬匹也君子好仇亦謂匹譬即酬謂酬酢也

問魚藻有頌其首有莘其尾傳頌大首莘長兒是否曰

頌有文采也莘駢通即頰尾也

問菀柳上帝甚蹈韓詩作惇眾經音義五引詩上帝甚陶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鄭讀蹈爲悼神當是悼之誤然否曰此見余三家詩釋後讀晏子內篇曰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此當用詩上帝甚神與國策同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宋氏龍處校刊

字

問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愛字或作隱字解然否曰大雅烝民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余疋葢隱也愛即葢省鄭訓謂爲勤愛讀爲隱與謂讀爲勤相叶下云中心藏之藏即愛愛亦藏也禮運地不愛其實廣韻引作不藏將仲子豈敢愛之靜女儇而不見亦即愛

問謂之訓勤木之余疋釋詁有可證引否曰郭注余疋引詩迨其謂之案箋謂勤也此郭所本又遐不謂矣箋亦訓勤晏子第十八故節于身謂于民蓋即勤于民也列子開春論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來謂亦即來勤

問文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云光明之士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解無乃迂遠乎曰亦當即奕言凡周之士不顯於奕世也後魏禮志正作不顯奕世漢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李翁頌亦世賴福古每借亦爲奕周頌亦有高廩亦服爾耕箋亦大也即

奕之借說文奕大也

問大明太任有身毛傳身重也何也曰身即身之假廣
疋嬀傳也說文嬀婦人妊身廣韻也傳訓重亦謂妊
也

問其會如林說文作檜云旌旗也與干鄭異何也曰此
三家說也考賈逵注檜動而鼓曰檜發石一曰飛石
說文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蓋釋左傳
即賈說也杜注左傳以檜為旂蓋本馬融廣成頌與
說文解詩合飛石起於范蠡兵法非三代時所有故
許訓旌旗也汗簡引石經檜作旒說文旒繼旒之旗
也與杜訓旂合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九

宋氏槐廬校刊

問時維鷹揚毛傳如鷹之飛揚箋鷹鷲鳥賈公彥曰太
公奮其威武如鷹之擊揚或說鷹亦假借字然則當
作何字曰廣疋應擊也呂氏春秋宋華元帥師應之
大棗高注應擊也戎狄是鷹韓詩作應此鷹揚當是
鷹之借前人多未及此或云鷹揚即發揚蹈厲也
問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會何以訓
甲或曰甲子或曰甲兵何也曰甲即泱日自甲至癸
為泱日甲泱聲相近也

問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二國夏殷也箋謂殷紂及
崇侯竊疑夏殷不當稱國而崇侯亦不應與紂並稱
也曰古文上字作二與二同見周鍾銘上國謂殷也

此吳氏東發說

問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本
余疋釋木立死菑蔽者翳郭注引詩其榴其翳韓詩
作其菑其殪三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此與
毛字通而義異何也曰韓詩主脩平道路言反草之
訓卽一歲曰菑之義殪因一聲之轉古衣同聲釋名
殪翳也殪有翳訓故字可通因高填下平治道塗也
下文其灌其柵乃始言木不應首句先言死木韓詩
為長

問靈臺虞業維縱說文作巨業或謂巨業文王樂名此
何出曰樂苑謂文王樂名巨業說文作巨當是三家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十

宋氏槐廬校刊

說也

問下武惟周箋下猶後也集注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
文宜何解曰據箋後人能見祖者惟有周最大似鄭
又作大武然下與大不通下卽夏之假夏亦大也左
傳僖公二年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是也

問文王有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毛傳武王作邑於鎬
京也於三家尙有說乎曰上言鎬京辟雍此武王作
辟雍於鎬京辟雍天子之學天子備四學書大傳及
大戴禮並有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之文此言辟
雍居中四學之士咸服其教非泛言四方也說苑修
文篇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

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銷京辟雍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是魯詩說與毛殊也

問文王烝哉傳烝君也韓詩烝美也義何長曰下文王后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既言王皇又言君義不
太複耶當以韓詩訓美為正廣疋烝美也亦本韓詩
問生民以弗無子鄭弗作祓謂因無子而祈禱也列女
傳作以求無子何也曰列女傳言姜嫄郃侯之女當
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
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有子此與毛異蓋
魯詩說也弗即祓假有祈求義與鄭義合說亦較毛
為長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七

宋氏禮虛校刊

問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后稷先生者也箋以達為羊子
謂生如小羊之易然否曰說文達小羊也段玉裁謂
達生即沓生謂始生而如再生三生之易車攻傳焉
達屨也即沓屨板箋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
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以達釋沓是其理也
問實方實苞毛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箋方齊等也種生
不雜也苞茂也或疑方是假字然乎曰大田既方既
阜箋方房也讀詩記引雀靈恩集注正作房朱注方
房也似即本此然房結實也當在實秀之後不知方
當作芳

問實種實衰鄭箋訓種似不合曰種即重呂覽任地篇

種重禾不為重高注早種晚熟為重引詩黍稷重稷
毛作即種也衰即孫呂覽得時之稻大本而莖稜長
種陸阿俾爾彌爾性毛傳性無訓古義當何解曰性即
生俾爾終爾生即受命爾長純嘏爾常意皆祝君子
之壽考也若作性情之性迂矣古性與生通孟子生
之謂性鄭注樂記性之言生也荀子禮論天地者生
之本也大戴禮三本生作性秦策生命素長史記范
睢傳生作性

問抑無言不讐毛傳讐用也正義相對謂之讐讐者相
與用言語故以讐為用箋以用非讐之正訓且與報
德連文故以為報傳箋孰長曰呂氏春秋行論注讐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三

宋氏禮虛校刊

周也是周之誤古讎字作周見集韻則周讐古今字
耳讐訓用於古無徵其為形相涉而誤無疑毛傳威
載也古故也昂留也
並用古今文為訓
問瞻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以公事為外政鄭以為
朝廷之事王氏述問謂如毛鄭說是婦有公事矣因
以公事為即功事据周官內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
絲枲成功之事此說確否曰公與功本通此說較毛
鄭為長然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祭義曰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故皇氏小
正說謂持養長蠶宮之事儀禮昏禮戒女之詞夙夜
無違宮事案此蠶織是宮事為女子所重今休其蠶

織故曰婦無官事矣宮公亦聲通假字

問邦國殄瘁傳殄盡瘁病也或謂殄與瘡同何也曰小

宛哀我填真傳填盡也韓詩作疹疹與殄同故傳同

訓盡填卽瘡之假其實亦病也

問思文貽我來牟或謂來爲成何也曰呂覽辨土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高注來丕成也麥之成熟爲

來

問豐年萬億及秭傳數億至億曰秭於三家何如曰韓

詩陳穀曰秭見釋文言年豐黍稷之多陳穀且然況

新穀乎極言其多也

問武者定爾功毛訓耆爲致王肅同箋年老乃定汝之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三

宋氏槐廬校刊

功此似訓耆爲老其義何長曰韓詩耆訓惡鄭氏亦

取之見釋文廣疋諸怒也此耆當卽諸之省所謂一怒

而安天下也此勝毛鄭皇矣上帝耆之傳箋皆訓耆

爲老正義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此以憎己是惡

非謂耆爲惡余謂亦當訓怒則與憎其式廓合王肅云惡

桀紂之不德也朱子改耆爲嗜改憎爲增非古義矣

問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且爲此然否曰此且

字當訓始與今對言傳說非論語始吾於人今吾於

人亦始今對文

問桓保有厥士毛傳士事也或曰士當作土何與曰古

士上隸書相亂字亦通周景功勳銘濟濟吉士韓勅

碑四方主仁史晨碑百辟卿士士卽士也呂刑有邦

有土史記作士士卽土也此宜作土故下云子以四

方也

問詩每言人兮如日月乃如之人兮君子偕老展如之

人兮蠨蛸乃如之人也人非泛指當何說曰方言凡

相憐哀九疑湘漢之間謂之人兮中庸仁者人也鄭

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先師王尙書曰漢時謂相

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

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人偶能割亨

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每門輒揖者以相

人偶爲敬也古人仁字通此義之最古者今人不知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尚

宋氏槐廬校刊

人偶爲何物矣

問漢儒說詩各有傳授董道言班固魯詩爲近則固爲

魯詩乎曰白虎通以引詩說皆與魯合而證之漢書

有不盡然者考固之祖伯少受詩於師丹丹爲匡衡

弟子衡爲齊詩或固本家學然無攷矣

問左桓十五年傳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爲千古

笑柄左氏豈宜載之簡策曰此夫字乃天字之誤杜

預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

所生爲本解之注蓋言人盡天之所覆父則一而已

故云胡可比其言本無弊觀杜注自明柏舟詩母也

天只毛公傳天謂父也此亦以父爲天之意其姜守

義父母欲奪其志故呼天而誓與雍姬母之言同旨

列女傳魯之母師曰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

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

義也亦同斯義自天字誤為夫遂不成語矣段氏玉

裁會言之古天夫字多致誤女孝經女子謂嫁曰歸

天事夫即出則天夫也班固女誡夫

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

問左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杜注閒猶與也

義似未順曰問與諫通古諫字多作問義問又有非

訓如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俱較與訓為長

問左僖二年傳屈產之乘杜服諸說竝以屈為地名產

訓生趙岐注孟子同或以屈產為地名產訓生何邪

公公羊注也云屈產出名馬之地疏謂屈產為地名

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也然終未安

問左僖二十八年傳請與君之士戲惠氏補注引朱國

植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

見云耳此何所本曰說文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

史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不師古曰戲軍之旌旗也亦

讀為麾又寶田灌韓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

大將之麾讀與麾同則此戲當為麾矣惠氏未及引

證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戲弄之戲案說文

戲豫為引申之義林說非是

問左文四年傳以覺報宴杜注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五 宋氏槐廬校刊

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正義

覺者悟知之意使諸侯明已心也洪氏隨煊謂覺者

大也文義終不甚明顯口覺與校古相似以覺校一

聲之轉也詩正義引鄭志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

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

寸盧文弼謂相覺即相校也然則以覺報宴謂校諸

侯之功報之以宴樂豈不明顯

問左宣二年傳于思于思杜注于思多須之兒賈逵曰

白頭兒服虔同當從何說曰惠氏棟曰古斯鮮同音

詩有兔斯首箋斯白也疏即引于思解之今俗語斯

白之字作鮮故賈服以為白頭後漢書朱儁傳賊多

髡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則于為須思為白也余案

思即鬣之省思多須兒不當訓白杜注是也朱子注

盧令詩以僂為多須亦引于思作證僂亦鬣之假字

又作顛古來讀釐與思本音叶釋文思西才反非詩

思來相叶屢見皆人之部說文僂釐力也鬣好兒引

是也

問宣二年傳觸槐而死杜注槐趙盾庭樹顧亭林以為

庭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矣曰外傳作觸庭槐而

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也諸侯外朝有三槐三卿位

焉則非趙氏庭樹顧說是也

問左成二年傳築石以投人杜注築擔也築之訓擔於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古可徵乎曰桀當訓去謂去石以投入廣疋桀去也
問襄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杜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
班別也班訓別其義何出曰班頌古同尙書班瑞于
羣后史記作還介疋般還也般卽班郭注引般馬之
聲則班馬還馬師遁而馬還也杜注誤

問左襄三十年傳我有衣冠而子產褚之褚字何義曰
此褚字之誤周禮屨人注褚藏釋文本或作貯或作
褚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此亦作貯言褚藏其衣冠
也呂氏春秋樂成引正作貯玉篇褚裘衣也或作貯
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裘衣曰貯貯褚貯字竝通杜
注褚畜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七

宋氏槐廬校刊

問左襄三十年傳繕完葺牆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
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段
氏玉裁謂本是院字院周垣也以李說爲非常從何
說曰杜注正義周禮匠人有葺屋凡屋凡屋以凡覆
葺屋以草覆說文葺茨也則葺牆卽草牆不與繕完
義覆無煩改字完字承上完客所館

問左襄三十一年傳子太叔美秀而文說苑政理引作
善決而文何也曰善決訛爲美秀說苑是也見惠氏
棟注

問昭公元年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太原
左傳亦作太原此何從曰杜注太原卽大鹵穀梁傳

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公羊傳物從中國名從主
人故一地二名此例甚多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穀梁作失台哀三十一年經莒人弑其君
密州左傳莒人弑其君買朱鉏一華語一夷語也所
謂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也

問昭公七年傳使長鬣者相杜注鬣須也韋昭注楚語
長鬣美須顏說文引作儼何也曰說文儼長壯儼儼
也則不當訓須杜氏望文生義不若許氏之精
問定九年傳衣狸製杜注製裘也哀二十七年傳成子
救鄭及濮兩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製各異
訓桂未谷謂製是衰之誤說文衰艸雨衣形近而誤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七

宋氏槐廬校刊

然否曰說苑雜言齊高廷衣蓑提執精氣說文蓑雨
衣一曰蓑衣韋昭國語注蓑蓑衣蓑或作蓑與製形
似當是蓑之誤耳

光緒歲在柔兆闔茂陽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終

十三經詰答問卷三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何也曰詩侯詛侯祝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皆有書音與州音相近說文別重言之讀若祝說苑張弓而祝雞粥祝相通之證也

問隱五年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何也曰僖二十四年傳魯衛郕霍文之昭也穆天子傳名曰盛門注盛國名姬姓當即郕霍之郕是郕盛通注後屬魯為孟氏邑據左傳孟氏邑又作成周禮白盛注盛之言成左傳宣子盛服將朝釋文本又作成是成盛亦通

十三經詰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問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作那何也曰說文醜宋下邑在泰山旁地與杜注合公羊傳那鄭湯沐之邑也當從公羊作那周禮大司馬以祀祊注祊當為方少牢饋食禮南枋注枋柄也是枋枋古通故那祊亦得通詩憂心怲怲當從方音與下臧字叶

問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作那黎何也曰案那時聲近儀禮注古釐為來詩館我來牟劉向作釐楚黎那一作來其同脂韻也

問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何與曰程子曰凡稱侯皆當作紀劉氏云左紀為杞案先附庸後稱子那是也先稱侯後稱子者滕是也杜氏謂時王

所黜則杞之始亦侯爵後稱伯稱子亦時王遷降之事也觀下文入杞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皆與來朝之事相貫當從左氏作杞紀杞音象竝相近公羊誤杞為紀程劉二氏說非是

問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郕穀梁作蒿何也曰周禮載師任遠郊之地注故書郊或作蒿杜子春云郊讀為蒿春秋傳王官及郊史記作郕郕蒿竝與郊通疑艾是郊之譌魯地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是也

問桓十年秋九月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武何與曰禮詔侑武方法注武當為無周禮卿大夫與舞故書舞作

十三經詰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無是武舞互通

問僖公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義何也曰書夙夜維寅徐音夷春秋傳龍尾伏辰與旂叶十二時寅禮部韻畧音怡訓時也寅蒸之寅入真韻古支真韻相通也

問文公六年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射作夜何也曰夜亦音掖曹伯射姑史記作夕姑說文夜从夕省聲夕射通故夜射亦通詩莫肯夙夜叶莫肯朝夕

問宣八年冬十月乙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何也曰顧氏唐韻正云熊音羽陵切宣八年敬嬴公穀作頃音近敬熊音近羸疏不得其解云一人有兩號

非矣張叔皮論云鯨化為熊下與蠅音王劭曰古讀熊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音也樂晉黃熊入于寢門亦作能能雖古音台然說文能熊屬獸堅中故稱賢能刊古本可入今之蒸韻矣故熊羸音近得假

問成公元年秋七月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質何也曰史記同漢書五行志亦作質戎古讀茅如矛

問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公羊虜作將穀梁作牆何也曰詩兄弟閱于牆釋文本亦作牆漢書鄒陽傳牽帷虜之制文選作牆曹全碑戢治虜屋是

二字同公羊作將牆之誤也

問成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何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也曰案結當作髻儀禮髻髮祖注古文髻為括考工記髻髻鄭司農髻讀曰刮是髻括一字後人當誤為髻髻說文所無徐氏所云古作結是也復古者又易髻為結而括音捫然矣

問襄十有三年夏取邾公羊作詩何與曰詩正義曰詩者持也邾詩聲之轉公羊疏正本皆作邾作詩者誤

周有邾敦即邾國詩是假字

問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環何也曰尔疋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二字判義集韻謂環亦從爰非是前漢五行志宮門銅環義當

作環或古字通

問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遠頗昭六年同何也曰釋文罷音皮古讀皮如婆戰于大棘傳丹漆有皮下與多那韻洪範無偏無陂本作無頗義古讀為俄故與頗韻皮頗聲同也

問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何也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雨雪不足記熊氏曰當雪而雹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說是上年冬亦

記大雨雹

問昭七年叔孫婁如齊蒞盟公羊婁作舍何也曰案釋名曰古車聲如居今日車聲近舍是古車舍聲相近故婁舍聲亦通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問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公羊作戊何也曰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宜音恤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宋經鍾銘曰宋公戌之經鍾六字吳東發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卒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戌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戌與此同

蓋戌字無疑案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注平公子古雖不諱嫌名而左傳成父史記作城父棘子成皇侃本作城城成實同使平公名成則其子不得名城公羊

是也

問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公羊齊作晉何也曰案易晉卦孟氏易作齊說文晉从日聲聲今作晉非矣公羊

作晉或古字通

作齊師古晉字

問昭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虎何也曰尔疋熊虎醜古人名字相配宜作熊公羊作然熊之屬也穀梁作虎書其字所聞異詞也

問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穀梁傳曰兩足不能相過楚謂之跣衛謂之輒何義曰案此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當作楚說文楚足也與申同即穀梁釋輒字義也輒亦是假字既為靈公兄名則出公不得同是矣

問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穀梁朱作東左傳曰出朱而立東國公羊注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則出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奔是朱非東矣穀梁傳曰東者東國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其說非汪氏曰穀因後東國卒于楚而誤

問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羊作鸛鶴穀梁作鸛鶴何義曰說文鸛鶴也鶴下因攷工記鸛鶴不渝涉今周禮亦同左傳作鸛鶴俗體也鸛又鸛之變公羊注云鸛鶴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此從藿之義

問有鸛鶴來巢公羊作鸛鶴注鸛鶴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意者孔子有所指乎曰此時季氏之權正盛孔子欲張公室心憂私室之日強欲去

而不能也故是年七月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也此書鸛鶴亦猶是意也故季康子患盜子直以荀子之不欲斥之此論語春秋相表裏也

問儀禮婚禮稱士何也曰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荀子非相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楊倞注士者未取妻之稱古者五十而命為大夫當有室時大約士也求我庶士如歸妻在婦之始皆主士言之也迨世官世爵而不可以此禮繩矣

問儀禮士喪禮祭服不倒唐石經作到亭林以為誤字然乎曰說文無倒字新附有之云到也倒義只作到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如蒞草木到从艸到聲鼎訓到省至字云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到至也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即傾倒義知倒古只作到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莊子外物篇艸木之到樞者過半淮南子原道篇到生挫傷竝以到為倒石經是也

問士虞禮三稱哀子某至末始稱孝子某注喪祭稱哀稱孝者吉祭考之于古亦有不盡然者何與曰晉元康九年磚哀子楊猛造此磚置於墓中為葬時所用故稱哀子此合乎禮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也後世加之區別父沒稱孤母沒稱寡不合古矣

問周禮鹽人其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
不凍治疏謂今之類鹽其義何從曰古苦鹽通典婦
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鹽謂分別其練帛與布
紵之麤細疏絲爲良布爲苦毛鄭讀鹽爲良鹽之鹽
則苦者麤也此苦鹽亦鹽之粗者又余正釋訓鹹苦
也注鹵苦地也淮南地形鍊苦生鹹則苦即鹵所謂
不凍治也

問封人置其糝鄭注糝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
之雉此即都城過百雉之雉古以雉飛定高下之數
其義何如曰左傳隱元年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至長四丈埤疋雉飛

十三經詁林問卷三

七 宋氏槐廬校刊

不越分域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其說
與杜合然則百雉百丈矣竊謂雉即糝之假糝繩也
故以之計丈說文作紉神農本艸經辛夷作辛紉雉
亦通夷見周禮雍氏注先儒不得其解望文生義公
羊傳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
尺積高五板爲一丈雉長四丈春秋說天子千雉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言其高蓋漢時有此語不知
爲糝之假借也申生雉經亦謂以糝自經檀弓既告
狐突乃經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申
生以牛繩自經而死也釋名屈頸閉
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其說亦非
問男女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於古義有徵否曰行露之
詩非召公聽男女之訟乎於甘棠之下不聞在勝國

正義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其說亦似難
信於古亦無所考要爲後人羈入之文

問大戴禮主言篇婦空空空空作何訓曰此即論語性
慥而不信之性鄭注性慥慥也空空如也釋文引
鄭亦作慥慥論語疏以空空爲無識失之

問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氏廣森注灌社壇也
社有灌木因以爲名王氏述聞謂古無謂社爲灌者
灌當作濯濯與祧通謂祧廟也是否曰小余正灌叢
也呂覽問其叢社大祠灌廟即叢社也墨子明鬼篇
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爲叢位宋氏翔鳳謂叢當是叢
字即叢社也灌即集于灌木之灌所謂木之脩茂者

十三經詁林問卷三

八 宋氏槐廬校刊

則孔說是矣

問三本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發作廢何也曰古發
廢通字齊通齊發齊謂合昏卒食之前此先友洪頤
煊說

問保傅篇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盧注參職謂三
月朝也經文有誤字否曰漢書新書竝作齊肅古齊
字作參與參相近肅夙亦音近字當作齊肅興是衍
文後人因夙字而誤增耳

問保傅篇瞽夜誦詩或謂夜是史字之譌然否曰國語
自作瞽史然考漢禮樂志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
曰夜誦者其言詞或祕不可宜露故于夜中歌誦也

則非史之謫替卽替史

問保傅篇步中采茨趨中肆夏盧注尔正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據大戴則于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異當何從曰燕禮賓及廷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尔正證之不当言趨周禮是也

問保傅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接何義曰內則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接捷古今字捷給言敏給也文王官人取接給而廣中者同

問保傅篇無恩于父母賈誼新書作不姻于親戚何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九 宋氏槐廬校刊

曰古稱父母爲親戚姻卽因不失其親之因南史引論語作姻

問保傅文王請除炮烙之刑或作炮烙其刑若何曰江鄰幾禘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烙今本亦改炮烙知非古矣呂覽爲民請除炮烙之刑高注云銅烙孫氏星衍謂是銅格之誤烙是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又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据高注銅烙是銅格之誤列女傳作炮烙之法膏銅柱卽銅格也法與格義重谷永傳榜箠瘡于炮烙又曰去炮烙之陷阱今各書竝作炮烙恐不盡後改也

問保傅篇述子瑕不肖而任事盧注彌當聲誤爲迷是
否曰左傳提彌明漢書作示昧明高渠彌史記作渠
味彌與昧通故亦轉爲迷猶田單卽陳單狄牙卽易
牙皆聲近而轉通之字

問曾子大孝篇樂正子下堂而傷其足傷瘳小戴記無
傷瘳二字何也曰此小戴記之誤脫也當据以補正
問四代篇可以表儀儀當何訓曰下云君察之可以見
器見才矣尔正釋詁儀善也言可以表善

問武王踐阼於机爲銘焉洪氏頤煊謂机當作机古簋
字故銘詞从口取義然否曰机古文簋見說文机卽
几詩肆筵設席楚詞章句作設机古燕禮必先設筵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十 宋氏槐廬校刊

几故銘从口飲食之義也机與杖帶盤席爲一類簋
盛黍稷禮器非其倫矣洪說非

問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虞度也確否曰
虞卽娛詩不吳不揚漢衡方碑作不虞鄭讀不娛謂
娛樂也言廉絜之人私之以物而不自娛樂也盧注
失之釋名吳虞也

問禮記檀弓服勤至死鄭注勤勞辱之事或訓勤爲憂
是否曰呂覽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問喪
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勤謂憂勞則此亦當訓憂
上言就養無方卽勞尋之事當以問喪注爲正

問曾子之子二人曰申曰元漢書王吉傳韓詩外傳大

戴禮說苑申竝作華惟檀弓作會申盧氏鍾山札記

謂申與華殆卽一人何以文字有異曰古申作申與

華形相近申字子西申屬西方也當作申爲是趙岐

孟子注以會西爲會子之孫非顏師古如滄虛辯陸

德明皆以爲會子之子是也曾申亦稱會子見檀弓

問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發發禮疏謂諸大夫

發禮以往義未明顯曰禮三本大昏之未發齊也孔

氏廣森補注發始也此言室之始成發蓋以禮落成

之也洪氏頤增謂卽發酒之發禮也呂氏春

秋報更因發酒於宜孟高注發酒致也

問張老曰之張老注疏但言大夫究係何人曰張老是

張仲之後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侯生老老生趨趨生幣竝見

左傳亦稱張孟章昭晉語注老之字潛夫論謂張仲

後有張侯張老可補注疏之遺

問月令仲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疏

謂肢節性情多不備注無解能詳言之與曰呂覽仲

春紀注生子必有瘖瘖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嚴

九能云此與淮南時則注同釋名眸子明而不正者

曰通視蓋卽通精之謂府案乾鑿度通精無門藏神

無穴見易正義則非通視矣蓋暗瘖通精屬股節狂

癡屬性情二注足以相成

問鄭君箋詩疑斐卽王賁其注月令又疑王賁卽王瓜

當何從曰夏小正王賁莠又曰莠幽張氏爾岐曰邠

風四月秀蓂以蓂幽聲近而誤毛氏奇齡曰小正莠

幽邠詩秀蓂一也余正蓂繞棘苑郭注今遠志穆天

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藿葦堯蒲茅蓂兼蓂則蓂是

二物蓂非賁矣詩七月正義引本草賁生田中葉青

刺又有實七月采陰乾或以王賁四月秀華七月采

實賁卽王瓜廣疋王瓜賁也

問月令仲夏處必拚身呂覽作處必弁句身欲寧句仲

冬同當何從曰鄭注掩猶隱翳也疏處必掩身陰既

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于陰也高注弁深遠也

仲夏仲冬居處必深遠者所以避暑寒也身字自屬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宋氏槐廬校刊

下句或說高注深遠與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

望相背似以鄭注爲正不知此言齊戒時也

問季夏以妨神農之事命神農將巡功高注呂覽以妨

害神農耘耨之事又曰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

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其說然乎曰

古命官多相因如羲和之類神農亦同此例然余正

釋詁神治也此當訓治農之官孟子有爲神農之言

亦謂治農非炎帝也

問季夏穀實鮮落王氏述聞訓鮮爲散然否曰述聞之

詁鮮詳矣考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作鮮支漢書

西域傳作賜支文選西征賦注賜盡也則鮮亦可訓

盡鮮落也盡落也淮南呂覽竝作解落

問月令仲秋凡舉大事毋逆天數呂覽作凡舉事毋逆天數是否曰高注天道下必順其時注天時今月令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呂覽作舉事無大字亦較月令為長大天二字易譌孟子注浩然天氣也見漢書今作大氣左傳人盡天也譌天為夫皆謬之甚者賴古書尚存彼此異同得以訂正然為俗儒所改易者不少矣

問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或以賓字屬下句其義何在曰此呂氏春秋說也說文蛤蟪于歲雀所化賓爵老爵也然疏云仲秋初來則過去今季秋云來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

三

宋氏槐廬校刊

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則宜屬上句為正國語夏小正亦作雀入于海為蛤

問季秋蟄蟲咸俯在內呂覽作在穴其說何長曰高注咸皆俯伏藏於穴古篆體穴與內形相近作穴為是鄭注內字無訓孔疏稍沈在下似亦不作內字

問月令仲冬地氣沮泄呂覽作且泄何是曰呂覽是也釋文不為沮字作音疏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於沮字無訓呂覽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唐石經亦作且且始也謂始泄也

問仲冬審門闕蔡邕月令作門闕何也曰經言奄尹申宮令審門闕謹房室必重閉高注闕尹官尹正也在

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則門即宮中之門曰闕月

令疏遠者謂之門闕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闔門非奄尹所司也作闔門為正蔡邕月令即今月令管子四時周門闕周即固之誤則亦作門闕

問季冬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宜何從曰月令是也亦正釋詁腹厚也鄭注亦訓堅厚高誘注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不若腹義之古出初學記十七引腹我腹復本通

問禮器父黨無容舊解似未善無容當作何義曰容當作客客即恣謂格敬如客也人子於父兄之所主和順故不以客禮自拘也鄉黨居不容孔氏正作不容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四

宋氏槐廬校刊

問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唐石經無節字而顧氏以為誤有可引證否曰無節字是也月令正義引此無節字郊特牲下亦同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疏引此亦無節字三引皆同知古本然也顧氏殆未攷耳

問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美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美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飲美也移之訓美古義何若曰移即侈字亦即侈字儀禮主婦被褐衣侈袂唐石經侈作移說文移衣張也一曰奢也說文引春秋傳公會于移公羊作侈此侈移相通之

證自來从衣从禾之字往往相亂則移民當卽移民
言豐年報蜡民俗侈張此鄭氏歆羨之義也

問東帛加璧往德也正義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
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曰任用德恐非
也据此似作任德爲長而反以爲非所稱南北本定
本何本也曰孔作正義多本顏師古所謂定本也見
本傳師古本之推家訓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
古爲定本時主之陸德明釋文作於陳後主時本江
左之學北儒如徐遵明熊安生諸說皆不及引孔作
正義時德明官國子博士其學爲世所宗故正義多
與釋文合沖遠雖兼南北之學而旣主定本則不得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五

宋氏槐廬校刊

不從南學攷北史儒林傳江左周易則王輔嗣書則
孔安國左傳則杜元愷詩主毛氏禮遵鄭氏陸氏釋
文亦然知其確守南學也後賈氏二禮徐揚公穀邢
氏論語亦正亦盡以釋文爲主故宋人以音義附入
注疏本此意也惟孝經本明皇注不得不改陸之鄭
注也蓋南學盛於東晉自唐以後有南學而北學遂
廢熊安生爲鄭學故不從也案正義釋往字甚迂方
言往勞也勞德卽報酬之義

問內則桃諸梅諸疏引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卽
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
謂之乾祿鄭云桃諸梅諸是也是諸當爲菹矣何以

謂之藏桃藏梅曰諸當爲儲之借釋名諸儲也桃諸
藏桃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日用之也則諸卽藏義也
問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疏取柳和輒撓之成箕昔
人嘗疑裘不與冶類不知其亦不與之相似也曰箕
非箕帚之箕乃箭服也列女褒姒傳童謠曰檠弧箕
服韋昭國語注箕木名服矢房漢書作箕師古曰木
弓曰弧服盛箭者卽今帚又也箕草似荻而細織之
爲服也劉向以爲其服古从艸从竹之字多通箕蓋
箭也與爲弓一類義較注疏爲長惟裘不可解

問樂記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
鄭注繩猶度也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史記樂書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六

宋氏槐廬校刊

集解引王肅注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繩之訓法訓
度常解也或說繩爲舉何也曰左莊十四年傳繩息
媯杜注繩譽也音義說文作繩廣疋釋詁繩譽也廣
韻繩稱舉也譽舉古通繩卽繩此繩字當訓舉謂立
學之等級廣博其節奏省察其文采有德厚者則舉
之德厚蓋和順於道德者也

問祭統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唐石經作嘉何義曰古
喜字篆作畧見石鼓文與嘉相似故誤爲嘉孟子萬
章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喜懼對文也

問子庶民也鄭讀如子其子之子然否曰子與慈通子
庶民謂慈愛百姓樂記易直子諒卽慈諒晏子外篇

八不可使子民墨子作慈民

問來百工也鄭注為招來之來洪頤煊謂當如勞之來
之之來來通徠或曰來古讀如釐釐治也堯典允釐
百工是也三說孰長曰來是賚之誤脫下文既廩稱
事即賚予百工也宜作賚

問言悖貨悖作何義曰呂覽蕩兵士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假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
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死者欲禁天下
之兵悖高注悖惑也與言悖貨悖同

問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丹良也白鳥蟲蚋也畢
氏沉曰丹良古今注以為即螢火於經傳可徵乎曰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七

宋氏槐廬校刊

丹鳥白鳥於古無證且螢火蟲蚋疑不得稱鳥案莊
氏述祖謂丹是羣之譌白鳥是內馬之譌一謂羞也
者進養也鳥聚所食以養其老者仲秋羣鳥養羞是
內馬內也者入也傳曰凡馬日中而出口中而入辰
則伏辰馬天駟也辰伏於是乎內馬此皆字形相近
而誤或當然耳莊氏又以納卵蒜為納民亦謂獻民
數也祿數也民與卵古篆形相似也周禮孟冬祀司
民司寇獻于王孟冬周之十二月也季冬夏之十二
月也周三歲獻之夏歲內之近民也又二月傳商庚
者長股也鳴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謂倉庚無長
股之名蜮即蜮廣疋蜮長股也長股也三字宜在蜮

也者下誤簡在二月耳此說頗確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終

光緒歲在柔兆閏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三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十三經訪答問卷四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賢賢易色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義疏曰能改易

好色之心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又云上賢字猶尊

重下賢字謂賢人言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

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朱子從孔注疏義是否曰此

易字當作如字義即好德如好色之意廣疋易如也

陳氏祖范曰賢賢如關雎求賢輔佐易即輕易之易

此專屬夫婦言造端最大也北齊鄉老馬脩羅碑幼

顏孝同會閔行比丁蘭則易色屬事親言此六朝人

問小大由之由字作何解曰此當從疏作用字解即上

十三經訪答問卷四

宋氏槐廬校刊

文禮之用用字詩右招我由房毛傳由用也易由豫

鄭注由用也小余疋由以用也均可證且用字亦讀

作以禮儒行正作禮之以和為貴與下文斯為美叶

以不教民戰以亦用也馬注音用

不習民怨乎不以孔注以用也

問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樂下竝有道字集解引孔

注云能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貧而樂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漢東平王論竝言貧而樂道

是當有道字為今本脫去無疑矣曰此說亦未盡然

鄭注樂謂志於道則無道字前漢書引此句亦無道

字蓋孔傳古論馬遷問學於孔安國故竝有道字古

論也鄭傳魯論無道字今本是也

問有恥且恪孔格正也疏云既導德齊禮故民從而

知愧恥皆歸於正郭象亦曰此說朱注格至也本余

正文其說何長曰格與恪古字通後漢書班固傳用

討韋顧黎崇之不恪文選格作恪祝陸碑正作有恥

且恪洪氏曰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不知古通字也

西漢書作有恥且敬敬即恪義蓋使民愧恥而生敬

殆漢儒傳授古論說也

問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從放也讀從為縱翟灝考異

引柳宗元集王安石進戒疏及東觀餘論蘇轍古史

孔子傳樓鑰攻媿集引竝作縱心放縱其心無乃與

聖學求放心之旨相背耶曰此六朝人以莊列之學

十三經訪答問卷四

宋氏槐廬校刊

入儒不足信也考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

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讀去聲以縱為聖境之

神妙僅見於此皇侃晉時人故其說如此陸氏釋文

從字無音可證

問色難或指父母一邊說義可通否曰苞氏注色難謂

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顏延之曰氣色和則情志

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此說較順

問思而不學則殆何晏讀殆為怠謂精神疲怠朱子訓

殆為危多見闕殆范注訓殆為危朱子引呂氏說同

其說何如曰先師王尚書謂殆疑本襄四年公羊傳

何注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所見若

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

問攻乎異端集注謂楊墨之類以楊墨為異端蓋始於戰國以後孔子時異端當指何類曰公羊文十二年傳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引論語攻乎異端何晏注異端不同歸者也義疏言人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案諸子百家亦孔子時所無漢書范升傳注異端謂奇技也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月令母或作為奇技淫巧以蕩上心故云害已即所謂玩物喪志作偽心勞也與後世言異端不同此古義也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言魯禘非禮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三

宋氏槐廬校刊

至既灌以往誠意懈散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嘆之孔安國注謂禘亂昭穆聖人不欲觀疏引躋信公事以實之即朱子所本禘固不足觀乎曰非也案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周易說疏盥與灌通盥而不薦乃禮配天之祭故馬氏云云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宗廟之可觀莫盛于灌也至薦簡畧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引此為證則吾不欲觀非不欲觀也所以歎美禘灌之盛語氣與下章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語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相似較孔安國集注說更得之

問喪與其易也包注易和易也集注易訓治喪事主哀兩說孰是曰易是具字之譌檀弓喪具君子恥具正義送死百物皆具是速奔其親今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具易形相涉而譌俞炎書齋夜話會言之具象

問管氏有三歸包注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曰娶三姓女而築臺究從何是曰晏子內篇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恆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据此三歸是邑名無疑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四

宋氏槐廬校刊

可以息眾喙矣翟教授灝据管氏本書及韓子外儲亦以為地名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或讀不以其道何出曰呂覽有度篇高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古讀得之屬下句處作居論衡刺孟問孔竝同

問蓋有之矣孔安國謂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能為仁有耳不知作何語曰蓋讀如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齊人以不言所不知為區蓋即區蓋也孔意謂言之信者曰謙不欲盡誣也義疏謂誣猶調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欺不可調故云蓋有之此古義也

問君子懷刑君子動作有禮豈尙有刑罰之加聖人語
意近淺其義然否曰說文刑罰鼻也从井从刀刑到
也从开二字義別此字當从井井法也讀與儀式刑
之刑同蓋君子非法不言非法不行思爲天下之儀
型學者之取法也孔安國亦曰安於法

問遊必有方鄭注方猶常也與朱子異宜何從曰古訓
方爲常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並訓
爲常曲禮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

即遊必有方也

或曰方道也見樂記鄉方鄭注遊必有道謂宦仕於外朝負笈從師之類

問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或謂立讀爲莅謂臨民也其說
與舊解異然否曰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卽臨民之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五

宋氏槐廬校刊

事立莅古通見周禮鄉師之職注古位亦作立見焦
山鼎銘然則立亦可讀位與下兩知字句法相應書周
公立焉亦
卽位字

問宰子晝寢梁武帝謂繪晝寢室隋人侯白及筆解皆
同此說翟灝謂當如今汝畫之晝寢如漢書兵寢刑
措之寢謂休息也其義孰是曰禮記晝居於內問其
疾可也宰子晝居寢室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
此野客叢書之說與鄭注卧息之訓同然宰子賢者
宜不至於是義疏引珊林公曰宰子見時後學之徒
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嗟之教范甯
曰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豈不免於晝寢之咎以貽

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
以爲發起也案此與問喪同旨最可深省

問韓文公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吳山夫金石
存云此解實爲有理卽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今考
筆解無之不知文公何所本曰朱子注本何晏此說
似直捷筆解非昌黎作乃李習之所爲中附韓說多
不足信如沿乎沂人之生也惡君子貞而不讓以杖
扣其脛君子而不備者而資權焉之類皆無所本

問未知焉得仁孔傳邢皇兩疏似於經文有缺失古人
論人往往仁智並稱釋文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
是鄭讀爲智未知古義有引證否曰古讀多如智義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六

宋氏槐廬校刊

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
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此一證也中論智行篇
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
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作智字二證也古今
人表於仁人下卽列智人子文列在智人三證也論
衡問孔亦讀爲智此四證也當從鄭氏爲古下陳文
子節亦然

問孔子述而不作多取成言惠氏棟九經古義所舉外
尙可徵否曰論語一書多述古語如述而不作二語
老彭之詩見漢孔彪碑蓋有不知而作見詩桑柔子
豈不知而作以德報怨見老子不曰堅乎四句孟子

賦詩見外書色斯舉矣二句本古語見陳善捫蝨新語彼哉彼哉爲古成語見公羊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孺且吝本逸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孺不恡時乃無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本古語見捫蝨新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周書尹逸對成王語予無樂乎爲君二句晉平公語見韓非子不第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也

問老彭之說鄭康成王弼並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包云老彭殷大夫漢儒說經俱以彭祖爲主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述而不作二句乃彭祖所賦之詩孔子但述其語耳錢詹事謂作與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古叶其說何從曰此或漢人去古未遠傳授如此孫奕示兒編曰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則又專指老子而言

問據於德孔注據杖也朱注據執守之意其義相生古訓當何解曰方言據定也德者有得於心定而不遷之謂據志於道大學之知止也據則有定矣依則能安矣此義較長

問執鞭之士鄭注執鞭賤職宜非士之所爲鹽鐵論貧富引士作事其說何長曰古士事通禮祭統注士之言事也疏士事也本說荀子致仕注士當爲事段氏玉裁曰說文事職也古假借爲士字則鄭注賤職亦

當作事字解然義疏引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又云周禮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俱以士爲之仍當作士爲是

問怪力亂神是四是二其說孰是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此李充之說謂二者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語說較王子雍爲長

問弋不射宿舊解謂栖宿之鳥或言老宿之宿二說孰長曰孔安國何晏竝訓栖宿義疏又載一通或云不取老宿之鳥宿鳥能生伏故不取然古人不取卵不殺胎禽矣不取宿鳥於古無徵當以栖宿爲正呂氏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春秋賓雀入大水爲蛤干歲雀化爲蛤賓雀老雀也卽宿鳥也

問文莫注云俗言文不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不解所謂曰注義亦未明方言俾莫強也俾莫卽黽勉之轉阮相國謂方言俾莫卽論語之文莫近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余謂韓詩之密勿書之懋勉余正之蓋沒皆與文莫同音通假字孫奕示兒編已發此論廣疋文勉也

問以服事殷注謂服事於殷也或曰文王時爲雍州牧在侯服之列雖六州歸化猶以侯服之職事殷此義

可從否曰無逸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洪氏頌道謂
文王卑處西土在藩服時與此服事之義合

問固天縱之將聖論語詳解將音匠將帥也謂爲羣聖
之統帥其說可信乎曰此好爲異說將字當訓且詩
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言天縱之且聖也孔注訓大
本亦正釋詰文風俗通引固天縱之莫盛于聖將亦
兼盛義朱注訓將爲殆亦未安

問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然否曰疏謂雖復
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似卽或說所本然
疏明云年少史記作童子不得謂坐之誤矣皇本作
雖少者必作其義尤明著王文憲謂朱子集注多因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九

朱氏槐廬校刊

舊傳修入未及改正不少也

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聞當作何訓曰聞謂聞道非聞
達之聞四十五十而無聞道故不足畏聞道有蚤暮
也若言無聞望則君子不患莫己知豈求聲聞哉聞
亦通問如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皆當作問

問不爲酒困在聖人當不以此爲賢而猶曰何有於我
無乃謙之已甚乎曰酒困承上三事而言此衛瓘之
說爲長皇氏言朝廷閭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
故衛云三事爲酒興也何有於我言人各能如此則
何復須我亦義疏說爲是

問褻裘長短右袂孔安國注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

便作事也其制於經傳可攷否曰此非私居之服也

褻當作襲義上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
褻衣也玉藻錦衣以褻之注袒而有衣曰褻必覆之
者裘褻也取其見美謂之褻取其充美謂之襲四時
之服皆有襲故說文作結衣是也襲衣加於裘外所
謂衣錦尚絀也故貴長惟右袂不宜長取其便於回
肘也若私居之服何取於長乎此正承上言褻衣此
言襲衣也釋名襲襲也覆上之言也可證襲襲音義
竝通之字下狐貉之厚方是私居之服矣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十

朱氏槐廬校刊

問惟酒無量之義曰周禮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
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要以醉爲度此卽無量之義
也近人鳳氏韶德謂卽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及助祭
於公之無算爵皆較舊說爲長

問沽酒漢食貨志作酤師古注孔子齊之時也漢景帝
紀夏旱禁酤酒注古買酒爲酤伐木詩箋酤買也說
文同與市脯相對則酒必自釀而後食乎曰梁氏玉
繩引酒正注酒有有功沽之巧疏功沽謂善惡余案司
裘注物沽而小疏沽麤惡而小沽本水名若訓沽爲
買當从乃卽姑字沽亦訓畧我姑酌彼金罍亦有畧
義沽苦亦聲近義通俱謂麤惡也功沽亦卽良苦皇
侃疏謂沽酒市脯祭神不用

問寢不尸疏謂死尸朱注從包氏作屍字解當否曰尸

當如弟爲尸之尸君子坐如尸寢則偃安適體不必如尸之莊敬矣坐如尸注尸居神位敬慎也

問居不容疏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告溫溫故不爲容自處然君子無須與不敬宜以燕居而失容此義恐未然曰容釋文作客唐石經同客爲古恪字戰國策住建共者客耶高注客古音恪左傳以陳備三客繼夏殷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客客敬也言禮之如賓客也是客卽客敬之意又後漢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注容或作客是古本通孔注室家之敬亦讀如客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問色斯舉矣馬注謂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其義確否曰此色字當如色然之色公羊哀六年傳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兒

問子路共之呂覽云子路揜雉而後釋之識遺謂共是供執無疑其說然乎曰義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歎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驅迫逐遂得雌雉此與呂覽揜雉之義合揜而後釋故嗅而作也義疏謂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三嗅氣而後起非也古揜作舛篆作食與苾相近

問三嗅而作說者不一荀子三臭之不食此卽何邢之所本論語集說曰嗅疑作嘆釋正曰三噫之訛蜀石經作三夏晁公武引之謂雉鳴筆解謂嗅當作鳴鳴

之鳴雉聲也顏師古注漢書不艱驕主之飭云艱古臭字案說文有艱無嗅廣韻嗅以鼻取氣故从鼻古木作臭唐石經作臭口旁後人所加朱子集注引劉聘君說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余正此說可乎曰此非劉白水說也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見雉在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敏知其非常三嗅而作不食其供也此與余正須屬鳥曰臭郭注之義合宋人不見義疏劉說與之暗合耳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問德行諸賢如子游子夏年尙少恐不及與陳蔡之役豈書缺有間耶曰此與上節本另爲一章高麗本於德行節有子曰二字卽攷文所据古本也新序雜事引先列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爲孔子言上有孔子曰三字可證皆不及門集解謂不及仕進之門足訂舊說之非矣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屢漢書多作婁漢書鮑宣傳衣徹屨空北堂書鈔卷二十八徐宏爲右扶風府尉衣弊屨空洪氏頤煊謂屨屨古通用然乎曰非也屨疑是婁之誤屨風終婁且貧釋言婁貧也屨空言貧而空乏也史記漢書每言屨空當皆婁空之誤

問子在回何敢死筆解作先字是否曰先字正對上後字卽吾以女爲死矣亦當是先之誤問是故惡夫佞者依舊解夫子深斥子路其義似未安

於古訓尙可稱述否曰佞從仁古訓爲才見左傳杜
注阮相國曰佞與仁相近尙不甚相反說文巧譎高
材也論語仁而不佞無乃爲佞乎皆以爲才故自謙
曰不佞不佞不才也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
才能先人此宋翔鳳之說也義疏引穆協曰子路以
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
愈究也而於時有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
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
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人子
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出乎
此說可發千古之矇

十三經話答問卷四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問鼓瑟希義疏希疏也言瑟聲之稀也於古訓尙有徵
乎曰希非疏稀之謂蓋點承夫子之問未卽起對斯
時攪醅之音未息撫摩之意尙留是形容將舍未舍
之意方言希摩也是其義也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或謂孔子脩春秋時發
論此何出曰穀梁隱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傳十七年傳君子惡之疾其始善之樂其終
公羊傳同此皆本作春秋爲說卽吾之於人也章旨亦同
舊說以爲泛論人才非矣

問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論
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

雩也此說有所本乎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
以逐季氏也何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
雩也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諱
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曰雩起其事也但舉
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曰爲君辰爲
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吾友沈壽水曰樊遲從遊舞雩
一時問答蓋亦隱諷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
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所謂攻其惡毋攻人之惡
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
矣君無多辱焉注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所謂

十三經話答問卷四

四

朱氏槐廬校刊

先事後得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所
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此與論衡刺魯之
說相發明曾點舞雩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亦卽春秋去辰之義此皆公羊家說也

問子之迂也朱子以爲迂遠此本苞氏子路雖李爾毋
乃詞氣太直乎曰鄭康成本作于往也其義較長古
迂于通字見文王世子注

問蓋闕如也舊解謂闕疑闕文之謂或謂蓋闕與踧踖
鞠躬同屬疊韻字蓋當讀若割其說可從否曰尔疋
蓋割裂也漢書儒林傳疑者上蓋不言蘇林曰上蓋
者不言所不知之意如滄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

丘蓋荀子又作區蓋此段氏玉裁說也

問吾得而食諸釋文作吾豈得云今本作吾得皇本高麗本作吾豈得注同是邢本作吾得疑脫文也曰漢書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記仲尼世家俱作吾豈得太平御覽治道引論語吾惡得而食諸足證豈字脫

文

問不能專對孔注專猶獨也專對當何屬曰春秋之世諸侯邦交辭令為重贈答賦詩賢大夫稱之此專對當指賦詩而言見袁氏說義疏引之

問邦有道危言危行孔注危厲也苞注同朱注危高也禮緇衣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危高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五

朱氏槐廬校刊

言不高于行行不高于言言行相應也於此經義合否曰廣疋危正也有道則言行必出於正無道遜辭以免禍而行不可不正也

問如其仁孔安國訓誰如經文語氣似未全曰此章是齊論齊人尊管仲如其仁齊人語也公羊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左僖二十二年傳則如勿傷何休竝曰如即不如齊人語

問自經於溝瀆或說即笙瀆史記齊世家殺子糾於笙瀆即句瀆魯地名然否曰此節當指召忽言召忽守小信投河而死故曰溝瀆猶孟子老弱轉乎溝壑自納於溝瀆之中大戴禮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相

同不必定屬地名義疏已有是說

問賜也賢乎哉皇侃本作賢乎我哉賢字宜何訓曰賢當訓勞與下暇字相對廣疋釋詁賢勞也言謗論人物徒勞口說也

問孔子竊比老聃論語中有述其說否曰以德報怨節或人此問即本老子道德經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也孟子其進銳者其退速亦老子語而子輿氏述之也賈誼新書退讓篇引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

問作者七人矣苞注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王弼謂伯夷以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謂七字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六

朱氏槐廬校刊

為十字之誤至張南軒謂義軒堯舜等人是作者之聖義將安從曰廣疋釋詁作始也言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自七人始也

問或謂晨門作晨人司晨之官閭人司昏之官說有出否曰此以意為之也周禮閭人賈疏引論語晨人即晨門之異文何注晨門閭人義疏守昏晨者晨關互言之晨門當作晨人賈所見必作人矣皇侃本作石門晨門曰門字必涉上石門而誤

問原壤夷俟集解夷躡踞也俟待也朱子從之於古義尚可證乎曰楊子法言如夷俟踞肆夷俟本雙聲與踞肆皆平列說文俟大也後人借俟為埃知有待義

而大義廢矣然則夷俟者言其夷然不屑自大也故夫子以不孫賁之舊說並非

問以杖叩其脛孔子於壤為故人無乃賁之太過乎曰古人重杖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搏杖而揖置杖而問之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廣韻杖字下引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即呂覽之文然則以杖叩脛蓋朋友責善之道也

問孔子在陳在哀公七年或說在九月出何書曰荀子孔子厄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倬注九月時也此或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七

宋氏槐廬校刊

說所本又考衝波傳孔子去衛適陳有塗中見三女采桑預知游陳絕糧事與荀子之說合

問鄭聲淫舊解多主鄭衛之音或謂鄭非國名此何出曰公羊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

此邵公別說案許氏左傳說鄭詩二十一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鄭氏駁云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一作鄭重之聲使淫過矣是鄭駁許不主鄭

衛之音說鄭重即煩手之謂蓋本服氏左傳昭元年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即鄭聲也宋玉招魂二八齊鄭舞些王逸

注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

問當仁不讓於師孔注當仁謂周窮振濟救乏之事與子路問聞斯行之節包氏義同然則師訓師長其義確乎曰注義蓋本班固白虎通其說甚古惟何以不讓專就師言其義近迂余正師人也此師義當從此蓋當為仁之事不讓於人兼師長父兄亦在其內矣問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敬字當從何義曰敬當讀作亟亟其所先君事也緩其所後食祿也古敬亟通字儀禮賓為苟敬說文苟自亟敕也故敬從苟管子行五農事為敬王氏念孫曰敬讀如亟其乘屋之亟又天子敬行急政亦同亟此義之古者孔注先盡力然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後食祿也

問有教無類馬注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義疏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朱注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亦本古注尚有古訓可考乎曰繫詞爻有等故曰物韓康伯注等類也則類亦等也言君子不擇人而教即自行束脩未嘗無誨意又類法也亦即教亦多術也

問孔子時其亡也時宜何訓曰時當作待蓋待其亡而拜之也時待古通字

問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字當何訓曰為說也孟子高

叟之爲詩也丁音義爲猶說也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爲說也與此同訓

問鄉原之說不一周生曰所至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又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剛毅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義疏引張憑說云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又孔注內在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誤內柔爲鄉原之數說宜何從曰此當以孟子解爲正朱注原與愿同中論正作愿案說文愿慙也原黠也臣錯曰黠姦智也與孟子說合一鄉稱原人宜作原爲是

問患得之家語作患不得之孫奕示見編云家語多一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宋氏槐廬校刊

不字詞意較明又案蘇軾上神宗書引亦作患不得之潛夫論愛日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是不字當爲脫文無疑矣曰集解云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楚俗言則方俗有是語而夫子稱之當非缺文諸書所引蓋望文生義有所未考耳臧氏琳謂古人語急反言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也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取瑟而歌使將命聞之悟悲尙未得見未曾得罪子無乃絕人太甚乎卽賈公彥不由介紹之說亦無所據曰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其召故辭以疾此皇侃義

疏說也何氏集解爲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則將命亦屬孺悲此說爲長

問宰我在孔門言語之科其問短喪無乃非賢者所宜出乎曰此有爲而言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敬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皇侃曰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皆見義疏最爲深切著明足破俗學之惑

問齊景公待孔子疏謂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其爲政化

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是止而不用之義斯時景公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宋氏槐廬校刊

不能用孔子宜作止字爲是曰待亦止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其誰能止之亦正止待也二字義通

問已而已而之已何訓曰亦正已此也注已方俗語書多方多用已字已歎詞已子惟小子翟義傳作熙我念孺子師古曰熙歎詞已是熙之省也古熙嘻噫多通王氏鳴盛曰已同噫孫氏星衍曰已咨也蓋竝嗟歎之語與子分分同孔訓世亂已甚朱訓止望文生義矣毛傳子兮者嗟茲也卽嗟嗟正義茲此也或作嗟子

問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釋云且卽長沮此非同

音而假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其說是否曰古讀且如沮同弟五部字漢碑多通字洪丞相之說非說文無沮字

問耨而不輟說文耨摩田器何也曰呂覽辨地篇熟有耨也必務其倍其耨也植高注耨覆種也耨本田器磨其土以便種也

問四體不勤二句丈人初見子路其言無乃太唐突耶曰此丈人自道非斥子路也周禮園有是說較勝包注朱子本包注四體不勤謂不能如禹稷躬稼見義疏

問植其杖而芸孔注植倚也皇侃義疏植豎也丈人答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子路既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既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朱注植立之也卽注疏義此解植字似紆曰植說文或从置漢石經作置其杖古置植通見商頌及金縢注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韋昭注置猶廢也古人以廢爲置以置爲廢猶訓去爲藏訓徂爲存訓治爲亂之例置其杖謂去其杖而芸此解直捷前人所未及也論語舉直錯諸枉鄭作措投也包云錯置也錯置義同置亦訓措則置其杖卽子夏之投其杖也

問止子路宿止字當何義曰此卽有客止止之止止通

待殺雞爲黍見其二子是丈人接待子路之禮止當作待字解較義疏訓留爲長

問周有八士朱子注一母四乳梁氏玉繩謂四乳八子本包注一母二字朱子又據皇侃義疏增之然否曰義疏引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八子八子竝賢故記錄之侃案師說曰非謂一人四乳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也案此舊說較朱子爲詳盡或見他書而朱子采之南宋人何嘗見皇侃本耶說文乳孳字相生也乳本訓生四乳故云俱生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朱氏槐廬校刊

問宣和博古圖有周叔液鼎其卽論語之叔夜乎曰液古通然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又有叔夜鼎銘二十字薛氏曰叔夜卽周之八士則不得以叔液當之矣

問大德不踰閑節依朱注似有語病有古義可述乎曰孔注閑法也義疏大德上賢以上常不踰越於法則小德中賢以下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此說較朱注爲長又韓詩外傳以爲孔子遭程木子於郊時語蓋子夏稱述之也

問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毛氏奇齡謂傳與券皆古印契

相傳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西河之說可信乎曰此西河不知六書而妄爲之說也古契券字从刀从力者券爲倦字非印券之券也此倦字如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宜从古作券訓如厭倦之倦

問孔子周流列國論語中多方俗言可歷引否曰如其仁如卽不如齊人語不遷怒遷怒齊人語思而不學則殆殆疑齊人語竝見公羊傳注赤之適齊也適之也宋魯語齊桓公正而不譎益梁謂謬欺天下曰譎沽之哉秦以市買多得爲均竝見說文患得之楚俗語文莫猶俗言文不見論語注疏病閒曰閒愈也南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三

朱氏槐廬校刊

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不有博奕者乎簿謂之薇秦晉之間謂之簿圍棊謂之弈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說而不釋擇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擇郭注引論語悅而不擇竝見方言居吾語汝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見檀弓注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諸齊魯問語見公羊傳

問古人引論語多誤錢詹事歷引以補王伯厚所不及此外尙可徵引否曰王氏所舉二事錢氏所舉七事亦尙未盡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引爲孔子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引孔子曰金縷子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文選藉田賦注引作孔子語

見危授命殷仲文解尙書表注引作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大德不踰閑韓詩外傳以爲孔子遭程木子於郟語而子夏述之至文武之道節白虎通引爲孔子言則誤之甚矣以上諸條竝錢氏未及併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光緒歲在柔兆闌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四終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王曰安趙注安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宋氏翔鳳曰案史記六國表孟子至梁在遊齊前年未滿四十安長老尊稱不定為老以趙注為非然乎曰考周顯王四十七年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為惠王後元十四年在適齊之前時年五十一五十曰艾注艾老也則趙注謂老而之魏不誤宋氏殆失考史記以為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父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宋氏槐廬校刊

喜說文古文喜作說許氏云从欠與歡同則歡樂即喜樂作勸非也正義民皆喜樂而為之

問不違農時注使民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疏謂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或曰時當為蒔信乎曰說文蒔更別種不違農殖謂不以種殖之時使民也書播時百穀孫氏星衍疏讀播時為蒔三時之義亦在其中

問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引作斂然否曰檢斂形相近而譌當作斂謂省斂也邠卿謂法度檢斂誤矣

問為長者折枝古注與集注誰得之曰趙注得之古肢

多與枝通趙訓為按摩是矣呂覽園道人之有形體四枝順民四枝布裂莊子知北游四枝彌竝即四肢若陸善經以為折草木之枝望文生義與為長者有何涉後人因折枝之象近於扶杖遂改作扶杖更屬庸妄或以為屈折腰肢卑幼見長者之禮亦不若按摩之解為善文選絕交論折枝舐痔李善亦引趙說又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亦與趙同

問莊暴章之好樂捫蝨新語以為歡樂之樂非禮樂之樂其說何如曰就孟子書義文法論之決不是禮樂之樂若是禮樂之樂暴為齊臣豈不能對而王亦何必引以自慚下文云臣請為王言樂又云今王與百姓同樂明是歡樂之樂故以鼓樂田獵對言不然專言鼓樂可矣對宜王言樂猶對梁王沼上言樂也又宜王好射見呂覽好馬好狗好酒見國策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宋氏槐廬校刊

問孟子引詩以遏徂莒毛詩作以按徂旅按遏余疋俱訓止莒與旅不同朱子仍依詩解作眾字何也曰莒古音同旅故詩譌為旅猶楚莊王之名左氏公羊作旅穀梁作呂也六呂呂旅也毛傳云旅地名則與莒同義

韓非子文王克莒亦其一證從孟子作國名解為是問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儻晏子同惟儻作舞管子戒篇作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尹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豈文字有傳誤耶曰孫氏星

衍云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
景公欲浮舟而南觀故孟子有從流下從流上之言
洪氏頤煊曰斛當作穀言游之不已如軸轉載中文
子上德篇通于道者若車軸轉于穀中不運于已鹽
鐵論刺權篇齊國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丁氏燕曰
猶卽由寫者誤重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衍軸字轉斛
卽轉鮪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余案趙注轉附
朝舞皆山名又言朝水名正義云今案諸經並未詳
據顧野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誤澗爲儻閭氏若璩
謂二山有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
鮪屬萊州之說亦無依據二山當在東海盡處太平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寰宇記轉附在萊州掖縣識遺云轉附太公之墓朝
儻桓公之墓未知何據余謂管子多後人驛入況桓
公景公未可牽合今孟子與晏子合當以此爲正但
山名地名不可攷耳丁氏燕謂寰宇記引齊都賦晏
子春秋竝作轉鮪今案孫校晏子仍作附作鮪趙氏
德也寰宇記當據以改或說附當是泅之誤朝潮通
蓋乘泅而觀潮舞然泅庶人所乘亦不合陳士元孟
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皆以俗好嬉遊而
名程大中四書箋義轉附必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依
附于海也金山曰海旁之山湖至如舞故名朝儻
○釋名三百斛曰斛二斛以下曰斛故舟可稱斛
軸抽也入穀中可抽出也然
則猶軸車行也轉斛舟行也

問一游一豫管子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豫通

否曰夕射古通射一作夜儀禮鄉射注豫讀如成周
宣榭災之榭榭亦從射得聲夕豫聲近得通白帖三
十六引管子作豫服虔注左傳引作一游一舉
問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周禮廩人注行道
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趙注人君行師與軍
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
不得休息與晏子內篇所引互有異同果何從耶曰
晏子問下篇師行而量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糧食
作量食管子戒篇夫師行而量食其民者謂之亡洪
氏頤煊曰量食者量限其食也義較糧食爲長今本
晏子仍作糧食後人據孟子而改耳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四

朱氏槐廬校刊

問明堂果周之明堂乎曰橫渠張子嘗言之矣孟子之
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
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
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狩至此亦暫處耳焉
用特設惠定字明堂大道錄引呂覽驕恣篇曰齊宣
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
而未成春居諫而止太室卽明堂也宣王僭禮立明
堂當時羣臣諫者必多春居其一也故宣王問曰人
皆謂我毀明堂惠氏之說遠勝趙氏

問五旬而舉之戰國策言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不
同說當何從曰閻百詩謂國策三字乃五字之譌愚

謂五字乃三字之誤國策言齊伐燕燕城門不閉士卒不戰宜王言人力不至於此俱是極言其速何待五十日而後舉乎

問孟施舍趙注孟姓舍名也施發聲也王氏述聞謂施其字先言施後言舍者古人名字竝言皆先字後名見左襄十年傳正義其說然乎曰趙注固迂然王說亦未盡古有少施氏知孟施舍亦複氏閻百詩曾言之

問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洪氏頤煊曰說文壹从吉从壺壺不得濶也是有閉塞之義然乎曰洪說尙未盡壹即易天地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五 宋氏槐廬校刊

細縷之細虞翻以否之閉塞釋細縷孟喜細作壹說文引作壹壹張有復古編壹从壺吉壹从壺凶吉凶在壺中不得濶也徐鍇曰氣擁鬱也是其義也段氏王裁謂壺壺構精皆釋致一之義其轉語為抑鬱壹又有聚訓見玉藻注聚亦擁塞義

問使虞敦匠事趙注敦匠厚作也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孟子外書作治櫬何也曰詩王事敦我傳訓厚箋敦猶投擲也疏謂投擲於已也韓詩云敦迫也此亦當訓投擲謂以匠事投擲於虞使治其事趙注似未明又事嚴句不宜屬上句敦匠即治櫬矣

問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岐注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

十三冊卷之二

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據注似與經文不合然呂子察微篇高誘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書金縢孔傳白虎通姓名列女傳褚生補三王世家漢書樊噲傳竝以管叔為周公弟與趙

注合豈孟子有誤耶曰諸家疑信參半即如淮南汜論云周公公有殺弟之累其齊俗篇又云周公放兄一書已自相矛盾孔傳本不足信其云其弟管叔蔡叔蓋指武王之弟杜預賈逵韋昭荀卿皆言管叔周公兄史記以管叔為周公兄蔡叔為周公弟高誘又以管叔為周公弟蔡叔為周公兄皇甫謐以管叔為周公兄而序次十人又與史記左傳不合不知何所據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六 宋氏槐廬校刊

也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弟不善而兄也殺之周公是也此唐人尙守趙注也問季孫子叔疑朱子云不知何時人趙注云皆孟子弟子二說不同曰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外又有子服氏子叔氏子服氏為孟獻子孫子服惠伯後子叔氏則宜公弟叔旣後也春秋昭公時叔詣公羊穀梁竝作叔倪蓋即此之子叔疑也倪疑聲相近古字每多通假倪與睥睨之睥通易升卦象詞疑與志事叶叔疑既為叔詣則季孫乃季孫意如也若趙注以為皆孟子弟子叔心疑之其誤甚矣

問龍斷趙注未詳陸善經謂岡壘斷而高者其說是否曰說文壘邱壘斷截也商頌九有有截箋九州齊壹

36B

截然龍斷謂壟之截然高處非斷續之斷也丁氏公著孟子音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見孫氏音義此又以龍為高也

問其間必有名世者或作命世何出曰古名命通文選答蘇武書注引孟子士中有命世者

問使民盼盼然集注盼恨視也趙注盼盼勤苦不休之貌當何從曰說文盼恨視也孟子丁公著音義盼盼作盼盼此趙注之所以訓勞苦也與下文勤苦意相貫若作盼字則趙注為失矣盼盼形相涉而誤幸有趙注與丁音可訂正耳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文王之詩而曰文王之謂何也曰此謂字乃詩字之譌亦猶禮祭義篇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此詩字乃謂字之譌二字易混

問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厲民當從何義曰厲與賴通論語則以為厲已也鄭讀厲為賴恃賴也淮南子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賴民亦即厲民厲病也古訓並通宋氏翔鳳謂此當作賴字解謂不與民並耕則是恃民以自養矣然與下厲陶冶厲百工兩義終不順仍從病義為正

問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是導天下以羸困之路疏言人無貴賤天下之人視同道路以注為非其說孰長

曰朱子俱不從謂奔走道路人無休時是皆望女生義不知路當為勞罷義釋名路露也詩何為乎中路列女傳作中露左昭元年傳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方言露敗也蓋導天下之人以羸敗也丁張孟子音義竝云路與露同

問舉舜而敷治焉趙注敷治也似正文無治字曰此後人以注添入經也趙又引禹敷土證之益可見矣

問放勳曰或言曰當作日何如曰此見孫氏音義丁音駟作曰者誤路史後紀亦作日字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八

朱氏槐廬校刊

問春秋天子之事也或作天子之史然否曰此李安溪說也列國皆有史以記一國之事夫子尊周故為天子之史說文叟古文事博古圖事父敦銘作叟即史字形相涉而誤耳

問工不信度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案此承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言注云君無道術臣無法度則不宜忽及百工注果可信乎曰工宜作官字解蓋朝廷不信道故官職不信度即下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也小尔正工官也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毛詩嗟嗟臣工傳工官也

問泄泄朱注怠緩悅從之貌趙岐無注正義以為競進當何從曰說文咄咄多言也引詩無然咄咄又咄多

言也引詩無然詭詭毛傳泄也猶沓沓也詭咄通字
今詩作泄乃後人所改說文蓋兼采三家詩也又說
文沓語沓沓也則泄泄沓沓並為多言之貌柳子厚
乞巧文沓沓驚驚恣口所言亦本說文尔正憲憲泄
泄制法則也板詩箋曰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
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是即用尔正義與孟子之
言亦合玉篇引孟子咄咄猶沓沓也是齊梁人尙未
改從泄宋儒不信說文尔正故創為息緩悅從之說
是大失古義矣

問齊景公女吳之事注疏並未詳見於何書曰事詳說苑權謀篇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九 宋氏槐廬校刊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疏謂喪其子有子之喪或云子之字也公行氏有子之喪亦謂喪其父也二說孰長曰皆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猶禮檀弓公儀仲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文法相同荀子大略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塗則子之是公行之字無疑攷公行田氏齊之公族故右師諸大夫及孟子皆往弔其喪舊說竝非有字疑衍文之下當脫一之字即下子字之譌古今傳寫之譌耳燕相亦字子之

問子思臣也微也注微小也臣似不得謂之小曰說文職記微也微當訓職此亡友洪頤煊說

問舜往于田號泣于閔天子父母列女傳母儀作号泣

日呼閔天呼父母則于父母即呼父母矣古于呼通否曰列子周穆王篇王乃嘆曰於于釋文音嗚呼是呼可作于史記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文與孟子同意不然舜往于田時不在父母之側何得曰于父母乎又往勞也見方言廣疋

問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尔正艾有四訓皆不合曾子疾病篇年既耆艾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艾非少義於古訓可徵乎曰尔正釋詁艾歷也弱冠子道端篇無道之君任用么麼陸注么麼一作幼歷幼歷謂少歷事之人則少艾即幼歷亦即大戴禮用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十 宋氏槐廬校刊

兵篇之幼色是與也詩朕未有艾亦謂年少未歷事也或作少佼管子明法篇則民務交又曰持祿養交交一作佼形容佼好也交艾形相似而誤攷異曰國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注艾美也屈子九歌城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為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以艾為嬖臣余案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竝無美好之訓此殆沿趙岐之誤而未攷也惟高注艾美也只好此一訓孟子正義亦云艾誠老長之稱謂之少艾河乎是則云艾美好者又不知何

問捐階一說旋階何也曰此趙注引或說也謂舜即旋從階下捐旋音相近正義亦作旋階

問鬱陶之義屬喜屬憂曰廣疋釋言陶喜也陶憂也兩義兼具玩朱子集注似屬憂言王懷祖廣疋疏證詳

言之以朱子爲是余謂當屬喜說有下文舜僞喜一
層在問百詩云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余正釋詰鬱
陶繇喜也禮檀弓人喜則斯陶文選謝靈運贈從弟
惠連詩嗚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謝朓在中書省詩
明情已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淹雜體詩解纜候前侶
還望方鬱陶皆言喜也趙注象見舜在牀琴愕然反
象愕不擇曰
皆屬憂言

問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作其容造焉其音義何
若曰古讀戚有造音周禮眠瞭驚愷樂杜子春驚讀
爲憂戚之戚掌固注驚讀爲造次之造賈子胎教靈
公戚然易容大戴禮保傅韓詩外傳作造然詩小明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戚與與爲韻知戚造音近假通之字

問夔夔齊慄趙注敬慎戰懼貌朱子從之或作躬躬何

也曰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狀徐廣曰躬躬謹敬貌

一本作夔夔又廣疋躬躬謹敬也論語執事躬躬如

也釋文作鞠窮羣經音辯鞠窮容謹也魯世家作躬

躬疑躬躬亦卽躬躬之誤躬躬齊慄皆雙聲字

問司城貞子趙氏朱子俱以爲宋官其說果可信乎曰

此是陳官非宋官也當時以司城名官者不獨宋有

之曹有之見哀七年傳鄭有之見史記世家安得謂陳無之攷

斯時宋國之司城乃淵決非孔子之所主而貞子之

諡又見於春秋哀十五年傳其爲陳官審矣史記孔
子世家

明言孔子至陳主
于司城貞子家漢書古今人表有陳司城貞子杜
世族譜謂司城哀公孫通志氏族畧四謂陳有司城
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則貞子乃勝之子也

問接浙而行趙注浙漬米不及炊避惡亟也說文作澆
浙而行澆浚乾漬米也荀子仲尼篇可炊而僥也僥
卽澆字唐李林甫銘孟子去齊而澆浙宋本作澆字
此說爲古矣曰余正釋詰接捷也荀子大略先事慮
事謂之接楊倞注接讀爲捷速也趙邠卿雖不解接
字義而不及炊而行卽速義速浙而行其義未嘗不

正無煩改字朱子訓爲承亦望文生義
問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僅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頗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十二 朱氏槐廬校刊

有見於傳記否曰國語孟獻子有門臣五人韋昭注

門臣扞難之士蓋如文王禦侮之臣之類卽孟子所

言五人也攷春秋傳有秦堇父而顏回茲無靈見於

新序其卽此三人乎又韓非子外儲說孟獻伯相魯

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獻子固不自有其家矣

問亥唐見於孟子此外尙有可攷否曰又見抱朴子亦

作唐亥見韓非子當作唐亥爲是卽春秋傳所稱絳

縣人亥名也此惠棟莽之說甚確古來以亥爲氏者

絕少以亥爲名者甚多此亥唐必唐亥之譌無疑孟

子書中於古人名氏每有舛譌如孟季子衍一孟字

任季倒爲季任之類或言達蒙章之公明儀當作公
儀明抱朴子晉文接亥唐廟碑

而坐不敢正以平公爲文公

問富歲子弟多賴趙注以賴爲善朱子訓爲藉宜何從曰賴對暴而言暴訓惡則賴當訓善如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皆相對成文又賴訓善見廣疋釋詁國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皆可以發明趙氏之說又墨子七患篇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亦與孟子語同後人尊朱泥於其說解暴爲暴棄之暴以與藉字對則不如古注爲確矣

問則爲狼疾人也趙注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昔人疑疾字爲藉字之譌然與曰非也古字多通借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三

宋氏槐廬校刊

疾與藉音相近狼疾卽狼藉言其所爲之繆亂也樂歲粒米狼戾趙氏注云猶狼藉不知戾字亦卽藉字之通假古戾字讀列音亦與藉音近大雅抑之篇首章戾與疾叶可證狼疾竝假字趙氏望文生義非矣問束牲載書左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或以載爲加閻百詩曾非之其說然乎曰趙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是以書加牲上束與載對文載卽戴謂書戴于牲也古載戴每通鄭箋詩載猶戴也釋名載戴也戴在其上也

問益於背趙注其背益益然洪氏頤煊謂猶言如負何於背引北山詩或王事鞅掌箋鞅猶何也爲證鈕氏

樹玉亦謂益與見對是益義近賾說殊牽強未知古義尙可徵乎曰益通印詩駘駘印印韓詩外傳作益益是益與印音近假借字又通昂益於背言仰視其背與上見字相對

問聞文王作興曰趙注句讀與朱子異宜何從曰趙注聞文王起興王道疏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是興字絕句似較朱子爲長王逸離騷注引此文亦興字絕句

問摩頂放踵文選詔建平王書引趙注致至也似經文不作放曰致至通謂自頂至踵也放致形相似而誤當援注以正之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四

宋氏槐廬校刊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訓介爲大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之榮位易其大量與常解異此何所本曰介訓大本釋詁文選長笛賦注引劉熙注介操也訓較長秦誓如有一介臣馬融者段氏玉裁謂此介字卽書一介之介易介于石古文作介

問居移氣養移體趙注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疏以爲移易朱注略同移字宜作何解爲是曰移卽侈字亦卽侈字儀禮主婦被禡衣侈被唐石經侈作移說文侈衣張也一曰奢也引春秋左傳公會于移公羊作侈是也言王子居勢位其氣體侈大與人不同也故曰大哉居乎

問進鏡退速有疑爲老子之言者信乎曰後漢書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鏡其退速也李賢注孟子有此文案此二語蓋本老子語而孟子述之猶仁之勝不勝奉一杯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本文子語而孟子述之也

問若崩厥角趙注額角犀厥地疏訓厥角爲其角說何長曰漢書諸侯表厥角節首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趙注厥地厥卽擗稽首至地也宣公訓厥爲其錢氏大昕謂起於東晉古文然亦正釋言厥其也堯典厥民析史記作其民析其厥本通若崩其角言千萬人一時下跪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五

宋氏槐廬校刊

若崩其角也角者額稽首觸地於義爲順邵氏晉通曰古厥與角通高注淮南本經訓云刷讀如厥角之厥則又作蹶角厥角似義複

問被衿衣趙注衿單衣朱注衿畫衣似不足以形容天子之富貴曰三國志注引孟子被衿裘二女侍當有所本衿珍相似而誤裘脫去上半遂爲衣字耳
問二女果趙訓果爲侍本說文宣公謂趙有誤於許慎之說而訓果爲實云木實曰果說宜何從曰南宋人不信說文故反以爲誤若以爲果實之果眞望文生義淺陋之尤者也說文作媿一曰女侍注疏多未申明

問朱子解山徑之蹊問句讀與古不同何也曰依朱子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不免義複不若讀山徑之蹊間介然七字爲句徑當作徑古字通卽余正所云山絕陁也趙注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云蹊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注引此文并趙注又引杜預曰介猶間也

問以追蠡趙注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蠡欲絕之兒或曰蠡齧木蟲吳氏東發謂卽鳧氏於上之擘謂之隧隧在鼓中窪古追隧聲相近此說似勝曰追古槌字蓋謂擊鍾之槌鍾久而槌亦蠡也宋氏翔鳳謂追當訓爲彫言其做壞也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彫蠡讀與贏同蠡者旋蟲也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說文幹蠡柄也鍾久縣則蠡柄先彫做故云追蠡也

問夫子之設科也子字疑有誤曰此子字自是予字孔本韓岳本趙注及正義引章指俱作予字可證朱子始作子字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反者非其說不可從又殆非也三字趙注以爲孟子自爲問答語如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之類

光緒歲在柔兆閏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終

十三經詰問卷六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程朱不信孝經朱子刪取本文詩曰之類二百餘字別分經傳為孝經刊誤孝經果後世之書乎曰此未達朱子之意也古經論說必引詩書以申明之何獨於孝經而疑之且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此至德之本也見匡衡傳則漢世相傳如此也至司馬貞以閨門章為偽尤所不解

問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明皇注注父母全而生之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此本鄭注與孔傳古文異何說為長曰世所傳日本古文孝經其文不

十三經詰問卷六

朱氏槐廬校刊

但與書傳不合且近唐人手筆其偽可知此章孔傳毀傷為刑傷其義甚確蓋三代之刑傷身如宮劓刑之刑傷體如刑傷髮如髡刑傷膚如墨刑若從鄭注則忠臣之嚙齒刎頸節婦之斷髮截鼻孝子之割股封肝毀傷之甚者皆不足為孝矣太宰純已有是說最為明暢此可節取耳

問釋詰元黃病也毛卷耳傳元黃馬病何也曰元黃總訓病詩何草不元何草不黃草木病亦曰元黃豈專指馬病耶郭注虺積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此即指詩傳

問釋詰徹止也郭未詳邵氏正義以易徹經訓之確否

曰徹即徹音之徹豈就威儀容止說故有止訓邵說誤問釋言茅明也郭注引左傳前茅慮無茅何以有明訓曰左宣十二年傳杜注茅明也即本尔正文竊謂茅是味之假味之訓明猶亂之訓治存之訓徂之例今傳疏引舍人云茅昧之明也可證古讀茅如質成公作質戎

問釋言坎律銓也或謂坎為吹之誤銓為詮之誤其說是否曰吹律古曰字皆辭也據或說須改字矣郭注易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其意甚明考九家易坎為律逸象坎為罪為獄為經為法為平為則與律義近銓亦訓衡又何疑於字之誤乎況律通述

十三經詰問卷六

朱氏槐廬校刊

也已見前矣或說甚非問釋言洵龕也郭未詳邵氏正義引逸周書祭公解周克寵紹成康之德音能信繼也其說然乎曰邵氏引逸書訓龕為繼非也龕古借以為堪字六朝造像造佛一堪屢見一堪即一龕則龕即堪與洵義合矣

問釋言殛誅也郭引書絲則殛死詩苑柳後予極焉箋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與今尔正異何也曰極是假字絲則殛死釋文亦作極魯頌致天之屈箋屈極也一作殛知二字古通尔正作殛為後改之誤邵氏正義未及引此誅也當作殊也說文殛殊也殊死也誅責也與殊異義

問釋言握其也郭注謂備具此即秦風夏屋渠渠鄭箋

屋具也之握邢昺云李本作幄蓋同音通字案箋禮
食大具其意勤勤然始則大具今則無餘故詩人譏
之此義爲古而正義引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
屋渠渠王肅本之何也曰康成檀弓夏屋注以爲今
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與箋詩異王肅好爲鄭難故
其說相反如此此當以余正之義爲長或以夏屋卽
食租猶闕宮之大房亦非或以鐘鼎彝器方屋形室
屋卽簋
之類也

問釋親父曰考母曰妣虞書百姓如喪考妣是生前亦
稱考妣周郭敦銘追孝于其父母此歿後亦稱父母
何也曰考妣是父母之通稱古人竝不分存歿曲禮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三

宋氏槐廬校刊

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孀此漢儒後起之說也郭注
已詳言之然說文妣歿母也釋名父死曰考亦据曲

禮文

問釋器釐婦之笱楚說文所無當作何字曰宋氏翔鳳
曰詩巷伯傳鄰之釐婦音義釐婦寡婦也後漢西羌
傳兄亡則納釐嫂章懷注寡婦曰釐昭十九年左傳
已爲釐婦竝卽釐婦也

問釋器椽謂之涿釋文云余正舊文與詩傳竝从米傍
小余正改从木旁云魚之所息謂之槽椽也積柴
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从木盧氏文弼以旁木爲
非何也曰文選長笛賦注引薛君章句涿魚池也蓋

韓詩涿有多魚之文涿潛詩正義所謂古今字也太
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余正作椽并引健爲舍人曰
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涿也盧氏謂椽之義益明案舍
人說詩疏及余正釋文與疏皆不載余案淮南子說
林糶者扣舟高注糶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今兗州
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糶幽州則名之曰涿小余正作
椽則作椽爲是今吳人捕魚亦用木投水爲池未見
以米養魚也

問釋山小山別大山鮮詩公劉陟則在嘯毛傳嘯小山
別大山也是毛作嘯不作鮮豈余正有誤耶曰鮮獻
古音通月令天子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也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四

宋氏槐廬校刊

嘯卽鮮余正定有作嘯者而不可考矣釋名鮮作嘯
長笛賦注作嘯形相近也亦同音假字

問釋山多草木岫無草木岫說文釋名玉篇廣韻竝同
魏風陟岫傳山無草木曰岫山有草木曰岵及周南
之崔嵬岵竝與余正相反何也曰此類甚多如釋水
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所引健爲舍人云水異出流
行合同曰肥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鄭注論
語作由膝以上爲厲說文又作砮云履石渡水也砮
或作瀉釋木下句曰杓樛木傳作下曲曰樛立死笛
蔽者翳韓詩傳菑反草木殫因也因高填下也此皆
稱說之異非有誤也

問九河太史郭注未詳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此無乃望文生義乎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西大使徒衆通其水道詩疏引孫炎云太史者大使徒衆似史宜作使古使史字通東魏有敬史君碑即使君也

問金石文字每以舩爲造說文造古文作舩則舩爲造作之造矣曰詩大雅造舟爲梁說文及方言竝作舩毛傳用尔正天子造舟爲說案郭注比船爲橋詩疏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其上卽今之浮橋釋文引郭圖云天子竝七船諸侯四大夫二則造卽比竝之義正義謂諸家不解造義以造爲至公羊疏引舊說以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五 宋氏槐庵校刊

造爲成不若訓竝之善若爲舩作字當爲引中之義也王氏尚書謂造爲次造次一聲之轉案此王氏引之說問釋草薛庚草郭注未詳曰薛卽葍葍昭國語注葍葍衣是薛卽葍葍類尔正五言薛其種各殊說文庚倉無屋者然則庚葍爲葍之覆於庚者卽葍葍之生於牆垣也後檢翟氏補郭略同其云此與後薛牡葍皆葍葍屬也羅願說葍葍曰在屋曰葍在牆曰垣衣有絕大者開花結實俗謂之鬼餒餒故此文與鬼目竝列鬼目卽鬼餒餒

問釋草葍葍母唐石經葍作葍當何從曰說文葍艸也葍麻母義別尔正音義本作葍引說文本作葍玉篇

葍下以葍爲古文則依說文當作葍卽依舊本亦當作葍今俗本作葍誤字也顧亭林反以石經爲誤非矣

問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大或作犬何出曰此出白帖以遵羊洗犬爲對詳見鍾山札記然郭注河東出大棗大如雞卵是作大爲是釋文亦無異說也

問陸氏佃尔正新義釋木樸枹者謂樸采薪陸氏謂字屬上句注謂之而後知與諸本異何也曰新義所据多合唐石經及宋本之善者此謂字孫炎李巡竝作彙櫬則謂爲假字陸說非矣新義如四氣和謂之玉燭何鼓謂之牽牛當途梧邱葍葍母蕭葍卷施草之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六 宋氏槐庵校刊

類皆本唐石經問釋艸麇大麇唐石經作大麇案說文麇大麇也當何從曰說文麇是麇之誤籀文作麇卽獐也宜從石經作麇

問竹竿遠父母兄弟顧氏謂與右叶然考唐石經南宋石經竝作兄弟父母母讀如每自與右本音叶然否曰右字古讀如以詩凡十見禮記一見楚詞一見竝同其人有韻者今音之誤母字詩凡十七見皆讀滿以切惟蝮蝮二章與雨叶當以滿以爲正音唐宋石經蓋讀母右如今音與本音不叶故顧氏不从且右弟自同齊韻也以下論詩古音

問大雅文王有聲詩匪亟其欲適追來孝欲孝疑非韻然古讀孝如畜禮孝者畜也孝亦與欲叶然否曰此熊氏之所不取也蓋古音孝如好畜亦讀如好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是也孝不與欲叶禮記禮器引此詩作匪亟其猶古猶欲相通之字見周禮行人古音讀猶如搖乃與孝韻也

問皇矣同爾兄弟後漢書伏湛傳引作弟兄然否曰古音兄如荒正與王方韻若作兄弟不入韻疑詩誤倒也

問蕩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書五行志引作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七

朱氏槐廬校刊

亡背亡仄孰是曰漢書是也以明卿二韻居中前後國德仄為韻音調為諧

問楚茨執爨踏踏章每句叶惟為豆孔庶無韻庶當何讀曰易康侯用錫馬蕃庶釋文鄭讀為遮釋名庶摭遮與各叶矣

問白華念子燥燥顧氏謂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乎吠反入韻今作燥燥不入韻其說然否曰此顧氏誤也釋文引韓詩作視我怖怖云意不悅好也毛作邁邁傳不悅也與怖怖訓合怖怖是邁邁異文段氏玉裁曰邁卽怖之假怖與外韻燥非韻竝無異文問采芩之芩朱竹坨謂當讀如蓮以顧讀如隣為非其

說孰是曰隣與信叶信古音如伸若從朱說叶顛不叶信矣不知顛亦入真韻不入先韻也

問毛先舒曰周秦人六麻之韻皆讀魚虞歌三韻如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華讀如敷瓜讀如姑麻讀如摩珈讀如居阿反之類是周秦人聲無今六麻韻也四支中如皮儀為猗之類皆讀入歌韻是周秦無讀皮如郭儀如移者也一先中如年天田顛之類皆讀入真是周秦無讀年如泥延反天如梯烟反也蕭不象中如蕭膠漕袍之類皆讀入尤是周秦無讀蕭如消膠如驕者也入庚中如明京衡英之類皆讀入陽是周秦無讀明如名京如驚者也十一尤中如尤謀裘丘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八

朱氏槐廬校刊

之類皆讀入支是周秦無讀尤如由謀如牟者也上聲如好飽多入有野馬多人語有久多人紙去聲如皓送多入宥夜柘多人御是周秦於此諸字皆無近代音讀也据此何古今音之絕不相合時代之懸殊方音之變易有必不可通沈重歸之叶句吳越歸之叶韻其說究何所從乎曰古人自有一定之音或以義轉或以音通按之說文諧聲轉注假借之例無不悉合如服古讀如匍詩匍匍救之檀弓作扶服誕實匍匍釋文本作扶服古服正通匍也華古讀如敷余正華莠也注今江東人呼華為莠音敷干寶曰花之通名鋪為花朵謂之莠古讀家如姑漢曹大家胡

三省通鑑注讀曰姑玉篇家本音姑古讀夜如豫儀
禮鄉射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宜榭災之榭
知榭有豫音也古讀牙如吾騶虞新序作騶牙王伯
厚謂騶牙騶吾一物字異義同也古讀皮如婆詩番
惟司徒人表作皮古讀番亦若婆古讀猶如搖詩悠
悠我思說苑作遙遙論語滔滔者莊子作悠悠古由
遙同音也古讀包如浮左傳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
漢浮邱伯一作包邱禮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
匏古讀孚如浮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古讀
來如釐商國萊侯卽犁侯伏義扶來一作扶黎北山
有萊卽釐蔓華也古讀侯如胡司馬相如封禪頌君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九

宋氏槐廬校刊

乎君乎侯不邁哉侯卽胡字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
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釋名邦封也古讀田如
陳說文田陳也稍人注引維禹敷之作甸古讀儀如
我春秋繁露儀之爲言我也蓼蓼者菽漢碑作蓼儀
或作蓼義古讀環如營子之還兮齊詩作營韓非子
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古讀兄如荒書無逸
無皇曰漢石經作無兄釋名兄荒也青徐人謂兄爲
荒古讀平如便平卽采字平章平秩史記竝作便平
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古讀爲如訛無羊或寢或訛韓
詩作或譌書南訛伏作南譌古讀鮮如犀尚書大傳
西方者鮮方也西亦讀先古讀命如令命猶今也古

讀臨如隆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漢有隆慮縣東京
爲臨慮古讀反如變四矢反兮韓詩作變兮再以毛
傳證之如倪訓磬而卽從磬聲甲訓狎而卽從狎音
集訓就而卽從就音摧訓筮而卽從筮音戎訓汝而
卽從汝音鞏訓固而卽從固音此皆音隨義轉也至
若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類卽說文轉注之例而率
取諸聲近假借之字三百篇最多康成所謂倉卒無
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又雜以方
言之不同準之於今判若河漢而古音多通非攷古
者何以知之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十

宋氏槐廬校刊

問吳才老創爲叶韻之說朱子從之凡詩中與今韻不
合者通歸叶韻彼所据者宋禮部韻略也以今韻繩
古詩宜其多所齟齬矣自宋鄭庠始辨古音而其書
不傳明陳第作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本證旁證其
說大顯顧氏本之作詩易本音其間有不合者歸之
方言近段氏玉裁分古音十七部其不合者歸之合
韻蓋本音以求韻之通合韻以濟韻之窮合韻猶沈
重之叶句也錢氏大昕謂顧但知正音不知轉音尙
有萬慮之失然則轉音固可据乎曰試以段氏合韻
推之如告本音在屋沃韻詩凡四見抑遠猷辰告與
維民之則叶願以爲無韻告在屋沃宜與則音不合
案告古讀鞠詩日月告凶漢書作鞠訕采芭傳云鞠

告也錢氏謂說文響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曰虎
通響者極也亟與急通故響有極訓則告有鞠亟兩
音正與則叶此轉音也尔正釋訓告與忒食則愿爲
韻可證楚茨五章願氏以備戒位爲韻謂告不入韻
不知服牛乘馬說文作備牛服有葡音葡亦可讀服
故旱麓四章以韻福戒有亟音位與立通竝與告爲
韻也母古音每蝦煉叶雨蓋每從母聲讀若姥此轉
音也宗與尊相近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故宗轉爲
尊臨與隆相近故臨轉爲隆民與眠相近縣縣其庶
韓詩作民民故民轉爲縣君與威通漢書君姑一作威姑故君
轉爲威易鼎革象與蔚實本質韻而易象傳與願亂叶蔚說文作斐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七 宋氏槐廬校刊

叶蓋轉音爲貫難與那聲相近隰桑與阿何叶故轉
音爲那凡若此類皆有部分可尋然究有不可強合
者願氏歸之方音亦未爲無識也
問生民時維后稷願謂夙育不與稷爲韻亦如桑中思
齊之例稷字仍叶上文然乎曰稷字自有嬰音願氏
論音皆從偏旁得聲何此遺之嬰正與夙育叶也
問周原膺膺不與節謀叶詩豈有無韻之句乎曰韓
詩作膺膺陸元朗云莫來反余謂當讀如梅與左傳
原田每每亦音義相同與節謀止時叶矣
問願氏謂躬不與天爲韻陳第引易震上六以躬韻鄰
楚詞大招亦以躬韻騫終未敢信宜何從曰此願氏

知正音不知轉音也射入東韻此正音也說文躬身
也躬讀爲身與天同入真韻矣此段氏所謂合韻錢
氏所謂轉音也

問桑柔四章自西徂東願氏謂上二章俱一句一韻上
下各叶獨此東字不可韻此句固無韻乎曰秦晉人
讀東如敦則與辰慙亦相叶

問楊之水素衣朱繡繡與皓入韻否曰繡不入韻此當
從魯詩作朱繡見士昏禮注特牲饋食禮注又作朱
宵竝與皓韻朱子亦云當作綃

問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校之訓竝取
同聲爲例此許叔重轉注例也序之訓射何以不叶
於古音當何若曰古音射與夜相近左傳晉狐射穀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七 宋氏槐廬校刊

梁作狐夜夜古讀如豫則與序叶矣在此無斃薛君
章句作無射義亦與斃同下與響叶射字詩凡三見
禮記一見一音樹一音豫今入禡韻誤矣

問願氏以音之不可通者歸之方言其說可信乎曰三
百篇中古音準之周秦漢魏之文無不脗合其有不
可通者五方之言語清濁不同如南人以錢爲澁以
石爲射以是爲砥以賤爲羨北人以庶爲戍以洽爲
狎以紫爲姊以如爲儒楚人名命爲曹命轉曰遭命
閩曰搏湖北人以待爲後青徐言立曰倬謂兄爲荒
江淮謂士爲武齊魯謂庫曰舍秦人猶搖聲近兗人

言歌如柯齊人言殷如衣言涼為惠言獻如莎周人
讀至為實魯人讀斯為鮮江西讀雨如葦秦晉人讀
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廣東讀女如細七如察九如
苟吳人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葑如富毀
如許皖人讀圖如頭對如帝歛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黃州呼醉為沮呼冷為恨秦聲謂蟲為程北人讀保
為補褒為逋暴為步凡此皆聲相近而異用之歌謠
各囿於一方之音非本音所能通也然按之唇牙齒
舌其位固未嘗不同古人假借之例亦取同位相近
之字異位者即不得通如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命也古讀如慢命慢皆唇音宋儒謂當讀如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朱氏槐廬校刊

怠即不同位矣

問古韻之分鄭氏分六部顧氏分十部江氏分十三部
至段氏廣為十七部悉依陸氏法言二百六部之舊
案之聲類為密矣十七部又約為六類古韻之合用
皆以此求之不同類者韻不可通其說信乎否乎曰
十七部之分或謂為密益加密或謂為紛益濟紛竊
謂古無四聲其音隨時而變因俗而殊音之百見不
易者知一字只有一之音之屢轉無方者知一字自
兼數音顧氏泥於本音故凡與本音不合者悉歸之
方言其說固未免過泥若段氏之合韻其有異於才
老之叶韻耶今攷其書詩三百篇條分縷析其所稱

合韻僅百餘字若桑柔之東與慙辰韻東方音與
相狂韻漢碑作民杖杜之近與邇韻近讀為已常棣之戎
與務韻戎古讀文王之躬與天韻說文躬公劉之飲
與宗韻宗轉音為尊也生民之稷與育夙韻稷轉音
雲漢之臨與宮躬韻臨與瞻印之鞏與後韻
陽桑之難與阿何韻桑扈之那與難韻難那聲抑之
告與則韻告古讀行與言韻言亦正行又如七月之陰與
沖韻車攻之調與同韻北門之敦與遺韻小戎之駮
與中韻蕩之誥與終韻以轉音求之尙合其餘多無
可通者蓋古音之失傳久矣而段氏盡歸之合韻以
濟其窮似不如顧氏之說為慎而得其正矣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朱氏槐廬校刊

問段以支佳一部脂齊微灰皆一部之哈一部謂自古
不通用其說然乎曰雞鳴三章來贈相叶非之哈相
通乎左氏傳讒鼎之銘以怠叶世荀子賦以佩叶媒
喜楊雄解嘲以規隨叶奇隕知為非支脂相通之證
乎莊子在宥篇如是乎喜怒相疑懸知相欺善否相
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楊雄甘泉賦以芝糾綏纒
開旒旗為韻皆古人支脂之同用之證他韻亦有類
是者知其說之未可盡憑矣陳季立之言曰時有古
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執
六朝之韻書以繩周秦之古文固為知今而不知古
然必盡執古音而一一部分之恐古人亦不受此束

縛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可耳

或曰然則段氏謂古無去聲其說然乎曰四聲起於齊
梁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一篇之中平仄通
用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節奏梁天監以前之文尚
以去入兩聲同用至永明間四聲始有界限故言古
音卽不必言四聲今既取二百六韻而離合之何以
知古必無去聲耶南宋人論詞平上去皆可通用獨
去不能通以其音最高也三百篇皆可弦歌若無去
聲則高下清濁之音何以分耶元人斐綠軒詞韻無
入聲以平上去三聲攝之此北曲無入聲故也豈可
據以論古音

十三經請答問卷六

五

宋氏應璩校刊

歷代石經攷

問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考當時
若師宜官梁鵠之徒皆工八分而書丹獨屬蔡中郎
者中郎深通經術六經刊石所以正天下謬譌宜非
師宜官輩所能書丹范史謂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
禪張馴韓說單鳳等奏定六經文字而石經碑後尚
有出於六人之外或以爲同時定經之儒或以爲分
書之人有可考否曰論語碑末別有孫表與博士左
立二人公羊碑末別有諫議大夫趙陔議郎劉弘郎
中張文蘇陵傅楨五人陶宗儀謂熹平十年詔正
定諸經之人當得其實北魏書江式傳謂邕刻石太
學後開鴻都諸方所獻篆無

十三經請答問卷六

六

宋氏應璩校刊

出邕者後邕以幼鴻都學生被譴
韓愈洪适以石經屬鴻都非矣
問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紀及儒林宣
者傳袁宏後漢紀北史江式傳皆以爲五經蔡邕傳
張馴傳鄭樵通志郭忠恕汗簡皆以爲六經隋唐經
籍志又以爲七經當何從曰以余考之蓋七經之說
爲近趙岐孟子題詞云漢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武帝時罷傳記獨立
五經其易楊書歐陽禮服春秋公羊詩不言者三家
詩已立於武帝前矣至東漢光武立五經易有施孟
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
春秋嚴顏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爲傳說之學立於

文帝罷於武帝本不在經列今考石經易用京房尚書用伏生即大小夏侯詩用魯公羊用嚴氏禮用高堂生大小戴皆從當時所立以邕所傳授故也六經外增論語逸習魯論故為七經後漢張純傳注云以六經合論語為七是也其言六經不數論語也萬季野謂禮記東漢未立不宜石經有之亦未考漢書矣邵氏聞見錄云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洛陽記謂禮記十五碑悉崩壞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是石經有禮記無疑董道廣川書跋亦以為七經而禮記無可考矣九經考異云帝與我九齡石經斷作稭惠氏棟謂漢石經禮記無考未詳何据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宋氏槐廬校刊

問全氏祖望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以是定毛詩立學之年然則漢石經別有毛詩矣其說未知何據曰中郎所書皆用十四博士所立者漢平帝時雖立毛詩旋廢齊魯韓三家並立而班氏謂魯最為近邕又習魯詩故書碑用之何以及及毛詩邪且石經書用伏生易用京氏春秋用公羊不問一經而古今文並列者此其說未可信矣即全氏亦知毛詩未列不得預於刊石之列故屬之邯鄲淳所補考邯鄲淳無正始中寫石經之事全氏其董浦帖已言之今以為清所補是漢耶魏耶一字屬漢不得

有毛詩明矣隋書一字石經乃三字之誤竹垞已言之三字為魏正始衛恆所書非邯鄲淳今三體石經隋唐志僅載尙書春秋左傳見於隸續者亦僅尙書左傳殘文詩無可攷亦未可信漢石經受詔於熹平刻石於光和蔡邕傳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暮寫者車乘日干餘兩填塞街陌則六經之碑一時同立可知全氏謂未及詩而止何也又郭頴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肅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意黃初時曾脩漢石經魯詩之缺壞未可知總之不應有毛詩

十三經詰答問卷六

宋氏槐廬校刊

問方氏中履古今釋疑石經一條謂貞觀六年魏徵請發祕省書詔歐陽詢補書八分時孔穎達為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尙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為十三經此石經八刻也案孔作正義其時惟有寫本至宋端拱元年奉勅校正義一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刻行之見玉海是未嘗石刻矣方氏不知何據曰唐藝文志及儒學傳孔作正義凡四修而成其初穎達與顏師古同撰時陸德明官國子博士學為世所宗故正義多與釋文合釋文惟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孝經附以莊子老子而獨無孟子爾雅孝經論語尙附於經實則九經而已正義印本之開成石經亦本之俱無孟子何嘗有十三經之日耶宜和五年益帥席益始鐫孟子附於蜀石經之後前此蓋未聞有孟子也方氏言石經有十九刻大約多本郭忠恕汗簡敘錄並誕妄不足信歐陽

詢亦無補書石經之事

問北宋嘉祐石經葉水心謂春秋石經甫刻即廢蓋因荆公不喜春秋譏為斷爛朝報全氏謝山謂荆公未嘗廢春秋石經其斷爛朝報之言出於附會尹和靖嘗辨之以葉說為非然嘉祐石經何以流傳獨少謝山亦僅見數紙耶曰玉海言北宋石經其七十五卷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也陳頤署開封府庠見諸碑磨滅破碎罕有完者竹垞謂旋沈於黃河淤泥之下故流傳甚少然其殘碑尚有存者余曾從方氏履錢得禮記檀弓殘碑又從孫氏衍慶得周禮夏官殘碑拓本篆隸皆具已著錄於補考方氏尚有易書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宋氏槐廬校刊

殘碑余以未索觀為憾也又王氏應麟謂楊南仲所書朱氏翌謂胡恢所書其實尚有章友直張次立皇姬克繼邵必諸人其禮記為宋子京制國子監時所進知非一人書矣明時石經歸於開封府學殘斷不全河南按察使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有學淪於水殘編斷章所餘無幾皇明右文爰置兩廡云云竹垞所謂沈於黃河之下也

問漢石經之學是古文乎今文乎曰漢世所立皆今文惟平帝時曾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左氏春秋皆古文也旋即廢終漢之世古文未得立今考石經易京氏書伏生詩魯禮高堂大小戴春秋公羊論語魯皆

今文也古文創始於劉歆其後賈逵許慎馬融鄭康成踵為之而毛詩左氏春秋古文之學興而今文反微然終未立學但諸儒相與傳習耳

問漢儒傳授皆今文之學古文終未得立惟平帝時曾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左氏春秋皆古文也旋即廢而其間有傳有不傳何也曰漢世說經各有師承孔壁書增多十六篇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惟二十九篇耳於增多之十六篇不為之說蓋絕無師承故也故馬融鄭康成服虔許慎史遷皆及十六篇而但稱逸書亦不為之說也他若逸禮五十六篇鄭氏亦及見而僅注儀禮十七篇其餘三十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宋氏槐廬校刊

九篇無注亦猶古文尙書之無師授也故至永嘉而亡惟毛詩河間獻王始重之立為博士東漢初賈逵傳古文撰三家詩與毛異同而許慎馬融鄭康成傳其學專申毛義故毛行而三家反微左氏得劉子駿勅通其義服虔杜預竝為之說故得流傳古今文之傳不傳雖視一時之功令而亦有幸有不幸則古文尙書安得至東晉而出耶其偽可不辨而知

問孔穎達作正義錢氏大昕謂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馬嘉運趙乾叶尙書王德韶李子雲毛詩王德韶齊威春秋谷那律楊士助朱長才禮記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穎張權此見於

解經者欲引伸其義不識六書形聲假借之例而古訓
輒不可通矧周漢之聲與今自異不辨古音之殊異與
方言之轉遂而音讀亦無由合此以見精覈之爲難也
嘉禾馮柳東學博生平熟於聲音訓詁之學必上下古
今以求其是且合漢唐宋明及近儒之說折衷而參攷
之其於經誼洵有以疏通而證明矣所著有十三經詁
答問一書精詣所及幾欲凌駕前人是書成於晚年未
經刊行庚申之亂其孫柳孫茂才殉節遺書旋散此槩
幸存爲其同里忻君虞卿收得之近陳丈桂嶺假錄其
副屬付梓人以廣其傳不可於經說中得所證據哉時
光緒丁亥春二月古吳朱某記榮書後

十三經詁答問 朱跋

一 朱氏槐廬校刊



易書禮
四經正字
詩四書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周易

確即確乎其不可拔之確

確乎其不可拔乾卦文說文無確字潛研堂答問曰

确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經典文字辨證曰确正確

俗說文石部确磬也徐鉉等曰今俗作確今案說文

土部确堅不可拔也段大令注曰文言字作確而義

从确穀辭乃義如其字磨按段說是也釋文曰說文

云高至又穀辭夫乾確然示人易矣釋文曰說文云

高至說文口部確高至也从佳上欲出口易曰夫乾

經正考

隤然則隤即確之正字矣确非易義

臧即陽氣潛藏之藏

陽氣潛藏乾卦文說文無藏字穀辭藏諸用釋文曰

鄭作臧云善也又知以藏往釋文曰如字劉作臧善

也爾雅釋詁臧善也小雅隰桑中心藏之箋云藏善

也說文臣部臧善也段大令曰子郎才郎二反本無

二字凡物善者必隱于內也以从艸之藏為臧匿字

始於漢末不可从

執即地勢坤之勢

地勢坤坤卦文說文無勢字新坳有之徐氏曰經典

通用執鈕樹玉新坳考引禮記禮運在執者去鄭注

執執位也釋文執音世本亦作勢漢書高帝紀地執

便利執文志有形執十一家又班馬字類執引史記

六國表刑執利也漢書蕭何傳不賢毋為執家所奪

與勢同磨按史記酷吏列傳義縱善調事執者即無

執者視之如奴漢書諸侯王表秦據執勝之地又國

執然也皆不作勢

暢即暢於四支之暢

暢於四支坤卦文說文無暢字田部暢不生也段大

令曰今之暢蓋即此字之隸變皆義之相反而相生

者也磨按不與丕同音故古多用不為丕丕大也不

生猶言大生也艸部藹艸茂也言艸木暢茂也暢从

經正考

易聲勿部易開也義取開展知暢訓讀作丕生也

直即屯如適如之適

屯如適如屯卦文說文無適字馬部適下引易曰乘

馬適如段大令曰周易屯六二屯如直如乘馬班如

直俗作適宋時經典釋文不誤許所據易蓋上句作

駢如適如乘馬二字當為誤文磨案漢書敘傳注引

作直作直是也

巽即順以巽也之巽

順以巽也蒙卦文巽即巽之隸變說文六部巽具也

段大令曰巽乃遜之段借字磨按釋文曰鄭云當作

遜遜亦遜之段借字

飲卽飲食宴樂之飲

君子以飲食宴樂需卦文說文飲部飲歡也古文作
余作食隸變作飲

疋卽有他吉之他

有他吉比卦文監本毛本作他唐石經釋文本作它
釋文曰本亦作他說文無他字它部它虫也上古艸
尻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經典或段訓負何之佗公羊
文十二年傳無他技釋文本作佗作他者俗字也
鼻卽拔茅茹以其彙之彙

拔茅茹以其彙泰卦文說文希部彙蟲也或从虫作
蝟彙卽彙字之隸變麀按說文米部彙艸木彙字之

經二考一

三

兒釋文彙古文作曹段大令曰曹卽甯字之異者經
典文字辨證曰鼻正彙俗

疔卽疔離祉之疔

疔離祉否卦文疔卽疔之隸變說文田部疔耕治之
田也或作疔釋文疔鄭作古疔字

笑卽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之笑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卦文監本毛本作笑唐石
經作笑說文無笑笑字徐鉉新修字義引李陽冰刊
定本从竹从夭因補笑字入竹部臣鉉等曰孫頌唐
韻引說文云喜也一切經音義卷廿四引字林云笑
喜也字从竹从犬大聲竹爲樂器又作笑俗字也竊

疑大徐所據孫頌唐韻及李陽冰刊定本皆本顧野
王字林說文固無笑篆也今案經典文字辨證潛研
堂文集毛際盛說文新附通韻鈕樹玉說文續考嚴
可均唐石經校文皆以笑爲芙之俗體當從之

攄卽哀多益寡之哀

哀多益寡謙卦文各本作哀唐石經作衷衷與攄通
說文無哀字手部攄引取也詩曰原隰攄矣或作抱
周易集解侯果曰哀聚也釋文衷鄭荀董蜀才作攄
云取也字書作攄麀按唐石經校文曰毛居正釋文
正誤謂衷作衷誤是宋監本釋文正作衷與石經合
蓋毛以不誤爲誤也衷之爲言保也保有聚義執文

經正考一

四

類聚卷廿一引詩原隰衷矣今監本毛本作衷衷亦
衷之誤也玉篇引詩作攄與說文同蓋作攄者正字
釋文引鄭荀董蜀才作攄訓取周易集解引虞翻作
攄訓取正與說文引取之訓合不煩从段大令改爲
引堅也作衷者段借字說文衣部衷衣博裾其本訓
也爾雅釋詁釋文衷古字作衷本或作攄郝蘭皋爾
雅義疏曰衷衷一聲之轉故尋相段也作攄者亦段
借字玉篇引易作攄多益寡攄與攄音同也作衷者
俗字詩原隰衷矣衷時之對衷荆之旅爾雅衷聚也
衷多也皆衷之俗也
鄉卽嚮晦入宴息之嚮

嚮時入宴息隨卦文說文無嚮字釋文嚮本又作向
王肅本作鄉應按文選西都賦注引作鄉

幹即幹父之蠱之幹

幹父之蠱蠱卦文說文無幹字幹即幹之隸變乾卦
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蠱卦幹字八見詩大雅韓
亦幹不庭方諸幹字皆當作幹書禹貢棫幹釋文幹
本又作幹左宣十一年傳平板幹釋文本作幹云本
亦作幹爾雅釋詁楨翰儀幹也釋文幹本又作幹
履即剛浸以長之浸

剛浸以長臨卦文說文水部有浸字浸即履之隸省
止即履校滅趾之趾

經正考一

五

履校滅趾噬嗑卦文釋文本作止云本亦作趾說文
止部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為足止即趾
字也

類即類復之類

類復復卦文類即說文類字之省玉篇類部類說文
作類又按釋文類如字本又作類鄭作類周易集解
引虞翻曰類蹙也蓋嘖即蹙之俗字虞訓類蹙即說
文類部蹙涉水蹙蹙也釋文本本作類蹙

輝即篤實輝光之輝

篤實輝光大畜卦文釋文光堯石經岳本作輝唐石
經磨改本毛本作輝俗字也唐韻八微輝光也輝上

同復古編輝別作輝非

朵即觀我朵頤之朵

觀我朵頤頤卦文潛研堂答問曰耑即觀我朵頤之
朵蓋京房易作耑見於釋文今抱經堂釋文據宋本
錢本改耑作耑非也耑與耑音義雖同而耑之訓度
乃別一義其本訓為筆筆所目擊馬也耑从耑聲耑
上象生形下象根也耑之从耑殆取耑頭箴之義高
注淮南道應訓曰策馬筆也耑有箴以刺馬謂之箴
段大令曰筆策耑一物也頤之下垂似之知字作耑
不作耑也然考說文文竹部箴箴也箴與耑音義皆同
箴从朵聲木部朵樹木丞朵朵也从木象形引伸為

經正考一

六

易之朵頤李鼎祚曰朵頤垂下動之兒釋文唐石經
作朵則朵之俗字也

莢即枯楊生稊之稊

枯楊生稊大過卦文說文無稊字或謂稊即稊字之
隸省爾雅釋艸釋文稊本又作稊引莊子道在稊稊
則稊即稊字也磨按說文校議曰稊疑後人所加
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以為說文稊作莢不言作稊知
六朝唐初本無稊又按稊稊字孟子作莢稊易釋文
稊鄭作莢莢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則作莢是也
毛居正謂當作稊不可从

存即水游至之游

水滸至坎卦文說文無滸字周易集解引陸績曰滸
再也釋文引爾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臻干作荐
磨按爾雅釋言荐再也郭注引易曰水荐至

尊卽樽酒之樽
樽酒坎卦文釋文本作樽讀樽酒絕句磨按樽卽尊
之俗字禮記少儀尊者釋文本作樽云本又作尊
真卽真于叢棘之真

真于叢棘坎卦文說文無真字新坳有之毛清士說
文新坳通誼曰古真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真于
叢棘劉表真作示范甯注穀梁引易曰繼用徽纆示
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真鈕樹

經正考一

七

玉新坳考曰說文進讀若真則不應遺真疑爲真之
省文蓋真竇竝从真聲宀穴二部義亦相近如寮俗
作寮竇俗作竇與俗反作窆是也後魏故懷令李超
墓誌銘化動陰真與蓋帶爲韻則真有進音矣

牽卽則大牽之嗟之牽
則大牽之嗟離卦文監本毛本作牽唐石經釋文作
牽牽卽牽之俗字

纆卽係用徽纆之纆
係用徽纆坎卦文纆卽纆之隸變說文作纆
隸卽君子以蒞眾之蒞

君子以蒞眾明夷卦文說文無蒞字立部隸臨也老

子釋文蒞古無此字說文作埭一切經音義十二蒞
古文作埭同春秋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蒞盟穀梁
傳云蒞者位也文七年傳蒞位也易需卦彖傳位乎
天位釋文上位字鄭音蒞周官鄉師執斧以蒞匠師
故書蒞作立徐養原故書攷曰古者位埭俱借用立
字凡言故書蒞作立者猶言故書蒞作位耳至篆文
而立位埭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旁加水作蒞或於
位上加艸作蒞以代埭字去古益遠矣

拊卽用拯馬壯吉之拯

用拯馬壯吉明夷卦文說文手部拊上舉也易曰拊
馬壯吉或作搯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拯非是釋文本

經正考一

八

作拯引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拊字林云拊
上舉音承集韻拊承搯拯丞五形同字

熇卽家人嗃嗃之熇

家人嗃嗃家人卦文說文無嗃字新坳有之鈕樹玉
新坳考曰嗃通作熇又疑歃之別體按易家人嗃嗃
釋文嗃嗃引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熇熇據
鄭訓苦熱亦當是熇又疑歃之別體者歃訓歃歃氣
出兒義與熇合磨按爾雅釋訓藹藹卽詩大雅抑之
多將熇熇言口二部本通如詠或作咏信古文作伯
咄同詵是其例也說文亦無藹字知皆作熇也
喜卽婦子嘻嘻之嘻

婦子嘻嘻家人卦文說文無嘻字潛研堂答問曰吹
即婦子嘻嘻之嘻嘻按嘻从喜聲吹與喜同在一部
音甚相近而形義甚遠釋文嘻嘻馬云笑聲鄭云驕
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作喜喜說文無嬉字人部
信樂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嬉又作信同則信即嬉
字也又考喜部喜樂也从喜从口古文作款段大令
曰聞樂則笑故从喜从口與馬鄭訓笑合不必增口
旁作嘻也當从陸績作喜

翬即其牛掣之掣

其牛掣睽卦文說文無掣字釋文掣鄭作挈云牛角
皆踊曰挈徐市制反說文作翬之世反云角一俯一

經三考一

九

仰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箭劉本從說文解
依鄭爾雅釋畜角一俯一仰箭皆踊翬磨按挈即翬
之隸別釋畜釋文翬字或作挈是也契即翬之段借
惟說文角部翬一角仰也箭角一俯一仰也與釋文
爾雅多不合莫能糾正

簾即厥宗噬膚之噬

厥宗噬膚睽卦文說文口部簾啗也喙也噬即簾之

隸省

涂即見豕負塗之塗

見豕負塗睽卦文說文無塗字新附有之鈕樹玉考
曰按周禮量人量天下之涂數考工記經涂九軌竝

作涂隸釋載漢碑通作涂惟三老袁良碑作塗磨按
虞書塗山說文作塗山部塗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
涂也即今當塗字

墟即皆甲拆之拆

皆甲拆解卦文監本毛本作拆釋文本作拆云馬陸
作宅云根也唐石經作拆拆皆墟之隸變拆乃俗
字說文土部辨裂也詩曰不墟不隳詩經校勘記曰
小字本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拆唐石經相臺本作拆
案拆字是也經義述聞曰宅乃毛字之段借說文曰
毛艸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毛宅拆古
竝同聲故又通作拆

經正考一

十

首即二簋可用亨之亨

二簋可用亨損卦文凡經典亨字即說文亨字

頰即壯于頄之頄

壯于頄夬卦文說文無頄字釋文頄鄭作頰頰夾面
也蜀才作仇說文頁部頰權也周易集解曰翟云頄
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頄頄頄頄頄頄頄頄
聲并部彖从內聲讀如達達同焄讀如仇段大令曰
古音仇在三部是以蜀才作仇也

尻即臀無膚之臀

臀無膚夬卦文說文尸部尻髀也或作腓臀臀即臀
字之隸省

遘卽姤卦之姤

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說文無姤字新附有之說文走部遘遇也唐石經雜卦遘遇也餘皆作姤嚴可均校文曰五經文字遘遇也見易雜卦則古文鄭全經作遘王韓注本相承但雜卦作遘舊岳本足利本上易俞氏集說皆作遘不誤

疾卽據于蒺藜之蒺

據于蒺藜困卦文說文無蒺字艸部薺蒺藜也說文校議曰蒺當作疾漢書揚雄傳掌疾藜段大令說文改作疾藜磨按疾藜爲薺之合音爾雅釋艸釋文引本艸蒺藜一名卽梨一名芡多生道上布地子及葉

經正考一

十一

並有刺狀如雞菱陶隱居日子有刺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爾雅釋蟲蒺藜啣釋文本蒺藜字又作蜚蛭然則蒺藜字本作疾梨屬諸艸類則加艸屬諸蟲類則加虫淺人妄增也

梨卽據于蒺藜之蒺

左襄二十五年傳唐石經作據于蒺梨校文曰監本毛本梨誤作藜玉篇藜藜類也

剽卽于艸之艸

于艸艸困卦文說文無艸字出部艸艸不安也从出泉聲易曰艸艸按木部槪木相摩也隸變作艸周禮考工記輪人大而短則槪注以爲危隍字匠

人置槪以縣注謂槪古文泉段借字然則槪與隍泉

音同義近今從釋文釋文云艸說文作剽說文作剽云艸不安也薛又作机字同段大令曰陸云說文作剽與今本不同小徐本作易曰剽艸困于赤芾剽字與陸氏合而多困于赤芾四字則爲九五爻辭又不與陸合錯注仍引上六爻辭恐四字淺人所增也九五剽則荀王作艸鄭云剽則當爲倪仇則兩爻辭義同矣許作槪蓋孟易也尙書邦之机隍槪與隍艸剽倪同艸與机机机同

剽卽于艸之艸

義見上

經正考一

十二

甕卽甕做漏之甕

甕做漏井卦文說文無甕字釋文本本作雍云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汲餅也

冽卽井冽寒泉食之冽

井冽寒泉食井卦文監本毛本作冽說文無冽字段大令據孔冲遠大東正義李善注文選高唐賦嘯賦所引說文補列篆云今本譌冽爲瀨唐按篇韻俱有冽無瀨段說是也然井冽之冽當作冽不當作冽唐石經釋文本俱作冽說文水部冽水清也易曰井冽寒泉食

高卽亨甞也之亨

亨既也鼎卦文釋文亨本又作音凡經典亨字皆說
文音字俗又作烹

般即鴻漸于磐之磐

鴻漸于磐漸卦文說文無磐字經義述聞曰徧考西
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為文無單稱磐者
今按史記孝武紀封禪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曰鴻
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為長

菩即豐其蔀之蔀

豐其蔀豐卦文說文無蔀字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
席

窳即闕其無人之闕

經上考一

闕其無人豐卦文說文無闕字新坳有之臣鉉等案
易窺其戶闕其無人窺小視也吳大張目也言始小
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人也義當只用吳字說文新
坳通謹曰鉉云大張目臆說也易釋文云无人兒字
林云靜也兼作同孟作窳並通錢少詹事說許君从
孟氏本故無闕字知只作窳也

奘即巽卦之巽

說文六部奘與也从六从頁此易奘卦為長女為風
者今易作巽巽即與之隸變

備即三年克之億也之億

三年克之億也既濟卦文釋文億陸作備云當為億

德困劣也說文心部備慙也或作癩
絮即縞有衣初之初

縞有衣初既濟卦文說文無初字釋文初說文作絮
云絮縵也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今案說
文糸部絮絮縵也一曰敝絮也易曰需有衣絮于夏
作茹段借字也京作絮說文絮敝縣也義與絮同虞
翻曰初敗衣也經義述聞曰初與絮同說文絮樊衣
也虞本縞作縞說文縞羅衣也羅溫也羅衣所以禦
寒也有之言或也衣初謂箸敗壞之縞也禦寒者固
當衣縞矣乃或不衣完好之縞而衣其敗壞者則不
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

經正考一

縞有衣初終日戒

彌即彌綸天地之道之彌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說文無彌字釋文本作
弥云本又作彌說文亦無弥字弓部彊弛弓也段大
令曰玉篇以為今之彌字非是長部彌久長也集韻
五支彌通作彌復古編彌別作彌非

頰即俯以察於地理之俯

俯以察於地理說文無俯字人部頰氏頰也
从頁逃省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頰或
从人免作俛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頰古文俯
字

噴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賾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辭文說文無賾字釋文賾

九家作毋京作噴左定四年傳噴有煩言正義引易

賾辭作噴復古編噴別作賾非

暴即上慢下暴之暴

上慢下暴賾辭文說文本部暴疾有所起也暴即暴

之隸省

卦即掛一以象三之卦

掛一以象三賾辭文說文無掛字釋文再扞而後掛

京作卦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古文挂作卦

醕即可與酬酢之醕

經正考一

五

可與酬酢賾辭文釋文酢京作醕說文西部醕各酌

主人也酢醕也經典相承自儀禮外皆以酢為醕矣

籒即以下筮者尚其占之筮

以下筮者尚其占之筮

寂即寂然不動之寂

寂然不動賾辭文寂即宋之隸變

箸即縣象著明之箸

縣象著明賾辭文說文無著字著為大徐新增十九

文之一徐氏曰本作箸史記留侯世家臣請借前箸

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

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麇按後

說是也

媿即成天下之壘壘者之壘

成天下之壘壘者賾辭文說文無壘字壘為大徐新

增十九文之一徐氏曰當作媿潛研堂答問曰易詩

壘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謬必非無因疑

即壘字壘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即近媿周禮壘鄭

司農多讀為微為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

之段借而後人字誤作壘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

壘字俱已作壘也曰壘即壘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

開成石經及宋版易詩絕無作壘者廣韻壘下重出

壘字注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壘為微微从微省微

經正考一

六

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媿即說文之媿詩誰侑予美

韓詩作媿媿即媿也媿讀若媚與今人讀異媿媿古

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微許規切因轉

媿為許勤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

媿或作豐楊南仲謂媿眉古同文眉轉為門詩鳧鷖

在壘是也門又轉為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壘壘

是也豐者媿之省隸變為壘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

二之

揉即揉木為未之揉

揉木為未賾辭文說文無揉字火部揉屈申木也漢

書食貨志引賾辭文作揉廣韻四十四有揉或作揉

集韻同又按揉亦段柔詩大雅柔遠能迺釋文本作揉

枳即斲木為耜之耜

斲木為耜說文無耜字大徐以枳為耜之正字應按枳訓而訓徒土耨與訓耒耨之枳迥異說文木部枳或作鉛籀文作辯玉篇金部鉛亦作耜知耜之正字當作枳也

櫟即重門擊柝之柝

重門擊柝說文柝說文作櫟字林他各反同應按木部櫟判也易曰重門擊柝櫟夜行所擊者易曰重門擊柝段大令曰從橐者蓋虛其中則易響今

經正考一

七

之敲柝是也櫟下引易言段借也柝乃俗字

躁即躁人之辭多之躁

躁人之辭多說文無躁字走部躁疾也一切經音義二躁又作躁同復古編趨別作躁非

櫛即易之以栢栢之櫛

易之以栢栢說文栢即櫛之隸俗

壺即天地網緼之網

天地網緼說文無網字釋文網本又作氤氳本又作氤說文壺部壺下引易曰天地壺壺

構即男女構精之構

男女構精說文無構字唐石經初刻作構磨

改作構

僕即以體天地之撰之撰

以體天地之撰說文無撰字人部僕具也應按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具也鄭作撰又憲門大夫僕釋文僕本又作撰易釋文撰德云鄭作算云數也詩邶風柏舟不可選也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引作不可算也然則算選僕音同古通

眇即妙萬物而為言之妙

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說卦文說文無妙字目部眇小目也釋文妙如字王肅作眇音妙董云眇成也唐石經校文曰妙隸俗楚詞漢書通作眇毛本誤作眇磨

經正考一

七

按汗簡妙引義雲章作妙說文弦部妙急戾也與妙字義異一切經音義七眇眇注云經文作妙非體也

瘠即為瘠馬之瘠

瘠馬說文說文月部瘠瘦也或作瘠一切經音義十七瘠古文瘠瘠瘠三形

專即為專之專

為專說卦文釋文本作專云本又作專說文寸部專布也專乃俗字

萑即為萑葦之萑

為萑葦說卦文各本作萑唐石經作萑今案說文萑萑爵也萑艸多兒萑亂也三字義別

593

的卽爲的頹之的

爲的頹說卦文釋文的說文作駒今案說文日部的

下引易作的馬部駒下又引易作駒考詩秦風車鄰

傳曰白顛的頹也爾雅釋畜曰的頹白顛段大令曰

駒字疑後出是也

爨卽剝爛也之爛

剝爛也雜卦文說文火部爨火孰也爛卽爨之隸省

經正考一

十九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周易終

十三册4L1後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

長興鍾磨箋

尙書

攘卽允恭克讓之讓

允恭克讓堯典文說文言部讓責讓也手部攘推也漢書藝文志合于堯之克攘則攘爲正字

表卽光被四表之表

光被四表堯典文說文衣部表上衣也表卽表之隸變

離卽黎民於變時雍之離

黎民於變時雍堯典文爾雅釋訓離離和也離者說

經正考一

五加業堂校刊

文以爲辟靡字禮記王制注云辟明靡和也省作離

隸變作雍

譌卽平秩南訛之訛

平秩南訛堯典文說文無訛字爾雅釋詁訛動也說文口部訛動也訛蓋訛之誤釋言訛化也詩豳風四

國是訛傳曰訛化也是也南訛字史記五帝本紀作南譌索隱本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

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麀按漢書王莽傳云東巡勸東

作南巡勸南爲羣經音辨引書平秩南爲僞卽僞也詩唐風采芣人之爲言釋文云本或作僞正義本作

僞白帖九十二引作僞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

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爲僞古通也又案惠氏九經古義曰訛與譌古字本通毛

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

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

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此與東

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稀卽鳥獸希革之希

經正考一

二

鳥獸希革堯典文說文無希字皋陶謨絺繡鄭氏康

成絺讀爲希周禮春官司服希冕注希或作希一切經音義三希望注莊析曰希卽希之省文說文校議

曰希篆下當有重文希字實則希同體故周禮相承希希隨作許書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皆希

聲是舊本必有希字而小徐謂皆從稀省斯不然矣麀按經典希字皆與稀字同義當爲稀之重文孫觀

察尙書今古文注疏希卽稀省文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希作稀

稀卽鳥獸毳毛之毳鳥獸毳毛堯典文說文無毳字毛部毳盛也虞書曰

鳥獸毳毼部辭或作毼又引虞書曰鳥獸毼毛九經古義曰古文正作毼尙書今古文注疏曰作廢者孔壁古文異字尙書撰異曰此與毛部所引絕異蓋今文尙書也玉篇毛部毼與毼毼並同張有復古編毼从毛隹書曰鳥獸毼毛別作毼非

倂即方鳩倂功之倂

方鳩倂功堯典文說文無倂字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倂取也倂非此用唐石經釋文本俱作倂漢書楊賜傳引作倂

恂即詢事考言之詢

詢事考言堯典文說文無詢字新附有之詩鄭風溱

經正考一

三

洵詢且樂韓詩作恂漢書地理志引亦作恂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釋文本詢又作恂爾雅釋詁詢信也邢疏引方言云宋衛汝穎之間曰恂是恂即詢矣

肆即肆類于上帝之肆

肆類于上帝堯典文說文帛部絺帛屬虞書曰絺類于上帝段大令曰此引書說段借也據史記云遂類于上帝則肆訓遂周禮鐘師職杜子春引呂叔玉國語注云肆遂也肆即肆之隸變

崇即至于岱宗崇之崇

至于岱宗崇堯典文說文示部崇燒柴燎以祭天神

虞書曰至于岱宗崇又火部燎崇祭天也

摯即二生一死摯之摯

二生一死摯堯典文說文無摯字潛研堂文集曰摯正字摯俗字儀禮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獨士相見篇皆作摯蓋張洵所改唐石經作摯摯按說文女部摯至也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執同一曰虞書雉摯今西伯戡黎作摯釋文摯本又作摯是摯摯通也尙書今古文注疏曰雉摯蓋壁中古文

執即歸格于藝祖之藝

歸格于藝祖堯典文說文無藝字藝爲徐氏新增十九文之一徐氏曰日本只作執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

經正考二

四

說文新附通誼曰案說文火部藝字注云从火藝聲木部楸重文作楸注云楸或从艸則字本作藝明矣際盛謂楸訓木相摩字不應从艸藝必執之或體故周禮大司徒樹藝詩藝麻左傳昭六年不采藝國語魯語貪無藝史記五帝本紀藝五種漢百石卒史碑經通六藝並作藝傳寫誤隸木部而藝又譌楸徐鉉遂云說文無藝字廣韻祭部楸字注云樹枝相摩藝字注云說文種也重文作藝別無楸字可據以正說文之譌磨按白虎通巡守篇引尙書曰歸假于祖禴釋文藝馬王云禴也禴字亦見說文新附是禴古通藝也

敷卽敷奏以言之敷

敷奏以言堯典文敷乃敷之隸變說文支部敷敝也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磨按敷又通傳漢書宣帝紀云傳奏其言尚書用敷錫厥庶民王極之敷言史記俱作傳

犀卽犀十有二州之犀

犀十有二州堯典文說文支部有犀字據玉篇云犀俗戲字五經文字犀作犀說則犀篆乃後人所加尙書集注音疏曰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塊域也改經字作犀以犀爲塊之段借字蓋據伏生大傳說舜巡守之事今文說也磨按說文戶部犀始開也漢

經正考一

五

書谷永傳永奏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然則言犀者謂自此始分之爾雅釋詁曰犀始也郝蘭舉義疏曰犀乃犀之段音知犀當作犀也唐石經作犀校文曰隸借監本毛本作犀不體

支卽扑作教刑之扑

扑作教刑堯典文釋文本作扑唐石經初刻作扑磨改作扑監本毛本作扑說文支部支小擊也扑卽支之隸俗

州卽流共工于幽洲之洲

流共工于幽洲堯典文說文無洲字孔疏以十二州之幽州釋幽洲則作州是也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莊子在宥篇作幽都釋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字後人所改

諒卽亮采惠疇之亮

亮采惠疇堯典文說文無亮字此經亮采史記作相事爾雅釋詁亮相也詩大雅大明涼彼武王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釋詁諒導也文選注五十三引作諒詩邶風釋文諒本亦作亮則諒卽亮之正字也滑卽蠻夷猾夏之猾

經正考一

六

蠻夷猾夏堯典文說文無猾字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姓篇亦引作滑左昭十六年傳無助狡猾釋文本作滑云本又作猾

夔卽無相奪倫之奪

無相奪倫堯典文說文奪部奪手持奪失之也磨按卽今之脫字隸變奪爲奪而用爲爭致之敝

厲卽庶明勵翼之厲

庶明勵翼陶諫文說文無勵字尙書正義引鄭注厲作也爾雅釋詁厲作也則正字當作厲又通作勸一切經音義八勸莫芥反經文或作勵擾卽擾而毅之擾

擾而毅舉陶謨文說文手部擾煩也擾非書義牛部
擾牛柔謹也段大令引玉篇曰尚書擾而毅字如此
按凡訓擾字當作此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擾一作柔
說文玉部瓊玉也讀若柔管子地員篇其木宜擾柔
擾柔柔桑也蓋擾从貪獸之憂為聲故與柔音相近
毅即擾而毅之毅

說文及部毅妄怒也一曰毅有決也毅即毅之省
禽即娶于塗山之塗

娶于塗山舉陶謨文說文無塗字山部禽會稽山也
一曰九江當禽也民以辛王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
予娶禽山謨按塗即涂之俗字塗山字當依說文作

經正考一

七

禽塗山有二說尚書今古文注疏曰一在會稽者春
秋左氏哀七年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魯語作禹致
羣神于會稽之山是塗山即會稽山也越絕外傳記
地傳云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縣十五里是亦以
塗山在會稽許氏又以爲九江山者呂氏春秋音初
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云塗山在九江近
當塗也地理志九江當塗侯國注應劭云禹所娶塗
山侯國也有禹虛是同許說

婁即屢省乃成之屢
屢省乃成舉陶謨文說文無屢字新增有之徐氏曰
按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此字後人所加謨按漢書

谷永傳婁省無怠注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睡即元首叢眊之眊

元首叢眊哉舉陶謨文說文無眊字目部睡小目也
臣鉉等曰尚書元首叢眊今眊从俗非是

墮即萬事墮哉之墮

萬事墮哉舉陶謨文說文自部陸敗城自曰陸篆文
作墮按墮即墮之隸變中論審大臣篇引墮作墮蓋
俗字也

敷即禹敷土之敷

禹敷土禹貢文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乃令禹卒布土
以定九州布土即專土說文寸部專布也支部敷敷

經正考一

八

也今作敷者敷即敷之隸變敷即專之段借也史記
夏本紀作傳傳與敷通也

沈即濟河惟兗州之兗

濟河惟兗州禹貢文濟當作涉經文作濟段借字說
文水部涉沈也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泚非
沈州之水也尚書集注音疏曰古文沈作沿口部沿
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兒讀若沈州之沈是沿亦
古文沈矣沿从水敗兒故爲陷泥地謂其地爲水所
敗而泥濘也此說沈州之名誼也屢按沈字漢隸作
沈故隸變作沈漢書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
曰九州謂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雍亦不作沈也

繇卽厥草惟繇之繇

厥草惟繇禹貢文麇按繇字凡數義皆當从言不當从缶爾雅釋詁繇道也是繇之本義也又繇于也繇與由通說文無由詩大雅抑無易由言鄭箋由于也是也又繇喜也卽禮記檀弓咏斯猶之猶說文口部之啍人部之倍之段借也又左傳且其繇曰繇乃籀之段借字說文竹部籀讀書也毛傳曰讀抽也謂抽繇其義也字皆當作繇說文艸部繇艸盛兒夏書曰厥艸惟繇段大令本依錯本及宋本作繇馬融注尙書曰繇抽也故合艸繇爲繇此許君引禹貢明从艸繇會意之指引經說字形之例始見於此詳後釐下

經正考一

九

麇按段說是也韻會二蕭引亦作厥艸惟繇

濕卽浮于濟潔之潔

浮于濟潔禹貢文說文水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按今用爲訓幽溼之溼別製潔爲濕水字故徐鉉曰今人不知有此溼字至宋人復不識濕字故孫奭孟子音義云潔作濕誤

滌卽滌淄其道之滌

滌淄其道禹貢文說文無滌字史記夏本紀作滌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周禮職方氏作菑蓋段音滌俗字
滌卽海濱廣斥之濱

海濱廣斥禹貢文又下文泗濱浮磬漢書地理志俱作滌說文水部灑水厓也濱俗字

席卽海濱廣斥之斥

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作滌徐廣曰一作澤漢書地理志亦作滌史記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鳥本或作斥文選海賦襄陵廣鳥注云斥爲鳥古今字也集韻二十二昔滌通作席斥然則澤斥鳥三字通作滌者俗字麇按說文鹵部曰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鹵青州在東方故曰席也凡从席字隸多省作斥俗又作斥如滌字字林作游九經字樣埤字隸省作埤小徐本說文滌字大徐作訴是也

經正考一

十

淮卽淮沂其父之淮

淮沂其父禹貢文各本作淮說文亦誤从訓短尾之佳麇按淮字卽滌淄之滌蓋从佳之字相通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滌其道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蓋古人或省文或段字然其旁皆从訓短尾之佳與淮沂字自別此顧亭林先生日知錄說也從之以博訪通人

厲卽礪砥砮丹之礪

礪砥砮丹禹貢文說文無礪字新附有之徐氏曰經典通用厲詩大雅公劉取厲取鍛釋文本作厲云本

又作礪說文厂部厲旱石也或作屨屨按旱石猶悍石也書疏引鄭康成曰礪磨刀石也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厲

雜卽逾于洛之洛

逾于洛禹貢文周禮職方氏雒州其浸渭洛豫州其浸滎雒二字載然分別下文伊洛漣澗浮于洛東過洛內導洛自熊耳他如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篇內洛字皆當作雒尙書無雒州之洛也經文自唐石經以下皆作洛蓋惑於三國魏志黃初元年之詔也

屨卽伊洛漣澗之漣

經正考一

伊洛漣澗禹貢文說文無漣字淮南本經訓云導漣澗則屨水字不從水也

駘卽岷嶓既藝之岷

岷嶓既藝禹貢文史記夏本紀作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岐漢書地理志作嶓屨按說文山部駘嶓山也在蜀瀘戎西徼外蒙省作嶓隸變作岐駘岷借作汶玉篇岷山名嶓嶓同上集韻十七真駘或作岷嶓汶

播卽岷嶓既藝之岷

說文無岷嶓字屨按豫州滎波既豬隸古定本波作岷釋文波馬本作播正義滎波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則

播通嶓也尙書集注音疏作番

鄴卽澧水攸同之澧

澧水攸同禹貢文說文無澧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作鄠是也段借作豐詩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箋云豐水亦汜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此經下文又東會于澧卽詩之豐水也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東豐水從南來注之亦作豐

崑卽崑崙之崑

崑崙禹貢文說文無崑崙字新坳有之徐氏曰漢書楊雄文通用崑崙鈕樹玉新坳考曰漢書樂志及張

經正考一

騫傳並作崑崙說文河出敦煌塞外崑崙山泐澤在

崑崙下

侖卽崑崙之崑

義見上

按卽渠搜之搜

渠搜禹貢文史記五帝本紀作廋俗字漢書地理志作叟叟當作交應按說文手部按眾意也一曰求也詩曰東矢其搜今魯頌文亦作搜按當從訓老之交不當從訓求之叟

汧卽導岍及岐之岍

導岍及岐禹貢文說文無岍字釋文岍字作汧山名

一名吳岳馬本作開史記夏本紀作汧索隱曰汧一作研尚書今古文注疏曰釋水云汧出不流又云水決之澤爲汧蓋山以水得名後人譌作研也

稽卽三百里納結服之結

三百里納結服再貢文說文無結字釋文結本或作稽馬云去其穎曰鞞尚書今古文注疏曰結又去穎者禮器疏引作禾去其實惟藁結也說文云稽禾藁去其皮玉篇作鞞云結同上則結是稽俗字

帑卽于則孥戮汝之孥

于則孥戮汝湯誓文說文無孥字史記殷本紀作帑說文中部帑金幣所藏也左文七年傳荀伯盡送其

經正考一

十三

帑十三年傳秦人歸其帑詩小雅常棣樂爾妻帑皆段借作帑漢書季布樂布傳贊云奴僂苟活則作奴應按古奴婢妻奴皆作奴字林乃以帑爲帑藏字音儻又以孥爲妻孥字

緇卽無盡劉之劉

無盡劉盤庚文說文無劉字爾雅釋詁劉殺也說文金部緇殺也則緇卽劉字然經典中劉字疊見說文刀部必補劉篆說文校議曰竹部籀水部劉皆从劉聲且國姓必非近字顧命一人冕執劉鄭云蓋今錢斧孔云戈屬小徐疑義篇云从刀緇省聲議補

粵卽若顛木之有由槩之由

若顛木之有由槩盤庚文說文無由字木部榦下弓部粵下皆引作粵段大令於系部繇下增由篆云或繇字鈕樹玉段氏說文訂曰古由繇通用蓋同聲段借義未必同說文校議曰粵蓋取古文爲聲喪麗等篆皆如此若顛木之有粵枿當依榦下引作粵櫛說文無枿字古文言由枿粵从由聲古文由象木生條之形苗迪袖袖胄笛袖卹宙胄峯袖袖宙奮袖油抽袖軸軸皆从由聲此重文之增見於說解中者糜按嚴氏謂重文增見於說解中指大徐本粵下云古文言由枿也然則由卽粵之古文與小徐說合

鄉卽不可嚮邇之嚮

經正考一

十四

不可嚮邇盤庚文說文無嚮字左隱六年傳莊十四年傳俱作不可鄉邇嚮俗字

猶卽聽予一人之作猷之猷

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文猷卽猶之隸變

蕝卽無起穢以自臭之穢

無起穢以自臭盤庚文說文無穢字艸部蕝蕝也周禮考工記音義云敗蕝本或作穢漢書武帝紀注晉灼云蕝古穢字

厲卽用女作礪之礪

用女作礪說命文義見前

沃卽沃朕心之沃

沃朕心說命文沃即沃之隸省

彤即高宗彤日之彤

說文舟部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爾雅釋天商曰彤何休注公羊宣八年傳云彤曰彤周曰繹郝蘭舉爾雅義疏曰彤者融之段音也書云高宗彤日緜衣箋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繹俱訓長是融彤義同詩正義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為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案今作彤者即彤之隸省

經正考一

醕即沈醕于酒之醕

沈醕于酒微子文說文無醕字酉部醕醉醬也書疏引說文作醕俗字釋文醕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醕說文作醕

津即其無津涯之津

其無津涯微子文說文水部津水渡也津即津之隸省篇韻津下引說文作津

厓即其無津涯之厓

說文無涯字新增有之鈕樹玉考曰玉篇厓五佳切水邊也或作涯又水部涯訓水際按釋邱望厓而高岸郭注厓水邊釋文厓字又作涯詩葛藟在河之

游毛傳水厓曰游釋文作水涯注云本亦作厓据說文類訓水厓人所賓附是通作厓矣

藁即吾家耄遜于荒之耄

吾家耄遜于荒微子文說文老部藁年九十曰藁玉篇藁亦作耄又作耄錢坫曰耄為藁字之俗耄為藁字之省微子釋文耄字又作藁旄即藁之假借字

躋即子顛躋之躋

子顛躋微子文說文無躋字足部躋登也商書曰子顛躋按躋即躋之隸別詩鄘風蝮朝躋于西曹風侯人南山朝躋毛傳俱云躋升也士虞禮注亦云躋升也考爾雅釋詁躋升也不作躋周禮大宗伯注

經正考一

瘖即多瘖罔詔之瘖

多瘖罔詔微子文瘖即瘖之隸別說見易之辭為瘖馬下詔字亦說文所無大徐新增十九文有之鄭注禮記禮器注云詔或為紹然則古通作紹攷素原刻釋山石有詔說文敘引倉頡篇幼子承詔之文則詔字秦時始有說見周禮

摩即右秉白旄以麾之麾

右秉白旄以麾牧誓文說文手部摩旌旗所以指摩也麾即摩之隸別

蕘即昏棄厥肆祀弗荅之棄

十六

昏棄厥肆祀弗咎哲文棄卽棄之隸省

聖卽鯨墜洪水之墜

鯨墜洪水洪範文說文土部聖葬也商書曰鯨墜洪水或从自作陋今各本作墜卽聖之隸變

離卽不罹于咎之罹

不罹于咎洪範文說文無罹字新坳有之徐氏曰古通用離詩王風兔爰雉罹于羅釋文罹本又作離文選思元賦李注離罹也方言羅謂之離離謂之羅蓋羅離同音知古通作離也

籒卽擇建立卜筮人之筮

擇建立卜筮人洪範文說文竹部籒易卦用善也隸

經正考二

十七

省作筮

執卽能多材多藝之藝

能多材多藝金滕文藝見堯典歸格于藝祖下

右卽敷佑四方之佑

敷佑四方金滕文說文無佑字口部又部皆有右字訓助也集韻四十九宥右或作佑容齋三筆卷十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碑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石字敷見禹貢禹敷土下

隊卽無墜天之降寶命之墜

無墜天之降寶命金滕文說文無墜字新坳有之說文新坳通誼曰墜古只作隊攷工記殷啟而馳不墜

注釋文作隊落也孝經注臨深恐隊釋文本作墜荀子禮論入焉而隊楊倞注隊古墜字說文墜從高墜也

詒卽公乃爲詩以貽王之貽

公乃爲詩以貽王金滕文說文無貽字詩邶風雄雉自詒伊阻靜女詒我彤管釋文皆作貽云本又作詒

秋大熟金滕文熟卽秋之俗字論語必熟而薦之唐

石經作孰

矧卽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之矧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誥文說文矢部矧況喜也

經正考二

六

从矢引省聲隸不省故作矧

普卽不敢替上帝命之替

不敢替上帝命大誥文爾雅釋言普廢也說文並部普廢一偏下也或作普或作替段大令本於廢下補也字屢按說文校議引六書故第九引唐本作廢也疑此當作廢也一曰偏下也然則段本是也爾雅釋詁普待也普止也唐石經皆作替毛本作普替卽普之隸變

冎卽厥子乃弗肯堂之肯

厥子乃弗肯堂大誥文說文內部冎骨間肉冎冎冎也从肉从夨省肯卽冎之俗字

矜卽恫瘼乃身之瘼

恫瘼乃身康詰文說文無瘼字正義引鄭注刑罰及已爲痛病又召詰智藏瘼在正義引鄭注瘵病也瘵按爾雅釋詁瘵病也瘵卽鰥之隸變鰥通作矜堯典有鰥在下史記五帝紀作有矜在民間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引尙書曰恫矜乃身則書本作矜也

敕卽惟民其勅懋和之勅

惟民其勅懋和康詰文尙書集注音疏作勅云此經不可作敕正誼當从勅字爲是唐按說文支部敕誠也力部勅勞也爾雅釋詁勅勞也來勅也郝蘭皋義

經正考一

十九

疏曰來者勅之段音也說文勅訓勞此勅訓勤勑勞一耳徐廣史記注曰飭古勑字周禮天官冢宰百工飭化入材賈疏飭勤也然則勑又通飭飭訓爲勤勑亦勞也蓋古勑勑飭三字並通字林始有勑字

泯卽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之泯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康詰文說文無泯字新附有之尙書集注音疏泯作泯云古通用泯今古文注疏曰泯說文作泯周禮小宗伯注云杜子春讀爲泯磨按周禮釋文泯泯杜音泯段大令周禮漢讀考曰泯聲古音在十六部民聲古音在十二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泯取泯滅之義以秬鬯浴尸其中泯滅然也

今考泯與泯音同然非書義經義述聞卷四曰泯亦亂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說文新附通誼曰錢少詹事說書泯泯紛紛漢書敘傳作泯泯紛紛際盛案論衡蚩尤之民泯泯紛紛亦用呂刑文然則泯古作泯矣

釋卽則子一人以憚之憚

則子一人以憚康詰文說文無憚字新附有之徐氏曰經典通用釋慶案顧命王不憚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詩邶風靜女說憚女美箋云說憚當作說釋

惟其塗墍茨梓材文當依說文土部作墍

經正考一

二十一

塗卽惟其塗墍茨惟其塗丹腹之塗

說文丹部腹善丹也周書曰惟其敷丹腹集韻敷塗也周書曰敷丹腹羣經音辨敷音徒書惟其敷墍茨唐按敷與敷俱同音段借字說文土部墍下云印塗也墍下云白塗也墍下墍下墍下俱云塗也則塗卽塗之正字也塗見新附

斃卽和憚先後迷民用憚先王受命之憚

和憚先後迷民用憚先王受命梓材文尙書集注音疏作斃云和斃和說也斃終也尙書今古文注疏曰說文云斃終也言天旣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今王思用德和服先道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

大命應按孫氏說上憚字訓服爾雅釋詁憚釋俱訓服說文釋與較同訓解散與輸寫義近輸寫其誠是為屈伏之至下憚字訓終即較字別一義也餘見上則予一人以憚下

假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遐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召詰文說文無遐字新增有之徐氏曰或通用假字鈕樹玉新增考曰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字漢隸字原爾下引楊統碑假爾莫不隕涕云即遐邇字屢按遐即假之隸變經典中假借作瑕詩小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

經正考一

三

節即智藏琛在之智

智藏琛在召詰文說文白部節識畧也隸省作智

袞即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之抱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召詰文說文衣部袞袞也今

隸作抱乃手部掙之或字

扌即伴來以圖之伴

伴來以圖洛誥文說文無伴字手部扌彈也爾雅釋詁扌使也郝蘭舉義疏曰扌者傳之段音也說文傳使也爾雅釋文扌字又作伴音同使人也屢按下文伴來來伴從王于周往新邑伴禱即有僚伴來也殷王伴殷皆當作扌又通作平羣經音辨二平使也補

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孟即汝乃是不獲之獲

汝乃是不獲洛誥文說文無獲字尚書集注音疏作孟屢按爾雅釋詁孟勉也經義述聞曰錢氏曉徵答問曰班孟堅幽通賦孟晉以超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為勉書洛誥女乃是不獲獲莫剛反馬鄭王皆訓為勉而說文爾雅俱無獲字蓋即孟之轉聲戰國有苾苾淮南子作孟苾是孟有苾音也古文尚書心有作孟字者孟轉為獲猶靈沒轉為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尚書今古文注疏曰獲即獲字省文隸釋有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獲疾而終即籀

經正考二

三

疾也是獲即寢也徐氏說文引唐韻籀七注切釋文

獲引徐武剛反不同者韻書陽蒸多有通字詩傳云

寐寢也寐寢聲之轉亦得為獲周禮莊氏春始生而

萌之注云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為萌薨與萌

聲相近則獲亦或為薨聲近明明即勉也如孫氏說

則獲字不煩改字亦通

解即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之駢

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洛誥文說文無駢字角部

駢用角低仰便也从犂牛角讀若詩曰解解角弓磨

按今小雅角弓作駢則駢即解之隸變也

諒即乃或亮陰之亮

乃或亮陰無逸文說文無亮字伏生大傳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亮古作梁陰作闇也廖按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作諒闇論語憲問作諒陰

曰即克自抑畏之抑

克自抑畏無逸文說文印部曰按也从反印俗从手作抑隸變作抑

皇即不遑暇食之遑

不遑暇食無逸文說文無遑字新增有之國語楚語

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辰不皇暇食詩

邶風谷風遑恤我後左襄二十五年傳及禮記表記

經正考一

引皆作皇又昭七年傳社稷之不皇襄二十六年傳

及哀五年傳不敢怠皇皆遑作皇之證

瑩即叨憤日欽之憤

叨憤日欽多方文說文無憤字至部瑩忿戾也从至

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瑩瑩讀若

摯集韻六至瑩或作憤

釋即王不憚之憚

王不憚顧命文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說見康誥則予

一人以憚下

沫即王乃洮類水之類

王乃洮類水顧命文說文無類字水部沫洒面也从

水未聲古文作湏釋文類云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類馬云類類面也漢書律厯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沫水師古曰沫洗面也然則類即沫之古文陸氏音義可據也段大令本改湏作類

凭即憑玉几之憑

憑玉几顧命文說文無憑字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

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釋文憑云說文作凭云依几

也字林同廖按憑即馮之俗字詩大雅卷阿有馮有

翼釋文馮本又作憑復古編馮別作憑非

鄉即闢間南嚮之嚮

闢間南嚮顧命文說文無嚮字周禮司几筵注鄭司

經正考二

農引此作鄉下文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皆

放此

莫即敷重篋席之篋

敷重篋席顧命文說文無篋字尙書今古文注疏曰

篋俗从竹當爲蔑即篤音字說文云荼也荼析竹

篋也篋竹膚也篋與蔑聲亦相近廖按說文昔部莫

火不明也周書曰布重莫席莫席織弱席也讀與蔑

同此引經說莫即蔑之段音也蓋壁中古文作莫

孰即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之塾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顧命文說文無

塾字新增有之說文新增通誼引錢少詹事說後漢

一三升九二六

書齊武王傳王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埠的也案說文埠从土臬聲而孰亦从臬聲取相近古者丈夫無不習射故埠設門側而堂即埠名俗儒不通古音別作塾字非是麀按埠為射臬之名塾是門堂之號施用既異名義亦殊今考詩周頌絲衣正義禮記禮運疏皆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然則謂之塾者蓋取孰思之義古止作孰也尙書今古文注疏曰塾俗字當為孰隸字譌芋為

經正考一

三五

土或以埠字當之恐非是

覓即二人雀弁之弁

二人雀弁顧命文說文覓部覓冕也周曰覓殷曰吁夏曰收从兒象形或作交籀文作弁弁即交之隸變

縹即四人綦弁之綦

四人綦弁顧命文說文無綦字新附有之說文新附

通誼曰系部徐鉉補綦字以為縹之或體案說文卑

杜林以為麒麟字蓋即古文箕其箕之隸省則說文

有縹無綦明矣徐鉉補此殊非又案尙書綦弁音義

馬本作騏云青黑色也宗諫謹案段氏玉裁說文縹字注云此用井部之卑為聲非用丌部之界為聲也

昇字注云各本作由聲誤或从鬼頭之由亦非也此从東楚名岳之由又案戚氏學標說文又攷縹作縹从古文其詩縹衣縹巾字或說魏宗諫謂戚說是段說非丌部卑當作毳即箕部箕之古文麒从鹿孳乳字故杜伯山以毳為麒从由作卑轉寫之誤又案箕古文三廿毳齒搗文二其醫繫傳同亦以為搗文然則示部祺艸部其言部祺木部其於部旗月部期禾部祺頁部類馬部騏鹿部麒心部其水部淇女部祺土部基斤部斯已部其皆當从箕省不然當从其作今篆从其解竝云其聲誤又案其箕特古文篆籀之別綦从箕若其省聲與縹从弁聲一也異乎鄉壁

經正考一

三五

虛造之字徐鼎臣以綦為縹之或體不為無見王部

璩解云从王綦聲艸部綦解云从艸綦聲則說文本

有綦字明矣摩按詩鄭風出其東門縹衣綦巾說文

縹下引作縹王應麟詩考引說文作魏魏即縹之譌

云又作縹蓋即縹字王氏謂縹从弁聲是也謂說文

本有綦字則非說文校議曰綦即縹字特系秀在卑

下耳古卑與其通箕部古文作弁即卑故杜林以卑

為麒麟字大徐不達六書口輒補此或體耳議刪

銳即一人冕執銳之銳

一人冕執銳顧命文說文金部銳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磨按銳也非此用

蠹卽麻冕蟻裳之蟻

麻冕蟻裳顧命文說文無蟻字經典段借作蟻禮記

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云蟻一作蛾學記蛾子時術

之釋文云蛾本又作蟻磨按說文虫部蛾羅也與蠹

訓蠹蠹異類殊名詩幽風東山釋文蠹本亦作蛾又

作蟻蛾卽蠹之段借字也廣韻四紙蠹魚綺切蟻上

同蛾上同

亥卽率循大卞之卞

率循大卞顧命文說文見部覓或作亥邵桐南曰覓

今經典从或體而又省作弁又有卞字亦亥之變蓋

漢作元見韓勅題名又作天見孔宙碑又作卞見孔

經正考一

五

穌碑于是俗遂作卞不知乃亥字之變磨按亥之俗

變作卞猶日部晏之俗作怵手部拔之俗作扑也

託卽王三宿三祭三咤之咤

王三宿三祭三咤顧命文說文無咤字一部託奠爵

酒也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釋文咤陟嫁反字亦

作宅又音妒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

奠爵也馬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磨按託卽託之譌

宅卽託之段玉篇云咤本或作吒吒非此用

鋒卽礪乃鋒刃之鋒

礪乃鋒刃費誓文說文金部鋒兵耑也鋒乃鋒之隸

省礪亦俗字左昭十二年傳磨厲以須

敕卽善敕乃甲冑之敕

善敕乃甲冑費誓文唐石經作敕監本毛本作敕皆

俗字說文支部敕擇也周書曰敕乃甲冑

竊卽竊馬牛之竊

竊馬牛費誓文說文米部竊盜自中出口竊从穴米

尙甘皆聲也甘古文疾尙俛字也竊卽竊之隸省

時卽時乃糗糧之時

時乃糗糧費誓文唐石經作時釋文亦作時云爾雅

云具也今按爾雅釋詁作時說文止部時躅也時卽

侍之段音也說文云侍待也又云儲侍也是侍亦儲

也謂儲具以待人用也通作時詩時乃錢鏹傳時具

經正考一

五

也考工記總目注作侍乃錢鏹是侍時通又通作時

玉篇云時或作時時一切經音義十二侍古文作時

時時三形又通作時一切經音義一引字詁云古文

時今作時同直耳反磨按止旁山旁易溷故說文食

部引費誓文譌作時

薏卽享國百年老荒之老

享國百年老荒呂刑文釋文老本亦作薏薏卽說文

薏字之譌漢書刑法志作眊荒說文目部眊字說云

虞書薏字从此則眊卽薏之段音字鄭注周禮大司

寇職引書曰王旄荒孔氏正義本作耄羣經音辨引

書王秣荒云鄭康成讀秣卽旄字磨按耄老皆薏之

隸變旄耗皆段借字

斂即奪攘矯虔之奪

奪攘矯虔呂刑文奪即麥之隸變斂即彼之段借說

文支部斂疆取也周書曰斂攘矯虔

種即稷降播種之種

稷降播種呂刑文說文禾部種執也種先種後執也

今以種為播種字以種為種稷字隸之譌也

跣即荆辟疑赦之荆

荆辟疑赦呂刑文說文無荆字足部跣踴也踴斷足

也爾雅釋言跣踴也釋文跣本亦作荆則荆即跣之

隸變也

經正考一

五九

響即公曰嗟我士之嗟

公曰嗟我士秦誓文說文言部響嗟也从言登聲一

日痛惜嗟即響之隸省集韻九麻響或作嗟

截即截截善諷言之截

惟截截善諷言秦誓文說文戈部截斷也言部諷巧

言也周書曰截截善諷言又戈部戔賊也周書曰戔

戔巧言公羊文十二年傳作譏譏截即戔之隸變山

部殺隸作截此其例也

既即邦之既阻之既

邦之既阻秦誓文說文無既字阜部隄危也班固說

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阻讀若虹蜺之蜺

景即惟影響之影 以下據僞孔傳

惟影響僞孔傳大禹謨文說文日部景日光也周禮

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為規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詩大雅

公劉既景迺岡傳曰考於日景箋云既以日景定其

經界鄘風定之方中正義引匠人文及公劉傳皆作

影響按九經古義曰依字當作景嚮劉向奏云神明

之應應若景嚮是也鄒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

經正考一

五九

加多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

案高誘注淮南子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

作景旁多者非始於葛洪字苑景旁从多已見顏氏

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游即罔遊于逸之遊

罔遊于逸僞孔傳大禹謨文說文於部游旌旗之流

也水部浮行水上也隸段游為浮引申為游觀之

誼俗作遊

眊即耄期倦于勤之耄

耄期倦于勤僞孔傳大禹謨文唐石經作耄校文曰

耄作耄隸俗从老省毛聲各本作耄不體說文眊目

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老字从此按大禹謨東晉始出非許氏所豫見明是後人校語然因可知梅賾本俗耗爲之今作耄耆衛包改也

總卽摠朕師之摠

摠朕師爲孔傳大禹謨文說文糸部總聚束也摠卽總之俗字

栗卽夔夔齊慄之慄

夔夔齊慄爲孔傳大禹謨文趙注孟子萬章篇引作栗論語使民戰栗慄卽栗之俗字

羿卽有窮后羿之羿

有窮后羿爲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羽部羿毛之羿

經正考二

三

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邑部窳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又弓部彗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彗善射段大令曰邑部窳下羽部羿下與此同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注淮南子云此堯時羿非有窳后羿麇按窳卽窳之隸變當依說文作窳

窳卽有窮后羿之窳

義見上

癩卽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之癩

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無癩字久部癩癩寒也隸省作癩俗作癩

柰卽柰何不敬之柰

柰何不敬爲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木部柰柰果也段大令曰段俗爲柰何字俗作柰玉篇木部柰果名又柰何也

恧卽顏厚有忸恧之忸

顏厚有忸恧爲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無忸恧字一切經音義五忸又作恧同集韻一屋恧或作忸新坵有忸字鈕樹玉疑古通作尼以方言訓忸恧爲慙慙則忸訓慙而忸訓慙矣慙有止意釋詁尼訓止是尼義與忸合說文新坵通誼曰宗諫謹案釋名云泥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則忸作泥亦通

徇卽適人以木鐸徇于路之徇

經正考一

三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爲孔傳允征文說文無徇字勻部勻少也旬徧也古文作旬段大令曰按从日勻會意麇按古勻句二字同在十二部相通爾雅釋訓釋文昉本或作徇儀禮今文徇作約說文金部古文約作盥約之作徇亦其例也

徇卽敢有殉于貨色之殉

敢有殉于貨色爲孔傳伊訓文說文彳部徇行示也从彳勻聲司馬法斬以徇案卽周禮大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之徇俗作殉又作徇一切經音義一引作徇于貨色

孽卽天作孽自作孽之孽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偽孔傳太甲文說文虫部衣服歌者艸木之怪謂之祱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孽即蠶之俗字

陝即無自廣以狹人之狹

無自廣以狹人偽孔傳咸有一德文說文無狹字自部陝隘也詩魏風葛屨序魏地陝隘釋文陝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陝

鞠即爾惟麴藥之麴

爾惟麴藥偽孔傳說命文說文米部鞠酒母也或作鞠玉篇米部鞠今作麴廣韻一屋麴麴藥鞠鞠同上

藥即爾惟麴藥之藥

說文米部藥牙米也段大令曰芽米謂之藥猶伐木餘謂之藥庶子謂之孽也藥即藥之隸變

髻即剗剔孕婦之剔

剗剔孕婦偽孔傳泰誓文說文無剔字新坳有之儀禮士喪禮四髻去蹄鄭注髻解也今文髻為剔詩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剔字或作髻莊子馮蹄篇剔之釋文剔引字林云剗也崔本作髻詩魯頌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引韓詩作髻磨按髻即髻之同音段借字說文髻部髻髮也或作髻髻髮也段大令曰髻即剔之正字

稊即犧牲黍盛之黍

犧牲黍盛偽孔傳泰誓文說文禾部稊稊也或作黍段大令曰穀實曰黍用以祭祀則曰益別之者貴之也今經典段用黍字黍即食部資之或字

釋即播棄稂老之稂

播棄稂老偽孔傳泰誓文說文牛部釋耕也稂即釋之隸省

賊即賊虐諫輔之賊

賊虐諫輔偽孔傳泰誓文說文戈部賊敗也从戈則聲左文十八年傳曰毀則為賊正合此字會意隸變作賊

侵即侵于之疆之侵

侵于之疆偽孔傳泰誓文說文人部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隸省作侵說即以悅婦人之悅

悅非

風靜女說憚女美釋文云本又作悅復古編說別作悅非

貉即華夏蠻貉之貉

華夏蠻貉偽孔傳武成文說文無貉字豸部貉北方貉多種也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磨按詩大雅皇矣貉其德音釋文本作貉云本又作貉然則貉是正字幽風之于貉論語之狐貉本當作貉今以貉為狐

獬字遂別造貊字爲貉矣

累卽終累大德之累

終累大德僞孔傳旅葵文說文系部累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集韻五寘累事相延及也或作累按累卽

贗卽功虧一贊之贊

功虧一贊僞孔傳旅葵文說文無贊字據漢書王莽傳成在一贗則贗卽贊字也

恣卽恪慎克孝之恪

恪慎克孝僞孔傳微子之命文說文心部恣敬也春秋傳曰呂陳備三恣一切經音義三恪古文作恣則

經正考二

恪卽恣之隸省也

毗卽毗子一人之毗

毗子一人僞孔傳微子之命文說文囟部毗毗齋人齋也从囟囟取通氣也从比聲臣錯曰毗輔字本作

比多借此字廣韻六脂毗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霍卽降霍叔于庶人之霍

降霍叔于庶人僞孔傳蔡仲之命文說文雥部霍飛聲也从雨雥而雥飛者其聲雥然磨按竹部霍飛

後鉉本又出霍篆云霍或省錯本霍篆作霍說文校議曰當以霍爲是蓋从霍之字俱不作霍霍乃隸省

非篆也

董卽董正治官之董

董正治官僞孔傳周官文說文艸部董鼎董也杜林曰藕根兩雅釋草藕董釋文董本或作董國語鄭語董姓設夷豢龍也詩檜譜正義引作董按董卽董之隸變董卓時謠曰千里艸何青青

阜卽阜成兆民之阜

阜成兆民僞孔傳周官文說文阜部阜大陸也爾雅釋地大陸曰阜阜卽阜之隸變釋名云土山曰阜阜厚也引申之爲凡厚之稱

馨卽至治馨香之馨

至治馨香僞孔傳君陳文說文香部香芳也从黍从

經正考二

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馨香之遠聞也从黍聲隸

省作馨香

香卽至治馨香之香

義見上

畫卽申畫郊圻之畫

申畫郊圻僞孔傳畢命文說文畫部畫介也从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古文作畫劃隸省作畫

𠄎卽伯岡之岡

伯岡僞孔傳岡命文監本毛本作岡岡卽岡之俗字說文介部𠄎驚走也一曰往來兒周書曰伯𠄎史記周本紀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𠄎申誠大僕之

政作𦉳命釋文𦉳字亦作𦉳蓋壁中古文作𦉳唐改作𦉳耳

彌卽承彌厥辟之彌

承彌厥辟偽孔傳𦉳命文說文弜部彌輔也古文作彌或作𦉳隸變作𦉳

毛詩

鴟即關關雉鳩之雉

關關雉鳩同南關雉文傳曰雉王雉也說文鳥部鴟王鴟也釋文雉旁或作鳥爾雅釋鳥鴟鳩王鴟皆不從訓短尾之佳

州即在河之洲之洲

在河之洲周南關雉文說文無洲字川部州水中可尻者曰州水舟繞其旁从重川管禹遭洪水民尻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磨按水中可居者

經正考三

一嘉業堂校訂

曰州今爾雅釋水文亦作洲洲卽州之隸俗

參卽參差荇菜之參

參差荇菜周南關雉文說文木部參長兒从木參聲詩曰參差荇菜今隸作參卽參之或字當作參差亦參之隸變

參卽參差荇菜之差

義見上

寤卽寤寐求之之寤

寤寐求之周南關雉文說文寤部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一曰晝見而夜寤也从寤省吾聲寐臥也从寤省未聲隸省作寤寐



寐卽寤寐求之之寐

義見上

輶卽輶轉反側之輶

輶轉反側周南關雉文說文尸部展轉也釋文輶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然則輶字殆始於字林也陳風澤陂輶轉伏枕釋文輶本亦作展玉篇展輶二字皆訓轉廣雅展轉反側也輶卽展之隸俗展卽展之隸變

覃卽葛之覃兮之覃

葛之覃兮周南葛覃文說文艸部覃長味也从覃誠省聲詩曰實處實吁古文作篆文作覃卽葛之

經正考三

二

隸變

滌卽薄澣我衣之滌

薄澣我衣周南葛覃文說文水部滌濯衣垢也从水澣聲今作浣釋文澣本又作浣按澣卽滌之俗字

寘卽寘彼周行之寘

寘彼周行周南卷耳文義見易坎卦寘于叢棘下

咀卽陟彼祖矣之咀

陟彼祖矣周南卷耳文說文無祖字山部咀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咀矣釋文本作咀云本亦作祖同爾雅釋山土戴石爲祖磨按咀噉咀三字異形當從說文作咀訓當從毛傳石山戴土曰咀說文釋

名玉篇廣韻皆與毛傳同訓知爾雅爲傳寫之誤也
餘卽言秣其馬之秣

言秣其馬周南漢廣文說文無秣字食部餘食馬穀
也釋文本作秣引說文云食馬穀也正合說文餘字
之訓大雅雲漢釋文秣說文作餘是也

止卽麟之趾之趾

麟之趾周南麟趾文說文無趾字釋文本作止云本
亦作趾兩通監本毛本作趾

雒卽維鵲有巢之鵲

維鵲有巢召南鵲巢文說文烏部鳥雒也象形篆文
作雒段大令曰謂鳥卽雒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

經上考三

三

釋文本作鵲云字林作雒

蘇卽于以采蘇之蘇

于以采蘇召南采蘇文說文艸部蘇白蒿也釋文蘇
本亦作繁麇按繁字說文作蘇集韻二十三尤蘇或
作蘇

蘋卽于以采蘋之蘋

于以采蘋召南采蘋文說文無蘋字爾雅釋草苹萍
其大者蘋郭注引詩曰于以采蘋釋文蘋說文作蘋
市卽蔽芾甘棠之芾

蔽芾甘棠召南甘棠文說文無芾字玉篇米作市引
毛傳蔽市小兒段大令曰毛詩蔽市字恐是用蔽芾

之市字經傳數多作芾作芾可證也麇按段說是也

爾雅釋言芾小也郝蘭皋義疏曰芾卽市字市本蔽
芾之名經典作芾經典作芾借爲蔽芾之字而訓小

會意釋詁云蔽微也微亦小故說文云蔽蔽小艸也
是蔽芾俱有小義故詩甘棠傳蔽芾小貌又案廣韻

八未芾芾同集韻八未芾或作芾韓詩外傳作蔽芾
甘棠卷阿毛傳芾亦訓小與芾同義也

惕卽召伯所憩之憩

召伯所憩召南甘棠文說文無憩字心部惕息也爾
雅釋詁憩息也釋文憩本或作惕小雅菀柳不尙惕
焉大雅民勞汔可小惕毛傳並訓惕爲息一切經音

經上考三

四

義卷一停憩注云又作惕又卷二十五引倉頡篇惕

作憩復古編惕別作憩非

它卽素絲五純之純

素絲五純召南羔羊文說文無純字釋文本作它云
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純詩經小學曰
純讀爲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經義述聞曰
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純卽西京雜
記之緝矣義見下文

賦卽素絲五絨之絨

素絲五絨召南羔羊文說文無絨字爾雅釋訓絨羔
裘之絨也說文黑部黻羔裘之絨也與釋訓合經義

逆聞曰絨訓為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今釋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絨絨總皆數也五絲為純四純為絨四絨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純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緞倍緞為縠幽風九罭釋文曰緞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縠按王說是也詩經小學謂毛傳純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今按釋文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則兩數字皆讀去聲不當從段氏讀如數語之數蓋五以數計不必定从糸旁故純之正字作它

經正考三

絨之正字作黠

隸即迨其吉兮之迨

迨其吉兮召南標有梅文說文無迨字隶部隸及也詩曰隸天之未陰雨玉篇廣韻隸迨同字

衮即抱衾與滿之衾

抱衾與襦召南小星文說文衣部衮大被隸變作衾抱當作袞抱即攄之或字

禮即何彼穠矣之禮

何彼穠矣召南何彼穠矣文說文衣部穠衣車兒詩曰何彼穠矣唐石經釋文監本皆作禮今集傳俗本譌作禮

緡即維絲伊緡之緡

維絲伊緡召南何彼穠矣文說文糸部緡釣魚繫也从糸昏聲詩經小學曰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日民聲按昏以氏省為正聲曰民聲者非也縠按段說是也釋文本本作緡云綸也爾雅釋言緡綸也爾雅釋文本作緡蓋昏聲昏聲隸體多誤如縠之作縠縠之作縠縠之作縠

鑑即我心匪鑒之鑒

我心匪鑒邶風柏舟文釋文本作監云木又作鑒鏡也說文金部鑑大盆也一日鑑諸可引取則水於月按毛傳鑒所以察形也則鑒當作鑑釋文作監段借

經正考三

字也

沱即差池其羽之池

差池其羽邶風燕燕文說文無池字段大令本水部補池篆磨拔臣鉉等曰池沼之池通用江沱字今別作池非是今考沱之作他沱之作拖作拖沱之作施皆隸變之字池亦沱之隸變也

伫即伫立以泣之伫

伫立以泣邶風燕燕文說文無伫字新附有之說文新附通諡曰漢書外戚孝武李夫人傳飾新宮以延伫兮師古曰伫與伫同伫待也釋文本作止立說文亦無止字目部眈長胎也段大令注引九章思美人

兮擘涕而泣王逸云立悲哀文選注伫眙立視也然則伫眙即眙眙也潛研堂荅問曰眙即伫立以泣之伫

寔即願言則寔之寔

願言則寔邠風終風文釋文本作寔云本又作寔又作寔鄭作寔攷證曰寔即寔之異文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詩願言則寔正義則从王肅作寔今注定本經文从鄭箋作寔說文引詩亦同慶按毛傳寔眙也釋文本作劫云本又作眙引王肅云寔劫不行說文更部寔寔不行也稽古編曰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訓眙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寔也鄭箋云寔讀爲

經上考二

七

不敢噍咳之噍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然則寔是正字噍是鄭易經字噍是段俗字寔是俗字

愷即凱風自南之凱

凱風自南邠風凱風文說文無凱字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延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爾雅釋詁愷樂也說文心部愷樂也然則凱通作愷禮記孔子問居及表記釋文云凱本亦作愷是也復古編愷別作凱凱非

睥即睥黃鳥之睥

睥睨黃鳥邠風凱風文說文無睥字新附有大徐以爲睥之重文按一切經音義五白睥注云經文作

浣非也莊斨曰說文睥大目也俗作睥

瀾即有瀾濟盈之瀾

有瀾濟盈邠風匏有苦葉文說文無瀾字新臺河水瀾瀾釋文引說文云水瀾也今按說文水部瀾瀾也則瀾即瀾字

躬即我躬不閱之躬

我躬不閱邠風谷風文說文呂部躬身也从呂从身俗作躬按經典多作躬
離即賈用不售之售
賈用不售邠風谷風文說文無售字新附有之言部離猶濶也段大令曰引伸之爲物價之離詩賈用不

經正考三

八

離後人妄改爲售字唐石經初刻作離磨改作售慶按漢書高帝紀高祖每酤留飲酒離數倍如淳曰釐亦售也宣帝紀輒大離地理志嫁取無所離食貨志收不離與欲得師古竝曰離讀曰售詩大雅抑釋文售一本作離謂離物價也則售即離之俗字

籥即昔育恐育鞠之籥

昔育恐育鞠邠風谷風文說文無籥字李邵籥窮治臯人也或作籥大雅瞻卬鞠人伎武說文人部伎下引作籥人伎武籥即籥之正字也

衛即有懷于衛之衛

有懷于衛邠風泉水文說文行部衛衛也從韋巾

行行列也隸省作衛

滿卽飲餞于禰之禰

飲餞于禰卽風泉水文說文無禰字新增有之釋文引韓詩作坭說文亦無坭字鄭注士虞禮呂氏讀詩記引作泥按式微胡爲乎泥中傳曰泥中衛邑也詩經小學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蓋卽其地廣韻坭地名磨按詩地理考引九域志引詩曰飲餞于滿則滿卽禰之正字也

婁卽終窶且貧之窶

終窶且貧卽風北門文說文無窶字山部窶無禮尻也與毛傳訓窶者無禮也合玉篇亦無窶字山部窶

經正考三

九

貧陋也空也一切經音義一貧窶注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窶詩傳曰窶無禮是也

謫卽室人交徧謫我之謫

室人交徧謫我卽風北門文說文言部謫罰也齊風南山箋公謫之釋文本作謫左成十七年傳國子謫我釋文本作謫則謫卽謫之隸變

飛卽雨雪其霏之霏

雨雪其霏卽風北風文說文無霏字新增有之潜研堂荅問曰霏卽雨雪霏霏之霏疏證曰霏毛紛紛也錢君豈取雪之形似言乎霏在新增云雨雪兒既違毛傳甚也之訓又屬許書闕如之文玉篇廣韻霏字

重文皆作飛說文無飛疑古卽用飛飛鳥翥也翥飛

舉也雪體輕揚故亦曰飛飛如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漢書五行志作蜚雉攷工記梓人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云飛讀爲匪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徒煩飛子御李善注非與飛古字通皆霏飛旁通之證若揚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師古注霏古霏字尤迹之顯然可尋者也鈕氏樹玉據張衡思元賦雲霏霏兮繞余輪楚詞雲霏霏而承宇與揚賦霏霏相合謂霏通作非不爲無見然反諸非字本訓與詩義似難附會不若錢說之耐人玩索也磨按非古通飛薛說甚是從兩者詞賦家以意增益如對之作霏謫之作

經正考三

十

霏亦其例也錢謂卽霏字似無左證

時卽搔首踟躕之踟

搔首踟躕卽風靜女文說文無踟躕字止部時踟也足部踣時踣不前也段大令曰心部曰憇著足部曰踣濁毛詩曰踣躑躅廣雅曰躑躅踣踣皆雙聲疊韻而同義然則踣躑當作時踣

踣卽搔首踟躕之踣

義見上

統卽髮彼兩髦之髦

髮彼兩髦卽風柏舟文說文無髦字彡部髮髮至眉也詩曰統彼兩髦或省作髣漢令有髣長磨按今詩

作髦卽髮之段借釋文髦本又作仇徒坎反兩髦兒說文亦無仇字口部尤从儿从口儿卽古文人字則仇卽尤之俗字影部引作統統本訓冕冠竄耳者統者所以縣瑱當耳者卽俗所謂纒也段借爲兩髦之兒

匿卽之死矢靡慝之慝

之死矢靡慝鄜風柏舟文說文無慝字匚部匿亾也左昭十年傳慝未作六帖三作正陽之月匿未作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尙書大傳作側匿然則匿卽慝字集韻二十五德慝通作匿

芻卽副笄六珈之芻

經正考三

十一

副笄六珈鄜風君子偕老文說文無芻字新坳有之說文新坳通莛引顯廣圻說太元經男子折笄婦人易芻注范望曰芻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芻之以飾則芻卽珈字

肩卽不脣髦也之肩

不脣髦也鄜風君子偕老文說文尸部肩動作切切也从尸尙聲俗作脣

適卽象之掃也之掃

象之掃也鄜風君子偕老文說文無掃字手部撻搔也从手適聲一曰投也釋文掃勅帝反撻也撻他狄反本又作措音同本又作撻又非謫並非謫音丁革

反適音直戟反段大令曰以許說繩之則作撻爲是適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掃毛云所以撻髮卽後人玉導玉搔頭之類也麤按掃本以象骨搔首之名許書適正訓搔蓋卽掃字掃乃撻之隸省耳

皙卽揚且之皙也之皙

揚且之皙也鄜風君子偕老文監本毛本作皙唐石經作皙不誤說文白部皙人色白也稽古編曰詩揚且之皙毛訓白皙左傳澤門之皙與黔對聖門曾點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皙各與名反是也俱取白皙之義然則皙當作皙皙乃隸省字

經正考三

十一

駮卽鶉之奔奔之鶉

鶉之奔奔鄜風鶉之奔奔文說文佳部雜雉屬从佳韋聲鳥部駮雕也从鳥韋聲詩曰匪駮匪鷩又佳部隼下曰一曰鶉字段大令曰鶉者駮之省駮鶉字與佳部雜字別經典鶉首鶉火鶉尾字當爲駮魏風縣鶉內則鶉羹字當爲雜左傳童謠鶉之責責下舉鶉火證之則詩之言奔奔者當亦是駮

雒卽鶉之彊彊之鶉

鶉之彊彊鄜風鶉之奔奔文說文鳥部鳥雒也象形篆文作雒段大令曰謂鳥卽雒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古文作鳥小篆作雒按今以鳥爲屢鳥字雒

之隸體又變作鵠

端卽蝦蟇在東之蝦

蝦蟇在東鄒風蝦蟇文說文無蝦字虫部蟬蟬蟬虹也爾雅釋天蟬蟬謂之雲蟬蟬虹也集韻十二霽蟬

或作蝦

嗟卽如切如磋之磋

如切如磋衛風淇奧文說文無磋字玉部嗟玉色鮮白蓋治象齒令其鮮白如玉爾雅釋器象謂之磋論衡量知篇作象曰嗟則嗟卽磋字矣周禮天官太宰注象曰磋釋文本作嗟

礪卽如琢如磨之磨

如琢如磨衛風淇奧文說文石部礪石磴也廣韻二十九過磨礪同字蓋磨卽礪之隸省

琇卽充耳琇瑩之琇

充耳琇瑩衛風淇奧文釋文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七久反按琇卽琇之隸省

較卽倚重較兮之較

倚重較兮衛風淇奧文說文車部較車騎上曲鉤也从車交聲段大令曰惟較可辜推尊卑故其引申爲計較之較亦作校俗作校凡言校讎可用較字

螻卽螻首蛾眉之螻

螻首蛾眉衛風碩人文說文無螻字頁部顛好兒从

經上考三

三

頁爭聲詩所謂顛首磨按今詩作螻螻卽蜻字方言譚小者謂之麥蛸有文者謂之蜻蜻爾雅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螻螻與蜻一聲之轉也

糜卽庶姜孽孽之孽

庶姜孽孽衛風碩人文說文無孽字釋文引韓詩作孽高誘注呂覽過理篇引詩同說文車部轆轤高兒麤按轆卽轆之良俗廣韻轆頭戴物也說文木部櫟卽櫟之或體毛詩當作櫟今俗作櫟

翟卽翟籜竹竿之籜

籜籜竹竿衛風竹竿文說文無籜字經典文字辨證書曰翟正籜別慶按毛傳籜籜長而殺也說文羽部

經上考三

三

翟山雉也尾長詩人正以雉尾之長喻竹竿之長故字當作翟

攸卽淇水漰漰之漰

淇水漰漰衛風竹竿文說文無漰字支部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洩釋文本作洩云本亦作漰詩經小學曰按古當作淇水攸攸後人誤改爲漰又誤改爲漰皆未識說文攸字本義也

悔卽使我心悔之悔

使我心悔衛風伯兮文說文無悔字釋文海音每又音悔病也又小雅十月之交亦孔之悔釋文海本又作悔蓋悔有悔音故亦通悔爾雅釋詁釋文海兼昧

620

晦二音

翳即左執翳之翳

左執翳王風君子陽陽文說文無翳字羽部翳翳也
所引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翳說文校議曰引詩
當作左執翳按翳俗翳字爾雅釋言翳翳也釋文蘇
字又作翳陳風宛丘及方言並云翳翳也翳即說文
翳字

溼即溼其濕矣之濕

溼其濕矣王風中谷有雅文毛傳離遇水則濕濕即
說文水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之濕作濕者隸
省也王風正字當作溼水部溼幽溼也从一覆也覆

經正考三

五

土而有水故溼也从灋省聲溼即溼之同音段借字
離即逢此百罹之罹

逢此百罹王風兔爰文說文無罹字新附有之徐氏
曰古通作離釋文罹本又作離

臚即禮穡暴虎之禮

禮穡暴虎鄭風大叔于田文說文無禮字肉部臚肉
臚也詩曰臚穡暴虎爾雅釋訓禮穡肉袒也毛傳同
鄭風釋文禮本又作袒音但慶按說文衣部袒衣縫
解也袒即但之段借人部但穡也衣部穡但也段大
令曰覆裘之衣曰穡行禮但其上衣見穡衣謂之穡
然則但自訓穡肉臚字自當作臚也

罕即叔發罕忌之罕

叔發罕忌鄭風大叔于田文說文网部罕网也隸省
作罕段借為匙字

消即河上乎逍遙之逍

河上乎逍遙鄭風清人文說文無逍遙字新附有之
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釋文消本
又作消遙本又作搖禮記檀弓消搖于門莊子消搖
游篇皆作消搖

敲即無我魏兮之魏

無我魏兮鄭風遵大路兮文釋文魏本亦作敲又作
敲市由反毛棄也鄭惡也或云鄭音為魏說文無魏

經正考三

六

字支部敲棄也詩曰無我敲兮蓋魏即敲之隸變

爛即明星有爛之爛

明星有爛鄭風女曰雞鳴文釋文本作爛說文火部
爛火孰也爛即爛之隸省

薜即顏如舜華之薜

顏如舜華鄭風有女同車文傳曰舜木槿也薜即薜
之隸變說文薜部薜艸也艸部薜木董朝華莫落者
从艸薜聲詩曰顏如薜華詩經小學引高誘注呂氏
春秋仲夏紀引詩顏如薜華然則訓木槿者當作薜
也

蘆即茹蕙在阪之蘆

茹蘆在阪鄭風東門之墀文說文無蘆字爾雅釋艸
茹蘆茅蒐唐石經初刻作蘆磨改作蘆校文曰說文
無蘆當从初刻廣雅釋艸地血茹蘆菹也

瀟即風雨瀟瀟之瀟

風雨瀟瀟鄭風風雨文詩經小學曰說文瀟水清深
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
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
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為二水名且瀟誤為
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箭
流鏑撓操皆形容欻忽之兒與毛傳瀟瀟暴疾也意
正合思元賦迅焱瀟其暖我舊注瀟疾兒李善引字

經三考三

十七

林瀟深清也攷廣韻一屋二蕭皆有瀟無瀟詩風雨
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蕭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
入第二部音宵俗本誤為瀟玉裁見明刻舊本毛詩
作瀟磨按瀟字大徐新增鈕樹玉新增考曰瀟即瀟
之別體是也類篇瀟或作瀟

袷即青青子衿之衿

青青子衿鄭風子衿文說文無衿字釋文衿本又作
襟爾雅釋器衣背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
衿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衿字云交衿也玉篇云交
衿衣領也通作襟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
風寒也又通作衿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
衿然則袷襟衿三字俱同乎非也衿之正字作衿說
文糸部衿衣系也籀文作衿復古編云衿衣系也从
糸今古作衿別作衿非是也青衿字當作衿依毛傳
訓青領即爾雅所云衣背謂之襟也但說文無襟字
復古編又云衿衿也从衣衿別作襟非是也九經古
義引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衿得之

縞即縞衣綦巾之綦

縞衣綦巾鄭風出其東門文說文無綦字新增有之
大徐曰綦為縞之重文糸部縞帛蒼艾色也詩曰縞
衣縞巾未嫁女所服餘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下

經三考三

十六

團即零露漙兮之漙

零露漙兮鄭風野有蔓草文說文無漙字新增有之
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攷證曰足
利本作團文選注御覽引詩皆作團新增攷引顏氏
匡謬正俗云零露漙兮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
單作專字古字从省据此知古亦作專可補釋文之
遺

解即邂逅相遇之邂

邂逅相遇鄭風野有蔓草文說文無邂逅字新增有
之新增攷引唐風綢繆釋文邂逅本亦作解觀淮南
俶真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謂

古通作解觀亦作解構塵按逅字釋文本作邁云本亦作迨說文毛部邁遇也見部觀遇見也邁與觀通作構者同音沒倍字

邁即迨迨相遇之迨

義見上

蕞即方秉蘭兮之蕞

方秉蘭兮鄭風溱洧文說文無蘭字毛傳云蘭蘭也一切經音義二菅草注云爾雅菅茅屬也詩傳曰白華野菅也經文作蕞字書與蘭同蕞蘭也說文蕞香艸也蕞非此用孫星衍曰今本說文蕞艸也脫香字遂不知何艸此云與蘭同知即蘭艸詩秉蘭字陸德

經正考三

九

明云本又作簡簡即蘭段音字从艸者隸寫耳非別有蘭字也塵按蘭與間古字通蘭之別體亦其證也又按廣韻二十七刪蕞蘭同字蘭又蕞之俗字也

俟我於著乎而之著

俟我於著乎而齊風著文說文無著字大徐新增十丸文有之應按毛傳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立則立即著字也釋名云立也特見君所立立定氣之處也曲禮云天子當立而立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立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立處也又人臣朝位古亦名之左昭十一年傳朝有著定國語周語云大夫士

日恪位著與齊風著字皆立字也

闔即在我闔兮之闔

在我闔兮齊風東方之日文說文無闔字新附有之段大令曰闔即今之闔字說文新附通竝曰闔即達禮記明堂位達鄉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宗涼謹案新附攷同據康成說達鄉特窗牖之通明非達即門也正字當作闔說文闔樓上戶也从門鼻聲廣韻益部引說文同後漢書班固傳排飛闔而上出注闔闔上門九闔即闔之明證漢書司馬遷傳在闔茸之中闔正謂門闔茸艸茸兒承上掃除說師古以猥賤解闔茸失之遠矣

經正考三

五

到即顛倒衣裳之倒

顛倒衣裳齊風東方未明文說文無倒字新附有之鈕樹玉曰據說文鼎訓到首已从到人尾从到毛在尸後唐石經士喪禮祭服不到大戴禮虞德篇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行邪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呂覽開春論何其到也淮南原道訓到生挫傷竝作到

晦即衡從其畝之畝

衡從其畝齊風南山文說文田部晦六尺為步步百為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為晦或作畝从十久隸變作畝

切卽勞心切切之切

勞心切齊風甫田文說文無切字毛傳云切切憂勞也爾雅釋訓切切憂也唐按匡謬正俗一引詩甫田篇云勞心切切今本作爾雅云切切憂也然則切切當作切切陳風防有鵲巢心焉切切鈔本御覽九百二十一引作切切又心焉惕惕傳云惕惕猶切切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作切切又集韻六豪切或書作忍說文心部忍怒也从心刀聲則切又通忍矣卽卽總角卍兮之卍

總角卍兮齊風甫田文卍卽卍之俗體說文石部卍爲橫之重文段大令刪之據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補

經正考三

三

於卍部以卍爲卍之古文五經文字曰卍古患反見詩風字林不見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卯字九經字樣曰說文作卍隸變作卯說文校議曰五經文字卷中九經字樣皆引說文卍古卍字則唐本卍後有卍古文卍汗簡亦以卍爲部首二徐移爲礦之重文非也唐石經作總角卍兮校文曰各本卍作卍不體周禮卍人經經所云卍是總角之卍字明此卍與周禮同不得別造卍字也

搯卽搯女手之搯

搯女手魏風葛屨文說文無搯字手部搯好手兒詩曰搯女手戈部戔絕也一曰讀若詩搯女手

釋文搯云說文作搯玉篇手部亦引作搯

淨卽彼汾沮洳之淨

彼汾沮洳魏風汾沮洳文說文水部淨漸溼也廣韻九御洳說文作淨然則洳卽淨之隸省

謠卽我歌且謠之謠

我歌且謠魏風園有桃文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說文言部謠徒歌从言肉謠卽謠之隸變

鷩卽有縣鷩兮之鷩

有縣鷩兮魏風伐檀文說文鳥部鷩鷩也詩曰匪鷩匪鷩佳部鷩鷩屬魏風正義引釋鳥云鷩鷩其雄鷩

經正考三

三

牝痺郭注爾雅云鷩鷩屬則字當作鷩不當从訓鷩之鷩之省文

養卽不素養兮之養

不素養兮魏風伐檀文說文食部養饋也饋申時食也隸變作養俗作養

蟋卽蟋蟀在堂之蟋

蟋蟀在堂唐風蟋蟀文說文無蟋字新附有之虫部蟋悉蟀也知古蟋字無虫旁蟀卽蟋之俗字臣鉉等曰今俗作蟀非是唐風釋文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

蜚也說文蟋作蜚

蜚卽蟋蟀在堂之蜚

義見上

曳即弗曳弗婁之曳

弗曳弗婁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申部曳曳也从申
丿聲曳即曳之隸變

椀即山有栲之栲

山有栲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無栲字木部椀山栲也

从木尻聲玉篇木部栲山栲也椀上同說文校議曰

尻聲下當有讀若椀陸璣詩疏云許慎正以栲讀爲

椀今人言考失其聲耳

杫即隰有杫之杫

隰有杫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無杫字木部杫杫木也

經上考二

三

或作榘古文作𣎵集韻古文徑作杫磨按毛傳杫杫

也說文杫杫也疑杫即杫之古文段大令本刷杫篆

謂杫即杫字遂疑許無杫字謂其字正作紐俗作杫

恐非又按廣韻四十四有杫木名又杫杫杫杫古文

說文木部杫杫也然則訓杫之杫即說文杫字訓杫

之杫即杫字古文杫字例書似杫也

皓即白石皓皓之皓

白石皓皓唐風揚之水文說文日部皓日出兒皓即

皓之隸變唐石經作皓皓校文曰各本作皓皓隸俗

集韻三十二皓類或作皓皓然則皓亦通皓

鄰即白石鄰鄰之鄰

白石鄰鄰唐風揚之水文稽古編曰廣尺深尺爲

廣二尋深二仞爲

距川言深

篇廣韻皆同今詩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作鄰嚴緝

之甚悉餘本皆从

示即椒聊之實之椒

椒聊之實唐風椒聊文爾雅釋木椒椒醜菜說文

部菜菜椒即菜之隸變

叢即獨行叢叢之叢

獨行叢叢唐風杜文說文目部叢目驚視也从目

經上考三

五

袁聲詩曰獨行叢叢稽古編曰今詩皆作叢俗人傳

寫妄減其筆畫耳

顛即首陽之顛之顛

首陽之顛唐風采芣文說文無顛字頁部顛頂也甄

文類聚七引作首陽之顛

牽節逝者其牽之牽

逝者其牽秦風車鄰文說文老部牽年八十曰牽从

老省至聲隸不省作牽

椽即隰有樹椽之椽

隰有樹椽秦風晨風文說文木部椽椽羅也詩曰隰

有樹椽椽即椽之隸變

戟卽修我，予戟之戟

修我矛戟秦風無衣文說文戈部戟有枝兵也从戈
幹省周禮戟長丈六尺隸省作戟

婆卽婆婆其下之婆

婆娑其下陳風東門之枌文說文無婆字女部婆奢
也一曰小妻也婆舞也詩曰市也婆娑釋文婆步波

反說文作婆音同

邛卽邛有旨苕之邛

邛有旨苕陳風防有鵲巢文說文邑部邛邛成濟陰
縣隸變作邛釋文本作邛云其恭反丘也九經古義
曰後漢書注博物志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

經正考三

五

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鵲巢按小旻亦孔之邛唐

石經作邛校文曰毛本作邛不體

劉卽倮人憫兮之劉

倮人憫兮陳風月出文說文無劉字當補集韻十八
尤劉或从留作憫說文亦無留字應按經典中劉字
悉數難終許書偶漏之劉卽劉之隸別釋文本作劉
云本又作憫同力久反好兒埤蒼作憫憫妖也羣經
音辨作劉

憫卽舒優受兮之憫

舒優受兮陳風月出文集韻十八尤憫說文愁也或
作優通作憂然則優卽憫之俗字

菑卽有蒲菑菑之菑

有蒲菑菑陳風澤陂文說文艸部菑菑菑也菑菑菑
扶渠華未發爲菑菑已發爲夫容應按菑从菑聲菑
字李陽亦作菑菑菑字隸變作菑菑卽菑之隸省

菑卽有蒲菑菑之菑

義見上

耀卽日出有曜之曜

日出有曜檜風羔裘文說文無曜字火部曜照也晉
書音義列傳六十一耀與曜同一切經音義四耀古
文曜同應按元應書往往以俗字爲古文此其一也
三國志韋曜傳本名昭避晉司馬昭諱改又按曜通

經正考三

五

作耀集韻三十五笑曜或从光作耀耀卽曜之俗字

搏卽勞心搏搏兮之搏

勞心搏搏兮檜風素冠文說文無搏字文選思元賦
志搏搏以夜懸兮舊注搏搏垂兒善曰毛詩勞心搏
搏憂勞也則搏卽搏字

蘊卽我心蘊結兮之蘊

我心蘊結兮檜風素冠文說文無蘊字艸部蘊積也
春秋傳曰蘊利生孽左隱六年傳芟夷蘊崇之說文
艸部引作蘊然蘊卽蘊字檜風蘊字唐石經初刻作
蘊

沃卽天之沃沃之沃

天之沃沃檜風隰有萋楚文說文水部沃澆灌也从水芙聲段大令曰水沃則有光澤故毛傳云沃沃壯佼也沃卽沃之隸省

揭卽匪車偈兮之偈

匪車偈兮檜風匪風文說文無偈字韓詩外傳二引作揭漢書王吉傳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慶按吉學韓詩蓋韓詩作揭是正字隸別作偈耳

游卽蜉蝣之羽之游

蜉蝣之羽曹風蜉蝣文說文無游字夏小正五月蜉游有殷通志堂經解傅崧卿本玉海本岱南閣本大戴禮補注及夏小正疏義皆作浮游說文虫部蜉蝣

經上考三

蜉一曰浮游據段本朝生莫死者然則游卽游之俗字

蜉亦當作浮蜉乃蟲之或體

雪卽麻衣如雪之雪

麻衣如雪曹風蜉游文說文兩部雪冰雨說物者从雨聿聲隸省作雪

尸卽鴟鳩在桑之鴟

鴟鳩在桑曹風鴟鳩文說文無鴟字鳥部鴟鴞鴟鳩尸鳩也毛傳云鴟鳩枯鞠也鴟卽尸之俗字釋文鴟本亦作尸召南鴟巢傳鴟鳩釋文本作尸方言尸鳩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

漫卽浸彼苞稂之浸

浸彼苞稂曹風下泉文說文水部漫淺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从水寔聲寔籀文復慶按引伸爲沈浸浸淫之浸浸卽漫之隸省

澤卽一之日霽發之霽

一之日霽發四風七月文霽卽霽之俗字說文角部霽羌人所飲角屬麋曰驚馬也慶按卽今所謂驚策然毛傳訓霽發爲風寒自當从許書所引作澤發說文欠部澤澤發風寒也詩曰一之日澤發詩經小學曰澤發澤發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澤澤字在弟十二部汝冽字在弟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霽發粟烈皆音之譌小雅霽沸樞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

經三考三

作澤澤發古文澤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燂燂火兒

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汝澤沸同霽从角聲當爲汝沸字之段借不爲澤澤字之段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澤汝爲正

饑卽饑彼南畝之饑

饑彼南畝四風七月文說文食部饑饑田也从食畝聲慶按畝从大从血會意隸變作盍

懿卽女執懿筐之懿

女執懿筐幽風七月文說文壹部懿博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隸不省作懿

鷓卽七月鳴鷓之鷓

三五

七月鳴鴉幽風七月文毛傳云鴉伯勞也說文鳥部
鴉伯勞也或作雉唐石經作鴉校文曰各本鴉作鴉
不體

狸即取彼狐狸之狸

取彼狐狸幽風七月文唐石經釋文本皆作狸說文
豸部狸伏獸似狸隸俗作狸

未即七月亨葵及菽之菽

七月亨葵及菽幽風七月文說文未部未豆也未象
豆生之形也爾雅釋草戎菽謂之荏菽釋文本本作未
云本亦作菽說文無菽字

條即宵爾索絢之絢

經正考二

元

宵爾索絢幽風七月文說文無絢字廣雅釋器曰絢
繩索也字或作緇小爾雅廣器曰緇索也訓纂曰緇
即詩宵爾索絢之絢緇絢字說文俱無當作條糸部
條扁緒也段大令曰廣雅作緇緒漢書及賈生新書
作偏諸蓋上字作編下字作諸為是諸者謂合眾采
也毛詩左傳正義曰王后親織元統即今之條繩必
用雜采線織之然則絢與條義通集韻六豪條或从
台作緇緇絢同字

沖即二之日鑿冰沖沖之沖

二之日鑿冰沖沖幽風七月文說文無沖字唐石經
釋文本俱作沖校文曰監本毛本作沖沖不體

眾即稱彼兕之兕

稱彼兕兕幽風七月文說文眾古文作兕隸變作兕
脩即于尾脩脩之脩

子尾脩脩幽風鴉文說文無脩字唐石經作脩脩
校文曰金石文字記云子尾脩脩誤作脩按延作
消消定本作脩脩今本从定本作脩脩說文有脩消
字無脩字光堯石經讀詩記作脩脩九經三傳沿革
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不誤

蜀即蝟蝟者蝟之蝟

蝟蝟者蜀幽風東山文說文無蝟字虫部蜀葵中蠶
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蝟蝟詩曰蝟蝟者

經正考三

三

蜀稽古編引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臙即果臙之實之臙

果臙之實幽風東山文說文無臙字艸部臙在木曰
果在艸曰臙又菴菴菓果菴也毛傳曰果臙栝樓也
爾雅釋草菓臙之實栝樓郝蘭皋義疏曰栝樓果臙
聲相轉臙當為菓臙按廣韻二十四果裸赤體臙
臙並上同然則臙體字當作菓臙字當作菓若小
宛之果臙爾雅釋蟲之果臙其正字自當从虫與訓
栝樓者異矣

蟪即蟪蛄在戶之蟪

蟪蛄在戶幽風東山文說文虫部蟪蛄長股者釋

文蟪音蕭說文作蟪音夙爾雅釋蟲蟪蛸長跂釋文
本作蟪云詩作蟪同悉彫反或音蕭詩經小學曰蟪
正蟪為風雨之瀟誤為瀟可證一切經音義引作蟪
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勝於釋文
遠矣

腫卽町腫鹿場之腫

町腫鹿場幽風京山文說文田部腫禽獸所踐處也
詩曰町腫鹿場釋文腫本又作腫他短反町腫鹿迹
也字又作腫詩經小學曰古重童通用廣韻腫亦作
腫亦作暖王逸九思鹿蹊兮蹊蹊亦作蹊音吐管切
卽腫字也說文蹊踐處也集韻作蹊

經三考二

三

雀卽鶴鳴于埜之鶴

鶴鳴于埜幽風東山文說文無鶴字雀部雀小爵也
从雀叩聲詩曰雀鳴于埜然則雀卽鶴字毛氏韻增
黃氏韻會皆謂雀已从佳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稽
古編曰說文云雀小爵也陸氏草木疏云鶴似鴻而
大合此二說雀鶴大小異形定非一鳥以雀旁之鳥
為俗所加非鶴論也字兼鳥佳二旁如鷹鶴鶴鶴等
皆是何獨疑於鶴乎東山釋文云鶴本又作雀不云
字又作雀蓋亦不以爲一字矣虞按陳說非也說文
雀小爵也據段大令本小爵係雀爵之譌段氏之說
曰爵當作雀雀今字作鶴鶴雀乃大鳥各本作小爵

誤今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陸
云似鴻而大莊子作觀雀土部埜下鳥部鳳下皆作
鶴係俗改又按爾雅釋鳥鶴鶴鶴說文鳥部作雀
與雀雀字異

楛卽又缺我錢之楛

又缺我楛幽風破斧文說文無楛字木部楛一曰楛
首段大令曰幽風毛傳曰楛屬曰楛木屬曰楛釋文
曰楛韓詩云木屬楛韓詩云楛屬也按許用韓詩說
一也楛所以穿木也楛首謂楛柄楛必以木爲之今
木工尙然矣故字從木金部無楛許所據詩然也

黻卽九罭之魚鱗魴之罭

經三考三

三

九罭之魚魴魴幽風九罭文說文無罭字新附有之
爾雅釋器罭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郝蘭皋義疏
曰文選西京賦云布九罭揲鯢魴李善注曰罭與魴
古字通按罭織俱非古字蓋文選本作魴今從詩改
作罭深磨按羔羊素絲五絨爾雅釋訓絨羔裘之絨
也說文魴作魴然則罭之正字亦作魴

窳卽載窳其尾之窳

載窳其尾幽風狼跋文說文車部窳窳不行也从車
引而止之也車者如車馬之鼻从口此與率同意詩
曰載窳其尾又足部躓也詩曰載躓其尾麀按毛
傳云窳躓也則窳爲正字窳爲段借字唐石經作窳

校文曰監本毛本作寔不體

隨卽公孫頑膚之膚

公孫頑膚幽風狼跋文說文肉部臆皮也从肉盧聲籀文作膚磨按隸變作膚膚本从唐聲籀文盧作盧隸變囟作田故作膚不从訓缶之由猶謂之隸變爲謂也

佻卽視民不佻之佻

視民不佻小雅鹿鳴文說文無佻字人部佻愉也詩曰視民不佻毛傳云佻愉也正與說文訓愉之佻合左昭十年傳引詩亦作佻集韻三蕭佻或作佻復古編佻別作佻

經正考三

效卽君子是則是倣之倣

君子是則是倣小雅鹿鳴文說文無倣字左昭七年傳引詩作效

鄂卽鄂不韡韡之鄂

鄂不韡韡小雅常棣文說文邑部鄂江夏縣詩經小學曰鄂字从卞鄂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謂節操審鄂而不怯懦也从卞鄂聲之字與从邑鄂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却却特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轉人注鄭司

農云環澆謂漆沂鄂如環也哀公問疏幾謂沂鄂也

沂鄂字皆从卞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垠鐔韻書作圻圻國語筭鄂亦从卞圻鄂沂鄂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鄂字鞞下引鄂不鞞鞞鄂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曰柎華下鄂漢晉時無鄂字故景純亦作鄂磨按鄂當作鞞隸變作鄂俗作鄂段借作鄂段氏謂當作鄂非也說文卍部鞞譁訟也从卍並亦聲引申爲鄂鄂之鄂漢書韋賢傳鞞鞞黃髮是也隸亦作鞞鞞又引申爲沂鄂之鄂一切經音義一斷鞞注云鞞又作鞞鞞二形同五各反齒內上下肉也又引申爲鞞鞞之鞞說文鞞部鞞盛也从

經正考三

鞞韋聲詩曰鞞鞞不鞞鞞然則說文無鄂字古當作鞞也爾雅釋樂徒擊鼓謂之鞞釋文云鞞字林或作鞞又本作鄂知鄂當作鞞也段氏說文解字土部垠下注云長笛賦注字林始有从卞之鄂垠鞞字之別體也是也蓋古者邊陲謂之垠鞞或作圻鞞或作沂鞞音義皆同也施之於口則爲斷鞞又作斷鞞皆鞞字之隸變也

鞞卽鄂不韡韡之鞞

稽古編引楊用修丹鉛總錄云鞞字从鞞不从鞞案鞞音吁說文云鞞木華也从來旁來象艸木華下象形隸無鞞字遂从鞞作鞞

者自以倅為正

意卽四牡瘡瘡之瘡

四牡瘡瘡小雅杜文說文無瘡字心部意憂也爾雅釋訓瘡瘡病也郝蘭皋義疏曰瘡者當作意詩林杜傳瘡瘡罷兒邢疏引板傳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引作意意無所依是意管同管為俗聲瘡為或體矣沙卽鯨鯨之鯨

鯨鯨小雅魚麗于雷文說文無鯨字魚部魴魴魚也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經典文字辨證書以鯨為魴之隸別郝蘭皋爾雅義疏曰鯨亦作魴今呼花花公子是也麀按毛傳云鯨魴也爾雅正義引陸璣疏

經上考三

三五

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郭注爾雅鯨魴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然則鯨自是吹沙小魚非樂浪所出之魴也字當作沙

穰卽零露瀼瀼之瀼

零露瀼瀼小雅蓼蕭文說文無瀼字新附有之通說曰當作屨說文益州鄙言人盛諱其肥謂之屨宗洙謹案說文補考益州鄙言人盛諱其肥謂之屨本方言與晉灼漢書注引文同李善文選注引作璋當从曹毅作倅案戚說是倅形聲竝近諱因以致譌也經

典文字辨證書曰屨正讓別麀按讓之作屨殊無確

證新附考曰詩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傳云瀼瀼盛兒蓼蕭零露瀼瀼傳云瀼瀼露蕃兒据執競降福穰穰傳曰穰穰眾也是穰義與讓合說文禾部穰黍稷已治者玉篇禾部穰黍稷也豐也眾多也周頌正義引舍人曰穰穰眾多之兒也然則讓讓卽穰穰之隸別施於年之豐則曰豐年穰穰頌其福之備則曰降福穰穰賦其露之多則曰零露穰穰其例一也

鑿卽倅革沖沖之倅

倅革沖沖小雅蓼蕭文說文無倅字金部鑿鐵也一日鑿首銅也玉篇革部倅鑿也亦作鑿

經上考三

三五

況卽中心貺之之貺

中心貺之小雅彤弓文說文無貺字新附有之麀按爾雅釋詁貺貺也釋文貺或作況禮記聘義北面拜貺釋文作況云本亦作貺左僖十五年傳亦無貺也釋文貺音況本亦作況漢書武帝紀拜況于郊禮樂志太一況天馬下竝作況

醕卽一朝醕之之醕

一朝醕之小雅彤弓文說文酉部醕獻醕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隸變作醕

左卽以佐天子之佐

以佐天子小雅六月文說文無佐字左部左大左手相

左也从大工慶按今俗以左助字爲大又字別造佐字爲左助字齒部僑从齒佐聲鉉曰佐當是危傳寫之誤說文無佐字

輦即如輕如軒之輦

如輕如軒小雅六月文說文無輦字詩經小學曰按軒輦即軒輶既夕禮鄭注輶輶也作輶考工記大車之輶擊作擊詩作輶說文有輶無輶輕潘岳射雉賦如輶如軒李善引此詩云輶與輶同慶按說文輶重也與輶字義近而音殊輶抵也與輶字義異而音相同小徐引潘岳賦如輶如軒按今本作輶輶即輶之別字也廣韻六至輶車前重也輶上同集韻六至

經正考三

三

輦或作輕輶輶通作輶復古編輶別作輶非

炮即包鼈鱧之魚

包鼈鱧鯉小雅六月文說文火部炮毛炙肉也从火包聲段大令曰包與魚皆炮之或體也韓奕之魚徐仙民音南九反大射篇注炮鼈或作魚或作焮是知魚無爲古今字

淥即方叔泄止之淥

方叔泄止小雅采芑文說文無泄字義見易明夷君子以莅眾下

膺即鈎膺偉革之膺

鈎膺偉革小雅采芑文說文肉部膺背也膺即膺之

諫變

嘯即鹿鹿慶慶之慶

鹿鹿慶慶小雅吉日文釋文慶慶愚甫反說文作嘯云慶鹿羣口相聚也慶按說文無慶字口部嘯鹿羣口相聚兒詩曰鹿鹿嘯嘯

劬即劬勞于野之劬

劬勞于野小雅鴻雁文說文無劬字新埒有之通說曰即趨說文曰趨走顧兒讀若劬潛研堂荅問曰劬即母氏劬勞之劬疏證曰劬天寒足劬徐錯繫傳云筋遇寒不舒也與病苦之訓正合新埒攷曰劬或作句按鄭康成注禮記明堂位引世本無句作磬釋文

經正考三

三

句其俱反字又作劬据此知劬有作句者慶按鈕說是也說文句訓曲引伸爲勞苦之義後因勞苦之訓遂加力旁耳

嗷即哀鳴嗷嗷之嗷

哀鳴嗷嗷小雅鴻雁文說文口部嗷眾口怒也从口敖聲詩曰哀鳴嗷嗷釋文嗷本又作嗷

哲即庭燎晰晰之晰

庭燎晰晰小雅庭燎文說文日部哲昭哲明也从日折聲禮曰哲明行事釋文晰本又作哲

輝即庭燎有輝之輝

庭燎有輝小雅庭燎文說文無輝字火部輝光也釋

文本作燎輝廣韻入微輝輝同字

藿即食我場藿之藿

食我場藿小雅白駒文說文艸部藿未之少也从艸

霍聲慶按凡从霍之字俱不作霍竹部籒下或體有

籒說文校議曰籒當刪隸體非篆也然則藿亦藿之

隸變

苗即言采其遂之遂

言采其遂小雅我行其野文說文無遂字艸部蒨苗

也苗蒨也爾雅釋艸蒨蒨又苗蒨郝蘭皋義疏曰苗

蒨疊韻蒨蒨雙聲皆古音通轉字也詩我行其野釋

文云遂本又作蓄齊民要術十引詩義疏曰今羊蹄

經正考二

似蘆菹莖赤煮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幽州

謂之羊蹄揚州謂之遂一名蒨亦食之是蒨即遂也

本草云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別

錄云一名蓄陶注今人呼為秃菜即是蓄音之譌按

苗郭音他六反正讀為禿廣雅云莖羊蹄也集韻莖

或作苗通作遂羊蹄也是苗莖遂皆字異音同箇古

作遂亦可旁證然則苗即遂字又通作蓄也

離即無父母詒罹之罹

無父母詒罹小雅斯干文釋文罹云本又作離說文

無罹字罹即新坳字

寢即或寢或訛之寢

或寢或訛小雅無羊文說文宀部寢臥也从宀侵聲
籒文作寢又寢部寢病臥也今隸作寢即寢之首依
義當作寢

吡即或寢或訛之訛

說文無訛字口部吡動也毛傳云訛動也然則訛即

吡之俗字韓詩作譌譌亦吡之段

衰即何蓑何笠之蓑

何蓑何笠小雅無羊文說文無蓑字衣部衰艸雨衣

秦謂之草从衣象形又艸部草雨衣一曰衰衣然則

蓑即衰之俗字公羊定元年傳云不蓑城也唐石經

作衰釋文本亦作衰云一或作蓑

經正考三

摩即摩之以肱之摩

摩之以肱小雅無羊文說文無摩字手部摩旌旗所

以指摩也陳風宛邱箋云騎舞者所持以指摩摩按

靡即摩之俗字

毗即天子是毗之毗

天子是毗小雅節南山文說文囟部毗毗人鬲也

从囟囟取通氣也从比聲臣錯曰毗輔字本作比多

俗此字廣韻六脂毗今作毗

鼠即瘋憂以痒之瘋

瘋憂以痒小雅正月文說文無瘋字爾雅釋詁瘋病

也義疏曰瘋者鼠之段音也詩鼠思泣血箋鼠憂也

憂卽病也淮南說山篇云狸頭愈鼠卽今之鼠創病
高誘注以爲鼠齧人創非矣然則瘋卽鼠之隸俗也
粵卽憂心惛惛之惛

憂心惛惛小雅正月文說文無惛字兮部粵驚辭也
或从心作惛惛卽惛之隸俗又通作熒閔予小子嬭
嬭在疚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作惛惛余在疚說文
少部引作熒熒在疚爾雅釋訓惛惛憂也釋訓釋文
正月釋文皆云惛本又作熒應按一切經音義一孤
熒注云古文粵傑二形同渠營反然則惛之正字當
作惛

局卽不敢不踣之踣

經正考二

星

不敢不踣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踣字經典文字辨證
書曰踣正踣俗殊無確證且踣字古音在四部踣字
古音在三部踣自訓天寒足踣恐非踣之正字釋文
本作局云本又作踣其欲反曲也攷證曰足利本作
踣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蔡邕傳注李固傳注又文選
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踣應按釋文本是
也校勘記本作局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

蜥卽胡爲虺蜴之蜴

胡爲虺蜴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蜴字虫部虺巨注鳴
者詩曰胡爲虺蜥又蜥蜥易也又蜥下曰在艸曰蜥
易蜥下曰似蜥易長一丈然則蜥蜴字本作易許書

作易者郝蘭泉爾雅義疏曰詩胡爲虺蜴傳蜴蜴也
蜴卽蜥字故釋文云蜴星厯反字又作蜥是也爾雅
釋文乃云蜴音亦說文字林作易此音誤矣蓋詩之
虺蜴俗讀爲易因而爾雅蜥易亦誤爲蜴不知蜴卽
蜥之異文經典傳寫多誤唯方言作易蜴郭注音析
不誤宜據以訂正焉詩經小學曰蜴卽蜥之或體易
蜴卽蜥易之倒文猶蝨斯亦曰斯蝨也

昔卽褒姒威之之姒

褒姒威之小雅正月文說文無姒字論衡詰符篇云
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則姓苡氏又通作似思齊大姒
嗣徽音鈔本北堂書鈔二十四引作似

經正考三

星

昭卽亦孔之炤之炤

亦孔之炤小雅正月文說文無炤字禮記中庸引作
昭又中庸斯昭昭之多釋文昭本亦作炤集韻四宵
昭說文日明也或从火作炤又十八藥炤明也詩亦
孔之炤通作灼又三十五笑炤或从火作炤亦省作
炤然則炤卽昭之隸變

侑卽此彼有屋之此

此彼有屋小雅正月文說文人部侑小兒詩曰侑
侑彼有屋釋文此彼音此小也說文作侑音徙
速卽藪藪方有藪之藪

藪藪方有藪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藪字經典文字辨

證書曰選正菽省說文艸部選訓牡茅毛傳菽菽陋也與選字義別慶按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迷鞠也義疏曰速者玉藻注選猶蹙蹙也詩正月傳菽菽陋也菽蓋選之或體選籀文速字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毛詩作速速方穀云韓詩亦同然則速速與蹙蹙皆為狹小之意故毛傳以菽菽為陋

概即聚子內史之聚

聚子內史小雅十月之交文經典文字辨證書概正聚通聚俗云漢書作聚子慶按聚即嚮之俗字見方言王伯厚詩考引漢書作聚子

楸即搗維師氏之搗

經正考三

五

搗維師氏小雅十月之交文校勘記曰唐石經初刻搗後改搗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楸氏也見詩小雅楸字是也慶按集韻類篇皆云楸木名楸姓引詩搗維師氏誤與唐石經初刻同玉篇廣韻皆無搗字也

偏即豎妻煽方處之煽

豎妻煽方處小雅十月之交文說文無煽字人部偏熾盛也詩曰豎妻煽方處是說文之偏即煽矣漢書谷永傳閭妻驕扇注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是魯詩作扇也煽乃新附字

替即曾我替御之替

曾我替御小雅雨無正文說文日部替日狎習相慢

也从日執聲唐石經作替不誤各本誤作替

合即聽言則答之答

聽言則答小雅雨無正文說文無答字經典中段偁作訓小未之答俗作答慶按爾雅釋詁台對也義疏曰合者答也古答問之字直作合故左氏宣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預注合猶答也按說文云合人口也人口即答之義答即對也凡物相對謂之合四方上下謂之六合詩經小學曰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按對在十五部答在七部古段答為對異部段偁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答詩書以答為對皆屬漢後所改慶謂對與答音近相段聽言則答猶桑柔所云

經正考三

五

聽言則對也俗又作畚畚即畚之隸變廣雅對畚也其正字亦當作合

訃即滄滄訛訛之訛

滄滄訛訛小雅小旻文說文言部訃訃訃不思稱意也詩曰翁翁訃訃訛訛訃之隸變荀子修身篇引詩作訃訃訃與訃音同義近

鷓即弁彼鷓斯之鷓

弁彼鷓斯小雅小弁文毛傳云鷓卑居說文鳥部鷓卑居也鷓即鷓之隸變

搗即怒馬如搗之搗

怒馬如搗小雅小弁文說文手部搗手推也一曰築

也从手鬲聲集韻二十二結搗或作搗搗即搗之隸
變潛研堂答問曰疔即怒焉如搗之搗說文疔部疔
小腹病从疔肘省聲段六令注曰小當作心字之誤
也玉篇云疔心腹疾也毛傳曰搗心疾也釋文搗本
或作瘳韓詩作疔義同按疔其正字瘳其或體搗其
譌字也麀按韓詩用正字作疔毛詩用段借字作搗
耳

地即析薪地矣之地

析薪地矣小雅小弁文說文無地字唐石經作地校
文曰各本地地誤作地校勘記曰按惠棟云玉篇在木
部是也五經文字云地又音禩見詩小雅即謂此也

經正考三

五

啖即亂是用餒之餒

亂是用餒小雅巧言文說文無餒字類篇引說文有
之麀按說文口部啖噍啖也从口炎聲一曰啖玉篇
廣韻皆正作啖云啖同集韻四十九敢啖或作啖餒
然則啖即餒字

寸即子付度之之付

子付度之小雅巧言文說文無付字潛研堂答問曰
刊即子付度之之付麀按說文刀部刊切也从刀寸
聲刊與切二字雙聲互訓漢書元帝紀曰分刊節度
蓋切物者必度其長短即俗所用付度之付也然毛
詩本作寸釋文云付本又作寸同七損反是也俗加

心耳

瘳即既微且瘳之瘳

既微且瘳小雅巧言文說文疔部瘳脛氣腫詩曰既
微且瘳籀文作瘳隸變作瘳爾雅釋訓釋文瘳本或
作瘳同並籀文瘳字也麀按籀文从允从童釋文本
譌也

積即維風及頽之頽

維風及頽小雅谷風文唐石經作積校文曰各本積
作頽隸俗說文禿部積禿也爾雅釋天焚謂之頽
釋文頽本或作積積同
眷即睠言顧之之睠

經正考三

五

睠言顧之小雅大東文說文目部眷顧也从目弄聲
詩曰乃眷西顧睠即眷之隸變大東釋文睠云本又
作眷

漿即不以其漿之漿

不以其漿小雅大東文說文水部漿酢漿也从水將
省聲古文作漿隸變作漿

縶即鞞鞞佩璲之璲

鞞鞞佩璲小雅大東文說文無璲字爾雅釋器璲瑞
也又縶縶也郭注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
通謂之縶義疏曰縶者當作縶說文云縶縶維也蓋
縶鞞維是鞞之系縶縶維是縶之系系施於縶以貫

所佩之玉也。繼之言逆逆猶迎也。言與佩綬相迎受。故後漢輿服志曰：繼者古佩璉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繼。然則繼綬相連，故志又云：繼綬之間，卽本爾雅繼綬爲說也。繼綬繫璉，故劉昭注引徐廣曰：今名璉爲繼也。旣以繼爲繼，因而變繼爲繼，郭本卽作繼，故此注依上文璉瑞注而云：因通謂之繼也。蓋繼璉聲誤，繼形誤矣。宜據說文及輿服志以訂正。廖按：今名璉爲繼，則繼卽璉也。說文亦無繼字，當从郝氏說作繼也。

鷺卽匪鷺匪鷺之鷺

匪鷺匪鷺小雅四月文說文無鷺字鳥部鷺雉也段

經正考三

四九

大令曰：夏小正十有二月鳴弋，弋卽雉也。弋之字變爲鷺，讀與專切。鷺行而弋廢矣。鷺讀與專切者，與鷺疊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鷺卽雉也。然則倉頡有鷺，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鷺爲正字，鷺爲俗字也。廖按：說文鳥部鷺，雖也从鳥弋聲，詩曰：匪鷺匪鷺，又鷺鷺鳥也。詩經小學曰：按今詩鷺爲鷺之鷺，鷺爲鷺之鷺，說文無鷺字，鷺卽鷺也。集韻以鷺爲古鷺字，鷺爲鷺，又鷺入二仙，其誤已久。如曹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又按玉篇鳥部復古編，皆以鷺爲鷺字。然則四月之詩當作鷺訓，雖之鷺當从夏小正作弋也。

疢卽祇自疢兮之疢

祇自疢兮，小雅無將大車文。唐石經作疢，校文曰：各本疢作疢，不體。劉敞七經小傳云：博士讀疢爲卽，非也。疢當作瘖，讀如緡病也。字誤耳。九經誤字引劉彝云：當作瘖，音民。唐人避諱，凡从民者皆省爲氏。均按二劉不達古音，妄改經字。孔氏廣森詩聲類則又以疢字爲是，以石經疢字爲誤，殊爲偵到。古音指真對轉，而支歌聲轉，亦得入真，如個個彼有屋，从囟聲。今詩爲此，是支真亦聲之轉。讀若韋，難从韋聲。雖从堇聲，是歌真元亦聲之轉。說文有疢，無疢，疢从氏聲。脈脈只是一字，卽塵疢，可以協韻。廖按：說文疢部疢病也，从疒氏聲。爾雅釋詁：疢病也。玉篇廣韻皆从氏，不从氏。釋文：疢都禮反。又白華釋文：疢徐都禮反。皆非也。攷證曰：疢當本作瘖，與覲瘖音同。或从氏與从民音，亦可相通。其說更非。

經正考三

五

綏卽以妥以侑之妥

以妥以侑，小雅楚茨文。說文無妥字，段大令於女部末增妥，篆云：妥也从爪，女妥與安同意。鈕樹玉曰：妥卽委之隸變，不必增大徐及復古編經典文字辨證，以爲妥卽媮字。說文校議以爲妥卽媮字。廖按：爾雅釋詁：妥止也。又安安坐也。楚茨毛傳云：安安坐也。儀禮士相見禮注：古文妥爲綏。禮記曲禮大夫則綏之。

又國語綏視鄭注並云綏讀爲妥漢書燕刺王巨傳孟康注亦云妥古綏字集韻十五灰三十四果皆云妥或爲綏郝蘭皋爾雅義疏曰妥古字作綏妥訓安故綏亦訓安安訓止故妥亦訓止是妥綏同義亦當同聲知妥當作綏也

均即昀昀原隰之昀

昀昀原隰小雅信南山文說文無昀字爾雅釋訓昀昀田也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爾雅義疏曰昀者均之或體夏小正云農率均田釋詁云均易也孟子易其田疇是均以平治爲義釋文昀沈居寶反音義兩得矣詩信南山作昀昀均人注引作營營均均

經三考三

五

之異文賈公彥疏以爲均田得之

易即疆場翼翼之場

疆場翼翼小雅信南山文唐石經作場校文曰毛本場誤作場下疆場放此磨按說文無場字新附育之通詁曰荀子富國篇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楊倞注易與場同漢書食貨志殖於疆易亦只作易宗諫謹案經義述聞大壯喪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慎守疆易是古疆易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場字又案新附考詩載芟傳畛場也釋文作易注云本又作場

音亦漢書食貨志注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據此知疆易之義當本周禮大司徒制地一易再易不易矣二家之說鈕尤精確

醜即黍稷或或之或

黍稷或或或或之或小雅信南山文說文𠂔部或水流也从𠂔或聲或即或之隸省詩經小學曰毛詩段或爲醜有部醜有文章也从有或聲

埤即從以駢牡之駢

從以駢牡小雅信南山文說文無駢字新附有之通詁曰即埤周禮艸人駢剛用牛注故書駢爲駢杜子春讀駢爲駢嶽生謹案錢少詹事說駢無義與駢聲

經三考三

五

不相近當是埤字說文埤赤剛土也埤譌駢猶輕輿之譌爲輿又案段氏玉裁說文土部埤赤剛土也注云草人凡糞種駢剛用牛故書駢爲駢杜子春讀駢爲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按馬部無駢字子春易字作解必塙然易爲埤字而許用其說入說文也然則相承作駢又譌作駢者乃大謬耳二家之說是也磨按埤之與駢形聲絕遠當求其致譌之由今考埤从土解省聲埤解音同故又借解解說文角部解角低仰便也讀若詩曰解解角弓今詩作駢駢知駢駢即解解之譌也角部又有解字云一角仰也从角切聲引易曰其牛解今易作駢蓋解與駢義類相近故

解字轉爲習習與挈俱从手挈習挈三字其音亦相近此其所以致譌也

穎卽或耘或耔之耘

或耘或耔小雅甫田文說文耒部穎除苗間穢也或作耘今隸作耘蓋从穎之或體而省經典中或段借作芸甫田釋文作芸注云本又作耘除草也

籽卽或耘或耔之籽

說文禾部籽雖禾本从禾子聲廣韻六止籽壅苗本也籽上同然則籽卽籽之隸變漢書食貨志引作或芸或芋蓋段借字也

草卽既方既阜之阜

經正考三

五

既方既阜小雅大田文說文艸部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阜聲磨按今以草爲艸木之艸以阜爲草斗之草俗又作皂皆於六書不可通者也毛傳云實未堅者曰阜蓋字甲既生如阜物然阜物作桌之屬謂草斗也

解卽兕觥其觥之觥

兕觥其觥小雅桑扈文說文無觥字角部觥角兒詩曰有觥其角今良耜作球球卽觥之段借穀梁哀元年傳云展觥角而知傷桑扈釋文觥音蚪木或作觥六書正譌云觥从角斗聲俗作觥非

的卽發彼有的之的

發彼有的小雅賓之初筵文說文無的的字日部的明也从日勺聲引申爲射的賓之初筵釋文作勺注云音的質也本亦作的同

必卽威儀必必之必

威儀必必小雅賓之初筵文說文無必字人部必威儀也詩曰威儀必必从人必聲釋文必注云說文作必平一反

駢卽有莘其尾之莘

有莘其尾小雅魚藻文說文無莘字皇皇者華駢駢征夫傳云駢駢眾多之兒說文焱部燊下引詩曰莘莘征夫蓋先與辛音相近蓋斯說今釋文引說文

經正考三

五

作舜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鯨娶有辛氏之女說文人部併下作有侁氏此先與辛音近相通之證蓋斯傳云說說眾多兒然則駢駢同義說可作舜駢亦可作莘知莘卽駢字也

畢卽潯沸檻泉之屬

潯沸檻泉小雅采芣文說文角部潯羌人所斝角屠鷩曰鷩中國馬也从角聲聲古交詩字段大令曰欠部潯波今詩作潯發水部畢沸今詩作潯潯蓋皆段借爲潯畢字也潯卽潯之俗字麇按水部沸畢潯潯泉也小徐本作潯潯詩經小學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潯潯史記作潯潯說文無潯字當從大徐本也

餘見幽風一之日發下

解即解解角弓之解

解解角弓小雅角弓文說文無解字角部解用角低

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解解角弓小徐本詩曰上有

讀若二字磨按許引詩作解不必言讀若也故鉉本

刪之釋文云說文作弭火全反段大令曰弭自訓角

弓不訓弓調利此陸氏之誤當云說文作解也餘見

信南山從以解壯下

餽即如食宜餽之餽

如食宜餽小雅角弓文說文無餽字潛研堂答問曰

餽即如食宜餽之餽麇按餽餽義同而形不近今按

經正考三

食部餽燕食也詩曰飲酒之饋段大令曰燕同宴安

也安食者無事之食也無事則充腹而已故語曰賦

賦釋言曰賦私也私即安食之謂此非周語房烝立

成之餽亦非毛傳脫屢升堂之餽其字下與飽餽饒

餘相屬則其義略同也又酉部醜下段氏注曰角弓

傳曰餽飽也餽即餽此餽之本義也麇按常棣文毛

詩段餽為醜醜與餽同音相段醜亦與醜音同蓋即

醜之隸變但義當如餽耳

嬰即母教孫升木之孫

母教孫升木小雅角弓文說文無孫字父部嬰貪獸

也一曰母猴侶人从頁已止父其手足又犬部猴嬰

也毛傳云孫媛屬廣雅狽狽獼猴也蓋媛猴二獸形

狀相類故毛以為媛屬禮記樂記及媛侏儒媛雜子

女釋文優作媛云依字亦作孫麇按媛當作嬰媛非

此義集韻六豪嬰或从柔作孫狽狽即嬰之隸別也

童即卷髮如童之童

卷髮如童小雅鄙人士文說文虫部童毒蟲也象形

或作童隸變作童與訓蚌屬之螭混

澆即澆池北流之澆

澆池北流小雅白華文說文水部澆水流兒从水彪

省聲詩曰澆池北流隸不省作澆

鴝即有鴝在梁之鴝

經正考三

有鴝在梁小雅白華文說文鳥部鴝禿鴝也从鳥未

聲或作鴝隸作鴝蓋从鴝之或體而變

媿即疊疊文王之疊

疊疊文王大雅文王文說文無疊字大徐謂當作媿

爾雅釋詁曰疊疊勉也義疏曰釋文疊字或作疊並

非也阮雲臺師曰疊讀若鳧鷖在疊之疊音門按疊

與疊沒孟勉俱一聲之轉疊訓勉者詩疊疊文王疊

疊申伯傳箋並云疊疊勉也勉字亦作重文與疊疊

相配故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及韓詩外傳俱作

疊疊我王禮器注疊疊勉勉也易繫辭鄭注疊疊沒

沒也不同者沒沒即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為叵叵大

善

戴禮五帝德篇云疊疊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改改穆穆又疊疊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穆穆改改與疊疊勉勉俱聲相轉也疊與疊古音近周禮鬯人鄭眾注釁釁爲微微从微聲微古讀若翁故春秋莊十八年經云築郁公羊作築微釋文左氏作麋麋郁音同是微古讀眉之證故玉篇云疊匹匪切疊疊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周易劉瓛注疊疊猶微微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疊匹匪切徐鉉以疊作媿媿與嫩同韓詩以爲誰俯予美之美然則疊讀爲美與疊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麋按郝說是也易繫辭成天下之亶亶者亦當作媿媿廣韻亶與

經正考三

至

媿同入尾部爲疊韻字故崔靈恩集注以媿易疊也吁卽常服黼吁之吁

常服黼吁大雅王文說文無吁字釋文吁殷冠名字林作緝又火于反五經文字曰字林作緝經典相承隸省作吁段大令曰然則緝字又出字林後許書安得有緝白虎通作誦麋按說文兒部兒冕也周曰兒殷曰吁夏曰收小徐本吁作誦校文曰宋本及集韻三十三綫皆作吁毛本則改吁字作誦依小徐也說文無吁字段本亦依五音韻譜作吁然則吁卽誦字也

辛卽續女維莘之莘

續女維莘大雅大明文說文無莘字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繇娶有辛氏之女殷本紀阿衡爲有莘氏賸臣則辛卽莘字也又通作旣說文人部併下引作旣氏

汗卽率西水許之許

率西水許大雅縣文說文水部許水厓也毛傳云許水厓也爾雅釋水許水厓許卽汗之隸變

鹵卽酒慰迺止之迺

迺慰迺止大雅縣文說文乃部鹵驚聲也从乃省鹵聲籀文𠃉據說文校議不省或曰鹵往也讀若仍鹵古文鹵麇按鹵卽籀文西字隸變作迺俗作迺與乃字音

經正考三

至

義俱別流俗多用乃爲迺一切經音義八汝迺注云奴改反爾雅云亦乃也亦乃字也說文乃往也聲類迺至也孫星衍曰說文鹵往也鹵卽迺正字但與乃微異唐石經迺疆迺里校文曰鹵作迺隸變各本作迺不體下文諸迺字放此

郭卽增其式廓之廓

增其式廓大雅皇矣文說文無廓字高部高訓城高邑部郭訓爲齊之郭氏引申之郭爲廓之正字皇矣釋文本作郭云苦霍反大也又如字本又作廓麋按又通作霏雨部霏雨止雲罷兒臣鉉等曰今別作廓非是淮南子天文訓曰道生于虛霏虛霏生字甫

鬣卽攘之剔之剔

攘之剔之大雅皇矣文說文無剔字新增有之鈕樹玉曰儀禮士喪禮四鬣去蹄鄭注鬣解也今文鬣爲剔莊子馬蹄篇剔之釋文云剔引字林云剃也崔本作鬣通註曰大雅抑詩曰用邊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箋云邊狄皆當作剔韓詩云鬣彼東南蓋从古文麀按皇矣釋文剔云字或作鬣則剔卽剔字也又通作鬣說文鬣部鬣髮也鬣髮也鬣髮也從彡从刀易聲據段本段大令注曰鬣卽剔之正字與鬣之訓鬣者訓異

卍卽申夷載路之串

經上考二

五

串夷載路大雅皇矣文說文無串字串卽卍字也毛傳曰串習也爾雅釋詁串習也義疏曰玉篇廣韻串俱古患切則與貫同一切經音義九及十七八並引舍人云串心之習也然則患乃本字串卽患字之省串又與貫通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楊倞注串工患反是串卽貫字也說文遺損竝訓習也則串貫遺損四字並通鄭箋曰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九經古義曰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串通楊南仲訓爲卍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縣

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

年伐大夷六年伐崇鄭注云大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麀按皇矣釋文串夷注云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患卽貫之段借也至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則訓爲憂患之患其義轉淺非毛鄭之意善乎段大令之說也說文心部患惠也从心上貫叩叩亦聲段氏曰古本當作从心卍聲四字卍貫古今字古形橫直無一定如月字偏旁皆作卍患字上从卍或橫之作串而又析爲二中之形蓋悉類於串也春秋繁露曰心止

經正考三

五

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董氏所說固非字之本形矣

貉卽貉其德音之貉

貉其德音大雅皇矣文說文無貉字毛傳云貉靜也爾雅釋詁貉靜也皇矣釋文本作貉云本又作貉武伯反靜也德正應和曰貉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麀按貉卽莫之段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莫莫然楊倞注莫讀爲貉貉靜也不言之兒蓋莫貉貉三字音同故經典多段貉爲莫又通作嘆爾雅釋詁嘆定也定亦靜也說文口部嘆嗷嘆也又通作蓼夕部蓼宋也廣雅云蓼靜也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韓

詩章句云莫靜也莫即募之隸變

輶即與爾臨衝之衝

與爾臨衝大雅皇矣文說文無衝字衝即衝之隸俗
說文行部衝通道也衝非此用毛傳云臨臨車也衝
衝車也釋文云衝衝車也說文作輶輶陷陣車也麇
按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
說文作輶陷陳車也

彌即誕彌厥月之彌

誕彌厥月大雅生民文毛傳彌終也說文長部彌久
長也久長與終義近今用弓部之彊代彌而又省王
彌即不圻不副之圻

經上考三

至

不圻不副大雅生民文說文土部圻裂也詩曰不圻
不疆唐石經作圻校文曰監本毛本圻作拆不體麇
按凡从圻字隸多省作斤如游字字林作汧九經字
樣曰游隸省作圻說文言部游鉉本作游忝部越引
漢令作遊是也

幪即麻麥幪幪之幪

麻麥幪幪大雅生民文說文巾部幪蓋衣也从巾冢
聲集韻一東幪或作幪幪即幪之隸俗

夔即維糜維芑之糜

維糜維芑大雅生民文說文無糜字釋文糜音門赤
苗也爾雅作蘆同麇按今釋草正作夔赤苗蘆即夔

之隸俗毛傳云糜赤苗也說文艸部夔赤苗嘉穀也
从艸夔聲糜即夔之隸別

交即釋之叟叟之叟

釋之叟叟大雅生民文說文無叟字巢部聿傾覆也
据段 各本篆作叟譌聿本音貶杜林說曰為貶損之
本 貶與毛傳叟叟訓聲之義無涉爾雅釋訓溘溘也
義疏曰溘者詩作叟毛傳叟叟聲也釋文叟字又作
溘溘米聲也然則詩及爾雅正文當作溘毛詩古文
省作叟爾雅今文變作溘耳生民正義以溘叟為古
今字得之釋文叟所畱反爾雅作溘音同是也麇按
水部溘沃沃也从水交聲溘即溘之隸俗郝云毛詩

經正考三

至

古文省作叟叟當作交集韻十八九叟叟浙米聲古
作交或作溘通作溘又溘或作溘
彘即于豆于登之登

于豆于登大雅生民文說文豆部彘禮器也从収持
肉在豆上讀若登同登即彘之隸變唐石經作登校
文曰岳本監本登作登不體說文彘从升持肉在豆
上漢碑無彘字都偕升登字為之後人合彘登兼仿
仿祭字造此登字玉篇廣韻皆不收不可用也

訖即以迄于今之迄

以迄于今大雅生民文說文無迄字新坳有之通說
曰當作訖漢書循吏傳黃霸子忠嗣後訖王莽迺絕

地理志禹貢訖于四海師古曰訖盡也新坳攷曰集韻迄引爾雅至也或作愾訖按漢碑及說文攷中並有迄字漢書楊雄傳降迄周孔蕭該音義云宋成法言本迄作訖又引字林曰迄至也是古通作訖也麀按毛傳云迄至也爾雅釋詁訖止也止卽至也詩抑及泮水毛傳竝云止至也然則訖迄二字音義皆同書聲攷訖于四海漢書攷文志作迄亦其證也

監卽醢醢以薦之醢

醢醢以薦大雅行葦文說文無醢字血部監血醢也从血𠂔聲禮有監醢曰牛乾脯梁鞠鹽酒也段大令注曰禮經醢卽監之變醢醢用牛乾脯梁鞠鹽酒閉

經正考三

室

之甄中令其汁汪卽然是曰肉汁滓是曰𠂔醢宜矣而許時禮經作監醢則段借血醢之字也故許引禮經而釋監醢非監之本訓也又肉部𠂔肉汁滓也从肉宄聲段大令注曰醢人韭菹醢醢注云醢肉汁也公食大夫禮注曰醢醢醢有醢釋名曰醢多汁者曰醢醢潘也宋魯人皆謂汁爲潘按合此三條可見禮經醢醢正字當作𠂔謂多肉汁之醢也麀按許所據禮經作監醢卽今之醢字也篇韻俱醢醢同字復古編監別作醢非

脹卽高朗令終之朗

高朗令終大雅既醉文說文月部脹明也朗卽脹之

隸變

壺卽室家之壺之壺

室家之壺大雅既醉文說文口部壺宮中道以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壺釋文本作壺攷證曰壺篆文本作壺此似之而非注疏本作壺乃今字

胙卽永錫祚允之祚

永錫祚允大雅既醉文說文無祚字新坳有之臣鉉等曰凡祭必受胙胙卽福也此字後人所加麀按肉部胙祭福肉也段大令注曰後人肌造祚字以改經傳既醉釋文本作胙云本又作祚然則祚卽胙之隸別也

經正考三

室

覺卽鳧鳧在壺之壺

鳧鳧在壺大雅鳧鳧文說文無壺字潛研堂荅問曰古鐘鼎文鳧壽字多作覺或作覺楊南仲謂覺壽古同文鳧轉爲門詩鳧鳧在壺是也覺者覺之省隸變爲壺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覺覺恆沙句覺覺卽壺壺可證覺壺非異文獻卽陟則在壺之壺

陟則在壺大雅公劉文說文無壺字釋文本作壺注云本又作壺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麀按爾雅釋山重壺隙郭注謂山形如累兩壺壺壺山形狀似之因以名

云義疏曰獻疑獻之段借玉篇引作重獻陳文選晚
出射堂詩注引亦作獻詩葛藟釋文引李巡云陳阪
也正義引孫炎曰陳山基有重岸也以此推之獻亦
崖岸高大之名故釋畜釋文引舍人一云獻者阪也
顧云山嶺曰獻皆與陳訓崖岸義合詩公劉亦作獻
是皆古本作獻之證孫郭本作獻因而望文生訓始
有獻獻之說與陳義遠恐非也然則郝氏之說爾雅
之獻亦獻之段借其實獻即獻之字譌也詩毛鄭異
同辨曰按釋文獻本又作獻則經本有作獻亦有作
獻者正義本作獻故引釋山以疏之但獻形如甌非
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竊疑此經本作獻即

經正考三

奎

鮮之通假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獻如吳都賦注引
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解之比耳其作獻
者亦從犬之譌犬篆作弋與瓦形近正義乃引重獻
為釋失之虞謂此說甚是爾雅之獻亦當作重獻如
此釋經四通入達皇矣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公劉
傳曰獻小山別於大山也其義一也陸元朗謂毛傳
與爾雅異乃元朗自異也九經古義謂公劉傳或別
有所據其實仍用爾雅也古音獻與鮮近禮記月令
鮮羔開冰詩七月鄭箋作獻羔開冰古音鮮與斯近
瓠葉鄭箋曰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爾雅釋言曰斯離也然則鮮即斯之段獻

即鮮之段謂其不相連故曰小山別大山也

鞞即鞞鞞容刀之鞞

鞞鞞容刀大雅公劉文說文革部鞞刀室也从革卑
聲鞞益涉鞞字而譌

鞞即取厲取鍛之鍛

取厲取鍛大雅公劉文說文鍛當作鍛說文金部鍛小治
也唐石經作鍛是也鍛即鞞之段借字毛傳曰鍛石
也釋文鍛本又作鞞丁亂反鞞石也說文云鍛厲石
字林大喚反磨按說文石部大徐本作鞞从段聲小
徐本雖作鞞仍音痕加切皆非也當依段大令本云
鞞鞞石也从石段段亦聲乃與釋文合考文古本作

經正考三

奎

取礪取鞞蓋采釋文也

鞞即芮鞞之即之鞞

芮鞞之即大雅公劉文說文無鞞字鞞即鞞之隸變
毛傳云鞞究也則字當作鞞爾雅釋言鞞究窮也義
疏曰鞞者鞞之段音也說文云鞞窮也从鞞聲鞞與
鞞同鞞窮理舉人也段大令曰毛詩鞞字皆鞞之段
借也磨按周禮職方氏鄭注引作納坻之即爾雅釋
丘釋文鞞字林作坻云隈厓外也九六反是納坻即
芮鞞古字通借也廣雅作坻玉篇作坻漢志右扶風
汧下誤作芮坻顏師古曰坻讀與鞞同詩芮鞞韓詩
作芮坻然則坻蓋坻字形譌說文無坻坻字當从毛

傳作鞠也

惕卽民之攸暨之暨

民之攸暨大雅泂酌文說文無暨字土部坻印涂也與暨字義異鄭箋云暨息也然則暨當作惕爾雅釋詁憩息也義疏曰憩者惕之或體也說文云惕息也一切經音義一停憩注云又作惕蒼頡篇作厩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篇作厩莊斫曰皆眉字之誤經傳厩亦通暨詩民之攸暨毛傳息也麇按說文尸部眉臥息也與惕字音近相通

皇卽鳳凰于飛之鳳

鳳凰于飛大雅卷阿文說文無鳳字鳥部鷦下曰中

經正考三

空

央鳳皇羽部翮下引詩曰鳳皇于飛唐石經鳳皇于飛鳳皇鳴矣爾雅釋鳥鷦鳳其雌皇說文鳥部鷦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詩經小學曰顏元孫于祿字書皇鳳皇正俗作鳳廣韻鳳凰本作皇校勘記明監本毛本作鳳下同案鳳俗字不常用於經典麇按說文王部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考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隸省作皇从白白亦自字也

悵卽以謹悵悵之悵

以謹悵悵大雅民勞文說文無悵字心部悵悵也又悵亂也詩曰以謹悵悵釋文悵注云說文作悵云悵也潛研堂荅問曰悵卽以謹悵悵之悵

遣卽以謹繾繾之繾

以謹繾繾大雅民勞文說文無繾繾字新增有之新增攷曰左昭二十五年傳繾繾從公杜注繾繾不離散也據說文本有索訓攘臂繩則繾當卽索疑後人涉索并改遣爲繾也遣有反覆義麇按說文辵部遣縱也送遣也俱與反覆之義相近釋文繾繾注云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繾繾反覆也然則繾字當據釋文或本作卷繾卽遣之隸別矣

義見上

版卽上帝板板之板

經正考三

空

上帝板板大雅板文說文無板字爾雅釋訓版版僻也義疏曰賈子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僻版者詩板傳板板反也反卽僻故緇衣注板板僻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版版者失道之僻也然則板當作版版卽反之段借

瘼卽天之方瘼之瘼

天之方瘼大雅板文毛傳云瘼怒也說文無瘼字火部瘼炊舖疾也段大令注曰舖日加申時食也晚飯恐遲炊之疾速故字从火引申爲凡疾之用離騷曰反信讒而瘼怒王注云疾怒也然則瘼卽瘼之隸別六書故十三瘼通作瘼

伊即民之方廕屎之屎

民之方殿屎大雅板文說文無屎字走部有屎為徒之古文屎或即屎之省然不可考矣釋文屎注云說文作伊廕按今說文作伊段大令本依詩爾雅音義五經文字所引說文作伊今從之其改正之本曰唸唸伊呻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唸伊呻伊也从口伊省聲然則殿亦唸之段俗釋訓釋文或作欲欣又作慝廕皆俗字也

炮即女包休于中國之包

女包休于中國大雅蕩文說文無包字據儀禮大射儀釋文炮薄交反或作炮炘炘同音缶集韻四十四有

經正考三

炘

炘炘二形同俯九切廣韻集韻五爻炮炘二形同蒲交切然則炮即炘字說文亦無炘字據周頌訪落休矣皇考攷文引古本作炘集韻十八九炘通作休然則休即炘字毛傳云炘炘猶彭亨也箋云炘炘自矜氣健之兒詩經小學曰炘炘之言狍鴉也山海經曰鈎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鴉是食人郭注為物貪炘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饗養者也慶按一作咆咻左思魏都賦曰吞滅咆咻又作咆哮劉楨魯都賦曰俯仰咆哮又作咆虢廣韻五爻咆虢熊虎聲皆字之相通者也經作炮休乃段俗字
休即女包休于中國之休

義見上

唐即如螭如螭之螭

如螭如螭大雅蕩文說文無螭字毛傳云螭螭也釋文螭注云蟬屬也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唐蟬則螭亦作唐矣夏小正五月唐螭鳴傳曰唐螭鳴者區也

彘即內異于中國之異

內異于中國大雅蕩文毛傳云異怒也不醉而怒曰異說文大部異壯大也从三大三日二目為異三日為彘益大也一日迫也讀若易慮義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彘然則異即彘之省文俗又作彘文選魏都

經正考三

彘

賦姦回內彘劉淵林注引此詩證之彘作彘

戠即弓矢戎兵之戎

弓矢戎兵大雅抑文說文戈部戠兵也从戈甲印古文甲字隸變作戎猶日部早字篆亦作早隸變作早之例也

胡即白圭之玷之玷

白圭之玷大雅抑文說文無玷字刀部胡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胡然則胡作玷字又說文缶部有結亦訓缺經典文字辨證書謂玷字涉缶旁而為

諧即借曰未知之借

借曰未知大雅抑文說文無借字大徐新增十九文

有之新考曰借通作藉按墨子尚賢篇云此非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据此知古通作藉後人涉假并改从人旁也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藉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未祈曰借蕭該謂本作藉字竝是作藉之證麀按爾雅釋鳥行扈借借釋文曰借說文云借字一云大聲也然則據陸元朗說借即說文借字說文言部借爲借之或體今从之

聽我藐藐大雅抑文說文艸部藐苾艸也从艸貌聲段大令注曰古多借用爲眇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及凡言藐藐者皆是然則藐即藐字今隸作藐从貌貌

經正考三

圭

即藐之籀文也抑傳云藐藐然不入也崧高傳云藐藐美兒瞻仰傳云藐藐大貌麀按藐皆藐之假借說文心部藐美也美亦大也不入者謂不相入亦自大之意也然則抑崧高瞻仰毛傳所云辭異而義同也新考有通字通證曰當作藐或藐玉篇辵部遠也重文作遠廣韻三十小藐引字書云遠也則與藐藐然不入之意尤近

泯即靡國不泯之泯

靡國不泯大雅桑柔文說文無泯字新考有之通證曰玉篇泯泯亂也廣韻二十三魂泯訓泯泯不明又亂也與泯義合詩桑柔釋文云泯徐又音民則音亦

合矣據此則泯又可作泯

美即具禍以燼之燼

具禍以燼大雅桑柔文說文無燼字火部婁火餘也从火聿聲臣鉉等曰聿非聲疑从律省燼即婁之隸俗釋文本作蓋云災餘曰蓋本亦作燼同麀按方言蓋餘也周鄭之間曰蓋蓋乃婁之假借

瘠即多我靚瘠之瘠

多我靚瘠大雅桑柔文說文無瘠字步部瘠也廣雅釋詁瘠病也廣韻十七真瘠病也桑柔箋云瘠病也瘠瘠瘠三字音義皆同當从許書作瘠

遂即大風有隧之隧

大風有隧大雅桑柔文說文無隧字隸部隸兩自之間也从二自潛研堂荅問曰隸即大風有隧之隧麀按初學記天部上引作大風有遂則遂即隧字周禮考工記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隧即地官遂人夫間有遂之遂左襄九年傳令隧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國語周語請隧焉韋昭注隧六隧也按即周禮六遂然則經典隧字皆當作遂

燼即蘊隆蟲蟲之蘊

蘊隆蟲蟲大雅雲漢文說文無蘊字釋文本又作燼紆文反韓詩作鬱同麀按說文火部燼燼煙也燼即蘊之正字

經正考三

圭

耗卽耗穀下土之耗

耗穀下土大雅雲漢文說文禾部耗稻屬从禾毛聲
段大令注曰水經注曰燕人謂無爲毛故有用毛爲
無者又有用耗者初讀莫報切既又讀呼到切改禾
旁爲耒旁罕知其本音本義本形矣大雅耗穀下土
耗者乏無之謂故韓詩云惡也磨按玉篇禾部耗減
也敗也引此詩作耗廣韻三十七號耗減也俗作耗
又禮記王制豐耗唐石經作耗校文曰各本耗作耗
不體

崇卽嶽高維嶽之嶽

嶽高維嶽大雅嶽高文說文無嶽字毛傳曰嶽高兒

經正考三

主

山大而高曰嶽爾雅釋山大而高嶽郭注今中嶽
嵩高山蓋依此名爾雅釋文嶽又作嵩說文亦無嵩
字爾雅義疏曰嵩與崇古字通故崇山卽嵩山見周
語注然嵩崇並見釋詁或說古無嵩字非也磨按嶽
嵩皆崇之隸別新附有嵩云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
高亦从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通諠曰漢書
武帝紀嵩高名曰崇高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
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段大令曰此語大可疑證以東
觀紀堂裕典請兩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是則非
復崇高爲嵩高乃改崇高爲嵩高蓋其時六書之學
不明謂嵩與崇別而改之沿至今日尙仍其誤李賢

注云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前書未嘗有
此文武帝改大室爲崇高武帝以前但曰大室不曰
嵩高也磨又按初學記五引續漢書漢武帝禮登中
嶽聞有言萬歲聲于是以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
邑此皆嵩高作崇高之證也

糧卽以峙其糧之糧

以峙其糧大雅嶽高文說文無糧字新附有之鈕樹
玉曰論語在陳絕糧釋文糧鄭本作振云糧也文選
思元賦餐沉澆以爲糧後漢書張衡傳振作糧章懷
太子云糧或作振据此則糧糧古通疑實一字而異
文磨按說文食部饑下引周書曰峙乃餽糧今菜誓

經正考三

主

文作糗糧然則糧卽振字又饑下云熬稻糧程也據
方言錫謂之饑饑楚辭招魂有饑饑些皆作饑許書
亦無饑字段大令曰古字蓋當作張皇

柔卽揉此萬邦之揉

揉此萬邦大雅嶽高文說文無揉字木部柔曲直木
也釋文揉本亦作柔汝又反順也磨按鄭箋訓揉爲
順則字當作柔

將卽入鸞鏘鏘之鏘

入鸞鏘鏘大雅烝民文說文無鏘字釋文本作將將
云本亦作鏘鏘同磨按鄭風有女同車秦風終南小
雅庭燎皆作將將其正字當作瑋集韻十陽瑋或作

鏘復古編瑯別作鏘非

韓卽韓侯受命之韓

韓侯受命大雅韓奕文說文韋部韓井橋也从韋取其卣也軌聲韓卽韓之隸省

錫卽鈎膺鏤錫之錫

鈎膺鏤錫大雅韓奕文說文金部錫馬頭飾也从金陽聲詩曰鈎膺鏤錫卽錫之隸省

藪卽其藪維何之藪

其藪維何大雅韓奕文說文無藪字經典文字辨證書以藪爲遼之隸省廖按艸部遼訓牡茅毛傳藪訓萊穀二字義別郭景純山海經圖讚曰赫赫三事鑿

經上考二

五

於覆藪周易鼎覆公陳釋文引馬云餽健也鄭云萊也然則藪當作餽卽藪之或體說文彌部彌鼎實惟葦及蒲陳雷謂健爲彌从彌速聲或作餽段大令注曰當云鼎實也詩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或曰筍作葦者三家詩也爾雅其萌葦今蘆筍可食者也然則維葦及蒲正引韓奕文知藪卽藪之正字也

貉卽其追其貉之貉

其追其貉大雅韓奕文說文無貉字豸部貉北方貉豸種也韓奕釋文貉戎狄國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

鹵卽柎鬯一卣之卣

柎卣一卣大雅江漢文說文無卣字卣部卣卣木質

柎卣卣然象形讀若調籀文作柎段大令注曰卣之隸變爲卣周書雒誥曰柎卣二卣大雅江漢曰卣卣一卣毛云卣器也鄭注周禮廟用修曰修讀曰卣卣中尊凡彝爲上尊卣爲中尊彝爲下尊中尊謂獻象

之屬按如許說則木質筮者其本義段借爲中尊字也廖按卣通作攸江漢釋文卣云本或作攸周禮司尊彝釋文卣云本亦作攸蓋適字讀若攸適字說文

居豐水攸同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皆作適此其證也鐘鼎款識攸敦有卣字卽說文之卣也集韻四

經上考三

五

十四有卣脩同則本後鄭說而又通作脩矣

蠱卽蠱賊蠱疾之蠱

蠱賊蠱疾大雅瞻卣文古稱曰蠱本從蠱从蟲不從蠱古文蠱作蚺从虫从牟釋文是也廖按陳氏謂蠱本作蠱非也蠱部蠱蟲食艸根者从蟲从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或作蠱古文作蚺然則蠱當作蠱蝨部自有蠱篆訓爲蠱蠱形義各異釋文本作蚺云本又作蠱蓋段蠱爲蠱也

梟卽爲梟爲鴟之梟

爲梟爲鴟大雅瞻卣文說文木部梟不孝鳥也故曰至捕梟磔之从鳥在木上梟卽梟之隸省

疊卽莫不震疊之疊

莫不震疊周頌時邁文說文晶部疊楊雄說曰爲古
理官決臯三日得其宜召行之从晶宜亾新引从三
日大盛改爲三田慶按多部多下曰重夕爲多重日
爲疊心部惛下曰讀若疊然則今隸所作疊字乃新
莽所改說文不取也

莫卽維暮之春之暮

維暮之春周頌臣工文釋文本作莫云本亦作暮說
文艸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暮卽莫之隸俗
吁卽噫嘻成王之噫

噫嘻成王周頌噫嘻文說文無噫字鄭箋云噫嘻有

經正考三

主

所多大之聲也當卽說文吁字口部吁驚也亏部吁
驚辭也凡从于之字多訓大吁與噫聲相近疑當作
吁也又詳易家人嘻嘻下

鯨卽鯨鯨鯨之鯨

鯨鯨鯨鯨周頌潛文箋云鯨白鯨也爾雅釋魚鯢黑
鯢郭注卽白鯨魚江東呼爲鯢義疏曰說文鯨魚鯢
卽鯢玉篇鯢或作鮪釋文鯨本亦作鮪鮪鯢形近疑
相涉而誤也蓋鯨字變爲鯢因音變爲條矣

律卽莫子其蜂之蜂

莫子其蜂周頌小苾文蜂卽蠶之隸省說文蝻部蠶
飛蟲螫人者从蝻逢聲古文省作蠶毛傳云其蜂摩

曳也爾雅釋訓粵牟掣曳也麀按其蜂粵牟皆僇律
之段借說文彳部僇律竝云使也柔柔傳曰其使也
其亦僇之段借小苾釋文蜂云本又作蠶潛夫論慎
微篇引詩作莫與併蠶皆段借字

騂卽有騂有騂之騂

有騂有騂魯頌駟文說文無騂字新附有之云馬赤
色也从馬騂省聲毛傳云赤黃曰騂稽古編曰騂本
作騂惟駟篇有騂當此義騂騂角弓當作騂騂牡騂
黑騂剛皆當作粹又有萃其尾當作騂騂按陳氏謂
作騂是也謂作騂作騂非也說文無騂騂字萃字辨
己見前騂牡騂黑騂剛皆當作騂說文土部埤赤剛

經正考三

主

土也周禮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騂卽說文之埤蓋
以土之赤色施於馬之赤色無煩易字作騂者隸別
也

騂卽有騂有騂之騂

有騂有騂魯頌駟文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騂說文馬
部騂赤馬黑鬣尾也从馬雷聲穆天子傳有華騂郭
注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騂赤者爲夷騂騂馬赤也騂
卽騂之隸別

祛卽以車祛祛之祛

以車祛祛魯頌駟文釋文本作祛祛唐石經作祛祛
按說文無祛字校勘記曰作祛字是也六經正誤云

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祛袂也考此但毛居正臆為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从衣之字每見混於从示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从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从示為正耳麇按說文衣部祛袂也一曰祛褻也褻者褻也段大令注曰祛得訓褻故或曰藏去或曰弄或曰祛皆其義也藏物必去此而藏彼故其義亦為攘却兒寬傳李奇注曰祛開也散也凡褻開曰祛若毛傳云祛祛疆健兒亦於从去得義古無从示之祛菲即薄采其菲之菲

經正考三

去

薄采其菲魯頌泮水文毛傳云菲裊葵也釋文本亦作菲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麇按徐仙民音柳是也說文艸部菲裊葵也从艸而聲柳字亦从而而即古文酉字酉下曰而為春門萬物已出而為焮門萬物已入而而二字形近易譌故菲字俗作菲也九經古義引汗簡云古文尙書以菲為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茜茜與菲可證菲之从而不从而矣毛見謂音而者从寅而之而葍菜也音柳者从申酉之酉蒲菲也此臆說不可从

游即為下國綴旒之旒

為下國綴旒商頌長發文說文無旒字毛傳云旒章也箋旒旌旗之垂者也麇按說文从部旒游二篆皆

訓旌旗之流也據集韻十九侯旒亦作旒則旒旒同字旒即游之隸省說文訓冕旒字作塗訓旌旗字作游旒即游之俗字也又通作流爾雅釋天練旒九釋文旒云經典亦作流

突即采入其阻之采

采入其阻商頌殷武文毛傳云采深也箋云采冒也采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澁也从穴火求省唐石經作采采即突之隸省校文曰監本毛本作采不體鄭訓冒當作采說文网部采周行也詩曰采入其阻麇按今本說文訓周行當為淺人所改段大令改周行為网亦非是韻會四支引作周也周字必冒字形誤淺

經正考三

全

人加行字於周字下耳當依殷武釋文所引說文作采从网米云冒也然則毛訓深自當作突鄭易毛義訓冒當作采許君亦同鄭耳

羌即自彼氏羌之羌

自彼氏羌商頌殷武文說文羊部羌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隸俗作羌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毛詩終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

長興鍾磨餐

周禮

魏卽乃縣治象之瀆于象魏之魏

乃縣治象之瀆于象魏天官大宰文說文無魏字

部魏高也从鬼委聲段大令注曰高者必大故論語

注曰巍巍高大之稱也左傳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雉門外闕高巍巍然謂之象魏按本無二字後

人省山作魏分別其義與音不古之甚摩按孟子勿

視其巍巍然音義本作魏魏丁云當作巍巍復古編

魏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

經正考四

狗卽狗以木鐸曰之狗

狗以木鐸曰天官小宰文說文無狗字唐石經作狗

狗卽狗之隸變校文曰狗隸俗監本毛本作狗不體

小司徒職放此依說文當作狗或作狗磨按人部狗

疾也當从彳部訓行示之狗詳書僞孔傳伊訓殉于

貨色下

蹕卽蹕宮中廟中之蹕

蹕宮中廟中天官宮正文說文無蹕字忝部蹕止行

也一曰竈上祭名也从辵畢聲磨按大司寇使其屬

蹕釋文本作蹕云本亦作蹕止行也史記梁孝王世

家出言蹕入言警漢書同蓋蹕卽蹕之隸變

臚卽夏行睚鱗之鱗

夏行睚鱗天官庖人文說文無臚字月部臚乾魚尾

肅肅本也從肉肅聲周禮有睚鱗則鱗卽肅之隸

變今庖人禮記內則皆作鱗

膾卽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之醬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天官內饗文說文酉部膾

醃也从肉酉酒呂蘇醬也月聲古文作膾籀文作膾

又醃下齏下醃下醃下皆作膾隸俗作醬

鶻卽鳥鶻色而沙鳴之鶻

鳥鶻色而沙鳴天官內饗文說文無鶻字牛部鶻牛

黃白色從牛鹿聲磨按黃牛發白色曰鶻鳥之鶻色

經正考四

亦如之隸變作曉釋文本作曉云本又作曉

眈卽豕眈而交睫之眈

豕眈眈而交睫天官內饗文說文無眈字目部眈目

旁毛也从目夾聲一切經音義九眼眈注云又作眈

釋名作眈然則眈卽眈之隸別

膾卽實之牲體魚腊之腊

實之牲體魚腊天官外饗文天官又有腊人鄭注腊

之言夕也說文日部管乾肉也从殘肉日呂啼之與

俎同意籀文從肉作籀磨按今隸作腊蓋從籀文而

變之

魚卽掌以時獻之獻

掌目時獻天官獻人文說文無獻字釋文獻人注云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御段大令曰周禮獻人本作魚此與取鼈者曰鼈人取獸者曰獸人同也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謂捕魚者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高注每云漁讀如論語之語讀如相語之語尋其文義皆由本文作魚故為讀若以別諸水蟲周禮音義又音御御音即高氏之語音也麀按段說是也音義云又作鮫鮫即鮫之譌說文竹部鮫為御之或體鮫字从又从手亦即取魚之意御从御聲與語音相近故陸元服又音御也然則獻即鮫之隸變

經正考四

共麀贏蚬天官鼈人文說文無麀字虫部麀蛙也脩為麀圓為蟻从虫庫聲麀即麀之隸別

款即冬時有嗽上氣疾之嗽

冬時有嗽上氣疾天官疾醫文說文無嗽字按一切經音義二嗽口注云經文有作嗽漢書通俗文皆所角反嗽吮也嗽非此用莊斨曰說文無嗽字欠部有款云吮也應以款為是麀按莊說是也周禮釋文嗽注云本亦作款

菱即菱芡桌脯之菱

菱芡桌脯天官籩人文唐石經作菱校文曰監本毛本菱作菱不體麀按說文艸部菱菱也从艸凌聲

落即落菹之落

落菹天官醢人文釋文落注云音迨鄭云箭萌也爾雅作菹同鄭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麀按後鄭讀為說文訓竹萌之菹郭注爾雅釋艸引菹菹鴈醢蓋從後鄭之說也則字當作菹先鄭讀為說文訓水衣之落則字當作落今隸省作菹沈重云丈之反是落古讀若治許書落亦从治聲也今周禮作落不成字矣

頓即掌共巾冪之冪

經正考四

掌共巾冪天官冪人文說文無冪字巾部頓頓也从巾冥聲周禮有頓人然則頓即冪字隸變作冪釋文

作冪俗作冪又作冪

握即掌帷幕幄帟綬之事之幄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天官幕人文說文無幄字木部握木帳也从木屋聲段大令注曰周禮巾車職翟車有握字从木釋文及各本从手非也釋文云握劉音屋賈馬皆作幄考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幄麀按巾車職唐石經及諸本皆作握握皆握之段借字也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引李本作幄云居位處之具也又通作屋詩秦風權輿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正義以為釋言文然則幄字古通作握屋其正字作握復古編握別作幄非

弈即掌帷幕幄帟綬之事之帟

說文亦無帟字新附有之鈕樹玉曰逸周書王會解

埤上張亦弈陰羽注孔晁云弈帳也是古通作弈顧

千里曰博雅釋器亦作弈帳

舉即則民不誡之誡

則民不誡地官大司徒文說文無誡字新附有之鈕

樹玉攷曰隸釋載樊毅脩華嶽碑云誡強彌則漢時

已有此字周禮多作誡唯秋官禁暴氏尚作暴易駁

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釋文暴鄭作誡李鼎祚集解

亦作誡文選蕪城賦伏虺藏虎李注引字書曰虺古

文暴字鷹按說文日部暴啼也从日出収米隸變作

經上考四

五

暴與暴虐字通用非也誡之正字當作暴本部暴疾

有所趣也从日出本升之今隸亦變作暴

美即媿宮室之媿

媿宮室地官大司徒文說文無媿字潛研堂文集曰

古文微與尾通堯與孛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

漢書作尾生晦媿从微當與媿通詩誰侑予美韓詩

美作媿說文女部有媿字則該乎媿矣鷹按說文女

部媿順也从女尾聲讀若媚音義皆與媿近據韓詩

美作媿則美亦與媿通玉篇羊部媿為美之或體今

从之

周即使之相調之調

使之相調地官大司徒文注杜子春云調當為糾謂

糾其惡元謂調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周禮漢讀

考曰此鄭不从杜說也漢時小篆蓋無調字故杜易

其字如易軒為軼之比鄭君則取从貝周為說愜心

貴當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攷訓詁括祕逸也鄉師調

萬民之難阨鄭司農云調讀為周急之周說文無調

字許意蓋謂周是調非其實論語周字是段借周禮

調是正字孟子作周不从貝鷹按調當作周詩大雅

雲漢靡人不周毛傳云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調王以

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然則周急之周惟後鄭作

賜許君與毛公先鄭俱作周也一切經音義八周窮

經上考四

六

注古人調同詩曰靡人不周蓋元應曰隸變之字為

古文也

翳即執蠹以與匠師御匱之蠹

執蠹以與匠師御匱地官鄉師文說文無蠹字禮記

雜記曰匠人執羽葆以御柩鄉師注引雜記曰匠人

執翻以御柩鄭司農云翻羽葆幢也然則羽葆即翻

翻即蠹翻又翳之隸變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翻說

文羽部翳下引作翳臣錯曰詩又曰值其鷺翳今俗

作翻爾雅釋言翳蠹也蠹翳也釋文蠹云字又作翳

王風釋文蠹俗作蠹爾雅義疏曰蠹者翳之別體也

蠹古本作翳今作蠹俗作蠹耳

阨卽而賙萬民之轄阨之阨

而賙萬民之轄阨地官鄉師文說文無阨字官部阨塞也从官尾聲按今隸變作阨阨从訓科厄之厄厄从厂聲與訓隘之厄異而从厄之字多變作厄如扼之作扼軛之作軛皆其例也

紉卽置其紉之紉

置其紉地官封人文說文無紉字鄭司農云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元謂紉字當以豸爲聲漢讀考曰紉字从糸豸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豸在十六支佳部雉在十五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申生

經三考四

七

維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釋文曰紉本又作紉按少儀牛則執紉祭統君執紉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豸爲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爲聲也鄭意蓋駁說文說文糸部有紉無紉磨按糸部紉牛系也从糸引聲讀若狄說不从鄭作紉也集韻十七準紉或作紉

蚤卽凡軍旅夜鼓蚤之蚤

凡軍旅夜鼓蚤地官鼓人文注云蚤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蚤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响又春官眡瞭蚤愷注云杜子春讀蚤爲憂戚之毆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毆麇按說文壹部蚤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

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五通爲發明讀若既然則蚤

卽蚤之隸變

竊卽以待羈旅之羈

以待羈旅地官遺人文說文网部羈馬落頭也从网馬馬絆也或作羈段大令注曰今字作羈俗作羈又作羈唐石經作羈校文曰監本毛本羈作羈不體

耨卽以興鋤利毗之耨

以興鋤利毗地官遂人文說文金部鉏立耨斫也从金且聲鉏卽鉏之隸變釋文本作興耨說文耒部耨殷人七十而耨耨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呂興耨利毗然則耨本作耨遂人注鄭大夫讀耨爲藉杜子

經三考四

八

春讀耨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皆作耨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耨亦作耨今本作鋤者誤

耨卽趨其耕耨之耨

趨其耕耨地官鄧長文里宰亦同耨卽耨之俗字說文木部耨耨器也从木辱聲或作耨詩周頌臣工釋文耨或作耨字詁云耨古字也今作耨

糞卽凡糞種之糞

凡糞種地官草人文釋文作糞云本亦作糞說文糞部糞棄除也从収推華糞采也官溥說侶米而非米者矢字糞卽糞之隸變釋文作糞不體

寫卽鹹瀉用貳之瀉

鹹渴用狽地官草人文說文無渴字書禹貢海濱廣
斥史記夏本紀作渴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漢書地
理志作渴史記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
鳥本或作斥蓋澤斥鳥三字通鳥字谷加水耳許意
所爲正字鳥澤同音相段字

楹卽彊藥用蕢之藥

彊藥用蕢地官草人文說文無藥字釋文藥本又作
壁呼覽反劉音楹磨按集韻五十九鑑藥亦書作楹
嬰卽輕嬰用犬之嬰

輕嬰用犬地官草人文唐石經諸本作嬰釋文作嬰
校勘記曰釋文是也磨按火部與火飛也从火兩嬰

經正考四

九

與懇同意引申爲輕銳之稱草人注謂地之輕脆者
也亦與之引申之義也嬰字不體

豬卽以瀦畜水之瀦

以瀦畜水地官稻人文說文無瀦字新附有之唐石
經作豬校文曰監本毛本豬作瀦按鄭注偃豬者防
豬天官宮人注偃豬襄廿五年左傳規偃豬皆作豬
加者非應按新附通瀦曰瀦皆注之段借當作注
注有聚義周禮獸人令禽注于虞中其證也字从水
主聲言水之亭注若燈中火主說文注灌也國語晉
師圍而灌之誼與豬其宮尤近知注卽瀦之正字
卽卽禁靡卵者之卵

禁靡卵者地官迹人文說文卵部卵凡物無乳者卵
生象形段大令本增艸篆於卵下云古文卵說見詩
齊風甫田總角卵兮下卵卽卵之隸變

風卽颯師兩師之颯

颯師兩師春官大宗伯文說文無颯字玉篇廣韻俱
以颯爲古文風汗簡有颯字云出周禮

賑卽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之賑

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春官大宗伯文說文無賑
字示部賑社肉盛之呂蜚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
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賑磨按春秋經
定公十四年文今亦作賑知賑卽賑之隸別也廣韻

經正考四

十

十六軫賑祭餘肉賑上同

濯卽辨廟祧之昭穆之祧

辨廟祧之昭穆春官小宗伯文說文無祧字新附有
之磨按小宗伯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
所藏曰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徐養原故
書攷曰按顧命祧類鄭讀祧爲濯以爲泮衣見吳志
虞翻傳注錢少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
桃桃公子韓詩作濯蓋古文兆傍與翟傍字多相通
嚴修能曰釋魚蟹小者桃釋文云桃眾家本皆作濯
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霄窈之野高注云窈讀翟
氏之翟周禮漢讀考曰翟聲兆聲古音同在第二蕭

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濯爲祧也

獯即獯之日之獯

獯之日春官肆師文說文犬部獯秋田也从犬璽聲

左隱五年傳秋獯釋文引說文作獯麀按从璽者篆

文从璽者籀文

著卽其朝獻用兩著尊之著

其朝獻用兩著尊春官司尊彝文說文無著字新附

有之徐氏曰本作簪麀按首部算下引周禮六尊作

簪尊

晉卽王摺大圭之摺

王摺大圭春官典瑞文說文無摺字新附有之史記

經正考四

封禪書摺紳者不道漢書郊祀志作縉紳史記五帝

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注徐廣曰薦紳卽縉紳古字

通然則薦縉俱與摺字通新附通誼曰際盛以爲薦

縉竝段借字易曰晉進也曰晉紳帶之上與卦象明

出地上台晉正字也宗涑謹按考工記盧人以爲晉

圍注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鑄也吳氏凌雲曰司

農訓晉爲鑄曲禮進戈者前其鑄注云銳底曰鑄銳

底者擬插地豎之故典瑞王晉大圭司農亦訓晉爲

插晉从迳聲易曰晉進也晉自有插義據此晉卽摺

之正字明矣唐按毛王之說是也周禮本作晉鄭司

農讀爲摺紳注疏之本之摺釋文本作薦申然則唐初本

尙無摺字也今俗本正文亦作摺尤誤

界卽祀昊天上帝之昊

祀昊天上帝春官司服文說文亦部界春爲昊天元

气界也从日夬亦聲麀按今爾雅釋天春爲蒼天

夏爲昊天與許君異白虎通四時篇旣言春日言天

夏曰昊天云云又引爾雅一說與此不同黍離正義

引異義天號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爾

雅亦云書堯典正義引鄭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

蒼天廣雅亦云東方界天然則許鄭張輯所據爾雅

作春昊夏蒼也昊卽界之隸變

鞀卽鞀鼓鞀鼓之鞀

經正考四

雷鼓鞀鼓春官大司樂文說文革部鞀鞀也從革

召聲或作鞀或作鞀籀文作鞀隸變作鞀

召卽詔來瞽舉舞之詔

詔來瞽舉舞春官樂師文秦時已有詔字故說文序

引倉頡篇幼子承詔大徐新增十九文補入正文新

附考曰按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丞相縮等與博

士議上尊號王爲秦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詔字亦見天

子自稱曰朕則詔字當始于此據管子牧民篇召民

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漢書高帝紀召告父老知古通

作召又周禮樂師詔來瞽舉舞鄭訓詁爲呼則亦同

召說文召評也然則詔字古作召也

簫箎篴管春官笙師文校勘記曰余本閩監毛本同
作箎唐石經嘉靖本作箎爲是又小師鄭注管如箎
六孔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箎作箎爲是唐
按釋文本亦誤作箎箎卽箎之俗字箎卽箎之或體
說文龠部箎管樂也从龠虎聲或作箎

笛卽簫箎遂管之遂
說文無遂字詩周頌有瞽釋文遂字又作笛說文竹
部笛七孔箎也从竹由聲磨按由聲逐聲古音相近
說文艸部苗箎也詩小雅我行其野作遂亦其例也
婁卽鞮鞻氏之鞻

鞮鞻氏春官文說文無鞮字忝部鞮鞻四夷之舞

經正考四

五

各自有曲段大令注曰鞮婁今周禮作鞮鞻氏注云
鞻讀爲屨鞮屨四夷舞者屨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
自有屨按今說文革部鞮革屨也無鞮字釋文引說
文鞮屨也字林鞮革屨也屨者鞮屨是則字林乃有
鞮字許鄭周禮所無鄭注當本作婁讀爲屨革部之
鞮是常用之屨走部之鞮婁乃四夷舞者之屨曲當
作屨聲之誤也四夷之舞各自有屨正與鄭注說同
許意亦當婁讀爲屨

虞卽帥其屬而設筍簾之簾

帥其屬而設筍簾春官典庸器文唐石經作虛毛本
誤作簾說文庀部虞鐘鼓之柎也帥爲猛獸从庀界

象其下足或作錄篆文作虞

垂卽華氏之華

華氏春官文說文無華字唐石經諸本俱作華釋文
本作垂氏云本又作華磨按華卽筆之隸別垂卽筆
之段俗說文竹部筆所目擊馬也段大令曰段僧爲
杖人之稱漢書令筆令是也周禮段垂爲筆垂氏掌
其樵契是也又按集韻四紙筆或从艸作華周禮華
或作垂

罍卽二曰噩夢之噩

二曰噩夢春官占夢文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
愕說文無噩愕字漢讀考曰說文祇作罍從口並聲

經正考四

十六

又曰噩相遇驚也從彡從罍罍亦聲蓋子春以噩字
不可識而改爲罍許君從之是以說文無噩字摩按
爾雅釋天在酉曰作噩釋文云噩本或作罍罍卽罍
之隸變經義述聞曰噩卽罍字也罍俗玉篇罍驚罍
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寤史記楚世家熊罍索隱
罍作噩單行列子周穆王篇噩夢作噩夢噩卽罍字
此篇噩夢之罍爲驚字之罍玉篇又曰噩圻噩也埤上同此皆罍
噩同字之明證說文罍謹訟也从口並聲又噩字注
引周禮二曰罍寤隸省作罍凡字之从罍者皆
同意說文此聲時也从二即讀若謹罍口也故从
叩之字亦可从罍說文罍或作罍玉篇有罍字云古

文裘是其例也。噩字从品，並聲，篆當作噩，今作噩者，其字曲畫，隸皆變作直畫而爲手。漢梁相費況碑鄂孔廟，置守廟孔，獻碑丙子朔，西嶽萃山碑，奄有河朔，朔並作册，幽州刺史朱龜碑，門衛弛，榜作拆，此皆隸書變，並又省而爲王耳。古文四聲韻曰：孽，王庶子，碑作譚，蓋省孽作干，故無下畫，亦猶孽之省作孛也。然則噩卽孛之，或作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爲孛而鄭不改字。

毆卽遂令始難毆疫之毆

遂令始難毆疫春官占夢文唐石經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毆烏鳶方相氏索室毆疫入殯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冥氏以靈鼓毆之庶氏凡毆蠱則令之比之壺

經正考四

十一

涿氏以炮土之鼓毆之及占夢文皆作毆校文曰監本毛本作毆不體應按及部毆捶毆物也馬部毆爲驅之古文段大令曰毆在馬部爲古文驅在及部爲俗毆字無庸牽合其說是也

禴卽眠禴之禴

眠禴春官文說文示部禴精氣感祥从示侵省聲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禴是隸省作禴

禴卽以觀妖祥之妖

以觀妖祥春官眠禴文說文示部禴地反物爲禴也从示芙蓉女部妖巧也妖卽禴之段俗隸省作妖

鐫卽三日鐫之鐫

三日鐫春官眠禴文唐石經作鐫校文曰監本毛本作鐫隸俗應按說文金部鐫賞也从金雋聲瓦部賞大盆也然則鐫形似大盆日旁气似之也後鄭讀如佩鐫之鐫則爲說文角部訓佩角鏡耑之鐫謂日旁气刺日也鐫蓋涉訓破木鐫之鐫而誤不體

曹卽六日曹之曹

六日曹春官眠禴文說文首部曹目不明也从曹从旬旬目數搖也鄭司農云曹日月曹曹無光也此引申之義也曹卽曹之隸俗

迷卽七日彌之彌

七日彌春官眠禴文故書彌作迷徐養源曰彌迷同

經正考四

九

音相通大戴禮保傅篇云衛靈公之時迷子瑕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應按說文無彌字據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則其字當从說文訓久長之彌鄭蓋不从故書也

資卽九日賸之賸

九日賸春官眠禴文故書賸作資蓋賸資同音相通詩小雅大田此有不斂穡三家詩拾遺引崔集注本穡作積周頌良耜積之栗栗說文禾部積下引作積之秩秩然則齊資二字相通也又天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儀禮聘禮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並云齋或爲資此故書所目作資也說文無賸字據鄭司農云

賡者升氣也則其字當從說文訓登之賡說見書微子予顛躋下

策卽六曰策祝之策

六曰策祝春官太祝文說文無策字經典策字釋文本多作策禮記曲禮書策釋文本作策云本又作策說文竹部策馬箠也許書之例龜策馬策作策方策作卹策告作卹三字分隸多通假

名卽置銘之銘

置銘春官小祝文注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名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徐養原曰柩疑名之誤士喪禮曰爲名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績末長終幅廣二寸書

經正考四

十九

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幕用葦席取名置于重杜子春云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漢讀考曰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名取名依釋文亦皆作名考士喪禮注云今文銘皆爲名是知仲師用今文字春所引檀弓亦當作名今檀弓作銘恐非漢人之舊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於儀禮取今文也故書攻曰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

孔廟殘碑皆有銘字應按徐說非也說文口部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卽名之本義也段大令曰其作器刻銘亦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皆祇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然則銘刻之銘亦作名也列子湯問篇伯益知而名殷敬順釋文名與銘同新坳乃有銘字

游卽十有二游之游

十有二游春官巾車文說文無游字於部游旌旗之流也从於汙聲古文作遊按游與旒音義皆同集韻十八大游亦作旒段大令謂旒當爲游之或字隸省

經正考四

二十

作旒耳

幣卽蒲蔽犬禊之禊

蒲蔽犬禊春官巾車文說文無禊字巾部幣髮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駢車犬幣段大令注曰按巾車云木車犬禊素車犬禊駢車然禊蓋許一時筆誤如或簣或百之比禊幣不同蓋故書今書之異車覆笱之字當是幘爲正字幣爲段借字旣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傳昭廿五何注皆曰幣覆笱也車覆笱與車笱是二事車笱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第說文之篚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笱者禮經周禮禮記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禊蓋乎軾上者

也以禦旁之名名之也車覆笈古無用髮布者許以髮布釋陪陪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笈之字也漢讀考曰辟聲其聲古音支清之合也鄭云覆笈言其用許云髮布言其質

髮即髮飾之髮

髮飾春官巾車文注故書髮爲軟杜子春云軟讀爲奈坳之奈直謂髮奈也元謂駝車邊側有奈飾也髮亦多黑少之色韋也段大令漢讀考改髮爲奈曰古音次同奈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輒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奈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乃以髮奈訓其義但云讀爲奈則奈之

經正考四

五

色不一故斥言髮髮鄭君乃釋髮曰亦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文作髮也淺人徑改經文作髮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司几筵漆几說文作髮几此蓋禮家有易奈爲髮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奈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髮奈之惰非杜作奈鄭作髮也應按段說非也故書攷曰髮奈連文各本互異司几筵之奈許作髮巾車之髮杜作奈各爲一義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髮奈者髮乃閒文因奈字而牽連及之猶上注華噪之華也使無作髮之本何煩鄭君訓釋乎經既有奈無髮則色理未明何由知其亦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髮段君改字竊所未安應

謂亦多黑少鄭君正爲經文髮字作解非申杜義儀禮鄉射禮記曰福髮注云赤黑奈也亦其證也說文奈部髮奈也隸省作髮漢書孝成趙皇后傳殿上髮器師古曰髮或作髮音義亦與髮同

弄即三鼓撻鐸之撻

三鼓撻鐸夏官大司馬文注鄭司農云撻讀如弄二元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撻撻者止行息氣也說文無撻字經典文字辨證書曰弄正撻別蓋即據先鄭之說也應按賈疏云撻弄聲相近以振鐸謂之弄也集韻一屋撻或作掾說文亦無掾字

駭即鼓皆駭之駭

經正考四

五

鼓皆駭夏官大司馬文說文無駭字馬部駭驚也應按戒聲亥聲相近釋文駭云本亦作駭則駭即駭字也大僕戒鼓傳達於四方故書戒爲駭鐘師賦夏杜子春讀爲駭鼓之駭毛詩序南駭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駭皆戒亥通用之證也

卒即乘王之倅車之倅

乘王之倅車夏官射人說文無倅字新附有之應按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副倅之倅故書攷曰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是古者俗萃爲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爲卒司農

意在曉俗故讀爲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併經文改之耳磨謂車僕掌戎路之萃下文竝作萃鄭注萃猶副也萃亦卒之段借非倅之段借也廣韻十一沒倅注云百人爲倅周禮作卒臧沒切則倅卽倅字也

璿卽塔玉三采之璿

璿玉三采夏官弁人文注故書璿作璿說文無璿字釋文璿注本又作珉磨按說文玉部珉石之美者許意非謂弁師之璿字許蓋從故書作璿也玉部璿三采也鄭司農云璿惡玉名徐養原曰以其三采又非璿璿故云惡玉名也江沅曰惡玉者亞次之玉也古惡亞字通磨謂江說是也天子純玉公四玉一石侯

經正考四

三

三玉二石謂之璿者次于天子與公也璿璿古通用嚳人凡山川四方用蜃故書蜃或爲謨此諱文等韻與虞模等韻相通用之證也

痺卽痺矢之痺

痺矢夏官司弓矢文注鄭司農云痺矢讀爲人罷短之罷元謂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次漢讀攷曰痺从广卑聲在古音十六部與罷在十七部聲類最近司農易痺爲罷謂其矢短也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爲痺字磨按說文無痺字故段大令作痺作痺是也說文广部痺中伏舍一曰屋卑蓋引申之爲凡卑之稱唐石經釋文本皆作痺矢不譌各本

作痺俗字也

廐卽六繫爲廐之廐

六繫爲廐夏官校人文說文广部廐馬舍也从广廐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廐卽廐之隸別唐石經作廐校文曰毛本作廐不體

按卽廐人之廐

廐人夏官文說文無廐字禮記郊特牲注滌牢所搜除處也釋文搜云本又作廐玉篇广部廐亦作搜搜卽搜之隸別

桃卽教駢之駢

教駢夏官廐人文說文無駢字馬部駢下云馬二歲

經正考四

三

日駒三歲曰駢段大令注曰駢字既見周禮何以連類言之不錄此篆也曰疑周禮故書本作兆或借羊部桃爲之許解中駢字蓋非許君原文磨按廣雅釋駢之駢驛玉篇馬部作桃驛御覽八百九十三引亦作桃則古段桃字爲駢也

奚卽其澤數曰猗養之猗

其澤數曰猗養夏官職方氏文注杜子春讀猗爲奚說文無猗字磨按周禮本當作猗說文豕部猗生三月豚腹奚奚據段兒也大部奚大腹也此數名蓋取大意自唐石經釋文本已譌作猗猗卽猗之隸別也許君於艸部數下曰幽州奚養蓋從杜子春作奚也

漚卽其川庫池嘔夷之漚

其川庫池嘔夷夏官職方氏文說文無嘔字廣川書跋四烏池在周爲漚夷水然則嘔當作漚

蠹卽掌除蠹物之蠹

掌除蠹物秋官翦氏文說文蠹部蠹木中蟲从虫橐聲或作蠹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隸省作蠹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釋文橐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經義述聞曰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爲橐說文蠹作蠹从虫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

經三考四

五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周禮終

十三經正字攷殘本四卷鍾麐圖撰璘圖原名寶田長與人咸豐十一年順天副貢生官內閣中書少好學治散體文得桐城姚惜抱陽湖惲大雲之傳於聲音訓詁之學研究最深始從同邑臧眉卿孝廉游得其指授嗣出楊黼香太守門下太守爲粵東經學名家習聞師說所業益進嘗以羣經之字多從隸變因據說文本字以正其誤撰十三經正字攷取爾雅釋文諸書以疏證之今止存易書詩周禮四經餘都散佚惜哉說文者六藝之鈐鍵經自漢儒而後家各異義音讀亦殊許君自序云其僂易孟氏書孔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蓋病俗儒晷夫詭更正文獨宗古文者以爲此固諸經之正字也璘圖能心知其意援據說文一一爲之糾正其用功可謂勤矣君之子伯荃大令以承幹有吳興叢書之刊寄稿來漚卽編入叢書爲讀經者之一助云丙辰重九日吳興劉承幹跋

經三考跋

一

會

澤

樂

著

中

獲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
廣雅書局刻

128405
44.3.23

十三册 4 三反

3 4

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凌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
 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
 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
 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
 從受經既聞緒論斐然有等_乙之志泊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
 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
 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
 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
 絕無嚮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
 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
 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
 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欵金氏程氏
 習鄭氏禮顧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愀然
 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為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
 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
 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
 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
 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
 文淇謹

句溪雜著序

廣雅書局

序

右雜著若干篇卷一卷二癸卯以前作梓於揚卷三卷四壬子
 冬所輯鐫於京皆燬之賊既從事秋隸伏几跼暇庚申出守滇
 南未克履任蹀躞燕晉秦蜀間日與輪蹄伍益不皇蒞舊業暨
 養疴綿山行篋無書課讀之餘間有所得莫從是正歸里復檢
 所弄數萬卷悉成灰燼槁坐斗室耳目枯寂因將前後所存釐
 為五卷付之劄氏學殖久蕪於先民無所裨補惟羊叔餘生一
 靈不泯數十年孜孜所遺未忍慙棄知我者其有以諒我也甲
 子長至日陳立識於邵伯埭寓

句溪雜著序

廣雅書局

句溪雜著目錄

句容陳立撰

卷一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白虎通疏證自序

說禮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荅薛介伯論邱區書

兄弟昭穆議

書張純傳後

路寢孔碩辨

句溪雜著目錄

既伯既禱解

說文母猴說

魯讀崔為高說

鄭伯男也說

卷二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皇后降服議

為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荅周西澗為妻杖不杖議

春秋王魯說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述

三年尊服說

卷三

上攝大夫唯宗子說

釋虫

爾雅舊注敘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攷

尚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攷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解

劉績三禮圖駁

說員

三年喪問

句溪雜著目錄

外宗內宗說

卷四

九獻疏

祁奚字黃羊說

鈞援臨衝辨

釋我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塲長中變三年之葛說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者適人者述

為塲後者述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禮無二嫡說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舅沒則姑老解

卷五

祭法七廟解

周南召南解

釋荀

釋查

豐水東注說

掘閭解

句溪雜箸目錄

唯子不報述

妾不體君述

稅服解

謂之王公辨

樞星門說

卷六

釋宋

釋十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服議

笑不至矧說

入自闕說

三

廣雅書局印

寅饋於个辨

劉楚栢先生論語正義序

曹寶書刺史集序

陳氏宗譜目序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書後

箬帽園記

王君梅生哀詞

書汪孝孫事

書介休三烈婦事

先君子雜箸五卷再刻於同治甲子冬乙丑移居江甯

丁卯游鄂戊辰游浙己巳由浙歸江甯於鎮江途次棄

句溪雜箸目錄

四

廣雅書局印

養汝恭卜葬後謹檢未刻文字請寶應劉先生恭冕儀

徵劉君壽曾擇存十四首續彙之爲第六卷孤汝恭謹

識

句溪雜箸目錄終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古韻之學蔽蝕久矣自鄭庠作古音辨實開古韻之先然止析六部未免於略崑山顧氏分爲十部援引該洽而九經諸子騷漢以下書乃可讀江徵君又分爲十三部戴編修則爲十六部孔檢討別爲十八部而分陰陽二聲王觀察更爲二十一部段大令定爲十七部劉禮部又爲二十六部休寧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者也然或有意求密而用意大過因思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則韻母也歸安姚尚書有說文聲系一書第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岐誤乙未登京師假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書局

館於廣陵汪氏因刺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名曰說文諧聲孳生述其部次以廣韻爲質諸家之或始歌終談或始之終歌或始元終緝皆不敢取恐鑿也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爲目其部分以顧氏爲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也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哈尤之半用段說也七部曰真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也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也十六曰侯虞之半用段義也其轉虞入侯則用江說十七曰侵覃凡十八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也而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曷未鐸薛爲十九部則戴義也緝葉帖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書局

此例不可枚舉蓋或取雙聲或由轉韻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混同餘如西兼沾普兀亦讀復嬰亦讀穰仍以本音爲主而以別音附之不以異說清正也其聲字之誤衍俗字之妄增槩從決汰庶以存浚長真面目耳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羸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輪於申傅河間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問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

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
著菀略者三十八種泰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
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載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
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
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
玄妙非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庶
肆雖黃末學者蛻求青紫而欲溯微文於既汨尋佚論於久湮
紹彼先民鳴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百篇識傳百首鑿度
運樞之說推災攷耀之文敘郊正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
風雅辨鼓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象爻指晰雜以
占候未底於醇微諸遺經問合乎契故皆以識斷禮以緯儷經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書局印

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贗鼎
雜陳深信者失之愚矯枉者過其正遂禁絕於天監致燔滅於
開皇侯官集遺塵珠略見華容著錄片羽僅存而欲遠索苞符
旁搜星緯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
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肆伏書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專
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其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瀆于之奏
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
誰尋而欲綜七略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
其難三也況其舊人祕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
玄文誰為沛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
官之闕略雖餘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

非全璧祇錄羽琇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拮微旨於墜簡其難四
也立質賦頌愚學慚陋俗心鄉壁之虛造守先儒之舊聞不揣
樛昧為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資辨難仿冲遠作疏之
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疑滯通其結轡集專家之成說廣如
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管窺廷擊或有補於涓埃
云爾

說禘

丙申四月三日葉筠潭黃樹齋兩鴻臚黃榘卿徐廉峰兩太史
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於京師宣南之江亭行展禘
禮孟慈先生刺禘義下詢因為之說曰禘字不見於說文玉篇
廣韻始有之而史公已記漢武禘霸上之事徐廣所云三月三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書局印

日臨水祓除謂之禘是也又蔡中郎注月令天子始乘舟亦謂
陽氣和煖禘於名川則禘義之興已久考禘疑古祇作契契有
絕缺之義漢母將隆傳契國威器謂絕國威器也司馬相如封
禪文契三神之歡謂缺三神之歡也禘祭取義於絕除穢惡則
古或即段契為之後因加示為禘耳然經典有祓無禘祓禘同
韻則後世禘字其古祓之變體與周官女史掌歲時祓除釁浴
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
葉沐浴考古多有因祭而行祓除者如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
姜嫄禘祀上帝於郊祓以祓除其無子之疾焦喬荅王權所云
先契之時必自有祓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是也則此除惡
之祭周初必於四月或因雩祭而遂行祓除之禮故先儒說論

語或以風平舞雩為雩祭以冠者童子斥男巫女巫又鄭注周禮云如今三月時則古不用辰月可知後世禮移俗變多不得時之正或即行之三月故曾哲述此事即於莫春則已非周之舊矣春秋時惟鄭國盛行此禮韓詩序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是也後世行此禮者亦不盡用辰月西京雜記漢高與戚夫人於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濯濯以祓妖邪則用寅月漢武八月祓霸上則用酉月劉公幹魯都賦素秋二七則用申月九歌春蘭秋菊姘女容與則又春秋並用矣而歷代相沿多以辰月為正張平子南都賦莫春之禊元巳之辰荆楚歲時記亦有三月三日士民出泛江渚為流杯曲水之飲宋元嘉齊永明相沿為故事顏延之王元長

句溪雜著卷一

五

廣雅書局

有曲水詩序而王右軍亦於是日修禊山陰也但祓除之禮始必因四月雩祭後改用辰月仍用巳日自魏以後則專以三月三日而上巳之本義亡矣至於摯仲洽徐肇亡女之說固屬不經束廣微周公泛觴之事亦無確證俱置而不論可也至毛詩韓詩之蘭蘭蘭古音同部蘭為正字蘭為段借毛傳云蘭蘭也蘭蘭也用本字詩借字也香草之名能辟不祥與今世蘭花之蘭同名異實李時珍所指生水旁下溼處紫莖柔枝赤節綠葉對節生有細齒者是也其內則之蘭蒹蒹楚辭之切秋蘭風俗通引禮記之大夫贊蘭皆是也薛夫子楚辭章句蘭蘭也蓮即蘭非夫渠之實也連聲問答同部故澤陂有蒲與蘭樊光注兩雅引作有蒲與蓮也漢書引作管管與蘭蘭亦同部師右曰管蘭也是也薛氏以蒲蘭同部以蒲蘭同部二名一物無差殊也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乙未過夏京師於同郡溫君民叔處假得錢氏古十經文字通正書受而讀之其書取漢魏傳注及史漢引經異同以明古字

通段源委採錄之功可謂勤矣然其紕謬處亦多漢人注經有讀若讀為當為諸例仍其本字別取他義讀若讀如是也破其字別其義而仍取諸同部之音即異部而通段仍相近則讀為讀曰是也若當作當為則是形聲之誤不可通段本段錢氏概為收羅不分畛域其誤一也兩漢經師或由口授或得壁中或獻民間如周禮之故書士禮之今文古文書分伏孔論語異齊魯皆是其異文譌字亦不過如今之宋本毛本監本之不同耳其中可通者固多然傳寫之錯口語之訛絕不相涉者亦不少錢氏廣為採錄無所棄取其誤二也漢人引經有以訓詁代本字史記之引尚書兩漢奏疏傳注之引諸經如克之作能以之作用之類不可枚舉然如初首可以訓始不得徑通作始也林

句溪雜著卷一

六

廣雅書局

丞可以訓君不得徑段作君也錢氏渾謂段借形聲不分其誤三也許氏說文多經後人富定久非汝南元本如引麗乎土之作麗豐其屋之作豐皆是錢氏承譌沿謬喧偽亂真其誤四也今世所傳漢學惟三禮毛詩公羊春秋而已外如馬鄭之書京孟荀虞之易三家之詩賈服之左傳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爾雅全書雖已亡佚而孤文隻義見於他書所徵者其異文別讀皆足為段借之資錢氏槩從闕如未經引及其誤五也大抵假借之道不外二科同部段借謂之疊韻異部段借謂之雙聲非此皆誤字也但周秦部分嚴於漢魏如東鍾之通冬支之轉歌脂之轉真微之轉文文之轉蒸魚元之轉歌汝南已多破其畛域然通轉之中亦自有一定之限非如後世之強生枝節妄為

分合膠轉而不通如許敬宗劉平水諸人也昔人以段錢并舉讀說文對證一書已病其疏略及讀此書其旁通曲證不可謂於小學無補於音韻之學或有未究去金壇之學遠甚謹條其謬誤者近二百事故識數語於簡末云

答韓介伯論邱區書

介伯仁兄閣下昨接致函論曲禮禮不諱嫌名注一節案彼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與區也陸氏音邱區并去求反考邱區求三音迥別求宜入蕭幽等韻邱宜人之哈等韻區宜入虞侯等韻承舉古韻標準音區為祛由切之說以相示復引方言以一區為一邱為證攷江氏之說非也由與求可以同韻區與由求萬不可通禮樂記區萌達左傳豆區釜鍾六朝諸儒并音古侯反侯古音胡故羔裘洵直且侯與濡淪為韻也魏文孟津誌謂高晉極歡娛備臨四達衛珍膳盈豆區以區與娛循等舒馳等為韻故凡从區得聲者如滹鴨歐等字俱宜入虞侯部也若由則當在蕭幽等韻禮運故飲食有由也與事有守事可復行可考以為與為韻故凡从由得聲如油軸迪等字皆宜併入蕭幽等韻也若邱字則當音去其切易渙有邱與思韻左傳敗於宗邱與師韻此則見之詩易諸經有韻之文者也至方言自一聲之轉故或可通呼誠如足下所謂不得據為同部是也且鄭氏云音聲相近不云音聲相同蓋字禹為曼韻邱區為雙聲也陸氏之失固不足責江氏從而和之不可謂非千慮之失也至知由字說文所無自宜為考之古文江鄭求本為古文

句溪雜著卷一

七

表而與表韻異部當入之韻此又古韻之不可解者也

兄弟昭穆議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而於兄弟為後者尤多結轄其要則一以為兄弟同昭穆一以為兄弟異昭穆至東晉賀循遂謂兄弟不相為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為殷周異制故論有互歧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外丙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已大戊等皆兄弟終弟及至陽甲殷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為君若兄弟別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斷之殷之廟制當兄弟同昭穆桓弓滕伯文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伯文殷諸侯也上下既各以其親不降旁期之服則上準天子之制知外丙沃丁小甲等崩仲壬太庚雍已等亦祇為之期矣本不必純君臣之分則其不嫌於同昭穆可知若周制父死子繼其兄弟相及本出於一時之變禮先君無子若孫不得已而取諸昆弟更無昆弟若昆弟之子即嗣以伯叔父諸功總親亦無不可諸侯天子以國體為重不必顧其私親故也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蓋臣之故天子諸侯絕旁期而族人亦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凡屬服親皆同臣子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則以弟嗣兄即以子承嗣故文公逆祀先儒後閔春秋議之傳曰何以議先禰而後祖也不然閔之於文叔父也何祖為為位既禰之文不得不祖之祖禰異分則昭穆異廟然則殷人四親廟以世次為序廟則四而主不必

句溪雜著卷一

八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而於兄弟為後者尤多結轄其要則一以為兄弟同昭穆一以為兄弟異昭穆至東晉賀循遂謂兄弟不相為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為殷周異制故論有互歧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外丙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已大戊等皆兄弟終弟及至陽甲殷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為君若兄弟別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斷之殷之廟制當兄弟同昭穆桓弓滕伯文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伯文殷諸侯也上下既各以其親不降旁期之服則上準天子之制知外丙沃丁小甲等崩仲壬太庚雍已等亦祇為之期矣本不必純君臣之分則其不嫌於同昭穆可知若周制父死子繼其兄弟相及本出於一時之變禮先君無子若孫不得已而取諸昆弟更無昆弟若昆弟之子即嗣以伯叔父諸功總親亦無不可諸侯天子以國體為重不必顧其私親故也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蓋臣之故天子諸侯絕旁期而族人亦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凡屬服親皆同臣子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則以弟嗣兄即以子承嗣故文公逆祀先儒後閔春秋議之傳曰何以議先禰而後祖也不然閔之於文叔父也何祖為為位既禰之文不得不祖之祖禰異分則昭穆異廟然則殷人四親廟以世次為序廟則四而主不必

祗四周人四親廟以世及爲序一廟一主親盡則毀故文公所
祀止桓莊閔僖而已說者以閔僖同昭穆隱桓同昭穆則文公
之祀上及惠公若二主共廟則與廟無二主之制乖若主別爲
廟則與諸侯五廟之制刺且生爲君臣沒爲昆弟亦無是理也
是以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桓與隱同昭穆而桓獨有廟僖與閔
同昭穆而僖獨有廟是兄弟異昭穆可知要之隱閔可弟兄桓
僖桓僖不得兄弟隱閔猶春秋稱弟出之於上則爲發乎
情母弟不自弟行之於下則爲止乎禮義焉若大夫無子則不
得取諸昆弟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但取諸小宗之子行爲嗣
嬰齊以弟後兄歸父春秋譏而書之曰仲不與其公孫之號也
包慎言曰以嬰齊後歸父此魯禮之未失魯人以襄仲弑君之
罪當絕而歸父進退有禮不欲絕其嗣於魯故以嬰齊後之春

旬溪雜著卷一

九

廣雅書局

書張純傳後

世祖初廟制未定以高帝爲始祖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以
齊陵至南頓爲四親廟張純議以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
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君臣竝列以卑廟尊不
合禮義於是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

帝四世代四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
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案純等此論可謂泥讀禮經矣禮斬衰章爲人後者自謂大宗
無子取支子入承石渠禮議載聖所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
是也喪服傳云嫡子不
得後大宗說非大夫士必取諸歿者之子行爲後天子
諸侯則雖以兄後弟以叔後姪皆可以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
而封君之孫又盡臣諸父昆弟故也故歷代以大禮爭議者三
漢哀帝宋英宗明世宗也哀帝世宗以藩王入繼英宗以藩王
子入繼而哀帝英宗於成帝仁宗時立爲子世宗則於武宗崩
後入繼情事微殊以禮斷之皆宜援服斬之例馬季長云受人
宗廟之重故三年故師丹司馬光等持論甚正而論明季事者

旬溪雜著卷一

十

廣雅書局

或猶援方獻夫之疏方獻夫謂仁宗嘗有英宗於宮中孝宗未
嘗立陛下是孝宗未嘗立陛下爲後陛下
亦未嘗後以爲千古不易之論夫世宗雖未立爲子要皆孝武
之臣也臣子一例皆三年故春秋以桓後隱以僖後閔公羊傳
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
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又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則爲世宗者既以支子入承當以祖宗爲重不得顧其私親自
宜爾武宗而祖孝宗則即以孝宗爲考已屬非禮矣而其詔乃
云奉皇兄遺詔入嗣宗祧皇而稱兄不經莫甚若漢光武則承
王莽移祚之後易姓改物十有八年撥亂反正雖云中興實同
崛起考王制疏云非別子而爲大祖者一是別子初身爲大夫
中間廢遠遠世子孫崛起則不必立別子爲大祖誠以祖有功

而宗有德別子於後世無功猶不必祖之況光武非受重平帝者也而忽近遺本生遠追宣元而下乎若如純等之議則光武亦哀平臣子也亦當上繼平帝亦不得遠嗣元帝為父而成哀以下命有司祀之若以世次於成帝為弟則所謂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上繼元帝是有祖考而無高曾而成哀以下之親廟又當作何稱乎可謂進退失據矣又王制疏云異姓諸侯受封初封即得立五廟則亦猶天子之追王也然則以禮經定東漢廟制宜以高帝為受命祖不毀春陵以下為四親廟明章和安之世春陵以下迭毀殤帝立未踰年不立廟鄭氏駁五經異議說故不數少帝又殤亦不數順帝世光武當毀以為東漢始祖自宜如文武世室不毀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或宜如殷三宗周成宣亦不毀其餘則合祭時附陳於高廟可也然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例之或即立景帝廟亦可而長沙定王又為別子之始或亦如周魯之特廟可耳

句溪雜著卷一

高麗書局

路寢孔碩辨

詩閔宮卒章路寢孔碩注疏皆以路寢為人君之正寢愚竊以為未然寢有二有人君朝後之寢在路朝後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是也有廟後之寢隸僕掌五寢之掃除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是也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絲此句獨言及居室况朝後之寢為人君出入燕息之所故莊公薨於路寢春秋美其得正亦不必俟僖公修復且居寢孔碩亦不足為僖公美則此路寢當為

廟後之寢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即大寢也當為伯禽廟寢詩文多互文見義詠闕宮則凡文王周公之特廟可知矣詠路寢則五廟之寢可知矣詠新廟則閔公以上親廟及大祖廟可知矣

既伯既禱解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之為馬祭毛傳宗之以伯為馬祖郭景純取以說爾雅案伯為馬祖不知所據而馬祖既稱伯因即以伯為祭馬祖之名亦似不辭疑伯即禱字之借說文引作既禱既禱蓋三家詩如此禱字从馬音義相兼應仲遠漢書注云禱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師行必先馬祭名之

句溪雜著卷一

高麗書局

曰禱因即統謂師祭曰禱說文禱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卜而祀之曰禱是其引申義也禱祭之中當兼有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諸神未必如孔疏之專祭房星也禱伯古音同部肆師表貉漢鼓吹曲作表禱旬祝表貉注云杜子春讀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禱是禱伯貉古音義皆通禱其正字伯貉皆假借也禱者說文引作禱訓云禱牲馬祭也攷旬祝禱牲禱馬杜子春訓禱為禱蓋禱之中兼有禱牲之義故兩詠之焉

說文母猴說

說文犬部猴下曰夔也又部夔下曰獸也一名母猴爪部為下曰母猴也犬部獲下曰大母猴也然則猴也夔也為也獲也一物也而皆可曰為母猴由部禺下曰母猴屬犬部猶下曰獲屬

狙下亦曰猱屬虫部變下曰禺屬蓋皆與猴種類而微別故陸佃據柳子厚之言曰蟻靜而猴躁其性迥殊其實對文異散則通也母猴一曰沐猴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是一曰獼猴樂記注獼猴也獲即變之別體案沐獼皆母之轉音母非猴名母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母猴短言之則曰猴猶越之名於越吳之名句吳也故變下曰母猴猴下則曰變轉注為訓物名已晰段氏猴下注謂變上當有母猴二字毋亦誤勿母猴為猴之別名與蓋變下曰一名母猴猶曰一名猴也段下曰食母猴猶曰食猴也且爾雅鳥獸多以父母字為語詞如麇父麇足即麇麇足也獲父善願即獲善願也鴛鴦母即鴛鴦也不獨此也佳其鴛鴦即佳鴛鴦也舍人云佳一名鴛鴦鴛鴦即鴛鴦夫不見左疏 廣雅釋鳥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釋鳥

鷓鴣也毛傳鷓鴣居卑居 威夷長脊即夷長脊也夷說文作厲廣韻虎似虎有角 蓋方音綴急故呼謂殊異必求其義以釋之則鑿矣邵氏雅疏謂沐猴老者為獲故許氏以獲為母猴是直以母解作父母之母矣似非

魯讀崔為高說

一切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為高今從古是則魯論作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為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魯論作高子為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為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孱弱庸徒故曰猶吾大夫高子耳論衡別通論云任宦為吏亦

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正用魯論之意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鄭氏攷齊魯古為之注故以古論定魯論也但鄭注已佚下兩言高子未知鄭本若何耳攷左傳襄六年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見高氏之不振矣

鄭伯男也說

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自來解者不明鄭眾伏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然周制男服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正義 況與從公侯之貢語義無涉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然子產因爭貢而忽言及南面之君亦無謂鄭志謂男子

句溪雜著卷一

廣雅釋鳥

男也周之舊俗雖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亦無据周語鄭伯男也王肅兩注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詞也亦屬臆見杜預注則以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差為可從而孔疏亦未能確疏攷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王制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疑古皆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故左傳僖九年云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明公與侯皆降等从伯子男之稱矣其曰子者亦有二義一則白虎通引或說曰合從子貴中也一則何休注公羊云皆從子夷狄進爵為子是也要之伯與子男俱為一等故僖二十九年左傳云鄭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明公與侯尊不敢與會伯子男卑故可是

亦以三爵爲一等此云鄭伯男也言鄭國伯爵猶之男也舉其
至卑者自承與爭貢之意似合二傳之說本無差異其周禮之
五等孟子之伯一位蓋古籍散亡不無所聞異詞耳

句溪雜著卷一

三

廣雅書局印本

句溪雜著卷一終

番禺沈慶樞初校句溪雜著乃成覆校

句容陳立撰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儀禮喪服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或謂然則不接見者不當有服乎諸侯為天子斬衰其臣不當從服期乎愚以為此說非也從服有六而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不在其中即以為從服是亦從重而輕者也諸侯之大夫於天子與大夫之臣於諸侯同大夫之臣無見諸侯之事故絕而無服諸侯之大夫時有接見之誼故但隆以總衰則此服本在五服外第生於接見之恩耳故粗其升而細其縷可謂斟酌盡善矣若以諸侯服斬其臣應從服期則大夫於諸侯亦服斬其臣亦宜從服期矣則記文但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足矣又何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乎諸侯之臣既可以之大夫則王朝之臣亦可以仕諸侯故白虎通云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是天子之臣亦有違而仕諸侯者其亦不得服舊君明矣大夫與陪臣於天子諸侯有舊君之恩者且不得伸其私服況絕無君臣之誼者乎夫聖人非不知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特以古王侯皆分土而治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特重其本君之服欲其專意於所事且以杜其覬覦上越之私耳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為國君夫特別之以國君知其不得為天子矣故注亦云天子圻內人服

原雅書局

天子亦知之也然則諸侯大夫既葬後其臣即吉服乎昔荀勗召劉系之曰子婦為姑既屬陰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則諸侯大夫之臣於王侯葬後亦宜素服可耳是以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朝諸侯之命卿雖尊而不得為天子服正服又所以一臣心以此坊民猶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家臣而欲張公室者

皇后降服議

通典魏田瓊云諸侯女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為天子后為天子之親服隨天王降一等諸侯之女為后為其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服齊衰其宗子亦不降案二說皆禮經所不取也禮天子

原雅書局

諸侯絕旁期所服者惟妻長子嫡婦左氏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也謂王后與太子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臣之則無服司服之錫衰疑衰皆非五服之正也天子所不服而與尊者一體之王后服之與天子自絕其期而王后願服其私親之旁期與春秋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猶王者之臣妻父母耳非必天子服以總王后服以期也故鄭氏伏后議云女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于天子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今不其亭侯完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監父母從子禮后父仍從臣禮則無服可知夫祭必夫婦親之衰經非所以接弁冕也

王后之父於心為父於天子則臣也以臣下私親之喪廢一時
 賓祭之重不致慎乎況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故大夫士之妻
 不敢降其宗自以婦人有歸宗之義耳若王后則有廢無出無
 宗可歸而射氏乃有宗子不降之說並謂王后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亦期直以大夫士之禮律天子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
 不得以其戚戚君則王后私親亦當援為君之妻之服服王后不
 得仍服其親服可明所以大一統而肅王制也至有謂外祖父
 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母妻與已尊同母妻所
 不降已亦不敢降者夫妻之不降為其共事宗廟長子嫡婦之
 不降為其將所傳重若外祖母父母皆總親耳外祖父母以名加至
 小所謂外親不過總麻也而婿與外舅又為報服然則天子不

句溪雜著卷二

廣雅書局

降后父總而后父亦為天子總乎此必無之禮也則以禮斷之
 天子諸侯於外親皆無服與大夫士服制懸殊婦人外成以所
 天為重亦不得顧其私親服本服如邦人也而雜記有妾為女
 君之黨服者或為從無服而有服者之制鄭氏雖據以難公妾
 大夫之妾為其母傳似未可援為定論也

附包孟開先生說

春秋之義天子不臣后父諸侯絕笏期而女子適諸侯者仍
 為之服以其尊同也天子女適二王後者天子仍為之服見
 於何氏公羊注以此例之天子於后父似不得無服則后之
 於父可知鄭君駁傳之言未可厚非也 又案不杖期章公
 妾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

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
 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言
 案女君皆諸侯之子其父母尊與己等女君應同女子適人
 者為其父母之服此傳所言蓋據大夫女之為夫人者言公
 羊言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諸侯之尊境內皆其臣子而夫
 人之父為君所不臣內娶則嫌且妻黨持權以疏間親亂之
 道也故禮諸侯不得娶大夫女春秋之季諸侯不循禮度內
 娶者國國皆有而服制亦改於是而有以女君而降其父母者
 降其父母非以貶父母明純臣之義也天子尊無二上而諸
 侯與天子不純臣非大夫之與諸侯比且天子非諸侯莫婚
 非同諸侯之婿情而下與大夫比者可同日語為天王后而

句溪雜著卷二

廣雅書局

父母之服不降君子不奪人親也大夫女為夫人而降其父
 母者奪其親以明尊且以防進女後宮而結與援之漸也言
 各有當鄭氏所言特引而不發耳

為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禮經為人後者為其本親之服凡四見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大功章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
 妹適人者殤小功章為其昆弟之長殤記凡一見為人後者為
 其兄弟降一等報案此喪服之省文著義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也而段氏玉裁則謂是四條者本親之服即盡於此說云由其
 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
 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

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謂絕族無施服也豈獨以為素然降服有四出降其一則為人後者與女子于是也女子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二傳皆曰不敢降其祖也夫女子子在室三年適人期欲其專意於所天耳子為父母三年出後則期亦為欲專意於所後耳適人者不敢降其祖若出而後人者顧絕其本生正統之親與況古人亦止不貳斬耳不云不二期也有何二本並立之嫌也至於舅親之服昆弟丈夫之至親者也姊妹婦人之至親者也舉昆弟則上而世叔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祖母下而昆弟之子而從父昆弟從祖昆弟賤此矣舉姊妹則上而姑而從父姊妹下而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賤之矣舉昆弟之長殤則凡有服之殤皆不得絕其服矣而猶慮有不備也故記文足之曰為人後者為兄弟降一等報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降一等則總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則內而諸祖父母從祖昆弟外而外祖父母從母皆括之矣則外親亦非無服也疏遠者如此則親近者可知於是知其說之難通也又改兄弟為其昆弟三字毋乃改經從己乎段氏又引為出母期不為外祖父母服尤為礙不於倫矣夫母與廟絕母子至親無絕道故為之期若為父後則絕所謂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與為後者之例迥別段又謂絕族無施服夫絕族之說止可施之異姓以支子後大宗不得為絕族也善乎程氏瑤田曰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統而論之所後者

不必定為何親期功總麻以及絕屬者皆可而服本親父母一期為斷蓋至親以期斷故特降其加隆之服所謂仁至義盡也餘親則皆以出降一等亦所以厚本親也若宗子於五屬內者則依其本服宗子為大夫族人為士者降一等絕屬者無服惟為後者服本親不得依宗子為族人之例而族人為宗子有期親者服以期大小功則齊衰三月後受以大功衰九月與小功衰五月總麻與絕屬同齊衰三月其本親服為後者亦不得依族人為宗子之例故鄭氏記注云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也是也

答周西漚為妻杖不杖議

前在省垣承詢妻喪杖不杖之別時客中無書略述所識茲特為足下詳之喪服記妻服有二一見齊衰期章曰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一見齊衰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嫡子為妻傳云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鄭氏於齊衰期章注曰嫡子父在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引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注又云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然則父在為妻不杖唯嫡子矣以父為之主也若庶子則雖父在亦杖以庶婦卑故不為之喪主子得以杖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而致繼公創不分嫡庶之說注不可信小記經文亦不可信乎然父在庶子為妻杖亦止士以下耳若大夫之庶子為妻在大功章為尊者所服則亦不杖蓋與嫡子之不杖名同而實異故不杖章特著之曰大夫之嫡子也小記又云世子不降妻之

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嫡子同注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此卽據服問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之文明重嫡之義自天子達也今律文不分嫡庶父在皆不杖者古者世爵世祿則有宗法故嚴嫡庶之別後代宗法旣廢故嫡庶可以從同此古今禮之不同也其父沒母在亦宜用杖期服以母不可主嫡婦之喪故爲妻得杖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明母在得杖矣又云宗子祔在爲妻禫得禫卽得杖矣今律文父沒母在亦不杖與古殊此亦禮文沿革之不同也

春秋王魯說

孟子之說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句溪雜著卷二

七 廣雅書局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氏於前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義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竊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放假以爲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據以爲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蓋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

記而加乎王心豈嚴繼夏周維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爲受命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王也故儀父慕義則字之宿男與盟則卒之滕薛齊朝則葬之於唐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著治太平僅於譏二名人道渙王道備功至於獲麟故麟於周爲異於春秋爲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故鄭氏詩譜云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騶趾騶虞言后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仲達申之曰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是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魯爲春秋之魯言之非爲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祀所謂異義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爲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估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善乎劉君申受之言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宣火之明而無與火之德又包君孟間言曰凡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廷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筮蹄也釋乎此而七十子之微言大義昭然若揭彼杜范之徒嘵嘵不已眞所謂瞽者不可與言日月之明聾者不可與聞雷霆之聲也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述

喪服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魏本于作爲注言報者嫌

其為宗子不降教繼云云此為昆弟於本服降一等止謂同父
者也禮為宗子服自去之親以至親盡者皆齊衰但有月數
之異耳此報云者昆弟與姊妹在室者但視其為己之月數也
而服亦齊衰惟姊妹適人者則報以小功也案叔氏之說非是
同父之親止可謂之昆弟不可為兄弟喪服凡稱兄弟皆疏遠
之親故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也記中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又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
兄弟居加一等又君之所為兄弟服又夫之所為兄弟服兄弟
服猶言小功以下之服非謂為兄弟服也皆為疏族之親烏得
與昆弟混昆弟在大功章所謂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何以大
功也為人後者其昆弟是也記者恐小功以下不降也故於

句溪雜著卷二

九

此足之教氏疑大功以至親盡為宗子皆齊衰此若小功之下
則不得為宗子以小功之服此由泥于報字之義此所云報名
報而實非報也何者支子出繼大宗於其本親之服皆降一等
如小功則降總則無服若小功總之親服出後之人則應如
小功總服宗子之本服而遞降矣與宗子小功之親者服之齊
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有總麻之親者與總屬者同
此本服也若降服則小功與總皆降同齊衰三月矣蓋報者
報之以降期大功亦然非謂宗子降服在小功伊亦報以小功
宗子降服總麻伊亦報以總麻與凡人之報不同也亦如律其
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也記又云於所為
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諸儒疑小功以下為兄弟不得更稱兄弟

之子授通典質循議引作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證今本之
誣程瑤州云所為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
小功以下之親也今為之服如真子一般故云若子蓋謂宗子
為所後者之子之兄弟之親如所後者之子其實宗子自持小
功總之本服小功之親仍當齊衰三月受以小功衰五月總之
親仍當齊衰三月亦各服其服近於報而實非報也

三年導服說

說文谷部百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
若誓彌字从此又本部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穴部突讀若
禮三年導服之導案禮經有禪無導鄭君士虞禮注云古文禪
或為導又喪大記禪而內無哭者注禪或皆作道則禪者今文

句溪雜著卷二

十

導道者古文許君多本古文說故也說者以丙與導為雙聲故
得通讀然核為以母切突為式針切與導聲不相涉也蓋丙在
咸韻轉平聲則入侵覃諸韻導在號韻轉平聲則為蕭幽諸韻
古侵覃等部與蕭幽等部間有通讀之字如荀子禮論云道及
士大夫注史記作蹈又作啗按今史記禮書正作函函啗皆與
丙韻者也詩白華念子燥燥釋文燥亦作慘又北山或慘慘劬
勞釋文云亦作燥漢書西域傳注刻本作剝參與丙亦韻而讀
若臬則又以蕭幽與肴豪韻近輒轉得通者也丙之讀導其猶
此與然則不讀於丙之下而讀於函之下者蓋古文字省函為
舌兒本義也而亦借義為竹上皮膚音如甜者本音也而亦借音
為沾與誓後造丙字專為舌兒之訓音止他念切不必兼沾誓

之讀與竹上皮之義矣亦如少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下云古
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𠂔下云古文以爲𠂔字又以爲
𠂔字𠂔下云古文以爲顯字而皆不必讀少如艸讀疋如足讀
𠂔如𠂔讀𠂔如顯而音義自可假借亦以古文字省故也然則
彌字古當作彌今作彌亦隨今文而省也今說文示部有禪字
段氏以爲後人所加案許氏三引導服皆不作禪則段氏之說
信矣

句溪雜著卷二

廣雅書局藏

句溪雜著卷二終

番禺沈寶楹初校南海潘乃成復校

士攝大夫唯宗子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孔疏云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士卑故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語義甚明自陸佃吳澄等以宗子指生者言遂謂大夫之喪士不得攝主唯宗子為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可以士而攝之案此以後人文義讀先秦書者也此節即承上文言之上云大夫不主士之喪因大夫於士勿親皆降故不得更主其喪又慮人疑凡士喪大夫皆不攝也又著之曰士攝大夫唯宗

句溪雜著卷三

句溪雜著卷三

子明宗子雖士則大夫可以攝其喪耳若大夫之不攝士喪見周道之尊尊著大夫之得攝士為宗子者之喪又以見周道之重宗故喪服經凡大夫於士之服皆以尊降唯齊衰三月章特著大夫為宗子之文傳所以明之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若如陸吳之說士不攝大夫謂士之位卑不敢攝大夫攷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設有崛起而為大夫者既無後又無宗族人皆士則將任其無主乎又攷喪大記云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此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者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也然則無爵者尚可為有爵者攝主但辭而不拜有爵之賓耳士顧不得攝大夫之主耶唯是大夫於士必降服故士雖無主不可為之攝宗

子即所以傳重敬宗於族大宗者絕尚常絕小宗以之豈僅攝主已乎舊解本無可疑而徐氏乾學反乘舊而宗陸吳頓矣然則宗子為士在五服之內大夫為之本服歟即降服歟曰以齊衰三月章攝之則宜本服大夫婦人為宗子三月是絕屬者大夫為宗子亦三月救繼公云此謂絕屬者則與眾入同明有服制者亦如眾人可知故彼疏云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降此可補經注所不見矣

釋虫

說文虫部計一百五十三字以虫為部首解云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為象又蝨下云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蟲下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身从三虫案如說文所解

句溪雜著卷三

句溪雜著卷三

虫為蝮之異名即今之虺字所謂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者似未可取以統鱗介毛羽倮之全竊疑造字之時止一虫字即蟲之本字象形二虫為虺三虫為蟲蝨蟲即昆蟲皆取眾義故夏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眾也人三為眾虫三為蟲則蟲亦猶眾可知後人以蟲為虫轉以虫為虺蛇之虺如求本古文喪後人以喪為喪服之字遂段求為求取之字矣此蓋大象已然然則今部首之虫字疑即蝨蟲之省體如省聲之類故說文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蝨蝨蝨蝨皆足今惟融下存籀文融字可見六象必皆从蟲小篆乃皆从虫然則大象从虫小篆皆从虫說文時亦虫亦如艸部末之五十三字大象从艸小篆皆从艸說文時小篆甚行大象間有存者故強字籀文作蠶帀字籀文作蠶其

蠅之或作蠱蠱之或作蠱亦必籀文也至蝨部之二十六字蟲
部之六字則仍大篆之舊改之未盡者然如蝨部之蠱或作蠱
或作蝨或作蠱或作蠱或作蠱或作蠱或作蠱或作蠱或作蠱
或作蝨或作蠱或作蠱則又後人因小篆而變者也古人作字象形
諧聲必徵諸實無嫌繁複後人作字意爲增減必欲勻稱可觀
以至篆爲隸隸爲楷愈巧而愈失其真矣

爾雅舊注敘

爾雅舊注有五家隸爲舍人樊光劉歆李巡孫炎劉注與李注
同五代史志已不載其目唯郭注行於世唐人作五經正義恆
引五家注以正義本六朝舊疏時猶及見原書故也立舞勺之
年從先師凌君曉樓遊見疏中所引雅書舊注自一音一義以

句溪雜著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及典章名物皆徵文攷實實足與高誘許慎先後鄭諸家相發
明凡郭注中精言妙諦大率胎此因一一刺出弁諸簡端日積
月累久而彌盈壬辰丁內艱苦由之餘遂取向所標題者薈萃
成帙附以郭音義及顧沈施謝諸家切釋以其去漢魏未遠猶
是經師傳授之舊也雖餽飭之譏不免大雅而吉光片羽實希
世之珍也是爲敘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攷

鄭康成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
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案如後鄭之說則遷葬與嫁殤爲一事矣史浩謂遷
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雖強分爲二事要

半農以遷葬爲改葬然禮有改葬總之文則改葬本非所禁況
改葬之禮當家人墓大夫職之無緣屬之媒氏惠氏又謂後世
有圖葬之術以冢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然青鳥
之說不見於東漢以前周時恐尙無此禁然則遷葬當如鄭氏
之說其見諸史者魏武帝爲倉舒聘甄氏亡女合葬唐中宗爲
重潤聘裴粹亡女爲冥婚代宗爲承天皇帝聘張氏爲冥婚諡
恭順皇后此史浩所謂以死者求婦者也魏明爲女淑取甄后
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郭氏從弟惠爲之後襲公主
爵此史浩所謂以死者求夫者也此事皆在鄭氏之後而鄭注
已先及之知非禮之禮行之久矣故魏武本聘邴原亡女爲倉
舒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

句溪雜著卷三

四 廣雅書局

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則卽此之禁遷葬也至嫁殤之
說先鄭注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漢世娶會之
禮不可曉以司農說推之似謂夫未婚而殤死而女仍從嫁之
者十九歲以下爲殤古人二十而冠冠而娶則不爲殤其六禮
之行容有在十九歲以內者時若有夫之喪禮不過既葬而除
衰而弔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郊特
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
卑也 同牢合昏所以合體夫婦之道始成子得妻之父母始
得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然則必與之齊乃夫死不嫁
其未齊者得嫁可知故今律未昏之女改嫁仍得封誥猶斯故

也則許嫁而壻死爲壻守志其父母爲之立後皆屬非禮禮之所非卽禮之所禁且古禮女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所以示未成婦夫死不可卽於墓而生可卽其室乎生不同室而死可以同穴乎生則爲女死則爲婦古無是禮也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世有過情之舉未昏夫死守志者則必有不及乎情不釋服而卽改適者故一準乎禮之中而以女之嫁壻之娶爲節非此者則禮所不許也如此則嫁殤之義似與遷葬相比然此止可論先秦之制後世風俗日漓夫婦道苦果得一二守志過情者振積救弊則又聖人之所許靈厚毋薄未可膠執古經以論世也

尙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攷

句溪雜箸卷三

五

康成說天子冕服以尙書校周官定書爲十二服禮爲九服其說書以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繪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旌旂謂龍爲袞宗彝爲毳又禮注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希卽帶也此鄭氏之說後儒多宗之其實兩漢今古家俱無此義也書大傳今文說也其說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繡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山龍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

大五十二

二士服一竝見御覽所引此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蓋五服皆同也說文古文說也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粉字下云衮衣山龍華蟲粉畫也衛宏說許氏兩引皆不言日月星辰又云衮衣山龍華蟲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服所繪而以山龍爲服之首也於繪云會五采繡於繪云一曰畫也是許氏以繪繡爲一事統爲設色之工凡衣服旂常皆先繪後繡故攷工論山龍鳥獸等皆統於畫之事焉蓋繪事必以粉爲畫畫者介也故曰粉攷工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今人猶然其文如聚米故曰米說文作絲絺其質也說文絺細葛也刺繡必於絺絺五帝紀堯賜舜絺衣卽孟子之袵衣趙注之畫衣也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

句溪雜箸卷三

六

文云黼白與黑相須又黻黑與青相次又繡五采備也竝本攷工爲說蓋山龍華蟲等雖分五色其五章所不及處亦必雜四時五色之位故攷工繫於畫繪之事下是統言五服之文也衮下云卷龍繡於下常則五章衣裳皆可孫氏星衍謂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亦以意爲說也說文止舉藻火山龍者士得服山龍大夫得加藻火五服之至卑者舉卑以見尊也華蟲唯天子得服之華蟲貴故大戴五帝德云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大帶黼裳也彼又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黻裳又可見黼黻皆衣裳竝有也皆不言日月星辰許氏多用衛宏義衛從杜林受古文尙書則兩漢今古文家皆不以三辰爲衣服之用可知然鄭氏之說亦非無本論衡語增篇服五采畫日月

大五十三

星辰莫知篇章炫耀黼華蟲山龍日月馬季長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皆康成所本也但馬氏不及作會宗彝又以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則又與鄭殊矣若王肅謂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旒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彼不過故與鄭異非實經師傳授也東觀記車服志東平王蒼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彼所陳皆漢制然上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則似以周亦用日月星辰矣史記於此處不明夏本紀但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為文繡則史公似亦以三辰為用於衣者歟史公雖從安國問故所用不盡古文與後世杜林衛宏所習之古文本多不合也隋禮

句溪雜著卷三

七

禮記卷之三

儀志虞世基奏曰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與御覽所引之書傳微異案虞奏所引亦未為不可攷說文彝从系系琴也琴為紉之或體系部紉帛蒼艾色也亦作騏頤命騏弁鄭注青黑曰騏則是宗彝亦可黑色也藻說文作藻解云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云云則必象玉色之有藻飾者則色白矣又周人九章鄭氏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按御覽六百九十引董巴輿服志云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環濟要略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皆以山在龍上蓋周制降殺以兩服山者無不有龍周人尚文以龍之升降為王侯之等差故詩著龍衮也衮冕山龍為首鸞冕華蟲宗彝為首則鸞冕當藻火為首故詩大車鸞

大五百三十五

衣如葵毛傳毳衣大夫之服葵菴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守為其畫水草之文故得如葵蘆蘆初生必白又可見藻之為白色也故釋名毳苒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苒溫暖而潔也凡服藻者必兼火故得赤色大車次章又云毳衣如瑀傳云瑀頰也是也則亦不必如鄭氏之必升火於宗彝而以宗彝為毳衣之首矣故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衣裳華蟲卿大夫藻火漢制猶然見古制之宜藻火相屬也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解

鄭注從為之服者為本是路人暫與父胖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為之文也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案王氏說禮每憑臆見與鄭立異惟此則較勝於鄭蓋繼母於己本無母子之恩徒以與父合體為之制服義生於父本為義服若父死改適父未絕母母已自絕於己為無恩於父為無義恩義兼絕何服之有則父卒繼母嫁禮宜無服徒以己無所依隨之而嫁終始相保義雖缺如恩則周至故由三年而降為期傳曰貴終終其為母子也通典皇密答東哲云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禮許其嫁者謂無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孩提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即如繼父之服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

句溪雜著卷三

八

禮記卷之三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死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又云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然則服期之義生於同居先同居後異居即降為齊衰三月猶以其與己有撫育之恩不忍不為之服若直未同居則路人耳繼父若死已母儘持三年重服已則絕不為服耳為其於己無義也繼母之嫁亦猶是耳然則親母嫁當何服曰經無正文以禮推之當期石渠禮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亦云嫁母齊衰期蓋本服齊衰三年嫁則降而不杖期也韋元成以為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服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案如韋

句溪雜著卷三

九 廣雅書局

相之議親母且不應制服繼母嫁而不從不服愈明然母雖絕於父子不可以絕母親母改適降而為期恩義兩盡故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若子為父後當與出母同為無服蓋出與嫁皆與廟絕而嫁之過重於出出母為父絕者也嫁母則自絕者也出母容有無罪而橫出者亦有出而不嫁者雖不為父之妻猶未為他人之婦若嫁則誠如漢帝所謂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者究以於己有母子之情猶得申其私恩故今律嫁出母皆期從繼母嫁者亦期也若己為父後而仍為制服是因絕族之母廢宗祀之重恐先王無是禮也袁準劉智濬于睿等皆以為父後者猶服嫁母乃知有母不知有父乎濬于氏更傅會檀弓柳若謂子思日子聖人之後聖人之

後即是為父後以為子思為父後服嫁母之據不知柳若之語不過稱子思之泛語如左傳稱弗父何為聖人之後豈弗父何為成湯之嫡嗣耶況檀弓明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則子思有兄更非嫡子明矣唐代武韋之於母喪愈加愈厚未始非諸儒啟之漸也

劉績三禮圖駁

劉績三禮圖說君之父祖雖曾為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先儒說皆非案喪服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何以期也從服也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然則君之父祖固有故未立與今君之臣本無君

句溪雜著卷三

十 廣雅書局

臣之義祇緣君持重服不能不從服期耳若父祖中有曾經為君者雖老而傳與羣臣本屬君臣自應仍服臣為君之服不得方從服之例故賈公彥云鄭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者若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為之斬何得從服期故言受國於曾祖也夫舊君之服猶得齊衰三月彼謂去此國適彼國已無君臣之分猶持義服齊衰豈有尚為臣子遂絕其三年之服劉氏以君既老猶臣致仕可謂儼不於倫矣徐氏反以劉說勝於注疏母乃輕重失實乎夫堯禪舜後堯崩猶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異姓相代尚持重服豈祖父傳之子孫一經遜位遂同廢疾孟子特欲折成邱蒙之野語故以堯老舜攝證成民無二王之義然受終文祖類天親后非即位而何父老子代亦祇如

斯耳然則父在爲祖如何鄭志答趙商以爲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期案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父未卒不爲祖斬可知謂受國於祖如衛輒之類今君卽爲傳重之君雖父在自可持斬王侯以國體爲重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受國於曾祖祖與父皆未爲君則已所傳重非傳之祖者祖先父卒自宜父持重服已仍服期不敢蔑父也所謂天子諸侯無期謂無旁期耳祖父母之期自在也且無期亦止論禮之常耳若此則極變之事又不得執常以律之也若父卒在先祖雖未立今君自宜持重臣下則有期年從服故喪服設爲君之祖父母母條也經不言爲君之祖父母母妻長子而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明君之父母妻長子三項無不從服而祖父母母容有不從服者故倒書於末而傳申之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也賈疏謂鄭彼志與此注相兼相備然鄭志雜出弟子所記往往有未可盡信者也

句溪雜著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

說員

金翰皋太史以饒宮詹音伍員之員爲運見詢案說文員从貝口聲古口聲應在脂部員聲在文部口員由雙聲得音非段氏所謂合韻也周秦以前平仄不分然以今人之音論漢以前書凡員字皆讀如平聲如詩正月員於爾輻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長發景員維何或讀圓或讀云卽如左氏之行人子員亦無讀如運者故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韓詩作魂左氏文十二年傳注姑幕縣南有員亭釋文本作耶又莊四年傳注東北入員

水釋文員本作頌史記楚世家員立索隱左傳作詹云耶頌應與員字皆互相假借無一上舌聲字也其由員得聲之字如隕字損字今人讀爲上聲而詩壞篇則隕與員皆時易林恆之中字則損與門叶荀子雲賦德厚而不損與文神道太元還自損也與蕃通韻皆不讀仄聲也況伍員字胥胥名字取其相配王伯申名字攷於員胥之義無解攷說文員物數也引伸爲人數漢百官公卿表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則以員爲官員漢初已然必周秦相沿俗稱胥爲有才智之稱見周禮序官注與請字同府史胥徒皆官之異號則伍胥名員卽取官員爲義其宜讀平聲更爲顯然矣至唐人員半千亦非源出伍員新書謂其上世由齊奔魏以伍員自命因賜姓員然廣韻引前涼錄已有金城員做則員姓古已有矣自四聲分後唐人強以讀運者爲姓故當時俗語有令君四俊苗呂崔員之說史以讀運者書作員廣韻中遂以去聲之員韻觀皆从員幾以員員爲二字不可訓也來示所引左傳釋文音之一條自是經書正讀宮詹所云想亦喜新之談耳

句溪雜著卷三

十二 廣雅書局

三年喪問

問曰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三年問之說其不足據乎曰古人質實二十七月而曰三年似近後世喜誇者流而三年問之說又明著禮經未可概以爲非正虞輶轎忽檢亭林文集有曰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爲之制

服也斯言可謂解頤之論矣蓋古人制服以期為斷君父至尊特為加隆既葬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始喪衰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為除喪而設而除喪必有祭故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是不獨記文為然也練禫之節適踰再期故直以三年目之喪大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是也父在為母尊者所厭服止期年然變除之節與三年無異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也妻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亦有練祥禫之節長子承重者也亦與妻同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是也為其備有練祥之節與父母服同故亦得目為三年左傳王一歲而有

句溪雜著卷三

廣雅書局

三年之喪二也即謂太子與王后也其必不有三十六月明矣不獨禮家然也春秋吉禘於莊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專指祥祭而言緣祥而禫禫者淡淡然意謂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蓋先王制服準諸天時期年天道一周則必祭謂之練再期年又必祭謂之祥人子思慕之心與時漸殺而猶不忍即吉也必中月始飲酒復寢禮始虞曰哀薦禘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儀節具備適得二十七月亦非預定以二十七月之限也若以今制扣滿計之二十五月實止二十四月二十七月實止二十六月也君子有

終身之喪三十六月如駒過隙而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隆喪禮日殺所以制中焉為之節所謂仁至義盡也然則孝文以日易月至三十六日何也三年之喪周末已亂故滕文公欲行三年父兄百官皆不欲又左傳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有短喪不及三年者必有過情如後世之袁紹夏方諸人者漢文以為三十六月亦止臆度之詞杜預因附會謂秦亢上抑下率天下皆行重服經罹寒暑夫秦皇豈行三年之制者可不言而決矣然則子貢為孔子服廬墓六年以二十七月計乎抑三十六月乎曰心喪之制禮經無文重為六年本屬過情其月數又烏足準況異父昆弟游夏異見期已久矣宰我所言雖親事聖門而禮文殘缺恐亦各守所見未可據為典要也

句溪雜著卷三

廣雅書局

外宗內宗說

內外宗之見於經者五一周禮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注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一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者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一服問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四喪大記云

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注外宗姑姊妹之女竝下云外宗房中而面為五熊氏服問疏因謂外宗有三周禮外宗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是君姑姊妹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服問此又是外宗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亦名外宗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宗是同姓之女一也雜記內宗是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案熊氏此疏即據鄭注晰言之其實鄭氏各注當以周禮注為準蓋宗即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為甥姑之子為外昆弟女子之子為外孫鄭氏未及當補入皆在總麻女子在室應與子同記者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大夫士之制無服族人為為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奪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既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入庶人為國君章且周禮內外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則服問之如外宗之為君亦即雜記之外宗為君夫人不得容有外親之婦外親總麻其婦自然無服記者無庸贅及焉若然同姓之女以及姑姊妹女子子之女得有在國中者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不降也尊同也經既設此條則必有嫁於大夫士而以尊降者矣其實嫁於大夫士則絕竝無所謂降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出嫁於大夫士更可知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舅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

句溪雜著卷三

十五 廣雅書局

知舅與從母皆在他那其女不得嫁於本國之大夫若嫁於國君則當援尊同不降之例矣又雜記疏載熊氏說謂雖嫁在他國皆為本國諸侯服斬出嫁降父母之服嫁異國自立降其君世持此議或亦有故君故國之思也孟開也君說若賀循譙周等云在己國則得為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焉孔兩存之案賀譙之說近是蓋既嫁於他國則宜為他國之君夫人斬齊亦即受我而厚之意且彼國之大夫本無服可言婦人隨夫儼然為本國之君夫人持重服無斯禮也且古者大夫不外娶亦無嫁於他國之制若無爵庶人之家則又不得持齊斬之服矣即使失禮之臣而有如葛慶高國者或持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齊衰三月之禮其亦無於禮之禮乎

句溪雜著卷三

十六 廣雅書局

句容陳立撰

九獻疏

九獻之節散見禮經鄭崔孔賈注疏內今依次分疏之

始祭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下日宿眡滌濯
涖玉鬯省牲饌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小宗伯大祭祀省
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盞省饌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此謂天子
宗廟之祭禘祫時祭皆同王服冕服后服副禕司服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
東房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注禕王后

句溪雜著卷四

廣雅釋詁

之上服唯魯及二王後夫人服之疏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
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樂奏王夏大司樂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是也

尸入室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樂
奏肆夏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服衮冕雜記尸服卒者
之上服故也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闔鍾為宮大呂為
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
而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

乃裸行初獻再獻禮

大司樂注禮之以玉而裸焉疏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
獻薦獻訖乃合樂也太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裸之言灌

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洛誥王入大室裸即此郊特

牲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注灌謂圭璋酌鬯始獻尸也后于是酌璋瓊亞裸疏鄭

注裸謂之圭瓊酌鬱鬯始獻尸也后于是酌璋瓊亞裸疏鄭

志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明水即元酒對異故通設而

不用王以圭瓊酌鳥彝之鬱鬯獻尸為初獻后以璋瓊酌鳥

彝之鬱鬯獻尸為亞獻有故則宗伯攝之祭統云君用圭瓊

裸尸大宗用璋瓊亞裸注大宗容夫人有故攝焉王則小宰

贊之小宰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是也后則內宰贊之內宰

句溪雜著卷四

廣雅釋詁

云后裸獻則贊是也裸唯宗廟行之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
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
王與后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
入口乃奠之于地焉諸侯賜圭瓊然後為鬯無則資鬯于天
子王制所云是也

迎牲

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則迎牲皆在二裸後內宰注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
裸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言王裸後即言迎牲後乃述后
裸事當以郊特牲為正也祭統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
執紉樂奏昭夏大司樂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是也

乃殺

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即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膋乃退注毛牛尚耳
以耳毛爲上也胙膋血與腸閉脂也禮器納牲詔于庭詩信
南山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也膋
脂膏也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尸出尸行朝踐禮

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
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凡尸在堂上皆南面故有司徹筵于戶
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云尸升筵自西方坐是也郊特牲詔
祝于室坐尸于堂注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

句溪雜著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席于東面取牲膋燎于爐炭洗肝于爵鬯而燔之以詔神
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又云用
牲于庭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首于北墉下尊首尙氣也
禮器所謂君親制祭也祭統君執鸞刀羞膋注膋肺祭肺
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疏膋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
以嘗貫之入室燎于鑪炭出薦之主前蓋君迎牲時祝延尸
出室后薦朝事籩豆訖乃薦血腥于尸主前故司尊彘疏王
出迎牲之時祝延尸于戶外尸歸之間南面后于是薦朝事
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
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腥其剋楚茨
所謂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是也惟毛意以此當朝踐時事鄭

意是饋肆時事以禮儀饋致之當從毛義也其所薦籩豆
則籩人云掌朝事之籩饗黃白黑形鹽臠鮑魚腊醢人云朝
事之豆韭俎醢醢昌木鹿鷄菁俎鹿鷄芻俎鹿鷄注朝事謂
祭宗廟薦血腥之事也

行三獻四獻禮

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
后於是薦朝事豆籩既又酌獻明堂位尊用犧象疏周禮春
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
獻尸也崔氏義宗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
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此四獻也此大禘之禮若
大禘止四齊三酒朝踐時王酌醴齊后酌盞齊矣其時祭止

句溪雜著卷四

四

廣雅書局

二齊三酒故司尊彝注但云醴盞其朝踐則王與后同用醴
齊耳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則后皆用瑤爵賈
孔等以后未酌尸以前不用瑤爵者非也

尸入室行饋食禮

郊特牲注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
於主北焉凡尸在室中皆東而故特牲饋食祝延几于室中
南面下云尸即席坐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席設几于筵上
右之又云尸升筵祝主人西而立于戶內是也禮運孰其殺
注謂體解而爛之又云然後退而合亨大宰云及納亨贊王
牲事即此孔詩疏以太宰納亨爲納牲非也腥其俎時爲豚
解七體士喪禮所載兩髀兩肩兩肱並脊也此則分豚解爲

體解特牲所云肩膊臠臠正春橫春長脅短脅九體也少
牢又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特牲少牢以薦熟爲祭始有
體解無豚解大夫士禮略不祿不薦血腥故也體解訖以湯
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禮器云設祭于堂注謂祭之
饌于堂又云羹定詔于堂疏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室
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熟未食之前也既乃迎尸室
內郊特牲云舉筓角詔安尸注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筓若
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
時不自安以拜安之也又云相享之也注謂侑也謂侑尸欲
使享此饌焉引特牲饋食曰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執奠祝享
疏云尸未入則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卽席而舉之如特牲
陰厭後尸入舉奠是也但云舉筓角恐非周禮耳然鄭注明
云天子奠筓諸侯奠角故崔氏以爲周制也郊特牲云蕭合
黍稷臠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注奠謂薦熟
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銅南是也蕭鄉蒿也染以脂
合黍稷燒之又云取胙膋升首報陽也注與蕭合燒之亦有
黍稷也蓋祭血腥之時已有膋膋至薦孰時又取以燔故祭
統疏云齊有二時二者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制割所羞膋肺
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尸並膋之故云羞膋也后于是
薦饋食之豆籩籩人云饋食之籩棗棗桃乾棗棗實臨人云
饋食之豆葵俎羸醢脾析廬醢蟬醢豚拍魚醢注饋食薦
孰也是也

句溪雜著卷四

五

廣雅書局

行五獻六獻禮

司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注饋獻謂薦孰時崔云王乃以玉
爵酌壺尊益齊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
獻尸爲六獻也案后獻當酌緹齊此大禘禮若禘則王酌醴
齊后酌沈齊時祭當王與后同用益齊也明堂位疏象象尊
也尸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用以盛盞君
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彼專據時祭言之

尸飯訖

崔氏云於是尸十五飯案特牲禮主人羞斯俎于腊北尸三
飯告飽注禮一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禮五成也又云
尸又三飯告飽注此禮三成也是士禮九飯大夫當十一飯

句溪雜著卷四

六

廣雅書局

故少牢云尸入墮祭畢食舉三飯又云尸又食則四飯也又
云佐食受加于所橫之又食此五飯也又云上佐食受加于
所又食此六飯也又云又食此七飯也又云侑尸又食此八
飯也又云侑尸又三飯是十一飯也以差次之諸侯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矣

行七獻八獻禮謂之朝獻再獻

鬱人云卒爵而飲之注王酌尸以玉爵也司尊彝其朝獻用
兩著尊又云其再獻用兩象尊注朝獻謂尸卒食三酌之再
獻者王酌尸之後又酌亞獻疏王酌尸用朝踐之尊醴齊尸
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饋獻之尊盞齊尸酢后還用盞齊以
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也彼亦據天子時祭言故據醴齊

為說若天子禘祭則朝獻宜泛齊因朝踐之尊也再獻宜經齊因饋食之尊也禘祭則王宜酌醴齊后宜酌沈齊矣明堂位加用璧散璧角疏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酌尸名為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再獻又名為加與九獻後之加爵殊亦統名為加故孔氏又云時夫人用璧角則內宰所謂瑤爵也其后所薦豆籩則謂之加籩加豆籩人云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醢人云加豆之實芹俎兔醢深蒲醢醢笱雁醢笱魚醢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是也

行九獻禮九獻之後為加爵

句溪雜著卷四

七

明堂位加用璧散疏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臣為賓用之以獻尸則璧散即諸臣所用不得酌瑤爵也司尊彝注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疏賓長臣卑雖得與后同用盞及尸酢賓長即用鬯尊所謂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崔氏又云大禘之祭諸臣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選用所獻之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也若大禘賓長酌尸亦用沈齊時祭諸臣為賓亦用盞齊與后同則崔氏前說之醴齊誤也此九獻為正故司尊彝云凡此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明此後之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皆為加矣見特性少牢禮

案天子諸侯祭禮不可攷鄭氏據禮經散著者訂為九獻之

節蓋天子與魯及二王後得行之少牢特牲自薦孰時止三獻降殺以兩子男宜五獻蒸二醢二醢尸與諸臣為賓一獻為五也崔氏以酌尸之時君但一獻然大夫士於尸食後主婦主人及賓猶備行三獻子男諸侯反殺為一獻無是理也疾伯七獻二醢朝踐饋食君皆不獻并尸食後三獻為七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謂朝踐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謂饋食也故祭統所陳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正據疾伯之禮二醢奠而不飲尸飲自朝踐始朝踐饋食各一酌尸後三獻故君可以獻卿矣此後眾賓長兄弟之長各一獻是尸飲七可以獻大夫矣嗣子奠上利洗散又各一足尸飲九故可以及士及羣有司矣若上公九獻除二醢則尸飲七始可以獻卿也此賈氏之說孔疏以尸飲五為酌尸之一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宜為江慎修所非矣陳與之等又以二醢在九獻外據大行人上公再醢在饗禮九獻之外為說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醢明醢在獻之屬矣大行人所職自是賓客之制各自為禮本不相涉賓客醢而酢祭祀亦醢而酢與

句溪雜著卷四

八

祁奚字黃羊說

呂氏春秋去私篇載晉平公祁黃羊問對事高注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古名宇相配奚與黃羊取義不明張君后洲以祁大夫字說一帙見示且屬為之攷釋苗先路王萊友何子貞陳小蓮何願船諸家說旁推曲證幾無賸義久之無以應也因思媿本女隸之稱見之說文周禮借作奚易說卦兌為妾為羊鄭本

羊作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虞本羊作羔訓為女使皆與奚之訓女隸者義近則奚與羊之義可附會而得然於黃字究無取子貞亦曾言之細酌諸說當仍以爾雅辨羊黃腹之說為的請就而申言之案郭此注云腹下黃邵正義云羊之腹下黃色者名羴羊後世所謂黃羊也是辨即黃羊之名辨與奚古韻可通古奚从羴省聲羴部系之籀文系从尸聲在支部辨从番聲在元部皆與歌部之字互通如支部之芟杜林說作芟透之或體為蟬颯讀為池兮與也通皆是而番韻之字如詩崧高之番番讀為波都陽之讀為婆陽播播等字皆讀同歌韻而音皆从番外如羴讀如它而從單聲讀如單是支元歌三部之字展轉相通如莎若與番韻同在元部者是支元歌三部之字展轉相通可以互段則奚其即辨之借字歟羴為黃羊取辨物命名即類歟似較直捷未識然否

句溪雜著卷四

九 廣雅書局印

以貢羊為字亦即衛史鱗字魚魯務人字為務人或作人為皆母猴屬之類歟似較直捷未識然否

包孟開先生曰奚義同後待也黃羊猶常羊恍羊耳義本相因不必曲說

又曰辨與辨同文也爾雅辨黃羊猶言辨大羊耳黃當為光之借堯典之光被四表漢人文多引作橫被此其例也郭說殊誤

鈎援臨衝辨

鄭無箋孔疏皆不得其解毛訓鈎為鈎梯所以鈎引上城者疏遂渾鈎援為一按鈎援皆兵也周禮冶氏注鄭司農云援直刃也戈戟皆有援與胡胡以內為內胡以外為援胡所以句援所

以刺為其引而直前故謂之援然則援者刺兵鈎者句兵也廬人云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矛有酋矛夷矛詩清人二矛重喬攷工酋矛長有四尺夷矛二尋是也又有子矛小戎子矛塗錡傳子矛三隅矛也蓋皆所謂援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矛戟也又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記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戈一援戟二援中直援又名刺其枝出之援即胡戈可刺可鈎戟則專以鈎故戈與戟對又戈利援而戟利鈎矣故左傳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捨其喉以戈殺之此即用戈之直援刺之也狼臆取戈以斬則用胡之曲也又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又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戟利于鈎之證臨衝毛傳以為臨車衝車案臨隆也故韓詩作隆車鹽鐵論衝隆不足為強即此九經古義漢避殤帝諱改隆為臨故隆慮改為臨慮也隆高也巢車之類案通典十三云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左傳成十六年登巢車以望晉師即此說文作轆云轆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乘轆車杜注巢車車上為櫓是也通典又有拋車云以大木為床下安四獨輪上建雙旌旌開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窺盛后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又說文車部輶樓車也光武紀衝輶樓城上又

句溪雜著卷四

十 廣雅書局印

句溪雜著卷四

宣十五年左傳楚子登諸樓車服注樓車所以窺望敵望軍法所謂雲梯者其皆卽隆車之類與衝者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輶端馬被甲車破兵所以衝于敵左傳定八年主人焚衝卽此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大也韓詩傳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元戎十乘謂車纒輪馬被甲衝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蓋卽此之衝車歟孔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皆含混其詞

釋我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手手古文𠄎也一曰古文殺字案我字蒙戈部下當取戈爲義手爲古文𠄎段云當

句溪雜著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集

作𠄎𠄎古韻在歌部與我同韻則當手爲聲我之古文爲𠄎楚良臣余義鐘銘先祖樂我我正作𠄎勿爲下垂之象與示之古文而爲天垂象之義正相似則我之左旁爲𠄎明矣或曰古文殺字然殺字具有三體俱不與似故許氏但錄以備異說也我從戈得義本義宜與克伐義近引申之爲施身自我之義且與余台等字皆雙聲故亦得假借爲我身之我借義行而本義晦不可攷矣蓋聖人絕四則曰毋我有我近於殺害有我則急宜殲除如利本銛利之利引申爲利害之利利與害因故利字从刀皆聖人作字微旨所以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故我部止一義字義之从我聲義相兼繁露仁義發云義之爲言我也又云義者我也義主斷制故曰我也又曰春秋之所以治人與我也

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又曰義之德在正我不在正入蓋義之義生於我故能去我則爲義此又理之相因而生者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此謂三年之喪適練而遭期喪期之初服麻應變三年之葛既葬卒哭後應變葛期既葬之葛與三年練之葛粗細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經已除則應著期之經服其功衰者練後之喪升數大功同因謂之功衰此三年內遭期喪變除也又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明三年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亦如其過期之喪矣明大功初喪

句溪雜著卷四

三

廣雅書局集

亦以麻易葛既葬後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也所以不經大功之經者以練之葛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非禮經經五分去一葬之經亦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非禮經經五分去一以爲帶之差故仍經期之經也金氏榜謂大功既葬者同經大功之經不拘經帶五分去一之差則顯與禮經背矣金氏又引服問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細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爲不嫌大小非差然大功之麻可以變齊斬之葛小功則不變故喪服小記但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不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者明大功之上麻葛遞殺可以相差小功以下則不得與上相比故雖帶其初葛帶經其細小功之經不嫌非差也鄭氏又謂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

衰八升專以母喪說期者自以齊期之中以母服爲重故舉母喪以例其餘其實凡遭期之喪皆然也金氏又以鄭君以期既葬屬母爲泥亦未達鄭君之旨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說

金氏榜又謂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案服問此文上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又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然則上文指總小功之不變者言此文言總小功之變者也總小功無本不得稅而大功長中殤之降在小功者雖無本亦

句溪雜著卷四

十三 廣雅釋名

稅語意甚明又云下殤則否爲其卑而降在總麻者也如金說則正服大功猶得變齊斬之葛期殤之降大功更不待言齊衰下殤猶得變三年之葛長中殤更不待言然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深麻不絕本則其長中殤之不絕本可知則當已具於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句內何必又重出此語也若然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耐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者彼自謂不變練冠之服其首經要經自得變也金氏據此謂鄭君不能自持其說又失鄭君之旨矣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研六室雜著載寶豐余氏事曰余氏兄弟二人長成江次成海成江無子成海生子篤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無子令篤

生承嗣兩房各爲妻婦長房娶婦張氏無出繼娶王氏生子萬全卽承長房之嗣二房娶雷氏無出納妾杜氏生子萬德承二房之嗣雷氏沒萬德丁嫡母憂時有以萬德宜比慈母之例持服三年者胡氏駁之以爲不合謂宜服庶母之服案禮喪服之慈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以爲母子則服之三年貴父之命也今萬德尙有生母杜氏則非妾子之無母者雷氏爲次房所娶則非妾之無子者無父之命而同諸慈母是誣父也則謂持慈母之服者其謬誠如胡氏所非然胡氏例諸庶母則又楚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也禮士爲庶母總麻三月晉

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總麻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今律然則此必嫡母子爲庶母之服故大夫尊則降

句溪雜著卷四

十四 廣雅釋名

而無服喪服傳曰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是也今萬德係妾杜氏所出則非嫡母子也雷氏無出則非有子之妾也烏得服以庶母服歟胡氏又謂就使萬德承嗣二房雷氏爲二房所娶於萬德有養育之恩亦止爲加服小功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之服可耳案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則亦卽總麻章之庶母以慈己故加至小功故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是也若雷氏六禮皆備儼同敵體父不敢以爲妾而子敢以爲庶不同一誣其父乎其生母杜氏本妾也而同之於嫡不更亂嫡妾之分乎總之獨子兼祧古禮所無然既爲律所不禁若仍科以古禮勢不得不窮則當於失禮之中求其禮之近于正者也攷公

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又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禩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篤生以一身嗣兩房則雷氏者成海之嫡婦而萬德爲成海承嗣之孫安得不以雷氏爲嫡母其萬德之以嫡母丁憂固未爲失也蓋萬德與萬全所承各異父則一而祖則二也匹嫡固禮所不許而誣祖尤禮所不容權乎失禮輕重之閒益避重而就輕乎不然其祖以爲嫡婦其父以爲嫡妻父秉命於祖者也而子顧返庶之手就如所論則必不爲雷氏服而後可必如雷次宗庚純無子立孫之議去其一子兼祧之俗而後可耳然則篤生當何服曰禮無二斬服成江以爲人後者之服服成海以本生之服耳何也至

句溪雜著卷四

五

廣雅釋義

親以期斷特去其加隆焉耳然則萬全將何服曰此又禮之變也其如世叔母服期乎其長房王氏張氏歿萬德殆亦猶是耳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述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通典載陳銓說曰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案陳說非是喪服經於此外稱婦人者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鄭惟於爲宗子下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者餘爲在室之女子子本無待言然則凡經之稱婦人者一律命名皆指同姓之

女子子言不應此章獨異且通經無稱子婦爲婦人者不獨喪服爲然也齊衰期章夫之昆弟之子注男女皆是則在室期故適人大功長中殤亦降一等殤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是也下殤降二等殤小功章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殤是也夫之昆弟之子與夫同服期則世叔父於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期適人者亦大功其女子子之自服其世父母叔父亦在室期適人大功矣然則夫之昆弟之子婦無服乎曰有亦報以大功耳於何見之於總麻章之夫之諸祖母報推之凡婦於夫之黨皆從夫服降一等子爲父母三年婦爲舅姑期而爲嫡婦則大功爲庶婦則小功孫爲祖父母期爲夫之祖父母大功而爲孫婦則總麻此至親一脈故有尊卑輕

句溪雜著卷四

六

廣雅釋義

重之懸若旁親則有報服不杖期章傳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焉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旁尊之至親者莫如世叔父故傳特發其例於此故世叔母亦報以期不杖期章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是也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諸祖父母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依程曰報明亦報之總矣夫爲諸祖父母小功妻從服總爲世叔父母期妻亦降一等服大功故大功章有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例既相同則報服不容或異故觀從祖祖父從祖父之於昆弟之孫婦從父昆弟之子婦報以總知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婦宜報以大功矣觀從祖祖母從祖母之於夫之昆弟之孫婦夫之從父昆弟之子婦亦報以總

知世母叔母之於夫之昆弟之子婦亦宜報以大功矣然則昆弟之子若婦以期服已即報以期以大功服已即報以大功亦猶服諸祖父母小功則報以小功夫之諸祖父母總麻即報以總麻此禮經之互文見義也而程氏瑤田謂經所不見即服所不制又以嫡婦庶婦孫婦服之爲嫌而斷爲無服夫旁親之服不得以正統之服泥之且此昆弟之子婦與諸親皆路人緣與昆弟之子婦合故生大功之親故亦即報以大功所謂義服也不在正服之限況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明報以總麻同孫婦矣而世叔父母有何不可報之嫌乎特不得以此章之婦人爲昆弟之子婦耳

爲殤後者述

句溪雜著卷四

十七

廣雅書局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爲殤後者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既不以殤者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案記文明云爲殤後者則是爲殤者之後非謂爲殤者之父後可知若如注說則是兄弟而稱之爲後於文有礙即注言據承之者亦屬迂回蓋此記與曾子問之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不同小記所言專斥天子諸侯言天子諸侯以國體爲重先君雖以殤沒而爲殤後者必服以父子之服如僖之繼閔是自不得執殤無爲父之道之常例該之也陳澧知注疏之難通而又以爲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謂已冠之子夫丈夫冠而不爲殤若是已冠矣記何得言

爲殤後乎徐乾學又謂世固有年在殤中而妻生子者豈不可以立後乎不知殤中生子非事理之恆烏得據偶然之事故定立後之常經誠如是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尙有伯邑考在若援以爲例是長中殤皆可以立後矣記言殤無爲人父之道不成贅語乎然則曾子問云宗子殤死庶子弗爲後者何義曰曾子問所記是大夫士之禮故曰宗子以諸侯則奪宗也彼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言宗子若在殤而死不得以庶兄弟爲殤者之後當以其倫代之謂與殤者兄弟行者也立之以後殤者之父故殤者不得序昭穆也注義甚顯而徐氏乾學乃疑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他人之子此豈近於人情總緣誤解弗爲後之文自生弊

句溪雜著卷四

六

廣雅書局

轉耳夫弗爲後謂弗爲殤者之後耳非弗爲殤者父之後也注言族人以其倫代之其倫之中即容有宗子之庶兄弟在舉族人者容宗子孤而殤故必族人爲代立之者非謂即立族人子代殤者也春秋仲嬰齊以弟後兄經貶之曰仲何休云弟無後兄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曰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是即庶子弗爲後也之義也然則雖不爲殤猶不得立庶子爲後矧其爲殤而死也顧亭林知小記之爲殤後爲取殤者之兄弟與兄弟之子以爲後而又牽混於大宗之子立說是又滑天子諸侯于大夫士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

為其子得遂也或案此總可疑妾母得為其子服期妾子何以不得為母服期母子之恩母為子有服而子於母無服此非天理人情也案此則古人以義斷恩之義也公之庶子為其母君在則無服記所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者是也君卒則伸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是也所謂先君餘尊之所服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子君在則大功大功章云大夫之子為母傳所云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是也父卒則申三年其庶子承重則總總麻章所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云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若王侯庶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服者是也要之古人以國體為重所以尊祖敬宗而嚴嫡庶之別故

句溪雜著卷四

九 廣雅釋名

禮無二嫡說

白虎通嫁娶篇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妨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妾明不升樞氏子居以前一說為妾之未違事女君者後一說為妾之已違事女君者案班氏兼載二說自論嫡死當更立嫡否耳不必有違事與不違事義也攷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歸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

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鄆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三十年葬紀叔姬然則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其姊叔姬以待年父母國故至七年乃歸紀伯姬卒于莊四年時紀尚未滅故又立叔姬為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以存先祖後故于齊襄既歿之後又復歸於鄆以其能執歸道故復兼紀卒葬同於正嫡此公羊家嫡死得更立嫡之說也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亦未有譏文則白虎通之前一說即今文家說故引伯姬叔姬事為證非有所謂妾之不違事女君也左氏隱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法然此必是劉賈鄭服和傳之精意則白虎通所載或曰一說或是古文春秋說亦不謂妾之已違事者也以禮斷之則當以左氏家說為是通典引鄭駁異義妾子尊其母條云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翟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駁居喪母喪得與朝會條云喪服總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麻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

句溪雜著卷四

十 廣雅釋名

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鄆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三十年葬紀叔姬然則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其姊叔姬以待年父母國故至七年乃歸紀伯姬卒于莊四年時紀尚未滅故又立叔姬為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以存先祖後故于齊襄既歿之後又復歸於鄆以其能執歸道故復兼紀卒葬同於正嫡此公羊家嫡死得更立嫡之說也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亦未有譏文則白虎通之前一說即今文家說故引伯姬叔姬事為證非有所謂妾之不違事女君也左氏隱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法然此必是劉賈鄭服和傳之精意則白虎通所載或曰一說或是古文春秋說亦不謂妾之已違事者也以禮斷之則當以左氏家說為是通典引鄭駁異義妾子尊其母條云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翟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駁居喪母喪得與朝會條云喪服總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麻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

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之義則子既不可於嫡母外更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妃外更立嫡室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然則子所不敢立必父所不得立也明矣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不干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疏引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黨喪服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黨之證

句溪雜著卷四

三

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所以抑妾使降于嫡也攝女君則較妾差尊于女君之分為漸近若仍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之不為服亦猶三公近於天子特屈之北面以避嫌所以抑妾使終不得同於正室也聖人嚴嫡庶之分如此後世不察斯義宜漢有許霍之禍矣所以必攝女君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也若大夫士則嫡死可復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所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於未然使雖嫡夫人死猶不得更立嫡也虞喜云禮雜記攝女君此攝當謂相代攝是為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以當服女君之黨故也案虞氏之說既昧於無二嫡之

例又失乎繼室之義矣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此繼室謂繼少妾也然昭三年晉少姜卒時晉侯使士文伯辭公則曰非仇儼也梁丙又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嫡則繼室之不得同於正室也又其顯然者也繼室既不得同於正室而令羣妾服繼室之黨乎又案何氏隱元年注論立子法適夫人無子先二媵子次嫡姪弟子次二媵姪弟子則立嫡之次例亦宜然今紀伯姬卒即立其姊叔姬而經無譏文者或伯姬卒時二媵已先歿故其姊得升為夫人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謂伯姬以媵升為嫡明媵先於姪姊也而白虎通又謂自立其姊尊大國則班氏所據之公羊說自以姊姪先二媵與何氏又不同矣包氏世臣云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庸

句溪雜著卷四

三

小國其時周禮已不盡行故立叔姬以魯為大國其班氏所自助與其諸侯一娶九女何氏意以一夫人二媵六姪姊董子則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頁人何董之說各有師承然頁人諸目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解
大功章皆謂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案此之皆猶本經之報檀弓之相為服也故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此與小功章相發明大功章首之從父昆弟本服也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則降服也此云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則不敢降服也猶不杖期章之昆弟本服也大功章之大夫為昆弟之為士者則降

服也不杖期章之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不敢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則大夫亦不降可知若爲士而爲宗子則亦不敢降所謂大夫不敢降其宗也鄭注又云嫡子爲之亦如之者鄭恐嫡子或以嫡降爲嫌故特明其不降者嫡庶同也

舅沒則姑老解

自內則有舅沒姑老之說而議禮者恆至轆轤其實舅沒姑老指傳家事而言當如左傳韓獻子將老曲禮之七十老而傳之老故鄭注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是婦人夫沒則傳於子婦不必俟至七十內則云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則所傳之事也惟賈氏喪服疏以爲宗子母在年未七十母自與祭案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豈有子主祭而母贊獻之禮也然

句溪雜著卷四

三

宗子母在雖其妻與祭而其妻死宗人不得爲之服喪服傳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緣有嫡婦者無嫡孫婦宗子母在猶爲嫡婦故宗子之妻猶未稱嫡也賈疏又以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則是其母在卽爲其妻服則又顯與傳文相戾矣夫傳言宗子妻之有服與否止論其母在否耳不計其母之與祭否也緣旣爲宗子其妻無不與祭則其母無不老而傳本無與祭事也故放繼公云此義與宗子不孤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義實相類攷氏說禮多憑臆見此則較公彥爲平允矣孔氏內則疏云若舅沒姑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是亦誤解老子爲老幼之老遂拘拘於年七十之限不知

凡曰老者卽傳家事之謂注文甚明故曰舅沒則姑老若老子專指七十則舅沒亦必皆待姑年七十矣有是理乎且使宗子無子及有子而年幼者雖七十亦尙不能老而傳故曾子問曰宗子雖年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是雖年逾七十而有不得老者矣

句溪雜著卷四

三

句溪雜著卷四終

番禺沈寶樹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祭法七廟解

祭法之說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孔以考為父王考為祖皇考為曾祖顯考為高祖祖考為始祖二祧為文武廟然文武之廟百世不遷似不得去而祭之壇墀也王制之說七廟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謂太祖為后稷以太祖及文武之廟與四親廟為七則以王制之七廟即祭法之七廟矣案七廟之制止是周家一代典禮禮緯稽命徵孝經緝鈞命汝竝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殿五廟至

句溪雜著卷五

廣雅其局集

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鄭注王制亦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虛植說曾子問之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之天子七廟皆云據周禮尹更始說穀梁之天子七廟亦云據周禮見禮疏所引之聖證論中蓋禮經成於周代而記文亦多據周而言非必三代皆七廟也咸有一德所稱之七世之廟自是晚出之書未可為據蓋廟制本於服制服之所不及即廟之所不祀五服之差上及高祖所謂顯考也高祖以上無服則高祖以上無廟故親廟之四百世不易周人以后稷文武有功不毀始合而為七殷則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祖故亦不毀合親廟四共六廟夏則惟禹與四親廟故止五廟而已故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奏曰祭義曰

句溪雜著卷五

廣雅其局集

今見喪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又匡衡告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廟是以禘祫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而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開世而祫其道應天又彭宣等議以為繼祖宗而下五廟迭毀雖有賢君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衰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又后渠禮論自虎通亦皆以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也自劉歆始有九廟之議然謂月祀曾高時享二祧似亦以正廟止於曾高至王肅欲專與鄭立異乃以親廟有六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天子諸侯親廟同四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直以周代文武一廟在七廟而外以定晉宋以下廟制矣不知禮器明云周旅酬六尸除后稷之尸發爵不旅其餘六尸則文武及四親廟也若親廟有六則當入尸矣曾子問云孔子曰七廟無虛主若有高祖之父若祖則當言九廟無虛主矣必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則諸侯五服天子當七服乎喪服小記明云有五世則遷之宗遷即遷廟也五世而遷親盡而祧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酒之事寢即五廟之寢為文武廟無寢故也安得更有六親廟乎所以馬昭等據周禮孔子為本穀梁小記為枝韋元成后渠論曰虎通為證而以鄭氏為主焉至祭法之二祧則宜謂高祖之父

高祖之祖似不得如鄭孔所云以二祧為文武蓋廟祧壇塋分
 別視疏明祧遠於廟壇遠於祧壇遠於塋鬼遠於壇別之為祧
 明其不在廟數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云其廟則有司
 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雖皆廟祧並舉而祧別於廟已可
 概見先王制禮中焉而為之制雖仁孝無已時不得不限於親
 盡之數又不忍其遠毀也故於遷廟而後別為二祧行四時之
 祭所謂去廟為祧也故南史臧壽傳曰尋去祧之義則祧非文
 武之廟矣明遠廟為祧皆無服之祖也是也蓋又兩世焉乃於
 禱焉祭之所謂去祧為壇去壇為塋也又兩世焉而為鬼猶於
 禱焉祭之所謂去壇為鬼也降於恩而殺於義即事有漸所謂
 仁至義盡也祭法差次七廟因統二祧在內則以經傳多以祧

何濬雜著卷五

三

代廟如聘禮之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左傳之君冠必以先君
 之祧處之昭元年之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其實祧廟散文雖
 通對文則別不得混祧於廟也劉歆又曰禮去事有殺引春秋
 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
 祧則時享壇塋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案祖禘日祭可補禮經之缺五經異義載左氏說歲終禘於壇
 塋禘及郊宗后室后室即包有去塋為鬼者矣緣神主皆藏之
 后而禘禘則全及后室之主故也劉歆習左氏異義所引必
 兩漢左氏先師舊說故義可相足也其文武之廟自謂之廟亦
 稱世室後人因已祧之主藏於二廟遂斥文武廟為一祧與祭
 法之二祧名同而實異也文武百世不遷何得去祧為壇乎鄭

孔意又以去祧為高祖之父去壇為高祖之祖然去祧之文緊
 承二祧似不得以二祧之祧指文武而去祧之祧又謂應遷之
 祖與去壇去塋去王考文義不貫矣許氏周生以文武止祭於
 明堂不別立廟然周頌序云雖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即文王
 既曰禘非於廟而何王氏伯申又以祭法之祖考廟謂高祖之
 父然高祖之父已屬親盡何得仍月祭之乎其諸侯之祖考廟
 亦謂始封之君其去祖為壇者亦謂高祖之父緣諸侯不別立
 祧廟故無祧名其應祧者則藏於始祖之廟不得與於時祭有
 禱焉則祀於壇故謂去祖為壇也其大夫之祖考廟亦謂始受
 爵者惟此經則始祖無廟而立其父祖曾祖之三廟王制則始
 祖有廟與一昭一穆而三廟一記不同鄭孔義以王制所云為

何濬雜著卷五

四

別子為大夫者祭法所云為非別子而為大夫者鄭志又以祭
 法為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以無明文故疑而未定案王制似
 是周制祭法則又似是異代之禮何者周道尊尊重宗以收族
 始祖為百世不遷之宗則無論別子與否似皆當為之立廟殷
 道親親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不繫姓不綴食但或立其曾
 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
 爵也故仍祭於壇歟要之禮記雜出七十子之徒以及秦漢間
 儒生各述所聞往往彼此互異蓋有不能強同者焉

周南召南解

詩譜云紂命文王興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即泛說周
 之南召之南周公召公分陝而治陝在今之陝州故如周南所

詠之江漢汝皆在今河南湖廣地韓嬰詩序在南郡南陽之開
是專斥周南漢地志南陽南郡皆屬荊州也其召南所載如南
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後以二
南譜諸樂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也惟逸周書有二
南國召南氏有二臣勢均力敵周分爲二南之國以南爲地名
以一南爲國非也若夫詩小雅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
則指四夷之樂特舉南以見其餘與二南之南無與也

釋苟

說文苟自急敕也从苒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也段改爲从勺
也从苒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又敬肅也从支苟又
荀具也从用苟省此字不見於經惟爾雅釋詁並速也釋文並

句溪雜著卷五

五

字又作苟居力反經典亦作棘通志堂本改作急已誤以苟爲
从艸之苟改之矣說文以急詁苟雙聲爲訓不同韻急不得爲
居力切也苟爲謹敕之意故敬字從此也若艸部之苟說文訓
爲艸也段氏注引孔氏論語注苟誠也鄭注燕禮苟且也假也
皆段借也然凡段借必有與本字同韻本字苟爲艸名音垢無
有訓誠訓且訓假之同音字者又不可以引申惟苟爲自急敕
故大學苟日新謂急日新也引申之則爲誠論語苟志於仁矣
謂誠志於仁也苟有用我者謂誠有用我者由誠而慮虛言之
則爲假爲設凡經傳之作假如川者皆是也由誠而反言之則
爲苟且如亂之詁治廢之訓置之類如曲禮之臨財無苟得臨
雖無苟免論語之苟合苟完苟美皆是也至燕禮記之賓爲苟

敬鄭注苟爲且爲假意謂主國君享賓時親體於賓燕時又且
獻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假爲恭敬
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又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
爲苟敬注燕私樂之禮崇且殺敬也又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
敬也案卽如鄭義作且作假亦當爲居力切之苟其實不必如
此解也蓋燕爲崇恩殺敬出於君則可賓雖不欲主君復舉禮
事禮已而辭爲賓然必自急敕意禮殺而敬不殺也是苟敬卽
急敕自敬仍作苟之本義解亦自了然也故凌氏仲子禮經釋

句溪雜著卷五

六

例引戴氏東原說曰說文苟自急敕也是也然彼又謂與苟且
字不同則誤蓋急敕之與苟且義不同而字則一苟且之字卽
急敕之苟之反而字也王氏伯申以爲敬心多而敬少既不可
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又謂苟敬者所以別於
正賓意以苟敬爲略敬敬與苟相反苟敬連稱亦不辭總之經
典之苟皆當從居力反之讀無从艸之苟字世人徒見从艸之
苟而不知居力反之苟凡苟字皆讀如垢所謂久假而不歸矣
从艸之苟惟急就篇苟貞大注苟草名也所居饒之固以爲氏
此外無見也又案大戴曾子立事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
寧句奢與儉對倨與句對倨有傲慢之義疑句卽苟之壞體字
苟爲急敕正與傲慢相反彼上文云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
之言奢儉承上華色之服倨苟承上懼惕之言尤與急敕義近
也後人不知因倨句二字適與破工記倨句合遂據彼爲說孔
公詞云過於矩則爲倨不及矩爲句義似迂回

釋查

查字不見於說文世專以爲攷察字案牘之文用之尤多查从木且聲與攷察義不相涉攷查卽粗之變體說文木部粗木蘭也繫傳開闢也粗之言阻也又門部開闢也廣雅釋器粗椳柱距也距卽距說文距槍也槍卽椳也少牢饋食禮長皆及距距注拒讀爲介距之距距距脛中當橫節也是距距拒椳槍開闢與粗皆異名而同實開闢則有稽查之義故今官署內行馬亦稱櫺柵亦所以示查察也說文椳柱也正今行馬之形又云堂距也攷工記弓人維角堂之先鄭讀如堂距之堂是也義並與查察義近今人又用爲果名則卽如說文之椳所謂似梨而酢者也廣韻又以爲水中浮木似又借爲槎其實查槎並非同部此爲歌之所以並混入麻部也

豐水東注說

同年生蔣子濶湘南爲某公修藍田縣志爲余言關中水皆西流入渭無東行者詩何以言豐水東注攷鄭氏箋云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人渭東注於河義亦迂回因疑豐水東注或謂豐水自東而注耳嗣檢漢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案鄠屬西安府在其西南其故城在今北二里上林苑在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云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自南來注之似由南而北而微南東則以爲東注亦無不可因又疑今時入渭恐非禹時故蹟禹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先儒皆云灃灃水

甸溪雜著卷五

七

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合涇水誠大而灃水入渭源短流狹何至有汎溢之虞而必待禹治施功况雍州經特云灃水攷同則非涇涇之水可知矣蓋周秦漢唐庶都關中其開鑿引諸川或利轉輸或資灌溉以及苑囿津梁改鑿無常非復禹蹟之舊矣如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其中又唐貞觀中堰灃鑄入昆明池又於京城而北引灃水爲溝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此灃水之所以愈變愈微也胡明經云灃疑灃西之灃灃東之鎬鎬滿滄禹時悉合灃入渭故灃水得成其大也信哉

掘闕解

甸溪雜著卷五

八

詩曹風蟋蟀掘闕毛傳掘闕容闕也箋云掘闕掘地解闕謂其始生時也孔疏掘地而出形容鮮闕也鄭以解闕申毛之容闕孔以鮮闕疏鄭之解闕又引定本云掘地解闕謂開解而容闕孔以鮮解二字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竝傳之後世埤雅云掘地使開闕此用定本爲義者也本草綱目蟋蟀掘腹有天窗皆蟻蟻所化蟻蟻所化蟻蟻生糞土而蟻蟻掘地而出其蟻蟻所化蟻則但言掘義而無開案掘地而容闕鮮闕解闕皆屬迂回容闕鮮闕解闕連稱亦別無所見埤雅引管子曰掘闕得玉今管子雖無此語要陸氏必非杜撰得玉不得有容闕鮮闕等義也蓋掘闕猶掘闕也管子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注掘穿也穿地至泉爲闕又大戴禮管子疾病篇龜集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龜龜以淵爲淺而陸穴其中王尚書

連簡屨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欲穿也吳語問
爲深溝注注闕穿也掘闕掘闕塵穴皆同音互設也時蠲朝生
暮死羽翼狀其已成掘闕狀其始生謂其在土中穿穴而成也
唯子不報述

喪服不期杖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唯
子不報也女子子報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
皆報也鄭注男女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程氏瑤
田謂傳非有失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
其女子子爲父期也爲此三人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
子爲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爲嫁於大夫無主者其女子

句溪雜著卷五

九

子爲父同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女子子之期疑
於報而不爲報也若夫男子之爲父斬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
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之不報故曰其餘皆以報期也案程
氏蓋以唯子不報一語專爲此條發耳若經文於爲大夫命婦
者下總綴一報字復再係以唯子不報則如程氏說可矣經既
敘畢十二人之服下卽曰唯子不報明是通解不報者耳既非
專爲此章發義安得專指女子子言與報者無輕重降殺之差
之謂女子子出適大功正服也爲其無主爲之期而出適之女
子子爲父母之期如故不得因其加至期而爲之三年也亦非
因父母爲已期而始爲之期也其男子爲父母三年而父母爲
長子三年其服相當然子爲父母非因其爲已三年而報以期

也母爲長子亦三年而父在爲母期亦非因其爲已三年而報
以期焉鄭所以言男女同也

妾不體君述

喪服不杖麻屨章傳兩言妾不得體君一見於公妾大夫之妾
爲其子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一見於公妾
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
也鄭於爲其父母章傳下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
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
此傳似誤矣程氏瑤田駁之謂據注是欲以妾與女君例也此
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爲比例案嫡妾相對爲文猶君臣父子上
下云爾喪服與春秋多言例例者比例之謂也多取其事之相

句溪雜著卷五

十

近人之相次者以相衡嫡妾同事一夫而名分不同而取以相
例正見聖人別嫌明微之意有何不可比例之有妾不得體君
卽得爲父母遂明體君之女君不得爲父母遂故舉春秋以相
難並非並妾於嫡也程又云妾爲父母當以妾子爲外祖父母
比例下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服如邦人
是也意謂庶子有體君之道爲後者體君卽不得爲外祖父母
服與妾之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者異應取以相例夫記文
之庶子爲後係指大夫士之子言此則言公妾以及士妾爲其
父母不得專舉大夫士禮例之也大夫士之子不爲後如邦人
天子諸侯庶子卽不爲後而父在爲母則不在五服之內父
歿則不過大功大功章所謂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其爲外祖

父母則無服矣是雖不體君亦不得遂其外祖父母之服也程
 又云妾不體君一條當以妾子比例不得以女君比例意以妾
 之為其子猶妾子之為其母蓋妾子當體尊之時則為其母有
 不得遠之事細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是也惟妾子本不與尊
 者一體得為其母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得遂是其例也
 則又不然夫妻子為母天子諸侯之子與大夫士之子不同君
 歿庶子為母大功君在則麻衣練冠繅絲此王侯庶子之制也
 若大夫之庶子則父在為母大功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為母是
 也父卒則為母三年士則雖父在亦如邦人其為後者不論大
 夫士皆總若天子諸侯之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所云天子練
 冠以燕居鄭注庶子王為其母無服是也服問云君之母非大
 人則尊臣無服雖近

句溪雜著卷五

臣及僕駉乘從服唯君所服伸君也蓋亦不過總耳鄭又云然
 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君母則不可蓋喪世之制

則妾子亦有雖不體君而亦不得為其母遠者是皆不得舉以
 相例也况妾為子條是公妾大夫之妾其所比之條則庶子為
 後為其母是大夫士之子所比亦未盡合也故鄭於妾為其子
 條下注云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女君與尊一體
 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程又謂其牽合女君
 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夫傳既言妾不得體君明
 是對女君之體君者發義有何牽合能謂女君不與君一體耶
 程又謂女君為其餘諸子服大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
 體不得遂之例其為長子三年者則齊衰三年章所謂父之所
 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

亂其例夫不與君為一體何能以尊降婦人從夫尊者因君而
 尊也因體君而以尊降係一義相承者不降父所不降正見一
 體之義明係同承嫡嫡相傳之重故亦不敢降也有何自亂其
 例總之程氏說禮預存一與鄭為難之心故不能不強生區別
 耳

稅服辨

左傳襄二十七年公喪之如視服終身杜注稅即總也喪服總
 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慙子鮮故特為此服案
 總喪為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見於喪服經所謂總喪裳壯
 麻經既葬除之者是也不在五服之中獻公既痛慙子鮮子鮮
 未死而忽為之制服慙之歟抑憤恨之歟且服之以陪臣為天
 子之服亦太輕重失倫而稅之作總於他經別無所見服虔云
 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則解如
 小功不稅之稅案禮經之稅謂過而追服者以聞喪之日為成
 服之始與本服之衰麻無異不得謂服之輕者若獻公與子鮮
 為昆弟宜服齊衰期然諸侯絕旁期於禮無服則無所謂稅服
 何如之有案稅者變也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注稅變易
 也詩碩人說於農郊釋文說本作稅謂莊姜至近郊變易其衣
 服也則此之稅服亦謂獻公因子鮮出亡雷之不可特為變其
 常服以示不忍耳也宜解如喪人無資之喪如宜解如而謂公
 痛其亡而亡之而變服終身也又二十八年傳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亦謂變其祭服也杜氏亦知彼之不能作總服

句溪雜著卷五

三

解也故解爲脫服何同一稅服而說之兩岐乎

謂之王公辨

攷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案王即天子既稱國有六職則天子不宜同列六職之內則王公宜三公之誤虛植禮記月令三公五推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王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正用攷工記文爲說又三國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也即僞古文尚書周官述三公之職亦云論道經邦即本於此

樛星門說

今天下學宮於大成門外有門額曰樛星門自來均未悉其何所取義案樛星疑即靈星靈星之見於經者詩周頌序絲衣釋

句溪雜著卷五

三

廣雅釋詁

賓戶也高子曰靈星之戶也意以爲祀靈星而賓戶所歌見於史者則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農見而祭之是也然與學宮無涉惟獨斷有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月令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火有文明之象故學宮取以額其門歟角亢氏房星尾箕又爲蒼龍宿體今卜驗家猶以蒼龍古文學其遺意歟

釋宋

說文六部宋居也從宀從木錢氏斟詮謂木社木也六居也白虎通誼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案錢說殊迂回附會微子於周為客僞古文微子之命固不可信而周頌有客之詩其所以尊崇者甚至禮郊特牲曰尊賢不過二代春秋家說王者存二王之後通三統使得備用其先代禮樂左氏僖一十四年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則既已封之上公何至特制一社屋下木之宋字以辱之豈武周大聖之所為而微子大賢亦未必甘心忍受錢氏

何遜雜著卷六

釋十

說文有十有十音義自別數目之十橫直相交處居中故十部

十下云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蓋於

文字為四正又為四隅六古五字相交處均在其中所謂中央

是也十字橫少近上為古甲字如王字篆文中橫亦近上王字

篆文中橫正居中也早字從此說又早晨也從日在甲上繫傳

木此下有甲古文甲字錢氏姑曰此云在甲上當作日在十上

繫傳之甲古文甲字當作十古文甲字其說是也十為古文甲

後或借為押字用諸公私契牘書於已名下以為信所謂畫諾

者是魏志齊王芳傳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石時

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許允與左右小

臣謀囚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認於前文王入

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

句溪雜著卷六

不敢發蓋鴨押同音雲午隱語押字欲齊王書押於詔以誅司

馬昭即勒其兵也後又省押字為甲今人於契據供招多畫十

字正古甲字之遺義即押字也說文於甲下重古文但有甲而

無十以故不識十字遂並改早為早矣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生母服議

或有問於余曰出嗣者為其本生生母宜何服予曰此古今不

同也今律本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斬衰三年與父母同其過房

與人者既為嗣父母斬衰三年則降其本生父母齊衰期惟出

仕者去官應試者停試與他期服不同耳則為其本生生母服

亦宜仿此服期去官停試可耳若古禮則異是儀禮喪服記公

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此謂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為其生母

者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則王侯庶子
父歿爲其生母大夫庶子父在爲其生母者也士之庶子父在
爲生母期父卒爲生母齊衰三年大夫之庶子亦宜同若庶子
爲父後者則自天子至士皆爲其生母總總麻三月章所謂庶
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
鄭注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孔疏以爲異代之法明周法天子
諸侯大夫士一也當時天子諸侯庶子未必有出爲人後之事
若大夫士庶子容有出後大宗者致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不分本生父之在否緣其母已由三年降期不得累
降則爲其本生生母蓋士之子本生父在否亦皆服期大夫庶
子其本生父在亦大功本生父歿亦宜期矣

何溪雜纂卷六

三 廣雅釋詁

笑不至矧說

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案說文齒部斷齒本
也一切經音義引作齒肉也倉頡篇漸齒根也然則鄭君以矧
爲斷之設借釋文一本作哂說文口部無哂字說文欠部別有
攷字釋爲笑不壞顏從引省聲與此無涉若矧爲笑不壞顏則
是笑不至於不至壞顏則不詞矣錢氏姑說文辭詮引曲禮笑
不至攷並引鄭注不知所據何本蓋矧於說文作攷見矢部訓
爲况也詞也從矢引省聲攷與攷相近故誤作攷耳錢氏於欠
部之攷字改依玉篇廣雅作攷已聲以玉篇別出之攷字爲孫
強所增則與矧韻隔絕矧從引得聲斷從斤得聲引斤同部得
相通段已聲字應入之部也

入自闕說

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櫛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
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
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正義謂柩入宮之時毀
殯宮門西邊牆而入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
客位也鄭以闕爲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虛空闕故謂之
闕也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入
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疏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
西階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注牆裳帷也
案鄭氏曾子問注即本棺弓毀宗躡行爲說雜記注即本棺弓
周人牆置翼及設棺牆置翼爲說古人制禮吉凶相變先君死

何溪雜纂卷六

四 廣雅釋詁

於外變之夫者孝子不忍待與生時同故變而爲毀闕升西階
之制而未大斂之先則父尸猶見又不忍違同之死故仍其人
門升阼階之舊所以既不敢之死而致死之又不致之死而致
生之之義也徐氏乾學以鄭說爲迂謂曾子問之闕即門闕之
闕而非牆闕之闕雜記之牆即牆垣之牆而非車轄之牆夫曾
子問記於上曰入自闕升自西階下曰入自門升自阼階則門
與闕異顯而易見穀梁以廟門爲闕門並不單稱爲闕其單稱
闕者或即觀之別名爾雅釋宮所謂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
是也棺柩必不入此若果即常行之門則亦直言如下文之入
自門足矣何必變而爲入自闕乎徐氏又謂諸侯大夫之喪還
何闕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然則君死於外有何不可升

自阼階而必升自西階何故其葬也卽不毀宗有何不可而必毀宗隨行何故若執有何不可以論禮則先王制禮委曲繁重不如後世之直率可刪除其大半矣徐氏又謂以裳帷爲牆何不竟言裳帷而以牆字代之夫古人行文原無一定言牆亦可言裳帷亦可一物兩名科舉其一如此之類更僕難數也

賓饋于介辨

昭四年左傳賓饋于介而退注云東西箱不誤惠定宇云介食器也以介爲食器他無所見沈氏小宛云案內則大夫有閣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介是閣之轉聲呂覽孟春注介猶隔也案說文無介字介卽介也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作若有一个臣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一介猶使

句溪雜著卷六

五

廣雅釋詁

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云一个單使此之一介卽彼之一介也介有側義亦有副義介卽夾室在堂之兩旁者說文八部介畫也薛君韓詩章句介界也夾室與堂有序以界而側在左右如堂之副故謂之介後人介介不分故又謂之介也月令說明堂四方皆有左右介亦是側在四隅者故徐鼎臣說云明堂左右介者明堂旁室也是也周禮梓人說侯制之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亦謂其在兩旁者故鄉射禮有右介左介之名鄉射記有上介象臂下介象足之說也鄭氏彼注讀介如幹釋文幹脅也說文釋兩旁也釋名稱挾也在兩旁臂所夾也夾室在堂之兩旁如人之脅然焉內則云天子之闈左達五右達五謂侯伯於房中五大夫子達三注達夾室

卽左氏之介也疏引崔氏云天子尊庖廚遠諸侯卑庖廚近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是則闈爲度食之具在房外之夾室豈非不欲進食者見叔孫故令其冥於介而卽退也是介可謂之達可謂之夾不得謂之闈音宜讀如介亦不得爲闈之轉聲也

劉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序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尙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字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

句溪雜著卷六

六

廣雅釋詁

世既從明經假讀竟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尙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第攷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猶略然師授淵源雖泯沒無攷其漢時經師單詞隻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末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所窺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益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著論斷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房搜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

疏論語也章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
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川章
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子之義告
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
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
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之辭以
問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
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
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沈寤二千餘
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份鄉黨一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

句溪雜著卷六

七 廣雅書局集

江孫邵郝焦氏諸疏義益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勿勿
四十年近甫輯成彙本七十餘卷復彙筆遊楚越疏漏淺謬卒
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慙何已

曹寶書刺史集序

上元曹恕軒少公手其先王父寶書先生詩文示讀先生爲吾
郡名宿由甲科宰山右歸里後適粵逆陷省垣先生以全家殉
憶與先生弟季泉明府應禮部試時耳先生名癸甲開遊晉陽
官民中猶嘖嘖道弗衰蓋先生氣節政績固足焜耀一時不必
藉詩文壽而孤文履句流播人間未始非精爽所憑天殆於兵
火剝蝕餘留茲吉光片羽餉後進爲吾鄉文獻光歟至文之高
古詩之煥雅王善之孝廉敘之詳矣無庸以鄙言贊惟季泉於

壬戌夏死渭南難忠義之氣萃於一門負手二難未識季泉遺
文尙有存焉否也

陳氏宗譜自序

吾陳氏自宋乾道世弋陽文琥公爲句容合遂家於陳巷是爲
句容陳氏鼻祖數傳至應琪公東遷於陳武莊又爲句容東鄉
陳氏支祖今王村壩頭上店又皆陳武莊所分也自嘉慶己卯
修譜後幾及一世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派別支分散焉靡紀族
長泰晚公怒然憂之因延族之學隆望重者重加修葺老成典
型藉可尋述因思吾族自土著句曲後致位通顯者雖不多觀
然歲閱千餘時經數代士農工商各安素業慶賀弔祭昏嫁死
生之事相望相助數十世如一日焉而其中之義夫節婦名儒

句溪雜著卷六

八 廣雅書局集

碩學謹愿獨行之士世不乏人此以知積厚者流光本固者支
榮德遠而後興願同族其共勵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復斯
言恍焉神往

徐府君劉夫人合祠銘書後

右徐府君劉夫人合祠銘無撰者書者名氏誌言早列前銘意
夫人先歿別有誌銘斯其祠葬時所刊耳誌首書卒葬年月助
諸漢胡公朱公叔碑不書郡邑蓋卽江陽人其稱東海者郡望
也書終與漢太邱碑同檣弓君子曰終言但身終功名尙在也
於三子官爵頗詳蓋自府君前皆隱而未達與漢人以府君爲
太守之稱如衛尉衡方碑河南尹蘇君碑類皆故吏門生所立
亦稱府君今人惟子孫稱其父祖歿者爲府君後人稱家爲府

意謂府中之君耳則又古今人不相襲也誌言銘誌始自繆襲據莊子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椁有銘曰不悲其子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玄武湖遇甄邯墓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然則周秦前舊有銘誌第古者或但書姓氏其贖舉事蹟始自繆襲耳末附地券詳記畧域丈尺暨價地者及親保名氏據隸續載真道碑以錢八千從有親真贖字政直二弟升升

二從弟市家地廣廿二丈斯沿其例與陔餘叢考謂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不典之詞也然讀此額已題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知唐宋來舊有此例不必集矢於空同也此石新出於揚州郡城之西為習友田季華上舍普實所獲有茂才李某攬而售諸蘇賈余因攷次其文俾季華編入揚州金石記云

句溪雜著卷六

九

箬帽園記

余所居東南隅有邱焉高不盈二丈廣僅畝土人呼曰箬帽山山之西有池曰箬帽塘池之南有場曰箬帽場皆因山得名曰箬帽者謂其狹小如箬帽爾山之北有隙地焉與余廳事平脩廣可十尋繚以短垣構屋三楹其中右楹蓄書萬卷左楹為子弟課讀許飛簷三尺圍之以檻藥爐茶鑪悉具屋之前種四時花木三面皆短樵屋後樹文竹數百竿冬可曝日炎夏高臥風竹相擊春秋鳥語花香時與二三友人談嘯其下不知人世理亂事樂何如焉荷囊登而摩肱望彼都之緇服疇食德願子子孫孫善守之也

此記作於乙卯之春方將經始適有都門之行丙辰之年與憲隨邑家室數寸口落楮離居先人做唐亦遭土寇毀折一片榛蕪焉矣此記作如是觀而已於做籠中偶檢及之不忍屏棄錄之聊以見志云爾

王君梅生哀詞

君王氏名振修字梅生原名振綱句容人弱冠補諸生中表有官於都者往依焉遂隸大興籍中順天辛卯科舉人屢試不售性孤介輒與世忤以故不理於口而遇益奮不屑不潔泊如也戊戌春余與君儼寓京邸恆曰吾若博一餉粥產以養親贖家人獲免凍餒足矣進取所不計也榜發復黜時君出滬久且乏嗣因與鄉人慈其歸歸未及門而君尊甫已逝撫棺擗踊痛不欲生未幾而君妻翼又以非命歿君未歸時家屢空翼夙賢且孝私貸鄰嫗以供菽水翼君之歸而償之也三年逢梗落魄依然一糞之餘身無長物翼亦雅不欲以俗累重君憂而又報於責者遂投繯焉君廉知之痛悔欲絕未幾而君之母又歿文章相命時數厄人慘痛滄遭幾成滅戶斯亦生人極哀也已嗣聞館於其戚裴得頓疾辭而遊於常予億其困衡之遭抑鬱而戚久之或當自念而不慮竟憤恨以終也悲夫君善屬文亦不為流俗所可故哀而闢之

句溪雜著卷六

十

時今王君淑厥躬觀茲百罹胡不庸君之先葉累厥德詢後必昌惟君特有集惟鵬乃身丁桐帽逆旅萬里營殃慶餘兮曰弗爽信歟書歟天胡罔

書汪孝孫事

孝孫汪氏名如松字某揚之甘泉縣人同年生穆堂明府家督也穆堂宦於蜀以母吳太恭人就養季弟慕杜太史許屬孝孫入都奉太恭人養咸豐十年十一月太恭人病篤孝孫密割左膚肌和藥進太恭人歿孝孫哀毀甚創口風潰竟不起家人環詢始得悉時年十有九噫余往來揚州梅花嶺畔謁蕭毅庵孝子墓因讀邑乘所載孝子割肝藥親事未嘗不景行者久之孝孫昔於都中時相晤見其肫摯出天性讀書精熟於學無不窺無世俗佞易器張氣知所成必遠到不僅以科目顯乃於義之所在果力盡志赴之則又非章句詞翰家所能勉已孝孫事與孝子事足後先然孝子猶及見其親之瘠身致而事濟而孝孫則僅以身殉所志卒未就徒抱恨以逝也則視孝子為尤可哀也

句溪雜著卷六

上 廣雅書局

書介休三烈婦事

癸亥甲子間立主講介休書院高子峯明府崇基以邑人曹君儼擬補列女志三則見示一為鄆城店李嘉言妻郭氏與其子瑞書婦胡氏一為下莊村張友妻馮氏也謹據狀書其事案郭氏年五十八歲胡氏年十九歲馮氏年三十一歲壬戌冬陝西督師勝保逮問宋景詩者東省巨捻也督師撫之隸部下督師既獲罪景詩不自安率所屬東渡東岸為晉榮河境知縣陶汝霖莫之備遂由蒲解汾太出固關逕獲鹿而東千里而遙如無人境其所屬皆亡命無賴徒所到劫掠淫虐無不至十二月十

大四百七十七

三日抵介休乘虛穴垣將入郭氏家姑婦恐遭汚相攜走翼日賊去如廁者見有浮屍出則郭與胡相抱不釋也先一日下莊張馮氏見賊入堡里人咸遭汚氏懼倉皇投涸及邑令驗之面如生噫只人之有所為而為者雖貞廉忠孝所為卒不免於勉而偽若三婦者村婦流耳乃於危急存亡之際無他顧慮但知守身如玉義重生輕以視士大夫稱道德說仁義及倉卒之際不能自持相率而為奴顏婢膝者何如也以視形勢禁格捐軀赴難猶不免怵於法豔於名迫於清議者又何如也章萊山制義有云姦雄或盜死以成名貞士以簪纓而敗節聞三婦之事其亦知愧否焉

句溪雜著卷六

上 廣雅書局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用於記錄或分類。

句溪雜著卷六終

清光緒初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方氏說經

丙子孟冬月 蟬隱廬 印行

嘯語一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說經嚙語序

漢儒解經篤守師說恪遵古訓不敢逾越即舊說與經文不能相通亦必迂迴其辭以求比附至宋儒則喜翻舊案每望文生義自立新說而不肯依傍前人漢學家乃以幾古自用病之夫宋儒解經空疎武斷誠所不免然舊說果與經文鑿柁自宜別求新義必株守一說而不許略有變史亦非所以闡明經旨也舟徒左氏經說十餘篇皆掃陳言而標新義論既辨駁筆復辟利自知其說為鑿空故名之曰嚙語顧其闡發精當處正如老吏斷獄確乎不移固未可以空疎武斷概之也紫邑志載左氏中道光辛卯乙榜知四川新寧縣事撰述除經說外尚有友餘吟草今觀經說後附詩數首自跋云餘無他稿豈吟草為後來續作即近代經師輩出多重註訓而略義理此書雖兩刻傳本甚罕故重為校印以備經說之一體云時丙子孟冬羅振常識

序一

乙未家居課徒講說經義偶因問難所得輒以片紙疏之凡十四則存之尚覺未安棄之亦似可惜因謂之說經嚙語留以待質經師云舟徒泰雲左賢森識

序二

余質魯鈍讀書善忘又家少藏書故成枵腹所得經說十餘則即有前人所已言者亦無從知之思獲有道之正再定棄取因於庚子歲妄付剞劂以代書人欲以徧質經學淹通之士遷延未果迨壬寅歲潤城被夷禍余家燬於火遂與平生所作文藝古今體詩俱為灰燼幸曾以數本付焦山書藏因得抄藁携至京師重為刊刻云癸卯冬日森記

嚙語序

一

嚙語序

一

說經藝語目錄

易有太極說

易有太極續說

行露說

標有梅說

野有死麋說

將仲子揚之水山有樞綢繆說

萬生說

鳴鳩說

七月說

藝語目錄

東山破斧伐柯說

菀柳說

生民說

王風說作於冬即

孟子子有戒心說

孟子聖人之於天道說

附刻

趙貞婦曲

題畫詩

丁巳仲夏

467

丹徒秦雲左賓森

易有太極說

余少時於諸儒解周子無極太極之說。恒多不解。及讀朱子答陸子靜書而愈疑焉。竊以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有理。有名。有物。解之者得其理。得其名。得其物矣。而未得其名與物之真也。故諸說多歧耳。以愚觀之。太極之太。猶言太初之始耳。太極之極。亦非言究竟至極也。蓋理氣成於陰陽五行。而陰陽五行之在天地。有彼此殊異。無先後隔闕。立極於萬物之始。

嚙語

而理氣陰陽五行。又不能獨舉其一物之名。以互括之。故以太極名之。即下文兩儀四象八卦所以然之總名耳。夫既形之後。道器有分。未形之先。道器無分。以究竟至極無加言太極。涉入既形既分之後。斯不得。不立無極之名。以溯未形未分之先。而為太極之所從來。故解無極者。大率俱以未有天地之前為言也。試思未有天地之前。聖人豈不熟思思之既久。恍然曰。吾之身後天地而生。則吾安能知天地之前哉。聖人之身在天地之中。如子在母腹中。父母精血無不貫通。而未有父母之前。不得而知也。且河圖洛書。

前聖人之作易。尚有待於天地。示之以象。無從求諸

天地之前可知也。故但自其太初言之。而有太極之前。不容措語。不然。無極二字。聖人豈不知之。特以為未有天地之前。求其無極。既有天地之後。亦當求其終極矣。果何如哉。吾不得而知也。後儒不深思。聖人未言之故。遂驚為發聖人所未發。辨之者愈精。惑之者愈眾。噫。聖人豈尚有未發者待後人發之耶。至於謂周子無極之無。非真無。大傳有太極之有。非真有。非若兩儀四象八卦之有位。天地萬物之有形。是說也。余尤疑之。夫太極固統兩儀四象八卦之所以然。

嚙語

而名之者。即所以成此理氣之陰陽五行也。即天地也。兩儀四象八卦指其所畫天地之象也。聖人若曰。所畫兩儀四象八卦之象。固有所從生者也。然則何以不曰有天地乎。則以兩儀四象八卦。方分哲陰陽五行。而次第畫之以象天地者。故不曰天地。而曰太極也。若以兩儀三者為有。太極為無。不將以所畫之象為實。而畫象所從生者為虛乎。謂無極之無。非真無者。殆以無極既為太極。所自來。而又涉於虛。將愈滋學者之感。必道無極之何以為太極。所自來矣。故又通諸有極之有。以全其說之理。為有無循環相通。

之說其理其說乃不窮耳詳味大傳本文語意兩儀四象八卦乃指所畫虛象之名虛物也太極固指虛象之所從生而總括理氣陰陽五行而立其主名者也實物也以兩儀四象八卦畫象之虛物為天地陰陽之實物於是兩儀四象八卦所從生之太極不容更指為實物因以為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而有無循環之說成焉是誠知天地陰陽實物之前不容更以實物生之而未詳玩易之本文固謂太極以實物生下文畫象之虛物者也是不以太極總括理氣陰陽五行之名本在畫象之前而以為在天地陰陽之前

卷語

三

矣殆誤於說理太精而於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所以為名為物者轉未得其說歟若夫以理之至極者為極此則以皇極民極之極指太極之極矣皇極民極專以理言太極兼理氣陰陽五行言蓋理氣成於陰陽五行理與氣相配耦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理有陰陽五行便有理氣合理氣陰陽五行即為天地無先後也謂理在氣先非也聖人之身一天地耳猶天之純乎理氣也然未有聖人之身理安托乎理非與聖人之身俱來者乎總之天地陰陽之前不容更有太極之物以生之太極即天地陰陽實物之名固

為兩儀四象八卦摩畫天地之象之虛物所從生也第觀大傳本文固已昭然若揭矣

易有太極續說

未有天地之前何自始既有天地之後何所終雖四聖人不能知也試取序卦傳讀之開端惟曰有天地惟曰屯物之始生自其始有者言之也其卒曰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言天地陰陽之物不可窮其所終也更取未濟卦象傳讀之曰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言六十四卦至此終矣非天地之終也六十四卦以言天地也卦終矣而非天地之終何不續其

卷語

四

終以言之乎曰天地之終不可知即六十四卦之終不可續也若曰狐善惑者也天一所生之水茫茫在前不能知其所終狐惑之矣終不能濟而知也此孔子之言也周公亦言之矣未濟卦之大象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以為言天地之卦終於此矣後之君子惟於當前乾坤陰陽之物之方慎以辨之慎以居之耳毋妄求也初六之小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則明明言不可知天地之所終極矣更觀既濟卦之大象言人事者則以為可豫思豫防而豫知之愈可見矣然則大傳之太極正孔子學易至未濟見周公濶

十三冊女一版

46B

其尾亦不知極之言。而以為天地之後。既不知其所終。極則天地之前。又安知果無極否。吾生天地之間。亦惟自有天地之始言之耳。故曰有太極也。所以六十四卦中。惟乾卦文言。有與時偕極之言。未濟卦小象。有不知極之言。乾之極以時言。以天地之用言。天地之用。不知其終極也。惟龍者。天地之德。與之偕極耳。故於上九言之。若九三之君子。則以與時偕行為言。而不言偕極也。至於未濟之極。則兼天地之體用言。故直言不知矣。不獨此也。大傳第二章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夫六爻動於八卦既成之後。錯綜而

卷語

五

為六十四卦。推天地之道。以達於人事。故以三極為言。八卦生於兩儀。四象甫著之初。方備陰陽五行天地之象。不容以三極為言。故易三極為太極也。且六爻亦以之歸於三極。則所畫之象。為虛物。極為實物。非其彰彰者歟。夫朱子於卦之上爻。往往以極言之。而周公孔子。惟於首尾二卦。以極言。餘卦俱不言極。節卦失時極之極。猶論語亟失時之亟。亦非以極言也。蓋乾之極。未濟之極。終極也。太極之極。始極也。聖人不言始極之何以始。亦不言終極之何以終。蓋不敢知也。由此以觀。周子無極二字。當時如易以渾然

二字。曰渾然而太極。必不致後人之紛紛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諸儒解無極者。亦未免求之甚矣。獨不思夫天可望而知。地可撫而就。皆實物也。而欲立其主名。得其形似。致於語言文字之間。以定占筮吉凶之兆。非畫象之虛物。何以為用乎。夫原始者必能要終。要終者必能原始。以無極為天地所自始。是未有天地之前。自無而之有。既知之矣。則既有天地之後。自有而之無。其何所終也。當亦知之。嘻。後儒之論易。不且為四聖人之所不能言者耶。

行露說

卷語

六

鄭詩出其東門云。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以鄭之淫亂。男子猶有不為習俗所移。守禮之正如此者。謂台南之風。強暴之男。不得遂其侵陵於貞女。而敢致之訟獄乎。况教化之行。先被於男子。而後被於婦人。文王之化。行於江漢。女子知以貞節自守矣。男子獨不知以禮自防乎。今觀二南集傳之女子。無有不貞節者。而男子則皆強暴可虞之人。豈王化獨及於婦人。而不及於男子歟。且男率女。女從男。女子皆受教於男子者也。貞節之女子。其家之男子。必皆知禮義者矣。強暴之男子。其家之女子。孰與率從而受教乎。恐女

子不貞節者。高比比也。然則行露之詩。果何謂乎。此詩次甘棠篇後。殆召公決獄甘棠之下。明於聽斷。詩人為人所構。作此詩以刺其人者歟。首章言道路之間。不能無露也。夙夜於道途。即不能免露之沾濡也。鄉里之民。不能無宵小也。同居於鄉里。即不能免宵小之侵陵也。其次章言家給人足之世。人各有以為家矣。豈汝獨無以為家乎。何為致我於獄乎。汝雖致我於獄。汝室家之不足。固依然不足也。安能任汝取足於我乎。若以為男女室家之詞。則不足之說。轉多迂迴。古人家曰富。家室曰居室。蓋指財貨有無言之也。虞尚尚有土田之訟。決之於周。安見當日之民。必無爭端。如周禮所謂以財獄訟者乎。其三章言汝雖能致我於獄。訟彼聽訟者。忠信明決。非從惟從者也。終不從汝一偏之詞。而致我於獄訟也。然則汝雖譁張為幻。亦不過雀鼠之技耳。即有角有牙。亦不過穿我之屋耳。墉耳。亦何害於我哉。

標有梅說

余讀周書君奭之篇。見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首稱文王修和有夏。賴有執叔諸賢。後繼之日。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正時。欲召公明揚賢才。布列百職。

成盛大之治。俟彼時更讓後人。辭位而去。蓋老臣吐哺握髮之心。諄諄相勗。以共體文王求賢審官之志。此周家所以濟濟多士也。故當日者。周召分陝而治。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周南遂有兔置之詩。見野無遺焉。召公豈不以文王周公之心為心哉。標梅一篇。殆召公循行南國。求賢之所作也。首章求庶士之吉者。次章勉庶士以及今時而出也。卒章欲庶士相與告語。相為汲引也。稱庶士者。欲其眾多也。聲情愈轉愈切。愈若不容緩者。求賢之志殷也。若謂貞女懼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首章求庶士於吉日。次章求庶士於今日。不復更待吉期。卒章但相告語。即定其約。則立談之間。不及備六禮矣。勿論女子之求士。不可以庶言。即此其情。皇皇其詞。汲汲況而愈下。若有迫不及待者。豈強慕環而伺之耶。彼貞女者。何不克自抑若此也。

野有死麕說

野有死麕一篇。集傳謂女子貞節自守。不為強暴所活。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又曰賦也。言以茅包此麕。鹿誘如玉之女也。末章率女子拒之之詞。謂其徐徐而來云耳。夫麕鹿在野。苟如玉之女往而觀。

之。因遇強暴。此治容之誨。非今日之貞女。乃昔日之游女矣。如謂貞女處深閨之中。而強暴者以麋鹿往誘。則此彭亨菌蠹之物。非若采蘭贈芍。可以掌握。持者必有人焉。以并之。彼強暴者。不且狂惑喪心。而病風歟。况以貞節之女。而遇強暴之徒。將啼呼驚走之不遑。乃任其得親如玉之貌。近在申悅之旁。而又他無人焉。惟危在側。試思斯時。即非強暴。尚何堪哉。猶姑謂其來徐徐也。噫。彼貞女者。其亦不思之甚矣。鄭詩將仲子篇。集傳謂為淫奔之詞。然觀踰里踰牆踰園之詞。折杞折桑折檀之事。父母諸兄人言之畏。

樂語

九

拒之如此其峻也。遠之如此其早也。噫。彼貞女者。胡弗思也。今即其詩思之。蓋夫婦相愛之詞。闕雖樂而不淫之應也。詩書所稱吉士多矣。未有以目狂且者。女子如玉。非專美其色。兼美其德也。蓋女子善懷。當春之時。有所悲歎。吉士以田獵所獲者誘之耳。書曰。化誘邦君。論語曰。循循善誘。皆言開其人之固結。而導以欣悅也。豈必動於淫邪。乃為誘哉。夫如是。則感悅驚危之拒。此女之蕙婉貞淑。發乎情。止乎禮義。昭然矣。左傳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始笑而言。夫人非有所懷。而三年不

言笑乎。即吉士誘之之說也。鄭風女曰。鷄鳴篇。弋言加之。與于宜之。宜言飲酒。與于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其女子非有懷也。且弋雁飲酒如此。以鄭衛之淫。而閨房猶以靜好相並。况親被文王之化者乎。謂非夫婦之正和樂。而不流者與。臣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后妃德化之隆。於斯為已極矣。

將仲子揚之水。山有樞。網繆說。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詩之體與書異。書主記述。文多詳明。詩

樂語

十

主咏歌。文多微婉。山川草木鳥獸服飾器用飲食酒醴。以寄之。悲憂哀怨歡愉諷刺勸懲。唱歎以出之。君臣父子朋友男女朝野上下盛衰得失。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曲肖之。而又篇不過數章。章不過數句。句不過數字。而又聲以依之。韻以叶之。故說詩者。較他經為難。必有待於意之逆也。說之不得其旨。往往以說之者害之。亦職此之故。雖然。千載以下之人。而欲知千載以上之事。其人往矣。其志亦往矣。惟其文辭在也。有辭顯而志顯者。有辭顯而志隱者。有辭隱而志顯者。而無詞隱而志亦隱者。然不善逆之。遂使辭

與志俱隱矣。然則如之何逆之而始善哉。曰：以吾之意逆之，更以吾之文逆之而已矣。吾之意亦如此，吾之為文亦如此。是古人文中之意，即吾意中之文矣。古人之意如此，古人之文如此，吾之意亦如此，而吾之為文可不必如此。豈古人之文不如吾之文哉。抑吾之意尚非古人之意耳。意同者文無不同意，而文異者據吾之意，不如據古人之文也。文固古人所遺留者也。故曰以文逆之也。如是而不得者亦鮮矣。將仲子，淫風流行，女子遇強暴之徒，作詩以拒之也。以可懷甚，其可畏，故為抑揚之辭，所謂文也。非必有淫奔之志也。即謂女有越思而尚有所畏如此，亦足見禮教之尚可復。羞惡之良未盡泯，與大車篇同也。揚之水，兄弟相戒，以無信讒言也。言父母惟生予與汝二人而已。兄弟本鮮，若信人言而兄弟轉不相信，則幾於獨行踽踽，獨行叢叢矣。苟因禮有不得，嗣為兄弟之文，遂以兄弟為淫者，相謂之辭。試思禮文所載，乃將娶而有父母之喪，致命女氏，免喪之後，女之父母請壻不娶而後嫁之，則斯時致命之辭，自不得以夫婦為言。况將命者之辭，宜文不宜質也。淫者相謂，豈必以此乎。且終鮮之謂何矣。山有樞，刺儉不中

禮語

上

禮也。有車馬鐘鼓，其家蓋無所不有矣。富人而吝者，也。故為激切之辭，以消其鄙吝之志。若謂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豈二人同時之作耶。抑一人自相贈答耶。且前篇明言好樂無荒矣，職思其憂之辭，所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即無荒之志也。何憂之待解耶。綯束薪，男子戲其所與私者也。言所遇之時，三章無異，謂為婚禮可也。言所遇之人，則遞異其稱焉。且避近，豈婚禮相謂之辭歟。名不正言不順矣。其辭挑達，其意浮蕩，彼此揶揄狂態，昭然若揭。如謂國亂民貧，男女得遂婚姻於失時之後，乃由危得安，始憂終喜，其辭當婉而莊矣。凡此數詩，皆所謂以文逆者。懼以說詩者，害詩也。蓋其慎也。

禮語

某

葛生說

葛生，整婦祭墓之詞也。前二章由郊野而至墓域，見夫葛蒙蒺藜，宿草萋萋，慨然歎曰：予美亡此，誰與處息乎。自傷未亡人不能相從於地下也。三章歸家適寢，見錦衾角枕，而言己之塊然獨處，耿耿不寐，以至於旦也。末二章則之死靡他，一任寒暑往來，夢思無已。惟俟異日之同穴耳。苟其夫未死，第久役不歸，不望其歸家聚首而遽為是不祥語也。夫豈人情或曰

墓祭非古也。嘉禮不野合，生不野合，故死不墓祭。然周禮家人有祭墓為尸之條，禮記子路贈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孟子云：東郭墻間之祭，則禮經固有明文矣。

鴉鳩說

鴉鳩，曹公子子臧，出亡，國人思以為君，望其歸也。左傳：成公十三年，普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宣公既葬，子臧出亡，國人皆將從之，乃反而致邑，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

嘯語

十三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觀子臧之出，國人皆將從之。子臧之入，諸侯皆將立之。子臧之德可知矣。民之戴子臧者，又可知矣。故美其儀，一心結也。冀其正四國也。更冀其正國人而祝以萬年也。且鴉鳩，俱言在桑，而其子則章各異處，非喻子臧出亡乎？至於帶之絲也，弁之騏也，亦公子之服也。苟以為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類鴉鳩之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則子不能離母，詩人之體物最工，何必言其母子棲息異處耶？而况見之而知為鴉鳩，數之而得其七，祭而別之。

又得其母，誰知烏之雌雄哉？詩人之咏物，雖工，恐未必能若是也。然則七子云何？宣公之子，見於傳者，已有三人，安知當日宣公不有子七人哉？

七月說

七月之詩，為豳民之作，頌王業之成也。非周公作以陳稼穡之艱難者，或者周公取其詩，使瞽矇歌之，令成王知王業之所以成耳。自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立國於豳，至於文武，已十數世，閱千百年，稼穡之事，其民習之已深，安之已久，視為固然，惟蠶桑之利，初開，故此篇言蠶事多於農事，利之方興者重之，故先言

嘯語

十四

之，詳言之，利之素習者次之，故後言之。畧言之，考禹貢九州之貢，惟冀州王都無筐篚之獻，自兗至豫六州，皆貢絲枲組織之物，而梁雍二州，惟貢織皮，是豳地有杆柶之用，而無蠶桑之利，由來舊矣。蓋豳地苦寒，本不宜蠶，數百年後，太和翔洽，天道漸更，地力漸盛，民之利用日開，物之種類大備，而蠶事始興。今試取詩讀之，首章次章，啟口即日授衣，首章曰：蠶發粟烈，復日無衣，無褐，次章則由九月之授衣，而追敘春日之求桑，三章則蠶事既成，而獻其元黃，朱揚者為公子裳，四章則言於貉，取狐以為公子裘，而八月其

獲一語亦因遞序時物而反之。非專言農事也。五章則衣褐既其有以禦寒而塞向瑾戶室處以俟改歲矣。由無衣而治露由治露而載績由載績而成裘裳。由有裘裳而有以卒歲。其言露事之詳且盡如此。若六章獲稻一語因為酒介壽言之。七章築場數語為同稼後執公功言之。皆非言農事之艱難也。惟乘屋播穀其勤見矣。然亦言其因時作事順時序之先後耳。究未詳盡也。末章則因朋酒羔羊之饗感君上樂利之休而躋堂稱兕。上萬壽無疆之頌。以見吾儕小民一絲一粟皆從太平有道之長來也。農桑為衣食

嘯語

五

之源。王政之大務不可偏廢。以被華衣皮之地而復絲或縞謂非王業之大成歟。且一篇之中有自相慰勞之詞。有親愛其上之詞。有頌禱其君之詞。而少艱難作苦兢兢敬戒之語。在幽氏為此則為寶錄。在臣子為此。近於鋪張矣。必謂周公為之。或因以見民情之厚。念主德於不衰。然何以著稼穡之艱難。導君心於無逸哉。况載芟良耜諸頌以告神明者。其祖宗以稼穡開基。躬歷艱苦數百年後。子孫之告之者。猶詳且盡如此。彼成王居於深宮。長於阿保。冲年即位。攝政之叔父。其所以告之者當何如也。昔宗李沆相真

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則土木中兵禱祀之事作矣。豈周公之見轉不及此。周書無逸一篇。周公所作。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者。其中諄諄於小人之依。小人之詛。祝怨詈。至再至三。試取而共此詩讀之一。則苦口危言。憂勤惕厲。千載下如見作者疾首蹙頞之狀。猶令人懼。一則踰德詠仁。嗚諧慢易。千載下如見作者志得意滿之狀。徒令人喜。

東山破斧伐柯說

嘯語

十末

武王之伐紂也。戎衣一著而已。周公東征。乃三年之久。其故何歟。以今日揣之。蓋周公當日兵臨武庚之境。必不遽行肆伐。必先為觀兵之舉。備以主威諭以禍福。告三叔。以父子兄弟之情。締造艱難之故。冀三叔涕泣請罪。面縛與觀。庶可明正其罪。宥以不死。既以有以定國家之難。亦可全手足之恩矣。若但使刻期致討。顯仲國法。則眾志成城。彼小腆之殷。一鼓可克。奚待三年哉。觀蔡仲之命。三叔之罪。以次遞輕。當必蔡霍二叔相繼悔悟。憬然於周公勤勞王家之苦心。歸命投誠。故皆得從末減。公於其時。二叔既已順命。

不敢助逆。於是益寬以歲時，示以整暇，故為曠日持久之計。以冀管叔萬一自悔，革面革心，踵二叔之後而來，亦不過同為郭隣之囚耳。大義滅親之痛，庶幾可免。無如管叔終始執迷不悟，甘心為逆，挾武庚負隅相抗，不得已而用兵。遂一戰而勝矣，設當日者周公甫臨東境，即奮兵交戰，則三年之中，當必一戰不克而再戰，再戰不克而屢戰，不一戰，謂周公之師能獨全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豈能免哉？今讀東山之詩，前三章惟言士卒離家之久，旅歸之情，末章則專言軍士之未有室者，得遂其男女婚姻之願，已有室者得遂其夫婦聚首之歡，勞來慰勉，和暢歡欣，而無一語一言哀憐軍士於向者爭戰之苦，死傷之人，置若忘之，徒為此歡愉之詞，是欺軍士也。周公豈忍出此，况文王之伐，密崇執訊，攸誠，皇矣之詩，尚詳言之。周公豈必諱之哉？既而取破斧之詩，反覆思之，而益覺此說之不謬。試即其詞言之，其曰：四國者，非四方之國，乃武庚及三監之國也。其曰：哀我人者，不惟哀軍士之勞苦，哀四國之民，無辜被兵，哀武庚之自取滅亡，尤哀三叔不能保全骨肉之恩，而終以戳辱也。故以人之者，概之，而即繼之日，亦孔之將，言周公所

哀之人甚大也。蓋三年之中，周公之心固大白於軍士矣。首章言皇，匡也，正也。言但欲其反正也。次章言吡，化也，動也。哀其人而欲以震動而感化之也。卒章言道，斂也，亦迫也。哀其人無可奈何，不得已終斂之以法，迫之以威也。曰：嘉曰休，言周公始終被以休嘉之德也。而初不侈言執訊，獲醜之事，不然，三年久戰，功績必多，縱周公不自言之，彼軍士披堅執銳者，數載出入於鋒鏑，死亡之中，能終無一言及之耶？曰：破斧缺斨者，兵器用之則以鈍，利言久而不用，則以敝，鈍言也。然則遲之又遲，遲而又久，至於三年，周公之用心，後之人不大可識哉。向者亦嘗疑伐柯之詩，不必果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今得以並証其說，無論以娶妻喻周公，辭近於熟，且上句何必又以伐柯與娶妻，况周公居東二年，為時已久，衰衣繡裳之音容，東人當亦見之，慣矣。蓋伐柯乃軍士自言得遂其婚姻也。首章言納采，問名之禮，次章言舅姑饗婦之禮，舉首尾以見耳。合之東山末章，不益可參觀，而得其說歟。

苑柳說

青蠅之詩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又曰：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言讒人之心變幻莫測不知其終極也苑柳之篇集說以為王者暴虐諸侯不朝首章次章皆曰上帝甚蹈以上帝目王者詩人忠厚之詞亦尊君之人為指王者夫彼者外之人者微之也前恭而後僂豈詩人之旨耶且獨不思王既暴虐其左右焉有無讒人者上二章第言甚神詞猶微婉不敢實言其虐至於左右之讒人則顯斥之以罔極而已言鳥之飛吾知其極於天而止彼人之心吾不知其所至也則深惡痛疾直言無隱矣此顯然易曉者也何諸儒之不察歟况青蠅苑柳序俱以為刺幽王之詩正可參觀耳

藝語

夫

生民說

余少時讀生民詩集傳云舊說姜嫄出祀郊媒見大人迺而履其拇遂歌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止之處而震動有娠心竊疑之以為郊壇之地帝后式臨白日青天萬民瞻仰不惟妖物不敢憑即神道亦有奇而無藝安有於肅將祀事之時即踐履之處而遽歌歆然為人道之感者哉然詩固明言稷生而即棄則無人道而生子固莫得而破其說也後

讀老泉嘗妃論知前賢已先我而疑之於履帝武則引毛傳從高平行是誠然矣而以后稷之棄為姜嫄因其無災無害疑而棄之夫太任少波於豕牢而得文王後遂以在母不憂為聖人始生之祥焉有無災害而轉棄之者乎說究未安也至近日管韞山先生則以姜嫄為有卻之君未嫁室女祀郊媒而往觀因有履拇感生之事以不圻不副居然生子為室女無人道而生子之說史旁引曲証以成之論似得矣然余猶竊疑焉無人道而生子事或可有不可圻副而生子理之所無也因復取生民詩細讀數過忽躍然起

藝語

李

曰得之矣不圻不副非言母之身不圻副乃言子之胞不圻副也無災無害言易也其曰如達者言胞之形也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裡祀者言豈靈赫之帝不享我祀乎胡徒然使我生如是之子乎稷母因其胞之不圻副也不知何物遂棄之隘巷胞未圻也由隘巷而棄之平林胞未圻也由平林而棄之寒冰猶未圻也迨鳥去之後胞蓋剝然圻矣稷遂呱呱泣矣其聲聳訝其貌岐嶷傳聞載路乃知所生者固子也遂從而收之矣此所以後稷呱呱三語詩為詳言於三棄後也不然使稷墮地之時已圻副而出聲既

大貌後奇毋縱惡其無人道而棄之。陸巷之人安忍棄之。且會伐平林者衆矣。豈無一人憐而收之。而羣鳥忍而置之寒水也。豈情也哉。况聲大貌奇。號咷轉側。區區羽族。尤不敢近。然則鳥之去。當亦胞圻而泣。鷺而去也。牛羊腓字。飛鳥覆翼。物以有生氣而相感。人以未見形而不得不棄也。更安知非神聖之生。天假物之呵護。以示人使勿棄者歟。

王風說

王者何。天子也。即欲指其地以為言。宜稱西都豐鎬之地。不宜稱東都洛邑之地也。自平王東遷。秦襄公

逐犬戎。西都之地。盡入於秦。詩人過故都。是以有黍離之歎。其詩雖採自故都。而其地已不屬於王。其詩又實作於秦。有不容與東都之詩。並列於雅者。是以謂之風也。然其詩非為秦而採。為周而採也。為周而採。則宜繫以周。曰不敢也。十四國之風。諸侯也。故冠以本國之號。風而繫以周。是僭天子於邦君矣。且採詩者有微意焉。以為此非秦之地。王之地也。非獨平王之地。固周先王之地也。闕雝鵲巢。二南之風。王業所由成。即此地也。平王奈何棄之哉。王業之盛。感於此也。王業之衰。衰於此地。故曰王也。荀列其詩於雅。

孟子子有戒心說
戰國之士。詐以飾智。勇以倡亂。恃其陰謀之險賊。與其強力果敢。於爭名爭利之地。成相傾相軋之風。自蘇秦張儀而下。指不勝屈。其人皆足以犯上作亂者也。而卒未嘗犯上作亂者。不敢稱兵於下。故耳其所

非不可也。然而詩人之意隱矣。後之說詩者。知詩為西都之作。而訓王為東都之地。何所見而云然哉。獨不思十四國之號。地名也。當以地訓之。王之稱爵。號也。何為訓以地哉。然則詩人第冠之以王。而其義固昭昭矣。

孟子子有戒心說

以不敢稱兵者。時勢使然也。七國之君。方以兵力相爭。養士相勝。不惜爵祿。以驅策豪傑。為兼併天下之計。其時之士。大則志在樹立功業。小亦思取金玉錦繡。苟或恃其智勇。稱兵於下。列國將不能容其身矣。觀於秦之逐客。則當時取士之嚴。蓋可知也。孟子大賢。生戰國之世。稱堯舜。黜桓文。說仁義。闢功利。其見惡於從橫游說之士。而欲害之者。誠所不免。然而孔子絃歌解陳蔡之厄。微服脫宋之圍。不敢以天下後世利賴之身。猝投於凶暴。此其意不必學孔子者知之。即卿黨白好之士。亦皆能知之也。余讀孟子答陳

噬語

五

733

臻受金之問云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集註沿趙氏之說以為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而訝趙說之迂誣曰何不思之甚哉是時孟子居於薛苟害孟子者先在薛孟子必不至薛或不知其人在薛而猝遇之與其人本在他國間孟子在薛欲來薛相仇斯時為孟子者要惟有避之而已矣豈有計出於設兵者哉如謂必欲用衆以自救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相助一闕已不可當矣而何兵之設歟即以設兵言之必其以從者數百之衆之力俱不足恃而求倍其數求得其人嗚呼勢將非千人不可矣勿論兵以千計為匹夫者不能立致即今可以立致孟子方寄寓人國將何地以容之乎且害孟子者若隻身來薛孟子必不設兵必其人先率兵以相加孟子乃設兵以應之也夫以不逞之徒率千百之衆越國尋仇當時列國諸君其容之乎否如其容之則游說之士智勇皆十倍於列國之君將見擁兵而為割據者當時必早已比比然所在皆是矣即都不然兩家設兵相持何時解釋倘害孟子者奮兵肆闖彼此勢不可已則將伏尸流血矣此又設兵之時不待智者

孟子語

孟子

早逆知其萬萬不可出此也况薛君轉餽金之舉為解難之事衛孟子出之於境亦何難哉又奚待於兵之設歟然則聞戒為兵餽之說若何曰當時七國併吞小國滕薛屢屢被兵是時距滕薛見滅之時不遠此必孟子居薛在賓師之位適當薛國被兵孟子有戒心而行薛君為兵之故餽之以金以為道路之資亦猶宋之餽曠云耳曾子居武城寇至而去非其明証歟更觀滕文公齊人築薛之問尤彰彰可考也噫嘻後世依附於聖賢講學之名因之植黨台仇至於禍人家國矣夫依附於講學之名不過急功近名之小人耳若更依附於聖賢設兵之事不幾為亂臣賊子之淵藪哉此又不可以不辨

孟子語

孟子

孟子聖人之於天道說

此章兩命字俱以氣數言不以義理言也兩性字則前以氣質言後以義理言所謂天道者則以吉凶禍福之天道言不以天理言也何則聖人之膺合天理乃生知安行豈可以之為命以聖人之膺合天理為命則惡人之違悖天理必將自誣為命矣集註引程子之說謂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夫既謂此五者賦之於命則程子此命字固指天所賦之正

理非孟子本文命字也。既為天所賦之正理，則無論聖凡俱有，即所謂性之善也。下又云然而性善可學而至，故不謂之命也。此命字又指氣數矣，豈不自相抵牾歟？白文之於二字，言仁義禮智之父子君臣，賓主賢者有合有不合，其合者固命也，其不合者亦命也。而要有仁義禮智之性，王之故君子不謂命也。若以天道為天理，必將謂聖人之合天道命也，常人之不合天道亦命也。而要有天道之性，王之故君子不謂命也。夫以天道為性，其說非不可也。以聖人合天道為命，其說不窒礙乎？惟以福善禍淫之天道為

論語

卷

向讀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註謂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竊以為此天道亦指福善禍淫之天道言，並不必深求第觀白文言性與天道，加一與字，明是二物，其文法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異，彼處三事故連下兩與字，此處兩事則下一與字可見矣。且聖賢道理爛熟，措語無一字不極精當，况此為子貢數十年中體驗詳密之語，筆之於書，豈有一天理也，而重複言之者哉？更觀於南宮适羿皋禹稷之論，其意蓋謂福善禍淫之天道，何至於今日而不驗也，故夫子不答也。此正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也。

論語

卷

附錄

平生所作詩不敢示人，惟詠里中貞婦事，偶留稿友人處，因得尚存，遂與京邸題畫詩併附錄於後。

森再記

趙貞婦曲

貞婦貧家女，誤適土娼趙氏舅姑，強婦為之，不從，極槌楚炮烙之毒，婦卒不言，夫懦避去，婦遂仰藥死。至是，父母檢其尸，身始知之，欲鳴諸官，趙啖以金，遂止。同人作詩哀之。

鴛鴦庭前鳴姑惡堂上叫貞婦一朝死貞魂千載笑
盈盈十五辭深閨入門夫婿吞聲啼誓言孽海波濶
濶舉足莫被迷陽迷妾貌如桃李妾心如冰雪膚如
凝脂亦如鐵幸有亭亭孀孀軀儘堪年年寸寸枯鐵
雖三寸血流紫姑怒舅嗔妾自喜汗衫染作守宮紅
留待裏尸桐棺裏歸對雙親媿笑顏背燈從未淚偷
彈免身糜爛兒心安豈是勉強承親歡夫走揚州妾
莫保生愁遺恨死不早趙家白壁終無瑕多謝天生
鉤吻草揚州明月清如水照見妾身今夜死五年同
夢心摠酸此身今始屬夫子我思古來殺身全其仁

噫語

李

嚮割首醜須史竣誰其應盡秋後春血肉狼籍無吟
呻吁嗟乎諸公何事爭表揚貞婦不求名流芳覲然
雙親猶在堂不為潛德發幽光冬雷震震夏肅霜吾
欲披髮叫號排帝閭而問天皇

代友人題畫詩四首

有人對此興飛揚想踏寒山萬仞先知否袁安無卧
處忍教滕六太猖狂京峴踏雪
家山幾點向誰青一自辭鄉夢未醒幸有江南一輪
月夜深相伴到中庭歡密步月
濤聲依舊趁清秋不盡飛鴻宿秋洲如此江湖千百

里那無羽族稻梁謀北固觀濤
年來到處鷓鴣啼遊子依然東復西我道醉鄉為樂
土勸君日日醉如泥春江送別

又索題四首

不做酒不圍爐雪沒脛冰結鬚扶筇躑躅胡為予一
片冰心在此圖京峴踏雪
甯富五車書手握生花筆不戀江湖戀魏闕無計挽
留君贈君江南之明月夜夜清光為君發歡密步月
鬢絲如雪合江湖無那長安又卜居誰剪吳淞濤一
幅教人怎不憶鱸魚北固觀濤

噫語

李

春江渺渺波紋熾楊柳依依江上綠驪歌高唱酒滿
杯欲別不別心徘徊知君不忍別勸君莫流連莫流
連君是玉堂天上仙春江送別

李氏筆彊

丁丑春三月蟬隱廬印行

偶述一卷



筆彖偶述一卷李金欄手想二十年前海寧費景韓
 孝廉錄副見貽而跋識其後金欄嘉慶辛酉優貢生
 晚官處州學訓導與從兄富孫齊名所著除金石志
 詩文集外尚有尚書隸古定釋文均有刊本此書臨
 筆所記十九為經說原未次第且重因學紀聞引少
 儀一則今畧事排比去其重複印行以傳費君喜搜
 求古籍於御先輩遺著所得尤夥旬君之歿遂少見
 異書屢對此編不勝增我懷想也羅振常記

筆彖偶述補目

易用師九卦言冠七卦 居德則忌 坤六四 子

筆彖序目

夏書經亦有傳 詩序非衛宏作 詩靜女傳 小
 弁 魯頌 汪氏五服考異引宋史誤 律載七道
 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杖期 困學紀聞引儀
 脫文 禮之用和為貴 傳春秋與他經不同 孝
 經 三讓 管仲 孔門傳道之早 孟子正義
 琴張 萬籟 孟子羊裘 孟子外篇 經義考失
 載孟子 朱氏孟子弟子考引孫疏誤 六經異論
 困學紀聞引說文虫字之誤 唐韻正 容齋隨
 筆引三國雜史之誤 隋 五代史 十國春秋
 楊升庵引困學紀聞牛耕之誤 文選注

筆彖偶述

讀書有得輒自記錄彖之見大雅是咄咄為筆
 彖見內則注寃即測即聊述吾言李遇孫

易用師九卦言冠七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行師征伐之事著於爻象者凡九
 焉大抵皆指坤與離也師之容民畜眾謀之利用侵
 伐利用行師豫之利建侯行師復之利行師凡四卦
 皆指坤離而言同人之上師相遇離之王用出征既
 濟之高宗伐鬼方未濟之震用伐鬼方凡四卦皆指
 離離而言晉之維用伐邑則兼指坤離而言夫坤為
 眾兵眾也離為甲冑為戈兵又坤順也離明也聖人
 知兵革為天下危事故必上有文明英銳之主運籌
 帷幄決勝千里下有和順依律之師不愆於步伐止
 齊而後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寧如後世新將褻褻不
 現成功者哉言冠者有七卦蒙曰不利為寇禦寇先
 曰非寇婚媾則中爻有坤體需曰需於泥致寇至解
 曰負且乘致寇至漸曰利用禦寇則中爻有離體賁
 與睽之匪寇婚媾則上下爻有離體夫以區區之寇
 猶必離明坤順為主聖人之用師不深切戒嚴哉

居德則忌

易夫之大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云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來知德云德者澤之善也居者施之反也言澤在於君當施其澤不可居其澤也來氏之說為長王弼則曲而不通矣然此皆未得居德之義也予謂聖人之為善以不自盈為心故傳說之告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夫祿及於下敷然不自足則所布無窮居然自以為德則所施有盡方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正施祿無盡之時君子體之以為善惟日不足豈有居然自德者耶所以忌之深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歟

坤六四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夫涉世欲无咎抑知譽即咎之端也人之譽我曰至人之忌我曰深是以君子但寡尤悔而已令聞廣譽非所願也海昌張元祐先生困學記云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然无咎難无譽尤難人苟能樹立豈無一時一事之譽卒之不容於世皆譽所致也四在重陰之中多懼之地才智足以括尤故言不慎則害必溢之矣潛龍以不見成德管

寧所以識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欵也元祐先生為明之孝廉窮經著書不求聞達黃黎洲先生稱其孤燈欵對意通饗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可以觀其言而信其行

詩序非衛宏作

詩序或謂出於孔子及弟子知詩者作鄭譜謂子夏毛公合作王肅亦云子夏所叙禮經籍志謂子夏所叙毛公衛宏又加潤益衛宏之名始著於此諸說雖有小異然未有斥子夏而顯與鄭氏為難者至詩箋增入沉重一段謂全為敬仲所作其語不倫必非唐

筆樞

時故本疑宋人鄭樵輩增入以為故序地步遂開後人摭擊之端誠可怪也案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光武中為議郎有毛詩序行世康成著詩箋於桓靈之時相去止八十餘年豈有見宏之序而不識何人所撰擬以為子夏作耶且何以尊之如拱璧不敢一議其辭而宗其說耶鄭氏學有授受知其必為子夏作故不置一辭後之人身居千百年後而欲與古人爭得失徒見其有意翻駁而不自量也然則宏之序何如乎曰別有所傳今已亡矣且漢魏以來著書者不少無一人引及宏名區區沈重一言何足據乎

要之作詩之旨。子夏親受至理。序之簡端。毛公持依其說而衍之耳。至考亭泥蒨宗之言。承漁仲之說。遂直指為敬仲所作。妄使辨駁。於是盡削其說。使國風之源。詩疊出。而聖經為誨。卯之書。馬氏貴與所謂通書西點。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與為學也。是手否手。嗚呼。小序亡而詩亦亡矣。王介甫獨謂序為詩人自製。又謂太史採詩之時。已叙美刺於篇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或者出於子夏。毛公之潤色乎。此說雖有所見。然亦意造。吾以鄭氏為斷。後之學者。可無庸議矣。

筆編

四

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此一段。必是後人增入。孔氏正義。從無此體。又案北史儒林傳。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梁中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累官散常侍。太常卿。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三禮義百餘卷。毛詩義二十八卷。詩音

二卷。然則重是梁人。何可攬入鄭箋內。非唐時葛本可知矣。

詩靜女傳

詩靜女傳。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於右手。疏云。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又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過案。大戴禮保傅篇。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辨注云。寢室。和室於寢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句諸侯已下。妻同之也。注甚明。可與傳疏參看。所云金環止御。未知本毛公。抑別有所引據也。

小弁

小弁。趙注。伯奇之詩也。又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正義引史記。幽王廢太子。宜臼事。以為伯奇。即宜臼。過案。此御之異說。正義附會之。尤為舛錯。詩小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指宜

句至伯奇是尹吉甫子亦遭後母讒被放見琴操又
曹植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
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秦離之詩王伯厚以爲未
詳詳之說
聞以伯奇為宜句也中山王劉勝亦以小弁為伯奇
之詩俱指吉甫子趙注別有所本抑或以二人事同
而誤正義因其誤而合二人為一人不更可笑耶

等頌

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黃東發辨
之曰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
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齡七十計其在文公

筆強

六

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追事僖
公而為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
經恐亦未必追事僖公也黃氏之考據詳矣然魯頌
之作僖公身後事也案鄭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
修姜嫄之廟至於履魯舊制未編而薨國人美其功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此頌之作在
僖公薨後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臣請王句頃已德文
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
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
鄭孔之說豈不彰明較著是以小序云魯人尊之原

言僖公既薨之後魯人慕而尊之故請而作頌黃氏
何以二人之未追事僖而議之哉

子夏書經亦有傳

洪容齋曰孔子弟子唯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
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傳子夏授高行子四傳
而至小毛公或云傳專中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
有儀禮喪服一篇於尚書所云不能贊一詞蓋亦書
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寔受之子夏教梁赤者風俗通
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所撰定
也後漢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

筆強

六

始於子夏斯其證云朱竹翁亦同是說又謂書與魏
文侯言樂且引夫子之言曰春秋屬商二公皆表揚
西河傳經之功獨未指及尚書案孔叢子昔者子夏
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
論事也始始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工
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
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
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發憤感
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夏
惠與死也夫子造然雙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是

則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子夏皆有著述大哉傳經之功也

汪氏五服考異引宋史誤

汪氏五服考異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條下云宋初孝明后為昭憲太后服三年喪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等上言夫居苦山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云云令左僕射魏仁浦等議共請舅姑之服三年斬衰一從其夫為定過宋史尹拙言婦為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魏仁浦等奏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云云是則尹拙力主服期之說四語巧仁浦等言也汪先生所引誤矣

律載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杖期

律齊衰不杖期載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一條近見一刑家注云出嫁女為本宗兄弟止大功而此反重者以其父有親女無親子故重服以報為父後者也殊誤按古人無論數子必立一子為後是以適子死立適孫此條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正指此汪氏五服考異此條革云近代不分別為父後者久矣此條獨有之然世俗不聞為此服何也又云自

前明孝慈錄出而禮服之變始極矣惟此條及為高曾祖祖父母承重猶存古人重適及宗法遺意觀汪氏之論益明注者不達此義誤以為父後為為人後之後牽強注釋甚為可笑豈有重服以報父之繼子手又案此條本儀禮儀禮期服條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曰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

困學紀聞引少儀說文

王伯厚云少儀朝廷曰退退不可貧也燕游曰歸樂不可極也應補云師役曰罷兵不可窮也

禮之用和為貴

黃東發云本章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怨於本末有添案以樂釋和注疏已然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愚謂如此釋經方合經旨於本文亦無所添

傳春秋與他經不同

夫子手定六經傳之弟子後之儒者得以淵源授受
成不之人予獨謂春秋之傳與諸經不同蓋人但知
於春秋三傳手著一書為傳春秋之學不知有深於
史法而得春秋之旨者有頌法春秋而忠孝烈義不
愧聖人之徒者凡此皆傳春秋者也自左氏公穀而
外如漢之賈何馬鄭晉之范杜唐之啖趙孔陸宋之
劉敞葉夢得陳君舉諸人皆學春秋而著述短傳統
疏各見讀其書可知其學矣若夫深於史法而得春
秋之旨者則司馬遷司馬光也子長作史記自比春
秋凡所著述後人不能出其範圍溫公作通鑑別編

筆樞

十一

年之體合春秋左氏史記而一之二公之卓識鴻裁
安得不附以春秋傳經之後推斯意也南臺之點新
春遠陵之進米梁春秋之旨明而得史句現至頌法
春秋卓然不朽欲求其人則更難竊謂惟關壯繆岳
忠武二人足以當之壯繆崛起草莽擇君而事始終
不渝史稱其好左氏觀其絕倫逸羣之樂真有得於
中者若忠武之精忠報國更不待言史亦稱其好左
氏春秋觀其告張所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謀察枝
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定謀也蓋深乎左
氏之兵法矣以壯繆忠武為傳春秋經之大儒使知

忠臣義士皆從春秋中來彼不知春秋而嗟為斷爛
朝報者即亂臣之歸矣予故曰春秋之傳與諸經不
同者此也

孝經

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成則虹玉降蓋孝為
百行之本自孔門發明之後萬世學者得奉摩服膺
而知其義朱文公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
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
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并五章為一章云疑所謂
孝經者本文止如是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
而名之為傳夫朱子之注大學也首章至末之有也
為經康誥曰以下為傳今復用其故智聖人言語首
尾一貫何從別其為經為傳耶至刊其與左氏傳之
文同者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
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則又後學之未敢知者也
朱子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案漢書匡衡傳疏云大
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
德之本也則漢儒已引何得云後人插入也

三讓

三讓之說紛紛不一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

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改之也故曰
三讓鄭康成曰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
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
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寧林主羅氏之
說而衍之曰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
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愚案王充論衡謂泰伯知
太王欲立王季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適吳俗太王
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斷
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知
其不可而受之其說頗詳而諸儒未之引也竊謂三
讓原深言讓之意不必求事迹以實之如前漢書文
帝紀羣臣俱伏回請代王南鄉讓者三西鄉讓者再
猶是意也鄭氏羅氏俱屬臆說而康成為甚以季歷
為喪主為一讓赴不奔喪為二讓已不可分免喪之
後遂斷髮文身為三讓則惑矣斷髮文身者始入吳
之事隨其俗也且示無用也若免喪之後則王季立
已久矣泰伯何必毀傷髮膚以絕之耶且居吳已數
年至是而始隨其俗豈人情耶

關題上半且不知為何題似引他人論管仲之

語而後
數之也

覺抑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乎不同孟子學
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
魯西之所不為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
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

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論語推許太過謂
出自齊論語中必非孔子之語是則以孟子而轉疑
孔子也如之何可抑知管仲之功固未可以輕視之
也嘗讀黃氏震曰鈔中論木瓜之詩曰管仲處世變
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

子聞之蓋勸特君行王道為萬世立刻耳自春秋而
降惟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武侯義在管仲
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若管
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苟於為之耳管仲
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
專封耶此為至言不獨知人論世并孔孟褒貶之意
亦明真得聖賢救世之心立言之苟者矣

威秦川百二袖堂筆談云子貢子路皆不滿於管仲
而夫子稱其仁然則如杜預之鎮襄陽以珍異賂盡
人劉晏之間汴河先遺元載書凡此類者皆不當深

責曰訖歸國其部眾所過暴掠澤潞節度使李杞王
欲遣官置頓人人辭憚馬燧自請行先賂其渠帥約
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於是回訖
皆拱手遵約束豈得以其行賂而少之乎但士君子
不可以古人藉口

孔門傳道之早

孔門傳道最早顏子三十一而卒為聖門第一高弟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其詔一貫之時不過二十
餘歲則朱子所謂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亦未可云久
也

筆彙

古

業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史記同則孔子沒
時僅二十七歲耳且以世次考之知其不誤蓋曾
子之父曾皙哲小於子路子路少孔子九歲則曾
皙當少孔子十餘歲物其二十左右而生曾參長
而受業旬有四十餘歲之相去也

閔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則許孝許言必有中皆二十
歲以前事耳又考孔子六十三歲遭陳蔡之厄閔子
此時纔十三歲何遽從游列為德行之科耶

孟子正義

孫奭孟子正義自宋文公謂仰武人士作不解名物

制度其書不似疏於是王伯厚疑之至問百詩何此
瞻等遂直斷其為偽予未敢以為然今案其文雖不
及孔穎達等五經正義遠甚而博綜羣書如所引諸
子荀子揚子莊子淮南子春秋少陽篇司馬法老子墨
子世紀望覽高士傳三齊記三禮圖漢文等書先照
注順釋經文後引證注中所引典故疏體合如是何
云不似疏也恐晦翁未能及之何論仰武人士此未
敢信者也孟子中名物制度亦少而最著者井田班
爵諸章疏中詳引周禮戴禮等書十倍於集註則名
物制度未嘗不悉也由是觀之豈此時孫疏未盛行

筆彙

孟

而士人別為趙注作疏朱子所見之本與今所傳之
本不同耶真贋之分考古者必有以辨之矣

子論朱子未讀孫奭真疏非妄言也趙歧序孟子孝
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考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後罷傳說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其說為妄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并無可考今觀疏中所
引漢書云高皇帝平定四海未遑序序之事至孝惠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為意至孝
文始使掌故彙錄徒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於屋壁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獨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
博士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自是之後五經
獨有博士則趙歧之說在漢書已有明徵朱子不考
漢書并未見孫奭之疏為是言也近世閻氏據漢書
以駁朱子及其由來自炫其博不又為宣公之所笑
乎疏中所謂博學劉王向厚曰正義序云孫奭崇
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案趙氏題辭正義
中歷叙漢唐以下孟子注家末云皇朝崇文總目孟
子獨存趙歧注十四卷則崇文總目方為孫奭疏中
所引蓋孫奭應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而崇文總目
撰於仁宗景祐初想其書先成故為孫疏所引而總
目中未載孫疏耳晁氏以為疏於真宗大中祥符中
上於朝恐未必然按宋史本傳孫奭仁宗時命判國
子監今正義序明言判國子監時奉教撰孟子音義
并成正義則上仁宗之世明矣至近刻讀書志止存
音義二卷然文獻通考載孟子音義共十六卷引晁
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孟其
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
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
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觀此

筆雅

其

則讀書志本有是書王氏所見與今所傳之本俱闕
失耳朱子謂邵武士人作蔡元定猶見其人何以晁
昭德已存其書於高宗之世豈非語錄之不足信乎
晁氏謂孫奭正義兼取陸善經如子莫執中為子等
有蜀本闕林之異
無執中之類遇葉疏中無此語或指音義而言耳疏
中引陸氏異同者在叶然今所傳孟子注疏頗有闕
落如居下節正義引注云魯子三有大雅矜矜不恥
不若人節引注云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願
淵蔡漢辭仲尼歎庶幾也注中俱無是言此非趙注
之有闕文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正義之有闕文如
齊人伐燕章後引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辨者
正義曰云云通體止釋三仁句而樂師未辨無一語
及之此亦必有闕文疏體凡引注文未有不釋也余
所見前明御史李元陽等校刊孟子注疏較今汲古
閣所刊本更為錯謬如齊宣王問焉文齊桓之事章
秋歐去十四年似可見此書流傳自明已少善本子
莫之辨或疏有闕落未可知也且疏中固有與注不
合者如二女果趙注果侍也正義駁之曰許慎謂女
侍曰保今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弄是有惑於許慎

筆雅

其

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之也。此未必非善經之說。而宣公取之。予以是知鼎說之必有據也。

琴張

王灼厚云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過案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宰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宰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注引為顛孫師未審何據。疏亦疑之。

萬籟

孟子今有璞玉於此。雖萬籟注。二十兩為籟。正義引

章句

國語禮注正之。謂二十四兩為籟。後陳臻問章注古者以一籟為一金。一籟是二十四兩也。則前注或相傳。晚落一字耳。朱子非

孟子羊棗

向讀孟子曾皙嗜羊棗。公孫丑忽舉膾炙相比。疑其不倫。因思此必內則八珍之炮祥也。所謂割之劑之實。棗於其腹中。公孫丑舉膾炙相比。亦即八珍之持珍也。讀也。其味為炮祥為美。曾皙未必不食。而曾子亦食。且故問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然曾皙所嗜者。轉在炮祥。則其所獨也。不然。八珍中安能一

一不食也

孟子外篇

拜經樓所刊與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荀性善辨次文說。次孝經。次為正。馬廷鸞序之。謂是孟子四家注附本。與時子即劉貢父也。何以文獻通考但錄中興志所載四注。孟子云云。而不述外書之得。附以傳。此經籍考之疎略也。細繹文義。及注釋元元本本。舊宋以來未瀾之書。至是復出。無論其序或出於假托。而要為希世之寶。注中引程高誘劉熙琴但其中殘闕頗多。子與氏言行。馬宛斯先生釋史搜采最富。

章句

九

並云今本所無。或外書。顧亭林先生亦有是論。今核其所採諸條。外書中尙未備者。則非全本可知矣。胡氏說亦云第四篇為正。又葉朱竹翁經義考載馬氏廷鸞孟子會編一書已佚。此即會編之流遺歟。未可知也。子讀孟子外書而覺啟然者。有二事。朱竹垞先生云。商韻印字下注云。孟子齊有曼印。不擇今無其文。未可知。是弟子非弟子。過案外書有曼印。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注云。曼印姓。不擇名。齊人。則商韻本外書而非弟子也。顧亭林先生云。史記索隱引望甫謚

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葉外書有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
王生於台疆等語則皇甫謐亦本外書而非引誤也
夫以二先生著疑之事今亟信而可徵豈非後生之
幸哉

趙政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宋徽宗
政和五年對季孫豐城向子叔承陽詢皆以弟子故
也自朱子集注出而以不知何時人刻之且以疑為
名顧朱二先生屢據注疏辨之過葉孟子外篇子叔
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元於陳蔡何以繫易也注
子叔孟子門人又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
治貨季孫却治車云云則子叔季孫為孟子弟子非
於注疏之外又得一證乎嗚呼朱子未見外篇不更
正

經義考史載孟子

孟子疏云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
於世經義考史載首列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
孟子注案此書乃後人偽托三家而作馬廷鸞孟子
外篇序云熙時子即劉貢父也貢父因季泰伯不喜
孟子為此以示之馬序雖未足信而要非無據之言

竹翁宜辨而列之宋注孟子中蓋宋以前史志從無
此書未可以子夏易傳比也文獻通考雖不辨明考亦列在趙注孟子後
中書以九種孟子為首次王充之刺孟趙政之孟子
注則無不合矣

朱氏孟子弟子考列孫疏誤

竹翁孟子弟子考益成括下案云孫宣公言括嘗欲
學於孟子亦疑辭也過葉此乃趙政注非宣公言也
若宣公疏中則直言嘗學於孟子矣

六經奧論

六經奧論皆云鄭樵所著竹垞先生以其本傳中並
無此書而疑其非真今案其書似後人舊萃成編者

中有佳文非漁中不能作故不可謂盡出偽托也詩解中有全用葉石林一
篇而襲為己說書疑篇言六經之書有亡失於夫子
之先有亡失於秦火之後者如春秋之夏五郭公甲
戌己丑詩之南陔以下亡其六篇皆亡失於夫子之
前則以亡詩為真亡其辭矣反讀其亡詩六篇辨句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籥以
階堂下樂也笙籥乃問歌之聲有義而無其辭又云
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二詩獨存極言東哲補亡六詩皮句休補肆夏之琴

辨証明確抑何前後之句相矛盾乎以是知與論一書非出一手不特數稱朱文公之類有可疑也

國學紀聞引說文虫字之誤

書經序引說文韻畏於民虫多言也句注云尼執切丁表兄子復云業說文畏於民虫列在若字下虫與若同作巖山部自苟虫字若尼執切在品部內以品相連不從山也深寧誤引而謂苟詩全謝山諸君皆未勘正何耶

唐韻正

唐韻正憲古音憲亦作憲過葉大戴禮威德篇明堂

筆彙

三

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聰聰即憲也亭林未引

唐韻正邪古音徐又音徐古人凡不定之辭皆曰與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孟子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路之所築與是也後變而曰邪易繫辭傳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是也與邪一義亦一音也陸德明釋文邪也嗟反此是漢魏以下之音古無之耳過葉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言

以論語於予與改是讀之足徵與邪二字同音也

容齋隨筆引三國雜史之誤

容齋隨筆云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魏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卯悅三國典略首半于三國春秋今准以陳壽書為定從兄富孫曰按宗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則紀元魏之事而非紀曹魏之事也又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卯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則紀南北之事而非紀蜀漢魏吳之事也鄭樵藝文略二書亦並列於北朝容齋豈未考其實耶

隋

盧抱經云隋本國號後或者作隋二字往往互用如春秋之隨諸子書中亦或有作隋者有謂文帝因周齊之間不逞寧遠故省走者斯言未足據也葉史記天官書建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隋音他果反詩破斧傳隋登曰斧隋音徒木反又湯果反禮記禮器注如今方葉隋長局隋他果反顧亭林云隋音

句未反亦與隨通故隋文帝改隨為隋非無據而為之也。是則隨隋本二字非考文也。至文帝改隨為隋見於佩觿諸書亦非妄言。盧氏嗤之過矣。

五代史

晉出帝高祖兄敬儒之子。高祖以為子立為天子。而稱敬儒為皇伯。周世宗后兄柴守禮之子。太祖以為子立為天子。而尊守禮為元舅。二帝之事略同。而歐陽氏於出帝則貶之。於世宗則褒之。曷貶乎爾。貶其句諱其所生。絕滅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故大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曷褒乎爾。褒守禮殺

率雅

三五

人於市。世宗不問。謂其守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先子厚齋公駁之曰。世宗之於守禮。即位進爵為司空。非臣其父而爵之手。禮以元舅屏居洛陽。非絕其所生以欺天下乎。以永叔之例推之。宜與出帝俱加貶斥。况出帝追封於身後。而世宗漠視於生前。不能迎養宮禁。而使犯法害民。其失大矣。不以此責世宗。反以知權稱之。其於晉紀則借敬儒以影濮園。護短憑愚。私心自用。渠胸中尚有真是非耶。先子此論。即起歐公而問之。亦應俯首。是不獨輯通無傳。致請東坡。宋溫獎慕。未幾後

世而一編之中。固有好惡之失實者矣。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吳太祖世家。天復四年。夏閏四月。乙巳。唐改元天祐。大赦天下。秋八月壬寅。朱全忠執唐帝於椒殿。輝玉祚即位。此史家之大闢目也。何以不書。下半年載王昶疾。遣使召子隆於宣州。考新書。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元全忠者。然兵至宿州。始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死憤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書中亦不書。明得病發喪之事。皆失史家大體也。

率雅

三五

楊升菴引困學紀聞牛耕之誤

楊升菴曰。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始作牛耕。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趙過案。困學紀聞云。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新書序載。鄒穆公曰。百姓訖牛而耕。可

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持教人耦，
費者而功倍爾。觀此，則王氏已詳考博引，升庵何不
看全文，而即其所已引者駁之邪。

文選注

王伯厚云：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馬宅兮，匪義迹其
馬進。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馬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以古文以擇為宅，過案今本文選注云：里
宅，皆居也。馬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並不引
下二句。豈所傳之本不同歟。果如今注，則未見以擇
為宅，所云里宅皆居，亦不過就文解之耳。

筆雅

筆末

稽田賦注引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誤以有若之
言為孔子。

右筆雅編述一卷，嘉興李金湖廣文選孫所著。癸
丑冬得諸梅里故紙堆中，審屬原稿，雜參數葉，
然於經史辨證各除根據，確鑿先生學問淹貫所
居，即曝書亭故里，其學亦布執竹蛇，有括蒼金石
志，芝翁齋稿已梓行，唯此未見刊本。殆先生未竟
之稿，因命祥兒錄副，校讀一過，而誌數後時甲寅
正月後學費寅。